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八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ZB89/1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八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八四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東方先生類語十六卷

〔明〕朱維陞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八卷

〔明〕司馬晰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五年司馬祉刻三十五年司馬露增修本

諸葛忠武侯全書二十卷

〔明〕王士驥輯 薛案評
安徽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一年吳天挺刻本

米襄陽志林十三卷米襄陽遺集一卷海嶽名言一卷寶章待訪錄一卷研史一卷

〔明〕范明泰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二年范氏清宛堂刻舞蛟軒重修本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類編八卷

〔明〕徐縉芳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

薛文清公年譜一卷附行實一卷

〔明〕楊鶴 楊嗣昌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張銓刻本

一

七二

一九〇

四〇〇

五四五

七三八

東方先生類語十六卷

〔明〕朱維陞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方類語

十六卷》提要

序

今春客持一編示余余展

讀之乃益官朱生所輯

倩類語也因呼勝再讀玄

言如屑奇

記詩不覺解人闕矣余曰

感哉斯集朱生何人有以

豪興乎客曰其人嚮意

人弗屑經生語故分條

綫剔蠹搜瑜若卧卯金之

朝日與窺牖小兒嬉遊調
 笑已耳余曰旨哉劉臨
 述說蘇長公艾子世以為
 絕唱茲有曼倩類語足以
 鼎傳于不朽矣因呼毛
 氏次第其語而弁其端

李維楨題



叙東方先生類語

東方先生、更淳室向一以疾、皆
 事、或謂長者言事、曾不出口、豈
 此喋、利口哉、蓋不知存、雖語、
 情則真、舉孝武、君若臣、吞、吐、
 播、美於三寸舌、端、且得身、如不繫

叙一

舟盪漾自如、於沖波怒濤之際、而
 從、莫一蹶、不亦奇哉、不第此也、廁
 身唯諾之中、獨能以、難骨、櫻、逆、
 而不悖、其刺、尤、其、奇、且、偉、者、藉、
 靴、戰、而、梯、之、必、吹、炎、
 灑、天地、要、不止、嬉、笑、怒、罵、皆、成、文

童云耳余竊有意其人搜其餘類并其遺文又綴之以名人傳記分類成帙題曰類語即先生見之亦忍含笑於幽冥之中矣班孟堅每以凌世奇言怪語附着為先生恐余獨謂非先生則不能有此語亦非先生則不敢有此語也先生真能物多能神文造化者達占射覆果得謂事之浮淺乎哉是以叙而兼咏云 嘗

萬曆癸亥逢攝提格正月元日朱維

陸漫題

凡例

朱維陸識

一按東方先生遺書世傳有東方朔傳班氏作東方朔記東方朔別傳東方朔外傳其自撰述者有東方朔瑣語祈異經十洲記并占書陔馭局鴉經數本至核其文尚有農戰疆國之計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襟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等篇皆如班氏所云者核其遺語尚有難平津之對與騎牙之對俱未搜及其餘散逸者又不知凡幾姑就家藏典籍中纂出若夫完璧敢俟博雅

一內篇皆經常之事殊無可怪是人世間所必有者亦人世間所不可少者故列之內篇

一外篇每涉神仙境界事奇變亦先生所自有也并紀備核第庸民易惑君子慎防觀者當以內篇為主

一內外篇宜各類中有也迺或有內篇而無外

篇者或有外篇而無內篇者悉緣見聞寡陋
採輯不周故也

一定其卷有二三業遂成卷者有三五章遂成
卷者亦欲虛其後以待補也目亦倣此

一各類中復標之以題者欲其便於尋閱也

一或一事有兩說相背謬者有兩說可互稽者
則加又曰二字並存之以俟高明者辨焉

一才幹志行也先生官卑職薄獨能顛倒王侯
其膽畧抑何偉也故志才幹

一談吐志言也先生議論風生如有夙構不假

思維而人自却步者故志談吐

一諷諫志忠也先生隱諷正諫直令千載視之

凜凜有生氣真人世間不可泯沒者故志諷

諫

一按先生生平無一事不是滑稽傲弄類語中

無一語不涉滑稽傲弄更分此二類者以散

於別類者隱而揭出書之者顯也亦以見其

品之曠達而不屈耳故志滑稽志傲弄

一按先生上下古今人物變幻靡不周悉且又

智燭未然出人意想之外是其學富而心靈
也故志博識志先知

一文藝者見其窮愁著書亦以見其功垂不朽
耳

一仙跡者一生一死所始所終並核之矣

一名公文者志贊也凡有關於先生者遂附錄

之不必問其文之全與否也亦隨見輒錄不
敢遽謂其無遺文也

一祥異經聞與山海經同今立題摘記者亦數

山海經為之也然經中有贊又有張茂先註

俱未及詳錄

一十洲記皆紀神仙境界必有全本流落人間

姑存其槩俟之

一各類中事每出班氏所作傳中似不必贊然

欲別其類不得不爾也

一類語中有門生知酒本三生事有採菖蒲本

王興事凡若此者附載之也

一史記東郭先生履雪事史記云東郭先生待
弊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與地道中
人皆笑之及拜二下石出官門觀者嘆曰相
馬失之瘦相士失人皆屬之先生余按臨淄
之貧此之謂也
 縣志東郭先生乃齊人臨淄縣志云即都
士待詔公車時大將軍衛青擊匈奴有功來
拜詔賜金千斤將軍出營門東郭先生趨車
拜詔曰王夫人新得車於上宗貨金將軍得
金千斤誠以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
喜青謝之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人主
親壽王夫人以問武帝詔拜郭都尉先生本
 傳則云東方朔平原厭次人劉向列仙傳又
 云東方朔楚人則東郭先生不得誤認為先
 生明矣今履雪事亦不敢混載集中惟辨於
 此

一 如直諫補益并烏占等似泛言而非實事然
 見於性理通鑑等書不敢遺也

一 初來上書宜置文藝類中諫起上林苑疏宜
 置諷諫類中此皆各從其重而置之不必拘
 也

一 如億鏡等宜附先知類中而見之博識者誤
 之也

一 如皇太子生賦并郡守與察眉等皆未詳其
 事姑釋其意而各附其類容俟再核

一 按東方先生集雖載諸漢魏名家然覽之俱
 屬遺文而實錄舉缺焉是編載先生之類未
 頗悉暇則抽一卷佐一觴不賢於山羞海錯
 者幾希

東方先生類語總目	
一卷	才幹內篇
二卷	才幹外篇
三卷	談吐內篇
四卷	諷諫內篇
五卷	傲弄內篇
六卷	滑稽內篇
七卷	博識內篇
八卷	博識外篇
九卷	瑣語 <small>并見</small>

十卷	先知內篇
十一卷	先知外篇
十二卷	文藝內篇
十三卷	文藝外篇
十四卷	仙跡外篇
十五卷	名公文上
十六卷	名公文中
	名公文下
	神異經
	十洲記 <small>并見</small>
	祠墓考附

東方先生類語卷一目

才幹內篇

上天子壽

上壽謝過

皇太子生賦

救乳母

劾董偃罪伏

詔朱儒

農戰疆國之計

上書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一

才幹類內篇

明海鹽朱維陞輯次

上天子壽

漢武帝以昭平君犯憲故哀不自止左右盡悲
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讐
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
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
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
死再拜上萬歲壽

上壽謝過

上起入省中召朔讓曰傳云時然後言人不厭
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
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
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
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
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

皇太子生賦

武帝春秋三十九，乃得皇太子。羣臣喜，故東方朔與枚臯作皇太子生賦。又曰：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使東方朔、枚臯作禱祝及冠就官，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卒成巫蠱之禍。

救乳母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於東方朔。朔曰：「此非胥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耶？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憫然愍之，即赦免罪。」

劾董偃罪狀

武帝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時東方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問何，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

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蠹也。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上默然。

詒朱儒

武帝令東方朔待詔公車，俸祿薄。朔詒朱儒曰：「上以若曹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眾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囊，今欲盡殺若曹。」朱儒號泣頓首，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朔曰：「朱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米，錢二百四十，朔長九尺餘，亦俸一囊米，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遂得親近。」

農戰疆國之計

漢武帝時，東方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尚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詖諂，辭數萬言，終不得見。

用

上書

東方朔初入長安上書凡用三千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能勝之主人主從上方讀之二月乃盡

東方先生類語卷二目

才幹外篇

偷斃

獸鳴星

授露

獻水

懷夢草

相氣

洗衣

刈草

遊鴻濛

採菖蒲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二

明海鹽朱維陛輯次

才幹類 外篇

偷桃

漢武帝時東郡獻短人東方朔呼為巨靈短人指朔謂帝曰西王母種桃三千年一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又博物志曰漢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澤以求神仙之道時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當來乃供帳九華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雲車而至於殿西南面東向頭上戴七種青氣鬱鬱如雲有三青鳥如鳥大夾侍母旁時設九微燈帝東面西向王母出桃七枚大如彈丸自噉其二以五枚與帝帝食桃輒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核將何為帝曰此桃甘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非下土所植也時唯帝與母對坐其從皆不得進時東方朔竊從殿南廂朱鳥母母顧之謂帝曰此窺闚小兒嘗三來

桃帝乃大恠之由此世人謂方朔神仙也

獸鳴星

獸鳴星彗星也星出之夜百獸皆鳴故云武帝時嘗見是星東方朔折指星之木以授帝持以指彗彗遂沒

授露

東方朔遊吉雲之地武帝問曰何名吉雲答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吉凶若吉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着於草木皆成五色露露味甘帝曰可得否朔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黃青露盛之琉璃器以授帝帝徧賜羣臣得露嘗者老者皆少疾病皆愈

獻水

甜溪去虞淵八十里水味如蜜東方朔遊此將數斛以獻帝帝以投陰井井水遂嘗甜而寒洗浴則肌理柔滑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瑩草如麥剉以釀酒一合則三旬不醒飲甜水則醒也

懷夢草

懷夢草似蒲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懷其葉則
夢之吉凶立驗武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東
方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果夢見夫人

相氣

駙馬都尉北海巫炎字子都漢武帝出子都見
於渭橋上見頭上鬱鬱有紫氣高丈餘帝召東
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術曰此君有陰道之術

洗衣

東方朔嘗出經年乃歸母曰汝經年一歸何以
慰我朔曰兒暫之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
淵湔洗朝發中還何云經年

刈草

東方朔曰臣有吉雲草十頃自吉雲之澤移種
於九景山東二千歲一花必東取璋琅山表想
水以灑之臣請往刈之且去暮負而返其葉似
麥而金色剉以飼馬即馬肥光澤

遊鴻濛

東方朔遊鴻濛之澤忽遇黃眉翁謂朔曰吾却
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皆有清光能
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一剥皮伐毛吾
生來已三洗髓矣又遇老母採桑於海濱黃眉
翁曰此老婦昔為吾妻

採菖蒲

王興城陽人居壺谷中不知書無學道意漢武
帝上嵩山登大愚石起道宮使董仲舒東方朔
齋潔思神至夜半忽見仙人長二丈耳出頭巔
下至肩武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嶷之人聞
中嶽石上菖蒲一寸九節可以服之長生故來
採耳忽失神人所在帝顧侍臣曰彼非復學道
服食者必中嶽之神以喻朕耳為之採菖蒲服
之經三年帝覺不快遂止時從官多服然莫能
持久唯王興聞仙人教武帝乃采服之不息遂
得長生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二終

東方先生類語卷三目

談吐內篇

孔顏道德

善哉瞿所對

對驃騎難

對驃騎難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三

明海鹽朱維陞輯次

談吐類內篇

孔顏道德

漢武帝問東方朔曰孔子顏淵之道德何勝朔

曰顏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生

善哉瞿所對

武帝嘗以樹名問朔朔對曰名善哉後又問

對曰名瞿所帝以為欺朔曰夫大為馬小為駒

長為雞小為雉大為牛小為犢人生為兒長為

老且昔為善哉今為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成敗

豈有定哉

對驃騎難

驃騎難諸博士東方朔對曰干將莫邪天下之

利劍也水斷鵠雁陸斷馬牛將以補履曾不如

一錢之錐騏驎綠耳蜚鴻驂駟天下之良馬也

將以捕鼠於深宮曾不如跛猫

對驃騎難

東方朔對驃騎難曰以珠彈雀不如泥丸各有所用也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三終

卷三

二

東方先生類語卷四目
諷諫內篇

直諫補益

法言悟主

諫止董偃入宣室

臨終諫天子

殺鹿當死

一飲致盡

諫止求蓬萊

上天取藥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四

明海鹽朱維陸輯次

諷諫類內篇

直諫補益

建元三年武帝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大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詛諧上以俳優畜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

法言悟主

東方朔待詔金馬門以詛諧寵幸時有法言悟主諫納董君朝士所不及也

諫止董偃入宣室

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欲納董君東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

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介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

臨終諫天子

東方朔臨終諫天子曰詩云營營青蠅止於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

殺鹿當死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

旁曰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殺人一

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為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須推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赦之

一飲致盡

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齊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求得之將飲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因一飲致盡帝怒欲誅之朔曰殺朔若死此為不驗以其有驗殺亦不死遂赦之

鶴林玉露云方朔數語圓轉簡明意其飲酒發此論蓋諷帝之求長生也

諫止求蓬萊

元封元年正月武帝幸緱氏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詔加增太室祠上遂東巡海上祠八神公孫卿見大人迹甚大羣臣又言見一老父牽狗忽不見上以為仙人也益發船求蓬萊及與方士傳事及問使求神皆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山之禮還封禪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還坐明堂羣臣上壽下詔改元

卷四

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于是上欣然復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有道不憂不得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自至于上乃還

上天取藥

武帝好方士朔曰陛下所使取神藥者皆天地

之間藥不能使人不死獨取死人藥天上藥能使人不死耳上曰天何可至朔曰臣能上天既

辭去出殿門復還曰今臣上天似謾誕者願得一人為信驗上即遣方士與朔俱期三十日而返朔等辭而行日日過諸侯飲方士晝卧朔遽呼之曰若極久不應我何耶今者屬從天上來方士大驚乃具以聞上問朔朔曰誦天上之物不可稱原上以為面欺詔朔下獄問之左右方提去朔啼泣對曰使須幾死者再上曰何也朔

卷四

四

對曰天公問臣下方人何衣臣對曰衣蟲蟲何若臣對曰蟲咏願願類馬色邠邠類虎天公大怒以臣為慢使使下問還報名曰蠶天公乃出臣今陛下苟以為詐願使人上天問之上大驚曰善欲以喻我止方士也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四終

東方先生類語卷五目

傲弄內篇

初來上書

劇群臣對

劇地歌

殿中小遺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五

傲弄類內篇

明海鹽朱維陸輯次

初來上書

武帝初即位徵天下士待以不次之位東方朔
初來上書云臣朔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
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鍾鼓之教亦誦二十二
萬言凡臣朔已誦四十四萬言又長服子路之
言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
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
可以為天子大臣矣

卷五

劇羣臣對

漢武時朝廷多賢材上問東方朔方今公孫丞
相兄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
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
樂司馬遷之倫皆辨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
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函齒牙樹頰胾吐

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脰尻遺蛇其迹行步僞
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

據地歌

東方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
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者也古之人乃避
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
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
山之中蒿廬之下

殿中小遺

東方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
為庶人

東方先生類語卷六目

滑稽內篇

劇武帝對

彭祖面長

伯夷叔齊

割肉自責

隱語

蟲

乙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六

明海鹽朱維陞輯次

滑稽類內篇

劇武帝對

東方朔自公卿在坐朔皆傲弄其所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學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喻當世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

若以召公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卞莊子為衛尉臯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子慶忌為期門上乃大笑

彭祖面長

漢武帝對羣臣云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因大笑有司奏不敬朔免冠曰臣誠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之

朔曰彭祖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人中可長八寸以此推彭祖面長一丈餘矣帝大笑

伯夷叔齊

武帝嘗問伯夷叔齊東方朔曰臣聞賢者居世與之推移不凝滯於物彼何不升其堂飲其漿泛泛如才中之鳧與彼俱遊天子殺下可以隱居何自善於首陽上喟然

割肉自責

東方朔為郎伏日詔賜諸郎肉大官丞日宴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同列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丞奏之詔朔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而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隱語

武帝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臣願令朔射覆朔中臣榜百朔不中臣賜帛迺

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糞數也舍人曰
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
樹為寄生盆下為糞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
不勝痛呼譽朔笑曰咄口無毛聲譽屍益高
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
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廼與為隱耳上曰
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譽者烏
哺殿也屍益高者鶴俛喙也舍人不服因曰臣
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也安為諧語曰令

卷六

二

壺齟老栢塗伊優亞狝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
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
敬也栢者鬼之廷也塗者漸如徑也伊優亞者
辭未定也狝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
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

民

郭舍人曰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百朔窮臣
當賜帛曰客從東來歌謳且行不從門入踰我
垣墻遊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桓桓死者穰穰

格鬪而死主人被劍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
晝亡夜存嗜肉惡烟為掌所捫臣朔愚戇名之
曰歸舍人辭窮當復脫裨

東方先生類語卷七目

博識內篇

太乙星

怪氣

對鳥鳴鳩

飲龜

駟牙

畢方

黑鷹

守官

郡守

鏡

知歲

雪花

發兵

九鐘

神荼鬱壘

瑣語

姜后

宜咎

介子推

師曠

智伯

范獻子

刑史子臣

七卷目終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七

明海鹽朱維陛輯次

博識類內篇

太乙星

日者奏太乙星不見帝問朔朔曰是星不見則遊於世為君民福壽

怪氣

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人莫知之時東方朔在屬車中令往視

類卷七

烏朔曰此為怪氣是必秦獄處也始皇拘殺無辜憤氣所生上按地圖果然問何以去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蠱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屬車上盛酒由此始也

對鳥雌雄

武帝問東方朔何知鳥之雌雄對曰雄左翼加右聲高雌右翼加左聲小

飲龜

元封二年婁過國獻能言龜一頸長尺二寸東

方朔曰唯承桂露以飲之置於通風之器

騶牙

建章宮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其狀如糜帝問朔朔曰此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

畢方

武帝時有一獨足鶴人皆不知東方朔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也

黑鷹

類卷七

漢武帝時獻黑鷹得鴈鷓東方朔

守宮

東方朔語漢武帝曰蜥蜴或名蜃蛭盛以器養之以朱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治搗萬杵點女人支體終年不滅唯房室事則滅故號守宮試之果驗

郡守

東方朔外傳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春

鏡

東方朔精識數武帝以鏡置篋中命億之朔曰
王之榮石之精表如日光裏如衆星兩人相睹
相知情此名為鏡也帝大笑

知歲

武帝問東方朔曰吾欲知歲苦樂善惡可知否
朔曰歲欲豐甘草先生芥是也歲欲若苦草先生芥是也
歲欲惡惡草先生小蓀是也歲欲旱草先生是也
歲欲雨兩草先生是也歲欲病病草先生是也
歲欲流流草先生是也

雪花

東方朔傳草木花多五出雪花六出六者陰極
之數

發兵

東方朔占雲發兵行將必鑽龜以決吉凶

九鐘

山海經豐山有九鐘霜降而鳴東方朔云霜降
而鳴物有自然感應而不可為也

神荼鬱壘

東方朔云東海度朔山有桃樹盤屈三千里其
枝向東北曰鬼門有二神曰神荼鬱壘衆鬼出
入執以伺虎黃帝法之立桃枝於門畫神荼鬱
壘以禦凶鬼

東方先生瑣語

瑣語者東方先生採古今瑣碎之語為之也其言頗可觀其事無甚益然博雅君子亦應留目未聞華筵綺席必盡珍羞而蔬菓不列諸側也亦未聞洪鑪大冶必受純金而零星必躍而出也斯誠藝苑中之滄海遺珠崑山片玉也已予故綴之於此

姜后

周宣王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

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宣

王曰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

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

宜咎

周王欲殺王子宜咎立伯服釋虎將執之宜咎叱之虎拜耳而服

介之推

木屨起於晉文公時介之推進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嘆遂以為履每懷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履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自此始也

師曠

師曠御晉平公鼓瑟輒而笑曰齊君與其嬖戲墜於林而傷其臂平公命人書之曰某月某日齊君戲而傷問之於齊侯笑曰然有之

智伯

智伯

智伯敗夢火見於西方乃出奔秦又夢火見於南方遂奔楚

范獻子

范獻子卜獵占之繇曰君子得龜小人遺冠范獻子獵而無得遺其豹冠

刑史子臣

初刑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日臣死自臣死後五年五月丁亥吳亡以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

死後吳亡景公惧思刑史子臣之言將死日乃
逃於瓜圃遂死焉未得已歟矣

雨卷七

六



東方先生類語卷八目
博識外篇

食日精

支磯石

星搖

劫灰

藻廉

巨靈

步景

不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八

明海鹽朱維陞輯次

博識類外篇

食日精

漢武帝登少室見一女子以九節杖仰指日閉左目開右目氣且絕又乃蘇息帝使人問之所行為何女子不答東方朔曰婦人食日精者

支機石

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平河源乘槎經月而至

卷六

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曰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機石與騫而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牛女以石示東方朔朔曰此是天上織女支機石

星搖

漢武帝時星辰動搖東方朔曰民勞之應

劫灰

漢武帝嘗昆明池見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

問西域梵人及後天竺僧法蘭至帝問之蘭曰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劫燒之餘灰也又曰漢武鑿昆明池極深池底悉是灰墨無復有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帝以朔不知難以移問至後漢明帝時外國道人入洛陽時有憶朔言者以灰墨問之胡人云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也乃知朔言有旨

藻蘆

卷六

武帝宴於未央殿聞人語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緣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忽然不見帝駭愕召朔問焉朔曰其名為藻蘆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後帝幸瓠子河聞水底有絃歌之聲須臾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抱樂器而出帝方食今奏樂帝悅賜以酒皆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又以大珠賜朔忽然而隱帝問紫螺中何物朔曰蛟龍能以傳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

易試之皆驗

巨靈

武帝時東郡獻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帝疑其
山精令在案上行召東方朔問焉朔至呼短人
曰巨靈汝何叛來阿母健不

步景

東方朔遊吉雲之地越扶桑之東得神馬一匹
高九尺股裏有旋毛如日月狀如月者夜光如
日者晝光毛色隨四時之變武帝問是何獸朔

卷八

曰昔西王母乘靈光之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
此馬於芝田而食芝草王公怒棄馬於清津天
岸臣至王公壇因騎而返繞日三匝此馬入漢
關關猶未掩帝問其名曰步景

赤蚌珠

漢武幸河渚聞絃歌之音俄而有老翁及年少
數人出皆長八尺九寸為帝奏樂飲酒老翁顧
命取洞底之寶一人受命下沒川底得一大珠
徑數寸明耀絕世上問東方朔曰河底有一

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生此珠也

賜刀

武帝解鳴鴻刀以賜東方朔刀長三尺朔曰黃
帝採首山之金鑄為此刀雄者已飛雌者獨在
金出九陽清溪有鵲銜火於清溪之上

風聲木

太初二年東方朔從西那國還漢得風聲木十
枚實如柚實風吹枝如玉聲因以為名有武事
則如金革之響有文事則如琴瑟之響上以枝

卷八

賜人有疾者枝汗出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周
世七百年枝未汗僮佺生於堯時三千年枝未
折上以枝賜朔朔曰臣見枝三過枯死而復生
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乃五千年一濕萬
歲一枯縉雲之世生於阿閣間也

司命

東方朔曰司命之神總鬼錄者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八終

東方先生類語卷九目

鐘鳴

知鵲

知來

蜥蜴

察眉

李博勞

門生知酒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九

先知類內篇

明海鹽朱維陛輯次

鐘自鳴

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五日内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上大笑賜帛三十疋

知鵲

武帝燕坐未央前殿天雨新止時朔執戟在階傍屈指獨語上從殿上見朔呼問之答曰殿後栢樹上有鵲立枯枝上東向而鳴遣使視之果然上問何以知之朔曰以人事言之風從東方來鵲尾長傍風則傾背風則變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東向鳴新雨生枝滑枯枝澁是以知立

枯枝上大笑

知棗

武帝時上林獻棗上以杖擊未與前殿檻呼朔曰叱朔來朔來知此篋中何物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林也曰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上大笑賜帛十疋

蜥蜴

武帝置守宮孟下東方朔別著布卦而對曰臣

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跛跛脉脉善

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也蜥蜴名即蟪蛄野曰蟪蛄綠色在

察眉

東方朔言蒼生憂樂見其眉事可察

李博勞

東方朔與弟子俱行朔渴令弟子叩道過家取飲不知室主姓名呼不應須臾見博勞飛集其家李樹上朔謂弟子曰此主人當姓李名博勞

汝呼必應弟子呼之室中果有李博勞出與朔相見即入取飲與之韻府云博勞鳥名陰氣動而鳴陽氣復而止陰賊之

鳥又名鳩

門生知酒

東方朔門生三人俱行見一鳩一生日今當有酒一生日其酒必酸一生日雖有酒不得飲也三生皆到須臾主人出酒即安樽於地而覆之訖不得飲乃問其故曰出門見鳩飲水故知得酒鳩飛集梅樹故知酒酸鳩飛去所集枝折故

知不得飲也

東方先生類語卷十日

先知外篇

青鳥

占書

占雲

鳥占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十

明海鹽朱維陞輯次

先知類外篇

青鳥

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齋居承華殿東方朔在側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乘紫雲車而至有二青鳥如鳥夾侍於傍授帝以瓊笈紫書之文曲素訣辭長生紫書及去許帝以三年後復來後竟不來

占書

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豕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八日為穀其日晴主所生之物育陰則災

占雲

東方朔傳曰凡占長吏東畔當視天有黃雲來如覆車五穀大熟青雲致兵白雲致盜烏黑雲多水赤雲有火東畔一作不耕

鳥占

索隱曰世傳陰陽局鴉經謂東方朔所著大畧
先數其聲第一聲即是甲聲以十干數之辨其
急緩以定吉凶所謂鳥占者也

先生類語卷之十終

卷

東方先生類語卷十一目
文藝內篇

七諫

初放

沈江

怨世

怨思

自悲

哀命

不音

謬諫

諫起上林苑疏

化民有道對

答容難

非有先生論

與丞相公孫弘書

與公孫弘借車馬書

與友人書

誠子

乙

早頌

栢梁詩

逸句

寶甕銘

七言

十一卷目終



二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十一

明海鹽朱維陞輯次

文藝類內篇

七諫

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原與楚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加為七諫慤慤之意忠厚之節也或曰七諫者法天子有爭臣七人也東方朔追憫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矯曲朝也

初放

平生于國兮長于原楚言語訥謏兮又無彊輔
淺智褊能兮聞見又寡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
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楚伏念思過兮
無可改者羣衆成朋兮上浸以惑巧佞在前兮
賢者滅息堯舜聖已沒兮孰為忠直高山崔嵬
兮水流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塊鞠兮

當道宿舉世皆然兮余將誰告斥逐鴻鵠兮近
習鷓鴣斬伐橘柚兮列樹吾桃便娟之修竹兮
寄生乎江潭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
孰知其不合兮若竹柏之異心往者不可及兮
來者不可待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竊怨君之
不寤兮吾獨死而後已

沈江

惟往古之得失兮覽私微之所傷堯舜聖而慈
仁兮後世稱而弗忘齊桓失於專任兮夷吾忠
而名彰晉獻惑於嬖姬兮申生孝而被殃偃王
行其仁義兮荆文寤而徐亡紂暴虐以失位兮
周得佐乎呂望修往古以行恩兮封比干之丘
隴賢俊慕而自附兮日浸淫而合同明法令而
修理兮蘭芷幽而有芳善衆人之妬余兮箕子
寤而佯狂不顧地以貪名兮心佛鬱而內傷聯
蕙芷以為佩兮過鮑肆而失香正臣端其操行
兮反離謗而見攘世俗更而變化兮伯夷餓於
首陽獨蘆潔而不容兮叔齊父而逾明浮雲陳

卷十一

卷十一

而蔽悔兮使日月乎無光忠臣貞而欲諫兮讒
諛毀而在旁秋草榮其將實兮微霜下而夜降
商風肅而害生兮百草育而不長衆並諧以妬
賢兮孤聖特而易傷懷計謀而不見用兮巖穴
處而隱藏成功隳而不卒兮子胥死而不葬世
從俗而變化兮隨風靡而成行信直退而毀敗
兮虛偽進而得當追悔過之無及兮豈盡忠而
有功廢制度而不用兮務行私而去公終不變
而死節兮惜年齒之未央將方舟而下流兮異
幸君之發矇痛忠言之逆耳兮恨申子之沈江
順悉心之所聞兮遭值君之不聰不開寤而難
道兮不別橫之與縱聽奸臣之浮說兮絕國家
之久長滅規矩而不用兮背繩墨之正方離憂
患而乃寤兮若縱火於秋蓬業失之而不救兮
尚何論乎禍凶彼離畔而朋黨兮獨行之士其
何望日漸漆而不自知兮秋毫微哉而變容衆
輕積而折軸兮原咎雜而累重赴湘沅之流漸
兮恐逐波而復東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君

之蔽壅

怨世

世沈淖而難論兮俗嶮峨而慘嗟清泠泠而穢
滅兮溷湛湛而日多梟鴞既以成羣兮玄鶴弭
翼而屏移蓬艾親入御於床第兮馬蘭蹠蹕而
日加棄捐葑芷與杜衡兮余柰世之不知芳何
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戲高陽無故而委
塵兮唐虞點灼而毀議誰使正其真是兮雖有
八師而不可為皇天保其高兮后土持其久服

卷十一

四

清白以逍遙兮偏與乎玄英異色西施媿媿而
不得見兮萋母勅胥而日侍桂蠹不知所淹留
兮藜蟲不知徙乎葵菜處潛潛之濁世兮今安
所達乎吾志意有所載而遠逝兮固非衆人之
所識驥躡躑於馱牽兮遇孫陽而得代呂望窮
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甯戚飯牛而商
歌兮桓公聞而弗置路室女之方桑兮孔子過
之以自侍吾獨垂刺而無當兮心悼怵而耄思
思比干之悻悻兮哀子胥之慎事悲楚人之和

氏兮獻寶玉以為石遇厲武之不察兮羗兩足
以畢斫小人之居勢兮視忠正之何若改前聖
之法度兮喜囁嚅而妄作親讒諛而疏賢聖兮
訟謂閭娵為醜惡愉近習而蔽遠兮孰知察其
黑白卒不得效其心容兮安眇眇而無所歸薄
專精爽以自明兮晦冥冥而壅蔽年既已過太
半兮然輻輳而留滯欲高飛而遠集兮恐離罔
而滅敗獨冤抑而無極兮傷精神而壽夭皇天
既不絕命兮余生終無所依願自沈于江流兮

卷十一

五

絕橫流而徑逝寧為江海之泥塗兮安能久見
此濁世

怨思

賢士窮而隱處兮廉方正而不容子胥諫而靡
軀兮比干忠而剖心子推自割而飲君兮德日
忘而怨深行明白而曰黑兮荆棘聚而成林江
離棄於窮巷兮蒺藜蔓乎東廂賢者蔽而不見
兮讒諛進而相朋梟鴞並進而俱鳴兮鳳皇飛
而高翔願一往而徑逝兮道壅絕而不通

自悲

居愁懃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內自省而不
慙兮操愈堅而不衰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
其若頽憐余身不足以卒意兮真一見而復歸
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身被疾
而不聞兮心沸熱其若湯冰炭不可以相並兮
吾固知乎命之不長哀獨苦死之無樂兮惜予
年之未央悲不及余之所居兮恨離予之故鄉
鳥獸驚而失羣兮猶高飛而來鳴孤死必首丘

卷十一

兮夫人孰能不及其真情故人踈而日忘兮新
人近而俞好莫能行於杳冥兮孰能施於無報
苦衆人之皆然兮乘回風而遠遊凌恒山其若
陋兮聊愉娛以忘憂悲虛言之無實兮苦衆口
之鑠金過故鄉而一顧兮泣歔歔而霑衿厭白
玉以為面兮懷琬琰以為心邪氣入而感內兮
施玉色而外淫何青雲之流瀾兮微霜降之蒙
蒙徐風至而徘徊兮疾風過之湯湯聞南藩樂
而欲往兮至會稽而且止見韓衆而宿之兮問

天道之所在借浮雲以送予兮載雌霓而為旌
駕青龍以馳驚兮班行行之冥冥忽容容其安
之兮超愜忽其焉如苦衆人之難信兮願離羣
而遠舉登巒山而遠望兮好桂樹之冬榮觀天
火之炎煬兮聽大壑之波聲引八維以自道兮
含沆瀣以長生居不樂以時思兮食草木之秋
實飲菌若之朝露兮構桂木而為室雜橘柚以
為園兮列新夷與椒楨鴟鶴孤而夜號兮哀居
者之誠貞

卷十一

哀命

哀時命之不合兮傷楚國之多憂內懷情之潔
白兮遭亂世而離尤惡耿介之直行兮世溷濁
而不知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沅湘而分離測汨
羅之湘水兮知時固而不反傷離散之交亂兮
遂側身而既遠處玄舍之幽門兮穴巖石而窟
伏從水蛟而為徒兮與神龍乎休息何山石之
嶄巖兮靈寢屈而偃蹇含素水而蒙深兮日眇
眇而既遠哀形體之離解兮神罔兩而無舍惟

椒蘭之不及兮魂迷惑而不知路願無過之設
行兮雖滅沒之自樂痛楚國之流亡兮哀靈修
之過到固時俗之濶濁兮志替迷而不知路念
私門之正匠兮遙涉江而遠去念女嬃之嬋媛
兮涕泣流乎於悒我決死而不生兮雖重追吾
何及感疾瀨之素水兮望高山之蹇產哀高丘
之赤岸兮遂沒身而不反

諺諫

怨靈修之浩蕩兮夫何執操之不同悲太山之

卷十一

為隍兮孰江河之可涸願承閒而效志兮恐犯
忌而干諱卒撫情以寂寞兮然怙悵而自悲玉
與石而同匱兮貫魚眼與珠璣駕駿雜而不分
兮服罷牛而驂驥年滔滔而日遠兮壽冉冉而
俞衰心怵憚而煩冤兮蹇超搖而無冀固時俗
之工巧兮戒規矩而改錯却騏驥而不乘兮策
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
馭見快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不量鑿
而正拙兮恐槩燹之不同不論世而高舉兮恐

操行之不調孤兮弛而不張兮孰云其所至
無傾危之患難兮焉知貴士之所死俗推俛而
進富兮節行張而不著賢良蔽而不羣兮朋曹
比而黨譽邪枉說飾而多曲兮正法孤而不公
直士隱而辟匿兮讒諛登乎明堂象彭咸之娛
樂兮戒巧倖之繩墨蕝露雜於廣蒸兮機蓬矢
以射革駕蹇驢而無策兮又何路之能極以直
誠而為釣兮又何魚之能得伯牙之絕弦兮無
鍾子期而聽之和抱璞而泣血兮安得良工而

卷十一

九

剖之同音者相和兮同類者相似飛鳥號其羣
兮鹿鳴求其友故叩宮而宮應兮彈角而角動
虎嘯而谷風至兮龍舉而景雲徃音聲之相和
兮言物類之相感也夫方圓之異形兮執不可
以相錯列子隱身而窮處兮世莫可以寄託象
鳥皆有行列兮鳳獨翔翔而無所薄經濁世而
不得志兮願側身巖穴而自託歎闔口而無言
兮嘗被君之厚德獨便怕而懷毒兮愁鬱鬱之
焉極念三年之積思兮願一見而陳詞不及君

而騁說兮世孰可為明之身獲疾而日愁兮情
沉抑而不揚衆人莫可與論道兮悲精神之不
通亂曰鸞皇孔鳳日以遠兮畜鳥駕鴉雞鷺滿
堂壇兮龜龍游乎華池與真齊古兮騰駕索駝
銛刀進御兮道棄太阿拔寧玄芝兮列樹羊荷
橘抽萎枯兮苦李旖旎飢既登於明堂兮周鼎
潛乎深淵自古而固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諫起上林苑疏

臣聞謙遜靜懿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

卷十一

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
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
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蓋屋鄠杜乎奢侈越制
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
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
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
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
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
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

取給萬民所印足也又有秬稻梨栗桑麻竹箭
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
無饑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
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
之地土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
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歲荆棘之林
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虐又壞人
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
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圓之騎馳東

卷十一

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
以危無隄之興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
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
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
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威
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
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化民有道對

武帝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

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絺足履革舄以常帶劍莞蒲為席兵本無刃衣緇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園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績罽宮人簪瑇瑁坐珠璣設戲車

兩卷十一

十二

教馳逐飾文采釐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客容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

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

兩卷十一

十三

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于覆孟天下均平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飾效情安知

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
輳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
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
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苗雖有聖人無
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
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鐘
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
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
于文武得信厥說封于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
之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卷十一
鶴鳴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
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
之勾勾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
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
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
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黼纁充耳所以塞聰
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
備于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

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
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
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
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
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
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
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
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耶語曰以
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蓬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
其文理發其聲音哉絲是觀之譬猶臆胞之襲
狗狐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
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
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卷十一
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于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勵主意退
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
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
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

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始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日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

卷一

十六

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過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无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

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瑯琊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

卷一

十七

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誅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相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臣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

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絲絲連連始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賑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

給人足畜積有餘因園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損濟濟多士來王以寧此之謂也

與公孫弘書

蓋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為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

朝以百騎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

朝讓以天下半大丈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游垂髮齊年姬伏以日教哉

與公孫弘借車馬書

木槿夕死朝榮士亦不長貧也

與友人書

不可使塵網名韉拘鎖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月之光華共輕舉耳

誠子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為拙，柳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羣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賈，自盡者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旱頌

維昊天之大旱，失精和之正理，遙望白雲之鬱，淳滯腫腫而亡止，陽風吹而煇煇，羣生閔慙，而愁憤隴畝，枯槁而允布，壤石相聚而為害，農夫垂拱而無為，釋其耰鉏而下涕，悲壇畔之遭禍，痛皇天之靡濟。

栢梁詩

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栢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者，乃得上坐，遂作

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

日月星辰和四時，武帝驂駕駟馬從梁來，梁王郡國士馬羽林材，大司馬霍去病總領天下誠難治。

石和撫四夷不易哉，大將軍衛青，刀筆之吏臣執之。

益滋，宗正劉周衛交戟禁不時，衛尉路總領從。

官栢梁臺，徐自為平理清讞，決嫌疑，廷尉修飾。

輿馬待駕來，孫僕公郡國吏功差次之，大鴻臚。

乘輿御物主治之，溫舒陳粟萬石，揚以箕，大司。

危，左馮翊盜阻南山為民災，李左扶風外家公主。

不可治，尹京兆椒房率更領其材，陳掌蠻夷朝賀。

常會期，典屬柱杵構櫺，相枝持，匠大批杷橘栗桃。

李梅，大官走狗逐兔，張罟魚，今上林齧妃女唇甘。

如飴，郭舍迫窘詰屈幾窮哉，東方。

逸句

海水暴竭，黃鳥宿淵。

寶甕銘

寶雲生于露壇，祥風起于月館，望三壺如盈尺。

視八鴻如縈帶。

七言，偶存一句，非全文也。

折羽翼兮摩蒼天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十一終

卷十一

六二

東方先生類語卷十二目

文藝外篇

神異經

天柱

天門

東王公

天笑

地戶

銀山

温湖

石湖

聖

神

黃父

林父

齊壽

山臊

小人

棗	桃	甘	橘	梨	柳	扶桑	如何之樹	芾竹	追復脯	酒泉	石鼓	銀盤	諸牆	諸宮	魁	河泊使者	鶴國
---	---	---	---	---	---	----	------	----	-----	----	----	----	----	----	---	------	----

十洲記	十洲一條	鯨魚	銅頭鐵額	琪樹瑶草	鯨	鯨	小飛蟲	鮒魚	橫公魚	火鼠	鼯鼠	無損	窮奇	蓄鉄	宛丘良馬	鏡鵲	盱眙
-----	------	----	------	------	---	---	-----	----	-----	----	----	----	----	----	------	----	----

祖洲	二條
瀛洲	一條
生洲	缺文
炎洲	二條
鳳麟洲	一條
聚窟洲	二條
流洲	四條
玄洲	缺文
元洲	缺文
長洲	缺文
東海	三條
南海	缺文
西海	六條
北海	四條
雜記	十條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十二

明海鹽朱維陞輯次

文藝類外篇

東方先生神異經

子幼閱筭譜云東方朔著神異經記周巡天下所見山海經所不載者列之雖有而不論者亦列之遂知神異經與山海經類惜終不獲觀其全僅僅於古類編中錄寸累偶得數篇綴之于此雖曰餽羊亦庶乎嘗一鱗而九鼎之味可識耳若夫大全須俟博雅經中

天柱

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如削下有回屋仙人元府治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衆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其上之東王公也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圓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綠赤煌

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
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工

天門

東北大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相去有丈上有
明月珠徑三寸光照千里中有金階西北入兩
闕中名天門

東王公

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長一丈頭髮
皓白鳥面人形而虎尾恒與玉女更投壺

天笑

東王公與玉女投壺鳥而脫誤不接者天為之
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

地戶

東南有石井其方百丈上有二石闕使東南面
上有蹲熊有榜著穴題曰地戶

銀山

西南有銀山焉長五十餘里廣四五里高百餘
丈皆悉白金不雜土石不生草木

温湖

曹州有温湖

石湖

北方荒外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餘其水
冰

聖

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髮
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

解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

道知百穀可食識草木

名通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

神

西北海外有人焉長二千里兩脚中
里腹圍一千餘里但日飲天酒五斗不食工

魚肉唯飲天酒忽有饑時向天乃飽好遊山

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無路

人一名仁一名信一名神

黃父

東方有人長七丈頭戴雞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名黃父又名食邪以鬼為飯以霧為漿

林父

東南隅大荒中有林父焉其高千里腹圍百輔

齊壽

西北荒中有石室有二十人同宿齊壽千二百

歲

山臊

西方深山中有山臊長尺餘犯人則病畏爆

聲

小人

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朱衣玄冠

鶴國

西海之外有鶴國男女皆長寸為人自然有禮好經論跪拜壽三百歲人行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惟畏海鵠海鵠過則吞之亦壽三百歲人在鵠腹中不死而鵠一舉千里

河泊使者

西海上有人馬乘白馬朱鬣白衣玄冠從十二童子馳馬西海上如飛名曰河泊使者其所至之國雨水滂沱也

魃

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日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格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災消也

諸宮

東方有宮青石為牆高三仞左右闕高百丈畫

卷十二

五

以五色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西方有宮白石為牆五色黃門有金榜而銀鏤題曰天地少女之宮西南方有宮以金為牆門有金榜以銀題曰天皇之宮南方有宮以赤石為牆赤銅為門有銀榜題曰天地中女之宮北方有宮以黑石為牆題曰天地中男之宮東南方有宮以黃石為牆以黃碧鏤題曰天地少男之宮西北方有宮以黃銅為牆題曰地皇之宮

橘柚

東方裔外有建春山其上多橘柚

甘

東方裔外有建春山其上多美甘

桃

東北荒有桃高五十丈葉長八尺廣四尺子徑三尺二寸

棗

北方荒中有棗林焉其樹高五丈葉張枝條一

卷十二

里餘子長六七寸圍過其長熟赤如朱乾之不縮氣味甘潤殊於長棗食之可以安軀益氣力

盱眙即甘蔗

南方荒內有盱眙林焉其高百丈圍三丈八尺促節多汁甜如蜜

鏡鵠

有夫婦相別破鏡人各執半以為信其妻與人通鏡化為鵠飛至夫前夫乃知之後人因鑄鏡為鵠安背上

宛丘良馬

西南大宛宛丘有良馬其大二丈鬣至膝尾委於地蹄如汗腕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絲絮纏頭腰小腹以避風病其國人不纏也

齧鉄

南方有獸曰齧鉄大如水牛色如漆食鉄飲水其糞可作兵器其利如鋌

窮奇

卷十二

窮奇狀如牛而色狸尾長曳地其聲如狗狗頭人形鈞爪鋸牙逢忠信之人齧而食之逢奸邪之人則捕禽獸而飼之亦食禽獸之物

無損

南方有獸名曰無損其肉唯可作鮓

鱧鼠

北方有曾冰萬里厚百丈有鱧鼠在冰下土中其形如鼠食冰下草木根肉重萬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熟其毛長可八尺可以為蓐卧之可以

却風寒其皮可以蒙鼓其聲千里有美尾可來

鼠

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燃得暴風不熾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三尺餘細如絲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取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垢汗以火燒之即清潔也

橫公魚

北方荒外有石湖焉方千里中有橫公魚長七八尺形狀如鯉而目赤晝在湖中夜化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烏梅二十七煮之即熟食之治邪病

鮒魚

東南海中有一温湖鮒魚生焉食之宜暑而避風

小飛蟲

方蚊翼下有小飛蟲焉生九郊復成九子飛而

俱去蚊遂不知

獬豸

獬豸獸名見人闕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一名任法獸

鯨

東光之山罌水出焉多鯨鯨之魚如鵠而十翼可以禦火

琪樹瑶草

瀛洲之山有琪樹瑶草

銅頭鐵額

西北海外荒山有銅頭鐵額兵日飲天酒五斗

鯨魚

東南海中有温湖其中有鯨魚長八尺宜暑辟寒風

神異經終

東方先生十洲記

予按東方先生所著十洲記蓋道書也皆言神仙境土似亦博古之士不可少者無柰湮滅者散逸不存而珍藏者又秘密不出此吊古者之不獲觀全書也予也錄衆編成一得每以舛錯失次為恨強分十洲以收之十洲所不能收者強分四海以收之四海所不能收者強立雜記以收之此皆臆見殊非定衡况茲所存者又百十中之一耶須搆全本易

之則此編增勝矣

十洲

漢武帝聞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此十洲並是神仙所居人跡絕處又曰生洲瀛洲在東海炎洲在南海鳳麟洲聚窟洲流洲皆在西海元洲玄洲在北海按藝苑卮言元洲在東海中鳳麟洲在北海中與此說別觀者詳之

祖洲

祖洲在東海中地方五百里去海岸七萬里上有不死草生瓊田中草似菘苗長三尺許人已死者以草覆之皆活秦始皇時大苑中多死人橫道忽有鳥如烏狀銜此草以覆死人面皆登時起坐遂活

北郭鬼谷先生云臣聞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內或名為養神芝其葉似菘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曰可採得

之乃使徐福發童男女各三百人率載樓船入海尋祖洲遂不反徐福道士也字君房

瀛洲

瀛洲有玉膏山出泉如酒味名曰玉酒飲數升輒醉令人長生

生洲

生洲缺文

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張取之積薪數

車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火中燃其毛不燬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錐鍛其頭數十下乃死以其口向風須臾復活而起以石上葛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以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歲

炎洲在南海中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有火林山山中有火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曰山可百里許取其獸毛績以為布名曰火澣布國人衣服之垢汙以水澣濯之終日不潔以

火燒布兩食久許出其垢即去白如雪

鳳麟洲

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可越也其上多麟鳳數萬為群上仙之家以鳳喙麟角合煎作膠名曰續絃膠亦名連金泥能續連刀劍弓弩絕絃及斷折之金以膠連之縱使盡力折擊它處乃斷續處不復斷也

聚窟洲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面各方三千里北接崑崙二十六里有獅子辟邪鬘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林芳香香聞數百里名為反魂樹叩其樹樹亦能自聲聲如犛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如飴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振靈丸或名反生香或名却死香死屍在地聞氣仍活

流洲

流洲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為昆吾石治其成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物如切泥土焉

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長一尺切玉如切泥

周穆王時西胡獻夜光常滿杯杯容三升是白玉之精光明照徹夜以杯置庭中以向天比旦而水滿杯中汁甘而香美斯實靈器

漢武帝天漢中西胡國獻猛獸使者曰猛獸之
出生崑崙或生玄圃食氣飲霧解人語當其
神也立起風雲吐嗽霧露百邪迸走因名猛
獸

玄洲 缺文

予按玄洲在北海中去南岸十萬里上
有芝生玄澗澗水如蜜服之長生

元洲 缺文

予按北方有元洲地方三千里無色象

形影唯有玉虛紫館

長洲 缺文

東海

東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樹屈盤數千里曰

蟠桃

扶桑在東海之東岸一萬里復得碧海廣狹浩

汗與合東岸大水不鹹苦正作碧色扶桑在

碧海之中地方百里上有天帝宮東王所治

地多林木葉皆如桑有椹樹長數千丈大二

千園兩幹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故曰扶桑仙
人食其椹體作金色其樹雖大椹如中夏桑
椹也稀而色赤九千歲一生實味之絕香又
有仙官變化萬端蓋無所形或有分形為百
身十丈者

東方外東明山有宮焉左右闕而立其高百尺
建以五色門有銀榜以青碧錢題曰天地長
男之宮

南海 缺文

西海

崑崙在西海成地北海亥地有金臺玉闕亦

元氣之所合天帝君之居治處也

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上干北辰星輝名曰

閭風巔一角正西曰玄圃臺一角正東曰崑

崙宮其一處有積金為天墉城面方千里有

安金臺

崑崙山北戶承淵山有墉城金臺玉樓相映如
流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皆西王母之

所治

崑崙山上有玉樓十二

崑崙銅柱下有回屋馬壁方丈上有鳥名曰希
有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其肉若醞
仙人甘之追復與天消息不仙者食之其肉
苦如醢

漢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王使使獻吉光毛裘裘
色黃蓋神馬之類入水不沉入火不焦帝厚
謝使者

北海

十八

滄海島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海四面圍繞各
五千里水皆滄色仙人謂之滄海其島中有
紫石宮九老仙都

滄海之外有蓬萊山周迴五千里外別有圓海
繞其山水色正黑謂之溟海無風而洪波百
丈上有九氣丈人九天真宮不可得往

蓬立即蓬萊山

鍾山在北海子地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

計頃畝

雜紀

青丘山上有紫宮天真仙女多遊於此

方丈山上有琉璃宮

玉晨大道君治藥珠貝闕

林邑山楊梅其大如桮椀青時極酸既紅味如

崖蜜以醞酒號梅香耐非貴人重客不得飲

漢武帝天漢三年月氏國使使獻神香使者曰

卷十二

十九

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
旬不休青雲千呂連月不散知中國將有好
道之君我國故搜奇蘊而貢神香乘毛車以
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

處玄風於西北坐王母於神鄉昆吾錯於流澤

扶桑鎮於碧津離合水精而光獸於炎野坎

摠衆陰是以仙都宅於海島

崇禮門在東掖門內路西即尚書省崇禮門東

建禮門內即是尚書令下舍之門

臨海興安縣東界去郡八十里縣邊有平石其

上有石櫛俗云越王渡谿墮櫛於此以上二條似非

十洲記疑有外誤

冬至後月春魄於廣寒宮

十洲記

卷十二

二十

東方先生類語卷十三目

仙跡外篇

大伍公

木帝精

歲星

乘雲

此兒無賴

大白星精

附祠墓考

合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十三

明海鹽朱維陞輯次

仙跡類 外篇

大伍公

東方朔將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唯大伍公耳朔亡後武帝得此語召大伍公問之答以不知曰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生在朕

卷十三

旁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慘然不樂

木帝精

東方朔死後西王母使者至武帝問之使者對曰朔是木帝精為歲星下遊人中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

歲星

列仙傳云東方朔楚人父在吳中為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為郎至昭帝時時人或謂聖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

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時初棄郎以避亂世置憤官舍風飄之而去後有見於會稽賣藥五湖智者知其為歲星也

乘雲以上數章各各不同後項高明

漢武內傳云東方朔乘雲飛去仰望大霧覆之不知所在

此兒無賴

西王母降東方朔於朱牖之中窺母母曰此兒無賴被斥退也

卷十三

太白星精

風俗通曰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騶夷子皮 神仙傳曰傳說上擬箕尾為宿歲星降為東方朔傳說死後有此宿東方朔生無歲星

附東方先生祠墓考

祠

漢書云安德縣有東方朔祠

廣輿記云山東濟南府陵縣有東方朔祠

又云山東東昌府高唐州有東方朔廟

墓

廣輿記云山東濟南府陵縣有東方朔墓顏真

卿碑記

又云陝西西安府華州有東方朔墓

卷十三

三

愚按朔既仙去曷云有墓史記云黃帝乘龍

昇天羣臣葬其衣冠故有墓朔之墓得無似

耶果則衣亦有盡堪此墓之一而二耶愚縱

不謂朔無墓而寔未必皆朔之墓也論疑塚

者謂曹孟德之葬身處不在七十二塚內愚

論朔墓亦猶是也蟬脫龍變夫又何知其所

之哉

十三卷終

東方先生類語卷十四目

名公文類上

東方朔傳

附

答東方朔書

班

固

公孫弘

東方先生類語卷十四

明海鹽朱維陞輯次

名公文類上

東方朔傳

班固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

卷十四

十一

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萬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

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

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

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頓首

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

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

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

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

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

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

卷十四

十一

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蓋

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

迺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

蛇又有足跛肢胠善緣壁至非守宮即蜥蜴

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

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

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

朔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

曰是窶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

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益下為囊數上
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晏朔笑之曰咄
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
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
詆之迺與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
者狗竇也聲警警者鳥哺穀也尻益高者鶴唳
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
常榜即妄為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行
吓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
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
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犛牛牙者兩
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鏗出莫能
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又
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承日晏不來朔獨
劔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
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劔
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
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

拔劔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送
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
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
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遊宣
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
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
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
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
手格熊羆馳驚禾稼稻杭之地民皆號呼罵詈
相聚會自言郭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
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
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
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驪樂之是後南山下乃始
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
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徵循長楊以東右內史
發小民共待會所後迺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
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
曲尤幸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

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盤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盤屋鄠杜乎奢侈越制

卷之十四

五

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南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掘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私一

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下國家之用下奔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虐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與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殺作九市之

卷之十四

六

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傳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

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牘陛下許之
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塗
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
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
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
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書曰
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
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
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
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
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
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
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
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
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
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
宦者署因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
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

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
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
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
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
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
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
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
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
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
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
又有菽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
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
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
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
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
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
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
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

備臣妾之使列為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騰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馘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替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講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人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楚鞠劔客輻輳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難鞠之會

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陞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畫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也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傳樂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營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塋於霸陵是後

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後靡趨
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
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
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
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
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常帶劔莞蒲為席與
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
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
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

卷十四

十一

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繡屬宮
人簪璫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
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
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
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
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
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
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察
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教

弄無所為臣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
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
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
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
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為丞
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
於後弁嚴子為衛尉臯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
伊尹為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為博士子夏為
太常蓋為右扶風季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龍

卷十四

十二

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般為將
作仲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太僕延陵季子為水
衡百里奚為典屬國柳下惠為太長秋史魚為
司直蘧伯玉為太傅孔父為詹事孫叔敖為諸
侯相子產為郡守王慶忌為期門夏育為鼎官
羿為旄頭宋萬為式道侯上乃大笑是時朝廷
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見大夫董仲
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王父偃朱買
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

皆辨知闕達溢於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函齒牙樹頰胥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脚連臍尻遺蛇其迹行步偻旅臣朔雖不肯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嘗為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詎喞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

卷十四

十一

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以用位卑以自慰諭又設非有先生之論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謀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

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幾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以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場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

卷十四

十四

馬

附

答東方朔書

公孫弘

譬猶龍之未升與魚鱉為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觀

東方先生類語十四卷終

東方先生類語卷十五目

名公文類中

東方朔畫像贊 并序

敖士贊

東方管郭

誠子詩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集序

與李學論

夏侯湛

王世貞

王世貞

李載贊

李載贊

呂兆禧

鄧志謨

東方先生類語卷十五

明海鹽朱維陞輯次

名公文類中

東方朔畫像贊 并序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

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馬事漢武帝漢

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

世不可以富樂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

直道也故頽頽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

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

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

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

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算幽贊以知

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

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脈

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

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心夫

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轅卿相嘲哂豪傑籠

羣靡前蹈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
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
謂接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嚙
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
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太
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
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道
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
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弗終否進亦避榮臨世
濯足希古振纓濯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
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汗若浮樂在必行處儉
罔憂跨世凌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
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涂迹朝隱和而不同栖遯
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
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神靈永戢民思其歸祠宇
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
檉棟傾落草萊弗除蕭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

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
神鑿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教士贊教士七人 王世貞

東方先生仰師游龍海鷗武皇草芥羣公染跡
朝市聊以從容支離覆逆滑稽不窮清質濁艾
卒以樂終請謚曰教厥教在同

東方管郭 王世貞

東方曼倩管公明郭景純俱以奇才挾神術而
宦俱不達景純以舌為筆者也若其超物之哲

曼倩為最公明次之景純下矣

誠子詩 李載贊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晉陽
為拙柳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
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羣累生發貴
失和遺餘不匱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
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卓吾
子曰既云隨時之宜則首陽非拙既云無有常
家則何必柳下而後為工班固贊曰劉向言少

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其滑稽之雄乎卓吾子曰向既稱朔口諧辯倡則是論勝也而曰不能持論何哉向之所謂論者向去朔未遠千載而上恍然猶將見之而問于

長老之在朔時者向可知也當朔時朝野無半人知朔唯武帝知朔故朔有諫必聽彼同時諸長老誰是知朔者而問朔也不見設客難乎吁言不純師行不純德流風遺書蔑如乎不也雄之為人益可知矣卑卑弄其唇吻欲以博萬世之名視朔奚啻霄壤余此參駁當為朔雄實錄

非有先生論

李載贊

遇得其人則一言以興遇不得其人則一言遂死千載遇少而不遇多此志士所以在山仁人

所以盡養壽命也唯其不忍為是以莫肯為賦咏彈琴樂而忘死宜矣然則東方生蓋亦幸而遭遇漢武者也人謂大隱居市朝以東方生為執隱使非武帝愛才知朔如此敢一日而居市朝之間哉最先避世而歌德衰者朔也

東方朔集序

呂兆禧

漢孝武帝時以功利御天下而與朝之士執功利應者雖勳略善敗相當夫固乘雲之勢使畢其願效而上下無餘力矣東方先生狹奇當

卷之十五

五

世藉復規模踵武要不越鴈行功名耳矧際會靡常為英雄去取哉於是園其用以消搖乎神龍項下薄雨露而擾雷霆優游四十年所忘其榮辱焉然一時馳騫之流人人擢富貴以自愉快其視先生奚啻若有亡顧倏忽成敗與朝華爭旦夕者既十之九而食息淵兢僥幸全首領謂不世出者又不常先生一劇也嗚呼觀此則先生足跡之下寧直烟霄上哉老氏曰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豈先生之謂耶世說多言

其仙去人或賈之蓋不知先生有以探道家之
真者即無然不可謂冲舉於漢廷纓轂間手余
自結髮慕古嚮往其人因哀集遺文置諸座右
庶幾矣言論於千祀云

與李學論

鄧志謨

足下居冷也頗似東方曼倩避世金馬門俸粟
一囊無能多侏儒抄撮薄甚也何物西王母而
謂其亾賴斥之乎然足下有黃花徑也自為陶
元亮足矣

卷五

六

事

胡伯始

胡伯始曰給事常侍從或名儒或國親東方朔
中郎為給事中朔乃名儒劉向諫議大夫為給
事中乃向國戚

東方先生類語卷十六目
名公文類下

兩都賦序

公孫弘贊

答太子牋

絕交書

和謝宣坊

玄圃石室銘

早朝

目

班固

班固

吳質

嵇康

沈約

江惔

王維

東方先生類語卷十六

名公文類下

明海鹽朱維陞輯次

兩都賦序

班固

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說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鳳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

東方朔枚舉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

公孫弘贊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

雀遠迹羊承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歲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來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穆生見主父而嘆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也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舉應對則嚴助賈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蘧舞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也與

答魏太子牋

吳質

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舉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損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

耻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撰為務則
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為異物

絕交書

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
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
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
子思濟物之意也

和謝宣城

王喬飛鳥馬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世不

避世

玄圃石室銘

江 摠

僊嚴石楡僊宇石牆地云正域道示修華紫烟
碧露絳雪玄霜廣成不踐王烈未翔移華甲觀
徙構震方遠跨飛梁倪臨倒景瓊蓋珠樹金階
玉井映日分暉搖風共影岫濃翠合林虛桂靜
朔去偷杳董來貨杏檐非刻削戶恣登臨迎春
菴近避暑涼深秋雲捲閣冬霰停陰桐棲鳳采
竹化龍吟輕飛亂色激溜成音天縱儲曆生知

作兩弦誦餘隙仁智為賞河曲停遊洛濱息佳
祥梨吐秀瑞燕流響一物或鐫萬國斯仰

早朝議

王 維

方朔金門侍言滑稽弄臣也班姬玉輦迎言
惑內嬖也仍聞遺方士東游訪蓬瀛分明以秦
皇漢武神仙聲色譏其君非體也

僊去

王世貞

自古文章之士稱以僊去者理或有之蓋天地
冲美秀特之氣見子獨多生有所自出有所為

則去有所歸固其真耳淮南王與八公上昇東
方朔西入瑤池司馬季主委羽托化南華冲虛
各備仙職嵇康郭璞並著兵解曹植為遮須國
王蔡邕為修文郎劉楨徐幹王粲俱為侍中王
茂弘為尚書令陶隱居為蓬萊都水大監魏鄭
公為太陽都錄大監李長吉召賦王樓記白居易
易為海山院主韓退之為真官冠萊公為閻浮
提王石曼卿為芙蓉城主蘇子瞻為奎宿劉景
文為雷部掌事沈文通為地下曹司杜少陵生

前為文星典史及其歿也又與李青蓮輩俱優游江湖稱散僊近顧太保昌臣嘗三獲徐昌穀任第二殿帝君後詹事深將終之夕亦預獲之其事尤奇怪予別有紀

隱說

謝天瑞

隱一也昔之人謂有天隱有地隱有人隱有名隱又有所謂充隱通隱仕隱其說各異天隱者無往而不過如嚴子陵之類是也地隱者避地而隱如伯夷太公之類是也人隱者詭跡混俗不異衆人如東方朔之類是也名隱者不求名而隱如劉遺民之類是也他如晉皇甫希之人稱充隱梁何點人稱通隱唐唐暢為西從事不親公務人稱仕隱然予觀白樂天詩云大隱住朝市小隱任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間則隱又有三者之不同矣

東方先生類語卷十六終

後跋

古來不遇之士往：好採夫幽憤者權以舒情寫志是故東方先生寡偶少徒與屈平履忠被謔不甚相懸遂作七諫以憫之隱然憫已之不獲伸其諫也幸遭孝武不必過守西山之節遂拙奇陽

工柳下以誠字斯又明示夫已有持宜足以借物變化無柰抱壁之寃終不白於天下爰設客難以憫此志而客難一出後之不得志者又各祖其說而希自解諭楊雄以守玄作解嘲班固以明守作答賓戲蔡邕又斟酌群言作釋誨至

若崔駰達旨崔寔答議皆自容難起之也余揣生平較教子不遇尤甚愧不知文不能出一語上尾語作為千古稱心聊舉先生之宜遇不遇者彙次鏤刻微寓表章之意或以雕蟲之技薄之也陞跋



東方類語十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維陞撰維陞海鹽人是書皆輯錄漢東方朔事跡自列傳別傳外傳以及瑣語神異經十洲記諸書無不採撮創立十目分為內外二篇內篇記其常事外篇則涉神仙家言其條例內辨史記東郭先生為臨淄人與東方朔之為厭次人地各不同自來引用多悞亦稍有考核然其徵引猥褻究不能出小說之門徑不足據也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八卷

〔明〕司馬晰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五年司馬祉

刻三十五年司馬露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涑水司馬

氏源流集略八卷》提要

新刻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畧序



涑水源流序者為司馬文正公後裔而作也司馬氏之先為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至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于河東安邑涑水鄉高堠里子孫因定居焉後魏分安邑為夏縣遂為夏縣人至宋元祐而文正公以相業顯夏實其桑梓之墟也高宗南

涑水源流集畧序

乙

渡時公曾孫吏部侍郎伋扈蹕從遷家于會稽之山陰而夏之故里窳穢寥寥遂無人矣胡元竊據子姓靡有仕者

明興文獻不絕景泰初十一世孫廷芳竹始祀公于山陰廷芳子大司成恂發解京闈官給舍封王潞州過夏展祀恂之後弟軫助教國學軫之子曰聖曰琛聖登進

士高第歷侍御塚往奉祀充博士弟子員
夏人咸愛敬之尋以父喪還越未及復往
而卒至十五世孫曰相者起家進士為比
部郎慮因 畿輔至夏祭掃慨然有卜築
之志侍御潛江初公為營第宅以待之後
因大獄事秉正罷官弗果相四子曰初曰
祿曰法曰祉嘗召諸子而命之曰木有本

史文淵流集卷六

水有源吾文祖墳祠遠在夏縣祭真久厯
予心悼焉傷哉憊矣憚于遠徙若等有能
成吾志者吾即死瞑目也已而初癸丑登
第遇夏人希迂馬子戀卒業太學因與訂
擬還夏尋知巴陵卒于官亦弗克諧所願
隆慶改元祉偕初之子暉晰遵遺訓負譜
牒以往祠墓之荒廢者修之院宇之頽圯

者葺之土田之湮蕪者墾闢之夏人歡忻
鼓舞僉舉手曰司馬相公之後復有人也
而祭酉秋社領鄉薦晰即第一人明年社
成進士今守邵武丙子秋暉尋復領薦于
鄉倚歎盛哉夫以文正公之碩德大業彌
宇宙而照千載固宜共似續綿綿而不絕
也而守祠墓者僅一二緇黃之輩竟無一

謝水淵流集卷六

弱息以灑麥飯于松楸之下迄今五百年
來而其間或有志而未遑或逡巡而莫決
或已去而復還甚至夏真掃者才四五耳
至于今諸賢毅然以往各不為外議所撓
萃之科第聯芳桂蘭競秀赫然有聲于南
北此豈非文正公積德于冥冥之中而致
然耶抑亦天地氣數固自有時而非人所

能強耶余于是而知涑水之流所以滂其源者為不誣云邵武君既梓公全集及所為家範傳之遠邇而宗晦子晰又輯其先世所遺為源流集略八卷續承之意良已勤矣夫崑崙之水始于一派而其既也乃至轟雷震吞日月混太虛彌六合于九瀦而為川匯而為河蓄而為江停而為湖靡

涑水源流集略序

不由之何者其源深故其流長也文正公勲業垂天地聲猷貫古今浸浸乎深仁厚澤漑澆而滋潤者奚啻崑崙哉則夫今日之雲仍踵接謂非其支流餘潤之所及不可也諸君子溯流窮源既于桑梓之墟沐浴其遺澤矣廼不佞猶不能無說焉昔蘇文忠撰公隧碑之文疊疊數千言不啻詳

矣而蔽之以二言曰誠與一乃知公之相業所以炳焯彪映者其源固自誠一中來也諸君子尚于其誠一者而庶幾之以之正心以之修身以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不惟可以策名彛鼎垂芳竹帛而于文正公之心源終無負矣斯其為涑水之源流也夫斯其為涑水之源流也夫

涑水源流集略序

萬曆丁亥暮夏之吉
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國子監祭酒
國史修撰會稽康州羅萬化頓首拜撰

涑水源流集畧引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畧者以余祖 文正公家世
晉河東夏向之高悛里涑水西環因其地而名之
也當其時諸人輩出著作夥矣而播遷之後文獻
中微所謂存什一于千伯惡能復睹其詳哉集以
略名傷弗備也然而猶幸是什一之存采而輯之
則以示所承爾蓋余生也晚適丁家業零替父兄
傳經它郡髫髻時偶見所遺

先朝告身數通者英積德卷大父按察公重修譜

涑水源流集畧引

六

系一帙輒檢拾于弊囊敗笥中什襲珍之弱冠負
笈西遊返故里日往來于先祠丘壠之上拂拭古
碣及壁宇留題銖收錙貯日積月累已復取希迂
馬氏所修邑志允述吾宗家世者謹書備錄漸以
成帙合之于前所遺顧而喜曰斯亦足以稱余氏
源流之槩矣或曰而祖徽懿載之國史名字貫系
詳於家乘章章今昔如日中天是編不已贅乎漸
曰不然自先文正公居于河洛竈于鳴條而曾孫開
國公扈遷東粵家于會稽南北相距殆四千里代

次相承九十餘世於是人以涑水氏為無後南
人以山陰氏為失祖有味乎太史呂文簡公之言
哉之編所輯先之以行事系籍之實繼之以

制誥圖跋之傳終之以紀述標題之富或作而裕後
或述而輝前溯流窮源種種具矣蓋國史之所未
備而家乘之不及詳者也昔太史公成史記而竟
厥考之業文正公藏先集而重手澤之存其他君
寶遺笈裝遺矢洎敝衣寸壤之類兢兢弗失覩其
物如挹其容保其貽如聆其唾矧夫作述是闕源

涑水源流集畧引

七

委所自尤有大焉者哉可使之委汨已乎言者唯
唯遂付諸剞劂氏而以是語引其端
萬曆丁亥秋七月吉日不肖孫司馬晰頓首謹識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一

溫公十六世孫祉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輯

河實小傳

晰曰余氏自休父受姓之後代有聞人如太史公父子以良史著於漢安平獻王以賢藩著於晉而厥後最著者則有宋熙寧元祐之間文正公父子祖孫兄弟輝映後先為名臣鉅儒其籍貫資祠具在夏甸故邑志獨詳焉越之子姓宗之為近譜系歷歷可邇余採行實邑志中而首揭之如左昭世德而見源流之自也

司馬池字和中光之父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塋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少世父家貲數十萬悉推諸父而自力學讀書舉進士以文章行義事真宗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二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州號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名臣由鳳翔召知諫院上表懇辭仁宗謂宰相曰人皆嗜進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一

乙

文

池獨嗜退後更戶部度支益鐵副使歲滿中書進名上曰是固辭諫官者真名節士乃擢天章閣待制以光貴贈太師溫國公初試殿庭而報母亡友匿其書公心動夜不能寢曰吾母素多疾家得無異乎行至宮門徘徊不入語友而友止以母疾告遂號慟而歸溫公以誠為入門而卒成大儒池庭訓之力也宋史有傳父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耀州富平令以池貴贈太常少卿光作相贈太子太傅雁莊敏公稱其治行士節具於張唐卿所造墓表今其石剝落不可讀但蘇文忠公撰其制詞有曰篤學力行追配前人仕道難進止於一命則其賢可知矣恨藏書不備莫稽其詳故附於此

司馬旦字伯康清直強敏由秘書省校書郎歷鄭州縣知梁山軍安州治郡有大體所施設取於適理便事在在有惠政及人以熙寧八年致仕歷官十七遷至太中大夫澹泊無欲奉養高完人不見其貴與人交以信義喜翫其魚與弟光友愛尤篤凡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一

二

文

光平昔所與論天下事且有助焉及被召門下侍
即固辭不拜且引大義語之曰生平誦堯舜之道
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退之正也光幡然許
位天下方懼光之終不出及聞皆欣然曰長者之
言也與弟光富弼文彥博諸賢為真率會衣冠偉
然所至都人聚觀之公生於丙午又與程珣諸賢
為同甲會賦詩繪像世為盛事比唐九老云宋史
有傳

宋史司馬氏源流集卷一

卷一

三

司馬光字君實生而神異不喜華靡年七歲與群兒
戲一兒墜水甕中群兒皆走公即以石擊甕水迸
兒得出公活人手段已見於童稚之時年二十中
進士甲科通判并州仁宗嘉祐六年權同判尚書
禮部言日食不滿分而兩不當賀帝從之是年知
諫院時儲嗣未立入對首言之欲選宗室為繼嗣
帝納之遂立宗實為皇子是為英宗復進三劄五
規帝皆嘉納英宗即位兩宮為左右諛構有隙京
師大雨水公極言讒賊離間之罪勸帝進孝道自
是兩宮之情漸釋治平三年加龍圖閣直學士兼

宋史司馬氏源流集卷一

卷一

四

待講神宗即位以公為翰林學士力辭不許未幾
又為御史中丞時帝欲大用公拜樞密副使王安
石呂惠卿力阻之以道不行固辭疏凡七上乃收
還詔勅為翰林學士與范祖禹劉恕黃庭堅子康
同修資治通鑑熙寧四年以公判西京留臺公上
疏力辭久之乃從其請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歸洛
自是絕口不言天下事築園號獨樂時與邵堯夫
同寓洛中人化其德有不善曰勿令司馬端明邵
先生知公退安石惠卿輩遂專用事變祖宗法天
下騷然元豐七年資治通鑑成詔公為資政殿學
士降詔獎諭哲宗立宣仁聖烈太后高氏同聽政
知天下苦新法首起公為門下侍郎公以天下為
已任變新法又進為尚書左僕射與呂公著同心
輔政民懷欣鼓舞甚於更生遼人勅其邊吏曰中
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在位九月而薨太
皇太后為之慟即日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
謚文正京師為之罷市徃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
過車及如夏葵送者如哭私親嶺南登州父老亦

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誓
宗親蒙忠清粹德之碑命學士蘇軾撰文樹諸墓
道理宗寶慶二年圖公像于昭敷崇德閣度宗咸
淳元年從祀孔子廟庭

國朝錄其後訪之夏縣無人移文於浙復其家所著
有資治通鑑傳家集稽古錄通鑑考異歷年圖通
歷百官公卿表翰林詞草註古文孝經易說註繫
辭註老子道德論註太玄經大學中庸義註揚子
文中子補傳河外諮目書儀家範續詩話遊山行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五

記警問潛虛集等書傳于世呂氏中曰天將祿人
之國必先祚其君子天將以元豐為元祐則使司
馬光獲相於初元天將使元祐為紹聖則不使司
馬光遺於數歲當是時新法已多變矣然君子
未盡用也小人未盡去也公薨於今日而黨議已
兆於明日使光尚在則君子尚有所立必無朋黨
之禍必無報復之事一身之存亡二百年治亂之
所係也

司馬里字昭遠温公再從兄也父曰沂贈尚書都官

郎中以孝謹稱喜周鄉人而自以惡衣蔬食終其
身舉進士釋褐雁籍為郡廷經畧使奏通判鄜州
州將不法里平居與之懼甚臨事正色力爭不少
假借性廉靜質直所至有惠政每罷官至京師未
嘗有所謁視審官榜久闕人所不取者乃取之終
太常少卿為人孝友居喪致哀寬厚然物而內守
勁直善為詩多為人所傳誦宋史有傳

宋史卷一百一十六

六

司馬宣字周卿温公再從兄也父曰沂贈衛尉卿為
人尚義於宗族恩尤篤贍孀婦孤兒皆獲其所族
積二十九喪一旦悉舉而葬之弟子里早狄賴浩
教以文學取進士宣以廢補官累官至駕部員外
郎初為華州司戶叅軍時獄囚負寃得直者甚衆
及以母壘去任直寃者炷香於頂臂以送之當官
公直能知小民情偽為人沉厚寬裕喜愠不形性
恬靜不自矜譽及卒聞者無不嘆惜温公撰墓銘
司馬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
過人博通群書以明經上第居母憂夕水不入口
者三日杖而後能起見者哀之温公居洛士之從

學於公者退與康語未嘗無所得塗之人見其容

止雖不識皆知其為司馬公之子也公修通鑑康

有助焉公薨執禮如母哀毀過之治喪用禮經得

遺恩悉以與族人為講官上疏陳前世治少亂多

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以勸其君及時向

學守天下大器其言切至又言孟子為書最純正

陳王道尤宜觀覽既病猶力解孟子二卷會除諫

議未受條具諸所當言以待曰得一對極言而死

無所恨矣及卒公卿以至市井之人無不哀之為

人庶蒙口不言財初立溫公神道碑帝遣使賜白

金三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吏入

京師納之乃止范祖禹為誌其墓宋史有傳

司馬富字希道旦之仲子善屬文仕為承議郎通判

陝州事

司馬宏旦之季子性剛正紹聖黨事起上書論辯得

罪謫永州終陳留令卒死於黨禍

司馬京字亢宗溫公再從子父曰謚為人謹厚孝友

自幼無子弟之過贈尚書比部郎中京以廕補官

宗遷駕部員外郎通判潞州軍事為人彊直幹敏

所至吏民稱之

馬朴字文季少育外祖范純仁家以純仁遺恩為

官父宏因黨禍死朴徒眈負樵選靖康初金人次

汴郊命朴使之虜以賢者之後待之加禮乃吐心

腹諭以亟求講解復命任事者疑不決都城陷徽

宗思朴之言以為兵部侍郎二帝將北狩又貽書

請存趙氏金人憐之挾以北去且悉取其孥趙氏

為匿其長子俾於蜀故得免建炎登極赦至燕公

私令齎詣徽宗為人所告金主憐其忠釋之徽宗

崩奉使未弁欲先請然後制服公曰為臣子聞君

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柰何遂服斬

衰朝夕哭金主亦義而不問金命為行臺左丞力

辭而止後卒于真定詔稱其忠節顯著贈兵部尚

書謚曰忠愍宋史有傳

司馬植父康卒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謂康素以

邵伯溫為可託請以伯溫為西京教授以教植伯

溫既至官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

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於世

司馬桂字才伯富之子温國公之從孫博學能文仕

至司戶參軍

司馬俊字季思温公曾孫出鎮廣州終開國伯吏部

侍郎所交皆天下名士洪邁輩樂與之遊凡温公

之書必梓行之於資治通鑑得公凡例于殘稿中

撮其要例傳於世于奪之旨大明克昌家學大有

功于文正高宗南渡扈從寓杭今為會稽山陰之

始祖云

漢水司馬氏源流集略

卷一

九

附錄

司馬恂字恂如温公十二世孫家貧竭力事母正統

九年甲子順天鄉試第一人拜官諫垣奉使高麗

節氣方勁王尊禮特異不受餽遺高麗刻其文至

今傳誦

英廟復辟極言人臣懷二心者時石亨曹吉祥勢傾

中外人趨附之公獨簡重有持及亨敗時者多獲

罪公以正直遷詹事府少詹事兼國子祭酒慎執

禮度不徇人情

上幸太學殊加禮眷卒於官追贈禮部侍郎祀鄉賢

王路州至夏拜揚

命封 王路州至夏拜揚

司馬相字邦柱温公十五世孫父公贛家貧傳經它

郡遇害客死公方弱冠痛號跣奔負屍歸葬事繼

母撫異母弟孝友終始無間正德十六年辛巳登

進士仕刑曹以

欽明李福達大獄事持法罷官歸田里杜門課子日

唯吟詠自娛足跡不至公門絕請託卻餽遺如是

者垂二十年性尤澹於聲色貨利即俸餘悉推諸

弟而自以敝衣蔬食終其身鄉評建之

司馬初字元甫相之長子父邁疾數年朝夕侍奉湯

藥未嘗少懈及卒經營喪葬備嘗艱苦且家計蕭

然食指更聚力學課徒以供母氏滯滯及贍養一

家與諸弟不分爾汝嘉靖癸丑第進士授巴陵令

常祿外毫無所染事有不便於民者墜之汲汲如

恐不及不恤一身利害丙辰久

親缺費貸舉丁巳夏卒於官竭費不足以歛諸後事

周諸富途者始給士民哀而思之性耽經史居常

原缺

陳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二

溫公十六世孫社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輯

誥勅恩命

晰曰余祖待制公而下奕世顯矣異時制勅歲
又益多散佚而見存若干卷並為先朝故物遞
傳迄今尾繁以名公駁語錄而侵梓示世守也
至

國朝 恩命亦以類附重顯揚而并見貽裕之

遠云

宋溫國文正公自宣德即授行大理評事勅

勅宣德即將作監主簿簽署武成軍節度判官廳公
事司馬光賦性奇儁臨事疆敏能勤學禁不墜家聲
自介僕藩條更歲比權從近署參屬士官恩罄所長
以裨其上可特授行大理評事依舊簽署武成軍節
度判官廳事散官如故

慶曆五年六月 十六 日

跋

司馬文正公德言功烈炳於當時垂於後世乎於
華貊貽於子孫方正學謂伊周而後惟公一人知
言哉此卷為

仁宗朝自宣德即授大理評事時制勅固後此而
為名中丞名諫議名學士以至名宰執者之權輿
也裔孫邦柱子相出以示余余嘉其起家寒素秉
正履方即今用大夫罷政里居且蕭然環堵而獨
告身圖卷種種舊物尚存笈笥非其世德作未知
所輕重惡能保有至是於乎數百載而下不墜家
聲可謂後先濟美者矣余故重有嘉焉而樂道之
匪止以同心蘭結好也

明嘉靖九年庚寅莫春初吉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江西按察司僉事奉

勅提督學校前翰林院庶吉士戶科左給事中山

陰汪應軫子宿甫書

溫國文正公自御史中丞改翰林學士勅

勅竊惟前代隆名之主曷嘗不尊禮儒術講論政理
者乎東京則開華光之筵北朝則盛露門之學逮至

有唐故事尤盛而精馬駘進道風茂馬駘承

列聖之後夙夜惟念所以立治之法思得通經蹈道

之士緝熙光明未始云獲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

御史中丞克理檢使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

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體常守正有求福不

回之操而際於史家之學能知治亂興懷之跡茲可

以增吾之明而發吾之未達也而以爾久廢風憲之

任鮮克燕見使朕不聞道術之啓中甚憮然今將故

延英之席紹甘盤之業是用還爾禁林之職復兼進

讀之選親侍帷幄日談誼訓倍朕之益豈不大哉往

祇茂恩宜體誠意可特授依前右諫議大夫克翰林

學士兼侍讀學士知制誥散官勳封賜如故

治平四年九月 二十四 日

跋

神宗即位之初御史中丞王陶劾韓忠獻公琦不

押文德殿常朝班為跋扈由此罷陶而司馬文正

公自翰林學士代為中丞公言陶罷而宰臣終不

押班則中丞不可復為矣忠獻於是押班而公始

託職其後論事切直每每如此上不能盡從之乃

託言資其經筵格沃選公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

其實不欲公居言路爾時呂正獻公公著知通進

銀臺司封還其告上命以告直付公不由銀臺正

獻因此乞罷此告是也公既還翰林被命專脩資

治通鑑以備進講先出御製序以賜之故告辭言

公深於史學述上意也予謂公之學豈但深於史

而不深於經者於此而觀其去就進退之不啻於

終身而究其德言功烈之不玷執經學如之哉時

論以史學歸於公而以經學歸於王安石神宗感

之置公於散地使專脩史置安石於政地使兼脩

經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卒以此獎天下概

公承其後而起救之幾不可為矣自有經以來學

焉而成輔相之業終於以相業配享其君以學術

從祀其師者三代以下公一人而已何其盛哉公

之後人恂由明經魁選為給事中春坊贊善寶藏

此告出以示予敬書其後而歸之

天順元年丁丑孟冬時享蘇箱日

賜進士及第奉議大夫通政司左叅議兼翰林院
侍講朱新劉定之書曰

此溫國文正公自御史中丞改翰林學士勅也考
宋史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公為御史中丞終五月
因論張方平不協物望罷還經惺是年安石始用
事而杜鵑至洛陽未幾公以論新法不合歸洛十
有五年而相相一年而卒章蔡安呂輩彈冠相慶
矣于時公備資治通鑑制詞謂深于史學帝非知
公者也而又蔽于安石卒為基禍之主惜哉

萬曆十二年甲申四月朔

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右布政使
致仕晉陽王道行書

溫國文正公自翰林學士加柱國食實封二百戶勅
勅朕紹休鴻業夙夜兢兢稽考典章祇見

郊廟以祈既施保佑生民故傳曰無所不通謂盡覆
載之有以饗于

帝詩云莫匪爾極謂因高厚之配以尊其親上下既
交通遐均霈屬茲已事宜以加褒翰林學士兼侍讀

宋史司馬溫公集卷二

卷二

五

五

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編修歷代君臣
事迹詳定封事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兼
提舉司天監公事同詳定轉對臣寮所上封章上護
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司
馬光早以儒學躋于近列諫垣憲府向多開陳經席
禁林居有謬述屬茲郊廟之事乃春侍祠之勤宇內
慶流豈後恩典遂進勳等仍衍食封懋欽承母忌
爾守可特授依前右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兼侍讀
學士知制誥加柱國食實封貳伯戶散官差遣封賜
如故

熙寧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跋

右為熙寧元年神宗南郊禮成加公柱國食實封

貳伯戶勅也蓋中書行詞門下審定尚書奉行故

勅尾署大臨公亮珪京鼎臣諸名年月誥身並歷

印文不用御璽皆與今制異制詞爾雅行草猶

有筆意出治平勅上是時執政以國用不足乞南

郊勿賜金帛下學士議公與金陵爭論理財至有

宋史司馬溫公集卷二

卷二

六

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大相抵牾有去志矣讀是勅想見其人言論風采凜凜猶昨日事子孫保之如天球河圖可也

萬曆甲申四月朔六原王道行明甫跋

溫國文正公自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勅

勅策贖之書論議所職以資良直之美用暢婉微之風我得名才允當遴選以爾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編脩歷代君臣事迹詳定封事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兼提舉

漢水月島天源流集略

卷二

七

司天監公事同詳定轉對臣寮所上封章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寶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學足以通古今之變文足以昭典冊之華執經露門視詔鑿苑而介靖之操既表儀於禁塗論議之公亦補削於時道朕惟國必有史官難其人所以謹後世之傳明四方之志載筆之命皆曰爾宜固能詳前代著作之規舉一時哀沮之法惟爾所善弗假訓言可特授依前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散官差遣勳封食寶封

賜如故

熙寧二年八月

跋

此宋神宗手勅溫國公製也攷公在英宗時約執國至泰二世如左氏體為前志以進因命續其事此神宗嗣服定公續事會也故勅中至惓惓馬神宗繼述大孝即此槩見而公守職循業用成君德非道德博聞之臣乎裔孫省元宗晦氏過而示予予讀之竊用私幸以為猶及先之也又因以仰嘆

漢水月島天源流集略

卷二

八

有宋君臣際會隆盛廢幾太上都俞之風而司馬祖孫相承之美歷千百年而如見皆人世奇絕事也書用識我

明萬曆甲申長至吉日進階朝議大夫湖廣布政

司右叅議稷山梁綱書于知止軒

溫國文正公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制勅

門下帥群臣宿道而卿方在慎取相佐王者脩政而美國莫若求人顧惟眇躬獲嗣大統儲思業業不敢忘

六聖之休注意賢賢將以總萬方之治褒進上宰敦
告外廷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上柱國河內郡開
國公食邑三千四百戶食實封壹仟貳佰戶司馬
光受材高明履道醇固智足以任天下之重學足
以知先王之言逮事

厚陵徧儀侍從之列被遇

文考擢總樞機之繁有大臣侍立之風蹈君子難進
之節方予訪落之始起應秉鈞之求調娛萬義必
先教化之意辨察百職不失禮義之中是用諮諏

深香馬氏流集卷二

九

僉言褒加異數越外左掖之路兼峻東臺之班申
衍爰田陪敦真食於殿上寅亮於天心則陰陽風
雨以之順下遂字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寧內
阜安於兆民外鎮撫於四裔蓋輔相者為之基杖
而老成者重於典刑勉行所聞以底極治可特授
依前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食
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至者施行

制可 給事中臣純仁等言

制書如右請奉

制付外施行謹言

元祐元年閏二月

日

宋開國伯偁自右奉議郎轉右承議郎勅

尚書吏部

磨勘到右奉議郎權通判嚴州軍州主管學事無

管內勸農事

賜緋魚袋司馬偁

右壺人擬轉右承議郎差遣賜如故

叅知政事臣葵

深香馬氏流集卷二

十

正

侍郎無權尚書臣景夏等言

謹件司馬偁等貳人擬官如右謹以申

聞謹奏

告右承議郎權通判嚴州軍州主管學事無管內

勸農事賜緋魚袋司馬偁計奏被

旨如右符到奉行

隆興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開國伯偁父右承議郎棋贈右朝散郎誥勅

乾道六年十一月六日

郊祀大禮赦書節文應見任文武陞朝官父母妻並
與封贈右朝奉大夫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
權刑部侍郎司馬假故父任承奉即贈右承議郎
其父擬贈右朝散郎

權侍郎兼權尚書臣大猷等言

謹擬沈文等擬封贈父母妻如右謹以中

聞謹奏

告贈右朝散郎司馬旗弟計奏被

旨如右符到奉行

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

跋

此宋乾道六年刑部侍郎司馬公假以遇郊祀恩
贈其父楨誥也其裔孫福建憲副使其子公輕持
以示寬寬開宋之南遷公從行入越故越中有司
馬氏自公始蓋歷四百年而此誥與其子孫並存
因溫國之德基于先亦公有以保其族而衍之此
憲副君之所以惓惓不能忘也
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長洲吳寬書

開國伯以右朝散郎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勅

勅右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司馬假中

戶三家之賦僅活一兵安卒五人之糧可贍一騎此

前史養兵之論亦後人計費之言悉仰給於度支寧

不傷於國力然則統之民部臨以王官庶手其宜也

以兩性有通方才無滯用以大賢之後為當世之稱

前者占蘭省之名即贊天官之武選條理甚析姦欺

不生式疇爾能可司軍賦爰以國計之重遂正版曹

之名委屬蓋優欽對母息可特授依前右朝散郎尚

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賜如故

乾道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開國伯以右朝散大夫充秘閣修撰權知廣州軍

州經略安撫都總管勅

勅右朝散大夫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臨安

府判官司馬假治人莫如嗇律貪在乎廉番禹為鎮

邈在一隅蠻琛海賫舳舻相屬古來賢守若吳隱之

之端潔宋廣平之剛方善政猶存待人而舉爾名德

之後清白有傳故家流風已足以感服况躬行其化而表率之乎更迭之制姑從所請論譔之職用寵其行遵爾祖訓宣吾教條使民知朕不忘遠之意為官擇人顧不美歟可特授依前右朝散大夫克秘閣修撰權知廣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主管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填程祐之關仍借紫候廼日却依舊服色

乾道八年八月十五日

跋

宋書

卷二

十一

自宋室南遷中原文獻半徙江右今其它氏子姓予不能知而獨司馬文正公之後代有聞人用能以經術科第世其家予司理平陽時則識今邵武公敬甫氏社於諸生中而今復識其猶子孝燕宗晦氏晰宗晦一日出家於英會圖積德贈言及誥勅數通示余作而請曰不肖晰祖温國文正公以世計凡十有七矣系籍夏縣墓祠碑碣具存迨公曾孫開國伯伋以吏部侍郎扈蹕遷會稽因家焉自是夏邑之蒸嘗無土矣先大父按察公相起

宋書

卷二

十四

家進士為比部即遠歸灑掃慨然欲卜築定居以以大缺兼法詳組弗果父巴陵公初繼登進士筮仕尋卒于官顯奕世仕進顯矣而家儲無儋石巴陵公卒之日至無以為歛世業所傳遊者惟告身數卷及圖書數策而已小子輩佩先人遺志而未倖徼一第所藉於不斬之澤匪偶也頌公賜之言以垂不朽予閱之嘆曰嗟嗟物久則敝器故則毀未有能閱世長存者斯物理大較也今去文正公之時凡幾伯載亡論本支如開國諸公能紹厥承德有聲於宋即數十世之後而猶然綿綿奕奕感傳美彰有是哉積德長久之言公蓋不我誣也藉使公以千駟萬鍾詒諸後譬之過眼煙雲倏忽聚散詎能耀當時而裕後世使五百餘年舊物與其子孫並存而無恙哉若欲不朽而先人無亦釋勅詞中所言遵爾祖訓乎而祖以誠一視躬範世以仁明武立朝格君形之規劄記之史乘昭昭也若其適追來孝永終令譽則當如持左券繼自今雖百代無改公之言不誣于前而願誣于後

邪宗晦勉乎哉。曩余聞吳越人言按察公公平。行善清作來世德。惜其未究厥施。而對揚光大之責。挈以遺之。故甫宗晦氏諸君。今敬甫宗晦砥志。飭躬動循矩矱。彬彬質有其文。天之所以與司馬氏。而司馬氏之所以奮典者。殆駸駸未艾乎。若然則謂之不朽也。亦宜而非以予言重也。宗晦勉哉。
萬曆甲申孟秋既望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奉

勅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雍丘侯于趙書於晉陽公署之養性軒

卷三

五

明祭酒司馬恂

詔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儲或天下之本。必簡賢德為之。補舉祭酒

大司成之職。教育天下英才。為致治之具。無斯二

職。非蹈履。惟慈學問。該博者。曷克以稱爾。故詹事

府少詹事。無國子監祭酒。司馬恂。早以鄉舉擢居

近侍。累遷。今職素履。弗渝。方期倚毗。之祿。何遽早

卷三

十六

惟淪謝眷。茲儒碩良。用悼嗟。茲特錫芝。誥命。贈爾

為中順大夫。職如故。尚其款服。永慰冥靈。

成化三年五月初七日

南京都察院司務司馬恂

勅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於都察院之設。司務所以稽考公文

關防出入。秩雖卑。而任則要矣。用南京都察院司

務司馬廷發身冒監權任令官歷歲滋多克勤且慎是用進爾階登仕佐郎錫之勅命以為爾榮尚益懋脩圖稱斯任庶獲後效無忝訓詞欽哉
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晰曰直恂之次子山舉人歷官工部都水司郎中

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司馬相父母

勅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朕孝奉兩宮載舉尊親之典恩加百辟肆推錫類之仁顧造訓之有徵豈襲封之可懷存亡弗異今古攸同爾司馬公鞞乃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相之父詩禮名門郡庠嘉士孝親敬長全至行以無愆尚義存仁播休風而未泯篤生偉嗣榮列憲曹揆家訓為可激發國恩之肇賁式彰餘慶未聞幽光茲特贈為承德郎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嗚呼道行具存庶流傳于不朽幽靈若在尚欽

事于無窮

勅曰教育無隆母德不殊于父龍恩並茂君心寶體手臣緣人子之至情為國家之定制顯揚彼繁激勸是闕爾張氏乃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司馬相之母儉勤無至慈孝夙全體坤道以相夫克稱遺範佐義方而訓子弗除顯榮顯播之澤猶存而風木之懷彌切爰頒源典用慰孝思茲特贈為安人庶慈靈之有知服休光于無斁

勅曰母道尊于配父豈惟鞠育之勞子心切于顯親

特重褒封之典蓋禮有緣義而也故恩必以類而

推爾謝氏乃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司馬相之繼母出自令族歸于善門順正從夫心克敦于內助勤勞視子恩實同於所生祿養方隆賢名允著煥揚綸命用示寵光茲特封為太夫人茂膺冠被之華益衍庭闈之樂

嘉靖三年六月十五日

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司馬相并妻

勅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官分六職惟刑部為特繁簡有存條在主
事為均重民命攸繫國法是則必才力之俱優
職業之能舉茲惟慎選不輕授人前刑部四川清
吏司主事司馬相家學淵深天資淳厚名甲第
列職即曹精聽斷以謹刑章曾無懈惰操持而
遵國法大著賢聲歷歲深謀功績益著源典
用示寵褒茲特進爾階承德仰錫之勅命於戲奉
公守正固為士之恒規慎始保終亦居官之要道
尚加勉懋以俟超登欽哉

勅曰人臣有勞于國朝廷必寵其家惟所寵之良
亦被褒封之命典章其在風化所關刑部四川清
吏司主事司馬相妻趙氏出自名門孝
以未先克盡蘋蘩之禮儉而率下恒致荆布之風
婦道既脩裝章宜錫渙揚綸綍式耀瑜璣茲特封
為安人用旌主閭之勞益衍其家之慶

嘉靖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司馬社母

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人子顯親之心至無已也乃制或限于父
而恩猶逮其母亦幸矣載在舊章茲有新命爾原
任福建按察司僉事司馬相妻趙氏乃刑部河南
清吏司主事司馬社之母夙稟柔儀克修順德相
夫服采則憲臬躋榮迪子成名則秋曹著望爾之
淑問為不朽已是用加贈爾為宜人祇荷廷綸未
綏家祚

萬曆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刑部
浙曰余祖按察公以

欽州大獄事褫職歸田里迨季父服官即署始
得請於

朝而復舊爵然方

重恩時尚未得請

制詞所謂限於父者為此故也

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司馬社拜

勅令一道

奉

大承運

呈帝勅曰古之聖王畫象而民不化服其慕焉今司

寇之屬威秉明刑典是刑罰以贊協中之化粵有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二

主

大賚其共承之爾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司馬社

性資端恪才識純明爰擢賴于賢科遂服官于憲

署俾精研律例參聽獄情就列之初會茲慶典是

用授爾階承德即錫之勅命於哉虞廷作士刑期

無利周室訓官碎以止碎爾尚慎乃攸司副朕德

意爾亦有淑問哉

勅曰夫錫命之典渙自大廷而從爵之章遠于中朝

良以齊體媿德有相成之義也爾刑部河南清吏

司主事司馬社妻朱氏毓秀名家作嬪詰士內含

外佐清修爾夫績學服官內德之茂微已足

用封爾為安人華膺綸綍之華尚勵積善之職

萬曆六年四月十九日

福建按察司僉事司馬初勅

勅福建按察司僉事司馬初今命爾提督官理福建

都司并行都司一十七衛所屯田子粒無管一省

水利爾于屯田事務必須督令以時耕種依期徵

納禁革放放奸弊軍民有告爭田土者就行踏勘

分斷其該管官吏旗軍及勢豪無籍之徒敢有役

占及剝削下屯軍士侵占屯田包攬屯糧拖欠不

完者悉聽爾從公追究重情懲治應拏問者究問

如律應奏請者奏來聞仍依見行事例于各該

屯所倉廩蓄積預備米石等項遇有饑荒一體賑

濟所囚囚犯或有應追入官贓罰就發所司收掌

候米穀價賤收糴入倉以備賑濟其各衛所月糧

軍需等項一應錢糧奸弊俱聽爾無常稽考責令

首領文職官經手不許本衛徑委千百戶鎮撫等

官所屬官員或有倚恃威力故相沮撓及徇私作
弊不畏公法者爾即叅奏處治水利則每年二三
月間須親詣各州縣督令治農官員各將境內
汀岸陂塘壩堰責令得利人戶以時疏濬深通務
使蓄洩有備旱涉無虞如有富豪勢要之家侵占
阻截應擊問叅奏者亦聽爾從宜區處每年終仍
備將修濬過丈尺造冊送部查考以憑陟黜爾受
茲委任允宜持廉秉公正已率下務俾屯糧充足
水利興舉斯為稱職如或奸弊不除虛應故事責
有所歸爾其慎之慎之故勅

凍水司馬氏源流集略

卷三

三二

嘉靖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凍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二

凍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三

溫公十六世孫祉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輯

碑碣紀述

浙曰待制公而前父遠難致自公而下凡四世
皆莖於凍水南原鳴條岡上今松楸翁仲森森
巖巖而砥碣豎於其次大者如蘇長公所撰書
神道碑雖為惇下輩奸黨仆磨而
御篆及龜跌尚存無恙即後人倣長公字跡而

凍水司馬氏源流集略

卷三

一

墓鑄者猶有筆意其它洎修塋紀述亦皆名公
筆也不肯間常拂刷手錄及采邑志而輯為二
卷至于修祠有記而祭章而詩咏在墓左與縣
治之祠宇中者輯為二卷皆所以存古蹟而寄
永思也

銘狀

宋天章閣待制司馬府君碑銘

龐籍

宋名臣諡
莊敏公

君諱池字和中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之後王之
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塋陝州夏縣凍水鄉高堠里

于孫因定居遂為里人馬會祖林祖政當五代叔運
不求仕達皆以氣節鄉黨嚴尊之考煇舉進士仕至
耀州富平令以府君登朝累贈太常少卿妣皇甫氏
追封安定縣太君少卿治行士節具於張唐卿所造
墓表云府君方微重默見於歸闕志度淵遠人莫窺
其際讀書研求精意不喜庸末為文根於正道不為
瑯瑤而億事度物燭見冥遠先是運兩池鹽率由蒲
坂亂實津截大陽經底柱之險路遠且惡至道中有
建白開哈山道自聞喜抵垣曲比前運減費什六七

梁書馬氏源流集卷之三

陝人無賢愚皆推服其功時府君未冠獨曰鹽利通
源諸夏前之議運者未知此道之便公利人歟有而
不知知而不為謂前人無智者乎殆有巨害於其間
耳象皆少之而不然其夏山水潰出運車泊人牛漂
流者不可勝計道遂廢衆始服焉景德二年進士及
第授河南府永寧縣主簿以清動愛民間縣宰陳中
孚傲狠人也待府君驕慢而奉之益恭不阿意以隨
其曲不求眦以彰其過人皆重之歷睦州建德益州
郫縣二尉郫民忽有訛言云戍兵將變又云群蠻已

叛富室爭產珍貨鼠匿林野人心蠢騷知辛問丘夢
松陽託它事詣府避之府君攝行縣政適在正月之
望乃命開郭門燃燈恣民游樂建中史叩頭爭之一
不聽或由是人心安訛言止考滿歸紳為能者十有
三章遷鄭州防禦判官頃之移知光州光山縣所知
交薦拜秘書省著作佐郎出監壽州安豐縣酒稅尋
徙知遂州小溪縣就除本省丞秩滿遷朝會龍圖閣
劉學士燁出知河南府兼留守司辟知司錄司事俄
拜太常博士留守通判闕後以為升數月入為群牧

梁書馬氏源流集卷之三

判官任中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出知耀州擢授利州
路轉運使進曹度支領兵部代還固求外職知鳳翔
軍府事以知諫院召懇辭不就上固知其退讓至是
益嘉之進直史館府職如故又以戶部判官召到省
改判鹽鐵勾院上滋欲進擢之以本官兼侍御史知
雜事在臺拜工部郎中賜服金紫數上疏言得失歷
三司戶部度支益缺副使景祐末以天章閣待制知
河中府道改同州歲除遷兵部郎中仍前職知杭州
後魏州晉州慶曆元年十二月癸未以疾薨於郫治

之安靖堂享年六十三先娶曹氏無子亡後娶再氏
 祕閣校理震之女封錢塘縣君才淑之懿孝睦之行
 著於閨門而稱於鄉黨焉元府君一年而逝三子且
 以蔭補將作監主簿服中政太常寺未禮即望早秀
 而天光進士高等以將作監主簿簽署平江軍節度
 判官公事旦光皆文雅風成而有清直之風是可知
 遺軌之不墜矣女一人適博陵崔毅孫二人良試將
 作監主簿富試中書省正字府君之捐貲旦光泣護
 旅觀歸於故鄉二年八月癸酉塋於涑水南原之晁
 村以從先塋二夫人拊謹按府君之為人奉身儉潔
 而臨財無吝始少卿之終俸祿餘積直錢數十萬府
 君一毫不留盡奉諸父而日以至貧居喪及佐永寧
 壘益不克身常乘驢入皆信其真素不謂矯詭安於
 靜退恬於榮利優游銓調十七年它人為之憤歎而
 處之怡然先朝以馬政入專付樞獨且許自擇
 僚得判官者其遷次不伍京府計省則出為糾
 漕運時情奔兢惟患失但密使曹待中利用與
 君無素采公論而薦辟四召命即投牒河東府

涑水司馬曹汝霖卷三

四

請不赴吉下敦遣乃行就職時曹之權跋燻灼天下
 趨比之者盡脂膏嚙之態府君端慤自守非公事
 未嘗私造已見其勢徇禍速然以交疏不克規之洎
 曹之難貶坐朋附得斥逐者十數人衆美其先見而
 免府君曰在汝聞召謂入為御史非所樂故辭苟知
 曹公舉佐群牧登即行矣自足不出一語彰曹之短
 誦言嗟痛之士夫益服其行在岐下朝廷虛諫院以
 召之府君謂諫諍之職不過二途或犯顏箴闕以盡
 臣節或吐剛養望以取貴仕是不害身則喪名烏能
 兩全之決志請讓為時所稱及在益銖歲滿宰司進
 擬適為權近所毀故上初無恩言俄曰是嘗辭群牧
 諫院者真名節士乃有天章閣之拜惟君知臣豈虛
 也哉府君生平奉上官不回曲于朋友盡規切知人
 之善面則勵之背則揚之為政大抵以正綱紀塞僥
 倖抑權豪恤孤弱為心尤不好名譽在餘抗不飾厨
 傳不樂遊宴以靜臨下而事益簡寡以公制物而政
 無私謁亦以是獲怨惡而罷去退處小郡未嘗芥滯
 於心亦不以曲直之理而思校焉初府君以孤介之

涑水司馬曹汝霖卷三

五

節無左右之助自進直太史入副綱憲以至於登內閣為侍臣實由天子特知之在光山時薦者已衆一夕夢更銓引對遙望紫宇天姿尚幼時真廟撫運既驚寤背汗洽而不敢言因默念升改之期方遠俄而代歸鈞校於天官對有日矣自以夢兆絕無遷望屬先聖遺裕思簡政以便順養今上在春宮有詔非大除拜大刑政皆皇儲決之後數日有司啓引於資善堂仰瞻睟表一如夢中豈龍德飛見必示明於冥兆也將君臣感會皆攝契於未形邪不然何神明覺諭也

卷三

六

昭晰之如是乎籍獲接府君之游舊矣始聯事於群牧後籍為戶部判官府君實本部副使遂同為待制臣故知周而契篤且先泊猶子里永惟微懿謀列金石泣書行實見求撰次籍以制兵監邊方事之劇無復樓念於文矣然以和中之知與二三子之勤請曷敢不勉銘之銘曰

禍萌惟微 見之者明 我知既效 時云弗矜
權人薦推 常心所崇 我方拒避 嚴教乃行
勢盈禍速 罪連比朋 先見之哲 推而不庸

帝求諍臣 詔來自京 懇章以辭 收命於成

嗚呼和中 懷此明識 始終險夷 莫匪清德

衆人皆進 我獨退之 衆人多回 我獨直之

直豈我名 退惟我當 誰其知之 哲君惟皇

道遐命局 鬱矣其亡 琢茲溫磬 永識端良

宋贈衛尉卿司馬府君墓表 溫公

府君諱浩於太尉公為從父兄其鄉里先世見於祖墓碣曾祖諱林祖諱政父諱炳皆不仕府君少攻詩以學完舉凡八上終不遇遂絕意不復自進於有司

卷三

七

專以治家為事為人魁岸慷慨尚義氣於宗族恩尤篤司馬氏累世同居食口衆而田園家府君竭力營

衣食以贍之均一無私孀婦孤兒皆獲其所凡數十

年始終無私毫怨言家貧祖墓迫隘尊卑長幼前後

積二十九喪父未之葬府君履行祖墓之西相地為

新墓稱家之有無一旦悉舉而葬之弟子里早孤府

君識其雋異自幼教督甚嚴其後卒以文學取進士

第仕至太常少卿所至著名迹前此鄉人導涑水以

溉田利甚博歲久岸益深峭水不能復上田日磽薄

將不足輸租府君率鄉人言縣官始請築埭於下流水乃復行田間為民用至於今賴之天聖八年四月癸巳終於家年六十三慶曆二年八月癸酉葬丙墓初娶張氏早終生女適解人南公佐公佐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再娶蘇氏先府君十年終年五十八生男宣又娶郭氏無子後府君十六年終年八十宣用太尉公蔭補郊舍齋郎累官為尚書駕部員外郎知梁山軍今致仕居家駕部君寬厚有守練習法令善為政吏民不能欺既非朝恩贈府君官至衛尉卿夫人蘇氏追封長安縣太君駕部君謂古之君子必論撰其先人之美著諸金石故命光直叙其實以表於府君之墓道時熙寧八年九月庚辰也

宋贈尚書都官郎中司馬君墓表 王安石

川人謹

君姓司馬氏諱沂陝州夏縣涑水鄉高堠里人其先出於晉安平獻王孚至征東大將軍陽始葬河東安邑後魏分安邑為夏縣遂為夏縣人自唐以來降在吠詒而君之曾祖林祖政父炳皆不仕然累世未嘗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三

九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三

九

異居故家之食口甚衆而資無以贍君幼孝謹父兄悉以家事付之能儉勤以成其家當是時田不加廣又未嘗為商賈奇羨之禁而司馬氏更富父兄皆醉飽安逸而時有餘力則及其鄉人然君遂以惡食蔬食終身其卒也以景德三年十二月丙子年三十二以祥符六年葬涑水之南原夫人同邑李氏女年二十八生男詠里及一女而寡頃之詠及女皆卒於是父母欲奪其志而舅姑亦遣夫人自誓不嫁躬執勤苦使里之四方就學姑李氏老且病卧一榻扶然後起哺然後食夫人左右侍養未嘗少失其志如是累年以至其沒既而里仕奉夫人之官夫人始別其母而思慕成疾久之乃愈里積遷至尚書都官郎中歷將數州而封君尚書都官郎中夫人封永壽縣太君年八十三以嘉祐五年九月甲寅終於京師其年十一月壬寅合葬於君之墓而君之從父弟子起居舍人光叙其事如此以來請曰願有述也以表之墓上嗚呼君所謂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而道行於妻子者歟以此而學則豈與夫標浮說而無其質者比哉夫

人之德可謂協矣雖非其家人所欲論著吾固樂為道之又况以起居之賢嘗為吾僚而有請也於是書以遺之云

希廷馬氏曰今按荆公集不載此篇豈其徙京

悼華目温公為邪黨奏路隱評議毀治鑑時而

刪之邪嗚呼險哉日是而下凡希廷馬氏等皆希廷馬氏之弟也

宋故贈尚書比部郎中司馬府君墓表 温公

兄諱懿字嘉謨陝州夏縣人其先宗支所自出見於

祖墓碣曾祖諱政祖諱珂父諱嵩皆不仕兄為人謹

厚孝於親友於兄弟自幼及長無子弟之過不幸生

二十八年以天祐四年六月辛卯終於家夫人同縣

王氏進士禹之女長男未名而天次男京生未踰歲

而兄沒夫人年尚少自誓不嫁京既長以叔祖天章

府君蔭入官為人強直幹敏所至更民稱之由是累

遷尚書駕部員外郎通判潞州軍州事贈兄官至比

部郎中享榮祿之養究二十年封福昌縣太君年七

十九以熙寧三年七月壬寅終二女長適鄉人曹中

玄早卒次適進士宋輔始兄之沒先生二年矣故於

兄之材行不能詳知然苟非兄力為善於其身而無

祿安能有遺福及其後耶兄以天聖六年三月乙巳

葬於先塋及夫人之沒以其年十月辛酉祔於兄墓

京懼歲時之久不可以莫之識也泣請於光為之表

太常少卿司馬府君墓誌銘治平三年 温公

兄諱里字昭遠曾但考諱某妣某氏祖考諱某妣某

氏考諱沂追贈光祿卿妣李氏封永壽縣太君兄舉

進士及第初命威明軍判官又調涇州觀察推官尋

監涇州酒稅改大理寺丞知猗氏縣未幾簽書保大

軍節度判官事故丞相龐公為鄜延經畧使奏兄通

判鄜州事徙知渝州歷知慶成軍解房二州解房皆

未到官徙知商州自商還京師監右廂店宅務丁永

壽大君憂服除知乾州以治平三年正月辛酉終於

州解享年六十有九系官至太常少卿兄為人孝友

居喪致哀寬厚容物而內守勁直在鄜州州長皆武

人多驕恣不法兄平巨與之燕遊笑語若無不可者

及臨公事則正色力爭必當理然後已州長雖甚怒

無知之何然知其無害已亦不深怨也在渝州止

佐曰趙寅以傲狠知暴名於世雖半位常行行視天
 意氣如公相兄始至關獄因釋寅所妄繫者近百人
 寅爭之兄一不顧既而詞禮倨慢兄亦不與之校又
 之寅寢自愧悔謝服及吏官滿法涕不忍去兄早孤
 年過三十乃仕以元周知民間情偽其為政合民心
 有悍狡為民害者刑絕以法愚弱不識理者徐為諭
 解往往曉寤欣悅訟而去故所至民愛慕去之又
 猶思詠不已然其亦上官無過分之禮每罷官入京
 師多閉戶家居未嘗及權貴之門視審官缺員榜於
 壁人久不取者輒受以去惟掌店宅時留京師凡再
 期自餘率不過數月已去矣以是獨所治之民知其
 才藝之美而朝廷終無從知之他人或仕宦絕在兄
 後或才能出兄下遠甚以熟於時態往往取顯官兄
 處之晏然俱若不見聞者常曰吾幸以寒士積官至
 二千石自足已矣尚何求於人哉司馬氏同居累世
 宗族甚大兄為之長凡二十餘年能一施以恩無親
 疎賢不肖之間故人人無怨善為詩多為人傳誦夫
 人同郡魏氏封其縣君故處上贈著作郎野之女處

漢書卷之九

十三

士名重於真宗朝列傳在國史夫人先九十八年終
 於渝州享年若干子男二人雍太廟室長膺試將作
 監主簿女三人長適內殿承制雷周祐次適馮翊縣
 尉王淳早卒次適郊社齋即崔頴兄終之歲某月某
 甲子與夫人合葬於先墓先以葬日之迫不暇請於
 他人故忍泣叙而銘之其後兄二十一歲而生加之
 今從宦四方於兄治行不能得其詳姑錄其所知者
 以傳永久不敢以一言私也銘曰
 壽雖未高不為天官雖未顯不為卑德之和為泰
 所慕政之便為民所知仕不苟進考於道無虧
 今何恨兮生者同悲嗚呼哀哉
 駕部員外郎司馬府君墓誌銘 無年九 溫公
 兄諱宣字周卿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皆不仕父諱
 浩以通毛詩屢應州舉召升禮部及兄登朝 贈衛
 尉鄰母某氏封其縣太君司馬氏累世聚居 口
 不減數十衛尉府君為之長兄年十六衛尉 即
 委之衣食均贍宗族無間言衛尉得以優游 適
 餘年而終兄用從父太尉府君蔭補郊社齋 即

漢書卷之九

十三

以家事非兄不能辦未聽從宦後數年乃調達州通
川尉州有宣漢鹽井距州十餘里唯一谿僅通小舟
可以往來守井吏恃其險遠大為姦利州遣兄往按
之因為區處利害凡再往返遂革其弊考滿除華州
司理叅軍州將驕貴數用私欲抗公法兄執不聽有
幕僚性剛戾自將以下皆惡之其文致其罪伴兄鞠
之幕僚復上書訟州官符獲罪唯兄不染於辭人以
是益知其公平有驍騎十餘卒犯罪誅亡去監押捕
獲之誣云共圖不執欲殺之以求功賞州官信之謂

東坡先生集卷三

十四

兄必考掠取服兄不從擬實鞠之皆止杖罪餘囚負
冤得直者甚衆既而遭繼母郭氏憂去官直究者或
炷香於頂臂以送之服除授解州聞喜尉用薦者遷
大理寺丞知河中府衙氏縣從閩州新井縣通判鄆
均二州先是房州竹山有金谿出金甚多山谷窮僻
人跡罕至豪族專其利監司欲命置場市之皆憚其
險辭不行時兄年已踰六十番曰利其祿而避其勞
可乎遂往躋攀崖岷為之經畫條目使公私俱利仍
每月一按行凡歲餘乃還均州秩滿徙知梁山軍累

官駕部員外郎年而七十體力尚壯即求致仕詔補
于廣郊社齋即廣為就州盧氏主簿迎兄之官以熙
寧八年十二月戊子制恭得病已丑終於官舍年七
十有三兄為人沈厚寬裕不形於外少時家貧
有衣一疋夜遺火比家人竟狼狽救之苧衣已盡兄
獨卧不起家人尤之曰燒衣蕩盡何心尚安卧耶兄
曰衣已燒矣起視何益轉枕復寢人皆服其度量于
孫僕役有過徐訓諭之不輕罵辱然當官公直能知
小民情偽吏不敢以私毫欺也雖練習律令而不為
峭刻斷獄必求厭人心摧抑疆猾扶衛愚弱所治職
事皆有方畧或素號繁劇者兄處之有餘暇氣色不
動而衆務脩舉廷中未嘗寂無人聲其下皆畏而愛
之兄猶見思從事三十餘年未嘗有過然性恬靜不
自矜譽故人知之者亦鮮無所超越循常調終身兄
亦不憾也其奉養儉素自為布衣至二千石飲啜服
用未嘗少異與鄉人居和易簡靜故沒之日聞者無
不嘆息先娶鈕氏早終再娶張氏解州助教震之女
柔靜慈良宜於族姻封清河縣君治平四年終於鄉

東坡先生集卷三

十五

州年五十八歲男四人曰齊曰庭曰廣曰旁庭號州
號略尉女四人長適解人樊景讓次適陝人張安仁
次二人未嫁皆早夭齊等以熙寧九年二月壬寅奉
兄及嫂之喪葬於夏川鄉先塋之西南光以期日之
迫不暇請於時之賢士大夫自為之銘曰

廓然有容頽然無爭所莅之政不煩而成去久而
人益思無求而人莫知年五歸休始終無虧

司馬溫公行狀

蘇軾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

卷三

十六

仕

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
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
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氏贈溫國太
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
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
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
平府君始舉進士沒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
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
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號晉六州以清

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

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

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年十五書

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

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補受郊社齋即再奏將作監

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政奉禮即以天章公在杭

蘇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至丁

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

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直講遷

卷三

十七

仕

本寺丞故相雁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奇
之及是為樞密副使薦公乃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
禮院中官奏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
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縷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
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
鹵簿其為繁縷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
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
改謚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
理廳籍為鄆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如

已為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
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
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積糞食其地備寬
麟州為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為畫五策宜因州中
舊兵益禁兵二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
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
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
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
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

漢書卷之九

卷三

一

七

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示為戰備遇敵死之
議者歸罪于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關三上書乞
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
既没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弟時人兩賢之改
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
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偽不
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為瑞若偽為遠夷笑
顧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
判句院權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

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
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
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皆不
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為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
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曾以為不當收公言轍
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
收時宰相亦以為當黜事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
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為
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

漢書卷之九

卷三

十九

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
不宜數御上皆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
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
時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
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
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
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上其一留中其二
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立則已言一出豈可
復反願公以死爭之于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為諫官

後上疏且而言臣昔為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
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然不言雖執政奏事者肯
而已聞公言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繼嗣者乎
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
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
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
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
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
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不復言後
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襄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
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
監察公從容謂洙曰君與司馬君實喜君實近建言
立嗣事恨不以此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
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爾時嘉祐
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而言臣向者進說
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竅無所聞此必有小
人言陛下春秋非盛子孫也千億何處為此不祥之
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授立其所厚善者爾

卷三

二

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于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
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
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
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
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主判宗正寺固辭不
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
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貫之富至三
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
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
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
當徒及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
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充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
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為兗王翊善有過必諫
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
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爾太宗怒曰王年
少不知為此諧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
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
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為法公

卷三

三

主事夫以獻穆為法已而公主不安于李氏詔瑞出
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璋母楊歸其兄璋散遣其
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璋尚主今乃母
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
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
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
力舜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
知諫院上疏言經畧安撫使以便軍從事出於兵興
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

宋史李氏傳卷三

三十一

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
政至於胥史謹諱而逐御史中丞輩官悖慢而退宰
相衛士凶逸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晉三司使
而法官以為非犯階級于用法有疑其餘有一夫流
言於道路而為之變法惟恩者多矣皆凌遲之漸不
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
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
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
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

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帝庶人如
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
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
不當與后同表慈引却慎夫人坐正為此爾天聖親
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
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肯上
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
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
大政大臣忠厚如玉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

宋史章獻明肅太后傳卷三

三十一

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詭譎如
羅崇勳者當速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
帝為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
得天下自以為元帝後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
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
非之願以為戒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五百餘萬
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
典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
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

其舅氏義不藏于家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
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
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
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為不可當直下合同
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疏奏太后以防矯
偽曹佺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佺無功而得使相陛
下以慰母心爾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遷政為功則
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鄙知任守忠等
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
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
覆革面交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
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為節度副使斬州安置天下快
之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
康定慶曆間籍陝西民為鄉弓手已而刺為保捷指
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
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遊之人不
能復反南畝強者為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
今義勇何以異此草六上不從已罷諫官不許王廣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三

五

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為
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即帝位待綰有
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為三司使掌州之錢穀世宗
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
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
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
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
公獨奮筆立議曰為之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
觀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
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教吏
以公手藁為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訥訥御史呂誨傳
免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
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
祭而廷州指揮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
者訴於朝廷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
邊殺略吏士趙滋為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
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
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為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三

五

五

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傲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遣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為法而以中祐為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責舉神宗即位首權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為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為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三

子六

可復為臣頭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嘗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寄資食其廩給非祖宗大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為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為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請事中正而廊延鈴轄吳舜臣遺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權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諂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三

子七

史 84-105

不可不察詔用官即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為閣門
祇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
右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
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廝役為之英宗山陵公為
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參百兩三上章鋒從之邊
吏上言西戎步將崑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
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
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
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
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
尚多還北不可入京不之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
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候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種
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
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
傷而不死者吏疑問承知州事許遵獻之有司當
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
免所囚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
之安石是遵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

宋史高氏傳卷三

卷三

三

謀為所因與殺為二則故與殺亦可為二邪自宰相
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
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先帝
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
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為深耻
於是群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
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為大
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
悅手詔次公非卿朕不聞此言著為祭詞使中外曉
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
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
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
未可也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
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
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來辭賜饌時議
以為褒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闕用不足非
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褒辭祿猶賢於持祿因位者國
用不足其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

宋史高氏傳卷三

卷三

三

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兩澤夏涉則秒旱不加賦而上用不足，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洪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為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土堤，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致出御河，胡蘆河下流以紓恩蘊深澗。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復諭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

安石始為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遞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為公真宰相。雖田夫野老皆號公為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邇茲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爾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

也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邪
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
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為世輕世
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
更造也大家而更造非得其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
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頽陞
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
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
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
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先為侍從何
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
曰相與論是非爾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
徙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輿朝訥
訥何也王珪曰臣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
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
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饑
寒流離况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
與之不願不擾也公曰愚民知收債之利不知還債

之害非獨縣官不擾富民亦不擾也臣聞作法於涼
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五
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六錢民樂與官為市其
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
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
為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
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
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
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
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
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
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
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先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
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
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周攸兼于庶言庶獄
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
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
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

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
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
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
以他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
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
則以書喻安石三往返開喻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
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今當路
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詭諛之人於今誠有
順達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

東坡全集卷之三

手也

第一

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
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
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
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
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
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
勇募間里惡少為奇兵調民為乾糧餼餒雖內郡不
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追兵就糧長安河中
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

事而未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餼飯昔常造
後無用腐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與臣
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
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
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
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
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先病民也宜先
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
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濕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

東坡全集卷之三

手也

第五

表大略如六事加詳盡感慨親書紙封置卧內且死
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
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政太中
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赴闕陪衛士見公入
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
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惧會放
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
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聞聞愁苦
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

群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
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
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
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
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
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
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
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
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
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
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
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城皇城內覘者止御前
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
刻暴飲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
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
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
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
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

卷三

三六

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單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
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
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
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繼者某之爭
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
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
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
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
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日夜引
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
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
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
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
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
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益鐵椎酷均輸等法
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
方之人德宗左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宮市五坊
小兒暴橫益缺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

卷三

三七

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既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選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益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手九

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言，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

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為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為便，用兵為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畧等為十科求天下遺才，命文臣陸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手九

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為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母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糶法以歲上中下熟為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糶，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則不及下等而不糶。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已以聽。公公知無不為，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

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于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祿以一品禮服賜銀三千兩絹四千疋賜龍腦水銀以欽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鐵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浴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啻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

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註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註繫辭二卷註老子道德論二卷集註太玄經八卷太學中庸義各一卷集註楊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十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况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邠劉恕范祖禹為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親為製叙賜名資治通鑑詔通英讀其書賜額即

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夫人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植皆承奉即公歷事四朝皆為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為政之日

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軼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為諱故錄其大者為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

司馬文正公墓誌銘

蜀公范鎮

公諱光字君實自兒時稟然如成人既沒其家得

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當世要務以上其志全文悉

司馬公行狀雖剛出狀所託公論交此頁與默蘇
板來直言及經略安撫使便宜從事非承世法充
董氏流離并令典并言太皇太后有所取用當如上
所取西或遣使致祭諸臣生事及言用官印者直非

平日法等六七事外皆行狀全文妙不
復載錄獨錄范公所序而錄之文云翰林學士蘇軾狀公如此蓋直記其事且鎮所目擊足以示後世者鎮與公出處交游四十餘年如一日公之所以在家如在朝也事必稽古而行之動容周旋無不在禮嘗自號為迂叟而親為隸書以抵鎮曰迂叟之事親無以逾人能不欺而已矣事君亦然今觀公得志澤加於民天下所以期公者豈止不欺而已哉且約鎮生而互為之傳後死者當作銘公則為鎮傳矣鎮未及為而公薨嗚呼鎮老矣不意為公銘也銘曰

於穆安平 有魏忠臣 更六百年 有其元孫

元孫溫公 前人是似 率其誠心 以佐

天子 天子聖明 四世一心 有從有違

咸卒用公 公之顯用 自我 神考

命于西樞 曰予耆老 公言如經 其或不然

帝獨賢公 歌使並存 公退如避 歸居洛師

帝徐思之 既克知之 知而不以 以遺聖子

惟我 聖子 協德 神母

人事盡矣 天命順矣 如川之迴 如水之開

戎躡其機	豈人也哉	公亦不知	曰是惟天
二聖臨我	如山如淵	公惟相之	亦何所為
惟天是因	惟民先師	事既粗定	公亦不留
龍萊蟬冠	歸于其丘	公之在朝	布衣脫粟
惟其為善	惟日不足	立既不有	死亦何失
四方頌之	豈惟茲石		
初蜀公所作銘詩云			
天生斯民	乃作之君	石不獨治	爰昇之臣
有忠有邪	有正有傾	天意若曰	待時而生
皇皇我宋	神器之重	卜年萬億	海內一統
而熙寧初	姦小搖縱	以朋以比	以閉以壅
乃于黎民	誕為愚弄	人不聊生	天下詢詢
險設儉狷	唱和雷同	謂天不足畏	謂眾不足從
謂	祖宗不足法	而敢為	誕謾不恭
赫赫	神宗	洞察于中	乃竄乃片
遠佞投凶	誅鉅蠹毒	方復任公	奮弃萬國
未克厥終	二聖繼承	謨謨輔佐	乃曰斯時
非公不可	召公洛京	虛心至誠	公至京師

朝訪夕諮	公既在位	中外咸喜	信在言前
拭目可觀	日親萬機	勤勞百為	盡瘁憂國
夢寐以之	曾未幾日	後溺振渴	事無巨細
悉究本末	利興害除	賞信罰必	曰賢不肖
若別黑白	者哲俊又	野迄無遺	元惡大憝
去之不疑	無有遠遺	風從響應	載考載稽
名實相稱	天胡不仁	喪吾良臣	天實不恕
喪吾良輔	嗚呼公乎	而不留乎	山岳可拔也
公之意氣	堅不可奪也	江海可竭也	公之正論
浚不可遏也	嗚呼公兮	時既得矣	道亦行矣
志亦伸矣	而壽止於斯	哀哉哀哉	
蘇文忠當書石謂司馬公	休云軼不辭書此恐非		
三家之福遂易今銘			
忠清粹德之碑			
蘇軾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	揆時叙民安其主風俗		
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	易德務為忠厚人皆自		
重耻言人過中國無事四	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		
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	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		

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
人數十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
去而西寇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求降黃河始決曹
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
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
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
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
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
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
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
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
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
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
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
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士
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
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然如屈原之在放逐

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
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
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奸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
之者莫不欽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
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
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口寄謝司馬丞
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益千餘里
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
得行衛士見公擊蹠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惧而歸洛
遷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
居而遼人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
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
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
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
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益數萬人而嶺
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
哀炷薪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
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

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
唯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
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吝或以千
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
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
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
於此矣而况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
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一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
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
大將軍陽始基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
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
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
傅考諱池實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
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再
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
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

卷三

字九

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
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為民患
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
又論濮安懿王當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
義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
隄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
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
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後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
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
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
受命乃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
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土即位
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即遷正議大夫遂拜
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
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
法竅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釋守令監司以養
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
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

卷三

字九

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較視朝贈太師溫國公祿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即以元祐三年五月辛酉葬于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昆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益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方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川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為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愛諄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為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退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

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卿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為臺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也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心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事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之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	子惠我	孰堪顧天	惟聖與仁
聖子受命	如克之	神母詔之	匪亟匪徐
聖神無心	孰左右之	民自擇相	我與授之
其相惟何	太師溫公	公來自西	一馬二童
萬人環之	如渴赴泉	孰不見公	莫如我先
二聖忘已	惟公是式	公亦無我	惟民是度
民曰樂哉	既相司馬	爾賈于途	我耕于野

士曰時哉 既用君實 我後子先 時不可失
 公如麟鳳 不驚不搏 羽毛畢朝 雄狡率服
 為政一年 疾病半之 功則多矣 百年之思
 知公于異 識公于微 匪公之思 神考是懷
 天子萬年 四夷來同 薦于清廟 神考之功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畧卷三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畧卷三

五十一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畧卷四

溫公十六世孫校梓

十七世孫銜編輯

記狀

修故丞相太師溫國公墳記 司馬富且之子

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尚書左僕射司馬公薨於位
 翌日上遣使詔其孤康曰余之黨臣盡瘁國事以損
 厥壽朕甚愍焉其從官堯以報其力康稽顙泣血而
 辭曰陛下之先臣實有儉德平生髮勒子孫以薄莖
 自為終制書尚存也今朝廷之制成大崇廣上費縣
 官下勞民力俱非先臣之本志也臣敢固辭又明日
 上復遣使諭指曰若爾何以報為臣之忠且勸者予
 自答乃父此非乃所得辭也上復諭諸大臣今晚以
 不可辭之指康對曰臣奉先人之訓不敢不以聞先
 臣之志若此陛下以君命奪之無不可者敢不惟陛
 下之令於是詔尚書戶部侍郎趙瞻入內侍省押
 班馮宗道護公喪歸陝州夏縣里第先喪未發命入
 內侍省供奉官李永言公從姪開封縣尉庭陝太

史禮直官乘驛詣涑川先塋相地。宅於是以十月甲午掘墳發陝解蒲華四州卒穿土復遷上方百工為塋具十一月復命富提舉之十二月丙戌塋成其制築垣四方方九十步四隅為甃墩墩高六尺南出為麟門門方丈有二尺二表施闕闕塚垣施屋四方方三十有一步崇一丈四隅為闕闕為樓三級而實之南出為關門門方一丈為屋一區內設屏外施石人羊虎望柱各二挾門為闕闕為樓制如四隅其西南隅則公塚也高丈有八尺甃墻廣丈有二尺縱丈有五尺上為蓋蓋周施丹繪石室深五尺有五寸廣九尺縱丈有一尺凡用一萬八千九百三十三工蓋比初計減九千九百三十八工按舊制甃墻為石門中為儀櫛內供奉李君初蒞事則謂康曰敕葬之制雖有舊章其未安者小損益之可也竊惟丞相之志好實用而惡虛飾彼石門難得儀櫛華靡為費甚大是二物者足以當其餘百數十品矣而實於塋無用也或能省之可以減縣官之費十五六而民不病若何康對曰唯於是易石門以栢而撤儀櫛不用不給

時而功就民無病者李君善撫士卒邨其飢寒而知其勞苦故自經始至於竣事無一人茅而死者則其能可知矣於是後也富實與摠莅惟叔父之忠而勤事聖主之仁而報功歎息感泣不能自已又使者將命敏而從宜費少而民安工省而事集上足以副聖君優賢邨民之志下足以慰忠臣好儉愛物之心不可以莫之紀也於是為記

修忠清粹德碑樓記

司馬桂 官之子

丞相司馬公既塋之明年天子勅翰林學士蘇公撰公碑碑之文論次大節元勳而銘之上親為篆字以表其旨曰忠清粹德之碑且命內侍李永言從孫桂督將作百工調卒募夫起樓於墓之東南以居焉永言桂既受命即裁省浮華損約制度使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凡七月而畢事其土木金石圻墁丹雘之工總會一萬六千有奇而所損之數稱是樓之大制基極相距凡四丈有五尺上為四門門二牖下為二門門一城複閣周於碑迴廊環於閣繚垣四起為之蔽衛此其大畧也至於連甃採楹從廣延袤之詳則臣

氏存焉竊字念本朝元老之勲德既如彼而天子之
棄恤又如此不可蔑而無聞也嘗思發明朝廷之意
而揄揚君相之美刻石紀實使天下後世恍然知之
蓋亦不敢徒為有司之文具而已伏觀前古致治之
際無踰於三代之盛非獨君之聖也臣知盡其忠非
獨臣之賢也君能致其禮上致禮以使下下盡忠以
報上故當時太平有不足致而後世高仰若不可及
也昔之大臣有左右弼亮之勞許謨獻納之勤者天
子既錄之於其生又錄之於其死是以藏名于盟府
配饗于宗廟紀於旂常勒於鐘鼎使與日月並垂金
石不泯其為記功可謂至矣雖然又不若巨碑偉字
陳列茂績靡然立於墓道之前使千載而下知堯舜
之君有稷禹之臣觀其文如覩其人思其人如生其
世遐想高慕而不可見則歎吁歎息而不自勝非獨
薦紳之士能講論談述於上而閭閻之民亦將謳歌
吟頌於下其踰於古顧不多哉嗚呼後之視今且復
如是况適當其時而親目其事者安得而默也

重立司馬溫公神道碑記

王廷直

溫公神道碑記
王廷直撰

司馬溫公於有宋熙寧間致君澤民成八行已文華
政事豐功碩德炳炳烺烺著於天下祭於萬國見於
當年昭於後世前賢述之倘矣固不待廷在言而後
知也公薨於元祐之初歸附先隴神道一碑素詔撰
駕者實學士院承旨眉山蘇公也迨至紹聖間遭奸
諛之譖想蔽主上之聰明以公之筆為兩黨之什其
碑而磨其文延及靖康君有念之乃復全官立欲再
立碑而未暇迄今五十餘年埋之深土毀壞不
傳於世甚可傷悲然天眷有德恐後世之弗
杏樹一株於碑座龜趺之側蟠枝蟠屈周映之園春
花籠以錦帳夏實絡以金縷異怪羞其秋陰之寸蒼
虬統讓彼冬枝之屈曲異於天下之怪木雖童二之
有不能傳繪落筆於其間者噫碑座之龜魚杏所
護惜覆密如此之怪蓋神物守持要後世駭去龜之
殊而問碑所存之自也廷直自皇統戊辰秋八月行
今夏蓋下車之初首謁墳所酌酒屬文而弔之問諸
守墳僧曰珍具道始末因仰天而嘔隨風灑淚拂其
泥塗無字而嘆曰斯文不泯豈何以洗士民之

汚斯碑不再立何以樹人鬼之泣歸而謀諸僧訪尋
 舊本乃於公魯任二孫曰作曰通家得之因募邑恩
 備法洪準闔邑僧院各出羨餘共成雜事命工刊模
 破扶其碑工者白其墳僧曰審其碑面穴際已不可
 踰磨轉祝陰則斜裂破碎間實以上分而為二決不
 可立想見初卜碑時為無知輩白龜而上推撲所
 致而然也故再別尋石於諸山倉卒之際定不能致
 然亦自即無初立碑朝廷之大力也數日深思而無謀
 於族侄孫曰倚者與僧匠見白曰不若橫碑作小段
 而橫立之則可知斯則龜杳不拔俾後人之知其異
 愚議之九月餘不能決將以候乃作乃通之來而訂
 論之則二子方肩暑毒焚舟決戰取應於雲燕之間
 而未回適有衆僧之力仍偶廷立在任浩然有立碑
 之興一鼓作氣不至再三而衰竭誠技機之會間不
 容總之時也因改碑而為四額一跌一共成六石使
 後之人摸而合為一亦可分而為六圖亦可於是
 孤群議斷而行之使公家子弟口顯族或後來
 長有特達之義問山選石磨鉅碑而載刻於初龜

卷四

七

之上則其本尚在可以重興廷直不能無待於後來
 也嗚呼天之將喪斯文也使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
 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初毀公之德而仆之者今則其
 柰碑何天之相之厥有自我已而詢之僧曰其碑模
 列將何所立乎圓珍曰首作禮而公之墳焚香正色
 誓而告廷直曰當出私帑於墳院法堂之後特設一
 堂中設公像周圍置龕以立之一以報溫公之恩
 遇一以報祖師之傳法一以報信友協助之賜一以
 報縣令勸成之力專置巨碑號曰溫公神道碑堂乃
 圓珍之用心也廷直以其志喜其言乃命筆而直書
 之以垂不朽

脩復宋相文正公國公司馬先生碑祠記
口掛明正德戊辰扶元禮部侍
即陝西高陵人謚文簡

御史朱君士光巡鹽河東至則先適夏縣鳴條岡之
 凍水鄉教謁溫公之墓及其世塚拜於祠下祠二一
 祀公之父待制池暨公一祀公之子右正言康祠皆
 卑隘其前又障以僧寺士光弗是也乃遷
 詔例命夏令榮察陽建其祠為一字正堂三穩撤東

卷四

七

舊祠附以材作兩廡廡皆三穗廡南作應門扁曰崇賢欲且毀僧寺焉乃曰司馬氏之後既南遷存此猶可以葺香火則止斷寺燬之北橋川殿門除又闢路於寺西墉外為先門扁曰仰德改西祠為士夫謁憩之所扁曰誠一堂自門而堂東轉而祠皆有垣墻始不混於佛室也又與共鄉前刑科都給事中馬君騏考求其家世應祀者於是坐待制於祠中南向坐公兄大中大夫旦於東階下西面坐公於西墉下東面通突坐正言於旦之下坐公之猶孫兵部侍郎忠潔公朴於公之下通與八子祖孫萃於有廟亦推公之意也士先又以哲宗為象公忠清粹德碑頌其文為蘇學士于瞻所撰紹聖崇寧間遭姦人章惇蔡卞輩踣擊崩裂後惟原狀形崇及九尺委於草莽間乃命訪石於絳之稷山獲奇珉焉紫潤堅鏗聳且成長溢二丈厚二尺有五寸闊三其厚有七寸百牛所難移也又自稷遠發二百餘里中復阻汾澗乃微解州判官年景孝絳州判官戴觀遷冬深木刈塗凍河殺衰隙客棧停積又可憐渠乃濟遂集哲宗手篆於額

東坡志林卷四

八

重登蘇子之文於碑以豎于原跌之上復作亭以居之亭四柱柱高三丈有五尺四面皆橫椽而洞虛懸達不遜司馬桂之碑樓也功始去年秋七月凡五月而告成財取諸官幣之羨力用諸懷德之民今年三月山西叅政予友秦世觀寓書於冊以述美而士光并以其詳問記夫士光予同年之傑也素志溫公之為人當其脩復碑祠固所樂耳夫溫公政績其闕史文章具傳家集著述具通鑑通志稽古錄諸書忠清粹德具哲宗之手筆而其感人心動天地本諸至誠惟一者又已具於蘇子之碑茲固萬世誦之不磨者也夫感天人者其效也無誠一者其本也於其間利用之德尤可述焉公普論治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且曰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於是嗟乎公惟仁也視百姓如一體是故新法病民即辭樞密義勇遺害即犯宰相救災節用即捐常金甚至身羸食少而以死生委命病革愛語而於朝廷未忘四患未除而於死不瞑目此其心蓋克於擊甕救兇之初雖夫並生之域亦可近也公惟明也辯忠邪利害如水

東坡志林卷四

九

鑑是故不受名山料諒祚之難制議耕窳野計河東
之省輸諫賀日食意四方之必見甚至攻斥變法雖
惠卿亦沮論覆王氏雖安石不知志緩速夏雖趙滋
高宜必劾此其材蓋充於幼了大義之時雖夫無事
之智亦可企也公惟武也見義如昔欲好善如飲食
是故濮王之議不避帝親宗實之建不懼帝詔充媛
夏練交允言莖謚之論不畏帝寵甚至罷曹价之使
相黜任守忠之交構劾工廣淵劉居簡之私結寄資
此其志蓋得於警枕力學之中雖夫矯裁之強亦可
以庶幾也是故誠一由茲而暢發天人於是而協應
然則士光修復碑祠所謂民懷懿德雖勞不怨吏重
風教雖費不吝者不其然乎且公之初薨也天下盡
像以祀哲宗命治墳壙發陝解蒲華四州之卒計工
一萬八千九百有奇至遷高方百工為莖具若是其
盛也自是之後博并且欲毀塚其祠之廢可知元大
德間張式始祠公於學左延祐間李崇祖始捏塑為
像然至今祠始為備矣宋碑既被博并踏擊文久不
傳至金皇統間王廷五謁墓見杏生龜趺之側虬枝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天

蟠屈周蔭交護如帷如蓋廷直乃因跌索碑得諸
土因裂四分并其額跌共成六石而以問山選石載
刻于初龜之上俟諸方來然則今茲之舉有以復五
百年之墜典振千萬世之公道矣或曰杏者幸也幸
有一跌之存因以得其完碑將非天乎聞士九又走
使索字人於陝西舊傳云氏子孫猶有在長安者不
知亦能鐵筆否若并索之彼必奮然鐫口是安民之
後某也亦可以慰乃祖矣嗚呼姦黨碑今安在哉公
之勲爵名字籍譜詳在蘇碑士光名寔昌江西高安
人正德戊辰進士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天

司馬故里坊牌記

朱寔昌

明進士監察御史高安人

予既修復溫國司馬文正先生墓祠及其忠清粹德
碑事竣巡按王君士英清戎張君伯含皆按部至乃
同謁于祠下并周覽其山川而問俗焉知其地至今
猶稱為司馬里王君顧曰餘慶禪院猶與祠墓并列
而三而院門殿貌猶雄不夫厥宅里樹之風聲則過
者將無所瞻仰伯含曰是在士光子於是遂以二君
之意乃檄運司判官高遷爰令崇察取蒲州官木四

棟作柱鳩工集材建坊牌一座於仰德門之前扁曰
 司馬故里蓋寺之東而作牌門實據鳴條岡之勝士
 英曰茲可名鳴條發秀矣西面亦為門于墓塋之盡
 涑水望而環焉伯含曰是非涑水鍾靈乎乃各登其
 額而以橫垣屬于中之大坊偉然鄙官人不知有佛
 室矣二君命記之且以天同心之誓予曰文正先生
 家世行實其在國史其遺德文章皆於天下聞於夷
 狄頌於當時傳於後世誠一之功宋東坡蘇公已具
 述之仁明武致用之德呂太史江野年兄詳矣是皆
 百世不磨者也予復何言然惟先生有言佛氏微言
 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今餘慶禪院乃得依其祠
 某縣志謂公之初意予則以為非信筆也且無他據
 意者子孫既遷懷德之民以此葺香火耳否則託名
 賜額以幸存未可知也予又聞司馬子孫遷山陰者
 最為蕃昌文獻不絕景泰初十一世孫竹得請于
 朝始祀公於其縣成化十二年十三世孫球來居夏
 縣修奉祠事未幾南遷其亦以其先世里第為禪院
 所據無所於居乎予三人者是樂也蓋有得於先

生不喜釋老之心焉與時山陰之族有崇德象賢樓
 水木本源之念如採者復來歸焉則賢有司當以他
 廢寺廢禪院僧佛而盡還司馬氏之故物則王君所
 謂表宅里而樹風聲者於是乎可徵矣况人其人靈
 其居韓子亦有名言乎雖然予雖有感焉東坡野
 之心貫萬世而一者也方金皇統元大德間漢
 讎敵去先生未遠而張式王廷直乃能祠公立石至
 我
 皇明列聖天覆地載之恩於古聖賢祠墓世加修葺
 敦以 詔旨而表章之實乃有待於今茲之舉則所
 望於賢有司者亦豈可必乎坊之立月日與碑同是
 為記
 重脩獨樂園記
 王毅 明祥符人
翰林侍講
 此司馬文正公獨樂園故址云公昔此園在洛中洛
 人士以為名勝乃夏之涑水里復有此豈其潛以龍
 修築茲別墅初自家食時已有之故上人相傳猶能
 指點其處也園以樂名必有取爾矣古言樂在其中
 自仲尼始至晉回賢則又曰不改其樂公之友賢師

聖宜無加孔顏者樂之取義其諸本乎在中不改之云乎或曰獨樂不若與人逃人忘世樂奚以獨無乃後竿執往决渠操斧人將病且勞而公獨嗜以也曰是不然孔顏惟貧賤斯言樂公在家食正其時殆亦能樂其樂獨俗諸中非人所待與知亦不以此樂告人焉若夫天真至趣隨寓皆得託物寄形無入不可園可得而獨專乎哉樂園之獨蓋養夫用世之同推以及物公不獨潔而逃人也夷考其樂以天下相業足徵否則婦人孺子焉知君實相公之來都

宋水司馬馬文正公祠墓重立忠精

卷四

人何慶天乎人乎竟不獲畢見此樂於世者何哉園至宋末猶無恙歷金迄元屢遭兵燹遺址雖存中則蕩沒如鬚矣邑侯鍾君素馳景慕乃今宰公鄉邑拜瞻闕里詞求園位覆以祠屋維厥時蓋已具來百廢復此義起焉爾即以覬俟樂善何已他日宦業所就不有大可樂如公者耶工始於嘉靖庚寅秋明年春和遂以落成體公儉素不以泰侈焉累此樂也侯公恕字近道河南南陽人舊與教同鄉舉

脩復宋大師溫國司馬文正公祠墓重立忠精

粹德碑狀

馬騏 夏縣人

宋大師溫國文正公姓司馬諱光字君實家世行實具載國史及行狀茲可畧其道德文章著於天下聞於夷狄頌於當時傳於後世史臣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近世方正學謂伊周以來惟公一人信知言哉自宋迄今從祀

先聖廟庭况桑梓之墟乎公元祐初拜相在位九月而薨葬之明年哲宗命蘇文忠公撰其阼碑論次元勳大節而書之親為篆其額曰忠清粹德之碑初公為門下侍郎援故事請於朝建寺守陞賜額餘慶禪院坐在今縣治西二十里迨紹聖崇寧間姦臣章惇蔡卞輩肆其邪學盡惑人主反目公為姦黨而仆其碑磨其文迄於靖康雖復公封爵而碑則埋沒未立也天意欲彰公德乃生杏樹於龜跌之形色殊絕見者異之金皇統九年實宋紹興之十九年也縣令王廷直因杏之異求碑所在得之上中訪於公從曾孫曰作曰通家得其舊本謀重刻之而碑已破裂欲更為新碑以石巨非卒爾可致乃橫截舊碑為四段模

卷四

十五

其文而刻之刻成無所於立詢謀於僧得圓珍者出
其私帑建祠堂於禪院後之右偏中設公像周圍置
朱龕而立之名曰溫公神道碑世元至正十二年又
重刊而移陷壁間增設公父待制封溫國公像其象
額龜跌猶委棄於草莽中初金虜挾公姪孫兵部侍
郎朴北去悉取其孳趙忠簡為匿其長子倬於蜀因
家叙州後高宗南渡公曾孫吏部侍郎俊從遷因家
山陰并夏縣之族分為三矣縣志未之深考謂公之
子孫舉室南遷者誤也入元之季子孫不知所終而
夏縣遂無人焉今獨山陰者寂為蕃昌文獻不絕景
泰初十一世孫廷芳得請於
朝始祀公於山陰成化十二年十三世孫塚來居夏
縣修奉祀事尋以父喪南歸每歲清明惟有司祭奠
墓下而已正德十六年侍御丘公謁公祠墓顧頹垣
荒丘慨然以脩復為已任乃命繚以周垣方園欲一
新之而迫於瓜期嘗以脩復案稿授余伴丁寧有司
亟成其志余雖衰廢無用於世然時往來於懷也今
侍御史朱公繼之益崇文事閱公祠墓謂坐垣雖已

其文而刻之設本為主守祠墓顧乃巍然居中而
祠于夏卑隘偏安殊失崇顯前賢之意遂命於禪院
中乃建祠堂四楹各為像與位以公父居中
公兄太中大夫公旦侍左公則侍右於左後稍下為
公子諫議大夫公康右後稍下為公姪孫忠潔公朴
祠前左右翼以兩廊各四楹廊之兩旁為垣垣之中
為牌坊扁曰崇賢祠右為堂四楹以為縉紳謁憇之
所扁曰誠一堂自堂而南亦為牌坊扁曰仰德仍命
伐石為碑悉准舊形取原遺篆額龜跌立於故址還
其舊觀而坡公之書實難為繼侍御公乃自為揮灑
遂成二妙嗚呼向使二公無溫公之見則心且不同
而奚以脩復為志使侍御公無坡公之筆則文將無
傳而奚以還碑之舊彰公之德哉夫以斯文斷仆埋
沒四百三十年來僅見於金而大顯於今日則其事
信有不偶然者余為公之鄉後生竊願執鞭久矣侍
御公斯舉余方鼓舞於茅簷蔭之下思欲頌其萬
一而未能適我榮侯察來致侍御公之命欲得余狀
將求於今之坡公以記其事則不惟二公維持名教

之心有白於後篇喜不肖之名得附驥尾亦因托於不朽焉遂述其修復始末與公之父兄子孫宜俎且於一堂者備為序列於前而具其行實於後若公之族裔有文行足稱而宜祀於兩碑者亦以其行實附焉書呈崇候申復侍御公以為何如也工始於嘉靖元年秋七月成於是年冬十有二月丘公名道隆字懋之福建上杭人朱公名寔昌字上光江西高安人二公皆名進士有聲憲臺故其典事舉功卓有見云

公父池 尤旦 子康 姪孫朴

右四賢宜祀於祠之正堂

司馬里父沂 司馬宣父浩 司馬富 司馬宏

司馬京父諤 司馬桂 司馬植 司馬伋

右一十一人俟裁擇以祀於祠之兩廊

希迂馬氏曰按此篇考公家南遷顛末最詳其攷築祠亦據聞見之真也又修復本丘公初志而朱公大成之新記作于丘公憂去之後故慨而不傳余故纂此以為實錄其正堂之位已定若兩廊之祀不無望于後之君子焉 四卷

陳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五

溫公十六世孫祉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輯

記文

先公遺文記

溫公

王藻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楊子曰書心畫也今之人親沒則畫像而事之畫像外貌也豈若心畫手澤之為切哉今集先公遺文手書及碑誌行狀共為一積實諸影堂子子孫孫永祇保之

希迂馬氏曰世僅傳待制公行色詩而文則罔知

余故錄此以為公家世文獻之徵焉

司馬溫公布余銘記

范祖禹字淳夫 宋名臣

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余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公之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余先是高平公作布余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余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歛以深衣而覆以是余公於物澹然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

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處
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
然圖書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小
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
以為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為心交以直道相與以
忠告相益几皆如此其誠心始終如一將歿而猶不
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
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絕古今居洛十
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

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公
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於家屬祖禹叙其本末俾後
世師公之儉云

跋溫公書布衾銘

陸游宋名儒字務
觀號放翁

公孫丞相布被入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入曰儉布
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布衾景仁惠免夫銘附錄

藜藿之甘絺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乳
易享之常安紆繡之奢膏粱之珍或刊欲

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一珍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
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平食萬世師模紂居瓊臺
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仁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
余之陋其可忽諸

先叔丞相頃歲嘗以緝寫布衾銘示子孫俾遵

儉德 元祐戊辰姪高模勅石以傳永久

晰曰布衾銘雖僕射尚平公所作而隸寫係

先文正公手澤今原石嵌於祠之壁左筆法迥

楷奇絕見者鑒賞蓋眾 先公錄以垂教洎夫

刻之石而圖永久者無非欲後人體茲志意崇

儉而去奢也故附錄於此云

司馬溫公祠堂塑像記

李穉賓元國子
祭酒

祠堂之設蓋思其人而不特見故立像以想其平生

歲時蒸嘗薦其馨香格于神明其誠意之所感乎薰

蒿悽愴如或見之此皆出於人心愛慕之誠而然也

然其德有厚薄之殊故其祠之也有遠近之異非可

強求也陝州夏縣今為晉寧之屬邑乃宋朝司馬溫

國文正公之故鄉縣西三十里曰鳴條岡即公之先

聖縣學之左祠堂在焉郡人祀之香火不絕於是三百年矣兵燹之餘堂固在而像貌不存皇朝廷祐六年河東僉憲野仙不華公按臨至縣拜謁祠下仰而嘆曰有堂而無其像於人何所瞻仰其於典禮蓋有闕焉縣尹李侯榮祖聞其言退而謀於縣之耆舊皆曰此固邑人日夜所不忘而不敢請者也侯既有命敢不竭力以從事於是蒞財命工選日典役不閱月而塑像煥然一新慶成之日人大和會遠近聞者相率而來觀之莫不咨嗟嘆息如公復生以手加額至於流涕不減前日自洛赴汴之時也噫盛德之入人心也如此哉李侯又歎紀其事於石因憲幕李君鶚以記文為請余謝不敏不敢承命既不得辭乃為之言嗚呼盛德之士不出五世久矣是以功業若此其卑也其故何哉譬之規矩準繩必先自治而後治人故民之從之也莫不中心悅而誠服身不治而欲治人難矣自唐虞三代以

傳者可攷也殷之伊尹漢蕭曹之徒起於刀筆之不以德稱於天下降及

開考其平生雖僅能取稱一時然皆一切以就功名而已非可以德化言也寥寥至於三國惟有諸葛忠武侯一人而止耳唐有陸宣公而不盡其用至宋而司馬公出焉其人可不為難哉公之為人篤學力行清脩苦節左規右矩罔不如禮故言而君信之行而民悅之不用則獨善其身用之則功利被於天下兒童走卒無不知其姓名敵國遠方莫不畏其威德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得哉其德積之也厚故其及之也遠爾是宜天下郡邑莫不祀之以為師法而况於桑梓之邦乎然而邑宰有賢愚故其祠有興廢自非野仙不華公唱之邑宰李侯和之其功必不能成之如此之易也今既完矣邑之人歲時祭享來拜堂下仰而瞻公清古嚴厲之容俯而讀公所著資治之書如公在世而親炙之莫不修身慎行不敢為非義風俗一變皆為君子之儒此則邑宰李侯之意也豈不美哉請書此於石以俟

司馬溫公祠堂記 侯均 元人
自三代而下歷漢及唐宰相學術純正淵深者莫盛

于宋范韓富歐文章節行豐功威烈天下想聞其風
采固足以振耀千古矣然而茂實英聲聞望四海
書立言模範萬世者溫國司馬文正公一人而已而
其所著之書又皆先後六經切於日用如布帛菽粟
無一毫抽青配白雲風月露之態雜乎其間所謂文
章節行豐功威烈皆兼而有之初不愧此數公也一
時從游之士如康節邵先生二程子皆不世人豪也
而公與之朝夕講磨論難故其所就如此公夏縣人
也又立隴在焉禮凡有功烈於民及法施於民者皆
在祀典又古者卿大夫鄉先生死則有配食於其鄉
之學之社之禮焉公之當祠夫復何疑然未有能舉
之者大德丁未輩懷張式尹於是邑始下車即增脩
孔子廟遂祠公於學而貌像之凡為公題詠之石刻
散落民間及為治縣家鎮石者亦悉購得之以暨
於祠祠既畢功介鄉儒樊君仲良求記於獲澤侯均
夫公之事跡炳耀丹青日月挾河漢而轟雷霆不
待記而知也姑述其梗槩及其興建之歲月云

遷溫公書院記

姜洪明都御史巡撫山西先任襄縣知縣

宋相溫國司馬文正公

卷五

七

七

宋相溫國司馬文正公權自有書院元時嘗設山長主
之 國朝洪武初又建溫公文會堂皆年遠傾廢遺
址侵為民居惟舊祠在學宮左祠後為知足齋以文
昌祠礙於左狹隘弗爽壇不足以妥神靈弘治三年
知縣姜洪始至迺擇地別立祠與商相成丞賢唐
諫議大夫陽城同祀欲以舊祠改為書院撤去文昌
像以祠改為知足齋邑之僚吏秀民皆曰文昌司人
祿命之籍士之榮枯得喪皆其所主慎毋毀以速禍
於誠正學不明異端邪說陷溺人心至此哉夫以王
日用自有常道正理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
仁義禮智信之性是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孟傳
受皆不過明此以淑天下福而順此生禍而反此作
鬼神在幽亦不過因人善惡而相之耳禍福實不在
鬼神也儒學所以教育人材為禮義風化之地當以
正人心為本若學者不能正心脩身讀書明理五倫
五常之道皆有虧欠則所養不正其日所為亦可知
雖欲徵福於鬼神庸有益哉况溫公孝友忠信恭儉
正直學術相業漢唐以迄一人而已於公道甚有功

宋相溫國司馬文正公

卷五

七

七

古廟學宮祀之者宜也。而文昌書傳皆無所載。或曰生於蜀之梓潼。死而有祠在彼。五廟祀之。則文昌乃蜀之上神。於吾國乎。何所補助。今乃廁於吾儒之間。春秋孔子廟祭之時。爲祿鬱同享。使溫公之神。有知其有不吐之者乎。昔狄梁公仁傑。焚毀淫祀。韓文公愈。奏棄佛骨。皆欲明正道。以端人心。今文昌祠之在儒學。是亦壞士心之一端也。乃撤去其像。又改而新之。凡蓋瓦。級磚破者。補之。棟楹梁椽。腐黑者。易之。補。撲赤白。漫漶者。鮮之。開垣墉。階序。併其板。大修。鍵閉。

陳本司馬民澤集卷十

卷十

八

石

重建溫公祠記

呂柟

夫夏乃宋司馬溫國文正公故里也。墓在城西鳴條岡。高悞里。高宗南渡。子孫盡室遷浙之山陰。蜀之叙

州矣。元大德間。張式始祠公於夏學之左。延祐間。李榮祖佐塑像。馬歲時。有司致祭。然規制隘陋。歲久屋敝。至使先生像貌。皆被雨淋漓。巡撫潛江初公按部。至夏。憤然興懷。見所居察院。涼邃而松栢茂密。慕公之極。則曰。是非棲神所邪。即欲移祠先生焉。又與巡按馬公清戎儲公會議。遂以祠於縣治東北。其基南北二十有六丈。東西十丈。正廳五楹。前東西廡各三。穩廳之後。正寢一。五穩。其東西廡亦各三。穩廳之南。中爲二門。三穩。左右爲角門。各一。穩。又南建坊。以爲大門。烏周垣。高廣視舊祠。殆十倍焉。其費皆初公發縣贖罪金。二百餘兩。他無所取。蓋恐厲民非先生所安耳。外又考得官地水田九十畝。則以實簿。正供祭祀。將俟他日。司馬氏後至而歸之也。落成。公謂柟宜有記。而夏縣單尹文彪。實受委理。又懇問焉。於戲。先生之道。感天人存誠一孝。蘇子嘗言之。其致用之德。庶幾乎仁明。或者余嘗言之。昔者神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此一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斯則天子之幸。亦先生自洛赴闕。庭衛。

陳本司馬民澤集卷十

卷十

九

石

夫夏乃宋司馬溫國文正公故里也。墓在城西鳴條岡。高悞里。高宗南渡。子孫盡室遷浙之山陰。蜀之叙

士見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斯則國人慕之矣海內傳誦以為真宰相雖曰夫野老皆號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斯則天下慕之矣遼夏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先生起居及為相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斯則夷蠻戎狄慕之矣儻非其所謂誠一仁明之著郡而况於至其邑里者哉大龍鳳之為物人固知敬且慕平居則或談笑而道之及臨其

東坡先生集卷五

十

重建司馬文正公祠堂書院記

王諱明進士河東

夏縣舊有溫國司馬公祠與書院廢徙靡常每嘉靖丁亥重建於巡驛侍御潛江初公果規制宏敞於前乙卯又摧於地震辛酉侍御容堂吳公過更來行部邑人士為興復請吳公咨嗟曰惟茲身土為文正公鄉仰止景行斯胡可廢曷新諸下其事知縣王言大仍發官貯盜鑛鎔金若干兩資其費乃命相度善土得庠東萃賢地南北延袤若干丈緣以周垣築之門屏構講堂六楹有公像以時謁祀祠左右為碑亭二座東西為廊各六楹嵌聚舊石刻於壁左神厨右神庫各三楹祠門外列號室凡三十六間講堂外列號室凡三十四間以鱗生徒塗以丹米庇以堅茨條山凍水一時聳然觀望尤有光於曩昔矣壬戌秋知縣偕師生來謁予請記予惟司馬公事恭在國史文章傳後世至今從祀夫子廟庭達於天下矣奚容辭贅予則感於程子真儒善治之言嘗謂世無真儒斯無善治若溫公者以儒學相宋早過仁宗見知及神宗銳意太平誤用新法以亂天下遂晚年罹公師保

東坡先生集卷五

上

仁后因柄用公再致元祐之盛使其時不遇公中興
之治固未之知也故紫陽朱子錄言行次公安石後
見剝之復予鄉天台少先生稱儒者之澤大行於民
自伊周來一人而已嗚呼人君能用真儒相天下也
其利溥矣哉予既式公之里乃愴焉興慕思以表章
之矧有請乎昔蘇文忠撰忠清粹德碑謂公能動天
人信華夷本於誠一當時天下無不知之由今而觀
公百世後又何莫而非知公者况夏縣公之鄉乎公
以一身而能使天下後世聞而知之者興起况其鄉

之人乎此祠與書院不可以已也有司斯舉可謂知
所先矣乎故書嘗所感告於后之人俾永永思公其
罔或替

重建司馬溫國文正公祠堂書院記

王言大 夏縣知縣

司馬文正公夏縣人宋名儒賢相也舊有祠堂官師
致祭之所所有書院生儒仰德之區也自肇祀迄今數
百年興替屢矣余於嘉靖辛酉夏起復來知縣事適
常傾圮之餘方款歎感慨焉而縣院督修之檄再四

至坐此不勞闕白績用早成詳具竹版王公記中不
政復贅經營綜理之思措置造作之迹蓋躬履其事
目閱其勞紀之以示不忘也營建莫先於擇地而材
木磚瓦灰石次之夫役又次之若匠石廩餼之屬則
有一日不可缺焉者也舊祠在縣治東北隅遺址猶
存以地震改為察院書院止遺一過街坊而已基迹
杳然說者欲以稅課廢司改作然近市證蓋淺陋甚
非所以妥神靈育賢才之至意也居兩月始於庠東
越縣倉而至城下得萃賢堂及射圃故地規模完敞
林木蔭森且幽僻瀟洒而瑤臺山之泉流可穿渠以
入於是建祠於是立書院於是引水恢恢乎其有餘
地矣蓋萃賢堂祀名宦鄉賢也說者病焉余以
國制諭之宜在費宮激勸士類說者服先立賢宦二
祠於學隙地萃賢堂之木主以文告遷焉始得經營
司馬祠也材則取諸道左堤塽之樹於境內萬株中
得八百餘株棟梁椽栿門屏之類胥此焉出也磚瓦
灰石則取諸木屑以燒造薪不可窮而窰窰之所出
不可勝用也夫役則程工計日取之閩縣六十六里

之民里一名役凡十日比卒事官無所怨而民不以
為勞焉廩餼則借市於斗行蓋斗子邀糧於市私壟
斷以自肥計石得三升以月計不為少矣故借其五
分之一亦陰以寓抑末之意焉經始於是年八月之
中落成於次年八月之既無幾何而祠堂書院俱新
矣余於壬戌秋請記於竹巖公今當勒石敬附臆言
以告而今以後入公之祠瞻公之像則當曰公之遺
澤如此公之政事何如也居公之邑何以肖之入公
之書院誦公之制作則當曰公之垂範如此公之心
學何如也居公之鄉何以繩之昭昭然宋史具存炳
炳然鄉評不泯烈烈然忠清粹德之碑可以鑒也若
是則祠堂書院豈徒在哉碑碣以成余乃以先任資
深叨轉保定府通判戒行在即竹巖之文始至自京
急欲堅碑惜時促而勢有所不能也徘徊瞻戀者久
之乃喟然嘆曰後先者時也繼續者道也時不同而
道同也是事也不無有望於後之大賢君子云

祭文

為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程伊川

嗚呼心乎誠貫天地行道神明徇已者私眾口或容
於里論合聽則聖百姓曾無於問言老始逢時心期
行道致君澤物雖有志而未終杖屨除煩則為功而
已大何天乎之不吊斯人也而遽亡溥天與珍瘁之
悲而主失倚毗之望如其可贖人百其身死生既極
於哀榮名德永高於今古藐茲羸老夙被深知撫棺
序哀聊陳薄奠

代范樞密祭司馬溫公文

張舜民

嗚呼天祚有邦界之元龜篤生我公為世父師夷齊
之清淵騫之德子產之惠叔向之直人挫其一足以
成名公兼眾德乾乾不寧九流百家金匱石室鈞索
沉隱裁其失得根柢治亂經綸皇極作為文章有書
秩秩玄圭大來望之肅然冬暘夏水赴者爭先仁英
兩朝鏗鏗厥聲國有正人折姦于萌荏染柔木求直
於繩我公畫規君心則寧烈烈神考體貌有德公獻
有可嚴嚴其真言有未用不敢受爵深衣幅巾歸休
於洛君則休矣四方頌頌君子野人泊於他邦聞風
懷歸于父于兄天施不報或感寒者公獨何施四海

一奉元豐二年國有大事穆修文母宥我神祠爰立
 作相媚於神人我公在庭其重萬鈞士賀於朝民歌
 於塵農慶於野兵休於道煥爾慄寒養其飢孱無宥
 千餓無休于田培其本根枝葉則茂豈曰我作憲章
 惟舊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于家實遺聖子卷耳
 思賢夙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來人之
 戚嬉人之戚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為之純仁
 不才辱公之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惟公我知洞達
 表裏采其所長謂或可使申結義好丘山不移匪我
 則然公實取之此泚清洛獨樂之園嘉華春專脩竹
 夏寒清酌條然我招我從琅琅嘉言有銘在躬朝偶
 乏人備位樞機入與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間為益
 不貲私祈白首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既遘疾庶幾
 有瘳宰相王室罔祀既誓公以喪聞我心之悲不獲
 至門入哭於室公既歛終天之情不一見面人生
 有死如旦夜耳曾子將沒知克而喜公身既脩公志
 既畢既壽今終無有其失有如公者古今萬一任重
 道遠稅駕茲日庶幾念此以紆我悲猶有鬼神實聞

東坡有為長流集卷五 卷五 十七

我辭

祭司馬溫公文

蘇子瞻

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惟時與人解偶常奇公事
 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唯天我知厚陵之初先事
 而規帝欲得民一導無私母子之間莫如孝慈人所
 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著龜專談仁義輔以
 書詩枉尺直尋願公少卑公曰天子舜禹之姿我若
 言利非天誰欺退居于洛四海是儀化及豚魚名聞
 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為公亦
 何為視民所宜有莠則鋤有疾則醫問疾所生師老
 兵疲和戎上策决用無疑此計一定太平可基譬如
 農夫既闢既苗投種未粒矧穫而炊賓客滿門公亦
 疾疴不見十日入哭其帷天為雨泣路人垂淚畫像
 于家飲食必祠矧我衆僚左右疇咨共載一舟喪其
 緝維終天之訣寧復來思歌此莫章以侑一卮
 祭司馬太師墓文 馬卿 明進士山西布政司
左參政河南林縣人
 世有異而道同越千載其如覩公德恭之昭昭惟一
 誠之所積極上下之交孚遠施及於戎狄是知人心

東坡有為長流集卷五 卷五 十七

所同而王道為有蓋猥予小子自弱齡慕公之風而
迄今未能為後歛歲月之將暮漫知非於往昔過山
川而起歌潔蘋繁以薦禋為素志其不達庶希賢之
有力

溫公祠告文

司馬恂 傳景卷

維景泰四年六月十六日十二世孫恂致祭于

皇祖宋太師溫國文正公曰人之有祖猶木之有本
水之有源也本之大者其末必茂源之深者其流必
長烈烈我祖起宋中葉為世巨儒有功聖門職當撥

東坡易學注卷五

十六

路有功社稷立言垂訓有功萬世聲名振動於夷夏
恩澤滲漏於子孫是以瓜瓞綿綿愈久不替柰何播
遷江南去遠宗國而於我祖之祠墓不能修而追遠
之禮不能舉此恂等為子孫者之罪也然而水木本
源之念未嘗忘於心而凍水鳴條未嘗不往來於懷
恂之父庭芳已嘗請於上建祠宇於山陰像我祖而
奉祀之矣恂也不肖忝官

朝著奉使于路遂得請

命恭詣祠下奠我一觴陳我心曲拜瞻德容悲喜交

集然又拘以法制不可久留明當辭去豈勝戀慕尚
饗

祭溫公墓文

司馬聖

溫公十三世孫任行人時表
命實其建功過夏原

維成化十年歲次甲午八月癸未朔初七日己丑十
三世孫 賜同進士出身行人司行人聖謹潔牲醴
庶羞致祭于 文祖宋太師溫國文正公曰於皇吳
天降福下民篤生文祖秉德之純維我文祖天與周
還自強不息轉坤回乾維宋之祚光絕而繼亦既絕
只復偏以繫曰誰使然文祖之德文祖在天宋享其

東坡易學注卷五

卷五

十六

澤豈徒宋人在功萬世廉貪厚薄久益無弊嗟予小子
獲續文傳仰鑽之功實自幼年維我文祖爰錫繁祉
既壯而仕為世所齒茲承 朝命出勞三邊乃得潔
觴恭奠墓前穹窿佳城文祖在茲精神在天慰余之
思小子孱弱朝夕敬守順于文祖永善厥後况我嚴
父規畫素成文祖相之飲茲明誠

祭溫公墓文

司馬相

溫公十三世孫任行人時表
命實其建功過夏原

維嘉靖六年歲次丁亥春正月己卯朔越三日辛巳
十五世孫 賜進士出身刑部主事相謹以牲醴香

帛之莫致祭于 文祖宋太師司馬溫國文正公之神曰維公精誠貫天地而出處一節志行昭神明不可磨涅勳業映古今丹青為烈而清白傳子孫豈容迹熄而澤竭公嘗言積德實宜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而今歷數百年更十餘世何一綫之相承僅餘而不絕見在紹興及改遷廣西貴州計不過百餘食此公平生不喜釋老而今子姓南遷守祠墓者廼一二緇黃歲奉蘋蘩殊未有振世之傑嗚呼嗚條之陽凍水洋洋安平世系彼天一方執掌王事灑掃松楸其在和之寒芳也

耶嗚呼尚饗

希迂馬氏曰按司馬氏之在越者胡元僞竊隱處不仕入

國朝曰恂發解京闈仕至國子祭酒兼詹事府詹事恂之從弟曰軫國子助教軫子曰聖仕至福建按察司副使次曰採來夏縣守祠墓補邑庠生動止溫雅足稱賢裔以軫喪還越未第而卒曰相仕至福建按察司僉事曰符曰益曰學曰璋曰公輕皆鄉貢士恂泊聖採相凡四至夏相欲定居侍

御潛江初公果考得官地水田九十畝為營第宅以待之後以大獄事解組遂與果馬相之伯子初舉嘉靖癸丑進士嘗與余言先人之志意于京邸未幾卒于宦邸惜哉

始至夏奉祀祭祖墓文

司馬社溫公十六世孫

維隆慶元年歲次丁卯春三月丙辰朔越五日庚申十六世孫社率姪子晰謹以黍毛剛鬣清醴庶羞之奠致祭于

文祖宋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府君 大中大

夫府君 丞相贈大師溫國文王公府君 司諫贈

王

右諫議大夫府君 兵部侍郎贈尚書忠潔公府君

泊遠近祖妣之神而申以言曰越有我宗來自夏商

邇委窮源綿綿一綫猗與烈祖曰待制公政多長厚

性惟朴忠亦有大中維德之同強敏亮直穆矣清風

至於溫公益闕所積德烈功言萬世無疆日月爭輝

天地其格既受帝祉施於孫子諫議嗣興翩翩濟美

粵若猶孫謚云忠潔矢無二心夷箕比節凡此數公

一德咸有况乎奕世芳名不刊善積慶餘克昌厥後

云何南遷烝嘗無主荆棘蕭條緇黃僅傷我予者
愴焉與思需以歲月築室于茲事胡佛意言爽其期
天復不弔一疾而衰社等恭遵遺命遂歸鄉土猥讀
父書曷絕祖武孫謨未交心印可師美孺如觀晰夕
於斯神其格之庶幾恤之尚饗

萬曆元年癸酉社晰同薦秋開祭祖墓文

司馬晰和之孫初

於乎惟水有源源遠則長惟木有本本深則茂羗物
理之皆然矧於人而或謬嗟嗟烈祖格天惟舊瞻久

宋書馬氏源流集卷六

十一

乎祖孫兄弟之相承迺一德而為先後迄歷世之綿

遐燁爾照汗青而故宇宙眇予小子繫公之胃德則

涼矣慶其孔厚愧射策之無奇猥登名而入穀豈倖

可徵匪藝則售蓋云積德於冥冥如持左券而相授

望

象闕以觀光行鷓班之可造辱與榮俱實不名副雖
負乘之堪虞歌鷓梁而濡味所冀靈爽於昭眷焉默

佑俾少補於

明時庶祉心之不攻尚饗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卷六

涑公十六世孫社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輯

晰曰以上名公撰者蓋錄諸邑志所載及搜閱
于新碑古壁之中至于詩或古風或五言七言
或律或絕句惟以時之先後而次之類之無倫
姑未暇計也耆英頽德贈言亦然

詩詠

吊司馬待制墓

馬瑞宋大常博士通判延州軍事

宋書馬氏源流集卷六

志古流難合談高道自明風波直恩分公嘗為郡牧

也人以為公始嘗堅辭其碑當自為辨公惻然謝曰今日正宜從其行也卒不以明識者疑之

盡交情公與人交必盡規諫始若讓節蒙知厚公亦

辭之自是深簡上心華班絕倚榮公平生特至為

賤生懷感過常路假鼎突瑞專公以八使累次青油

幕瑞在益昌及岐中問白玉京吏文容議緩瑞在

公議特邦事郵言輕時在宋師嘗見閭孤自此

嗟流梗何期苦見兵成別公出半即塞垣心易動

漳浦信彌篤今春得三堂疾玉藥悲無驗金臺望忽傾

巖閣雲慘淡天迥淚縱橫世有真忠亮今亡至直清
舊傳知葬日投此吊佳城

送司馬伯康君實歸夏縣 范純仁 字克大宋名臣諡忠宣

金昆玉季老相親孝弟傳家四海聞白首還鄉疑廣
受清朝得志異機雲墳麓迭奏聲相應鴻鴈連飛翼
不分一夜西風響黃葉蕭騷助我嘆離群

奉陪程伯溫中散司馬伯康朝議席君從大夫

於所居小園作同甲會 文彥博 宋名臣封海公

四人三百十二歲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同賦

客合成商嶺株芝仙清談疊疊風盈席素髮影影雪

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希迂馬氏曰按司馬伯康與程太中文忠烈諸

賢遊則其人品可知矣溫公集屢次家兄詢則

其能詩可知矣惜予遭金虜之難子孫播遷家

集凋喪并昭遠公休之作俱不傳焉豈不深可

惜哉因閱潞公集相也同甲會詩一時典刑高致

猶可想見其萬一坊猶紀于此不錄溫公真率

等詩而錄此者亦微顯幽之義也

皇祐二年謁告歸鄉里至治平二年方得再來
愴然感懷詩以紀事 溫公

十六載重歸順途歌式微青松散廬在白首故人稀

外飾服章改流光顏貌非巫咸舊山色相見尚依依

辭墳 嘉祐元年通判并州因公事至絳私歸拜墳不敢至更縣而去於今十年矣

十年一展墓旬浹復東旋豈負襁褓愛橫遭章綬纏

更來知幾日遺恨恐終天慟哭出松徑悲風為颯然

自題寫真

黃面霜鬢細瘦身從來未識沒相親居然不肯市朝

住骨相天生林野人

望日示康廣宏

清晨三練袍雖拜北堂高積善因先烈餘光及爾曹

勿矜從事早當念起家勞脩立皆由已何人可佩刀

咏懷

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

白不負明君有朴忠早避喧喧真得策未逢危每好

收功太平觸屨農桑滿歲取間閭鶴髮翁

康寒食上塚至瀾河莊追公祖烈感而為詩

司馬公休

祖學當年向此勤，子孫今日繼清芬。賢能自過高陽

里，尊寵無慙萬石君。花滿一川紅葢亂，渠環千頃翠

波分。高門駟馬流餘慶，當見吾家世有聞。此詩刻石，在今所傳。

獨樂園內即當時澗洞在也。

司馬溫公挽詞四首

文彥博

莫道論交司馬文，君心知我我知君。同謀同道殊無

間，一死一生今遂分。八十衰翁如槁木，一千餘日是

殘。隳前途若有相逢處，尚以英靈解世紛。公贊志而沒，猶不忘。

漢水司馬氏流集卷六

利澤生氏心在王室

其二

留滯周南十五年，成書奏牘過三千。東山方起為霖

雨，大厦俄傾歎逝川。密有忠言如藥石，別加優禮賜

貂蟬。兩宮痛惜皆臨奠，祇為夔臯志未宣。

其三

昔有鄉賢揚道州，亦聞比近有松楸。新阡便合開三

徑，同氣相求好並游。

其四

傳巖舊跡今猶在，燕與安平社廟鄰。賢相裔孫還卜

宅，先疇吉土是歸真。

挽司馬溫公四首

黃庭堅

字魯直，號山谷，宋名臣。

元祐開皇極，功歸用老成。惟添萬物表，不令四時行。

日者傾三接，天乎奠兩楹。堂寧復有哩，玉慟佳城。

其二

閔在多艱，日人思大雅。時忠用君沒，世孝交是生。知

加璧延諸老，繫弓撫四夷。公身與宗社，同作太平基。

其三

獻納無虛日，居然迹已陳。清江區玉石，寶曆順星辰。

更化思鳴嗚，遺書似獲麟。易口無異論，今代兩三人。

其四

毀譽蓋棺了，于今名實尊。哀亦有王命，終始若民言。

蟬冕三公府，深衣獨樂園。平一兩無累，憂國愛元元。

挽司馬溫公三首

字無已，號后山，宋彭城人。

恭默思良弼，詩書正百工。事多違謝傳，天遽奪楊公。

一代風流盡，三師禮數崇。若為天下議，美惡并成空。

其二

百姓歸周老三年待魯儒世方隨日化身已要人持
玉几歸來晚明堂訖受圖心六死諸葛終不羨曹蛇
其三

少學真成已中年托著書輟排扶日月起廢極吹噓
得志寧論晚成功不顧餘一為天下憫不敢愛吾廬
希迂馬子曰巒常見晁氏家語載范滂夫哭司馬
公休詩有鮑叔深知我顏淵實喪予之句惜家無
太史集未獲全篇姑記于此以俟藏書君子增入
馬

題司馬溫公墓

歸陽元翰林
學士

宋家元祐今幾年白日已墮足八山前當時中園相司
馬至今猶有兒童傳蒼生苦被青苗誤杜鵑飛向江
南去啁啾百鳥噤無聲阿閣新栽鳳凰樹山河不動
風雨時神孫太母俱無為熙寧一變如慶曆滿眼元
氣春淋漓粉旒低昂歸涑水老鴉却化千年鬼東京
王氣冷如水五國降人作天子

晰曰元翰林學士歸陽字彥溫號西雪河南祥符
人避亂來寓吾夏慕先文正公為人居於墓側讀

書卒葬於此今先塋之右數十武其墓在焉

謁司馬溫岡公墓詩并序 范膺元洞陽人
夏陳令

予到官之五日拜司馬溫國文正公墓顧瞻良久
而有是詩寔至元改元閏十二月既望也

蒼蒼中條山悠悠涑河水哲人生其間而有司馬氏
山水秀且明桑梓故鄉里宋朝入相時天下聞之喜
通鑑一編言名分盡于禮天地夾是非以禮為綱紀
大哉君臣道逆順合條理遂令千載下警懼良有以
禹都鳴條岡丘墳峙高壘大儒世臣家何處孫與子

宋家元祐今幾年

七

我時來拜瞻昆仲沒荆杞考古詢寺僧懷賢心未已
黨人仆其碑今日果誰耻杏花蔭龜跌異事入青史
細讀東坡銘文章剝褒美回首悲風來商聲振林起
謁司馬溫公祠 李惟彥元齊東人

平生無愧姓名香走卒兒童豈易忘獨樂故園應茂
草鳴條高塚向斜陽聞夷虜國空堪憶日黨人碑漫
可傷邪正有時公論在忠清粹德永難亡

同題

王思誠元齊東人至正間監察御史
出金河東燕訪司事

丞相祠隣孔廟垣高墳老樹涑河干諸儒傳授淵源

遠二聖遭逢禮數寬到處蒼生思父相每聞強虜問
平安想當歸葬鄉閭日恭哭途哀涕淚瀾

過司馬溫公故里

王士元 元人

力扶洙泗絕荆舒卧久周南返故廬向使諸公歌不
哭調停人似漢唐初

題司馬溫公墓二絕

王惲 元汲郡人中統間任平陽路總

管府判官仕至翰林
皆有秋澗集行于世

鳴條山遠聳孤墳千古萬高仰甫申有意誕彌無實
用竟將新法逐詎臣

漢末魏初詩集卷六

河山兩界夏西分孕秀鍾靈產異人可惜東鈞繞八
月不教仁澤浸生民

溫公書院送人

王翰 河東夏縣人名賢

立朝忠節烈秋霜治至熙寧匪小康廟貌仰瞻敦薄
俗遺書伏讀益綱常千尋喬木風煙外一片豐碑兩

露傍君到金陵問耆舊半山祠宇允興亡

司馬斷碑

送趙伯原歸浙東

事業堂堂三代前可憐碑石兒多傳眉山手墨已無
半哲廟宸書僅得全荒塚雨餘生直棘杏園春晚少

帝鶴江南君到達司馬為問渠孫若箇賢

謁溫公書院次李惟彥韻

陳鳳梧 明進士字文鳴廬陵

人山西投學訓使在晉有西行稿傳世

涑水祠頭一瓣香百年德澤政難忘斗山重望真扶
世葵藿孤忠自向陽中國有人時共泰蒼生無福事
堪傷春秋俎豆今猶古公體雖亡道未亡

謁司馬公墳祠作

重垣松栢拱墳祠石虎莓苔認宋時威德尚傳司馬
里忠清再勒子瞻碑雲仍已盡猶香火昭穆相承先

東晉書卷之六

本支今日遠來瞻掃地高山流水得吾師

溫公十五世孫菲泉公護此詩至雲仍已盡之句
慘然不樂遂決意定居丁夏作詩以反之曰威德

誰無後還鄉自有期竟以他事解組遂不果來今
菲泉公之子若孫來夏奉祀相繼撥科第殆亦菲

泉公之誠孝格天而天相之乎

涑水後學馬化龍謹跋

希迂翁之孫到之內子歸進士

題溫公祠

車純 明進士字秉文號百山浙江

豐熙名相崇元祐黨人碑涑川流不住知是為君悲

春日謁溫公祠

鍾恕明進士夏縣人

赤幟當年新月斷碑今日古文章墳頭幾塊補天

石紅杏留春綠野堂

清明祭溫公墓

刮地陰風起白楊大師高塚洗滄浪一杯土護千年

骨萬載天知九曲腸清瘦中條存故像苦名涑水抱

餘香登臨寒食空回首獨樂園前草樹荒

渡涑

胡績宗明進士陝西長安人號可泉郡人史之也撫山西

風迴涑水動月出涑水平湯湯涑河力湛湛涑河清

九州司馬澤千祀君實名淵源自伊洛獨樂我心傾

十

謁司馬墓祠

馬巒是魏人榮之子妻公多者世有聞於世

參天老栢長新枝翁壽遙連宋相祠滿徑落花空寂

寂平堤芳草自離離春風古寺瞻遺像夕照荒墳認

斷碑白日有文昭粹德堅珉不見黨人辭

題溫公遺像

嶽降神如在梁摧繪未漫澤深蓮豆肅貌古畫圖寒

誠著變而化頑庶鄙以寬羨塲雖可擬難狀寸心丹

拜掃先祖文正公塋述感嘉靖丁亥歲司馬相

拜掃供嘗事瞻依寄永思言雖猶信信欲去故遲遲

盛德誰無後還鄉自有期嗚條山色翠烏鳥返鳴時

希迂馬氏曰盛德誰無後還鄉自有期之句蓋有

所感而發也詳見陳鳳梧諸司馬公墳祠詩下

謁司馬溫公祠兼示書院諸生

劉涇明進士河南懷慶人山西按察司副使

相業高千古家山廟貌新使臣瞻拜切明府款留頻

涑水脩書處中條養晦春蔭齋松栢茂實學好和親

遷溫公祠賡韵

王言大河南衛輝府人舉人夏縣令

祠建從來幾無如此度新論功宜不朽擇地敢辭頻

水遶龍涎秀林招鳥語春繪工模舊像千載一時親

十

再謁司馬文正公墳祠

馬巒

遺廟諳風雨蒼苔浸古碑存亡關道運用捨繁安危

威德兒童頌清名蠻貊知辨香階下拜百世動人思

又

重過溫公塋回思十六年條閣遠自舊涑水急於弦

勲業猶當日遺書啓後賢陰風號古木凍筆寫題慙

望溫公墳憶公裔孫叢山明府

慶來司馬里遙望溫公墳行忙缺拜謁畫短易黃昏

地震祠俱壞墳祠并城中書院俱頹毀垣荒道自尊因思赤縣日

頻會大賢孫公十六世孫初舉嘉靖癸丑進士萊山其別號也故云

重陽日經坡底乃司馬舊居瀾回庄也謁文正

公祠偶成

百年幾酌重陽酒九日來經萬石庄拜觀遺容還儼

雅訪詢舊址久荒涼窓留以道題名刻礎嵌公休上

塚章左壁嵌司馬練鐵寒食上塚經瀾回庄詩不壁窓下嵌見觀之殊稱氏題名刻故云也常

登高遊一度鳴條對望峙崇岡

陳水日龍溪志卷六

謁溫公祠

張維 邑貢士

脫窳一變得心齋果見元良宰相才嗣守舊章回主

意革除新法愜民懷存亡天下為憂樂去就國家係

威衰說熙寧多俊彥旋天嶼地復誰來

謁新遷溫公書院

馬何然之

盛代于今五百年先生祠宇幾更遷帝時舊像嗟傾

矣再謁新宮喜煥然老栢遷能必沾化雨斲碑不復卧

荒田從前廢事皆修舉更覺心亭令尹賢

國初祀公學左嘉靖初侍御初公嫌狹隘改法輪

寺右乙卯地震傾圮幸酉心亭王公乃移鄉賢名

宦二祠于放聖祠前以其基建今祠云

謁溫公墓

舒濂 明進士古縣人

傾城斜日吊溫公遷客塵隨御火聽涑水浮光餘脉

絡條山淑氣孕清忠讀聖堂上蒼苔鎖獨樂園中花

鳥空惟有高岡一杯土四時長茂數株松

謁溫公祠

相時 明進士

乾坤間氣鍾賢相今古斯民仰萊林萬里風雲追禹

稷千年道學接顏參條山涑水長瞻重薄海鄉尚

陳水日龍溪志卷六

德音神爽不隨群物散時時忠蓋淑朝簪

謁司馬公墳

喻時 明進士汝南人

霜郊迥寂寥名塚鬱岩光水近虹光遠山空蛋氣消

道情向河洛相業俯雲霄千古瞻依處瑤臺栢未彫

謁溫公墓

舒濂 明進士

丞相墳前森森栢侵入雲霄幾千尺老農倚杖看鷄

豚指點當年司馬宅曾托乾坤一轉旋西來萬手齊

加額公家不復借青苗大腫常門無橫索更有宮中

社軒新百年留得臨安脉西湖歌舞盡樓臺不見穿

蔡君子澤只說蒲東紙價高忠清為打鳴條石

坡底懷古 即蒲東在溫 馬河

晚返曹張鎮途經坡底村澗河庄跡古獨樂井形存

祠宇北道像 地乘後廢 荆榛滿墟垣當年丞相宅今

日馮家園相閣猶隱隱涑水自云云興亡多似眼

望徒消魂

謁溫公墓

孫養默山東鄒平人

峨嶺巔上吊名賢獨對遺容亦灑然旋情天章雷相

恭誠明道統接心源夏臺梓里山河賦溫國松楸歲

涑水自昔為名勝也

序遷金紫雲仍堪孝享紆迴墳草自芊芊

拾遺 高夏縣懷司馬公 何喬新

瑤臺何魏魏涑水亦瀾瀾我公獨何之空堂遺劍履

念昔熙寧初事事務周禮新法紛如毛舊基寢也圮

公時居洛師容與花竹秉朝枚嵩阜雲夕釣伊州水

宜人始臨朝翻然為時起倦倦撫瘡痍汲汲除莠穢

坐令憔悴民復見雍熙理胡為厭氛濁濼然躡箕尾

憑清與粹德令聞傳不已嗟予生已晚高山夙仰止

稽首遺像前酌泉薦芳芷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七

溫公十六世孫祉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輯

耆英圖卷

晰曰洛陽耆英會古今稱為盛事故其圖卷亦

為奇珍且序屬先文正公手筆而畫工之妙

可奪天巧先世以來什襲為吾家宗器間出以

示名公愛且寶之肆加評騭或跋或歌積而成

帙錄之不獨以彰世守而余氏之源流後先亦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七

足鏡覽於是焉

耆英會序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圖傳於

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再矣皆圖形晉明僧

舍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潞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

富公致政在里第皆自逸於洛者潞公謂韓國公曰

凡所為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

之襲馬一日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

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二人圖形妙覺僧念時人謂之

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為樂
 善無厭也二公實亮 三朝為國元老入贊萬機出
 綏四方上則固 社稷尊 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
 民為 天子腹心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
 勲業閎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
 為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歟又洛中舊俗
 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
 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
 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
 後顧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席良以為恨願寓名
 其間幸無我遺其為諸公嘉羨如此光未七十用秋
 監廬尹故事亦預于會潞公命光序其事光不敢辭
 時元豐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
 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武寧軍節度使守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國
 公富弼彥國年七十九
 河東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判河南府潞
 國公文彥博寬夫年七十七

尚書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君從年七十七
 朝議大夫致仕王尚恭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南正年七十五
 秘書監致仕上柱國劉元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已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正
 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不疑年七十二
 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君晚年
 七十一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昌言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景元
 年七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
 福宮司馬光君實年六十四
 會約
 序尚不序官
 為具務簡素

朝夕食各不過五味

菜果脯醢之類共不過二十器

酒巡無筭深淺自斟飲之必盡主人不勸客亦不辭

遂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

召客共川一簡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

會日早赴不待速

右有遺約者每事罰一巨觥

耆英會詩

雷弼

伏承留府太尉相公就敝居為耆年之會承命賦

詩謹錄上呈伏惟采覽

西洛古帝都衣冠走集地豈謂名利場驟為耆德會

大尹吾舊相曠懷輕富貴日與退老遊臺閣并省寺

予慙最衰老亦許頊其次遂欲肖儀容爛然形繪事

闕端訪精筆絞綃布絕藝人復崇宴行聊以示慈惠

幽居近銅駝荒弊仍湫底寒路移君庖盈車載春醴

獻鼎互相趣歡慶不知止商嶺有四翁晉林惟七子

校戎禁諸賢感象何遠爾並事實可於傳之為千祀

弼編覽長簡有十二人中第二人之句又賦一

絕上呈

顧我年齡雖第一在公勲德自無雙不惟行業終無

敵富貴康寧亦可味

文彥博

九老舊賢形繪事元豐今勝會昌泰垂肩素髮皆時

彥揮塵清談盡席中染翰不停詩思健飛觴無笑酒

行類蘭亭雅集誇條換洛社英游賞序宿自愧空疎

陪几杖更容欵密長簪紳當筵尚誇尤多幸十二人

中第二人

彥博伏觀公詩有第一無雙之句輒成二十八

字上呈

洛下衣冠今取咸富筵尚極禮容優惟公福壽俱勲

惠今是人間第一流

彥博代簡上心既宣猷

勿愛大名名遂忘西洛樂銅駝本自佳金鳳亦不惡

二月三月春融融花萬華紅的公子早歸來莫

負花前約同賞狀九紅更對劉師聞

席汝言

繫國安危居上宰功成身退漢留侯二公閒暇開高
宴九老雍容奉勝流共接雅歡恩意洽不矜富貴禮
容優賞心樂事人間盛豈謂今稀古莫倚

壯歲塵埃祿仕牽老歸重到舊林泉曾無勦茶書青
史倘向康寧養老年自分杜門居陋巷敢期序齒預
公筵更慚形穢才涼薄不稱圖真接鉅賢

王尚恭

端朝風望兩台星珪組參差入十人八百喬年餘綵

源水有長流

卷七

六

數一千熙運遇良辰席間約語皆非俗圖上形容盡
得真勝事主盟開府盛誤容衰薄混清塵服許便衣
更野逸坐從齒列伴天倫二公咲語增和氣夜叉盤
花旋發春

趙丙

新春昂浴燕英髦主禮進容下庶寮二初比肩官一
品十人華髮仕三朝星營並列瞻台耀樽酒時行把
斗杓東顧庸夫最無狀也將願而趨嘉招

劉几

司徒碩德今無比太尉殊勲固絕倫偶以莫年陪盛
宴喜將白髮照青春八公祇有山空著四皓當衰志
且伸元老相望跡在不應此會愧前人
制舉省元推二相龍頭昔日為官獸人間盛事並遐
笑一席幾盈九百籌

馮行已

書稱五福壽為先有德人方得壽延自愧襟襟非遠
器誰應齒髮亦遐年五身官未三公貴推老名陪二
相賢喜把衰容模梵宇慙無纖勳勒燕然當時遭遇

源水有長流

卷七

七

承陶冶今日光榮預譙廷從此洛城增勝槩又新重
作畫圖傳

楚建中

自顧頽齡七十餘久慙頑鈍費洪鍾端逢大老耆年
會衰朽形骸愧畫圖

二相謨猷爛史編諸公才業迥前賢好圖儀像傳來
世何事頽疎亦比肩

王謹言

相印貂冠燦六符華顛高位臣俱不將官職誇鄉

里惟尚年齡入畫圖獲道清飲之故事終瞻陰德見
訂謨叨陪几席真榮觀玆盤叢中間瓊珎

王拱辰

西都山水天下奇神萬景寰清伊甫中間氣秀不
絕生賢會聖昌明時衣冠占數盛文雅台符卿月光
離離魏京雄奧歷幽朔宸宮御府嚴天威膏田千里
駢系柘犀甲萬旅馴然黑公當緩帶冬三鎮懸赤繼
軫承保釐追惟契遇假深焉加復菲孟交旌麾
仁皇一在龍帟榜桂堂先後攀高枝宦游出處五十

戴鸞臺驥路俱騰夷三公極位固遼隔五年以長猶
有隨公今復至鳳門鑰僕亦再撫銅臺圻二京相望

阻河廣三徑不克陪遊嬉忽聞幹步踵門至投我十
二者英詩整剋肅貌諷章句若坐寶肆羅珠璣為言
白傅有高瑀九君結社真可師故今千載著風迹亟
就僧舍圖神安詞宗端殿序篇日涉灑大筆何淋漓
眷言獲道靡克諫免裘近色將營端報云繪素得精
華顧列霜壁如唐規退居昔相國元老十年遜政洛
之淮康寧富貴備五福靈瑞感氣如虹霓昔年大對

繼晁董登科賜第同一莽紫垣步武既通接金蔭異

閑還鄰比探禪論道劇訓對摩軋太古窮天機二賢

飭茶冠朝省爵齒官學誰依稀今符圖畫表來世詎

可下客聯纓綬既蒙月定人物不敢循避遠風期

况承開閣厚賓客富有景物佳園池銅駝坊西福善

宅脩竹萬箇籠清澗天光臺亭未百尺下眺林嶺如

屏惟花王千品盡殊勝風光繡畫三春暉六相街中

潞公第碧瓦萬木煙參差左隅廟室本經禮右閣宸

翰尊星奎娑娑青鳳舞松枯煥爛素錦熏醱醱石渠

飛溜激寒玉晝夜竿瑟鳴階墀伊子陋宇治窟僻姑

喜地廣為環溪樓名多景可曠望臺彌風月延清輝

四時花蕩不外假拏舟傲幘聊嬉怡懷端撫掌若饒

鴻恨無羽翼西南飛人生交舊貴倫輩情親意接心

相知豈無晚秀負才蘊高談大笑拘禮儀浴中故事

名義燕二毛第一年相推淮剋登仕荷天寵尊君報

國常百為既嗟大蓋盡知止納祿謝事皆所宜顧方

北道倚煩劇未許解紱披荷衣長篇不令負花約為

指風什歌式微如羨甘露夾心骨似朽玉塵親顏

東坡詩集卷七

蘭叢雖未長羅宅菊英似亦思陶籬子山已著小園
賦彥倫猶愧鍾山移聊聽短引謝招隱肯使猿鶴常
驚啼

張問

槐庭二老樂苑仁盛集高年洛水竄華表其瞻雖禮
絕白頭序齒却情親清閑几席同禪院山笠巾裘侶
隱淪尊酒椒香繞過節池塘草色已催春白公酣唱
吟哦內衛武康強笑語頻豈獨丹青傳不朽潛欣風
俗欲還淳芝田鶴戲調形健蓬萊蕪游約息自商皓

張問集卷七

寂寥拘小畜漢疏局處止家人莫因氣貌凝丹甌白
有光陰寄大椿復得無謾為重客恐遺元爽在編民
神仙可學今方信道術相忘久益真滿壓交歡祝眉
壽群生五福託鴻鈞

張燕

洛城今昔衣冠盛韓國園林景物全功在三朝尊二
相數踰九老萃羣賢當時鄉社為高會此日俱留許
嘉筵多中不才陪後為更懸七十是新年

司馬光

洛下衣冠寂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真隨家所有自可
樂為具更微誰笑貧不待珠璣羞方下節只將佳景便
娛賓庾公此典知非淺蔡邕終難作主人

作真率會伯康與君從年七十八歲安之七十
七歲正叙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二歲叙達七十
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歲口號成詩用安
之前韻

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聞雞非我
事紵衣絲髮且相輝

張問集卷七

又

經春無事聯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莫辭斟十分
酒儘從它笑滿頭花

耆英圖跋

元豐諸老之道義精華其見是圖畫工可謂得其
韻度者矣先正秋罔王公評考亭朱子之書有曰
道義精華之氣渾渾灑灑自理窟中流出予則以
為元豐諸老之道義精華反出畫工筆力中而所
謂渾渾灑灑者且將與朱子之書並傳後世矣觀

者於此不能不慨然興起者固諸老之德有以使
然而畫筆之精妙亦不可誣也此圖乃當時真蹟
相傳為閩人鄭夙所作司馬公所製序文及會約
一具存今其越之子孫相與寶而守之予展卷再三
不敢妄贊一辭於諸老後而竊志夫畫工之有得
於朱子書法者如此且以嘉寶守者之難也

後學金華戴良謹題

洛社耆英集尚齒不尚官獨司馬公年未七十亦
與焉則又不以齒論蓋天下之達尊三爵齒尚可

東坡先生集卷七

十一

及而德不可及當時洛圖文公韓國富公威德大
勳為國元老實昭代君子之宗如司馬公有德有
言深衣大帶可肅薄夫雅為二公所重宜其與社
集而列之繪畫一時人物照映千古咸矣哉嗚呼
元豐遠矣西都盛事已不復見余年且七十有三
安得同志追縱洛社復見有德者可尊為鄉閭重
耶攬此圖徒重太息

山陰王英孫題

洛中豈乏畫史耆英繪像頓用閩人鄭夙為之

是名手據邵氏所記畫在資聖院蓋祥符間自
覺政頽序仍舊文爾縑素摹放雖大小異同殆皆
本此至今展卷想見諸賢少壯迨老遭世承平勳
名今終雍容雅會得共清時鐘鼓之娛而無以壽
為戚之累後數百載論之此非天上人耶

山陰王易簡敬題

四海同文日中天泰運時耆年皆國老威德作民
師開府仍班祿優賢或領祠香山傳故事洛社有
一新規洛圖頽如渥韓公齒未衰華戎尊泰位亦

東坡先生集卷七

十一

仰著龜論道恩三錫離藩節屢移片言柔黠虜十
縣免淪夷獻歲朋簪盍方春品物滋德屋臨相聖
卿月耀邦基圭璧斯人傑衣冠太古儼燕毛惟序
長列壽竟忘甲主味崑田賦賓歌伐木詩清談勝
絲竹和氣藹蘭芝野藪加蓮豆山杯俯為羹淺深
人自取醒醉客無辭具簡會堪數情真禮未虧京
華崇儉素風俗正雍熙獨樂年差減無誤例可推
經綸同志節游賞共襟期特立群儉避孤忠二聖
知天將圖任久人訝秉鈞遲授簡書高會抽蒙啟

秘思文追漢太史筆敵晉羲之畫手雙鈞法禪局
五采施風雲常擁護鬼物為扶持俯仰今殊昨傷
嗟世益滿前修承聖化古道亦人為麟閣丹青落
雲臺棟宇衆何如二三安千載繼卓夔

會稽中府激謹題

右洛中耆社圖并序與約各一傳者謂圖為閩鄭
奐所作叙約皆司馬公自製奐於函不著姓名而
公自識其官與諱於文之下以今觀之函之意匠
簡古精緻雖不為奐之的要亦得妙覺寺之趣叙

宋書馬氏傳卷七

十四

嚴措蕭勁實類公平生書不作草之驗無疑也宋
自五星奎聚而後元豐諸老相繼並出嘉猷偉烈
誠有伊傅周召之風至其謝政歸老幅巾杖屨相
與盤桓嬉遊於鄉閭而流芳於無窮此又古所未
聞而今所獨見者也富貴功名享有令終豈徒然
哉宋德之盛亦可見矣涑水裔孫寶而藏之家又
豈徒以是世守者哉作求景行必有以興起而不
能自己也

四明紀堂謹跋

襄侯出家藏洛陽耆英會圖見示余盍手展卷幸
得胤諸賢道德之容實侯之賜也命余贊一辭於
後余謂洛陽為宋之西京當時畫史必不少茲而
顧以閩人鄭奐為之知其必為名手序乃司馬溫
公自製又觀筆所書則此卷畫他物比於世傳溫
公平生不作一草字觀此信不誣矣宜乎侯之家
藏而寶之也若夫諸賢軍績功業則昭昭載在青
史後學小子孰敢擬議其萬一哉

蓬山毋忘義謹題

宋書馬氏傳卷七

十五

右洛陽耆英會圖像并序文會約共一卷涑水氏
之裔孫家藏舊物持以示予且求予題其後于時
會者九十二人而函則加一人者宣徽王公拱辰
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路公欲寓名其間今
第九人翹足而坐者是也予觀其會為其甚簡素
非其故為是以求異於人蓋素志不在於是也豈
若後世居位食祿務為華衣美食高堂廣廈堅車
良馬以侈麗於當世厚遺於子孫而於為德為民
之責漠然不以經思者比由此言之則諸公之所

以赤心為國忘已解世之意蓋可想見載觀儀形
不勝瞻仰之私而納之以慨歎也

宣德三年戊申五月翰林侍讀安成李時勉頓
首書

觀洛陽耆英圖乃知古之士君子出處進退有關
於風教者如此千載之下人皆之亦當如景星卿
雲并麟瑞鳳爭先觀之為快也予按是中有感焉
會稽尚以古而予素所敬慕者誠是而為世寶近
以示予予覽之重有感焉若夫畫法之妙筆蹟之

真予固不暇論亦無俟論也

宣德三年龍集戊申夏五月六日嘉議大夫太
常卿兼翰林學士 國史總裁南郡楊溥識

嘗閱宋史至神宗朝諸元老用舍之際未嘗不掩
卷起敬想見其儀刑今彼是品乃當時聞人鄭象
所繪而得觀其中三人文公富公馬公為展玩
之頃恍若親接道德之光於履屨之間夫古有畝
夢訪賢尚得於世肯况免親履儀刑而筆之者於
宜敬識之而不忍以遺釋也然三公皆與安石新

法不合退居於洛已數年而成此會蓋元豐四年

春也明年蔡確拜相富公猶上言確小人不宜大

用不從而蒲宗孟則言人才皆為司馬光呀壞使

非安石引進羣小相繼柄用則何以致諸賢之在

野猶幸哲宗嗣位首相司馬公盡革新法天下幡

然嚮治矣柰何公亦就此而逝也嗚呼惜哉然則

忠邪消長之機有宋盛衰之判寔於是圖有感焉

天順四年二月初吉翰林侍讀學士直
文華殿東吳錢溥跋

嗚呼觀斯圖誦斯文景仰儀容以類求往代也蓋
可以見天道可以驗人事可以考世變可以知治

忽也夫宋以仁厚開國而天以仁厚應之是以太

祖太宗先之以享國之久真宗仁宗繼之以承嗣

之賢而諸賢者生於其時出而用世各得申其疏

附丞弼如此其感非天道之有在然乎然諸賢皆

高位重祿錦衣玉食時也迺從而各為退處取夫

雅素淳淡之尚而相與優游於老大暇豫之天於

平生之富貴利達茂如也則賢者之維持習尚以

乘車人情亦至矣天人事故幾於古如此而宋之
 為宋則世變之幾而治忽之會也何也君子退而
 小人進也當其時王氏為之倡而福建子諸人起
 而和之矣青苗保甲之法次第遂行矣後雖溫公
 再起當軸奮不顧身取蘇軾而謝之而天不假年
 國事遂不支矣矣國事去而夷狄亂華莫之或禦
 矣是則是焉之存存繼戒也天其或者役鬼物以
 可護之耶不然即其子孫世守之而兵火屢經安
 能數百年後不致墜岷使人猶得欵衽肅容而若
 此身者親獲詳觀一時衣冠文物之盛耶是卷也
 溫公之十世孫封少詹事兼園子祭酒庭芳先生
 出以示予予因及夫所覽者如此至其橋梓之絕
 武光前為時鴻碩世固有知之者無庸具論也
 成化改元龍集乙酉冬十有一月既望諸暨後
 學陳洙文淵頌首謹書
 司馬文正公為晉之憂懸人曾孫開國伯以吏部
 侍郎危從南渡子孫遂家會稽胡元時懸案弗仕
 明興科第紳纓絡繹不絕有司成君恂侍御

君聖按察君相皆能絕祖武振家聲焯然有聞於
 世其他發跡賢科者尚十餘人按察君起家寒素
 下帷絕編舉進士上第為比部即獄獄幾輔馳抵
 夏向拜瞻丘壠慨然有上策之志後以李福達大
 獄事執廷杖當途者遂以聞臬憲致歸闕書數卷
 而外無長物課子讀書積之怡如也君逝數年而
 伯子初復舉進士卒於巴陵宦邸錫休以歛蓋苦
 節如其父家靡他石馬然越之荆閩薦紳甲天下
 而語詩總清白孝友謙讓者必首司馬氏司馬氏
 云按察君季子啟甫社者績學累行早歲即名籍
 甚數哥不偶茲承父兄遺命携其猶子晰旋凍水
 鄉為奉和計一日出所傳青英尚卷示予且曰吾
 家宗器共是矣幸以一言為先世重予展玩移時
 見其筆墨皆溫公手澤而諸老儀容渙然如覲嘆
 息久之入溫公距今日且五百餘年其間兵火相
 尋不知凡幾矧家計蕭然若彼而茲物獨存匪其
 世有賢者永言孝思其不以為賂資而市鬻者幾
 希矣公亦有言積德冥冥中為子孫長久計意非其

積之厚也。胡其慶之所也。蓋是而之會與者。凡十
三人。今其他氏。子孫與與替。予不能知。而獨涑水
氏之後。生相映。賦傳。至彭。歷數十世。而澤猶不斬。
木深末茂。源遠流長。有足式斯。而可鏡。睹已敬甫。
君雅志。進脩力。進其先。榮而斯為。巴陵君之季子。
青年砥志。嗜學能文。又司馬氏千里駒也。行且咀
華茹實。豐澤吐奇為。

國之世臣。家之令子。俾父祖未竟之緒。益拓以開。
而文正公九泉之下。有餘輝焉。是而其不朽矣夫。

諸君勉乎。以愛題之以俟。

隆慶壬申。秋初吉。

賜進士第。順大夫。知廣西柳州府事。上虞鄭彝。

臣頌首書。

宋太師司馬溫國文正公余夏鄉先哲也。當其任

崇福時春。在洛秋冬。在夏縣。如是者凡十五年。

時洛國文正公亦以太尉留守西都。集洛中公卿大

夫年德高。皆諱國富公之第。置酒相會。時人謂

之洛陽耆。公會洛公素重司馬公。而請與馬諸公。

既尚形妙。覺僧舍復繪成。卷帙蜀司馬公序之序。

與約且皆公手筆也。既而公起相。哲宗未幾而薨。

於位。哲宗詔戶部侍郎趙鼎。趙鼎歸葬夏縣。後

金虜挾公姪孫兵部侍郎朴比去。悉取其孳。趙忠

簡為匪。其長子倬於蜀。因家叙州。及高宗南渡。溫

公會孫吏部侍郎復護駕從。遷因家會稽山陰。并

夏縣之族。分為三矣。然遷叙州者為公伯兄太中

大夫旦之後。而會稽者為公之派裔。入元之季。夏

縣子姓莫知所終。而焚修祠墓下者。至屬諸繼流。

馬迨我

皇朝會稽雲仍。最為蕃盛。文獻不絕。若大司成公

恂。侍御公璽。按察公相。並來謁墓。隆慶改元。按察公

子景泉先生。定公之十六世孫也。携其猶子宗晦

奉父兄遺命。負家藏者。英會圖及誥勅。數卷。按察

公重修講系一帙。歸夏奉祀。暇日出闕。示予。予焚

香。啟廳。見諸公皆衣冠偉然。令人肅然。起敬。第卷

中。張景元。趙南正。馮肅之。三公面目剝落。莫可辨

識。其他亦或間有毀裂。而司馬公文富。二公及張

涑水司馬氏流集卷七

三十一

昌言王安之庶君從王君貺楚正叔王不疑數公
之容猶幸無恙以故公之鄉後生如不肯輩始獲
觀公真容見公遺物自謂希世奇觀幸莫大矣然
亦不能無感於斯也按

大明一統志夏縣本禹所都之地漢為安邑縣境
後魏太和中別置南安邑縣改為夏縣隋初屬虞
州後屬河東郡唐屬絳州乾元初改屬陝州金元
屬解州

本朝因之縣西二十里鳴條岡公之墓在焉即今
觀之公之祠墓規制宏敞有司歷有興修蘇長公
手書隧碑雖仆磨於奸巨博下輩而模鑄於後世
惟哲宗御篆碑額猶是曩時舊物據紀載之言攷
鳴條之迹公之為我夏人昭昭也柰何近世學者
考覈不詳著述多謬如青溪樵雲徐居庭桂假名
荆川唐公著綱鑑大成以公為洛陽人而仍存涑
水之號不知涑水之源出於絳縣而經流於夏之
西境故當時稱公為涑水先生者以此洛陽安得
有涑水也或者不知今日解梁之夏即趙宋時陝

州之夏遂疑公只陝州廼河南人而不信其為河
東夏縣人傳於世而滯於真者比比皆是也嗚呼
公惟居洛故得與會者英肖彤圖卷而遺其真容
於今日向使公不居洛則不與此會而固無此容
矣是公之真容豈是圖而傳之今日者公之居洛
為之也後人沉其會於洛遂昧其家於夏縱知其
家於夏又泥其屬於陝是以有河洛之謬說也向
使公無洛陽之居後人亦無洛人之惑矣是傳贗
滯真而起後人之惑者亦公之居洛為之也夫學
術如溫公相業如溫公聲聞之昭垂於後世如溫
公而今人尚論之跡猶如此他尚何言耶此其所
關最大不啻魯魚亥豕之小失而已故予撫玩斯
圖而深有感焉至若司馬氏世守之孝人將觀斯
卷而自知之又何俟予之贅哉雖然向徵景泉氏
叔姪之歸則溫公故物流落江浙間又安得歸公
之故里也耶是殆有數存焉而景泉氏叔姪還夏
之舉良可嘉尚也已

涑水鄉後學馬化龍光前甫薰沐頓首謹識

洛陽耆英會圖以文富司馬三公取重于世遂出會昌九老上圖九十有三人

明萬曆甲申四月司馬文正公裔孫解元宗晦携

此卷索余書余惟有宋自神宗用安石行新法一

時元老皆致仕去文正居洛十有五年朋奸蔽主

羽翼已成後雖宣仁倚毗相業赫然而天不憖遺

黨禍尋起宋之大事去矣公曾孫吏部侍郎俊從

高宗南渡家于會稽山陰之間而涑水舊墟無守

冢者

東坡志林卷七

十四

論一

國朝以公大儒從祀

孔庭復其子孫無所與士得專經科第鬱然相望

宗晦之大父按察公相父巴陵公初季父邵武公

祉皆起家進士而已與仲兄晞射策晉陽並成上

第夫涑水之流賴南渡不絕南渡之族因涑水更

威然則河東故里可無人焉爾乎先此宗晦從其

季父若兄比召彙征當路謂非晉產殊之于越君

曰先按察君嘗展墓至夏歛歎父之慨然欲卜築

于此予小子所以來成先志也今已縣次續食獨

奈何鄙遠之若內晉而外吳不得稱同姓不亦甚乎王子語之曰文正故鄉誠宜世祀勿絕子曷不請于

朝而家焉無但僑寓為也則朝食顧歆公乃嘉告

未有詞于晉矣往在嘉靖間大獄幸起按察公以

刑部尚書即抗法不回罷去而巴陵又無祿即世

今邵武與二孝蔗彬彬嗣興庶幾能振遺響者宗

晦勉之哉

萬曆甲申四月

東坡志林卷七

卷七

十五

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右布政使

致仕太原王道行書

耆英會圖耆宋司馬文正公及文富諸公十三人

相期而會於洛中者也數百年後文正公裔孫宗

晦氏漸持卷懇諸縉紳士為語揚厲諸縉紳士亦

各以詩文備述先臣美盛余覽其形會其意因慨

意之曰嗚呼觀斯圖斯會也則有宋興衰治亂之

機其决於此乎夫才賢者圖治之資老成者謀國

之望宋自建隆開基迄及治平熙寧之世仁厚

朕漸次陵替文富諸臣夫非治世之藥石而保邦
 之楨榦乎即年逾七袞景光近慕然猶天眷元德
 康強未老引而置之百僚之上或與聞就議其謀
 謨翊贊宣猷展采當不啻炎劉之內魏李唐之姚
 宋也而胡遺棄之疏斥之俾德星下聚乎夫君子
 小人迭為消長興衰治亂互為倚伏哲人智士又
 志甘恬愉難進易退者也文富諸公既以君子會
 適在下而安石京博輩呼朋引類新法日起肆無
 忌阻國勢幾何能定而世道幾何不亂乎即未幾
 司馬入相功成旋轉而尋復捐逝宋室為之一空
 洛中諸賢會甚適矣宋何能國哉有賢而不用以
 治譬之渡河者弃舟楫而甘自沉溺養生者厭膏
 梁竟饑餓以死嗚呼緊誰之咎歟語曰邦無老成
 誰與共理然則諸賢之斯會斯圖也或亦不能忘
 情在公而宋之人主則甘以遠賢自削已雖然晚
 近世以來崇尚勢利競從侈靡故也又矣洛中之
 會固諸賢雅致亦見古道猶存蓋其會也坐次以
 年不以位供具尚儉不尚奢志同道合迄日以罷

蘇東坡文集卷七

三

孟有鼓腹歌詠之風焉後之君子乞身以老石室
 林泉之下固當以是為準乎識此則宗晦氏先棄
 之綴固非獨有宗器之思而亦有補於世道之雅
 集也因忘陋為之綴厥後云
 萬曆甲申七月既望
 賜進士第奉
 勅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前侍 經筵工 科都給事中雍丘侯于
 趙拜書
 王嗣美曰余披是圖蓋有感於涑水司馬氏為自
 古圖史所載稱世德世祿者不一其姓多數傳弗
 耀遞起而遞滅甚至藥卻房杜諸家尚不能庇其
 子豈其堅德之不茂耶抑亦種福之不長也噫是
 亦有數焉爾矣即無他取譬當其時凡與斯會者
 蓋十有三公焉如富韓公又潞公一皆依附日月
 績用軒翥宜其蔽施後世慶流苗裔者不聞有守
 斯圖如司馬憲使諸君輩他可知已蓋亦有幸不
 幸哉余憶昔時聞先大父家君譚洛中耆英一

蘇東坡文集卷七

七

會古今盛事既讀宋史見公勛業奕奕為宗社
一倚賴退樓巖穴相與考槃詩酒即與鄉曲田父無
殊真得古人去就之義未嘗不欲振趨左右愿効
一執鞭而無從也今得披斯圖指視曰此某公也此
某公也此某公詩也一時形容氣味髣髴如見余
亦何多幸邪計元豐迄今五百年所有數公像
亦且刊剝無似恐時久弗存特無猶有恙耶詩曰
申錫無疆子孫保之司馬氏子孫保之哉按司馬
氏系出高辛漢司馬遷公世掌史書為龍門司馬
氏歷世多顯晦趙宋元豐間溫國公以相茶顯世
居夏為涑水司馬氏溫公世來伊洛間為斯會始
繪斯圖后曾孫開國公叔隨高宗南渡移家浙之
山陰為山陰司馬氏圖在山陰
明興簪紱遊起至隆慶改元有進士社者承厥考
按察公道志借猶子睚眦始歸夏修溫公之茶睚
晰繼舉于鄉而晰尤著復為涑水司馬氏圖在涑
水萬曆甲申夏晰持以示予先後題詠者若干人
有溫公手筆序其端有十三公萬序職官有會約

九條詩各一首

關中王副美書

按昔英會凡十有三人以首事則潞國公以治具
則韓國公以事例則坊之唐白樂天香山會約亦
云偉矣當是時諸與會者皆以耄耄相先獨溫國
司馬公年未七十以狄無謨故事與焉此其說近
似以今度之公之與斯會也寧以齒乎哉攷公在
位二十餘年居洛十五年當其居洛定惟新法之
故以故十五年間絕口不言新法非不欲也知不
可也辟之豺狼難以身近公固量之審矣至一念
忠愛矢死不忘則又公之忘也夫以志則是以遇
則非而憤懣不平之意非有托焉不可也故追歡
杯杓雍容賢詰庶幾托焉而失者或托焉而得此
又公之弗獲已也比晚年再出即曰四害未除死
不瞑目此其志可想矣嗟乎龍蟠於泥蛭其肆矣
既哉既哉惡觀龍之忘哉予以此有味乎其言之
也

明萬曆甲申長至吉進階朝議大夫湖廣布政司

右叅議稷山後學梁綱拜手書

吾鄉先正司馬溫公嗣孫舉進士者乃持其所遺
會齒跡余且曰惟翁為學慕古必與先人誼有神
交希題數字其後亦先人所樂聞者何如余應之
曰吾尚樂跡是耶念昔藝祖立國僅得忠獻一人
以為之弼忠獻雖才于道未有所聞其曰用魯論
各半部者固謾詞爾曾論多表裏于周官為能用
之其致治止如彼耶若我文正生其中葉承洙泗
之舊派啟伊洛之新源固帝所寶以弼其嗣主者
使專主台席公必取其制度忝而更定苟世世相
一承不致失墜將趙宋之社或存于今時矣夫何以
人生幾何之壽而投其闕于洛者至十有餘年之
久是其為智猶不及一石工安在取英與哲以為
謚耶用知耆英之會豈連茹眾王者所欲立與夫
獨樂之園固志存燕善者不暇為矣觀于是圖能
不深慨于異世之同志者耶雖然公固未盡行其
道于當時而有不忘者存所謂富有著述是已即
他人猶當誦法之矧其子孫乎為公之嗣凡在其

棟宇有長流集卷七

三十一

正

臨德尚庇中者正宜佩服厥訓佐我

聖主以繼自古賢哲之佐如伊周者為有光矣如
此始不忝于為公之嗣無徒保守此品夸以示人
曰我溫國之正嗣而已也夫過計有如此其勿訝

鄉迂夫敬卷張在沐手占時年七十四矣

司馬文正公勛恭文宣昭炳史牒故無論華夷今
昔誰不仰之當元豐間與潞鄭文富諸公結社洛
中以歌詠太平當時命工繪而頗為奇事而傳之
於今足為奇物予聞之昔矣顧以不能一觀為恨

棟宇有長流集卷七

三十一

萬曆甲申予以執事在桐鄉桐鄉去夏不五千里
間以公事至則展拜先生之祠且晤先生裔孫宗
晦孝燕乃又於宗晦許獲所謂耆英卷者披其面
讀其詩具見當時太平文物諸老優游氣象斯非
生平厚幸耶予家舊藏有香山九老圖號稱精絕
今又得視斯圖大是快事第其卷為拙工裝潢遂
使千年神物一旦殘缺始為造化所禁而莫知其
所以然耳嗟嗟惜哉

桐鄉令印人康樸志

舊識者英焦洛濱重邀此十一元臣夔龍當日開

生色麟鳳今朝奉此真官 余貂蟬輝百葉尾遷俎

豆稀千春轉思元祐群公 一自披圖如對神

天池徐洲

金門初罷相洛社已招賢元祐人俱老熙寧事可

憐無由瞻日表豈欲樂天斗忽憶前朝事披圖倍

愴然

月峰孫鑛

洛陽會上聚者英盡是當朝社稷臣且共尊前浮

綠醴肯隨馬上逐紅塵可憐司馬年猶壯誰挽熙

寧法再新料此苗形非夢 一時披覽轉傷神

句餘後學孫如湯

司馬氏持其先洛社圖卷 余謂余宜有言末簡

則諸大夫之述作備矣蓋 孫筆而毫為之腐也偶

友人以宋十六帝圖像過余 小有附庸因布席焚

香合二鬪而披覽之 迺謂百世之下得儼然見當

時明良之盛不能不深為 幸喜願諸賢社稷臣也

而使在野此趙宋理亂興亡之圖 又不能不為之

浩嘆

此圖為宋鄭魚筆也 能於毫素間寫出諸大君

子使千百世後宛然如昨 慨焉興慕真高手也

夷考吳闔人也 非夫秉彝好德心醉乎有道者

氣象胡能命筆如此 此其賢於福建乎不亦遼

哉

後學黃猷吉敬題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

本縣從學者十許人 講書用一大竹筒筒內貯竹

簽上書學士姓名 講後一日即抽簽令講講不通

則概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暖講 一杯一飯一麵

一肉一菜而已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

公一日省墳止寺中 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

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 瓦罐盛菜羹真飯土簋

啜土釧也公享之如太牢 既畢復啓曰某等聞端

明在縣日為諸生講書 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

公即取紙筆書庶人一 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

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 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

然少許謝曰其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養
村父老笑而去海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
明公聞之不介意

此宋廖瑩中江行雜錄語也敬為拈出亦足見
公生平一斑云

萬曆丁亥春二月念有三日後學黃欽吉再題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七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八

溫公十六世孫社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

積德贈言

晰曰積德之什為卷自余大父按察公誥夏拜
瞻丘隴太史呂文簡公巡隴南陴沈公輩重之
而為詩文歌詠其事也日積月累漸至盈幅蓋
還夏之舉肇自我按察公而不肖輩成其志方
不肖輩始至夏時父老猶記憶先大父嘗祭掃

日祝文讀畢不知其涕之何從也錄此庶先公
初意不至泯沒而抑亦繼承之一事云爾

序

積德之什序

積德之什者贈菲泉司馬邦柱祭其先溫國文正公
還京之作也菲泉溫公之十五世孫宋南渡時遷
特即仍舉家自夏縣遷浙之山陰自是不歸夏者十
世矣於是北人以司馬氏為無後南人以山陰氏為
失祖菲泉子卯整讀書即慨然曰吾家涑水之積夏

向之蒙而晉宗室司馬孚之胤也至吾祖溫公直道
殊勲冠絕宋代乃吾皇澤江邊不能一遷及不若異
姓者之歸賜張謐何耶此其痛心裂骨蓋二三十年
矣既舉進士仕刑部則曰相謁祗有日矣遷夏有期
矣至是果求便差日夜馳請夏縣遂獲舉丁亥元日
之祭越三日柵及蒲守前元保少卿南華君參謁
巡按南庄沈公沈公謂予二人者曰菲泉自夏即過
運城二君可逢會焉予曰此柵夙昔所領見之人也
往年內濱初公營新溫公之祠謀遷司馬之後勞動
萬狀柵備聞之以為菲泉子且夕來也不意今始至
乎越明日而菲泉來容貌古樸心神開朗一握手聞
忘形骸出肺腑契如金蘭咸若骨肉初初公查獲在
官水田百餘畝籍之官板以為祭需俟司馬氏後至
而歸之南曉子曰菲泉其定居矣時在不可失事在
不可疑菲泉子曰相豈為此曰來哉予遂嘆曰果若
古語非聖賢子孫何有此言司馬氏其中興乎於是
南厓公夜讌諸水榭堂日讌諸海光殿極談笑泉所
又以為復見小司馬矣又明日予與諸親德堂酒半

北登尊經閣是日山川濛濛雨雪霏霏四放軒窓
覽風煙西望虞坂東眺岳陽前指鳴條俯臨嶺海南
厓公曰此非菲泉子之高塚也家邪夫其千里馳驅
百年懷思尊祖敬宗不啻卜子所謂大夫及學士者
矣斯行也不可無言以贈予詩南曉詩刊可為序又
明日南曉讌諸河東書院燭跋矣予請名題焉南厓
公曰今夫司馬氏之散處江南者不啻數百輩於其
溫公乃無一能念之者即有念者乃無一能至之者
即有至者乃無能肖之如吾菲泉子者斯題也曰泉
賢菲泉子曰相無微子之材而先人不敢比殷湯予
又請題曰允裕菲泉子曰此復犯先諱矣是時菲泉
携有元日祝辭中有溫公常言積德冥冥之中以為
子孫長久之計予曰卷其以積德題乎南厓公曰然
若冥冥中無德之積安能使十四五世之雲仍如吾
菲泉者至是乎若子孫計不長久安能使四五百年
之墟墓如吾溫公者至是乎予嘆曰果哉始與溫公
之道儻者安石也繼世以與溫公之道儻者懷怍檢
輩也聞其今子孫有改譜系易宗派如古別族於太

吏之輔果者矣。天人不遠，古今如鑒。可於司馬氏及四氏者驗也。且夫溫公道未盡行而殂，以其世之非辰也。菲泉學方滋茂而顯，直其時之正清也。吾知凡溫公之厄畜於宋代者，將俾菲泉畢發之於今矣。不然方起大名之夕，夢公授袖中簡者何也。於是南厓公及南畝皆曰：莫為莫傳，莫承莫彰，此可以題曰積德之什矣。

嘉靖六年歲次丁亥春正月八日

賜進士及第解州判官前翰林院修撰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卷八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高陵呂柟書於河東書院之藉草亭

序積德之什

歲在丁亥七月，既望會稽菲泉子司馬邦柱以秋憲即權僉福建臬憲事，有行色笑一日過其同年友飛峯史立模曰：睽遠在即，相去何啻千里，子何以贈我。昔者使山西，獲展遠祖溫公墓於涑水，慨自吾馬氏家越殆十數葉，迄鮮有能慰追慕之私者，獨相以使便始克遂焉。非幸與諸君子謬愛者，咸有贈言而

涇野呂太史仲木嘗以積德之什題卷首而引之亦

既詳矣。收復因其義再丐知已一言為行李重何如

明日示涇野卷予得而遍讀之又明日別委一卷則

吾姚孫武魁志健所書四楷字并圖繪亦具嗜珠玉

交燦其何役之能雖然可終然乎予惟冰角時即受

讀司馬文正公傳稍通大義每思公對劉元城盡心

行已終身服行之要曰其誠乎蓋公真用力于心學

者故其立朝行已俯仰無愧而相業炳偉迄冠宋室

倚其休哉稽在當時公亦夫人耳而兒童走下誦而

知之遠及裔夷相戒中國相司馬慎無開造生蒙其

卒也蘇長公撰神道碑自謂于公獨無愧辭其皆誠

之驗與唯公立德取信人人德之不可以已也如此

世有不務德之積而徒取必于術數以僥倖于萬一

者視公當何如哉感德必有後是宜數千百里之遠

十五六傳之餘謫步履華行若吾邦柱者出而尊隆

緒于菴落也。邦柱茂密強志清雅出塵方以名進士

為司寇大夫詰憲寬惠用法平恕人以不究縛者能

聞西曹餘暇游情篇翰時以示人可也而傳可謂焉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卷八

五

忝其先德厚流光其弗信矣乎茲愈憲聞省峻階華
貫持于是乎矧千里澄清慨然攬勝則肝謂柱良屏
墨澤物洗寬有大於疇昔樂諸中者宜素而矣俟於
他求亦曰纂乃祖服可矣聞之八閩僻在南服又朴
務簡其以郵罰嚴有司例之江浙僅十二三九經臬
司予決無有騰牘者即有之亦解焉而其真良有繁
也夫經于大而細馬略之信于顯而微焉情之慎于
初而終焉踰之人情大抵然爾又况益之以生愛惻
恒之情少而聰察操切之意多取足近名而其他靡
恒如昔人所訊今之世恒病焉可乎不可乎以是
括而施諸其官無忘乃祖攸訓庶幾動罔弗濟克對
前人先而于淫野用意之深厚其亦無負之矣不然
賢者之後將責備焉人言尚可畏也模也固庸以淺
鄙之詞引別意且獻規焉非泉肯以為道傍之苦李
而棄之時

積德之什後序

望後又十日年友同郡史立模拜書
司馬宗晦所者溫國文正公十七世孫也十三世祖

侍即後遷於台稽家世經術至宗晦大父按察公相
父巴陵公初嘗射策甲科舉進士仕不甚通家晦年
數歲失父家徒四壁立宗晦自傷乃從母問先業所
遺母泣曰爾父以清白遺爾矣遺第努力為諸生
學問恭具是矣績紘以給宗晦讀經外傳受詩積十
餘歲已而喪母比遊溫國故里經學益明是時河東
而部髦士詣與宗晦同經咸人人視偉宗晦多屬齒
從質經疑口何傷其年及酉宗晦舉鄉試第一後大
比士必先及科用不乏明年宗晦詣余領一見余方
閉門進惟故塵遊宗晦曰先人辱公於癸丑藏其
府公固不曰我用巴陵死不復善視其子矣古之志
士懼名稱不立累日力經歲月動若甯董學若邴邴
登山入海契闊篤志則繼體垂後由此其選也者非
獨一士也蓋先人閨門雍穆有德有行人擬陳元方
淵清玉潔有禮有法人擬華子魚專心憂公斃而後
已人擬行父祭遵諸人小子乃所願學父則遠矣學
人所擬父則益遠矣碑之流於海者不見所當見於
中國去人彌遠思人彌深吾何以卑吾領也惟公圖

之。余曰：子誠繼子之先子也，則何止子之先子不曰登枝而指其本乎？宗晦下惟又數歲，再請余，願見曰：公若以一世命於不肖，則有並矣，尚不以世豈可量也。蓋聞先大父嘗讀許靖書，曰：自竄蠻貊，縣心北風，何由假翼自致？曰：嗟哉！古今人不相遠，蓋是書也。余何能終卷？嘉靖中，起為郎中，獄伏畿輔，渡河，遵凍水，與巡醒初公狀元呂公，剪茶於溫公之壠，自謂不返之計，莫執而去，而先人思振袂舊茶，贊辭甚張，悠悠孤淪，訖於茲日。余小子拂拭短褐，浮江出越，始備溫公之掃除厥惟，艱哉！本之弗指，吾感傷公之風，猶耳也。敢請余曰：孝哉！司馬氏之子，其言先之德也。悠以遠其言已之志也，微以著余聞之古者，推功受氏人多，土著名宗，望族皆舉郡國官名，自表使百代，不得以相亂。雖受命易姓，百宗蕩析，去墳墓，松楸，公無常產之拘，士靡舊德之傳，而其子孫猶據系錄，以示所承。西有隴右之李，東有彭城之劉，哀然冠冕，未嘗與皂隸混為一區，何以故？彼其後誠得人，以繼之也。司馬氏在宋，稱右族，自過會稽，流裔不踐其故。

聖蓋

明興二百年，餘弗與血食。宗晦，漢然，往跡之，謀與其伯仲，操譜系，木主，獲行而來北，方始謂涑水氏有後，而邦人依依如見溫公之世，豈非計長久與涑水源，衍德無極也哉！昔周人懷召公之德，愛樹不剪，越王思范老之功，鑄金存像，與其愛之微也，寧其後之人也，其孰久乎？馬璘讀史至漢馬援傳，謂其祖業墜於地，輒喟然嘆息，彼其所親，空文爾，未始傲天之衷，唯是土風湯沐，既具若涑水之上也。視宗晦，所踐又孰親乎？君子謂司馬氏之子之孝，詎可量也。而子之先子，卧江鄉者，即不得歸目，浩然嘆矣。始宗晦，庶夏日，狗於壠上，曰：孤操不足以勝門，恭才志不足以致青雲，莫與處也。居無何，宗晦季父祉舉甲戌進士，為比部郎，而其兄暉復舉丙子鄉試，殆駸駸盛矣。積德冥冥，溫公固嘗言之，而狀元呂公又題之首簡，為子孫榮，余何言哉！余何言哉！

萬曆庚辰冬十月二日望日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鄧陽年

家生何東序崇教甫謹言

書司馬氏積德卷後

司馬氏自三代以來繁姓重矣蓋云重黎之后也于
周為日正周定鼎郊鄒薦其為瑞者三王用嘉之肆
得蒲璧以朝宣王時休父入學六師為司馬子孫以
官氏後失官播越河汾間已并於溫魏晉禪代際安
平獻王孚溫人也以篤籍稱賢乃后居夏者千九子
中不知出何別比趙宋時溫罔文正公以大儒相元
祐為夷夏所仰其封樹具在夏宋南渡日侍節伋始
以其族行旅寓會稽之山陰它日視故都惟遺風馬
牛不相及

卷八

十

七

國朝嘉靖中刑部君相出使便道一謁松楸羹餘之
歸而語若子孫曰吾親先世丘壠愀然有黍離之感
焉即吾老山陰得一子若孫嗣業故都者吾死無憾
已後二十餘年刑部孫晰從季父社始杖馬篋來夏
遂以定居無何社晰同舉計偕晰即第一人明牟社
成進士已時來復舉計偕居人相賀為文公無後而
有後矣初刑部君過夏日照中呂文簡遇於解相得

甚驩時有味乎文正積德長久之言相與咏歌之成

卷是以有積德之什今其卷具在晰父子繼起益光

先壠視斯卷不啻如璋矣嘗謂積德云者增而不已

之謂第令子孫襲先世靈靈作德弗類一朝撲滅之

何有者即它戮餘堙替隳圯或糊頰頰於四方莫知

生之所自逞極血食於乎彼非神明之后而獨然

則前債而後地之也乃如越閩數千里更世數百年

子姓振振復還其所以紹先烈榮之生民未有矣余

游司馬氏群從間雅有田蘇之好即一門稟庶庶几

束修君子也詎云先世覆露及之良自其身有耳傳

曰盛德必百世祀司馬氏世數猶未也余以其後知

之也

萬曆甲申冬吉

賜進士第分辦工部都水司事櫻山龍馬王時濟頓

首拜書

卷八

二

七

詩

東郡有績女西北有織婦營為雖未同相思本相厚
曉日上條山南瞰黃河渡大舟載萬人須臾咸登路
人生非金石安能顏如故教稱都邑士大夫乃宗祖
彩鳳鳴高岡烏鳥何足數君從萬里來持以報

明主

右擬古一首申贈省憲行旌之下蓋戀戀不已
之情非所云詩也 涇野呂柟藁上

兼泉先生司馬老大人行軒政教

卷八

十一

吳興沈松

刑曹明法擅聲華 命西行拂劍花晉國衣冠瞻
世尚鄭鄉姻望仙槎舉杯對燭還如夢話舊開顏
莫問家最是不堪凝睇處征旆明日即天涯

澶淵王濤

天意終移宋雲仍亦渡江他鄉春渺渺故國水淙淙
鶴自鳴華表麟空卧石缸歲時今展祭閭里問行幢

其一

百世存家計三朝報國心 數名元不妄奕葉好相尋

祠基依山寺園田亘石 西帶能念祖文彩重纓簪

其二

三當作四

看君述祖德別我苦寒行霽雪迴光向春風到

帝城中朝能覆奏四海亦知名竹帛他時系應無
忝所生

其三

海陵華湘

百年江漢尚餘哀獨樂園中野草萊白首始成元祐

治新經終作靖康災典刑不朽留家訓事業重翻賴

卷八

十一

史才後世雲仍真不忝哀矜一念徹燕臺

東郡張相

涑水環先墓雲孫拜後塵卧麟芳草夕遺像古祠春

石壁停霞邳山原薦渚頽重來賜朝代河洛想風神

溫公閑九原憲使駐雙旂異代人俱俊當年道故尊

椒漿酌奠漢梓里憶生存明日醉瑤嶺春風入

帝關

涑水馬駿

江北江南天一方窮源及本尤同鄉安平世系今猶

著文正清風久益彰如玉丰標正粉署銜金交契示
周行卜居頌定鳴條計洒掃松楸具瓣香

瀛海袁淮

異代居南渡千秋阻北馳弓裘隨日月禮樂問華夷
涑水依金刹條山奠玉卮承家應佩印爾祖亦吾師

青崖沈鍊

佩符元祐日珥節中興年司馬多奇服攀龍不異天
傳家文未墜省墓劍常懸方駕成俱往臨雲一愴然

鄉後學馬鑄

涑水先生有後人才華蚤占杏林春驅馳

王事類初識寤寐鳴條願始仰老稚歡迎如故舊類
繫拜薦竭精裡乾旋坤轉道謨在黃閣他年好致身

漢嘉徐岱

涑水名千古流芳到浙東家傳綠積德世遷錄成功
令望登科後深情展墓中看君多孝義錫類自無窮

郭璟頌

司馬鍾靈壯宋朝育丘奕世枕鳴條勳名燁燁乾坤
久史筆巍巍泰華高赴闕言歸留赤子拒荆首政展

青苗忠清粹德瑋流遠 聖代于今有鳳毛

漢南劉臬

稽山靈秀鍾人傑温國家聲啟後昆一代勳名元祐
史千秋祠墓涑陽村象賢已見存經濟積德由來仰
格言便令飛騰霄漢上宗祊它日勒勳敦

上海渚傑

涑水老孫子山陰今大夫能趨元日祭不遺孝心孤
相恭看家乘賢聲重仕途先公歆爾德授簡堂虛無

慈谿陳文譽

昔年契誼塵叢棘此日熏漸仰握蘭綽向 竹箴歸

去節又看星使跨吟鞍幾竿泉細青雲濕萬壑流長
碧玉寒家訓千年龜鑑在世應鳴玉侍 金鑿

迂漁張直

氣聚傳岩秀重能生大儒一時隆相業百世裕孫謨
涑水承洙泗温鄉拱魯都雲仍皆俊傑會見輔唐虞

葵所侯于趙

伊周飛相恭文正步芳塵朝野謳歌舊乾坤氣象新
千年延道脉百代胤聞人積德風猶著承家澤未涸

熙朝崇正學憲使竭精極水鉢孫護俗莫播祖烈親
明時呈瑞鳳慶閣種文麟哲嗣人中傑蘭孫席上珍
翩翩華國器會見佐
楓宸

角東山人呂時

玄功冥冥鬼神知司馬中興自有基三代龍章傳宋

室千年肉譜照

明時

涑水氏商孫世有顯者且當時
誥勅反著洪會因迄今通傳尚在故云

聖門日

月萬無際吾道弓表正在茲君實相公童子識圖書

又啟後人思

卷八

十六

太原王道行

宋朝名相贊儒宗故里天留馬鬣封紹聖黨人紛指

鹿渡江孫子竟從龍甲科不斷傳經脉丁祀長欽衛

道功回首一丘餘亂草賴君高起大夫松

右贈宗晦解元

題司馬氏積德卷 有序

邵人呂陽

司馬文正公嘗言積德以為子孫長久計蓋公以

名儒賢相匡輔哲宗力變新法以續國脉以蘇民

命人謂元祐相業有旋乾轉坤之功其積德顧不
偉歟當時勅建墓碑見存夏縣公曾孫吏部侍郎
河內縣開國伯侯孫南渡子孫因家會稽朝元
備位終其代無仕者至

皇朝科第相望未易更僕數迨公十五世孫燕訪
公相由辛巳進士先任比部即嘉靖初奉

命獻獄 畿輔馳至夏縣拜掃先茔有復築志涇

野呂公時判解州為公題積德卷一時名輩相繼

咏歌後以秉法忤權貴歸里費志以沒巴陵公初

宋司馬氏積德卷

卷八

十七

以癸丑進士筮仕尋卒于官亦不克成所志願矣

世宦遊僅以詩禮聞浙東其所傳者惟告身數軸

耆英會圖一卷譜系一帙而已隆慶改元邵武公

祉率姪暉晰輩佩先人遺志表供祀事相繼舉于

鄉而祉瑩甲戌進士後先輝映誠食文正公積德

之報矣陽世居平陽與文正公同鄉土歲癸丑又

與巴陵公過于都城數相往反叙其家世及復築

意相得甚歡今暉晰輩皆其子神秀英特進未可

量予嘉其克成先志因賦詩二十韻于積德卷左

方印以見好德之意云

河岳鍾靈秀温公生冀方風堅希聖志終作濟川航
旋轉更新法安危繫衆望河汾分派遠瀛洛接波長
與會耆英裏樓神凍水傍典刑今尚在聲譽久不忘
文正昭微謚明禋從宗王前休誰並駕後胤自餘慶
良史家聲舊阿衡世業昂人才資品錄邦治賴平章
開國隨南渡明刑始北剏與悲續血弱掃蒸奠椒漿
賁志成先德遺言待後稷巴陵因早世邵武為重傷
遠拉卑尊輩同歸系梓鄉協心護丘隴述事察蒸嘗
領解推難弟承科得仲行聯登龍虎榜長繼圖書香
積德誠無教楊休殊小央願言弘祖烈千載慶
明良

姚江孫鑑

孫鈞

承家原不易創業最為難聲教垂今古魁名振宇寰
溯源根凍水遺澤種稽山積善多餘慶應非旦夕間
海內推門閥無過司馬亦當年崇相業奕世擅聲華
圖譜傳流遠文章衆所認遺芳後東越西晉望尤賒

孫鑑

有宋温公柄國時力恢治運慨昌期才猷濟世人猶
仰理學傳心衆罔知兩地家聲繁嗣續累朝甲第耀
宗支雲仍累葉存圖譜清白惟將萬卷遺

司馬文正公積德事狀

司馬相

等

司馬氏之先本程伯休父之後秦漢以上世系綿遠不可考矣晉安平獻王字出封河內遂為河內人唐宋間徙居夏之高塚里故文正公爵封溫國上自天章以至高曾皆如其官係所自也公子康生積植生級官禮部侍郎扈從至越子姓皆從之未幾卒于行寓卜葬山陰之亭山時方陸離其從行者因家焉弗克還矣胡元僧竊隱處草茅誰復至夏乎

國朝褒崇道學既使從祀孔庭仍錄其後百凡蘇老不使與編氓伍周程張邵司馬朱一也訪之夏無人

馬廼移文于浙有司遵守如故十一世孫竹上請立廟專祀蓋始有瞻依矣竹之子恂發解京闈

初任禮科給事中封王潞州獲一展墓從弟軫時在園子助教欲與俱弗得其子璽以行人至焉意猶未

愜復命次子埰入夏娶裴女補邑庠生以守祠墓不久埰以軫喪去遂不米來又數十年相筮仕刑曹丙

戌冬奉命決獄

畿輔馳入泗滌自前及相凡四至耳蓋水

禾本原亦皆在念但天各一方艱難迢遞此涑水移

山空望南北而鬱鬱世塚列叢棘中士大夫過之有雲仍已盡之嘆矣嗚呼可不為之寒心哉通惟文運

百昌當道者悲隆慶祀佳城改觀神棲儼若相始拜瞻誠歿存所均感也僕贈開國伯宣議大夫數傳而

以八音紀名至相則從木而八音始盡上距溫公凡十有五世矣即今見存食指在紹興及遷改廣右貴

陽者不過百數計殊未蕃衍恂別號白賁官園子祭酒無詹事府詹事軫別號瑞齋終於助教聖別號思

庵提學南畿終於福建副使埰未第卒國朝以官守弗得至者曰符曰莊曰學曰璋曰公韜

皆鄉貢士也相泗掃還僉謂不可無紀姑次其事如此以上求於立言之君子庶幾有採焉

嘉靖丁亥春正月望日謹識

雜著 附錄

明故奉議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菲泉司馬公行略
司馬氏自程伯休父以官繁姓至安平獻王孚遂
以門閥顯河內唐宋間徙居夏甸而溫國文正公
崛起為理學名臣從祀

廟廡公之子諫議大夫康康生楨楨生伋當高宗南
渡時以吏部侍郎扈從至越卒於行寓卜葬山陰
之亭山子孫遂家焉十傳而為

封比部公公贛配贈太安人張氏生公公諱相字邦

陳水司為民深沈集略

卷八

十一

柱別號菲泉生而穎異奇杰值家窘甚矢志下惟
毅然以古人為師甫弱冠屬

封比部公傳經他郡客死於途訃音未至公感異心

動竭履奔往間闕輿櫬而歸以髫齡襄大事識者

難之事繼母謝極志體之養罔間於所生居喪哀

毀特至伯父貧無依倚父事之終其身撫異母弟

白首同爨孝友蓋天植云年三十成進士仕刑曹

明習典章遇事燭照斧斷有犯大辟曰陳萬化者

戚里泰和伯弟也泰和以私請公不為動自大司

寇而下咸推轂避引為不及奉

命讞獄 幾輔惟公惟茲民以不寃事竣馳詣溫國

故里展視丘墓荒涼潛然泣下欲卜居之有司請

歸祭田為恭謝曰今日之行水木本源之念也詎

為牟利耶弗果居時高陵狀元涇野呂文簡公謫

倅解梁聞而重之爰題其所贈詩文卷曰積德之

什以為司馬氏其中興矣視蒙山西司適李福達

大獄事下法司詳獲中貴人囑從末減公正色曰

是何言三尺法所與天下公共也法而可愾如

陳水司為民深沈集略

卷八

十一

國體何卒秉公叅釁不阿不沮未幾貪閹臬尋以
前大獄事坐罪道聞止西泉寺聽逮彌月致勸曰
公奉

勅往任且宜就列蓋憫之意抑有所冀爾公謂既被

譴而因循罔匪非致身自靖之義且堅卻察屬諸

所餽遺一不為行資計及

命下竟褫職為民歸而杜門課子家徒四壁郡守西

宗洪公高其節會支邑富人諸暨石其者罪冒殺

人之條洪公初涉矜疑示意指得司馬公一札

而釋之石遣其子莫夜具千金為壽峻辭弗內石
固進曰洪公密意也竟邵之郡侯邑大夫非以文
事相委乎睹其面散慮僅蔽風雨衣食匱縮晏如
也即歷俸之餘悉推諸異母弟本囊不私一錢以
為常嘗謂士之視躬飭行直須於綱常義利處着
力不則大節已隳雖侈譚性命悉空言耳虛車之
請能無忍乎其守貞見卓如此悲祿養不逮二親
過諱辰及劬勞日輒伏地絮泣不能起居恒無聲
色貨利之好日惟整肅閨門桐言不出尤謹於冠

東水司馬氏家乘

卷八

子

婚喪祭一是準家禮不濶於流俗蓋萬名君之淳
謹柳公綽之峻潔合而一也性耿介不妄授合獨
與青湖汪憲使栗齋范處士以詩文道誼相高且
延處士公家塾中訓子弟隆館穀或指以為迂且
嘗之曰是非制義師公曰德行中有自然文章顧
其人足以庶頑立懦足矣矧少而背之薰陶若性
反不貴耶繩趨矩步相與切劑者餘十年所廼處
士則自司馬居而外亦漸許可寡結納也臺使者
累疏列薦有氣壯行危才高節勵等語弗果徵用

士評惜之公自少以文名迨壯養益邃遐遐適負笈
而遊者戶外屢常滿惇惇以孝悌庶節躬行誠篤
為提撕為型範一時士多所成立且涉墳籍歲無
虛日所著有非泉存藁涑水譜系越郡志諸書味
歌咲傲以困窮終焉計入仕與家食凡二十五年
而歿歿之日至無以為殮周諸士大夫而後成禮
於乎斯亦足以觀公矣配趙氏封安人加贈宜人
順慈恭儉本之天性雅以賢淑著聞蓋能成公之
美者夫於越為海內巖郡閩閩科第甲天下而至

東水司馬氏家乘

卷八

子

語孝友清白詩禮奕世者必首於司馬氏屈一指
豈私之哉水積而流長行芳而名著理固然爾蓋
公歿八年而伯子元甫初舉嘉靖癸丑進士令巴
陵蕪惠清約綽有父風又二十餘年而季子敬甫
社舉今甲戌進士守邵武以循卓稱諸孫暉晰翻
翩脫穎巍科其它皆養儒被儒服行且凌青雲而
上之公之所貽抑何遠耶襮也不佞幸生同里聞
猶及矣公儀容而巴陵邵武兩君子並締交稱莫
逆以是習知公即推尊無文姓次其大方云爾矣

若曰阿所好也則有直道之人心在

賜進士第文林郎前南京戶科給事中七十一翁山

陰望梅高鶴頰首拜撰

漢書卷八十八

六

明故奉議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菲泉司馬公墓

誌銘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前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奉

勅巡撫河南地方總督南京糧儲餘姚漢齊魏有本

撰文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江西按察司僉事奉

勅提督學校前翰林庶吉士戶科給事中山陰青

湖汪應軫書冊

漢書卷八十八

七

賜同進士出身承德郎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

山陰晉野張牧篆頌

公諱相字邦柱別號菲泉其先本程伯休父之後

晉安平獻王孚出封河內人為宋間徙居平陽郡

夏邑之高喉里故文正公爵封溫國溫國曾孫史

部侍郎仍食邑開國高宗南渡危從因家紹興開

國孫栻傳至公于溫國為十五世孫高祖簡平陰

令曾祖參更名敬祖壇皆隱德不仕父公贊郡庠

生以公官贈承德郎刑部四川司主事母張氏贈

安人繼母謝氏封太安人公資稟穎異神采秀發
讀書過目輒記甫弱冠選補郡庠弟子員肆力博
討才藻拔擢出儕流正德己卯領浙江鄉薦辛巳登
進士第授刑部四川司主事歷山西司員外郎擢
福建按察司僉事尋以大獄褫落遇

朝廷覃恩復還其官致仕始至刑曹慮法比繁瑣體
式罔諳取法家往熙緒閱之自是貫串精詳剖斷
明決群寮咸服時有犯大辟曰陳萬化者戚里泰
和伯弟也泰和以私情干之公曰此

國法也竟不少貸丙戌冬奉

命決獄畿輔事竣乃乘使馳詣夏邑謁溫公祠夏人
見而悅之相謂曰復見小司馬矣欲留居有司請
歸祭田為恭公曰今日之行水木本原之念也豈
為牟利耶時高陵呂涇野謫判解州歎曰司馬氏
其中興手爰題其所題詩文卷曰積德之什視篆
山西司適李福達獄一法司詳覆錫當具葉乃驟
附參之大司寇顏公西汲可以上未幾赴任闕泉道
開大獄

欽明內外問官俱獲罪遂止西泉寺聽逮彌月或勸
之曰公奉

勅赴任且宜就列不從寮屬覬覦堅却之比至京師
竟褫職為民抵家即扁所居門曰衙門室曰一塵
杜門省杵授徒謀子客至輒款留出其所有或携
酒放舟咏歌笑傲薄敝廬居食糞縮晏如也臺諫
交章論薦有氣壯行危持法不阿等語不果徵用
計登第二十六年蒞官日短家食日長平生抱負
百不試一二嗟嗟命也於人何尤公性剛氣和與

物無忤言議舉止瀟灑爽豁以二親早喪祿養不
逮遇忌辰及劬勞日必涕泣哀慟卧不能出戶事

繼母謝太安人承順無間言居喪哀毀尤甚與弟
本同爨家務委以屬之終始無貳心伯父貧而無
倚顧養周至終其身其孝友至性尤人所難者冠
婚喪祭悉遵家禮晁不喜釋老諸星術士涉墳籍
工詩文所著有菲泉遺藁十卷越郡志略十卷藏
丁家癸卯冬患瘵疾卅歲餘至丙午正月十一日
卒距生弘治辛亥七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有六

慶趙氏以賢淑稱子男四長初火祿火法皆邑庠
生祿先公亡次祉女一適庠生胡崇善孫男五時
昕賜晉五晉六孫女四初等以是年十二月十九
日葬于亭山之麓以予同年檢厚走書金陵請銘
方以不文辭而使者載至曰葬期迫矣乃弗果辭
而為之銘

銘曰越有司馬來自身旬開園作祖偉然文獻載
生吉人為國之楨省于涑水於昭令名俶傑執法
範我馳驅曾謂投棄而嗟而吁稽山之阿鑑湖之
曲棲遯觴咏孝友具足有命自天曰還爾官假以
歲月庶幾用為維子維孫既蕃既秀不盡之祿有
留有受亭峯差哉蔚然佳城我銘斯石百世可徵

涑水司馬張君墓誌銘

卷八

正

正

明故文林郎巴陵令戴山司馬君墓誌銘

賜進士及第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前翰林院

侍讀管理

誥勅兼修 國史會典新昌潘晟撰文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

國史編修文林郎餘姚孫鍾書冊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

國史編修文林郎同邑陶大臨篆蓋

巴陵令司馬君卒於治所父矣踰年其子時等扶

輓過金陵以墓銘懇余余與君弟法為姻婭辱知

卷八

正

於君最久誼不得辭乃按狀君諱初字元甫別號

戴山周程伯休父之後休父於周為司馬子孫遠

氏焉世居宛洛之間至宋溫國文正公之孫仍以

吏部左侍郎扈扈南渡始家會稽而君則其十六

世孫也高祖敬曾祖壇祖公贛封刑部四川清吏

司主事父非泉公相起家進士終福建按察司僉

事母趙氏封安人君生而性資英朗器度疑器未

弱冠即以遠大期之及非泉公革李福達大獄事

弱冠即以遠大期之及非泉公革李福達大獄事

能政歸益持清節專以訓課諸子為事君因得肆
力學問文日益有名每試輒為督學者所寵異南
昌張公尤大奇視之後不幸非泉公遊疾數年君
侍奉湯藥經營喪奠備嘗艱苦以襄大事至壬子
始領薦癸丑登進士第而君名遂藉藉聞公卿間
矣暨謁選大司徒巴陵方公以其邑彫敝因請于
大家宰遂授為巴陵今巴陵俗慄而好訟且居楚
上游為二京列省之衝諸司行部及往來假道舟
輿庖廩之費日不暇給而民逋負稱甚君至而嘆

漢書卷八

卷八

曰嗟嗟茲病夫也顧可以搏擊為我乃一意務從
簡約自服食辭舍以至政事有毫病于民者君皆
釐而去之以與民休息都使者催科繳至督責且
嚴諸供億苦繁擾君率置不問直以身死之雖任
謗納侮不恤也訟獄惟聽其大且黠者其枝蔓不
急者皆以理諭而罷遣之不復輸其金焉至於學
校則每加振飭仍優厚之不為勸公暇延諸生於
別館與之商質藝文考訂經史因刻溫公我歲家
訓復欵列陰德十餘事家給人喻之勸勸不為倦

乙卯秋當大比監司以君宿學遴選與試事後門

下所簡拔十餘人皆楚中名產焉君為政惟務盡
惠以利民若夫得失禍福殊不以動念是冬當入
覲或有以厚資裝勉君者君曰剝民以自澤可乎竟
携書教篋以往至則當路果有以危言中君者君
固不為動久之謗息事亦無恙其剛果自信如此
及頒瑞田而蒞事益加勤敏時旱魃為害君憂勞
特甚適閱兵冒暑猶不事湯藥頃史疾篤而不
可療矣乃召謂諸子曰吾居官守庶不愧吾父獨

漢書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遠吾母不及一修定省為恨汝等終守清白弗墜
家聲以善養祖母吾無憾矣歸以語吾第法與社
言未竟而卒時嘉靖丙辰六月二十三日也君天
性孝友每傷菲泉公之沒不見其成名事其母趙
安人殊謹安人憚遠不就養每一飲食必以為念
雖數千里常遣使遺致之至處其叔姪諸弟間尤
多惠愛而諄諄以清白相勉旃人以為不愧文正
公家法云君計生正德癸酉九月二日得年總四
十有四配章氏子男四長即時娶葉氏次昕改名

時娶曹氏俱庠生次明甚聰慧丁巳年扶觀抵家
哀泣過慟不幸獲疾而天次晰女二長納聘于金
州判官于材次納聘于陳邑廩生子渙孫男二震
雲孫女一俱尚幼嗚呼余嘗聞之楚人君卒之日
篋筭脩然至無以為歛諸後事請於當路始給而
民之哀思德君實甚於君之生存余以是知君才
大而不拘檢性直而無機械知潔其身而已不為
矯矯以干譽知利于民而已不事事而煥休之以
驩虞其心故民於君雖知而愛之未深也蓋至是
而論定矣嗟乎位與年俱不滿德君其不重可哀
耶時等以丁巳年十二月十八日奉君柩葬于邑
亭山之原歲乃揮淚為之銘曰楊關西以清白遺
子孫世為三公司馬氏父子實修其德奚一發而
不享其終抑造物有待發不必於其躬嗣而有興
其照我銘於兆之東

平陽府解州夏縣為復崇奉祀事據浙江紹興府山
陰縣二十六都儒籍司馬塚狀告前事有始祖溫國
公司馬光原係山西平陽府解州夏縣人其後九世
祖開國伯司馬辰從宋高宗南渡子孫因占籍於
彼後於正統元年順天府推官徐郁題奏為褒崇道
學事伏覩

聖朝崇尚聖賢之道推恩及其子孫孔氏宗子仍褒
封爵其餘子姓皆免差役與顏孟二氏之復專設教
授以司訓誨俾習仁義道德無墜先業此實希世之
盛典也惟宋時溫國公司馬光子孫扈從宋高宗南
渡雖是去遠宗國君臣大義所在亦未為失及照先
賢上繼往聖下開來學有功聖門後世是賴雖已從
祀廟學子孫亦皆淪雜編氓祠墓不免夷圯伏惟
皇上大典文治將於變斯民如蒙
准言乞

勅該部轉行各處將聖賢子孫體訪

開照例優免差役令於所在儒學習業擇其材質可

用者疊加既錄應有祠墓官為備其置守庶使人知君子之澤悠久不替感發興起有補世教則比屋可封之矣亦可以馴至矣具題奉

聖旨說的是六部都察院還計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抄出會同行在吏部等部都察院少保工部尚書吳計議得合准所言宜從行在戶部禮部施行具題正統元年八月十五日早各官奏奉

聖旨欽此欽遵外擬合就行抄案到司案呈合行山西布政使司轉行平陽府解州夏縣體訪回報除依奉行本部勘合外行據司馬里里長崔順等呈及准本縣儒學牒呈該教諭王珪關踰勘得本學文廟東溫國公馬光祠堂三間元碑二座內外完固塑像儼然朔望一體行香又有縣西三十里鳴條岡見有古墓高低不等松栢石人碑碣之類俱各見在蕪穢不治舊有墻垣遺址尚在傍遺古寺亦有祠堂三間又被樵牧踐踏無人看守荆棘荒涼誠可悽愴及照子孫宗派延訪諸人並無在此居住者及據審得本學增廣生員真貞供係守信坊人有父高忠誠曾說

比先洪武二十四年在外作買賣到於浙江紹興府山陰縣遇有司馬溫國公子孫數人見在山陰縣居住曾問思誠我祖溫國公故里祠墓夏縣有無等語迄今四十餘年失記名字得此移關具本縣并儒學里老人等保結繳申咨呈查得先該順天府推官徐郁題前事已經行勘去後今該前因合行本司轉行浙江紹興府山陰縣著落當該官吏體訪先賢溫國公司馬光子孫若干分豁嫡族宗派明白取具守祀該管官吏里老不致扶同保結繳報彼時蒙山陰縣行拘到官取審供詞塚有祖叔父廷芳等供係委實溫國公子孫人丁衆天難以移徙夏縣奉祀今父軫見任國子監助教兄重見任都察院監察御史恩係溫國公十二世嫡孫曾勛木木水源之念前令塚未告授入籍奉祀並不敢冒名詐姓見存宋時誥命為證如蒙准告乞帖司馬里將戶籍編造黃冊轉行山陰縣開諭庶使祖宗有所依子孫有其本等因其告到縣得此參照所告事理中間未委虛的仍拘宋時誥命當廳視驗相同擬合就行為此除行原籍開諭

行合行帖仰本告即於本縣往坐守祀須多帶

右帖下告人司馬馬採准此

成化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復業奉祀事

帖押

新增

明故癸酉解元雲鶴司馬君墓誌銘

賜進士出身 進階朝議大夫

詔起陝西布政司左叅議稷山冰齋梁綱撰

東水司馬氏家譜卷八

三十八

君姓司馬諱晰字宗晦始號雲嶽後更雲鶴宋太

師溫國公十七代孫也溫國公世居河東夏縣凍

水鄉高悞里載在宋國史及邑采家譜蘇長公文

集中至公曾孫文部侍郎公扈蹕南渡因家會稽

明興代有哲人若大司成公恂助教公軫侍御公琢

余憲公相率來夏展祀余憲公號菲永正德辛巳

進士感前提學憲副廬陵陳公謁溫公墓詩雲仍

已盡之句慘然出涕故卜築奉蒸嘗焉故其詩曰

威德誰無後還鄉自有期蓋有焉云爾也坐主政

刑部時議大獄獲罪休致去尋罹病竟不果來有

四子初錄法祉初號峨山祉號景泉峨山公令巴

陵卒于官配章孺人生四子孟曰時仲曰昕更名

暉丙子舉人見知仁化縣事叔曰明季即君也賦

性穎敏日記數千言十歲能屬文痛巴陵公中道

殂而非泉公還夏夙心耿耿如對乃于隆慶丁卯

歲負溫公影神誥命者英會圖并家譜從景泉公

未夏復籍司馬里即宋之所謂高悞里者夏人慕

溫公而不獲見見溫公之裔孫如見溫公咸舉首

東水司馬氏家譜卷八

三十九

加額曰司馬氏復出矣邑之縉紳士咸樂與之遊

而一峰解翁曆其子茂才蓋吾君且樂為館穀之

未幾補邑庠生時邑侯定州李公鉅鹿陳公聞喜

令涪陵文公督學使海陵袁公洛陽劉公藩泉使

慈谿馮公河東益運判官晉江林公饒莖長垣邵

公撫臺真定楊公輩諸進官未易枚舉皆以文行

重當世者交推轂君有試輒居首萬曆癸酉按臺

廬陵賀公典鄉試薦君為三晉第一人 朝野縉

紳評是歲海內元魁悉率以君為之冠海內士爭

指目君君亦自負一第可拾芥取也景泉公與君同領薦書明年成進士乙亥冬病危殆未有子命君承嗣君早孤感景泉公撫育恩遂偕族眾告先祠而為之子景泉公病尋愈筮仕西曹歷官陝西行太僕寺少卿君乃六上春官竟不第此殆命耶數耶而莫可窮詰其故矣辛卯冬會試如京師道經平水遘疾歸卧簪月餘竟不起嗚呼痛哉君微獨舉子業能卓犖一世而治行恪謹王表修髯雍容揖遜多閑雅諸所周旋談吐靡不翩翩中矩矧

東坡詩集卷八

四十一

君治範經旁通書易春秋老莊班馬諸書迺能嫻于古文詞逼真篁墩程太史以故一時名公膺卿所見無不傾蓋為殷懃惟介幣問草者戶外屢常滿分守仁和宋公撫臺維丘侯公俱上席賓之君曳長裾矜式其子弟問調石畫佐二公纒纒中窻迎解誠者以此窺君經濟才而邑中大利害亦多仗以興祛之夏人寔陰受其福先是溫公墓寢及祠堂歲久摧圯君請諸醮堂叨叨於公得百數十金修葺之又商相巫公父子唐諫議大夫陽公及

溫公祠墓皆載祀典當塗者勒小費棄大禮而際為哉華君請諸侯公復溫公祠春秋仲月之谷人爭羨溫公有後祠墓血食不至荒廢寂寂如曩時也治墳祠之暇則置田產構廬舍締婚姻為定居計慮文獻之無徵不信也哀輯先世誥勅誌銘及交遊贈言為涑水源流善昭垂而傳播之以著其來夏之意又思子立之難以持久也念外舅廣西靖茂右把總杜君木夫婦年高二子俱幼則自浙中迎至夏仰事而俯育之以堅其居夏之心凡此

東坡詩集卷八

四十一

類無非思以綿溫公父子兄弟之嘗祀于條山涑水之間以至百千萬年也噫嘻木有本水有源蓋自古記之矣彼妄認子寯為遠祖者固以乘遙遙華胄之譏若孔嘉父祖微仲程伯休祖重黎天下後世皆不以為非也今立德立言立功烈如溫公而其子孫之在浙者又譁然詳明遠有端緒蒙其積德冥冥之遠澤餘靡可涯矣非如狄武襄公之與梁公比者乃使其祠墓傾頽為榛莽狐兔之區而春秋祀事第付諸緇衣之流曾不得如馬醫

夏哇之鬼歲時享子孫之祭者比肩而擬跡則為其子孫者亦何忍然之甚曾為鳥之不若矣君能速依宗國永莫厥居守其墳祠不負菲泉公遺命其卓識懿行詎不超出尋常萬萬哉君生于嘉靖二十七年七月十一日卒于萬曆二十年正月二十三日享年四十有五配即把總杜君之女子男女各一人男曰露聘邑之鄉進士馬君化龍女尚幼馬君之先曾太父都諫公太父希過公即于菲泉公未夏時相友善而哉山公登嘉靖癸丑進士時適會希迂公遊太學敦世講而相識焉景泉公初至夏又與馬君之父鳴菴公稱莫逆馬君因從景泉公學獲與君為硯席友故以女許女其子君卒時其從姪鎮撫官昂陽君需在京即念露似幼還夏輔襄大事卜兆于温公墓西南一里許小晁村之原行以萬曆二十一年閏十一月初十日奉蛇藏焉先期昂陽君持同里鄉進士盧君獻甫狀偕君之門人蓋吾君之弟博士弟子解三經來徵銘不佞居林下久謬以高尚虛名辱君教枉顧

漢水司馬氏源集卷八

四十二

予亦重君之去越還晉不愧大賢之孫故樂為忘年交今茲之請誼局可以不銘也銘曰鳳凰覽德其千仞方大鵬圖南其萬里兮胡是差池靡究所止兮抑亦有所託而然兮而鳳雛鵬翮姑有竒兮

平陽府解州為公務事萬曆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奉

本府帖文本月十二日蒙

欽差提督學校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杜

票照得關公典司馬温公薛文清公皆一代偉人今其子孫無復之也為此仰平陽府官吏照票事理即將各公嫡派子孫作速查明除已有奉祀衣巾外仍各另議衣巾一名申詳本道以憑准給崇養施行等因帖行到州奉此擬合就行為此仰本縣官吏即將司馬温公嫡派子孫作速查明除已有奉祀衣巾外仍各另議衣巾一名經自申詳本府以憑覆議轉報准給崇養施行仍將遵行過緣由申州查考毋得遲延未便須至帖者

漢水司馬氏源集卷八

四十二

右帖下夏縣准此

萬曆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

帖押

平陽府解州夏縣為公務事萬曆二十二年六月

十九日奉 本州帖文本月十四日奉 本府帖

文本月十二日蒙

欽差提督學校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杜憲

稟前事仰本縣官吏即將司馬溫公嫡派子孫作

速查明除已有奉祀衣巾外仍各另議衣巾一名

欽差司馬溫公稟集略卷八

四十四

徑自申詳 本府以憑覆議轉報准給崇養施行

等因奉此遵依行查間據本縣司馬里童生司馬

露具狀稟稱露係儒籍年一十六歲係已故舉人

晰嫡子溫國公十八世孫合承

提學道杜老爺盛典相應衣巾奉祀伏望

老爺垂念先賢後裔俯賜轉申俾露得承受奉祀

生員衣巾庶先代名賢嗣續有衣冠之冑歲時禴

祀裸疇增俎豆之輝不帝露等恩戴無涯先祖溫

國公地下有知亦感恩于冥冥中止

據此惟恐不的仍行擬該里里老隣佑馮君召等

結查得本里童生司馬露係已故舉人司馬晰子

自幼讀書並無過犯違碍等情據此看得司馬溫

國公勲業垂天地名猷貫古今雖已從祭廟學尚

無奉祀生員司馬露既係溫公後裔故派相應議

給衣巾使主廟祀不惟有以慰先賢之靈亦可以

增光于祖豆矣緣係查議衣巾事理惟復別有定

奪卑縣未敢擅專擬合申詳為此今將前因理合

具申伏乞

欽差司馬溫公稟集略卷八

四十五

照詳轉報施行須至申者

萬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前事

司吏孫八八

平陽府為奉祀事萬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蒙

欽差提督學校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杜憲

據本府呈本年五月二十五日蒙

本道批據河津縣薛士準告前事蒙此又蒙

本道憲票為公務事照得關公與司馬溫公薛文

清公一代偉人今其子孫無復之也仰平陽府即將各公嫡派子孫作速查明除已有奉祀衣中仍各另議衣中一名申詳本道以憑准給崇養施行蒙此已經查議去後今據各縣查議申詳到府據此者得夏縣司馬露河津縣薛士準薛應旆先年告要奉祀未蒙批補今該縣復議前來相應併呈合無請乞

本道詳奪施行惟復別有定奪本府未敢擅專緣由具呈照詳蒙批司馬露薛士準薛應旆准衣中

深州司馬露薛士準薛應旆

四十六

奉祀繳蒙此已經呈詳去後今蒙前因擬合就行為此仰本縣官吏照帖備蒙批詳內事理即將司馬露遵照批示准給衣中在廟奉祀毋得違錯具遵行過日期緣由申府查考須至帖者

右帖下夏縣准此

萬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帖評

平陽府解州夏縣為奉祀事萬曆二十二年九月

二十五日奉

本府帖文本年九月二十日蒙

欽差提督學校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杜批

據本府呈本年五月二十五日蒙

本道批據河津縣薛士準告前事蒙此又蒙

本道憲票為公務事照得關公與司馬溫公薛文

清公一代偉人今其子孫無復之也仰平陽府即

將各公嫡派子孫作速查明除已有奉祀衣中仍

外各另議衣中一名由詳本道以憑准給崇養施

行蒙此已經查議去後今據各縣查議申詳到府

深州司馬露薛士準薛應旆

四十七

據此者得夏縣司馬露河津縣薛士準薛應旆俱係二公嫡派子孫乞要衣中奉祀似應准從但查薛應旆先年告要奉祀未批補今該縣復議前來似應併呈合無請乞

本道詳奪施行惟復別有定奪本府未敢擅專緣

由具呈照詳蒙批司馬露薛士準薛應旆准衣中

奉祠繳蒙此已經呈詳去後今蒙前因擬合就行為

此仰本縣官吏照帖備蒙批詳內事理即將司

馬露遵照批示准給衣中在廟奉祀奉此擬合就

行為此合行帖給司馬露遵照批示准衣巾在廟
奉祀施行須至帖者

右帖給司馬露准此

萬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帖

平陽府解州夏縣為禮祀先賢事蒙

欽差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康 憲牌本院觀風茲土

鄉賢名宦例得查核表揚及照夏縣司馬溫公忠

清大節照映古今前本院欲行親祀未果途中遇

凍水司馬民澤流書

卷八

四十八

一青衿來見詢之知係公後乃以寒微無力祀祭

缺然每遇節令率多曠缺如此名賢可使與凡品

泯泯耶誠觀風地方者之責矣為此牌仰本縣即

動院贖或該縣堪動官銀內速於近墳處置上地

三十餘畝給其奉祀子孫耕種每年即以耕收所

獲世世奉祭仍為除出雜差無使貽累牌到限十

日內置完前地用過價銀造冊申院仍豎石碣永

久存照崇此本縣胡知縣依蒙親詣司馬先賢墳

所勸諭附近居民擇有肥厚上地情願出賣者動

用萬曆三十三年支剩網銀伍拾兩易買各主地

土共計三十畝零各取有文券印給奉祀生員司

馬露收執管業訖仍將各主地段坐落去處四鄰

姓名長闊丈尺分畝備開碑面堅於墳前用垂永

久以彰

本院旌賢崇祀之盛典云

萬曆三十五年閏六月十五日鐫石

宋大師司馬溫國文正公祠碑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蒲阪後學韓燾撰

凍水司馬民澤流書

卷八

四十九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巡撫延綏等處地方贊理軍務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敏寬篆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整飭懷隆等處兵備山東提刑

按察司按察使馬崇謙書

司馬文正公故里祠在夏縣西凍水鄉公墓左嘉

靖壬午歲御史朱公寔昌恢建祀公及父待制公

池兄旦子康後孫朴以世次為復伐石準初碑式

摹忠清粹德篆額勒文忠公撰文加故趾之跋

仍作亭其上碑崇四尋亭稱之時以為不遜司馬

桂碑樓者也具載原記中以迄于今若而年矣歷日縣長浸以頽敝萬曆癸卯歲分巡大夫詹公思虞行部謁祠長顧謂吏士此公封樹地不以時葺治無以安神靈稱

令甲崇明祀意乃言於御史曾公舜漁會分守大夫喬公學詩至相與參度捐秩奉以佐工費夏令姜君承德胡君柁後光頌其事乃繕祠若亭榜其棟檁旣敗者完其蓋城碼缺者塗繪其丹墀剝蝕者乃治塋封雜其舊驛封殖其嘉木而築埽其繆垣

澧水司馬公源流集

卷八

五十一

坵削者諸如坊表門樓咸一新之期有五月而竣蓋結着就于因而工幾碍于作也屬御史康公丕楊按部檄縣置腴田三十畝供祀事詹大夫從邑人質請規山田二區為歲修費胡君復出餐錢增置之而又請置役以供埽除司筦鑰官為給廩編之常賦如邑中祠例而大夫又檄公商孫來自越者故孝廉晰之子諸生露俾時省祀無怠備已於是徵言紀事以詔來者則若又以大夫之命來嗚呼公歆績在史書著述在遺籍其道德風流片言

澧水司馬公源流集

卷八

五十一

一節之美見於縉紳先生所論著而聲名姓字稱於四方里巷之口者數百年一日也而且昭之金石崇碑鉅辭夫既或述之矣秩祀之典責在有司每每束於吏務即心所嚮往謂若差緩而能毅然協謀從事於簿牒程書之所不責不謂難乎斯亦直書而美自見者也顧茲重有感焉公一代碩儒也導官俎豆徧海內而况邑里親繪像以想徽烈而况丘墓戎馬倉藁中往往不難刻斷碑修闕祀而况平世宗服慕效有間關卜築依依隴側者而况其昆仍與其鄉人之子弟也蓋聞氣類之合冥契千古九原壙墓之間有志之士識所歸焉有如此歸然新宮照暎條山涑水間所不能動仰止之思而奮私泚之志者非夫也夫公休勛偉烈未易參跡乃其持身典職踴實而竹可以家諭而人至者凡我里人謂宜奉其典言守為矧矩學無以歸繪售芬華而仕無以藩飾掩功譽如昔賢以一誠師公者可法也而為之宗裔者亦宜服習家範續修其緒涑水木之本源儼著存於廟貌朝承永無誰

過焉且聞諸君子既時將焚之已其亦億吾鬼神
而寧吾族姓使人謂大賢之冒儼為崇隆不遷之
宗斯不尤章榮歟而又以時瞻省祠宇察其敗微
而補葺之有歲類在不給則以諭鄉之人又甚則
請於長吏部使當有篤古敦教式閭表墓如諸君
子者夫追甄往哲冶化世風無亦以精喻之而以
迹攝之也而茲以誦法契至精以繫仰修軌迹庶
俾盛美引無習焉抑諸君子所願於公之鄉里後
人者意在斯乎廢不敏觀茲成事無能有所讚誦

蘇水司馬源流集卷八

五十二

爰述其典修之概與里人士所以嘉觀聖意言之
不足而詩以歌之刊茲貞石用識不忘其辭曰奕
奕條岡在涑之將地靈天章為公之鄉日月秀虹
龍蛇斯藝疇早忠良食于茲邑維德孔盛賈我人
文如下如惇羞其後昆

聖代褒賢表厥宅里治其隴祠秩之明祀維茲祀典
職在守臣有舉無廢匪救胡新皇皇使旌德茲原
野陔彼高岡過祠而下顧瞻貴息籍其歲年仰徵
上棟作者載焉七紀于斯依其陳迹莫或詞之伊

誰之責龜筮既叶詢謀既同乃程百物以命庶工
工來如雲民不知賦適臻厥成不復于素倚與新
廟式媿前墓基崇棟隆匪飾匪塗鬱丘瑩松楸
斯免桓表屹如垣墉是賴有亭孔碩峙其東南旅
極有閑隆碑是龕疇奉堂蒸疇司捷筭是究是圖
咸俾勿習乃諏時日乃潔樽釂以落其成以安公
靈威儀孔時笙鏞和奏簪組拜前佩衿拜後百禮
畢洽神人具懽遠闕臚言欣茲曠觀吁嗟我公炳
靈茲土令德令儀可規可萬緬惟高躅百世所欽

蘇水司馬源流集卷八

五十三

有如日星無有古今凡我邦鄰瞻依肅遠俾減俾
嘉式是訓典咨爾昆裔宗緒繩繩以作以續是憑
是承何以承之明明忠孝何以憑之嚴嚴眉貌春
秋窈窕此祠此丘銘垂匪石昭示千秋
萬曆戊申歲春三月吉旦

夏縣知縣胡梅立石

先君雲鶴府君奉先人遺命隆慶末年來夏謁先
烈祖溫國公祠墓因定君焉萬曆改元發解鄉闈
大志未酬而中道殂歿遺露母子焚焚子立幸遇

文宗杜公訪求 漢關壯繆侯

皇明薛文清公先烈祖溫國文正公後人錫之衣冠

奉祀復遇

按臺康公雅重先賢置買祭田為俎豆之需蓋千

古一希觀也露風夜祇懼恐先世遺休未易負荷

勉圖嚮進光顯未知真寘之中天意何如也嗚呼

慟哉因錄叅伯梁公所撰先考誌銘既一杜公

康公文移續附先君所著寒家源流集略之後冀

傳播遐邇庶知先烈祖文正公故里祠墓所在猶

凍水司馬源流集略 卷八

五十四

有後人奉祀香火歲時蒸嘗不絕也

萬曆丁未中秋日溫公十八世孫生員司馬露頓

首謹識

凍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司馬晰編晰字宗晦夏縣人萬曆癸卯舉人宋

司馬光十七世孫也卷首自序云自先文正公居

於河洛寔於鳴條而曾孫開國公扈遷東粵家於

會稽南北相距殆四千里代次相承凡十餘世於

是北人以凍水氏為無後南人以山陰氏為失祖

是編所輯先之以行事系籍之實繼之以制誥圖

跋之傳終之以紀述標題之富其意蓋將搜採以

備家乘而第八卷中有積德之什乃載晰由山陰

復歸於夏縣萬曆癸卯鄉試第一里人贈賀之作

是又蔓延附載不出譜牒之窠曰矣

諸葛忠武侯全書二十卷

〔明〕王士驥輯 薛案評

安徽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一年吳天挺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武侯全書

二十卷》提要

諸葛忠武侯全書叙

洛書甄曜度有赤三日之

文寔維漢緯沛公啓旭東

隅虞淵首贊畱侯以之南

陽文叔是爲天中密開中

序一

蝕子陵以之豫州延輝西

極餘照重曦暘夷晚浴武

侯以之蓋赤劉之日三昞

而三碩人翼焉此三人者

黼世章天之文固已燦煜

千古不藉觚翰以傳然使
子房攤英莊光撝藻當必
有遠出於誼舒雄固之上
者子房所傳素書托之黃
石不以自名此外無所著

序二

見子陵默襄大計確潛用
晦使客星不兆後世將并
其姓字而昧之其稍有遺
文可述者武侯一人而已
侯龍臥時與司馬黃徐二

龐崔石諸公抵掌高論定
多閔言必有不止于爲梁
父吟者軍師中郎將以後
倚樞龍戰表箋教今日無
停札軍諮所錄丞相掾所

序三

記豈僅如陳壽所進之二
十四篇十萬四千一百一
十二字旣皆不傳而陳壽
所進錄副國史魏晉名達
未聞表章六代以還史職

晉亂諸葛氏集不知亡於
何時子瞻常云出師兩表
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惜孔
明之文不見其全及攷宋
經籍志與焦弱侯國史經

序四

籍志所載武侯書目又何
多也張敬夫作武侯傳亦
別有八務七戒五恐六懼
等篇皆出陳壽所進之外
豈皆眉山之所未見抑有

其目亡其書歟又豈猶後
世占緯星遁相地諸家借
諸葛名書閱覽君子槩斥
不道歟閻隴中所刊武德
等篇及近世演禽等類決

序五

非武侯之書不足深辯若
撫古篇目而求以寔之與
逸周書補天答何異王司
馬起而輯武侯書輯其爲
武侯者而已薛諧孟取司

馬所輯而評之評其爲武侯者而已家仲法廣蒐嚴訂勒爲全書非侈多于王司馬成王司馬之志而已斷其非武侯書而求全乎

序六

武侯之書司馬之功也不敢自信爲全乎武侯之書而攷往埃來期終全乎武侯之書仲法之志亦猶王司馬之志也諧孟澹泊寧

靜器識閎遠宜其于武侯有沈濟之合評隲精允足以發矇起勅仲法簡括該詳頗稱綜博正訛汰僞釐定爲多其用意亦勤且摯

序七

矣梓旣竣余得受讀因喟然而慨曰弘贊王畧道濟天下者三君子之心所同也其可爲而不可爲者時也留侯遇當其主光啓炎

社功成辟穀有餘裕焉世
祖運當亭午鄧馮吳寇諸
賢皆足舉揚威澤清夷王
路故子陵密贊于魚服之
時而藏用于中興之後不

序八

復相助爲理若武侯所遭
適丁末造四十三年西土
之照侯寔留之然力揮魯
陽之戈莫返崦嵫之馭雖
機畧神武足以馘虜獮權

而不能牖閭庸之主于身
之旣死亦繇天爲之也史
稱侯文采不豔而經事綜
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繇
所遇之人不得及遠尚論

序九

其時則有然者然而出邇
見遠其樞機之所運固已
不可得而掩矣是編出而
可以考鏡侯之大全固承
學之士所深幸者使眉山

而獲觀厥成宜亦少舒未
見之慊矣 昔

崇禎戊寅孟春晉陵昆池

吳南瀨撰



序十

姪吳天挺較刊



叙

諸葛忠武侯全書



夫人雖大賢未有不護惜同類
而齷齪異己者諸葛武侯無是
也其所愛者馬謖李平未嘗不
誅也其誅之未嘗不哭泣保護

序

其子也如是而人樂為之用人
樂為用而不懿可馘權遜可臣
虜矣其不成功則以後主不足
繫人望而孔明乃心漢室無自
取意故吳魏人才徘徊觀望而
未即歸之然而孔明之所以為

第一流者正在是彼其器識直
在高祖光武間安肯俯而營蠅
頭九錫效曹馬小孺子也若其
廉潔則性有之矣亦足以徵識
四海橫流瞻烏抱器擁貲安歸
如其國富寧惜家瘠且甚矣藏

序

富于府庫之非策也千里餽糧
士有饑色日費斗金難爲其繼
故侯變木牛流馬而興屯屯興
而取于民者薄矣國儲且不羨
而况家哉故財與才治天下之
二鍵也戀財則不能憐才憐才

則不屑戀財黨局將起吾以公
破之讒言日至吾以明燭之謗
疑繁興吾以誠消之衆器陳百
貨集戰勝攻取轉輸不匱設孔
明未歿蜀之富詎論銅山寶井
乎邈昔東漢禍萌于黨而深于

序

官府之岐體故孔明尤惓惓焉
郭汾陽才不殆侯而量如之福
則過之又所遭肅代二帝英明
差勝于後主耳其功業已赫赫
如是况幸而當堯舜之主耶吾
讀侯集而慨然有慕乎王佐之

烈也說者乃謂侯先識神契同
 于著蔡雜取滇蜀間奇事以綴
 之子謂此皆術士所為援侯以
 自神縱有之亦侯之末技非其
 所貴夫造化之禍亂猶父之蠱
 賴克家子以榦之安有專藉餘
 序

蔭于冥冥而謂為能者然則亦
 有識量如侯而福尤不逮者乎
 曰有之文信國是也均未可以
 成敗論也

崇禎丁丑四月武進年家後學

薛家拜手題



諸葛忠武侯全書目錄

卷之一

陳壽國志

是書叙侯事甚畧因係舊史故列之首 附奇進諸葛集表

卷之二

張子補傳

敬夫以陳壽私且陋因泉集群書作傳以補陳志

卷之三

鼎立

自此至遺命緝侯左右昭烈父子事又以補張傳

卷之四

繼統

諸葛忠武侯全書 目錄

卷之五

連吳

卷之六

南征

卷之七

北伐

卷之八

遺命

卷之九

調御	<small>吳下武備又雜作寫取奇 中文武事亦以稱張傳</small>
卷之十	法簡
卷之十一	心書 <small>兵法五十篇</small>
卷之十二	新書 <small>兵法十二篇</small>
卷之十三	八陣圖 <small>西漢 圖說 圖贊 始 真傳 藏論</small>
諸葛忠武侯全書	目錄
卷之十四	篇翰 <small>共五十七篇此卷詩文實一十七篇其 四十篇散見前後卷中本卷止存篇目</small>
卷之十五	世系 <small>自豐以下凡見史傳者 皆錄入晉以後不錄</small>
卷之十六	外紀 <small>木牛流馬法在內</small>
卷之十七	朱子綱目 <small>附異同</small>
卷之十八	

附錄後賢詩論	
卷之十九	附錄後賢詩賦
卷之二十	附錄後賢雜文 <small>碑碣 記序 銘贊 題石 祭文</small>
諸葛忠武侯全書	目錄
武侯全書口錄終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一

明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

薛 宋諧孟評 周之麟玉書較

國志

陳 壽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

人因未易知

可法者附

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繇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

此言亦欲

知彼知已

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

武侯全書卷之一 國志

二

一生局面如是自是當有事變應爾非有善下之術也

亦天幸

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

此

此

人
事
業
從
方
寸
之

地
出
來

下
地
者

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
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
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
不至地言出于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
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
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
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
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
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
武惟全書卷之一國志三

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
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
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
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
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
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鎮四海英雄無所用
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
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
不索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

自
張
亦
是

前
已
張
忽
又
仰
之

劉
豫
州
無
立
錐
之
地
乞
食
於
人
輕
修
禮
足
問
者
不
以
為
甚
美
雄
相
對
本
已

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
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
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
世眾士慕仰如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
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
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
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
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
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
武惟全書卷之一國志四

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
此所謂疆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
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
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
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
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
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
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敗於
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

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
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
飛趙雲等率眾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
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
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群下勸先
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
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
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

武侯全書卷之一 國志

五

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
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
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又勤苦者亦欲
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為
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
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緩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
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
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
武二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

以亮為
若以亮
于操則
夫

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
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
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
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
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
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
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
國三年春亮率眾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
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

武侯全書卷之一 國志

六

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
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
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
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
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
以塞忠諫之路也官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
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
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
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

知
為亮所
則後主之
宜不實
觀亮所
皆其善
皆其善
皆其善

更其前欲
其法故不
化手亦大
臣之體應

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
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
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
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
為管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
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
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
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
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

武侯全書卷之一 國志

七

武侯之自
知及此則
之知武侯
實不出漢
懷二下

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
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
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
繇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
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
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
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
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

都蜀非其
志也

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
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
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
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
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
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
沔陽六年春揚聲繇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
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眾拒之亮身率諸
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
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
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
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
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眾上疏曰臣以弱才
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
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
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闕春秋責帥
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為右
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

武侯全書卷之一 國志

八

通鑑

功高

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眾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繇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截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鎮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把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繇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胤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

武侯全書卷之一 國志

九

武侯全書卷之一 國志
武侯全書卷之一 國志
 而約者如
 是此武侯
 之所以為
 武侯也

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鎮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遽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

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多將畧非其所長歟

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多將畧非其所長歟

武侯全書卷之一 目錄

進諸葛氏集表

陳壽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内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宥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撥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

武侯全書卷之一 表

十一

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歿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

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姦人懷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戰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伴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昔蕭何薦武侯全書卷之一 表

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眾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念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

孔明開此
武侯全書卷之一
表

後

非非即武
侯者具有
以陰而其
言深切非
此後人之
過其然也
文人之耳
際亦大異
可觀矣

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眾入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武侯全書卷之一 表

武侯全書卷之一 表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二

明 王士騏風雛編 吳審度仲法定

薛 宋諧孟評 李靜修龍靜較

傳 張 棡

子每恨陳壽私且陋凡侯經略次第與夫燭微消患治國用人馭軍行師之要悉闡而不章幸雜見他傳及裴松之所註因哀而集之刪其妄者不敢飾辭以紊其實庶幾讀者得侯之心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蚤孤從父玄依劉表

亮從玄來荊州玄死遂家於南陽隆中幼與穎川

徐庶元直及石廣元孟公威遊學三人務為精熟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三子

曰卿等可至郡守刺史問其所至但笑而不言公威念鄉欲還亮曰中國饒士丈夫遊遊何必故鄉

耶稍長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時人莫測也惟與

庶及博陵崔州平友善而重龐德公每獨拜林下

德公亦稱之為臥龍沔南名士黃承彥謂亮聞君

擇婦身有醜女才堪相配亮許即載送之諺曰莫

先主以魚
雄之才三
枉駕以見
孔明應
賢如湯茶
歸屬之
人有以取
重乎先主
池

隆中
教許孔明
其圖
皆如左

學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建安十二年左將軍豫州牧劉玄德來荊州訪世事於襄陽司馬德操德操曰腐儒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及屯新野徐庶見左將軍器之庶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識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則不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

亮已通知
法公法正
尊矣

觀此則孔
明亦非徒
志在制孫
者

府之土高祖因之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
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
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
跨有荆益保其嚴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
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
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
孰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
成漢室可興矣左將軍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
關羽張飛等不悅左將軍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
水也願諸君勿復言亮時年二十七劉表愛少子
琮長子琦不自安問亮以計亮不對他日獨與升
高樓撤梯而後問之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
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求出守江夏明年表卒
琮立會曹操南侵琮遣使迎降而不以告操兵至
宛左將軍始聞之亮說曰攻琮荆州可有也左將
軍不忍乃引去荆人多歸之衆至十餘萬操引精
騎急追及於長坂左將軍棄妻子獨與亮等數十
騎走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

先作時語
次作說法
百發百中
州郡其與
諸侯之
心勝不能
不入其彀
中

欲得此物
然大事都
務

知已可恃
以非之

知彼可欺
以唱之
計其平

時權擁兵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
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共
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
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
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
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
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
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
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
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如水之歸海若事
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
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
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
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
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
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一日一夜
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也故
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

武侯全書卷之二 傳

四

此新附之民

此書何之任也

此收拾人才第一

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左將軍併力拒操遂破操於赤壁左將軍南征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稅以充軍實羣下推左將軍為荆州牧治公安孫權來請結好左將軍欲往見之亮以為不可左將軍固往至則周瑜果請留之權不從左將軍既歸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如此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左將軍亮關羽等留守荆璋命左將軍擊張魯十七年返兵擊璋十八年圍雒亮與張飛趙雲等沂江定白帝江州江陽十九年與左將軍會圍成都成都平左將軍領益州牧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於是並用群才凡劉璋所嘗授任及其婚姻與所排擯忌恨悉別其器能處以顯任有志之士無不競勸亮佐益州政尚嚴法正謂亮曰高祖

武侯全書卷之二 傳

五

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宜緩刑弛禁以慰新附亮曰秦政苛急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

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極則慢所以致弊實繇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著矣左將軍領兵向漢中亮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左將軍嘗急調兵亮以問蜀部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之咽喉今日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調兵何疑亮乃表洪為蜀郡太守調度皆辦亮用人惟其才能不論資歷先後洪初為李平功曹及平遷健為守洪已為蜀郡洪門下書佐何祗有才智舉郡吏數年拔守廣漢時洪猶在蜀郡也西土皆服亮能盡時人器用類如此二十一年曹操為魏王二十二年操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二十四年左將軍敗操兵於漢中亮帥群下上左將軍為漢中王表聞漢帝時孫權稱藩於操遂襲殺關羽

武侯全書卷之二 傳

六

此新附之民
此書何之任也
此收拾人才第一

取荆州二十五年亮勸漢中王誅劉封封本寇氏之子王至荆州以未有繼嗣育而子之後與孟達守上庸關羽呼封達自助不肯往後與達忿爭達叛降魏封破敗還成都亮以封凶狂易世之後終難制御故勸王正其罪而誅之是歲冬曹丕篡立改元黃初明年傳聞漢帝被弑漢中王發喪制服羣下請稱尊號王未許亮曰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紹世而起乃其宜也王從之夏四月丙午即皇帝位改元章武以亮為丞相錄尚書

武侯全書卷之二 傳

七

事假節策曰朕遭家不造奉天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勗哉於是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皆亮實左右之是歲秋帝忿關羽之敗帥諸軍伐吳以報怨亮留守成都明年春亮聞帝兵敗還永安歎曰使法孝直在必能諫上不東行也帝不豫二年春召亮會永安亮至永安四月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

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

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為詔戒敕其子且曰汝

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崩亮得遺詔太子即位

於成都改元建興封亮武鄉侯領益州牧事無巨

細皆決於亮亮發教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

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失違覆而得

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

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

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什一幼宰之慙慙

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初交州平屢聞

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

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

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

言也幼宰名和常與亮同署左將軍府事偉度亮

主簿胡濟也自昭烈駐永安吳人懼有後圖復來

請和會昭烈崩亮方慮恐惟有異計尚書鄧芝見

亮曰主上幼弱新立宜遣大使往申吳好亮曰吾

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始得之芝問誰亮曰即

孔明一生得力在此

魏兩出師

未與下

故此明大

學在田

人納諫

如此求

此宰相

一手也

武侯全書卷之二 傳

八

使君也。白遣芝往。孫權悅。迺好如初。亮引一時名士。如蔣琬、張裔等。皆入丞相幕府。又妙簡舊德。使佐益州。於是以秦宓為別駕。伍梁為功曹。杜微為主簿。譙周為勸學從事。皆行義素著。鄉里敬慕之。杜微者。節尤高。自先主定蜀。微常稱病。閉戶不出。及亮辟置舉。而致之。既至。力求去。亮於座與書曰。曹丕篡弑自立。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不方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不多務。且閉境勸農。育養民物。並治甲

武侯全書卷之二 傳

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求去。微乃留。亮更薦為諫議大夫。先是益州郡渠帥雍闓。殺太守而附吳。吳以闓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牂牁太守朱褒。越雋夷王高定。皆應闓。亮以新遭大喪。亦撫而未討。閉關息民。勸農殖穀。魏司徒華歆等抵亮。諷使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以示人。其大畧曰。昔世祖創述舊基。

孔明自將

奮。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萬於昆陽之郊。據道討淫。不在眾寡。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而况以數十萬之眾。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哉。三年春。始率眾南征四郡。詔賜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亮至南。首表呂凱。王伉。執忠守義。拜凱雲南太守。伉永昌太守。並封亭侯。進兵越嶲。所在戰捷。遂斬雍闓。高定。惟孟獲收闓餘眾。以拒獲。素為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

武侯全書卷之二 傳

成曰七集
之中並集
介註發
可傳子後
存即本
日無
也正其
已矣

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直易勝耳。亮笑而縱之。使更戰七戰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四郡皆平。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生患。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知蒙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今吾欲不

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世，夷不復反。十二月，亮還至成都，治戎講武，以候大舉。方是時，田疇辟，倉廩實，法度脩立，軍旅整理，器械技巧，物究其極，吏不容姦，人懷自厲，疆不侵弱，朝會不譁，道不拾遺，亦無醉人。其餘力所及，官府次舍，橋梁道路，無不繕理。五年三月，亮統諸軍將北駐漢中，帝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昭烈皇帝，體明睿之德，光續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不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

武侯全書卷之二 傳

七

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非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殞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冀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藉總一疆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卹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旣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兵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旌麾首路，其所

武侯全書卷之二 傳

十二

史 84-211

經至亦不欲窮兵黷武有能棄邪從正單食壺漿以迎王師國有常典封寵小大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順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沉迷不返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固有攸赦廣宣恩威誅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亮命張裔參軍蔣琬留統府事辟尹默來敏為軍祭酒霍

武侯全書卷之二 傳

三

戈姚佃等皆入幕府佃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舉此事長水校尉廖立見亮舉師對蔣琬等以為不然且誹謗先帝嘗毀眾臣亮奏以為亂政廢為庶人徙汶山亮以帝富於春秋忠邪難辯深惟根本至計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正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

蜀中十三
引先帝室
若

侯所宜
與此
而此
建之

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之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官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官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

武侯全書卷之二 傳

十四

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

侯所宜
與此
而此
建之

臣以當世之事，繇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邇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

武侯全書卷之二 傳

十五

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咨取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亮以轉漕回遠，使子喬親帥諸將子弟轉運於谷中。孟達既北，赴魏。有李鴻者降蜀，為亮言叛人王冲見達，稱明公切齒於達，欲收其妻子者。達曰：諸葛公見顧有本末，必不爾。亮復以書遺達，令自拔。達欲舉新城郡歸蜀。亮至漢中，達每通其情。會魏司馬懿覺，引兵誅達。六年正月，

以深遠光
帝遺詔一
語可當千
萬言

亮在漢中，欲出兵攻魏，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魏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願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至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也。亮以為不如從坦道，取為正，不用延計。揚聲繇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為疑兵，據箕谷。魏

武侯全書卷之二 傳

十六

遣曹真都督關右軍，亮身率大衆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應亮，魏朝恐懼。關中震響，羣臣莫知計所出。魏主叡如長安，命將軍張郃督馬步五萬拒亮。初，趙嵩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及攻南方，謖為亮言：攻心為上，卒如其計。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以為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達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

能守也
從坦道平
取隄右可
十全必克
而無虞

孔明是
以爲不
以爲不
關中孤
魏亦不

孔明字
軍處處行

下據城裨將王平連規諫不用遂大為郤所敗士卒離散獨平將千人自持收合諸營遺棄而還亮屯去諷數里徐行引退拔西縣千餘家歸漢中收設下獄戮以謝衆為之流涕自臨祭待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問亮曰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亮又誅將軍張休李盛奪將

武侯全書卷之二

傳

軍黃襲等兵是時趙雲等亦敗於箕谷不至重傷貶雲位號旌賞王平加拜參軍統五部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上疏自劾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友臣明不知人郵事多闕春秋責備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詔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亮之出師衆纔五萬或勸亮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

軍

孔明字

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較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天水功曹姜維降亮以其敏於軍事心存漢室辟為室掾史典軍事平三郡有功封亭侯是歲十一月亮以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上疏曰先帝深慮漢

武侯全書卷之二

傳

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不疑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郡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

孔明字

解使請曰

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劉繇王朗各

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

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

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

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

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

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

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

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

失况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

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闔芝丁立

白壽劉鄩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

前實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

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朝之所有若復數年

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坐與行勞

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

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改軍於

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

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

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穉歸蹉

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

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遂

出散關急攻陳倉魏遣曹真救陳倉張郃繼之會

亮糧盡引去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

雙七年春亮遣將軍陳式攻武都陰平二郡魏雍

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次建威淮退遁遂拔二

郡蜀人皆以賀亮亮愀然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

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

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無愧乎詔策亮曰街亭之

敗咎繇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願聽

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

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

騷然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抑損

非所以光揚洪烈也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夏吳

武侯全書卷之二

九

武侯全書卷之二

二

孫權僭稱尊號其群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以爲交之無益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獨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繫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譬我必深便將移兵東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孝文甲詞匈奴先帝復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

武侯全書卷之二 傳

五

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勢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土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權約中分天下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八年夏魏使大司馬曹真繇斜

谷率諸將數道並進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繇西域與真會秋亮次成固赤坂以待之召前將軍李平將兵二萬赴漢中表平子豐爲江州都督典平後事會天大雨餘月棧道斷絕魏主獻令真等引師還亮使司馬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費瑤郭淮於陽谿是歲亮遷蔣琬爲長史亮數出外琬在成都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云公琰託志忠雅將與吾共贊玉業者九年二月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射用連弩皆亮所制也亮圍祁山招鮮卑

武侯全書卷之二 傳

五

軻比能比能至北地石城應亮魏曹真有疾魏主獻謂司馬懿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三月懿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救祁山亮分兵留攻而自逆懿於上邽准曜等微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於上邽東懿斂兵依險兵不敢交亮引還懿隨亮至齒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其下謂懿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皆請戰懿病之五月使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

亮時蜀兵更下者十二魏軍始陣番兵適交參佐俱言賊衆彊盛宜權留更卒張助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更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不廢也督遣令行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止者憤踊思致死命使魏延高翔吳班與懿戰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懿走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師懿使張郃襲攻至木門亮與戰又敗之射殺郃八月廢中都護李平徙梓潼郡方亮在祁山平掌運事值天霖雨糧運不繼平遣叅軍呼亮來還亮承以退平聞軍退乃更陽驚曰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表帝謂軍僞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筆疏本末平頓首謝罪於是亮表平罪惡曰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包含以危大業遂廢徙焉平子豐時爲亮幕府參軍亮與書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若都護思負一意君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初平嘗勸亮宜受錫進爵亮報之曰吾本

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計賊未効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太豈其義乎若滅魏斬敵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可也亮自是歲冬以連年出師息民休士益勸農講武運米集斜谷邸閣三年而後用之亮用兵出入如賓踐敵境而芻蕘者不止師止如山進退如風出征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雖數萬之衆而所興造若十萬之功所至營壘井竈閭閻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發教軍事文彩不豔過於丁寧而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省覽亮嘗自較簿書主簿楊顛直入諫以爲疲神碎務亮謝之及顛死爲之泣涕三日十二年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繇斜谷出始以流馬運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四月至郿軍於渭水南據武功五丈原司馬懿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亮亮每患糧運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懿不敢出亮遣遺巾綳懿感

李平以重
之罪
武侯全書卷之二 傳
五

孔明
人
進
人
進
人
進

時勢之
士盡
以附
武侯全書卷之二 傳

之上表請戰。魏主獻使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亮謂其下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示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相持百餘日，會秋，亮有疾，日侵，密表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蔣琬。時帝亦遣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知君還意，近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文偉即費禕也。初，琬為廣都

武侯全書卷之二 傳

自古有特
樹六寸而
以覆不
及破敗者
何可勝

長昭烈嘗奄至廣都，琬眾事不治，且復沉醉。昭烈大怒，將加戮。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事修飾，願加察。乃解禕為黃門侍郎。亮南征還，群僚迎謁於數十里外，年位多在禕右者，而亮獨命禕同載，眾皆易觀。至是，又並稱之。後相繼總政事，皆稱賢。相云：八月，亮疾病，授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退師節度，有星墜於營中。亮薨年五十四。長史楊儀等整軍而出，人往告懿，懿勒兵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北。

忠臣心
謀然

者懿復引退，不敢逼。儀得結陣去，入谷而後發。秦人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按行亮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遽疾殞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忠武。初，亮自表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訖如其言。亮為相十四年，昭烈及後主即位，纔兩赦，或言大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君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補於

武侯全書卷之二 傳

勇兒到此
是英雄
五元有
教者備極
之物非明
世所宜有
必不待
然後乃可
雖出行之
至本無

不語赦也。君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補於

存其不之
非其也
以也
之

治亮所廢李平常冀得自補復聞亮薨策後人不
能發憤死廖立亦垂涕歎曰吾終為左袵矣亮既
沒吏民歌思不忘多請為亮立廟朝議以禮秩不
聽百姓以時節私祭之於道路言事者或以為可
聽立廟成都後主不聽步兵校尉習隆等表曰周
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
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
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邇遐勳蓋季世與王室之不
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貌闕而莫立

武侯全書卷之二

傳

五

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
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
偏宗廟此聖懷所以為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
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
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從之時
亮薨一十有八年矣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
有條章以訓厲臣子晉著作佐郎陳壽定著亮文
集凡二十四篇開府作牧權制計算南征北出綜
覈訓厲貴和傳運軍令法簡兵要等皆名篇之目

又作八陣圖蓋黃帝太公丘井法人莫曉也亮駕
馭諸將曲盡其情昭烈嘗令黃忠為後將軍亮曰
忠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今遽令同列馬超張飛親
見其功尚可喻旨羽遙聞之將不悅昭烈不聽頃
之策羽為前將軍羽果大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
兵同列費詩說之始拜命魏延楊儀皆小人之難
養者且不相能然延驍勇善撫士儀有幹用亮使
儀當勞劇延冒險阻皆受命捐軀不敢辭難及亮
沒延作亂被誅儀得罪自殺張裔嘗稱亮曰公賞

武侯全書卷之二

傳

天

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
勢免此賢愚所以念忘其身也陳壽評曰亮之為
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
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
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
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
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經載十二年名不易軍
旅屢興而赦不妄下哀矜稱之曰受六尺之孤攝
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

國人不疑。樊建稱之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亮子瞻嗣爵。

杖既作，侯傳新安朱熹以為不當抹去管樂自許事，又謂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書及勸昭烈取荆益以成業，未免雜霸。杖曰：否否，侯腹中所存誠非三代以下人可睥睨。豈管樂之流哉？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豈能逆視？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使當齊桓時必能尊王服周，當燕昭時必能奉天討罪而必不止為二子之事。方建興初，務農訓兵，內治國事，徐及攻討，軍旅將發，惓惓內憂，拜表納忠，專以官中府中為言，親賢遠小，薦郭攸之等，使在左右，殊非刻核陰謀之說。故於手寫申韓管書之事亦疑之，疑則可闕也。

武侯全書卷之二終

萬氏鑑爾珍手錄
朱景春卷山發錄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三

明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

薛 宋諧孟評 程至遠邇行較

鼎立

先主客劉表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及表使先主屯新野荆州豪傑歸之者日益眾徐庶見先主器之庶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先主親詣亮凡三往乃見自後情好日密事詳志傳

胡寅曰君子有言劉備敏於曹操世多未喻愚

武侯全書卷之三 鼎立

謂英雄豪傑周遊中土莫不以人才為急曹操下荆州所得韓嵩蒯越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為玄德所有吳魏諸臣無能與對備敏於操殆謂是耶

先主在荆州衆力尚少先主性好結昵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先主者先主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耶但結昵而已先主乃投昵而言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先主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

先主子當
因之申而
得武侯三
顧一過遂
成千古登
非快事

運前都督
形迹

夏侯惇
之重將也

不可不
也

王而可王
也

天此機會

先主不
孔明取

度何如也先主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
眾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先主曰我
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
寡平居發調則民心不悅可語劉荆州令凡有遊
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可也先主從其計故眾
遂強

表以上賓禮待先主然疑而陰禦之使拒夏侯惇
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僞
遁惇等追之為伏兵所破

武侯全書卷之三 鼎立

二

先主屯樊曹操南征劉表會表卒子琮請降不敢
告先主先主至死乃知操至將其眾去過襄陽諸
葛亮說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乃
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

張杖曰亮一見昭烈遂定取荆益之計蓋亮之
心欲昭烈以興復漢室為己任則天下諸侯內
懷他圖者吾固得以正名而討之矣况琮之逆
降於操則荆固魏之荆州矣於以取之豈不正
乎昭烈局於小不忍而妨大計故劉琮可取而

齊而擊
遠取益州
北東征之
致孔明所
以轉運子
奔北之亡
也

不取及狼狽而遁雖藉吳之力敗操赤壁然終
迫於吳乃始入蜀以譎計取亮於此時蓋亦有
屈免不得已者

或云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朱子曰先主見
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荆
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
出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
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
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先主不忍取荆州不得

武侯全書卷之三 鼎立

三

已而為劉璋之圖若取荆州雖不為當然劉表
之後力弱勢孤必為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
若得荆州之為愈也

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眾十餘萬
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
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
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大濟
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曹操以
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

或人亦
願有之
氣

聞先主已過曹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使飛斷後飛乃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先主遂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河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眾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與曹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

武侯全書卷之三 鼎立 四
疫北軍多死曹操引歸詳志傳中

胡寅曰玄德寓據荊州又值蕩析脫身南走未有所歸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而孔明說權治操曰操軍破必北還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是以荊州自處而分畫三國也不幾於大言乎曰此固草廬之所以語先主者也英雄俊傑不獨識時務蓋亦識天象當是時天下離而不合者數十年豈人力哉備與亮知之審矣二劉方保荆益孔明已欲跨而有之曾未幾時

卒如其志蓋備亮不死自取分地以自容非坐而待會者也魏兵東下聲振江海吳誠不自保方資玄德孔明關羽張飛共捍患難且志雖存荆州安得不與先主哉

江表傳曰劉表死魯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隣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於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肅到夏口曹師已濟漢津肅遇備於當陽宣騰權旨因論天下事勢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之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

武侯全書卷之三 鼎立 五

魯肅大引為吳

斯時論議
之計雖定
而備等策
亦尚觀望
也每孔明
一說幾敗
乃事於之
何足以加
之

士江表英豪咸樂歸附。已據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崇連和之好。共濟世業。而云欲投吳臣。臣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足托乎。備大喜。進住鄂縣。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

裴松之曰。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又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則亮已聞肅言。而蜀傳云。亮以縱橫之畧說權。權乃大喜。何二書同出一人。不相侔如此。

王士驥曰。亮之說權。全在交肅。肅為之內。亮為之外。肅發其端。亮竟其說。事之所以獲濟。他日荆州之借。亦肅主之。肅死而孔明為之發哀。有以也。

江表傳曰。備從魯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

案之年

副其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結托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騎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備雖深愧異瑜。而心未許其能。必破操軍也。故差池在後。將二千人與羽飛俱。未肯係瑜。蓋為進退之計也。

孫盛曰。劉備雄才處必亡之地。告急於吳。而獲奔助。無緣復顧。望江渚而懷後計。當是吳人專美之詞。

丁奉曰。魯肅與諸葛亮。雖人品不同。然孫權之初見肅。與劉備之初見亮。其交歡而問計。一也。肅之說權。結劉備。治曹操。與亮之勸備。取荆益。結孫權。其為謀亦一也。陳壽稱其建獨斷之明。出眾人之表。良有以也。

王志堅曰。曹操不可爭鋒。孫權可以為援。若跨

有荆益天下有變則將兵向宛洛出秦川此孔明對先主之言也漢不可興操不可除惟有鼎足江東觀天下釁此子敬對吳主之言也當時天下大勢二子一眼看徹便有成局於胷中到底不過如其局而止兩國之臣孔明無論矣其次卽子敬若呂蒙諸人未免落夾矣

先主表琦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雷緒率部數萬口稽顙琦病死羣下

推先主為荆州牧治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遂求都督荆州呂範勸雷之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荆州恩信未浹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計之上也從之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為下吾不可再見乃晝夜兼行後曹操聞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

可借大球
會後蜀吳
兩失之不
能無恨
詳因者忠
武子敢其
一心一德
之臣也餘
則惟子龍

愚謂計也
此言亦為
不死先主
恐不交

避用禁
說其語
之說也
其行事
必見

備置吳盛為禁官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

大事可定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

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

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

江表傳曰先主與龐統從容宴語曰卿為周公

瑾功曹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

在君為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

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

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耳時孔明諫孤莫

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

賴孤為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

之計也

權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為宜報聽許吳終不能

越荆有蜀蜀地可為已有荆州主簿殷觀進曰若

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今

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與動吳

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為進退之計可以收

武侯全書卷之三 鼎立 九

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米報計遷龍為別駕從事

獻帝春秋曰孫權欲與備共取蜀遣使報備曰

米賊張魯居王巴漢為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

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荆州危矣今欲

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

十祿無所憂也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益州

民富疆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

偽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

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

武侯全書卷之二 第五

孫武不能善其事也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

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

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坐守須老

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

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周瑜率水軍住夏口備

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

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

葛亮據南郡備自住潺陵權知備意因召瑜還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

孫米得果
先主也
者無國約

魯亮與關羽鎮荆州先主和龐統法正張松等策

自葭萌還攻璋召諸葛亮亮留關羽守荆州自率

趙雲張飛等泝流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

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於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

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

足食足兵

九州春秋曰法正至荆州陰獻取蜀之計先主

疑未決龐統言于先主曰荆州荒殘人物殫盡

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

武侯全書卷之二 第五

益州國富民彊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

寶貨無求于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先主曰今

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

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

今以小故而失信義于天下吾所不取也統曰

權變之時固非一道之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

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

國何負于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先主以為

然

陳仁鑿曰
君志天下
臣志一方
千古治壞

元帝其曰
此實事言

身而有義
操解

華陽國志十九年關羽統荊州事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沂江降下巴東入巴西巴郡太守趙範拒守張飛攻破之獲將軍嚴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不降顏答曰此中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竟以顏檄下郡縣數十

趙雲自江州分定江陽犍為飛攻巴西亮定德陽功曹龔謀迎飛璋帳下司馬張裔距亮敗於

武侯全書卷之三 鼎立 十三

栢下裔退還夏劉主克雒城與飛等合圍成都而偏將軍扶風馬超率眾自漢中請降劉主喜曰我得益州矣迺遣建寧督李恢迎超超將兵徑至城下璋震恐未一旬而成都潰

王士驥曰裔本傳劉璋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栢下軍敗還成都亮後有書與裔曰君在栢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正此事也蓋公雅知裔惟恐橫罹鋒鏑耳

編年史曰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

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氏中密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

新安朱氏曰諸葛孔明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為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

武侯全書卷之三 鼎立 十三

得人情恐亦未易取或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是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却好只為如此便有班駁處

劉定之曰譚者率謂武侯伯仲伊呂惟詐取劉璋為取子以紂命文王為方伯得專征伐武王遂以伐紂後世不以為過劉璋雖漢宗竊據一隅不能信大義於天下又不能自保其國直更始劉盆子等昭烈取以基為恢復有何不可

葉采曰：昭烈以信義聞天下，而取劉璋，議者以璋善遇昭烈，反扼其吭而奪之國，豈得為有義？吾竊謂不然。方董卓之亂，英豪競逐，猶皆以討賊尊漢為名。劉焉乃陰懷異志，乘間據有益州。儼然有不臣之心。茲蓋漢之奸賊，二袁董卓輩爾。及璋孽息，闇弱復盜王土。昭烈方仗義兵，攘群盜以復漢室。此而不誅漢室，當何興邪？故昭烈茲舉，上以撫漢帝之憤，下以誅劉焉之姦，厥功大矣。何負義之有。

武侯全書卷之三 鼎立

十四

王世貞曰：說者以昭烈取劉璋為孔明之罪，愚以為不然。劉焉雖帝宗也，而不臣嘗為乘輿服御物，絕貢賦矣。劉璋之嗣有地也，非漢意也。其入蜀也，以迎其用兵也，以鄰何傷乎？且是時荆州半與吳共之，其勢必不足以立國。有蜀而始可存漢之緒，而進足以討賊。愚以為孔明即與謀可也。且取天下與存天下者異。存天下不得已而權以濟之，猶勝於迂而失天下者也。昭烈之不殺璋，佩以將軍印，與其財物，而使之居公

安處之善者也。

王志堅曰：劉焉以益州有天子氣，求為州牧。後檀殺漢中太守蘇固，健為太守任岐。較尉賈龍作乘輿車具千餘，帝使其子璋諭焉。焉留不遣。焉死，璋立未久，出兵攻劉表，徵為卿，不至。然則焉父子雖漢臣，其實漢賊耳。世儒以昭烈之取蜀為不義，不盡考本末也。

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羸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夙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張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時議者欲以成都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

昭烈表
上為不似
下為在西
河疑聖人
之論蓋初
其信也歟
帝因使璋
論焉故璋
樂於後使
趙雲表末

如此而事
乃集境乎
分黨漢漢
人才推折
望耳

武侯全書卷之三 鼎立

十五

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先主從之。

傳幹曰。初劉備襲蜀。丞相掾趙雲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予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關羽張飛。勇而有義。皆萬武侯全書卷之三 鼎立 六

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畧。三傑助之。何為不濟。伊籍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繇此五人焉。

先主之好
敗而操高
被夷

先主入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雷太子乃得止。孫權來收荊州。先主引兵下公安。令關羽爭之。是歲。曹操將擊張魯。先主乃與權連和。分荊州引兵還。

先主與魏爭漢中。不能克。乃急書與諸葛亮。發益州兵。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夏侯淵將兵來爭其地。法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淵等授首。

曹操聞夏侯淵敗。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與先主相守。積月。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勢偏。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却。操軍敗。已復合。雲陷陳。還趨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武侯全書卷之三 鼎立 七

還營。迎著。操軍追至圍。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疑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後射。操。操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無算。自後操軍亡者日益多。操乃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先主遂有漢中。

後曹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緩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

邑人神無主。過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較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徇國難。觀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遊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閭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

武侯全書卷之四 權統

二

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

有表

名在

聖位
莊雅
不下

操謀
之賊也

為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列眾。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冠於先主。先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於外。不得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為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殲。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為在昔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厲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

武侯全書卷之四 權統

三

之賊也

今人讀之

權星家也
一作權

建安地
不待重公
舉也

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對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耀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眾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齊武侯。今書卷之四 雜統 四

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為都督，鎮漢中，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

建安二十五年，魏曹丕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諡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眾瑞，日月相屬，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馬超、純、益州別駕從事趙祚、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

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為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直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此為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

武侯今書卷之四 雜統 五

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如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迫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為天綱。經曰：帝星處之，眾邪消亡，聖譚豫觀，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

寧海內先主不許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弒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思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間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士休獻玉璽璽潛

武侯全書卷之四 雜誌

六

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為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識記咸悉具至伏為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祗降祥聖姿碩茂神武在宗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

卷之四

即帝位

先主璽等

號此漢文

音折也

劉氏

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啓發讖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先主猶未許諸葛亮力說之志中始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為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殘殺主后滔天武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翼行天罰備惟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武侯全書卷之四 雜誌

七

推是推此
一作雖非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置百官立宗廟禘祭高皇帝以下五月立吳氏為皇后子禪為太子

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

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

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

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

門庭，便欲自立耶？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繇是

忤旨，左遷部永昌從事。

陳壽曰：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

猶用陵遲，况庸庸乎？

薛家曰：霍光廢立，而有嚴延年之疏，昭烈自立，

武辰全書卷之四 雜統

而有費詩之疏，雖當日事勢各有緩急，要當與

夷齊叩馬共千古矣。夫帝胄且不可，而况姦人

乎。

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纂統

之主，俟速建以係衆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

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微利，社

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強禍

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

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仗正討逆，何推

讓之有。於此時也，如不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

民欣反，正世覩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

可謂闇惑矣。其黜降也，宜哉。

晉書云：桓溫覬覦，非望習鑿齒著漢晉春秋以

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

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鍾

鄧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

而爲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

張栻曰：近史書編年，乃以魏年號接漢獻之統，

武辰全書卷之四 雜統

豈所謂名正而言順乎？予謂獻帝雖廢而昭烈

以正義立於蜀，武侯輔之，漢統尚未墜也。盡後

主末年始係魏而魏亦亡矣。

策亮爲丞相，策詞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

後兼領司隸校尉。

張飛嘗作刁斗銘，文法書法，皆稱合作。飛孫遵

爲尚書，隨諸葛瞻於綿竹，與鄧艾戰，死難。

章武二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丞相亮，二月亮

自成都到永安，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豫，進

兵攻臨邛縣，遣將軍陳留討元敗之，順流下江，為

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之。先主病篤，托孤於丞

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托孤詳志傳中

郭大有曰：自古顧命，未有若季漢君臣者。昭烈

之言，有堯舜把遜氣象。孔明之對，有伊周篤斐

之忠愛，其得人托孤之寄，得君委任之專，與日

月爭光也。

胡寅曰：或謂昭烈自知劉禪之不才，群臣無出

孔明之右者，不能保孔明之必與禪也，故於臨

武侯全書卷之四 繼統

終正言之，冀亮德已而不忍取，嗚呼！可謂以小

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玄德襟度夷曠磊磊落落

落，與孔明兼君臣師友之契，三代之還，未見其

比也。夫豈以欺詐相待，如市道之交乎。

夏四月癸巳，先主崩於永安宮，時年六十三。遺詔

勅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難他病，殆不自

濟，人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

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

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

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

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開服

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

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

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

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五月，太子禪即皇帝位，時年十七。大赦改元，尊吳

皇后為皇太后。

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

武侯全書卷之四 繼統

巨細，咸決于亮。

建興元年，丞相亮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

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吊，寢疾彌留，今月二

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願遺詔

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條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

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便除服，臣

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

張拭曰：開國建后，大事也，而奉冊立者，乃亡國

之宗婦，以日易月，後世大失也，而昭烈之喪，家

宰所贊乃固謬之禮歟

先主吳后劉焉子瑁婦也焉問相者言后當大貴遂為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定蜀孫夫人還吳羣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力勸之於是納為夫人即位立為后

武侯不言宜效管仲
按甘后沛人而五
亮上言曰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思念皇思夫人神極在遠飄緲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極
聚忠河清
武侯全書卷之四 雜統

已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繇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為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恩輒與恭等案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歾則同穴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

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奏制曰可

皇思夫人後主之母甘后也章武二年追謚命遷葬于蜀未至而先主崩

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追尊母

甘夫人為昭烈皇后秋八月合葬惠陵

亮乃約官職修法制築高臺於成都之南以延四方之士

胡三省曰以先主孔明君臣之相得而約官職

修法制乃行于輔後主之時此易之戒浚恒也

武侯全書卷之四 雜統

時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

芝調者僕射諸葛瑾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

使舉國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

繇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

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

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

功亦將逼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述舊基

奮靡卒數千摧莽強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

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

之今身親
承流安得
以妖統經
懷此以就
生於勿復
進賢生
乃欲天
慶著道而
昔安時以
甘后為
智婦人孔
明稱為
行修仁
操者不
也

皆正議
致以
謀文自
是大人
隆古任
大臣交
每一刀
斷决
為

此文可以
見孔明
神機

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
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
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
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光。滔。天。之。辭。
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
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誠曰。萬人
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
內。况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

武侯全書卷之四 繼續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五

明 王士驎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定

薛 宋諧孟評 屠惟英長林較

連吳

孫權雖外托事魏。而誠心不款。曹丕責權任子。權
不遣。不使曹休等三道擊權。權臨江拒守。而以先
主。任。白。帝。恐。其。與。北。俱。至。二。處。受。敵。甚。懼。乃。使。其
太中大夫鄭泉請和。先主許焉。遣太中大夫宗璋
報之。吳蜀自此復通。

武侯全書卷之五 連吳

陳同父嘗謂孔明隆中之約。吳可以為援而不
可圖。自取荊州之後。蜀不能無情於吳。夷陵之
師。反貽白帝之辱。小不忍。亂大謀。蜀蓋失於此
矣。

先主崩于白帝。權使立信都尉馮熙聘于蜀。吊蜀
喪也。

丞相亮深慮權聞先主殂殞。恐有異計。適尚書鄧
芝以為言。詳傳乃即遣芝以中郎將固好於吳。權
不特見芝。芝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

連吳固好 言以為援 之文則誠 子事魏矣 結好子蜀 見權若孫 先主之意 孫劉孫 存亡始終 在隆合二 字面時功 名之士止 欲是一時 之譽而天 下大發未 之揚其孫 雖長年也 孔明主佐 也俱傳其 相國之大 夫 權非不贊 是也也

作此意以
蜀人之
心耳

容儀約
略其
要可也

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
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
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
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
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
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
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
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
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

武侯全書卷之五

連吳

二

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

吳歷曰：蜀致馬二百疋，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
後，聘使往來以為常。吳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
厚意焉。

王士驥曰：權有吊喪之使，蜀之報使，自不容已。
寧待芝言。芝既至吳，權果狐疑，不時見芝，此又

何意，非蜀志歸美於芝，則吳書之妄也。

張溫以輔義中郎將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
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

蜀

發

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
受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
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効，然諸葛
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
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蜀，詣關拜章曰：昔
高宗以諒闇，昌殷祚于再興，成王以幼冲，隆周德
于太平，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昇往古，總百揆于
良佐，參列精之炳耀，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
任旅力，清澄江澗，願與有道平一字內委心，協規

武侯全書卷之五

連吳

三

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
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耻忽，臣
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
懼，悚惶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諸
葛亮歎曰：「江東菰蘆中生此奇才乎！」吳顧雍亦以
溫為當今無輩。

溫自蜀還，頃之，使人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
權既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眾庶
炫惑，恐終不為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

起遂因此舉發斥還本郡以給廝吏。

會稽典錄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

諸葛亮聞俊憂温意未之信及温放出亮乃歎

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温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

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唐順之曰即亮此言可以見其於清濁之間必

不留已甚之察故賢愚皆樂於為用云。

薛案曰權之忌温忌其心在漢室耳孔明故若

武侯全書卷之五 連吳

不解者而為此二語以解權之疑權遂不覺入

孔明彀中矣。

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

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

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當君各茂其德臣各盡

其忠將提抱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

款乃當爾耶權與亮書曰丁宏拔張陰化不盡和

合二國唯有鄧芝自是吳蜀信使不絕時事所宜

權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又刻印置遜所權每與漢

此諸葛亮之志也

此諸葛亮之志也

此諸葛亮之志也

此諸葛亮之志也

本意非

主及諸葛亮書常通示廷輕重可否有所不安每

令改定以印封之。

吳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權

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微慮曹丕乘空

弄態而及求和議者以為內有不暇幸來求和

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辦定恐西州不能明

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無長

江巨海皆當防守不觀鑿而動唯不見便寧得

忘此復有他圖。

武侯全書卷之五 連吳

亮卒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恤卒

伍身之衣食資仰于官不苟儉素然終不治私

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

丞相亮初從南歸以費禕為昭信較尉使吳孫權

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術等才博果辦論

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權甚器

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

來也還遷為侍中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

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祝其已醉

以與亮解

此諸葛亮之志也

此諸葛亮之志也

孫權入

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禪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條答無所遺失權甚重禪乃以手所執寶刀贈之禪答曰臣以不木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漢書

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禪使吳孫權常大醉問禪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常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

武侯全書卷之五

連吳

六

識其有一
以主誠心
形辭中注
外補孫和
問矣一時
本使之人
以周旋語
了之可惜
也

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禪愕然未對恢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繇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為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為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

諸葛恪別傳曰權嘗饗蜀使費禪先逆勅羣臣

使至伏食勿起禪至權為報食而羣下不起禪朝之曰鳳凰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禪停食餅索筆作奏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

孫權僭稱帝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以

為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獨以為非便

傳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震入吳界移關侯曰

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

武侯全書卷之五

連吳

七

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應響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界踴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旂誥眾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對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兖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上以函谷關為界造為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敘逆臣

黎有能
黎之氣

乘釁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
覆四海至今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
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薦作姦回偷取天位而
獻么麼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
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獻
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夫討罪翦暴必聲
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
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
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
武侯全書卷之五 連吳 八

黎一作匪

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繇中然分土裂境
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
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
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揮加
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斐然慎司盟羣臣
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
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復攜
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
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

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於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
違貳不協悞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
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於爾大神其明
鑒之震字孝起丞相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
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
震還封陽城亭侯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
建興初丞相亮以為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
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
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
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
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
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
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盡甚愛待之見敬
亞於鄧芝費禕後復東聘吳臨別預謂權曰蜀之
與吳雖云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
吳蜀土僻小惟陛下重垂神慮又自說年老多病
權因捉預手涕泣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

不得新教
而實力
抗盡情禮
言不虛文
羣情無所
隱也
是當且牙
獨與至深
大都議
不兩立至
權可與
變此兩句

注武侯萬
分劃助詳

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遠預大珠一斛

時海寇欲
孫漢高製

步隲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

魏多什舟
船故二人
救之

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

開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

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為之備權

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

武侯全書卷之五 連吳

十

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

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

開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

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楫城郭何得不獲今

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殊不可信朕

為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

吳歎曰權交蜀不固事魏不終誠為反覆然蜀

君臣亦有失焉彼借荆州我爭荆州彼共治操

武侯全書卷之五終

萬民鑑爾珍手錄
朱景泰陸山錄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六

明 王士驥鳳雛編 吳密度仲法定

薛 宋諧孟評 周佑嘉逢若較

南征 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先是益州郡

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越雋

夷王高定亦背叛蓋闓等以先主崩于永安故驕

黠滋甚也 南中志初越雋叟帥高定元殺郡將軍焦璜舉

武侯全書卷之六 南征

郡稱王以叛益州郡者帥雍闓亦殺太守正昂

因士燮以求附于吳漢更以蜀郡張裔為太守

闓假鬼教曰張裔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

粗殺之不可令縛與吳於是執送裔於吳吳王

孫權遙用闓為永昌太守遣故劉璋子闓為益

州刺史處交益州際牂牁郡丞朱提朱褒領太

守恣睢丞相亮以初遭大喪未便加兵遣越雋

太守巴西龔祿住安上縣遙領郡從事先是益

州從事常頌行部南入以都護李嚴書六紙號

論閩閩但答一紙曰。恐聞天無二日。土無二主。今天下瓜分。正朔有三。遠人惶惑。不知所歸。其桀慢如此。願至泮河。收郡主簿。考訊。褒怒。因攻殺。願為亂。益州夷不從。閩使建寧孟獲。給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螞腦三斗。斲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夷以為然。皆從。閩斲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夷。

雍閩降吳。吳遙署閩為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武侯全書卷之六。南征。

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功曹呂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屬吏民。閉境拒閩。閩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奸雄乘霧。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躬聚黨眾。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平昔。奔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

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襲者將軍。先侯雍齒。造怨而封。實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視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眾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武侯全書卷之六。南征。

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凱威恩。內著為郡中所信。故閩不能進。二年。務農殖穀。閉關息民。俟民安食足。而後用之。建興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詔賜亮鈇鉞。曲蓋羽葆。鼓吹。虎賁馬。設送之。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謾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

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

亮○至○南○中○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闔○高○定○偏○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封○凱○陽○遷○亭○侯○事○定○以○為○雲○南○太○守○子○祥○嗣○王○伉○亦○封○亭○侯○為○永○昌○太○守○

其○秋○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軍○資○所○出○
武侯全書卷之六 南征 四

國○以○富○饒○十○二○月○亮○還○成○都○

南○中○志○建○興○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蘇○水○路○入○越○嶠○別○遣○馬○忠○從○牂○牁○李○恢○向○益○州○以○犍○為○太○守○廣○漢○王○士○為○益○州○太○守○高○定○元○自○旄○牛○定○笮○卑○水○多○為○壘○守○亮○欲○俟○定○元○軍○眾○集○合○并○討○之○軍○卑○水○定○元○部○曲○殺○雍○闔○及○士○庶○等○孟○獲○代○闔○為○主○亮○既○斬○定○元○而○馬○忠○破○牂○牁○李○恢○軍○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獲○置○軍○中○問○曰○此○軍○如○何○獲○對○曰○恨○不○相○知○公○易○勝○耳○亮○以○

此書而
之也

方○務○在○北○而○南○中○好○叛○亂○宜○窮○其○詐○乃○赦○獲○使○

還○合○軍○更○戰○凡○七○虜○七○赦○獲○等○心○服○夷○漢○悉○思○

反○善○秋○遂○平○四○郡○改○益○州○為○建○寧○以○李○恢○為○太○

守○加○安○漢○將○軍○領○交○州○刺○史○移○治○味○縣○分○建○寧○

越○嶠○置○雲○南○郡○以○呂○凱○為○太○守○又○分○建○寧○牂○牁○

為○興○古○郡○以○為○太○守○移○南○中○勁○卒○青○羌○萬○

餘○家○於○蜀○為○五○部○所○當○無○前○號○為○飛○軍○分○其○羸○

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為○部○曲○置○五○部○

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剛○
武侯全書卷之六 南征 五

狠○不○賓○乃○勸○大○姓○富○豪○令○出○金○帛○聘○桀○惡○夷○為○

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襲○官○於○是○夷○人○貪○貨○物○以○

漸○服○屬○於○漢○成○夷○漢○部○曲○亮○收○其○俊○傑○建○寧○爨○

習○朱○提○孟○琰○及○獲○為○官○屬○習○官○至○領○軍○琰○輔○漢○

將○軍○獲○御○史○中○丞○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

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漢○晉○春○秋○曰○南○中○平○亮○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

以○諫○亮○言○留○外○人○有○三○不○易○詳傳今○欲○使○不○留○

兵○不○運○糧○而○紀○綱○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本據口紀
亮祖安元
武侯傳事
必其力出
作必對酌

孔明平西南夷，擒孟獲，時火濟實率羅羅之眾以助之。蓋羅羅愚而戀主，悍而喜鬪，習攻戰，尚氣力，故忠勇為諸苗冠。諺曰：水西羅鬼，斷頭。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鐵裹結，無大侯王。如汶山漢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使為主論議。好譬喻，物謂之夷經。今南人言論雖學，亦半引夷經。與夷為姓曰遑耶，諸姓為自有耶。世亂犯法，輒依之藏匿，或曰有為官所法，夷或為執仇與。

武侯全書卷之六 南征

六

夷至厚者，謂之百世遑耶。思若骨肉，為其遁逃之數，故南人輕為禍變，恃此也。其俗徵巫鬼，好誑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為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駝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郵。又畫夷牽牛負酒，齋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較尉至，齋以呈詣，動亦如之。先是章武元年，庾隆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李恢誰

可代者，恢對曰：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唯陛下登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為庾隆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先主崩，高定恣睢於越雋，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繇越雋，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南人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眾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給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又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

武侯全書卷之六 南征

七

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息。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按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後夷復叛，恢又平之。 騏曰：諸葛公七縱七擒，振古未有，夷人心服，千載如新。本傳第以三語盡之，苦心妙用，俱不可尋，壽為可恨。 胡寅曰：南中之師，此孔明受遺輔政第一舉也。蓋昭烈初崩，主幼國疑，彼雍闓孟獲乃於益州

界內爲此不軌若稍加寬宥則用兵之始何以警其餘而圖其後乎故七縱七禽非特示威於孟獲也而其所以服東吳清北魏者皆以此威爲之兆矣。

吳嶽曰孔明之征南中人有謂于鈞之弩不爲鼪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筵撞起音舍不敵而么麼是先致使北定中原反爲遲局深惋惜之此不但未識孔明并未見陸遜上孫權之議耳遜之言曰方今英雄碁峙豺狼鬪望山寇舊惡

武侯全書卷之六 南征

八

依阻深地腹心未平難以圖遠且克敵寧遠非衆不濟取其精銳可益部伍夫蜀之南夷豈下于吳之山越雍閬附吳豈殊于費棧降魏得南中之飛軍豈弱于得山越之勁卒况南中更饒金銀犀革丹漆牛馬可以充繼軍資耶取之則足以爲利舍之則足以爲患取之則爲本國之牙爪舍之則爲敵人之羽翼成敗固不容髮智者爲計顧不出此乎儒生胡足以知之

劉朝箴曰孔明討孟獲七縱七禽說者謂其

魏吳而屑屑于小醜稱戈則不獵猛虎而逐狐兔不問萑苻盜而捕牂篋者流也嗚呼是豈膚

淺所及測哉蓋巴蜀接比南夷兼之獲得夷落心有如玩不爲討一旦誘衆發難醫我邊氓躡我四境則孔明雖欲治兵遠討亦安得委門庭之寇越在疆場哉故北伐許冀下甲江左心非不日夜籌畫而權其勢之後先緩急則必平定南中以爲根本計然後方爲東北圖斯完策也不然漢賊不兩立孔明顧反忘情吳魏也乎說

武侯全書卷之六 南征

九

者尤病其擒而縱縱而禽則其威褻慮其禽而縱縱而不可擒則其技窮噫公瑾仲達豈不稱智譎士然猶墮其計畫中而莫之敢角何論么麼孟獲且欲誓伏南夷之心而今邊徼不聳則奚恤七禽縱之爲褻也世儒徒習于口而執迹以詆英雄真瞽說耳

鍾惺曰後世疆場才武之臣於夷狄盜賊有彈指定之而意外事後如養癰然釀禍至不可救藥者孔明於孟獲七擒七縱非好勞示巧也極

言事定留外人之害。千古禦夷不出此數語。而歸重在不留兵。不運糧。以夷守夷。只是善後事。宜打算得極明耳。後世用武者不可不知也。

卷之六 南正

十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七

明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定

薛 宋諧孟評 張自烈爾公較

北伐

建興五年春下詔伐魏詔見丞相亮出屯漢中亮

北魏說

以帝年少朱紫難別深惟根本至計臨發上疏疏見

治國大規

迺行營沔北陽平石馬

孔明在漢

魏主叡聞亮在漢中欲大發兵就攻之以問散

中二年正

騎常侍孫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

欲致其末

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

耳不有孫

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蓋

資欲入孔

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于用

明計中矣

兵視蜀棲山巖吳竄江湖皆撓而避之誠所謂

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南鄭道既險

阻計用精兵及轉運與鎮守南方遏禦水賊凡

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費力廣大

天下騷動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人力

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亦

足以鎮靜疆場使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自敝歛乃止

六年春揚聲繇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督諸軍軍郿亮身率諸軍

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吏民叛魏皆舉軍應亮關中響震

魏畧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

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

武侯全書卷之七 北伐

魏主獻又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張郃帥之西拒亮

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

度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大為郃所破

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

朱子曰或論孔明事以為天民之未粹者此論

甚當然以為略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

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

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

魏人復取三郡必騎斃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

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

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虜

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為我死者肝

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

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

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

之畧恐未必知或者之論也○孔明失三郡非

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

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孔明非急近功見

武侯全書卷之七 北伐

小利詭衆而自欺者徙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

棄民之意歟

戮謖以謝衆又誅張休李盛奪黃襲等兵貶趙雲

位號引咎責躬上疏自貶旌賞王平厲兵講武民

忘其敗矣

三國志曰雲隨諸葛亮駐漢中亮出軍揚聲繇

斜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之往拒

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強失利箕谷然歛衆

固守不致大敗軍退貶為鎮軍將軍

雲別傳曰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

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

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

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

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為冬賜亮大善

之雲次于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王平為馬謖先鋒數規諫謖不用街亭之敗

惟平所領得全收合諸營遺逆率將士還詳調御中

是歲十一月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武侯全書卷之七 北代 四

弱復上疏請伐魏疏見傳

蘇軾曰此公在後漢之末初未嘗欲以文章名

世而開物成務之資綜練名實之意自見于言

語至出師二疏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

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說

者所能至也

于是出散關圍陳倉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拒之先

是真使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會亮至圍城與

昭生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

騎追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問孔明出師每乏糧古人做事須有道理須立

些根本朱子曰孔明是殺賊不得不急如人有

箇大家被賊來占了趕出在外墻下住殺之豈

可緩一纒緩人便一切都忘了孔明亦自言一

年死了幾多人不得不急為之意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

率眾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復

拜丞相武侯全書卷之七 北代 五

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

八年魏曹真以蜀師連出侵掠邊境宜遂伐之若

數道並入可大克也魏主獻從之議真從子午道

南入司馬懿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

或從武威入魏司空陳羣以為不便獻以群議下

真真據詔即行以八月發長安丞相亮聞之次干

成固赤坂會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魏廷臣華

歆楊阜王肅等皆危之獻於是詔真等還師是歲

亮使司馬懿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後將軍費瑤雍

州刺史郭淮于陽谿。

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伐魏。始以木牛運。遂圍祈

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皆應亮。

是時曹真有疾。司馬懿自荊州入朝。魏主敕使西

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懿使曜陵。留精

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

雍。郃為後鎮。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

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

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

淮。費曜等。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

上邽之東。懿欲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懿復

尋亮後。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

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

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

後。不宜進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

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

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猛虎。奈天

石城一作石地

吳之在

從亮亦武于泉

勢

卻深如終不敢交鋒而中其病亦得不忘之

恐失望而戰一戰更失矣

太平可保

杯前後皆不用而致後發也

益殺之也

蓋郃係魏

重將與司

馬氏決不

相能結信

此以除其

偏耳

斯時魏一

朝委命即

辛毗欲欲

私廣上意

而使人取

替保非倚

顧顯而請

解之之極

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郃攻

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

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鐵五千領。

角弩三千一百張。懿走保營。六月。天霖雨。李平以

糧運難繼。呼亮還。亮遂退師。懿遣張郃追亮。進至

木門。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衆矢中郃

右。郃而卒。

魏畧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軍法

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

遂進。伏發。矢中髀。郃死。郃識變數善。處營陣。料

戰勢地形。無不如計。既死。帝甚惜之。臨朝而歎

曰。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群曰。郃誠

良將。國所依也。時辛毗以為郃雖可惜。然已死。

不當內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羣曰。陳

公是何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

皇帝也。及委國祚。而文皇帝受命。黃初之世。亦

謂不可無文皇帝也。及委棄天下。而陛下龍興。

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群乃曰。亦誠如辛毗言。

帝笑曰陳公可謂善變矣。

朱氏曰時亮垂兵遠出糧餉不繼懿以銳師大衆乘氣捍禦猶狼狽如許況五丈原之出思信行中原威畧震遠邇屯田積聚軍旅雜居民使數月少延懿能勝乎故懿非亮敵也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

十二年春亮悉大衆十萬繇斜谷口出始以流馬運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夏四月至郿軍於渭水之

武侯全書卷之七

北伐

八

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壘以拒蜀謂諸將曰

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如西上五丈原

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于

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

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

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

至。

朱子曰諸葛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主嘗自觀

生無曰
名上死
之曰身
懿亦自
心

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亦是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宋濂曰凡兵之爲道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故營軍於山者必依山絕谷視坐處高孔明五丈原之屯高平廣大守不可攻而攻不可取進不可禦而退不可追所謂先據不可勝之地以示敵之可勝者也懿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爲譎語以安其下若果曰無事何爲受巾幘之辱而不敢出兵逆戰也與

武侯全書卷之七

北伐

九

亮以前者數出皆以糧運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懿戎服蒞事使人視亮獨乘素輿葛巾羽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懿歎曰諸葛君可爲名士矣

程子曰孔明不死二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雄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

胡寅曰孔明此舉蓋不復爲退計矣親統大軍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雜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其庶幾矣或譏其

短於將畧可謂誤甚

問孔明不死能取中原否南斬曰屯田渭上根

本已固必能取中原懿亦是能者不敢與戰

時魏人以亮僑軍遠伐欲持久以俟其退亮設誘

萬方事詳博中懿遂大怒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

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而立軍

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初姜維聞毗來謂亮

曰辛毗仗鉞而至賊不復出矣傳中相持百餘日

亮病卒楊儀等整旅而還百姓奔告懿懿追焉姜

維令反旗鳴鼓懿不敢逼于是百姓有死諸葛走

生仲達之誦懿徐聞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

蜀師去已經日懿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收其所

棄圖書糧穀歎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為亮生死

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

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臟而可以生乎追到赤岸

乃知亮死的問

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宣王惟問其寢食及其事

之煩簡不問成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

無所制亮

以守其死

懿將時懿

軍中必備

於士以上

補遺懿假

其言以自

神

亮體斃矣

少事煩

其能久乎

晉陽秋曰

有星赤而

芒角自東

北西南流

投於

亮營二枚

再還往大

還小俄而

亮卒

吳大鴻臚

張儼曰漢

朝傾覆天

下崩壞豪

傑之

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

海內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

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册名於伊洛丕備既歿

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

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

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

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

分之一也而以貢贊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

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

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併

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

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

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雍涼不解甲中國不釋

武侯全書卷之七

北伐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以子產止
孔明為高
非其正

印漢不
兩立一語
也委推何
勢之有也

鞞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
 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
 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
 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
 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
 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若臣無事，空勞師
 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
 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
 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
 必有以算之，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算以裁之，
 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高之意也。余竊疑焉。請
 聞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
 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
 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為敵戰之國，勢不俱王，
 自操備時，強弱懸殊，而備猶出兵陽平，擒夏侯
 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
 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為救，圍不
 即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

武侯全書卷之七 北伐

十三

去漢數千
孟德待所
通不如此

孔明玄德
互斥短長
不得如此

蜀漢之爭
非比較諸
古人

備書

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
 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
 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猗角之勢也。今仲達之
 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
 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
 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強齊，下七十餘城。
 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
 以國家為唇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
 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
 武侯全書卷之七 北伐 十三
 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
 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
 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塞塞，義
 形於主。雖古之管樂，何以加之乎。
 元城劉氏曰：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
 淮陰不及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
 也。馬永卿曰：西南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
 西南，而卒終於此。夫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卓
 卓如此。至武侯之時，大將燼矣，故無所成也。曰

惟其卷一
所以變之
不放名年
仰從取勝

妙幹

詞文實目
謂曰推因
世之行
與問相勇
古之心
若遠德
曰詞又
六事主

武侯全書卷之七 北伐

古

此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卑而武侯所以無敵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楚漢之聘，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奕棋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對之，乃低恭不知其為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差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既平魏趙而龍且尚且輕之，以淮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地，宣王受其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才。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繇此。

陳亮曰：英雄之士能為智者之所不能為，則其未及為者，蓋不可以常理論也。騏驥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濕不濡，度山越壑，瞬息千里，而適值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駿，而不足以

論之學上
下三千餘
年考其合
散其其法
漢其說皆
令人所未
盡觀以此
論在行

武侯全書卷之七 北伐

五

勝之。於是駕輕車，鳴和鸞，步驟中度，緩急中節，鏘鏘乎道路之間，能行千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又則有萬全之功。何者？吾垂其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諱詐無方，術畧橫出，智者之能也。去詭詐而示以大義，置術畧而臨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不能為矣。故夫諱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於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何必求近效哉？故彼以姦，我以忠；彼以私，我以公；彼以殘，我以仁；彼以詐，我以信；兵未至而彼之氣已沮矣。八陣列於前，四頭八尾，觸處為首，進無速奔，退無遽走，突兵難觸，其膺奇兵難撩，其背伏兵難衝，其脇追兵難襲，其後膠間難窺，詐謀難用，當之則破，觸之則靡，鋒未交而彼之能已垂矣。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為可憚，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

原其孔明
之成子
胸中運籌
諸軍使人
心快

武侯全書卷之七

北伐

六

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敵去不敢追賈栩等
常逼之戰兵交即敗不敢復出姑以待斃為名
而其為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術也彼
豈孔明敵哉論者以孔明制戎長奇謀短雖知
者亦以為知其短而不用吾獨謂其能為而能
不為將以垂仲達之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也故
吾嘗論孔明而無死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
吳可并禮樂可興請遂言之夫仲達以所能要
其君壓其同列而誇其國人今乃敏重兵自守
而姑曰待其弊夫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後
雜耕渭濱為久住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
其弊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
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身不安其
英氣無所騁固不免於戰戰則敗耳敗則魏人
破膽郡縣響震引兵畧地關中可有分慰居民
彰明漢德然後舉兵而臨關東勢如破竹關東
平則論以信義燕趙可指麾而定至五六年而
魏明即世齊王踐位上下相疑蕭牆舉起引兵

丁未日以
是非論則
孔明于數
之家際以
成敗論則
仲達一世
之英華

武侯全書卷之七

北伐

十

合進可以一舉而覆其巢穴俘其君臣分定州
縣安集流亡魏既舉而吳人膽破矣况權之末
年猜疑益甚果於殺戮雖陸遜不能自明其後
遜與步騭朱然全琮之徒相繼云亡權勇決之
氣已衰適庶分爭內不能制於是使蜀漢之師
順流而下荆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口一
軍出皖城一軍出廣陵吳之羣臣無亮敵也盡
一年之力而吳可舉江東既平天下既一假武
修文彰善輝惡崇教化移風俗數年之間天下
畧治然後興典禮修正樂斯民復見太平之盛
矣不幸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天下猶未能一
而况禮樂乎使後世妄儒得各肆所見以議孔
明天也非人也
陳亮又曰妄儒以兒童之見至以為孔明非仲
達敵彼豈非以仲達之言而信之耶而不知其
言皆譎也仲達不能逞其譎於孔明故常伺孔
明之開闔妄為大言以譎其下論者特未之察
耳始孔明出祁山仲達出兵拒之聞孔明將芟

可又其有
提議飲其
辨於其
吳五檢

片折股

上邦之麥卷甲疾行晨夜往赴孔明糧乏已退
 仲達譎言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亮
 不敢據渭水此易與也夫軍無見糧而轉軍與
 戰縱能勝之後何以繼此少辯事機者所必不
 為仲達心知其然故外為大言以譎其下此易
 知耳已而孔明出斜谷仲達又率兵拒之知孔
 明兵未逼渭引軍而濟背水為壘孔明移軍且
 至仲達譎言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陣
 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夫敵人之兵已在
 死地而率衆直進來與之戰此亦少辯事機者
 所不為仲達知其必不出此姑誑為此言以妄
 表其怯以示吾之能料且以少安其三軍之心
 此又易知耳孔明持節制之師不用權譎不貪
 小利彼則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
 兵而無權凡此者皆伺孔明之開闔妄為大言
 以譎其下此豈其真情也夫善觀人之真情者
 不於敵存之時而於敵亡之後孔明之存也仲
 達之言則然及其歿也仲達按行其營壘歛衽

武侯全書卷之七

北伐

七

嘆曰天下奇才○彼見其規矩法度○出於其所不
 能為○恍然自失○不覺其言之發也○可以觀其真
 情矣○論者不此之信而信其譎○豈非復為仲達
 所譎哉○唐李靖談兵之雄者也○吾嘗讀其問對
 之書○見其述孔明兵制之妙○曲折備至○曾不一
 齒○仲達彼曉兵者○固有以窺之矣○妄儒以成敗
 論人物者○幸少戒也○
 李京曰孔明死而仲達走○非死孔明之能走仲
 達○以生孔明之奇○有以寒仲達之膽而奪其魄
 故也○及其既死○乃曰天下奇才○噫才之奇○豈待
 觀營壘之日而後知○懿之奇○亮亦豈亮死之後
 而後決挑之不戰○辱之不怒○雖巾幗之遺○遜以
 受之甘心焉○此其心豈能頃刻而忘孔明之奇
 哉○五丈原之出魏○蓋食不下咽矣○不足畏之言
 特以安諸將心○食少事煩○豈能復久○斯言其懿
 之肺腑乎○故一日無亮○懿可以高枕而無憂矣○
 猛虎之在山○雖有力者○莫當其前○及其斃也○見
 而異之○曰猛哉斯虎○噫非猛之也○幸之也○仲達

武侯全書卷之七

北伐

七

之心。其以孔明為猛虎久矣。奇才之嘆，其亦幸
猛虎之斃而異之也歟。

馮夢禎曰：諸葛食少事煩，司馬懿聞而喜曰：孔
明其能久乎？嗚呼！斯言也。其億中也。世之論者，
遂以是咎孔明，謂其不自愛惜，彼將以孔明之
命制之者，食耶？事耶？天耶？天如不忘劉氏，則必
眷祐孔明，固其精神，葆其元氣，愈澹泊，愈精明，
愈勤勞，愈果銳，日噉食不至數升，亡恙耳。謂二
十已上者皆親覽，亡恙耳。周公之論壽也，必稱

武侯全書卷之七

北伐

子

無逸。食之少事之煩，非所謂無逸乎？宜其養壽
命之元，迓靈長之慶，而顧謂不久，以此此其說
何謬也。孔明之所以不久者，天耳。天將厭棄劉
禪，使司馬氏綱而收之，以孔明不死於甲寅，則
后主不亡於癸未，是故一旦而先奪之，當其時，
使偃仰屈伸，噉呼吸，膾醢適口，梁肉理生，祇
足以資後世之笑，烏足以延孔明哉？何也？人不
能勝天，天固能勝人也。人見祁山之師未捷，而
管中之星已隕，以為孔明致死有繇，仲達料亮

如神矣。嗚呼！仲達斯言，果真耶？彼夫百姓告喪，

追思過邁，及賄姜維之反，旗翅指，遂不敢逼。卒
成死諸葛生仲達之謠。嗚呼！彼能卜孔明之死
於尚生，顧疑孔明之生於既死，彼於使者之言，
卜其將死於百姓之奔告，疑其猶生，耶？既乃解
嘲曰：能料生，不能料死。嗚呼！死且不能料，而况
於生乎？奈之何？三軍信之，萬世信之，往往惜孔
明自天，其天年不知自古英雄豪傑，存亡修短，
皆天有意乎？其間，即昭烈之興，士不輻輳，麟集

武侯全書卷之七

北伐

主

哉。彼其先孔明死者，如士元、孝直、雲、長、翼、德，如
子龍，彼其後孔明而死者，如琬、如允，如禕，豈皆
食少事煩，故耶？孔明出師，固已慨人才淪喪，
幸此身未瘁，而孰知天更不憖，遺耶？蓋其生也，
天為其計，則三分之業，其死也，不欲其成一統
之基。孔明之修短，劉氏之修短，為之食之少事
之煩，天何與焉。

武侯全書卷之七終

萬民鑑賞珍手
朱景春陰山錄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八

明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說

薛 宋諧孟評 張爾弘任之較

遺命

建興十二年八月，亮於武功病篤，密表後主，薦蔣

琬自代。

後主遣李福省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亮又薦費

禕。

王士騏曰：華陽國志載初亮密表後主，儀性狷

武侯全書卷之八 遺命

狹，若臣不幸，可以蔣琬代，臣則密表中，又及楊

儀矣。儀傳亦云：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

蔣琬，琬遂為尚書令，何偶合乃爾。所謂密表，與

李福之咨請，定不誣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

時服，不須器物，遂薨。所遺止桑八百株，田十五頃，

嘗自表後主，至是果如所言。詳傳中

胡文定公曰：人須一劫，此味澹薄，方好。孟子謂

堂高數仞，我得志不為，學者須除去此等常自

激昂，便不墜落。嘗愛孔明遺表數語，及卒，果如其言，真可謂大丈夫矣。

初亮出北谷口，魏延為前鋒，及亮病，因密與長史

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

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

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

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

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耶？且魏

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

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給

延曰：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

不違命也。禕出門，乘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

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

軍還。延大怒，攬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

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

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允咸保儀疑

延儀等棧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

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

本簡知延非勝所能今天

延亦忠勇但不自覺耳

此語便只不私照矣

手書後曰魏延先

魏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

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

魏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

魏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

魏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

魏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

逃亡奔漢中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之

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

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

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

不同冀時論必當以已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魏畧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

守慎勿復來也令延攝行已事密持喪去延遂

武侯全書卷之八 遺命 三

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

和見延攝行軍事懼爲所害乃張言延欲舉衆

北附遂率其衆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

而殺之

裴松之曰此蓋敵國傳聞之言當以本傳爲審

初延出亮營十里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

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

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

頭上用刀其凶甚矣

先主用人

用兵有在

此類是也

此類是也

此類是也

此類是也

初昭烈定漢中欲得一重將鎮之衆論以爲必在

張飛飛亦以心自許昭烈以屬延一軍盡驚昭烈

大會羣臣問延曰孤委卿以重任卿當云何延對

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

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昭烈壯其對後延每隨亮

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

事亮制而不許語詳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

之不盡延善養士卒勇猛過人然性矜高當時皆

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

武侯全書卷之八 遺命 四

故終及於難云

沈淮曰古上將之成功闢外者曷嘗不以奇計

勝延欲提數千之旅入無人之境出褒中循秦

嶺涉子午擒夏侯楙而西與丞相會於秦中彼

其計豈不謂奇而何孔明之不用也噫此固孔

明謀事之周而常處夫萬全之地與夫其繇間

道而襲長安不過出其所不意其率輕兵而掩

夏侯不過攻其所不守然孟達之反新城不入

日而司馬扼其謀郝昭之守陳倉歷數旬而孔

明謀事之周而常處夫萬全之地與夫其繇間

道而襲長安不過出其所不意其率輕兵而掩

魏延不辭
而先或棄
出亦以
其其健
堅其清
以拒其師
則延進
路則不
受敗

先亮之
智勝之
如敵之
西時可
終軍不
及孔明
之明

明窮於計。事之不可以輕敵。必勝類如此。謂延之計。而可必其成哉。且其計可進而不可退。可出而不可入。可成而不可敗。使人有以料達者。而料延先為之備。以待延之至。蜀必無延矣。又不然。而魏嬰城而守。遷延旬日。如陳倉之不可卒破。蜀亦必無延矣。延之敗不足惜。而所以張魏人之威。挫我軍之銳。孔明其何辭焉。此其計之未可必行者也。如必執用奇以尤持正。則李陵之敗。非明驗與。當陵之願以步卒五千橫行。

武侯全書卷之八 遺命

五

匈奴中計。誠壯而卒甘心虜廷。為天下笑。非陵之智勇減於魏延。而兵行危道。且獲禍敗。則延可知也。武帝不能必之於陵。孔明乃能必之於延哉。或曰。延有反相。孔明知之早。嗚呼。庶幾近之。
朱子曰。看史策。自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于午谷路。往往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合只見于午谷易過。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為夏侯惇是曹操塔性。

朱子曰。侯
意中原已
是夷賊物
事自必如
此。故不從
即張大
之議亦爾

古大臣於
勇智之士
必保其不
反。而後用
一人則能
請者幾何
操身之用
操其正者
如引馬之
川。雖野
要在明
之士知
身終不出

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該載不盡。亮以為此詭計。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斜谷。又使人據箕谷。此可見未易過。
胡寅曰。兵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謂孔明長於治國。而短於將畧。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也是皆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繇斜谷出。自足禽敵。而憾懿矣。魏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節制之師。何以僥倖為此。可為明道正義者。

武侯全書卷之八 遺命

六

言之非急於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
先主為漢中王。拔楊儀為尚書。及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於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為功勳至大。宜當代

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

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

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

從容而已初儀為先主尚書琬為尚書郎後雖俱

為丞相參軍長史每從行當其勞劇自惟年官先

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於聲色歎吃之音發於

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惟後軍師費

禕往愆省之儀怨望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

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

武侯全書卷之八 遺命

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為民徙漢嘉

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

儀自殺其妻子還蜀

吳欽曰楊儀魏延小人也親賢遠小武侯語也

侯用儀延不幾與已言相繆戾乎不知惟侯為

能養之馬能蹄牛能觸俱不妨也

蔣琬以州書佐隨先主人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

遊觀奄至廣都見琬象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

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

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

非孔明不如此

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

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愈

卒但免官而已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為東

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

曰思惟背親捨德以矜百姓眾人既不隱於心實

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

選之清重也遷為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

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為長史加撫軍將軍亮

武侯全書卷之八 遺命

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

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亮卒以琬為尚書

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

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繇是

眾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

吳舉動東西備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

加為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畧琬與言論時

不應答或欲構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

之慢上不亦其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

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

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戲之快也又

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

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

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敏憤憤之狀琬曰苟

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

耶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

得免重罪琬以為昔諸葛亮數窺秦川道險運艱

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繇漢沔

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

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

禕中軍監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艾穢彌難

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

嬰疾疾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

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

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

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

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

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

為事首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衝制河

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

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繇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

劇至九年卒

人問南軒張氏曰蔣琬特守常之才乎曰誠不

可以應變

琬子斌鍾會伐蜀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

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之草木吾氣類

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墓

當灑掃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之後

主既降斌詣會于涪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

王士驥曰斌琬子也似潛布款矣較之姜維不

答已落第二義矧思遠當鄧艾王爵之誘竟斬

其使乎父子同死自是可悲諸葛公含笑九原

矣斌卒死鍾會之亂等死耳重於泰山輕於鴻

毛信夫

費禕與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

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

魏人正在

新已得
武侯全書卷之八

此亦宜別
有餘公錄
但解一詳
之深何也

明世宗
武侯全書

載之色禕便從前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嘗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僚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眾人莫不易觀亮即以禕為昭信較尉使吳見趙還遷為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為參軍建興八年轉為中護軍後又為司馬

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之力也亮卒禕為後軍師頃代蔣琬為尚書令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於興勢假禕節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碁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畱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

可人必能辨賊者也禕至敏遂退封成鄉侯琬固

實見時
不疑之
通微不
法之理
禕允然
禕之所
失之遠矣

讓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以侍中董允守尚書令為禕之副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為尚書令識悟過人每省讀文書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敏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及董允代禕欲敬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遠若此非吾之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禕當國功名畧與琬比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至禕雖身在外慶賞刑威皆遣

武侯全書卷之八 遺命

十一

先諮斷乃行其推任如此禕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

陳史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

先主定蜀徵董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株城內幹機衡二十餘年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為丞相教與羣下有曰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又曰幼宰每言則盡其追思和如此和子允秉心公亮

便充而在
於其致深
美種之兼
子

丞相將北征，上疏請任以官省之事，尋遷為侍中，獻納之任，允皆專之。允處事為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辨，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武侯全書卷之八 遺命

十三

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董允為四相，一號四英也。

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為

希冀微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王士驥曰：琬之徙屯涪，求異前人，可謂有志而非自量也。衆論咸謂如不克捷，歸路甚難，幸而疾也，不然且敗。禕見乃降賊，有愧張嶷、四英之目，終是溢美。

亮薨後，主素服發哀，三日。李邕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偏，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疆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後主怒下獄誅之，邕邵之兄劉璋時為牛鞞長，先主領牧為從事，正且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為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邕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為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邕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為請得免，久之為犍為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邕諫以秦赦孟明

武侯全書卷之八 遺命

十四

此上不加

者固之

有後

議從然

子

實不能

專讓以

此為陸將
地耳

用霸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故因亮死希相報復云

王士驥曰李逸免死亮之力也一言失意直以很顧虎視目之幾快心於歿後逸真險人哉後主怒而誅之差強人意○觀此亦可見其憑藉諸葛之甚已後推任蔣費三十年不變法一一遵諸葛遺言似乎賢而守矣但惜不能獨樹蔣費亡而國不國也

武侯全書卷之八 運命

七

全書卷之八終

萬民盛爾
朱景春蔭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九

明

王士驥鳳雛編 吳睿度仲法定
薛 宋諧孟評 諸馮生又虞較

調御

關羽字雲長一字長生直亮有雄氣性自負長而好學工篆畫讀左傳畧皆上口先主收江南諸郡封拜元勳以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先主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

武侯全書卷之九 調御

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黔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或謂雲長千古偉人何以不能相忘馬孟起繆尊素曰此有深意夫孟起初降其心未測不先有以彈壓之恐反覆未可知惟孔明深諒雲長之心乃答書云得此則降者野心自化故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薛案曰孔明非諛雲長品藻實應爾爾若雲長

運命多聞
公孫策之

馬超呼王
德之字不
有開張依
乃直直示
之以禮儀
不感休後
表禮堂之
說亦其其
然

之喜則又有說夫身受關外重寄而使新附之將名出其上非所以安荊州也

討虜將軍黃忠勇毅冠三軍破斬夏侯淵是歲先

主為漢中王欲用忠為後將軍而以羽為前將軍

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位素非關馬之倫也今

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旨關遙聞

之恐必不說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當自解之遣

司馬費詩即授羽印綬羽聞忠位與已並怒曰大

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

武侯全書卷之九 調御 二

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

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

為怨今漢升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

重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

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

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

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

感悟即受拜是歲羽攻曹仁于樊降于禁斬龐德

自許以南往往逼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

夏子典少有令聞亮甚器之

陳仁錫曰此關公之所以超逸絕群也如公而

後可謂之超逸如武侯之羽扇指揮而後可謂

之名士齒牙可易借哉

龐統字士元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

之年十八使往見司馬徽徽採桑于樹上坐統在

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

之冠冕德公嘗呼孔明為臥龍士元為鳳雛德操

為水鑑德操微字也後郡命統為功曹統性好人

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

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

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

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

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先

主領荆川統以從事守未陽令不治免官吳將魯

肅遣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

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

先主見統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

武侯全書卷之九 調御 三

下諸葛亮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益州之役謀

出自統進圍雒縣統率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

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

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為之拜統于朕守涪陵有德政民甚懷之

德公字山民隱居峴山南有令譽娶諸葛孔明

小姊夫妻相敬如賓孔明每至其家獨拜床下

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河上先

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

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

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

何者是客德操年小十歲兄事之故呼德公荆

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

一身孰若保全天下德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

暮而得所棲龍鼈穴于深淵夕而得所宿夫越

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

下非所保也表又問曰先生不肯官祿何以遺

子孫公曰世人皆遺以危我獨遺以安所遺不

同未為無所遺也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

可舉

採藥不反

方孝孺曰司馬微以孔明麗統並稱吾竊有疑

焉孔明之學庶乎王道而統之言皆矯詐功利

之習劉璋之迎昭烈或說昭烈就取益州昭烈

恐失信於天下統則請就其來迎而襲殺之昭

烈不即從所以暨益州士民服從之志猶有仁

者之用心也統獨切切焉欲奪之其器量何淺

哉統非孔明比也

法正字孝直多陰謀善設奇制變昭烈之取益州

皆其力也既蒙委任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餐之

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

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

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

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

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翔

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以法使不得行其意耶初

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

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凜凜亮又

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建安二十二年正又為先主畫策取漢中先主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

華陽國志載權妹事云先主每下車心常凜凜

正勸先主還

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諫者甚眾先主皆不聽羽軍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

武侯全書卷之九 調御

六

亮子不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亦不聽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今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胡三省曰觀孔明此言不以先主伐吳為可然而不諫者知先主關公相與有若四體股肱橫膺痛楚已極非群后之言所能停駐也且蜀得

上流可以致勝兵勢無常在於觀變出奇故又曰孝直在必不傾危

朱子曰先主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但孔明雖正然不若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

武侯全書卷之九 調御

七

程敏政曰孔明嘗自嘆法孝直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然則孔明之智不逮正矣曰非也孔明嘗勸取益州昭烈不聽而聽於正伐吳之舉孔明亦必諫之不聽而思其人也正言難入詭謀易從雖大賢君子有所不免而况昭烈乎

吳審度曰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觀此則孔明所云能制主上今不東行定不虛也

如是無天
之謂當得
之天下天

許靖字文休，昭烈不喜其為人，定蜀後益無意于靖。孔明諫曰：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動宇內，於是稍尊之，拜司徒。靖年已踰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孔明皆為之拜。

王士驥曰：靖為劉璋蜀郡太守，先主進圍成都，

靖欲踰城出降，先主薄之，不用。法正說曰：天下

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

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

若置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

武侯全書卷之九 調御

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已後丞

相亮至為之拜，英雄所見畧同。

杜微為劉璋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

難，閉門不出。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

以微為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

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伏聞德

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谷觀。王元泰、李伯仁、

王文儀、楊季休、丁若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

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

孔明字
之直之
是以人
聖王其
南王之
面許天
之聖也

憐憐憂慮，朝廷主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

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洪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

明主，以隆季興之功，有勳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

相為謀，故自割絕守分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

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不篡弑，自立為帝，是

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

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不又大

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不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

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

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

君軍事，何為汲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

大夫，以從其志。

劉巴字子初，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

巴獨北詣操，操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

先主畧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趾欲辭，交

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悉巴與亮書曰：乘危

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

性，非余身謀所能動，若道窮數盡，將托命於滄

海。

三國時天
下大勢在
曹主之
功利者必
先歸曹也
賦一也

聖北知微
定是善事
人

廣德聖
軍事

武侯全書卷之九 調御

九

海不復顧荆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巴可知矣足下欲何之

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耶俄而至蜀依劉璋及璋迎先主巴極諫璋不聽先

主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而亮數稱薦

之辟為左將軍西曹掾亮嘗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抱鼓會軍門使百姓喜

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先主與士眾約若事武侯全書卷之九 調御

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先主憂之巴曰此易

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先主從之府庫充實後為尚書令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

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詔策命皆巴

所作也薛宋曰巴意識如此而孔明與先主皆倦倦用之雞鳴狗盜亦聊當藥籠之牛溲耳

之雞鳴狗盜亦聊當藥籠之牛溲耳

不謂劉巴

此特言其

否

此今世重

而不知下

劉巴於此

其身十餘

文法皆以

許於公下

張亦未為

兵子也

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公謂巴曰翼德雖武人敬慕足下且

主公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縱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

何緣與兵子共語乎先主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

孤事耶又嘗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

鍾惺曰張飛就劉巴宿巴不與語畢竟是巴心武侯全書卷之九 調御

粗作漢末名士習氣主人自處無禮而坐視客之加禮于我巴輸飛遠矣巴在蜀以歸附非素

恭默守靜而有此舉動抑豈涉世全身之道乎薛宋曰不歸先主而歸操巴之骨節識疎亦蘇

張之後乘耳而翼德甘與之宿蓋欲屈小以就大亦孔明之志也而么麼劉巴作如許態故雲

長甚愛士卒而輕士大夫以當日荆蜀士大夫實不堪敬耳

簡雍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先主入益州雍說劉

之雞鳴狗盜亦聊當藥籠之牛溲耳

單文無異
體貌與漢
之喉道人
類東方
仿亦非
世于金馬
門者

璋降先主拜雍為昭德將軍俊游風議性簡傲跌
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以自縱適
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樹頂枕臥語無所為屈當
時君臣曾不以為嫌適天旱禁酒吏於人家索得
釀其欲論罪雍從先主遊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
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
其具先主於是大笑而止

馬良字季常宜城人眉中有白毛兄弟五人並有
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先主領
武侯全書卷之九 調御

呼亮為弟
兄亮亮字
長或相與
有親或結
為兄弟耳

荆州辟為從事及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荆
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祥也尊兄應期贊
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
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適德天壤使時
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
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
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為左將軍掾後遣使吳
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
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遣掾馬良

單文無異
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
今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
實二字蓋

慰將命權敬待之弟諶字幼常見法簡
秦宓字子勅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先
主既定益州宓為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東
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
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為別駕尋拜
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
餞焉眾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
武侯全書卷之九 調御

備林天文

必欲云
司果才性
遲亮存

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
曰五尺童子皆學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曰
在何方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
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
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曰天有足乎宓曰
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曰
天有姓乎宓曰有曰何姓宓曰姓劉曰何以知之
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曰日生於東乎宓曰
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

漢書地理
吳楚有光
武侯稱高
益州學士
不慢久
有得此等
語便得可
厭不知來
人好讀和
以此應之
是去京也

此詩是成

考以年
天下
法可以軍
終術

大敬服遷大司農九年卒宓嘗奏記州牧劉焉薦
儒士任安後丞相亮問宓以安所長宓曰記人之
善忘人之過又問宓以童扶所長宓曰褒秋毫之
善貶纖芥之惡蓋扶與安齊名又同郡故亮并及
之

王士驥曰任董二人姓名久已在鬼錄矣而亮
念之不置何耶憐才之心固不以其生死易也

楊洪字季休先主定蜀為李嚴功曹嚴薦洪于州
為蜀部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

武侯全書卷之九

調御

十四

不書
孔明可以
簡須則

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
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

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
先主北行亮于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
使即真頃之轉為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既稱尊號

元懷

元懷

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為諸葛亮
所不善聞先主疾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因舉郡
反燒臨邛城洪即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留
鄭綽討之眾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繇越嶲

元懷
元懷

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
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
吳求活耳勅留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留

只持書
為人奈何
不位

綽承洪言果生獲元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
為留府長史咨於洪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
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

敬道安
者都
也即能
人于便
法

朗朗情偽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
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于郁
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為

真亦此
為御處
裔文何以
知之
以私
正人

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
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
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
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較尉岑述不和至於忿恨

亮不難
而終
若以
一

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栢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
味後流遊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
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
道舉譬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
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元儉述字也論者

列裔
終不
以有

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元儉述字也論者

天性也蓋

是明洪無私洪不好學問而忠清欵亮夏公如家
侯嘗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温不增
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險夷而益固此
及與張裔書並堪作交道箴。

孔明子
可謂三
三其教
不以我
抗國交
原配不
以我為
恥矣

張裔字君嗣性敏辨為益州太守會雍閣趙超不
賓縛送吳先主崩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
次可從權請裔裔自主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
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至蜀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
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較
武侯全書卷之九 調御

有卷
之語
其世
承相
之不可
日不附

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
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
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
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
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
欲死又裔前在吳臨發權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
女亡奔司馬相如貴主風俗何以乃爾裔對曰愚
以為卓氏之寡女猶賢于買臣之妻其談啁流連
皆此類也

不快公事
印已何
以式建

何祗少寒貧為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
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為督軍從事
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
當奄往錄獄眾人咸為祗懼祗密聞之夜張燈火
見因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祗悉已開誦答對解釋
無所凝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復
以祗兼之二縣切近都治饒諸奸穢每比人常眠
睡值其覺悟輒得奸狀眾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為
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
武侯全書卷之九 調御

圖評

意心此
是解是

差升合祗初為楊洪書佐舉郡吏洪尚在蜀郡祗
已為廣漢守每朝會祗次洪坐嘲祗曰君馬何駛
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着鞭耳眾笑
王連南陽人劉璋時為梓潼令先主進軍來南連
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強逼也及成都既平以連
為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
鐵之利列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才以為
官屬若呂又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
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南方諸郡

漢書卷之九 魏志卷之九 蜀志卷之九 魏志卷之九 蜀志卷之九

不實亮將自征之連謀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停留久之後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卒

情至之語不得不法然孔明所以通物情也

呂又遷新都綿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又募取兵五千人請亮慰喻簡

制無逃竄者徙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

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尸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又到官為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

萬餘口後入為尚書代董允為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宿又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為政簡而不煩

時號為清能

姚仙字子緒閬中人先主定益州後為功曹書佐

建興元年為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為掾

仙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語見傳中且曰願諸掾各希

此事以屬其望遷為參軍亮卒稍遷為尚書僕射時人服其真誠篤粹

向寵先主時為牙門將稱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

北行表後主管中之事請悉咨之遷中領軍

王平字子均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從曹操征漢中因降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亮北

伐屬參軍馬謖先鋒平連規諫謖不用大敗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

兵不往偏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進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

五部兼當官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懿攻亮張郃攻

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延熙六年蔣

琬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魏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時漢中守兵不滿二

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平日漢中去

則而致

為人寬濟有度量但恢啁大笑忿怒不形于色然處事能斷恩威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為立廟祀迄今猶在

以尚為

姜維字伯約天水人維少孤獨與母居嗜鄭氏學為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州辟為從事以父冏死羌戎之難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

武侯全書卷之九

謂御

此乃天水
去伯約非
伯約去矣
水也

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

後得母

遂與母相失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

維曰良田

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

一廉但不

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先須

孝人恐

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有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

吳之格漢

軍事當遣詣官覲見主上後遷征西將軍亮卒後數率偏軍西入延熙十年定汶山平康夷是歲應

不忘魏
忠壯士
子格以復
敗而維在
建安軍武
簡身又可
最

雍涼羌胡治無戴等與魏大將郭淮等戰于洮西將無戴等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與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及禕卒維出石管圍南安明年加督

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降李簡進圍襄武斬徐質乘勝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出狄道破王經經眾死者數萬十九年春就遷為大將軍維連年動眾雖與魏互有勝負然于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二語甚合也景耀二年鍾

春秋之時
之敗維收
猶

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維表後主請並遣諸軍分護要害而為黃皓所寢群臣莫知遂至臣主俱為

下長恨

降虜維見會會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為速矣以此會重維初會大軍既造劍閣維

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計而鄧艾詭道旁入成都遂濟維被後主勅令將士投戈放甲

妻德義

已賦之

人議其

不知功

理外後

為奇從

有國主

滅前主

哀終

復社稷

皆可以

有孝子

抑謂不

有謂孔

不為妻

雖不

本德

行

此其在

可樂放

敗扶高

下

不負

不負

將士咸怒拔刀斫石。維知會有異志，因誘會，欲會

盡誅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主，密書與主

日。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

月幽而復明，及會敗，維見剖膽如斗，大妻子皆盡

卻正曰：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

資財無餘，室無妾媵，庭無聲樂，衣服取供，輿馬取

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

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

為足，不在多求人，咸以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

是貶削，不復料撻，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維之

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廖化，襄陽人也。為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

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

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為宜

都太守。先主薨，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

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

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

楊顥，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為丞相諸葛亮主

簿。亮嘗自較簿書，顥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

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

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

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

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

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

犬哉？夫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

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

死人，而愛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

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較

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為東曹屬，典

選舉。顥死，亮垂涕三日。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

琬書曰：令史失賴，左掾屬喪楊顥，為朝中損益多

矣。左賴，恭子也。先主為漢中王，用荆楚宿士，恭為

大常，子左為丞相西曹令史，隨亮於漢中，早天，亮

深惜之。

臨川吳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諸

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此武侯語也。可以

侯侯時年

侯侯時年
換五十四
非老饒乎
苦也漢運
已於此在
林之考乎

為萬世相天下之法矣。侯豈不知為相之體哉。於顯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侯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為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侯何不自愛重其身。若是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為。而謂蓋世絕人之智者。為之乎。殊不知當時事勢。侯以一木支大厦之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顯之諫。謂之愛侯。則可謂之知侯。則未也。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侯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楊戲。犍為武陽人也。少與程祁。祁。楊汰。張表。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為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為

武侯全書卷之九 調御

五

有去取

平當。歷任所在。清約不煩。延熙四年。戲著季漢輔臣贊。賴恭以下諸人。皆與焉。戲心素不服。姜維。後隨維出軍。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詞。軍還。有司承維旨。奏免戲。

胡濟。字偉度。義陽人。為亮主簿。有忠蓋之效。亮發教群下。與董和徐庶並稱。

董厥。丞相亮時。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徒為主簿。

尹默。遊荊州。從司馬德操。受古學。通諸經史。先主定益州。命默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祚。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任漢中。請為軍祭酒。

李邵。廣漢郫人也。先主定蜀。後為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為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為治中從事。是歲卒。邵兄邈。弟朝。並知名。然楊戲贊邵曰。耽思贊朝。曰。篤常而邈不贊也。可以知其優劣矣。

譙周。號古篤。學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身長八

武侯全書卷之九 調御

五

以其貌
周武後
年此後不
便作仇圖
論國事之
乃如此想
自有以服
其心也

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言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

徐庶潁川人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為人報仇白壁突面被髮而走為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其黨伍共募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疏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

武侯全書卷之九 調御

天

單躬蚤起嘗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因與同郡石韜相親愛至初平中中州兵起同韜南客荊州遂與諸葛亮孟建等俱游學於亮特相善及庶既見先主薦亮俄而劉表卒子琮聞曹操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眾南行亮與庶並從為操所追破獲庶母庶辭曰方寸亂矣詳語遂詣操自後庶寂無所聞韜亦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較尉庶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太和諸葛亮出隴右問元直廣元仕才如此

在初三
人可至
守則不

也
不亦不
十即幸

歎曰魏殊多士耶何二人不見用乎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初孟建思鄉里欲北歸亮謂曰中國饒士丈夫遨遊何必故鄉建字公威亦仕魏

司馬光曰觀元直捨舊從新之語質天地而無愧陳仁錫曰漢魏已來求不亂其方寸者鮮矣元直楊忠武昇昭烈是予漢以方寸于魏以虜髮耳何亂之有

武侯全書卷之九 調御

元

裴松之曰侯為公威計者爾爾豈兼謂已言哉方高吟侯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已定於其始矣使遊步中原騁其龍光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况於餘哉其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克復豈區區利在邊鄙已乎若魏畧所指真所謂鷓鴣已翔於遼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者矣

王士驥曰孔明與徐庶方是相知庶自見先主而於孔明則勸其就見知公必不屈也庶已從

先主而失其母。公任其詣曹公。知庶必不畱也。庶雖降曹。乃心在蜀。黃權亦爾。此非公之通物情乎。

吳歆曰。諸葛之于徐孟。一聽之。一挽之。俱在人情天理中。

黃權。字公衡。先主之據漢中。皆權本謀也。先主將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使權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及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

武侯全書卷之九 調御

三

考武用處
幸之言誠
本段之家
昭烈拒案
司所無有
青權之室
二主得失
勢運遠矣

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於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或未實。請須後問。後果如所言。及先主崩。問至魏。群臣咸賀。而權獨不。司馬懿嘗與諸葛公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權子崇。畱蜀。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速行。據險瞻猶豫未

納崇至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卻戰至綿竹。崇帥屬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吳審度曰。余又見四川總志載。瞻于尚從父至綿竹。鄧艾遣書諭降。瞻未決。尚曰。有意降乎。瞻叱之。尚曰。讀至封瑯琊王。而不怒何也。瞻曰。吾不知子也。遂斬其使。父子俱力戰而死。觀此二事。忠遠似乎首鼠。不知思遠忠孝天植。特性差緩。識差鈍。不及崇尚少年明決耳。不然後主亦有北地王。未聞子激之而死也。

武侯全書卷之九 調御

三

王士驥曰。雲長翼德與昭烈並起。先孔明而為心腹爪牙。無煩駕馭。中間雲長遠在荆襄。不識孟起。漢升。不無調停。其餘後來文武。皆在孔明駕馭之中者也。譙周賣國。駑夫肆譏。伯約而降。心孔明。若子趨父。至若徐庶。黃權。業已去漢。觀世變紛紜。能無技癢。乃不但終身不忍謀漢。并不為魏建一功。畫一策。又何奇也。故知推誠相與。令人心死。

武侯全書卷之九終

萬民益爾珍手錄
朱景春蔭山鉅錄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十

明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定 薛 宋諸孟評 方之盛武仲較

法簡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先主至荆州養為子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與諸葛亮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及孟達進攻上庸先主恐達難獨任遣封下統達軍上庸降遷封為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發兵自助封不承命

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孟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遣達襲封達與封書曰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為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探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亂禍之興作未有不繇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

皇清字 國公而天 不孝子也 加音

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為危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會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為之流涕子度孟達字

彭兼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任州不過書佐有毀之於州牧劉璋者璋髡鉗兼為徒隸先主領益州牧拔兼為治中從事兼起徒步

華備兵也 老華備 老華備 老華備 老華備 老華備

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器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惟外接待兼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兼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兼行事意以稍踈左遷兼為江陽太守兼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兼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兼曰老革荒悖可復道耶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

蔡謬曰法
魯又下守
區城大城
沙之ウ
武侯全書卷之十
法簡
七

戰為上兵戰為下雖太公孫武之為法孰能過之然張郃一騎將耳以翼德之寡謀摧之而有餘誤用孔明之成師一戰而沮壞不復振者此心戰之論豎儒之所傾聽而銜亭之所辭欺也孔明未能盡離儒者是以輕信謬而太用之其後誅謬是也習鑿齒之論孔明得其誅而不得其所以誅也魏延吳壹可用而不用其不平久矣苟惜謬不誅何以使之服自是而更有失律者何以獨行法獨行法則眾議紛然而螻起不

武侯全書卷之十 法簡 七

行法則軍氣瓦解而不振謬清談士也寧可以得臣比乎荀林父赦而晉霸得臣誅而不害楚疆然則楚亦未可非也載考向朗傳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然則謬且逃矣不即歸死司敗捕而後得之不誅何待

王士驥曰人之相知甚難孔明知謬而謬不知孔明所以違制取敗况謬以不受命逃而獲之沒有死罪二安得不誅蔣琬數語非情也特以

慰侯耳

鍾惺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冰鐵之語遂為觀人用人定論孔明用人雖別自有意然追念斯言能無心折孟獲一役始終用謬一語又何其言之實一至此耶亦與今之無實而高談者有間矣

劉琰字威碩先主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先主定益州以琰為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為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

武侯全書卷之十 法簡 八

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殊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賴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聞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

用命則靡寄顏於是亮遣瑛還成都官位如故瑛失志恍惚十二年正月竟坐罪棄車

以餘為注

李嚴字正方為劉璋護軍拒先主于綿竹嚴率眾降先主成都既定為犍為太守斬劇賊馬秦高勝等破走越雋夷率高定加輔漢將軍章武二年徵

拜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

補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

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為前將

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

武侯全書卷之十 法簡 九

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

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

孔明待之何如其說

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貴重如此

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

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

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

是猶以臨

事嚴改名為平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

亮與亮

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

方誨以光國誠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

說之不以

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况於九邪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

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

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

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岑述以

解已不辦之責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

戰顯亮不進之愆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

武侯全書卷之十 法簡 十

達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

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

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

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

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

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利也是以表

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

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

以大事未定漢宇傾頽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

既夫去其
聖夫又公
大上以
既夫又公
元其厚
之

允許允
非著元

孝起改
字也實
平侯南
人平少
郡感之
情甚切
荆楚之
里至矣
口難言
李嚴甲
至誠之
具足感
也

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
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又公文上尚書
曰平為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恥
不辨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為奸狹情狂志若
無大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嚮託疾
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諫乃
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
可也舍以危大業輒與臣琰臣延臣緝臣壹臣翔
臣班臣儀臣芝臣巴臣禕臣允臣咸臣敏臣維臣

武侯全書卷之十 法簡

十一

雖臣濟臣晏臣習臣義臣祺臣勃臣岐等議輒解
平任免官祿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迺廢平為
民徙梓潼郡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
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
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耳不圖復有蘇張之專出
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復以平子豐參軍事教曰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
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
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垂平昔楚卿屢

平不但

指為欲

非為已

欲死使

不作

想是而

非非至

何

武侯全書卷之十 法簡

十一

細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
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
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
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
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
而已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
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豐官至朱提太守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為從
事年未三十擢為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
荆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誰相經緯者
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
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歸先
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為巴郡太守二十四年
先主為漢中王徵為侍中後主即位徙長水校尉
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
李嚴等下常懷快快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謂
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
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

立而不就
實力理而
事後乃不
此許多說
此亦不詳
歸罪者長

意氣煥發
亦自可人
且其時志
點傷人心
故斥之耳

系教之狀
亦曰亂群

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於巴
○科○理○漢○中○使○無○事○敗○其○兵○失○
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
敗徒失一方是羽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
耳故前後數喪師眾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
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聖人今作
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
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為不然也
王連流俗苟作掎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郃琬
具白其言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滅
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
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眾臣人有言國家
兵眾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
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為害
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耶於是廢立為
民又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
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聞其其事隨大將軍則誹
謗譏訶侍梓官則挾刀斷人頭於梓官之劍陛下
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為將軍面語臣曰我

武侯全書卷之十 法簡

五

維如雷國
立不終於
徒所

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為卿上當在五較臣答
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為卿也且
宜處五較自是之後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
虞流宓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徙汶
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亮卒垂泣歎曰吾
終為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往詣立
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
蜀
鍾惺曰廖立指切蜀事歷詆蜀用事之人與失
武侯全書卷之十 法簡
事之狀皆中痛癢不為無識而語語犯忌武侯
抑之未為不是表劾之語似屬太過立被廢後
不失反已思過之義武侯沒而垂涕以虛公誠
恕推諸葛于身後實是武侯知己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
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
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
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
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况大

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來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立太子。以為家令。後主即位。為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任漢中。請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

武侯全書卷之十 法簡

十五

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為是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舍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今上即位。吾聞於知人。遂復擢為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疏。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寧卒後還成都。為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為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以東宮舊臣。廢而復起。後以為執慎。將軍使以官自

警。

胡三省曰。用人知人之難。至三國而極。以武侯猶憂憂乎難之。無尤乎其盡法也。蓋非法則不齊矣。

孟達降魏。魏遇之甚厚。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以達為新城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南行。歸至漢陽縣。李鴻自北來見。曰。間過孟達。誅道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公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

武侯全書卷之十 法簡

十六

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時蔣琬與費詩俱在坐。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耶。亮默然。亮將北伐。欲誘達為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承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托名榮貴為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帝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

平生之好，依依重望。故遣有書，都護李嚴亦與書。吳王孫權亦招之，遂連吳固蜀，潛圖中原。亮既惡其反覆，又虞其中變，知達與申儀有隙，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泄，將舉兵，魏司馬懿屯宛，恐其速發，急以書喻達曰：將軍昔棄劉備，托身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

武侯全書卷之十 法簡

七

書大喜，以書與亮曰：宛去洛八百里，去此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尚猶豫不決，懿乃潛軍進討，信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將救，達懿分兵拒之。達又告亮曰：吾起事八日，而兵至城上，何其神速也。亮以其數反覆，亦不力救，遂為懿所滅。

薛家曰：吾於孔明之處，馬謖李嚴而三歎也。夫

晚近植黨亂政者，不足齒。即其人具正骨，號憐才者，而罪寬于所親，罰加於所忌，翻案萌芽，即自此開矣。夫愛其人而不敢縱，既已誅之矣，而惓惓念其人士，安得不為之死哉。甚矣黨之為人才禍也。若孔明時，何嘗有黨也。

武侯全書卷之十 法簡

八

武侯全書卷之十終

萬民鑑開珍
未景泰陰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十一

明

王士驥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苑
薛 宋諧孟評 汪 遇冬侯較

心書

兵機第一

夫兵權者是三軍之司命。上將之威勢。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而臨羣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若將失權。不操其勢。亦如魚龍脫於江湖。欲求游洋之勢。奔濤戲浪。何可得也。

武侯全書卷十一

逐惡第二

夫軍國之弊有五害焉。一曰結黨相連。毀諧賢良。二曰侈其衣服。異其冠帶。三曰虛誇妖術。詭言神道。四曰專察是非。私以動眾。五曰伺候得失。陰結敵人。此所謂奸僞倖德之人。可遠而不可親也。

知人性第三

夫人之性莫難察焉。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為詐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

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詞辯。而觀其變。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將才第四

夫將才有九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饑寒。察其勞苦。此謂之仁。將事無苟免。不為利撓。有死之榮。無生之辱。此謂之義。將貴而不驕。勝而不恃。賢而

武侯全書卷十一

能下。剛而能忍。此謂之禮。將奇變莫測。動應多端。轉禍為福。臨危制勝。此謂之智。將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此謂之信。將足輕戎馬。氣蓋千夫。善回疆場。長於劍戟。此謂之步。將陵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後殿。此謂之騎。將氣凌三軍。志輕強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此謂之猛。將見賢如不及。從諫若順流。寬而能剛。勇而多計。此謂之大將。

將器第五

善雖有小
大其人皆
可用在上
之人知所
以使之

將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奸閉禍不恤衆怨。此十夫之將。風興夜寐。言詞密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慮。勇而能開。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惜人饑寒。此萬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慎一日。誠信寬大。閑於理亂。此十萬人之將。仁愛洽於下。信義服隣國。上曉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內。視如家室。此天下之將。

將弊第六

夫爲將之道。有八弊焉。一曰貪而無厭。二曰妬賢嫉能。三曰信讒好伎。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猶豫不自決。六曰荒淫於酒色。七曰奸詐而心怯。八曰狂言而不以禮。

將志第七

兵者凶器。將者危任。是以器剛則缺。任重則危。故善將者。不恃強。不怙勢。寵之而不喜。辱之而不驚。見利不貪。見美不淫。以身殉國。一意而已。

將善第八

將有五善。四欲。五善者。所謂善知敵之形勢。善知

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實。善知天時人事。善知山川險阻。四欲者。所謂戰欲。奇謀欲。密衆欲。靜心欲。

將剛第九

善將者。其剛不可折。其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強。以柔制剛。純柔純弱。其勢必削。純剛純強。其勢必亡。不柔不剛。合道之常。

將驕恠第十

將不可驕。驕則失禮。失禮則人離。人離則衆叛。將不可恠。恠則賞不行。賞不行。則士不致命。不致命。則無功。軍無功。則國虛。國虛。則寇實矣。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將強第十一

將有五強。八惡。高節可以勵俗。孝悌可以揚名。信義可以交友。沉慮可以容衆。力行可以建功。此將之五強也。謀不能料。是非禮不能任。賢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窮厄知不能備。未形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怨謗。此謂之八惡。

也。

出師第十二

古者國有危難，君簡賢能而任之。齊三日，入太廟。南面而立，將北面。太師進鉞於君，君持鉞柄以授將。曰：「從此至軍，將軍其裁之。」復命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退，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眾。勿恃功能，勿失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者，等勞逸；齊甘苦，均危患。如此，則士必盡死，敵必可亡。」將授詞，鑿凶門，引軍而出。君送之，跪而推。

武侯全書卷十一 心書

五

教曰：進退惟時，軍中事不繇君命，皆繇將出。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是以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關，故能戰勝於外，功成於內，揚名於後世，福流於子孫矣。

擇材第十三

夫師之行也，有好鬪樂戰，獨取強敵者，聚為一徒。名曰：報國之士，有氣冠三軍，才力勇捷者，聚為一徒。名曰：突陣之士，有輕足善步，走如奔馬者，聚為一徒。名曰：搴旗之士，有騎射若飛，發無不中者，聚

為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為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強弩，遠而必中者，聚為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

智用第十四

夫為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時，不作而人作，是謂逆時；時作，天不作而人作，是謂逆天。天作時作，而人不作，是謂逆人。智者不逆天，亦不逆時，亦不逆人也。

武侯全書卷十一 心書

六

不陣第十五

古之善理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昔者聖人之致理也，安其居，樂其業，人至老不相攻伐，可謂善理者；不師，舜修典刑，皋陶作士，師人，不于令刑，無可施，可謂善師者；不陣，若禹伐有苗，舜舞干羽，而苗民格，可謂善陣者；不戰，齊桓南服強楚，北伐山戎，可謂善戰者；不敗，楚昭遭禍，奔秦請救，卒能返國，可謂善敗者；不亡矣。

將誠第十六

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故用兵之要，務攬英雄之心，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操剛柔之術，閱禮樂而敦詩書，先仁義而後智勇，靜若魚潛，動若奔飢，散其所連而折其所強，耀以旌旗，戒以金鼓，退若山移，進如風雨，擊崩若摧，合戰如虎迫而容之，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卑而驕之，親而離之，強而弱之，有危者安之，有懼者悅之，有叛者懷之，有寬者伸之，有強者抑之，有弱者扶之，有謀者親之，有讒者覆之，獲財者與之，不倍兵以攻弱，不恃衆以輕敵，不做才以驕人，不以寵而作威，先計而後動，知勝而始戰，得其財帛不自寶，得其子女不自使，將能若此，嚴號申令，而人願鬪，則兵和刃接，而人樂死矣。

武侯全書卷十一 心書

七

戒備第十七

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若乃失之毫釐，則差若千里；覆軍殺將，勢不踰息。可不懼哉！故有患難，君臣肝食而謀之；擇賢而任之。若乃居安而不思危，寇

至而不知拒，此謂燕巢於幕。魚遊於鼎，亡不俟夕。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曰：預備而虞，古之善政。又曰：蓬蠱尚有毒，而况國乎？無備雖衆，不可恃也。故曰：有備無患。故三軍之行，不可無備。

習練第十八

夫軍不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可當百。故仲尼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然則即戎之士，不可不教，教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戒之以典刑，威之以賞罰，故人知勸，然後習之，或陣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卻之，別而合之，散而聚之，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萬人，萬人可教三軍，然後教練而敵可勝矣。

武侯全書卷十一 心書

八

軍靈第十九

夫三軍之行，有探候不審，烽火失度，後期犯令，不應時機，阻亂師徒，乍前乍後，不合金鼓，上不恤下，斂削無度，營私徇己，不恤饑寒，非言妖詞，妄陳禍福，處事喧雜，驚惑將吏，勇不受制，專而凌上，輕竭

府庫擅給其財此九者三軍之蠹有之必敗也

腹心第二十

夫為將者必有腹心耳目爪牙無腹心者如人夜行無所措手足無耳目者如冥然而居不知運動無爪牙者如饑人食毒物無不死矣故善將者必有博聞多智為腹心沉審謹密為耳目勇悍善敵者為爪牙

謹候第二十一

夫敗軍喪師未有不因輕敵而致禍者故師出以武侯全書卷十一 心書 九

律失律則凶律有十五焉一日慮間諜明也二日詰詐候謹也三日勇敵眾不撓也四日廉見利思義也五日平賞罰均也六日忍善舍恥也七日寬能容眾也八日信重然諾也九日敬禮賢能也十日明不納讒也十一日謹不違理也十二日仁善養士卒也十三日忠以身殉國也十四日分知止足也十五日謀自料知他也

機形第二十二

夫以愚克智逆也以智克愚順也以智克智機也

其道有三一日事二日勢三日情事機作而不能應非智也勢機動而不能制非賢也情機發而不能行非勇也善將者必因機而立勝

重刑第二十三

吳起曰鼓鞞金鐸所以威耳旌旄旗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以聲不可不清目威以容不可不明心威以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士可怠也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心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矣士可怠一作害可待武侯全書卷十一 心書 十

盡將第二十四

古之善將者有四示之以進退故人知禁誘之以仁義故人知禮重之以是非故人知勸決之以賞罰故人知信禁禮勸信師之大經也未有綱直而目不舒也故能戰必勝攻必取庸將不然退則不能止進則不能禁故與軍同亡無讖勸則賞罰失度人不知信故賢良退伏頑諂登用是以戰必敗散

審因第二十五

夫因人之勢以伐，惡則善，帝不能與爭威矣。因人之力以決勝，則湯武不能與爭功矣。若能審因而加之，威勝則萬夫之雄將可圖，四海之英豪受制矣。

天勢第二十六

夫行兵之勢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寧靜不疾，風氣調和，地勢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門幽洞，羊腸而沃，人勢者，主聖將賢，三軍繇禮，士卒用命，糧甲堅備，善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向者無敵，所擊者萬全矣。

勝敗第二十七

賢才居上，不肖居下，三軍悅樂，士卒畏懼，相議以勇，鬪相望以威武，相勸以刑賞，此必勝之徵也。三軍數驚，士卒惰慢，下無禮信，人不畏法，相恐以敵，相語以利相囑，以禍福相惑，以妖言此必敗之徵也。

假權第二十八

夫將者，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繫也，禍福之所倚也，而上不假之以賞罰，亦猶束猿狖之手而責之以騰捷，膠離婁之目而使之辯青黃，不可得也。若賞移在權臣，罰不繇主將，人苟自利，誰懷關心，雖伊呂之謀，韓白之功，而不能自衛也。故孫武曰：將之出，君命有所不受。周亞夫曰：軍中聞將軍之命，不聞有天子之詔。

哀死第二十九

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死者哀而葬之，傷者泣而撫之，饑者捨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若此，所向必捷矣。

三賓第三十

三賓之行也，必有賓客羣議得失，以資將用。有詞若懸流，奇謀不測，博聞廣見，多藝多才，此萬夫之望，可引為上賓。有猛如熊虎，捷若騰猿，剛如鐵石，利若龍泉，此一時之雄，可引為中賓。有多言或中，薄技小才，此常人之能，可引為下賓。

泛應第三十一

若乃圖難於易，為大於細，先動後用，刑於無刑，此用兵之智也。師徒已列，戎馬交馳，強弩纔臨，短兵又接，乘威布信，敵人告急，此用兵之能也。身衝矢石，爭勝一時，成敗未分，我傷彼死，此乃用兵之下也。

使利第三十二

夫草木叢集，利以遊逸，重塞山林，利以不意，前林無隱，利以潛伏，以少擊眾，利以日暮，以眾擊寡，利

武候全書卷十一 心書

十三

以清晨，強弩長兵，利以捷次，踰淵隔水，風火暗昧，利以搏前擒後。

應機第三十三

夫必勝之術，合變之形，在於機也。非智者，孰能見機而作，見機之道，莫先於不意，故猛獸失險，童子持戟以追之，蜂蠆發毒，壯士徬徨而失色，以其禍出不圖，變速非慮也。

揣能第三十四

古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勝，負主就聖也。將

孰賢也，吏孰能也，糧餉孰豐也，士卒孰練也，軍容孰整也，戎事孰逸也，形勢孰險也，賓客孰智也，隣國孰懼也，財貨孰多也，百姓孰安也，繇此觀之，強弱之形可以決矣。

輕戰第三十五

螿蟲之觸，負其毒也，戰士能勇，倚其備也，是以鋒銳甲堅，則人輕戰，故甲不堅密，與肉袒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探候不謹，與無目同，將帥不勇，與無將同，與無將同，一

武候全書卷十一 心書

十四

地勢第三十六

夫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山林丘陵，阜大川，此步兵之地，土高山狹，蔓衍相屬，此車騎之地，依山附澗，高林深谷，此弓弩之地，草淺土平，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蘆葦相叅，竹樹交暎，此鎗矛之地也。

情勢第三十七

夫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謀而情緩者，

是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謀而情緩者可襲也。

擊勢第三十八

古之善圖者，必先揣敵情而後圖之。凡師老糧絕，百姓愁怨，軍令不習，器械不修，計不先設，外救不至，將吏刻剝，賞罰輕解，營陣失次，戰勝而驕，可以攻之。若用賢授能，糧食羨餘，甲兵堅利，四隣和睦，大國應援，敵有此者，計而避之。計一作引

武侯全書卷十一

心書

五

整師第三十九

夫出師行軍，以整為勝。若賞罰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用。所謂整師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追，退不可逼，前後應接，左右應麾，與之安而不與之危，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矣。

勵士第四十

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士無不至矣。接之以禮，勵之以信，則士無不死矣。蓄恩不悒，法

若畫一，則士無不服矣。先之以身，後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

自勉第四十一

聖人則天，賢者法地。智者修古，驕者招毀。妄者稔禍，多語者寡信。自奉者少恩，賞於無功者雖罰加無罪者怨。喜怒不當者滅。

戰道第四十二

夫林戰之道，畫廣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兵，巧在設伏，或攻於前，或發於後。叢戰之道，利用劍楯，將欲圖之，先度其路，十里一場，五里一墩，偃戢旌旗，特嚴金鼓，令賊人無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以勇鬪，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後，列強弩而衝之，持短兵而繼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士卒，以乘之多，張旗幟以惑之，嚴弓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捍之，設堅柵以衛之，順其流而擊之。夜戰之道，利在機密，或潛師以衝之，以出其不意，或多火鼓以亂耳目而攻之，可以勝矣。

武侯全書卷十一

心書

六

三作

和人第四十三
夫用兵之道在於人和。和則不勸而自戰矣。若將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謀不用，羣下謗議，讒慝互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取勝於匹夫，况衆人乎。

察情第四十四

夫兵起而靜者，恃其險也。迫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樹而動者，車來也。塵土甲而廣者，徒來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半進而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饑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

武侯全書卷十一 心書

十七

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數賞者，窘也。屢罰者，困也。來委謝者，休息也。幣重而言甘者，誘也。

將情第四十五

夫爲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食未熟，將不言饑；軍火未燃，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困；夏不操扇，冬不服裘，雨不張蓋，與衆同也。

威令第四十六

夫一人之身，百萬之衆，束肩斂息，踵足俯聽，莫敢

仰視，法制使然也。若乃上無刑罰，下無禮義，雖貴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紂之類也。夫以匹夫之刑，令之以賞罰，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孫武穰苴之類也。故令不可輕勢，不可逆。

東夷第四十七

東夷之性，薄禮少義，悍急能鬪，依山塹海，憑險自固，上下和睦，百姓安樂，未可圖也。若上亂下離，則可以行間，間起則隙生，隙生則修文教以來之。固兵甲以擊之，其勢必尅也。

武侯全書卷十一 心書

十八

南蠻第四十八

南蠻多種，性不能教，連合朋黨，失意則相攻，居洞依山，或聚或散，西至崑崙，東至洋海，產出奇貨，故人貪而勇戰，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戰，不可久師也。

西戎第四十九

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野處，米糧少，金貝多，故人勇戰，鬪難敗，自磧石以西，諸戎種繁，地廣形險，俗負強狠，故人多不臣，當候之，以外禦，伺之以內亂，則可破矣。

北狄第五十

北狄居無城郭，隨逐水草，勢利則南侵，勢失則北遁。長山廣蹟，足以自衛，饑則捕獸飲乳，寒則寢皮服裘，奔走射獵，以殺為務，未可以道德懷之。未可以兵戎服之。漢不與戰，其略有三：漢卒且耕且戰，故疲而怯；虜但牧獵，故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不相當也。此不可戰一也。漢長於步，日馳百里，虜長於騎，日乃倍之。漢逐虜，則齋糧負甲而隨之；虜逐漢，則驅疾騎而運之。運負之勢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不可戰二也。漢戰多步，虜戰多騎，將爭奪地形之勢，則騎疾於步，遲疾勢懸。此不可戰三也。不得已，則莫若守邊守邊之道，揀良將而任之，訓銳士以禦之，廣管田而實之，設烽候而待之。候其虛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則所謂資不費而寇自除矣。人不疲而虜自靜矣。

武侯全書卷十一

心書

九

武侯全書卷之十一終

萬民益爾珍手
朱景春陸山鏡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十二

明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定

薛 宋諧孟評 姚 臣爾隣較

新書

原兵

自古創業之君，莫不以兵得天下，以兵失天下。夫何故？先能而後不能，蓋天下已定，傳之數世，承平日久，子孫驕逸，生於富貴之中，不知創業之艱難，不習軍旅，忽於用兵之道，或將非其人，不幸主昏

武侯全書卷十二

新書

一

臣恣，禍起蕭牆，或獨任成亂，王綱失政，四夷交侵，或中國悖叛，或荒淫酒色，恣縱情慾，不恤國事，或君弱臣強，政出多門，權臣擅命，是皆主上失御，天下之道也。其所繇來者漸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斯所以失天下之繇也。且創業之君，多起於布衣之間，親臨卒伍，披堅執銳，汗馬驅馳，兩軍相對，日不暇食，而又廣求賢俊，能用忠言，知無不為，小心翼翼，唯恐有失，夙興夜寐，勤勞至甚，此所以能取勝於人者也。如前漢之高祖，後漢光武之類，是已。

若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日新厥德。務求其賢。仁人在位。則無繇而失也。且夫國之大事。莫過于用兵。然用兵有則。可以取勝於人。苟不得其法。雖有百萬之卒。而能必勝者。罕矣。然則有國之君。不可以不知兵。亦不可以全恃於兵。亦不可以不恃於兵。夫兵者。國之利器。不可以輕用於人。舉之有道。行之有則。故能取勝於人也。大則滅人之國。小則滅人之城。或外禦四夷。或討亂臣賊子。或虜羣寇之叛。此國之必用而不疑者。是故嚴肅兵甲。以候征討。乃國之機也。且國以兵為本。兵以將為本。卒以將為主。必欲強兵戰勝。而在用將得人。用將得人。然後可以威天下。服四夷。此有國之大本也。且夫治則用文。亂則用武。此理之必然。天下無事。當治之以文。天下有事。當治之以武。是故文武之道。不可以一日而無也。

料敵

夫為將之道。才智過人。料敵之意。虛實為先。多寡次之。三軍之衆。可使必戰而無敗者。在於奇正奇。

正之變。使敵不能措手。而大敗者。此奇正之功也。然能用奇正者。將之智也。可使必勝。而能破其敵。此大將之謀也。猶田獵之用鷹犬也。可使必獲。而無失也。大抵兵之所加。如以石投卵者。虛實是也。以正合戰。以奇取勝。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且兵之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勢。避實而擊虛。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將。若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陣。兵縱橫曰亂。將之過也。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為將之道。料敵為先。敵有間隙。必急擊之。而趨其危。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是廼料敵之道也。

練兵

軍之所興。必須擇將。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卒與敵也。是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

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主器械鋒銳。甲冑堅密。則人輕其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勝之道也。進不可當。退不可迫。雖絕成陣。雖敗成行。與之以安。與之以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斯適練兵之道。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若然。則豈不教而用之者也。

備器械

凡用兵之道。器械為先。若器械不利。甲冑不堅。雖有虎賁之士。而豈能必勝哉。若欲攻戰。必先完其器械。擇其士卒。馬步隨宜而用之。或先或後。可相繼而用之。故甲冑不堅密。與袒背同也。弩不及遠。與無兵同也。射不能中。與無射同也。中不能以入。與無鏃同也。是故破敵之道。器械為先。若器械鋒銳。甲冑堅密。士卒赴戰。陣孰閒。進退有則。隊伍不失。鼓之則進。金之則止。始可為戰也。若夫甲冑不堅。器械不利。士卒失練。猶張空拳而搏猛虎也。吾知其敗必矣。

行軍

下

夫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必須有則居。必擇處。戰則有成。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阻。遠近。勝之道也。夫軍之行也。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凡地之形。所在各異。而多不同。有絕澗。有天井。有天牢。有天羅。有天陷。有天隙。軍行遇此之形。必遠去之。而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是故軍行當遠。六害兼知。九地。夫九地者。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道近而為陣。則易散。故曰。散地。入人之境。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為交地。兩境之地。士屬先至。而得天下者。為衢地。入人之境。深。歷城邑多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難行之道者。為圯地。所繇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兵之衆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為死地。是故散地。則勿戰。輕地。則勿止。爭地。則勿攻。交地。則勿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是故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

武侯全書卷十二 新書

五

變之術。雖知地利，不能得地之助矣。

布陣

夫古之良將，應敵而制勝，應變而無窮，兩軍相拒，各用兵機，深者勝，淺者敗。然布陣之道，在乎臨時，先料敵之多寡，我之強弱，彼之虛實，象地之宜而宜之。然為陣之法，理亦多端。昔者大聖軒轅，作八十餘陣，皆講圖以傳於世，罕有知之者。其法大槩或以奇為正，或以正為奇，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

武侯全書卷十二 新書

六

不可終窮也。陣間容隊，隊間容陣。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擊頭則尾應，擊尾則頭應。擊中則兩頭俱應，變態無窮，不離乎四奇八正。以步軍為正，馬軍為奇。夫四奇者：一曰前奇，二曰右奇，三曰左奇，四曰後奇。八正者：一曰先鋒，二曰左角，三曰右角，四曰左爪，五曰右爪，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後軍。常以一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角、右角當右角爪，左奇當左爪牙，後奇當右牙。後軍四奇皆敗，稟於大將。八正皆敗，稟於四奇。故

正常以奇為首，所謂以寡制衆者此也。居則各視其奇之所止，出則各視其奇之所行。行則奇常居前，卒然遇敵，觸處為首，兵觸前則前奇為應，觸左則左奇應，觸右則右奇應，觸後則後奇應。行則前奇居前，次先鋒，次左角，次右角，次右爪，次左爪，次左奇，次右奇，次左牙，次後奇，次右牙，次後軍。止則四頭八尾遇敵則觸處為首，應敵則擊尾而首至。此為陣之要也。古之良將能察敵之情，內外之意，不測之機，當預防之。彼以此來，我以此應，見機而作，應敵而變，是知為將之道也。是故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擊，不識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武侯全書卷十二 新書

七

四機

夫兵強將勇，如猛虎之不可以犯，似蛟龍之不可以觸，犯之必死，觸之必亡。天下莫不知也。雖三尺之童，皆知避之，唯恐不及也。且古之良將來不可

敵去不可追，坐不可守，困不可圍，良繇是也。凡兵有四機：一曰陣機，二曰器械機，三曰力機，四曰將機。知此四者，攻必克，戰必勝。三軍之衆，百萬之師，置之存地則生，陷之絕地則亡。故戰須擇地，得地之助也。是謂陣機。器械鋒利，甲兵堅密，是謂器械機。赴武夫如虎如彪，一夫或進，萬夫莫及，馬善馳逐，是謂力機。施設輕重，臨敵決疑，賞罰必信，皆揮三軍料敵必勝，是謂將機。能知四機，百勝之道也。

謀攻

武侯全書卷十二 新書

夫謀攻之法，大則攻城，小則野戰。攻城爲下，不與戰而必全得之，爲上。破軍次之，屠城又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勝也。守而必攻者，守其所不攻也。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我

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敵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軍威

夫軍之行也，先張其勢，多設旌旗，廣造金鼓，以千爲萬，以少爲多，以弱爲強，以勝伴爲不勝，剛必勝，柔實必敗。虛以大必吞其小，此理之必然者也。且夫兵行詭道，變化無窮，因敵制勝，有不測之機，是爲良將之道也。夫金鼓所以威耳，旌旗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聽，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形，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攻戰之法，晝以旌旗爲節，夜以金鼓爲則。鼓之則進，金之則止，斯乃軍威之義也。

禦敵

夫用兵之道，何者爲先？蓋禦敵爲先，要識其機，貴在神速，不貴巧。遲敵若有險，而趨其危，使敵望風

而奔，惟恐走之不急，凡可擊之道，其義有十一：一曰，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急擊之；二曰，敵軍方食，未曾設備，可急擊之；三曰，敵人見利奔走，可急擊之；四曰，敵人新至，不知地利，可急擊之；五曰，敵人涉長道後，行未息，人疾馬困，可急擊之；六曰，敵人涉水半渡，可急擊之；七曰，敵人行險，道路狹窄，可急擊之；八曰，敵人之陣內，旌旗亂動，可急擊之；九曰，敵人陣數動移，可急擊之；十曰，將離士卒，可急擊之；又曰，敵人心怖，夜虛驚恐，可急擊之；又曰，

武侯全書卷十二 新書

十

師既淹久，糧食無有，士卒怨怒，妖怪數起，軍資既竭，芻薪亦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士卒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援兵不至，道遠日暮，士卒疲困，倦而未食，解甲而息，士卒勞困，三軍數驚，陣而未定，合而未畢，行阪陟險，諸如此者，擊之無疑，有不戰而避之者。六曰，土地廣大，人民富庶，二曰，上愛其下，恩惠流布，三曰，賞罰必信，發必得時，四曰，陣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隣國之助，諸如此者，避之勿疑，故曰：見可而進，知

難而退也。

應變據險

夫應變者，敵衆我寡，當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十擊百，莫善於阨；以千擊萬，莫善於阻。今有少卒，猛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軍，莫不驚駭。故曰：用衆務易，用少務險。假使士卒數萬，皆大險阻，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雲雨，糧食又多，難與久守，此非騎卒之力，智者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從步，分爲五軍，各守一營。

武侯全書卷十二 新書

十一

夫五軍五營，敵人必惑，莫知其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隙，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爲五戰，戰勝勿退，不勝疾歸。如是佯北，隨行疾鬪，一絕其前，一絕其後，兩軍啣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之道也。故曰：三軍勝敗，在於一人，夫良將應敵之入而作，神變不測之道也。

厲士

凡爲將之道，務在必勝，必勝之道，又在於賞罰明。

也賞罰既明而在於必信發號施令而人樂聞兩軍相對而人樂戰兵既相接而人樂死此三者將之所恃而能成功也若有士卒不盡力戰者罷戰之日請舉有功之人而進饗之無功者厲之軍中廣設坐分爲三行上功坐前行酒殺數味裊褥三層器皿皆金次功坐中行酒殺裊褥皆減一等器皿皆銀無功者坐後行酒殺又降一等坐裊不重器皿皆漆饗畢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金銀玉帛之物以功爲差有戰死之家使使勞其父母注

武侯全書卷十二 新書

十一

不忘於心若此三者人人爲之死戰無敵於天下矣三軍之衆百萬之卒苟賞罰不明號令不信則不能奮擊敵矣

武侯全書卷之十二終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十三

明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定

薛 宋諧孟評

陸華之丹天較

八陣圖蹟

蜀志言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今考侯

八陣圖凡四其在廣都之八陣鄉者今成都府新都縣驪字鎮

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魚復永安宮南江

灘水上者今夔州府城南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沔陽之

高平舊壘者今漢中府沔縣定軍山下二百五十有六下管法

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也在益州城東南隅棋盤市者今成都府東南隅亦云二

百五十有六今無其蹟

嘗聞東萊藍公云章躬至沔陽拜武侯墓而求

其遺壘已不可復識其在新都者聞亦殘破不

可考惟魚復者迄今如故六十四壘布於前者

八陣也二十四壘環於後者却月陣也若是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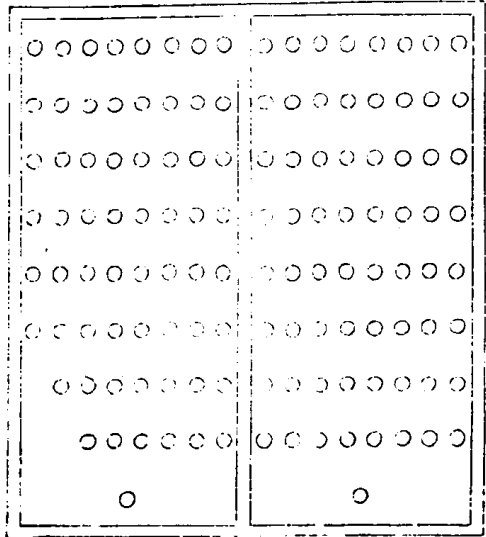
所稱依然如故者止有魚復浦上之蹟耳然廣

都雖殘缺誌有圖趙清獻公有記蹟猶在也至

如沔陽惟呼延氏一圖且不與二百五十有六

獨不領主
堆今此一
百二十有
七較諸著
所較夫其
一較似無
經書漢唐
卷記失其
三
益州記云
在推三陣
止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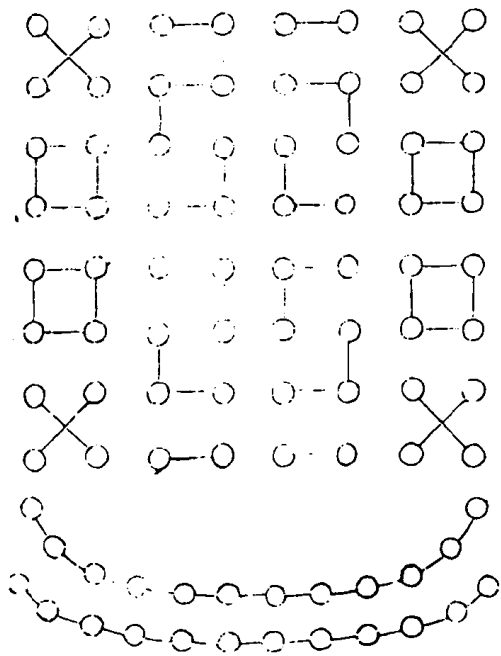
廣都八陣之圖



之數相合，蓋公之言不虛矣。今姑依呼延并存之，以俟知者。乃若所謂肇於黃帝，風后具於姬呂，衍於管田，而變化於諸葛孔明者，則只須以魚復為主，何也？遺蹟了然，而與古今以來所稱說者，可相印也。於是更爲一圖，而以其變陣悉圖於後。後人圖贊圖說，又錄於總圖及變陣之後，以代註解。至風后握機，李靖四卷，一則創始，一則真傳，並不可缺。弁夫今昔之言八陣者，悉附諸簡，庶此圖爲全書，而法前爲者，有所據也。

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魚復八陣之圖



高似孫緯略曰：八陣圖在新都者，時土爲魁，植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魁方一丈，高三尺，兩陣並峙，周凡四百七十二步，魁首有三十也。趙清獻公集記曰：武侯于八陣鄉，以二爲隆基，凡一百三十所，蓋左右六十四，前二，每基下五六寸，皆江石也。耆老相傳，其石蓋六數。武侯於此教戰，陣出入之法，舊記謂外有土城，四面開四門，起六十四魁，應六十四卦，八八爲行，周回四百七十二步，所謂六十四魁，但得其半耳。

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其平各引
與同其
之以便却
者

水經曰：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註云：石積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為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尺，因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

其平各引
與同其
之以便却
者

荆州圖副曰：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積上，週迴四百一十八丈，中有諸葛孔明八陣圖，聚細石為之，谷高五尺，廣十圍，歷然基布，縱橫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方廣五尺，各六十四聚，又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四

其平各引
與同其
之以便却
者

有二十四聚，作兩層，在其後，每層各十二聚，或為人散亂，及為夏水所沒，水退，人散復依然如故。

荆州記曰：魚復縣鹽井以西，諸葛孔明積細石為壘，方可數百步，壘西郭又聚石為八行，相去二丈。

許謂之八陣圖，見者竝莫能了，桓宣武伐蜀經之，以為常山蛇勢。

李路北口
常山蛇勢
在兵法界
之海峽時
曲直一轉
勢可與在
勢為八丈

劉賓客嘉話曰：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鶴勢，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瀕湧澆湊，可勝道。

其平各引
與同其
之以便却
者

哉！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磴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人奔山上，則聚石為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唯諸葛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今已六七百年，年年淘灑，推激迨今不動。

蘇子瞻曰：武侯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為六十四絕，絕正圍，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及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五

舊經云：八陣圖銘石刻在積中，今不復見。張季長詩刻銘沙一作伏水底碑，教戰石一作存山下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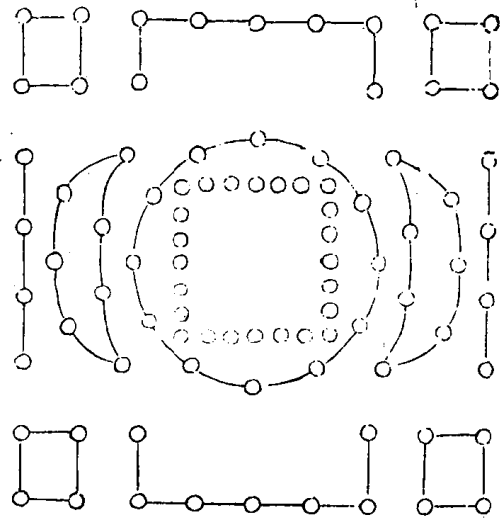
自註云：有圖銘巨石，今伏水底。又云：山下有石鼓，相傳為武侯教戰之鼓也，與八陣圖相對。

府志云：八陣臺在府治武侯廟前，下瞰八陣石蹟。圖經云：夔人重諸葛公，以人日傾城出遊八陣蹟。

蜀人定日
後帝樂遊

上謂之踏蹟遊，婦人拾小石之可穿者，貫以彩索，繫於釵頭，以為一歲之祥。劉昉初作侯廟，告成道，當是日，賓僚咸集，酌酒陳詞以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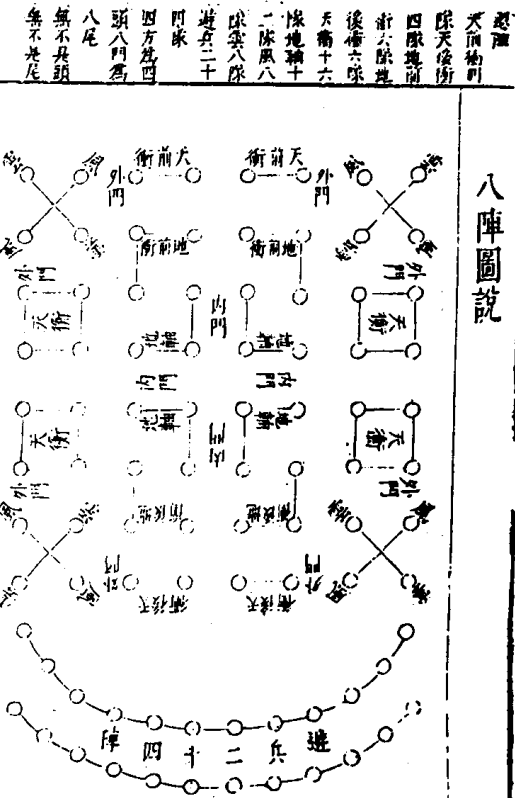
汚陽八陣之圖



據藍公所言，則此地無蹟矣，而呼延氏復圖之，且曰：以進戰言，則二十四陣之遊兵，皆列在外，以屯營壘言，則二十四陣皆在中壘，所以汚陽八陣內圓而外方，今既無考，姑畱之以存訛。

余嘗以三處八陣計之，惟魚復止是一箇八陣耳，廣都一百二十有八，是兩箇八陣並峙也，沔陽二百五十有六，是四箇八陣齊列也，蓋地有廣狹，兵有衆寡，故石有不同，其實一也。沔陽遺壘，卽無蹟亦可考，而廣輿記則又曰：每陰雨，輒聞擊鼓聲。

八陣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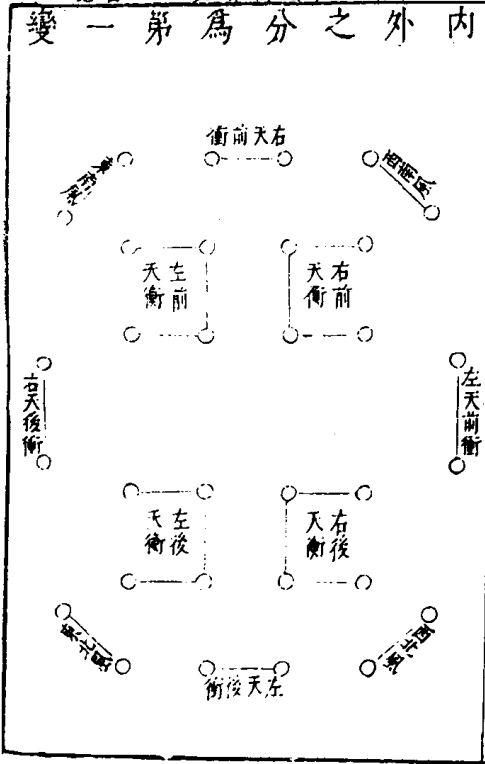


武侯八陣圖，其法六十四陣，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天前衝四陣居右，地前衝六陣，附天前衝，一作居前，地後衝六陣居左，左一天後衝四陣，包地後衝，一作居左，風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合爲八陣，天衝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爲三十二，陽地軸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爲三十二，陰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爲前。

又風從虎，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為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四奇，所謂八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此八陣之法也。

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八

外之分變為天覆陣 有風無雲用總陣外面之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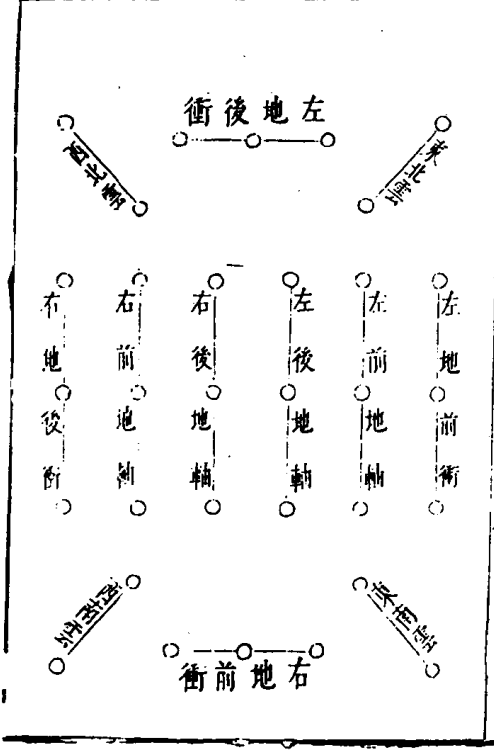


天覆陣十四隊 遊兵在後 以後倣此 天覆陣十四隊 遊兵在後 以後倣此

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南，以東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衝兩維，以左右前天衝各四隊列前中，以左右天前後衝各二隊列兩端，以左右後天衝各四隊列後中，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後，以東北西北風各二隊列後兩維，謂風附天而形圓也。贊曰：天陣十六，外方內圓，四為風揚，其形象天為陣之主，為兵之先，善用三軍，其形不偏。

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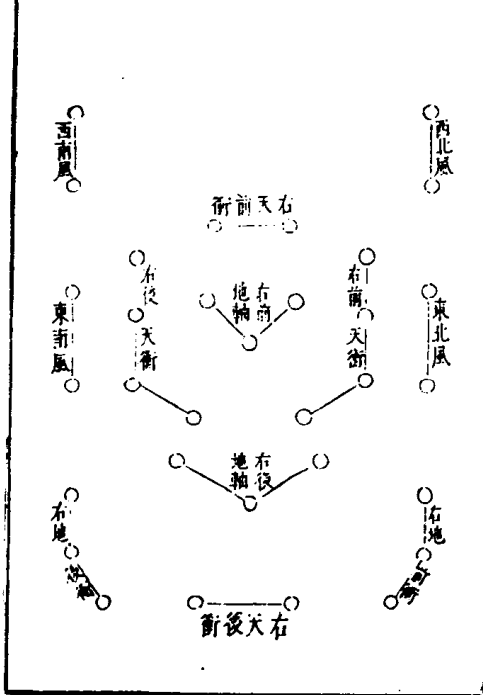
內之分變為地載陣 有雲無風用總陣中間之隊



地載陣十四隊 遊兵在前 以前倣此 地載陣十四隊 遊兵在前 以前倣此

風揚陣四
十四隊
天衡衝二
隊地後衝
隊天衝八
隊風八隊
地衝衝三
隊地後衝
三隊天後
衝二隊地
衝十二隊

左之右之分變為第二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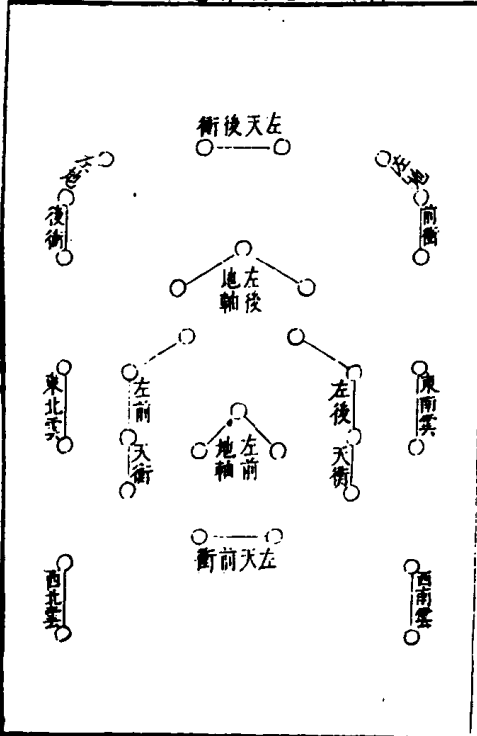
右之分變為風揚陣 有風無雲用總陣右一半隊

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十一

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前居正北以東北西北雲各二隊列地後衝兩角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左右居中以左右前地軸各三隊列後地軸之左右以左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地軸之兩端以右地前衝三隊列後以東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前衝兩角謂雲附地而形方是也
贊曰地陣十二其形正方形雲主四角冲敵難當其體莫測動用無窮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雲垂陣四
十四隊
天後衝二
隊地後衝
三隊地前
衝三隊天
衝八隊地
衝六隊天
衝三隊
雲八隊遊
兵十二隊



左之分變為雲垂陣 有雲無風用總陣左一半隊

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十二

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西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右前後天衝各四隊列地軸左右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衝兩端以右後地軸三隊列後中以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地軸兩維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後謂風附衝而形鏡是也
贊曰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為蛇其意漸玄風能鼓物萬物撓焉蛇能為繞三軍懼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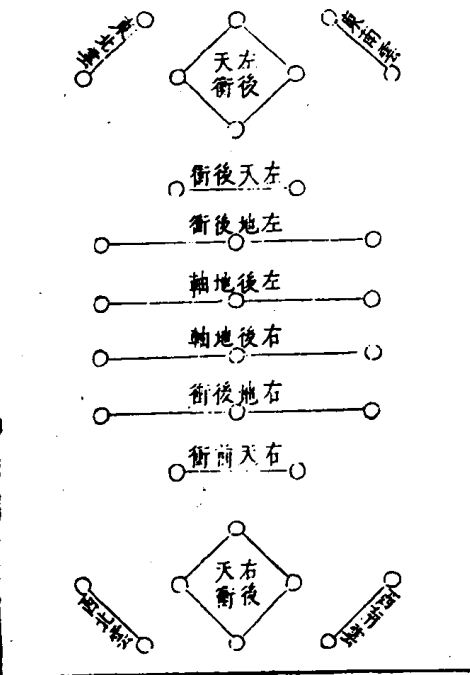
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前，居正東，以左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天後衝兩維，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左前後天衝各四隊，次列後地軸之左右，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天衝之中，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天衝兩端，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後居正西，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謂雲附衝而形有聚有散也。

贊曰：雲附於地，始則無形，變為翔鳥，其狀乃成。鳥能突擊，雲能晦冥，千變萬化，金革之聲。

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十三

後之分變為龍飛陣 有雲無風用總陣後一半隊

龍飛陣四 十四隊 天衝八隊 雲八隊 天衝八隊 雲八隊 天衝八隊 雲八隊 天衝八隊 雲八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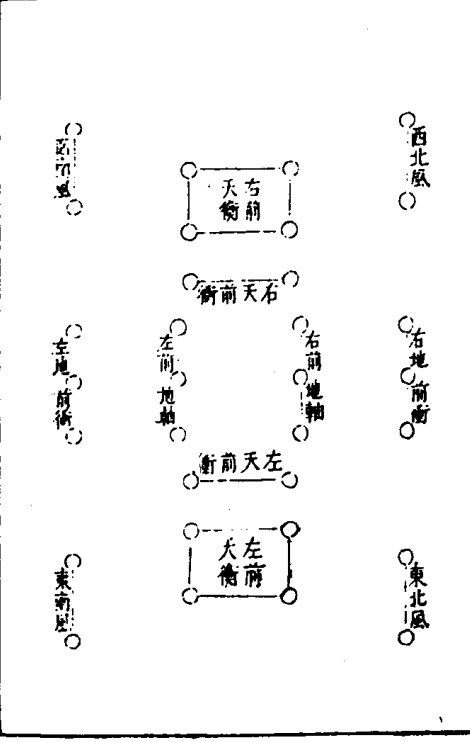
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東南為兩翼，以左後天衝四隊，列前為首，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天衝次，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天衝次，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地衝中，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地軸次，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地衝次，以右後天衝四隊，列後為尾，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衝二維為翼，謂雲從龍而形象龍也。

贊曰：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爪有足，有背有胸，潛則不測，動則無窮，陣形赫然，象名為龍。

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十三

前之分變為虎翼陣 有風無雲用總陣前一半隊

虎翼陣四 十四隊 天衝八隊 雲八隊 天衝八隊 雲八隊 天衝八隊 雲八隊 天衝八隊 雲八隊



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西北二維爲前足，以右前天衝四隊列前爲首，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天衝之次，以前左右地軸各三隊列中之左右，以左右地前衝各三隊列地軸兩廂爲翼，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軸之次，以左前天衝四隊列後爲尾，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衝二維爲後足，謂風從虎而形象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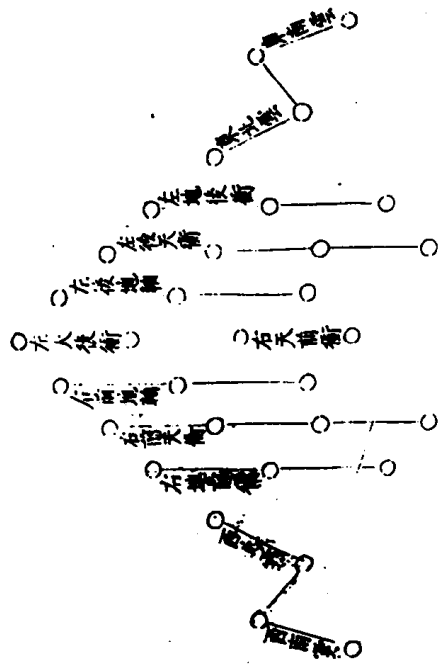
贊曰：天地前衝，變爲虎翼，伏虎將搏，盛其威力。淮陰用之，變爲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

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十四

東北西南二隅變爲鳥翔陣 有雲無風用總陣二隅之隊

四 隅之變 爲第四變



鳥翔陣四
十四隊
天衝四隊
二隊天衝
八隊地軸
六隊地軸
衝二隊地
衝二隊地
衝八隊地
共十二隊

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前，居東北爲首，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後爲尾，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天衝右，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天衝左，以左後天衝四隊列地軸右，以右前天衝四隊列地軸左，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天衝右，以右地前衝三隊列天衝左，以東北東南雲各二隊列地衝右，爲羽翼，以西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衝左，爲羽翼，謂雲附衝而形象鳥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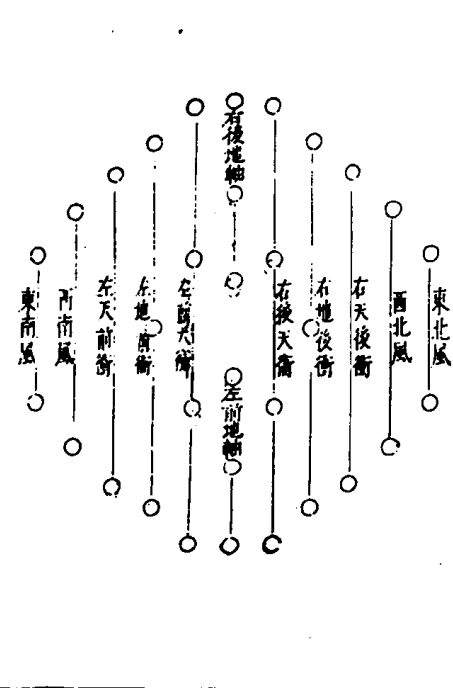
贊曰：驚鳥將搏，必先翔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之而下，必有中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十五

西北東南二隅變爲蛇蟠陣 有風無雲用總陣二隅之隊

四 隅之變 爲第四變



蛇蟠陣四
十四隊
地軸三隊
天衝四隊
地衝三隊
地後衝
二隊天衝
衝二隊天
衝二隊地
衝八隊地
共十二隊

以右後地軸三隊列前居西南為首以左前地軸
三隊列後為尾以右後天衝四隊列地軸右以左
前天衝四隊列地軸左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天衝
右以左地前衝三隊列天衝左以右天後衝二隊
列地衝右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衝左以西北風
二隊列天衝右以西南風二隊列天衝左以東北
風二隊列西北風右以東南風二隊列西南風左
謂風附軸而形象蛇蟠也。

贊曰風為蛇蟠附天成形勢能圍達性能屈伸
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十六

四奇之中與虎為鄰後變常山首尾相因。

朱子嘗云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正前面雖
似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

大要臨陣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
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令第二替人覺
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
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
至困乏八陣變化意亦為此。

八陣創始

風氣既開
人始動
雖以奇
奇正居
為相不
定先
而為
○有
作有風

風后握奇經曰八陣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
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天地
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有重列各四隊
前後之衝各二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三
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
地居中間總為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
左或驚其右聽音望塵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為
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后於中張翼以進
武侯全書卷十一 八陣圖 七

如蛇曰
后為天
地
二
三

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
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其中張翼以進鳥掖
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
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
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犄角前
列不動而前列先進以次之或合而為一因離而
為八各隨師之多少觸類而長。

不
不

天或圓而不動前為左後為右天地四望之屬是
也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地方

布、風、雲、各、在、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
 兩、地、為、比、是、也、縱、布、天、一、天、二、次、之、縱、布、地、四、次、
 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衝、居、其、
 右、後、衝、居、其、左、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
 嚴、從、曰、昔、李、興、謂、推、侯、兵、法、不、在、孫、吳、若、求、八、
 陣、于、孫、吳、之、書、則、孫、吳、固、無、有、矣、豈、知、侯、之、心、
 法、固、在、是、乎、
 公、孫、弘、曰、世、有、八、卦、陣、法、其、既、不、用、奇、正、似、非、
 風、后、所、傳、未、可、參、用、○、人、多、傳、韓、信、注、釋、天、或、
 武、侯、全、書、卷、十、三、八、陣、圖、
 十、八、
 圓、布、已、下、似、與、此、微、有、差、異、而、范、蠡、樂、毅、之、說、
 相、雜、今、亦、錯、綜、于、其、中、其、部、隊、或、二、五、或、三、十、
 或、五、十、變、通、之、理、寄、之、明、哲、不、復、備、載、

八陣真傳

唐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論不奉詔將討
 之如何李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
 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遙
 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
 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
 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
 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
 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
 武、侯、全、書、卷、十、三、八、陣、圖、
 十、九、
 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
 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
 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也
 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
 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
 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回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
 其中兩頭皆救救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
 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方陣之法即此圖
 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意

也。

魏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意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旂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馬五爲陳法四爲開地此所謂

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鬪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畧莫能出其闔閭降此就有繼之者乎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甃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教戰太公以百夫制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

十萬衆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興師爾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此老臣雖死無媿昔賢也

快心是不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而云爾臣按孫子有曰教習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爲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臣所以區區於古制皆纂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

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三

靖以爲非 將所自出 所以其教

配譯考之

卿為我擇古陳法悉圖以上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

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

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鈞連曲

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

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

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

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

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為六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

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

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

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

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

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

方圓也太宗曰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

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鮮能知其節

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擴弩節如發機

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帥隊二十

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角一

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鎗

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

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

後奇觀敵何如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

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

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

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

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者教正不教奇驅眾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

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

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

製破陳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越步

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

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太宗曰昔漢

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

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為破陳樂舞唯卿已曉其

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加陳之
類是也
左氏為知
兵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為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朕當則其精微，垂於後世。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陳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眾矣。但史官鮮有知兵，不能紀其實迹焉。臣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

太宗曰：兵法孰為故深？靖曰：臣嘗分為三等。使學者當以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

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三

者是也。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畧所謂得士者昌，管子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較量孫武著書，二等皆具焉。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別矣。若張良、花、蓋、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

三者不
力謂之著
非分等故

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材，繕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家，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

楊氏曰：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為知兵，以正出奇，不務僥倖也。

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三

八陣議論

李昭玘曰陣之所以八者自有祖述蓋其法肇於黃帝具於成周而變化於諸葛孔明非諸葛孔明之獨能為是也昔黃帝潛通八卦而建一都之法默會九天而設三軍之制是以周公則而象之以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自九夫之井至于四縣之都而得乎一都之法又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自五人之伍至於

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三

五師之軍而合乎三軍之制至於孔明則又上探黃帝之微意下采成周之遺法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而陣法備焉故其制為八陣自九夫為井而演之縱橫皆八而有八八六十四陣者所以通乎八卦也立為三軍自五人為伍而演之周旋皆九而有九九八十一陣者所以會乎九天也然則孔明之所祖述者可謂深且遠矣非與夫古人之精神心術流通為一者疇能爾哉雖然論其深妙固未易以立談判考其大綱則不

過奇正二字而已蓋古之制軍合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其為伍者一千一百二十五其為兩者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是其分陣之數有奇有正也回旋九攢以象天四平正列以象地散渙邪直以為風前大後銳以為雲天地風雲四者陣之正也延袤綿亘以為龍蟠前合後開以為虎翼彌漫散洽以為鳥翔回屈包羞以為蛇蟠龍鳥虎蛇四者陣之奇也是其布陣之形有奇有正也天子上將居中

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毛

而不動疑兵游軍出沒而無常是其用陣之勢有奇有正也乃若神出鬼沒千變萬化不可致窮則又所謂奇正之相生如環之無端者范菽曰陣法之大要方圓奇正而已爾武侯之法前為八者八皆東嚮其勢直而方後為十二者二皆南北嚮其勢曲而圓方者所以為正圓者所以為奇夫奇者正之餘李靖所論握奇文是也方圓相生奇正相救而陣法無餘事矣然則前為八者八後為十二者二何也曰此分數之法皆以八計

之是以爲八陣也。前爲八者，八總而計之爲八。八六十四，後爲十二者，二總而計之爲三。八二十四，凡爲八者，十一絕長補短，而三分之，以其二爲正，而以一爲奇，合爲八矣。古八陣之法，其別凡八。李筌陰經以爲常山之勢者是乎？武侯之法爲陣者一而已，非古八陣也。然而爲常山陣勢者，固自若桓溫之言近之。若武侯之所以爲八者，未知溫能悉之否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爲隊，二百五十十取三，而以爲奇者，古也。武侯之法，八八六十四爲正，三八二十四爲奇，是十一取三焉，以爲奇，則精於古矣。夫奇正也，方圓也，陰陽也，一而已矣。方者其陰，圓者其陽也。前爲方者，八八六十四，後爲圓者，三八二十四，絕長補短，大槩二陰而一陽，其在易二陰而一陽爲震倍之四陰，而二陽爲臨嗟乎！武侯之意，儻取諸此乎？古者用奇之法，或處於中，或列於左右，或伏於後，處於中者，李靖之云握奇是也，列於左右者，淮陰侯與楚戰垓下之勢也，伏於後則武侯之法，司馬遷書言

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天

正合八陣之法

漢與楚戰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侯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楚以大敗。史傳之紀軍陣，未有詳於此者。淮陰侯於高帝絳侯、柴將軍所居之軍，正也。孔、費二將列於左右者，奇也。淮陰侯喜以弱致人，故其爲奇者，列於左右，將佯却而後勝。武侯節制之師，使爲奇而將出於左右者，常匿於後，以固其軍。正兵既有所恃，而奇身不敢與戰也。然武侯之法密矣。

王當曰：八陣之法，四奇四正。基部壁立，其體皆方。奇正相生，風旋日暈，其用皆圓。蓋方利於正，方其體則其勢固密，故其徐如林，不動如山，難知如陰。此所以爲不可犯也。圓則於動，圓其用則其勢健決，故其動如雷，其疾如風，侵掠如火，此所以爲不可禦也。其體雖方而圓在其中，其用雖圓而方在其內，此所以爲不可測也。奇正相循，出入往來如

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天

軍略則
用而方在
其市

其市

三
三
三

後
之法

環之無端，體用迭作，合散變化，如神之不窮。圓之為用，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雖五旅之師，師如一身。如木百圍，根株相連，各有體統，幹禦相屬，各有條理。雖五師之軍，軍如一本。故其法曰：紛紛紜紜，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圓之為利，其來久矣。圓之為用，務以分其勢而散其兵，疑其心而亂其目。勢分則陣薄，兵散則氣怯。心疑則易却，目亂則易眩。圓之為用，以將雜卒，恃其將以強，雜弱恃其強，將卒相恃，理必俱勝。強弱相恃，勢不偏敗，突出爭先，鷹揚兔脫，不可拒也。併力盡怒，齊勇如一，不可遏也。其氣益銳，則其節益險，如驚湍巨浪，不可涉也。如層崖峻谷，不可越也。使敵得之，如處之着網，魚之在笱，虎之陷穽，是以其將可却，其兵可殺，其重不可脫。八陣之法也。營室之法，四奇四正，屯亦如之。戰陣之法，左旋右轉，教亦如之。教之有法，必欲其誠。蓋誠則久，久則天，天則神。故前後相屬，首尾相接，如得於天，如出於地，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入於神也。教之為法，禁土為

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辛

立
法
教
之

後
之法

壇，其形皆圓，其數皆八。壇之高下，與人相稱。壇之濶狹，與陣相稱。奇旋向左，正旋向右。旋向左者，攻在外也；旋向右者，攻在內也。或旋向左，或旋向右，便其用也。或攻在內，或攻在外，奈其例也。教之為法，在家則依比閭族黨之儀，在軍則依五兩卒旅之法，使之更相親視，有無相通，患難相救，疾病相狀。自比以上，皆文官主之；教之忠厚，教之正信，教之孝友，睦婣，教之禮義，廉恥，自伍以上，皆武官主之。教之出入變化，教之射御擊刺，教之先登啓行，教之破陣劫將，在家書其美惡，而辨其賢愚，在軍記其勇怯，而別其利鈍。歲終，則以功行差次而進退之。使之剛而不暴，勇而知義，入則可與同其安，出則可與其共其危，故可生可死，而不可使犯非義者。八陣之法也。夔州亦有八陣石壘，在江濤中，而彌平，八陣在平地，其法一也。

羅一峯曰：三代以上，兵法之最善者，莫若軒轅之五陣；三代以下，兵法之最善者，莫若孔明之八陣。軒轅五陣，本乎五行言陣之形勢，直陣屬木，銳陣

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三

屬火方陣屬土圓陣屬金曲陣屬水如敵陣為本形我則為火陣之形以克之敵陣為火形我則為水陣之形以克之此軒轅之所以為善也孔明八陣本於八卦言陣之方位天地風雲四陣即乾坤巽艮四隅卦之寓名也龍虎鳥蛇四陣即震兌離坎四方卦之名也若正兵出何方則兩隅奇兵張翼以夾之正兵出何隅則兩方奇兵犄角以應之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旁至擊旁則中起此孔明之所以為善也。

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三

夔志曰今按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謂之八陣天地取其覆載風雲取其變化龍虎取其動靜鳥蛇取其相應是已至若風生于地而虎從之雲騰于天而龍從之鳥為動物必翔于天蛇為蟄物必蟠于地蓋有同位相生之義焉。

慈湖王氏曰先出合戰者為正兵圓而直曲而銳以象五行或旁擊或夾攻或掩伏或截殺隱顯莫測料量如神此又奇也若其變化制勝則在陳之以金鼓明之以旌旗使散而為八復而為一故行

則為陣止則為營矣。

四川總志曰八陣取諸八卦欲包并八荒也旌旄旗幟各從其方之色欲別其屬也四維從其四方之色惟西南獨從土色依其相生之數則土實居此也。

藍章曰六十有四重易之卦也二十有四作易之畫也卦定於方以知故八陣象之畫起於圓而神故却月陣象之卦自畫起方自圓生奇正之變皆出於此奇亦為正之正正亦為奇之奇彼此相用。

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三

循環無窮桓温曰是常山蛇勢者亦妄言耳常山蛇謂之率然蓋高直陣也非八陣也李筌太白陰經以天地風雲為正龍虎鳥蛇為奇亦出臆見至謂教戰有圖而戰陣無圖者尤大謬也項壽子駐漢中取此圖而推演之自六十四壘分內外前後四隅又變而為八陣縱橫開闔鈞聯蟠屈各有條理以之訓練行伍嚴整可觀嗚呼廢陣形而用兵者妄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也平居練兵如身運臂而臂運指無不如意則禦寇而搏擊一陰一陽

變化出沒而莫有逆吾命者矣。孫武曰：闖亂而不可亂，形圓而不可破，非武侯之圖，其孰能與於此哉。

武侯全書卷十三

八陣圖

五

萬民鑑湖珍手錄
朱法在崑山錢鏐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十四

明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定

薛 宋諸孟評 戚秉道任可較

篇翰

子桓有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所以
古人寄身翰墨，見意篇籍，若是乎不之有意於
為文也。侯無意為文而遇事，乃有文，惟遇事有
文，故字字句句從性靈肝膽中流出，自足以法
天下而傳後世，非等夫冥搜巧繪之為工者，即

武侯全書卷十四 篇翰

此一節，侯之才百倍曹丕，假令以文相角，子桓
昆季亦當退三舍，況戎事也。文多散見他卷中，
茲存其目，而以未經見者錄本卷。

梁父吟 本卷

前出師表 見志又見傳

後出師表 見傳

薦呂凱王伉 見南征

自劾表 見傳

在祁山表 見外紀

廢廖立表	見法簡
徙廖立表	見法簡
彈李平表	見法簡
生時預表	見傳
因病密表	見傳
上言先主遺命	見繼統
上言皇思夫人謚議并合葬	見繼統
上尚書免李平公文	見法簡
上事	本卷
正議	見繼統
與群下教	見傳
又與群下教	見傳
稱姚伯教	見傳
答蔣琬教	見遺命
與李豐教	見法簡
退來敏教	見法簡
誠子	本卷
又誠子	本卷

誠外甥	本卷
告下	本卷
與雲長書	見調御
座上與杜微書	見調御
又答杜微	見傳又見調御
與張裔書	本卷
又與張裔書	見調御
報李平勸受九錫書	見傳又見法簡
稱姜維書	見調御
又稱姜維書	見調御
惜楊顯書	見調御
與孟達稱李嚴書	見法簡
與蔣琬董允言李平書	見法簡
答李恢書	本卷
與張魯書	本卷
與吳主書	本卷
答吳主問士人書	見法簡
與兄瑾言陳震書	見連吳

與兄稱殷往嗣書 本卷

與兄言通道書 本卷

與兄言益兵書 本卷

與兄言閣道書 見外紀

又與書 見外紀

與兄言喬書 見世系

又與兄言喬書 見世系

與兄言瞻書 見世系

為任恪與陸遜書 見世系

貽孟達書 見法簡

黃陵廟記 本卷

司馬季主墓碑讚 本卷

遠涉帖 本卷

黑水牋 見外紀

軍令 本卷

梁父吟

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桃公孫捷

曰吾再搏乳虎功可以食田開疆曰吾杖兵而

御三軍者再功可以食古冶子曰君當濟河龜

脚左驂吾潛行水底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龜

首功可以食二子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

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刎頸而死古

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不逮又刎頸而死出齊

城見三墳有感作此以歎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繫纜正相

似。問是誰家塚。田開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

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

齊晏子 紀一

將一葵曰曹操既殺孔融楊脩。又送禰衡於荆

州。假手他人。三子皆天下之望也。武侯梁父吟。

殆為此發。

薛宋曰是惜是譏是贊任人領取此中深意

上事

臣先進孟瑛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以二十日

出騎萬人來瑛管臣作車橋賊見橋垂成便引兵

退

誠子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恬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蹙將復何及

趙時用曰此數語全是聖賢學問張良以下俱未能到乃知孔明事業俊偉繇性地澄徹也

武侯全書卷十四 篇翰

六

鍾惺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此聖賢語英雄口中偶然吐出與之暗合是昭烈天資高處若孔明則原從聖賢學問中磨礱出來故教子亦使從磨礱處入○斯時又見何朗誠其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眾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為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

每見人家不肖子弟以學問而致不和

為貴汝其勉之蜀一時君臣將相咸以善道教

子若此

又誠子

夫酒之說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主意未憚實有餘倦可以致醉無至於亂

即小宛二章飲酒溫克各敬爾儀二語也故知孔明學問原從經術中來

誠外甥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情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強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窺伏於

武侯全書卷十四 篇翰

七

凡庸不免於下流也

告下

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

張栻曰觀侯之待李平廖立可見矣

朱輔曰若是先定其人誰輕誰重則相次見其人無往而不應以成見矣曰如秤則胸中不先

誠其才也 大中之日 權是得錢 善是得生 善所以用

學子食 君子不食 以圖免死 而甘以圖 其買者 可厭也

着一意。輕者自輕。重者自重。若無預吾事。待其自至而權焉。高者下之。低者平之。為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佳事亦錯。難以服人。如孔明之稱。則常平矣。

與張裔

去婦不顧門。妾非不入園。以婦人之性。草萊之情。猶有所恥。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答李恢

行當離別。以為惆悵。今致氾氾。一以達心也。

武侯全書卷十四 篇翰

與張魯

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享身嗜味。奚能尚道。

陳仁錫曰。所以有淡泊寧靜之訓。

都玄穆曰。仙佛固儒者所不道。然學仙佛者。亦須是心口俱淨。彼張魯以魔道教民。民夷眩惑。竊據巴漢。以恣其饕餮。心先不淨矣。而武侯乃姑于其嗜味。責之無非。以術破術。借妖除妖。欲使其所謂祭酒鬼卒者聞之而解體耳。

與吳主

此白牝想

所送白牝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慙。

與兄瑾

殷往嗣。秀才之僑。盼者也。東吳孤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

又

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重。溪水縱橫。難用行軍者。邏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振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

又

武侯全書卷十四 篇翰

九

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主帳下白牝。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益之。

黃陵廟記 節文

黃陵廟在夷州西黃牛峽。相傳神嘗佐禹治水有功。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三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欽巨石於江中。崔嵬噴吼。列作三峯。平治泝水。順遵其道。非

語段殘缺
有開闕字
和氣宗

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峯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鬚眉衣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貌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陳繼儒曰此記借是節文孔明文字絕少此亦武侯全書卷十四 篇翰 十

藉 臥龍之片鱗也○讀此等文始知子厚尚少蘊

陳仁錫曰字字寫黃龍生氣而廟貌興復更不費詞

水經注曰下有灘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跡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江湍紆迴雖途逕信宿猶望見此物

陸游曰黃牛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

以來制書也神佐大禹治水有功故廟食于此門左右立小石馬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葉有黑文類符篆然葉各不同

范成大曰黃牛峽上有洛川廟黃牛之神也云是助禹疏川者廟在大峯峻壁之上有黃跡如牛黑跡如人牽之云此其神也順流而下黃牛峽盡則扇子峽過此則峽中灘盡矣

司馬季主墓碑讚

玄漠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沓萬品滋章先生理武侯全書卷十四 篇翰 十一

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

遠涉帖

師徒遠涉道路甚難自及褒斜幸皆無恙使還馳此不復具

軍令

始出營豎矛戟舒旛旗鳴鼓角行三里辟矛戟結旛旗鳴鼓角未至營三里復豎矛戟舒旛旗鳴鼓角至營復結旛旗上鼓角違令者髡

楊氏曰傳云秦之銳士不足以當齊晉之節制

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其竊謂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亦不可以敗此于矛戟旛旗鼓角節制如此。故孔明之師，所以決不可敗也。其文詞亦與二誓相表裡。

武侯全書卷十四 篇餘

十二

武侯全書卷之十四終

葛民筮爾珍手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十五

明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定

薛 宋諧孟評 吳天挺奇男較

世系

先人佐直 而少智術

諸葛豐字少季，瑯琊人。季漢丞相亮其裔也。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為御史大夫，除豐為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問何濶逢諸葛，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谷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章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章因得人官門，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驚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讓臣無補寸長，優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

漢法司隸 較尉得舉 節稱公卿 臣

武侯全書卷十五 世系

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
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
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仗節
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
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涸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
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
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
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
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
武侯全書卷十五 世系 二

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思深德
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
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
聞伯奇孝而棄子胥忠而誅隱公慈而弑叔武弟
而殺夫以四子之行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
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臣誠
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為眾邪所排令讒夫得遂
正直之路雍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
懼也豐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為

城門較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
上不直豐適制詔御史免為庶人終於家

風俗通曰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

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焉○按史記漢書

秦二世元年陳涉自立為將軍使符離人葛嬰

將兵剗斬以東攻鉅野苦柘譙皆下之嬰至東

城立襄彊為楚王九月嬰聞涉王即殺彊二年

十月嬰還報至涉殺嬰此所謂有功而誅也然

細查諸侯王表竟無諸縣侯葛姓者恐不可信

武侯全書卷十五 世系 三

吳書曰諸葛瑾其先葛氏瑯琊諸縣人後徙陽

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因謂之諸葛因為氏此

與風俗通所說不同

亮父珪字君貢漢末為泰山郡丞亮蚤孤從父玄

為袁術權豫章太守亮與弟均因之官會朝廷更

拜朱皓出守玄素與荊州牧劉表舊往依之均官

至長水較尉

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

葛玄為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聞周術死遣朱

皓代皓從揚州太守劉繇求兵擊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首詣繇。

諸葛瞻字思遠，亮子也。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八歲而聰慧可愛，嫌其蚤成，恐不為重器耳。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為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強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

耀四年，為行都護衛將，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瞻等同樊建統事，姜維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

孫盛異同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召還為益州刺史，奪其兵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聞。宇代維故事，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說蜀長老云：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敗，壽父亦坐被髡，又壽嘗為瞻吏，為瞻所辱，故因

此二事歸惡黃皓，而云瞻不能匡矯也。

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繇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瑯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年三十七。時長子尚從，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赴魏軍，死。眾皆離散，艾遂長驅至成都。

于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

孫盛曰：孔明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宜乎世濟其忠也。

徐元黨曰：漢祚傾覆，當時降賊貪生，即姜維尚爾，而諸葛瞻父子獨能冒犯鋒刃，視死如歸，雖其資質有過人者，亦家法之有自也。孔明可謂有子有孫矣。嗚呼！瞻尚雖死，其忠烈之風至今凜凜有生氣，彼為臣不忠而偷生者，視瞻尚寧無愧乎。

然不得
以爲子
而得法以
爲孫是
社稷重
也

天使以此
六七人者
承北地了
帥後乃所
石之王文
會其能
越科谷數
武子而况
益之以委
難兼也

漢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謹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語蓋本之武侯云

蜀之亡也關氏一門殲于龐賊之手外更得八人焉北地王謹諸葛亮子瞻瞻子尚張飛孫遵

趙雲子廣傅彤子僉李恢姪球皆所謂不愧其先者也若黃權之降魏已久矣權子崇可以無死而主于必死殆更烈于諸人也亦劉葛君臣

推誠相與有以感之耶

武侯全書卷十五 世系

六

瞻次子京字行宗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晉泰始中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爲郡令

山濤啓事曰郡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爲盡心所事京治郡自復有稱臣以爲宜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禮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羅憲從晉武晏于華林園詔問蜀子曾子象後

問先輩宜時叙用者憲薦十人而京亦與焉即皆叙用咸顯于世

諸葛瑾字子瑜爲吳大將軍其爲人有容貌思度吳朝服其弘量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諤微見風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輒捨而及他徐復托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其救解殷模朱治類如此初使蜀通好先主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先主東伐吳吳主求和瑾與備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

武侯全書卷十五 世系

七

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爲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暫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羣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與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若留從卿

觀者慎
臣之問

可爲謹世
去法學方
孤豐

諸葛瑾之
天下之
公也使
主南北
吳解仇
好親民
行余

以相書
則不行
以律書
五集也

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
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
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時瑾與
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時以為蜀得
其龍矣得其虎魏得其狗

江表傳曰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語頗流
聞於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
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
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孤前得妄語文疏即

武侯全書卷十五 世系

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
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
所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
意

吳書曰初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蜀丞相二子
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及從弟誕又顯於魏
一門三方為冠蓋天下榮之瑾才略雖不及弟
而德行尤純妻死不娶有愛妾生子不舉其
篤慎如此與子恪俱崇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

節

王志堅曰先主伐吳諸葛瑾遺牋云按子瑜
使蜀與弟亮無私觀其避嫌如此至於冒大嫌
而與先主牋其意深見此舉之不利耳惜乎先
主之不悟也或曰子瑜言之孔明不言何歟曰
古人告君其道多端當時忠言至計不為人所
知者多矣豈可以史書所不載遂以為真不言
乎

瑾長子恪字元遜少有才名權深器異之令守節
武侯全書卷十五 世系

度掌軍計叔父亮聞而與陸遜書曰家兄年老而
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外
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啓至尊轉之即父瑾亦常嫌
恪謂非保家之主每用憂戚吳丹揚山險民多果
勁雖已得外縣平民其餘深遠白首林莽觀隙為
寇蠶至鳥竄莫能禽盡恪自求為官出之謂三年
間可得甲士四萬眾皆以恪計為難恪盛陳其必
捷吳主乃拜為丹揚守使行其策恪至丹揚移書
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

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俟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平民屯居，畧無所犯，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復厚慰撫之，敕下不得拘執，曰：陽長胡伉，得舊惡民，困迫暫出者，縛送府，恪以伉違教，斬以徇民間，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携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吳主權嘉其功，拜為威北將軍，封都鄉侯，及權病革，恪受遺輔政，少主亮立，以恪為太傅，恪乃

武侯全書卷十五 世系

十一

命罷視聽，息較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眾莫不悅，遂修東興隄，魏人擊之，恪與戰於徐塘，魏人大敗，益有輕敵之心，大興兵眾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張疑與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

而太傅離少主，殿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耶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乎，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為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新城之役，失眾庶望，孫峻因構恪于吳主夷恪三族，後孫綝伏誅，吳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改葬恪朝臣有乞為恪立碑者

武侯全書卷十五 世系

十一

時論者以為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為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為已適子，故易其字，拜為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亮與兄瑾書曰：喬本常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又曰：既蒙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喬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冑喬，故

攀還復為瑾後。

霍峻子弋字詔先丞相亮北駐漢中請為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為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名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

諸葛誕字公休瑯琊陽都人諸葛豐後也與夏侯玄齊名為吏部郎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群僚莫不愼其所舉及為揚州都督起兵討司馬昭傾帑賑施曲救有罪以收衆心養輕俠數千人為死士司馬昭遣賈充至壽春見誕論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為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誕在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詔以誕為司空誕遂殺揚州刺史樂綝遣長史吳綱將小子覲至吳稱臣請救司馬昭奉魏主髦及太后討之吳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

武侯全書卷十五 世系 十三

與文欽同救誕不克而還魏甘露二年二月司馬昭拔壽春殺誕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拱手為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以至於盡時人比之田橫觀字仲思吳平還晉觀子恢字道明位至尚書令

王世貞曰孔明與子瑜為親昆季而公休則從弟也孔明為漢丞相秉國鈞子瑜至大將軍亦參預吳大政而公休仕魏至司空各以身分事三國而不相猜又皆三公也又皆自致功名封

武侯全書卷十五 世系 十三
徹侯而公休獨不終即世說所載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而公休之望實俱下下矣第考其行事恐公休亦不分為狗也在洛下與夏侯太初齊名為吏部郎中丞尚書皆有望實出鎮壽春使一方肅戢及敗死而麾下數百人無一降敵者且曰為諸葛公死不恨此豈常人所能及哉抑不但公休而已也即子瑜之子元遜其材亦孔明流亞也識度故不及耳元遜事事效孔明孔明受遺則亦受遺孔明伐魏則亦伐

魏孔明斬馬謖則亦斬胡伉孫弘孔明責李嚴則亦責朱異孫默循跡而效之此其所以愈速禍也且夫山越之收何下于孟獲之禽而淮南之勝亦有光于祁山之捷最後頓兵堅城以疫退舍雖損失亦不至斜谷之敗也其所以人情相徑庭後事遂霄壤者孔明密元遜踈孔明靜元遜躁孔明遂而順元遜遂而倨孔明嚴而仁元遜嚴而刻耳嗟乎孔明之忠漢也與子瑜之忠吳也思遠之繼孔明而死忠也尚之死孝也壽知之亦能言之公休之忠魏也壽不知之矣後世尚能知之而元遜之忠吳也後世亦不知嗚呼壽不唯不知也而列公休于鍾會列元遜于孫峻孫琳能不寬哉

王士隸曰尋元遜之初輔政其聲望赫然每出百姓延頸思見其貌而淮南之役覆魏之全師而取之中原大震其後雖不利亦不至掩前勝也何三月之間而頓失人心以至覆宗慘身爲世口實乃爾蓋孫峻之徒畏其嚴忌其盛而構

之少主未必皆實錄也嗚呼人固不可以成敗論哉元遜滅于吳而仲弟喬有後于蜀公休滅于魏而少子靚有後于吳其子復顯于晉思遠與子尚俱殉節而季京仕晉爲郎天之巧于全賢者後若此

方孝孺曰諸葛氏兄弟三人仕於三國才氣雖不相類然孔明之下瑾與誕亦人豪也誕當司馬昭僭竊之時拒賈充之說起兵討之事雖無成身不失爲忠義豈非凜然大丈夫乎世俗乃以是訾之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爲斯言者必賈充之徒自以鬻國弑君取富貴爲得計論人成敗而不識逆順是非之辨者也豈非揚子雲所謂舍其沐猴而謂人沐猴者邪

陳繼儒曰公休孔明從弟也人言諸葛伯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犬虎子瑜而犬公休殊非其倫孔明祁山拒懿公休壽春討昭忠肝義舉與亮何異子謂三葛亮爲上誕次之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十六

明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定

薛 宋諸孟評 薛邦珍准壁較

外紀

孔明以故
王位後王

蔡山在雅州城東五里，武侯征西南夷經此而夢

其祭周公
宜矣後公

見周公故又名周公山，因立文憲王廟，復勅境內

缺於公
後已夢矣

俱祀周公，軍事推官三官
記又見上南志

吳審度曰：孔明之夢周公，猶孔聖之夢周公，赤

星投營，斯不復夢矣。廣輿記謂周公以陰兵助

武侯全書卷十六 外紀

殊覺蛇足。

桓溫征蜀，猶見武侯時。小史年百歲餘，桓問諸葛

古今人皆
如此

丞相，今誰與比？意頗自矜，答曰：「葛公在時亦不覺

異，自公歿後不見其比。」啟芸
小說

曹操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欲用乎孔明，孔明

人自知困
難解之所
以不可及

自陳不樂出身，操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

於污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

抱朴
子

議事堂在新野學內，世傳昭烈與徐庶議訪諸葛

亮在此堂也。古志
林

英雄不得
志不顯

先主寓荊州，從南陽大姓晁氏，貸錢千萬，以為軍

需。諸葛孔明作保券，至宋猶存。述異
錄

劉琦臺在襄陽府治東，即劉表子琦，與諸葛亮謀

自安計，登樓去梯處。廣輿
記

漢鄴縣，三國志云：先主入蜀攻劉璋，遣諸葛亮等

分定州郡，略地至鄴，百姓以牛酒犒師，於是會軍

堂山，即此地。蜀廣
志

會軍山在潼川州中江縣東南一百八十里，先主

武侯全書卷十六 外紀

入蜀，遣亮與張飛畧地至此，百姓以牛酒犒師，因

名會軍山。一統
志

籌筆驛在利州，諸葛孔明出師，籌畫於此，山水最

秀，利州即今保寧府廣元縣。九州
通志

來陽縣侯計山，一名侯謨山，上有七十峰，諸葛孔

明嘗憇此，籌計兵事。九州
通志

武侯以蜀勝脆，故令隣邑翊日而市，意在習其筋

力而俟之，征福又每及上春，以盤一本
作盤為名，因定

日而有所一
草市記

近道而行
三代之民
也亦全書
茫而不顯
北方之民
也不宜德
筆乃爾

設險固阻

屯兵

注爾

涪陵山險水濶，人性慇勇，多獠蠻之民，縣邑阿黨，
關訟必成，無益桑少文學，漢時赤甲軍常取其民，
蜀丞相亮亦發其勁卒三千人為連弩士，其性質
直，雖徙他所，風俗不變。華陽國志

石牛道者，山有小石門，穿山通道六丈餘，漢永平
中，司隸楊厥又鑿而廣之，諸葛孔明以大劍至此，
有隘束之稱，乃立劔門縣，復于閣道置尉以守之。
常璩云：閣道三十里至險，晉書李特入蜀至劔閣，
顧盼險阻，曰：劉禪有此地而面縛于人，豈非庸才
武侯全書卷十六 外紀 三

耶輿地
廣記

西絕涪水，有山曰栢下，諸葛公營壘在焉，而喬木

婆娑者，蔣公琰萬秋之宅。涪川王讓記畧

吳君山，一名鐵櫃山，橫亘江北，與涪陵縣相望，雄
壓衆山，竹臨長江，屹立如櫃，相傳武侯屯兵于此，
舊城猶存。舊唐書

龍透關，在瀘州南七里，世傳為諸葛公所立，其南
七十里，江安縣有安遠寨，亦公征蠻於此，屯駐，宋
元豐中置為寨。一統志

廣

廣

廣

廣

北

火烽山，在中江縣東南，諸葛公嘗會於此，置烽火

廣州府志

諸葛亮南征于叙州宜賓縣，置郁郥戍，後改為郁

郥縣。寰宇記

滇蠻者，十年前大理馬至橫山，此蠻亦附以來，衣

服與中國略同，能通華言，自云諸葛公戍兵。出桂廣

衛

老人村，即老澤也，在青城北百三十里，昔諸葛亮

遷羣獠于山下，故名。經

武侯全書卷十六 外紀 四

萬里橋，在成都縣南八十里，蜀費禕使吳亮送之

於此，歎曰：萬里之路，始於此矣，因名萬里橋。一統志

先主曾使諸葛亮至京，因觀秣陵山阜，乃歎曰：鍾

山龍盤石頭虎踞，帝王之都也。京師今

定軍山，在沔縣東南十里，兩峯對峙，漢昭烈於此

山下作營，斬魏夏侯淵，山有諸葛巖，上有兵書匣。

其山壁立萬仞，非人跡可登，其下有八陣圖，又有

督軍壇，瘠人云：每陰雨時，上有擊鼓聲。俱九州通志

國朝顧東橋云：凡兩經其地，初視其匣色淡紅。

後則鮮明若更新，殆不可曉。

五丈原在郿縣西三十里，又云在岐山縣南，又云在武功縣。諸葛公據渭南，與魏司馬懿相拒，屯兵

於此。西川廣記

梓潼縣西南二十里，葛山又名臥龍，相傳武侯伐

魏，駐兵於此。見虎豹蛇蟲，勢惡自臥草中，獸皆俯

伏，有古碑在此山之景福院。葛山志

斜谷關在郿縣西南三十里，谷之南口曰褒，北口

曰斜，即亮出師處。三交城在寶鷄縣西四十里，魏

武侯全書卷十六 外紀

五

司馬懿與亮相拒於此，築城符秦武都郡治此，石

鼻寨在寶鷄縣東四十里，亮所築以拒郝昭，一名

石鼻城。宋蘇軾詩：北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

殘山。蓋行人自北入蜀者，至此漸入山，自蜀趨涪

者，至此已出山奔河，於此見渭河故也。

箕山在褒城縣北十五里，山有秦王獵池及內穴

道人谷。諸葛公遣鄒芝、趙雲等據箕谷，即此。

興勢山在洋縣北二十里，山形如盆，外甚險，盤道

以上諸葛公嘗戍於此，後魏興勢山以此名。

陳倉城在寶鷄縣東二十里，有二城相連，上城秦

文公築，下城魏將郝昭築，亮出兵攻圍二十餘日，

無利乃引去。以上鳳翔府志

赤阪在洋縣東二十里，其土色赤，魏司馬懿伐蜀，

漢建興五年，丞相亮相出屯，兵漢中，築城於城固，駐

兵於赤阪，即此。古志

黑水在城固縣西北，諸葛公牋云：朝發南鄭，暮宿

黑水，蓮池在沔縣治北，其畔有孔明讀書亭遺址，

每遇花時，縣人遊玩，又有思計臺在鳳縣南，亮嘗

武侯全書卷十六 外紀

六

籌畫於此，陳倉道在沔縣東北二十里，繇百丈坡

入山，今荒塞，亮出散關圍陳倉，曹操自陳倉出散

關，即此。漢中府志

瀘州漢江陽縣，蜀志曰：魏武屯漢中，諸葛亮相出屯

江陽是也。

諸葛壘在秦州東二里，俗謂下募城，傍有司馬懿

壘，俗謂上募城，魏大和中，諸葛公攻天水，詔懿拒

之，此其壘也。

祁山在西和縣北七里，山上有城，極嚴固，武侯率

諸軍攻之，縣又有南北呀，二呀有萬餘家，亮表言

祁山去沮五百里，有人萬戶，瞻其丘墟，信為殷矣。

即此俱古志林

木門在秦州西南九十里，魏張郃追諸葛公於此。

中飛矢死鞏昌府志

蜀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

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是時諸葛亮連年

動衆，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

爭，頗喪徒旅，烏北飛不能達，墮水死者皆有其象

也災祥志

雅州平羌江，源出西徼，達西北郭，羌夷入寇，諸葛

亮于此平之古志林

漢陽山，在慶符縣北八十里，漢武帝通西南夷，自

此山之南皆漢地，故云諸葛武侯征蠻過此，今崖

壁上鑄武侯征蠻故道六字，猶存本志

熊耳水，一名熊耳峽，古老言武侯鑿山開道，即熊

耳峽東古道也冥宇記

邛州沅黎縣，即孔明征羌之路，每十里作一石樓

令鼓聲相應，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為樓九州記

瀘州寶山，一名瀘峯山，高三十丈，地多瘴，三四月

渡之必死，唯五月上旬渡之，即無害，故諸葛亮云

五月渡瀘也通志

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夏渡為難益州記

瀘水在四川行都司城南一十里，源出吐蕃，南入

金沙江，其水深廣而多瘴，鮮有行者，春夏常熱，其

源可燂鷄豚，又水東有武侯城，乃孔明所築，所謂

五月渡瀘即此一統志

瀘水，一名若水，在蜀，出旄牛徼外，有瘴氣一統志

南溪縣馬湖江，從州西南流出東郭，與蜀江合，諸

葛武侯五月渡瀘，則此水之上流也通志

廣元縣驛路，有曰問津，以孔明行師于此，問津故

也本志

諸葛洞，在龍州宣尉司治南，石崖屹立，傍有石洞

數步，相傳諸葛公征九溪蠻，嘗過此，留宿洞中，石

牀存焉，懸粟一握，以秣馬，化為石粟，至今神之一統志

在平茶洞長官司

紅崖山在永寧州募役司懸崖壁立萬仞山半有

洞深數十丈相傳諸葛武侯駐兵之所貴州志

諸葛營在定海縣西二十里亮討南中過髡州於

日直北傍山下築營夷稱望于洞基址尚存楚雄

東山在府城東十里林木蒼翠一名飽煙羅山其

西有武侯塔相傳公征南駐兵之所後人建塔於

上流安軍

姚安軍民府城東有孔明壘武侯開路時屯兵于

此一統志

諸葛山在通海縣東南三里亮南征駐兵於此一統志

將軍池在岳池縣東五里相傳諸葛公嘗駐兵於

此順慶府志

諸葛寨在龍里孔明寨司

雲南宜良縣小石嶺諸葛營孔明治兵處俱通志

小相公嶺在邛都南四十里石磴崎嶇自麓至頂

十五里武侯所開也越嵩志

臥龍山一在天全六番招討使司孔明征孟獲宿

此本志

榮經縣相公嶺者以諸葛丞相征蠻所經也榮經

水北流入擒孟渡即丞相七擒孟獲之地本志

孟山在雅州榮經縣東二十里前臨大江諸葛公

擒孟獲處下有七縱橋又有孟獲城在司城東二

里孟獲所築本志

奴諾城諸葛武侯征蠻所築憇軍之所蓋以奴諾

川為名也越嵩志

大理府趙州諸葛城武侯南征時築大理志

黎州城外三里有武侯城為侯所築濠塹故壘存

又有侯戰場在安清新寨

缺柱在趙州白崖城武侯擒孟獲立柱紀功於此

未陽有孔明石碑孔明斬雍闓擒孟獲經未陽立

石以記功歲久字不可辨相傳立石誓云後有功

在吾上立石於右宋狄青破儂智高立碑其右尋

為震雷所擊今存斷碑橫卧其側山川記異

史萬歲征寧南夷至南中行數百里見諸葛紀功

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先令左

不復尋不
致選

右側其碑後迺進軍破三十餘部諸夷請降遂勒

石頌德隋書

萬勝岡在雅州西本志云武侯擒孟獲旋師至此

岡下人聚觀之因建亭于上為龍觀亭今為龍觀

寺

滇酋有六各號為詔夷語謂詔為王其一曰蒙舍

詔其二曰浪施詔其三曰鄧賧詔其四曰施浪詔

其五曰摩步詔其六曰蒙雋詔兵埒不能相君長

至漢有仁果者九龍八族之四世孫也强大居昆

武侯全書卷十六 外紀

彌川傳十七世至龍祐那當蜀漢建興三年諸葛

武侯南征雍闓師次白崖川獲闓斬之封龍祐那

為酋長賜姓張氏割永昌益州地置雲南郡於白

崖諸夷慕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

農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滇載

蜀漢時祥洞帥火濟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封

羅甸國王即今宣慰使安氏遠祖也

涇灘在江安縣南三十里灘上有山刺天瀑布飛

灑相傳武侯誓蠻之地此唐涇南縣所為設也字彙

記

檄旗山在納溪縣東四里亮樹旗於此以誓蠻人

故名一統志

九隆山在永昌軍民府城南山有九嶺九隆兄弟

遺種世居此山之下諸葛亮南征時鑿斷山脈以

泄其氣述異錄

雲貴土官中門甚低出入必俯首云武侯遺制欲

其敬朝廷也稍高其戶者輒禍述異錄

苗民家家供祀武侯像取穀逐顆剝米以炊日不

服給云亦始自武侯俾終歲勤勞弗獲居閑思叛

也今雖苦難不敢違其法述異錄

國朝陳三謨開府滇中以堪輿家言自命初卜昆

明一區欲移幕府剗草得小碑云諸葛禁地皆鏽

生鐵錮之又白沙驛形勝稱最而皆蠢夷陳訝之

往尋龍脈已被掘斷亦有小碑曰諸葛禁地中允黃輝

述

太華山是滇西之會合處皆大銅釘鎮之每一釘

拔則夷必有變者此渡瀘幾時勾當作事真有神

耶述異錄

諸葛營在宜良縣南小石嶺亮嘗營於此又名諸

葛峒唐廣德初鳳伽異築拓東城有故諸葛石刻

文曰碑即什蠻為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措梧述異錄

故壘山又二十里即劍門關棧閣相望華陽國志

曰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始為飛閣以通行道通志

赤崖在府城西孔明嘗與兄瑾書曰前趙子龍退

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

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

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又曰頃大水暴出赤崖

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

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赤崖

即赤岸蜀置庫於此以儲軍資

王士驥曰二條見水經近補入尺牘中僅載二

語

隋時蜀郡福緣寺釋僧淵以錦水江波沒溺者衆

欲於南路駕飛橋昔諸葛公指二江內造七星三

鐵鍊長八九尺徑三尺許人號鐵鎗擬打橋柱用

井

訖投江須便祈祠方可出水淵造新橋將行豎柱

其鍊自然浮水來至橋津及橋成又自投水高僧傳

諸葛井在成都府大慈寺西里許自上窺之祇見

其三邊更一邊不知其際涯也昔孔明鑿此以通

井絡王氣俗傳有人入井聞其中有鷄聲方輿勝覽

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

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即

滅其年蜀併於魏異苑

成都書臺坊武侯宅南乘煙觀內有古井井內有

魚長六七寸往往遊于井上水必騰涌相傳以為

其井有龍也杜光庭錄異記

郡有義泉諸葛武侯所鑿侯慮城中無水乃接筒

引泉入城後夔守亡藝以權水取錢至宋待制王

龜齡罷之夔州府志

長寧縣清井在縣北寶屏山下古老云昔諸葛孔

明登山謂此處當出一寶否則產英賢及下山見

井曰此足以當之矣輿地記勝云清井脉有二一

自對溪報恩寺山趾度溪而入嘗夜有光如虹亂

諸作

流而濟，直至井所，一自寶屏隨山而入，謂之雌雄水。初人未知有井，夷人羅氏、漢人黃姓者因牧而辨其鹹，僉議刻竹為牌，浮于溪流，約得之者以井歸之。漢人得牌，聞於官，井遂為漢有。蜀唐

諸葛鹽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井常空。盛夏水漲，則鹽泉迤邐，遷去於江水之所不及。東坡詩：五行水本鹹，安擇江與井，如何不相入，此意復誰省。人心固難足，物理偶相淫，猶嫌取未多，井上無閑綆。魏

灌縣都安堰，水旱從人，世號陸海。丞相亮北征，以此堰農夫國之所資，發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水經注

朱提山在犍為屬國，舊有銀窟數處。諸葛亮書朱提銀，漢嘉金采之不足，以自食。漢志：朱提銀以八兩為一流，流直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南中八部

蒲亭縣有鑲山，諸葛亮取為刀器，因封宇文度為鑲山侯。蒲亭，即今井研縣也。地

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事 薛宋曰：鄧鳴和嘗為予言此弩之可用，云嘗製以留武昌，要亦軍中之一事也。 諸葛公嘗欲鑄刀而未得，會蒲元為西曹掾，性多巧思，因委之於斜谷口，鑄金造器，特異常法。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至元以淬。元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猶悍言不雜，元以刀畫水云：雜八升，何故言不雜？取水者叩頭服，云實於涪津渡，負倒覆水，懼怖，遂以涪水八升，益之，於是咸共驚服，稱為神妙。刀成，以竹筒密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若雜水芻牧，稱絕當世。因曰：神刀今之屈耳環者，是其遺範也。別傳

諸葛公教云：勅作部皆作十折矛，以給之。又教云：作部作七百五百枚，以給騎士。蜀唐 蜀章武元年辛丑，採金牛山鐵，鑄八鐵劍，各長三尺六寸，一備自佩，一與太子，一與梁王理，一與魯

王永一與諸葛亮二與張飛關羽一與趙雲並是

亮書作風角處所刀劍

太祖賜孝武以諸葛亮滿袖鐵帽○御仗有諸葛公福袖鐵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以賜殷

孝規流約

梁將王綝與陸法和守巫峽軍次白帝法和謂人

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

弩箭鏃一斛許因挿表令掘之如其言神僧

亮集督軍廖立杜叡胡忠等於景谷縣西南二十

武侯全書卷十六 外紀

五里白馬山推已意作木牛流馬其木牛法方腹

曲頭一作頭一又一股四足頭入領中舌着於腹

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

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一作雙者為牛脚

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

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一作

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駕牛具攝者為牛鞅軸左

兩總轆一作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

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牛不飲食流馬尺寸之

軍物紀原
云蜀制亮
造木牛流
馬以運餉
蓋已蜀造
阻使于登
陸故耳木
牛即今小
車之方寸
較昔流馬
即今獨推
者是而良
蜀明之江
州平子已
蘇州江州
羅漢先創
此牛此考
軍則木牛

流馬之製
並見於
宋知不足齋

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

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

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

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孔

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

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

二寸七分後載尅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

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

囊二枚板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

武侯全書卷十六 外紀

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

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

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

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鞍弓衣長四寸徑面四寸

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

一寸四分同杠耳杜氏通

雲貴人相傳諸葛公居隆中時有客至屬妻黃

氏具麵頃之麵具侯怪其速後潛窺之見數木

人斫麥運磨如飛遂拜其妻求傳是術後變其

制為木牛流馬。

北堂書鈔云、蒲元為諸葛公西曹掾、亮歎北伐患糧運難致、元牒與孔明曰、元等輒推意作一

木牛、兼構雙環、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咸得以載糧也。

并研縣中有掘地者、得一釜、鐵色、光瑩、將來造飯、少頃即熟、一鄉皆異、有爭之者、不得、共舉于縣中、

令君命取看、未至堂下、失手落地、分之為二、中乃夾底、心懸一符、文不可辨、旁有八分書、諸葛行鍋

武侯全書卷十六 外紀

十九

四字、又麻城毛柱、史鳳韶為子言、近日平谷縣耕

民得一釜、以凉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飯、即熟、釜下有諸葛行鍋字、鄉民以為中有寶物、乃碎之、其

釜複層中有水火二字、即前物也、異哉、丹徒錄

銅鼓山、在衛城西四十五里、相傳蜀漢諸葛亮征

南、於此獲銅鼓、威清傳

交趾服役有頭飛獠子、赤視獠子、鼻飲獠子、皆窟居巢處、好飲酒、擊銅鼓、鼓初成、置庭中、招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女子、以金銀釵擊鼓、叩竟留與主人

一經蓋謂

或云、銅鼓乃諸葛征蠻鉦也、本志

都蠻呼銅鼓曰諸葛鼓、相傳以為寶器、鼓有剝蝕、又聲響者為上、上鼓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逃

有等差、藏至二三面者、即得雄視一方、僭稱王號、每出劫、擊鼓高山、諸蠻頃刻雲集、集則椎牛數十

頭饗蠻、乃出劫、劫數勝、益以鼓為靈、父老云、諸葛製以鎮蠻、若云鼓去則蠻運終、理或然也、上南志

諸葛鼓、乃銅鑄、面廣一尺七寸、高一尺八寸、邊有四獸、腰束、下空、旁有四耳、花文甚細、色澤如瓜皮、

武侯全書卷十六 外紀

二十

重三十餘斤、縣于冰上用栢木槌擊之、聲極圓潤、

乃孔明擒孟獲時所製、昔伐九絲城、得十餘面、今在成都府庫中、一名鐔于鼓、游梁遊、訛云、諸葛鼓

其形圓、上寬而中束、下則敞口、大約若今檀斗之

倒置也、面有四水獸、四周有細花文、其色不甚碧

綠、擊之、彭彭聲、如鼓云、置水上、擊之、其聲更巨、益部

資談

銅鼓旁範八卦、及四蟾蜍、狀似覆盤、懸而擊之、下映以水、其聲非鍾、非鼓、都掌夷所寶、相傳為諸葛

亮鑄者直數十鎰次者數鎰戎州志

馬湖之夷歲暮百十為群擊銅鼓歌舞飲酒窮晝夜以為樂其所儲蓄弗盡弗已謂之諸葛窮夷法

建武千戶所春秋焚侯故地漢為西南夷部叛服不常諸葛武侯征撫之置銅鼓埋鎮諸山稍就帖

服邊防記

武崗有一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

鼓起插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鷄

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其人以為怪乃碎之

見其中設有機局以應夜氣乃武侯鷄鳴枕也武侯全書卷十六 外紀 主

侯初平南夷夜聞軍中多謳歌思歸遂詔眾各與

一磚曰若輩久苦行役欲過返耶枕此而卧詰朝

抵家矣從者果然不用命者終莫能歸今雲南管

內有一城居民皆四川人云即其後也述異錄

諸葛公持白羽扇指麾三軍今成都出羽扇攢雜

鳥毛為之蓋其遺制也廣記

諸葛公軍令云軍中之所需全籍於錦廣記

三國志孔明以巾幘遺司馬懿巾幘女子未并之

巾幘未并

此不可信

冠蜀中名曇籠蓋笑其堅壁不出如閨女之匿藏

也又漢輿服志云公卿列侯夫人紺緡幘總是婦

人以巾上覆髮者然曇籠之說更有意義清夜叢談

諸葛公教云計一歲運用運旅簞千萬具蜀廣記

綿竹武都山上出白蓴菜甚美武侯所鑿李膺記

諸葛公所止必令兵士種蔓菁取其纒出甲可生

啖也葉稍舒可煮食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也棄去

不足惜也回即易尋而採之也冬有根可斷食也

比諸蔬屬其利不亦溥乎三蜀江陵之人今呼蔓

菁為諸葛菜劉禹錫嘉話錄

諸葛公之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於神假

陰兵以助之然其俗必殺人以其首祭則神享為

出兵公不從因雜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麵像人

頭以祀神亦享焉而為出兵後人繇此為饅頭事物紀原

劉先主時都護李嚴大城江州週迴十六里欲鑿

城後山自汶江通水入巴江使城為洲求以五郡

置巴州丞相亮不許亮北征召嚴漢中故穿山不

漢書嚴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民皆思之
乃如此

逮然造蒼龍白虎門別郡縣倉皆有城按治西十
里佛圖關左右顧巴岷二江是李正平砍鑿處峯
跡猶存今府城為門十有七九開八閉以象九宮
八卦或曰象龜首乃向塗山常道將輯重慶府志

蜀山谷民皆冠帛中相傳為諸葛公服所居深遠
者後遂不除今蜀人不問有服無服皆帶孝帽巾
井中人十常八九謂之帶天孝余嘗以重午登南
城樓觀競渡戲兩岸男女匝水而聚望之如沙城

沉水
續談
武侯全書卷十六 外紀 三

蠻酋自謂太保大抵與山獠相似但有首領其人
椎髻以白紙繫之云尚為諸葛制服也沉水續談

諸葛城一在沂州即孔明故里廣輿記

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
中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
碣表間命太傅掾掾為李典為文李典密之子一
名安蜀

臥龍岡在南陽府城西南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綿
亘數百里至此截然而住回旋如巢然草廬在其

好風水
是項人之
歸

內前有井青石為牀有汲綆渠百十道數不能竭
其下平如掌即公躬耕處舊為祠以奉之唐李白

詩赤符起顏運臥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龐厥躬
自耕元至大中建書院嘗有道士居住夜聞兵聲
懼而移之宣德中有司復新其廬塑其像春秋祭
祀前代碑文俱存本朝亦有碑又南陽縣東北博

望鎮南隱山頂上亦有孔明廟南陽志

隆中山在府城西北二十五里孔明嘗隱居於此

後人因建廟祀之元改為書院一曰府西伏龍山

武侯全書卷十六 外紀 三

宅西有避暑臺因昭烈三顧亮有三顧門唐封武

靈王賜廟宋賜英惠廟加號仁濟以上襄陽府志

襄陽郡有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廣五尺堂前有

三間屋地基址極高云是避暑臺宅西面山臨水

孔明常登之鼓瑟為梁父吟因名此為樂山嗣有

董家居此宅衰殄滅亡後人不敢復憇焉襄陽記

諸葛宅在石鼓山漢昭烈牧荊州時亮駐臨蒸調

賦以供軍實後廟食於此宋重建又未陽縣東北

四十里有相公山亮嘗駐兵於此因名衡州府志

華陽有孔明讀書室、公相蜀時、築以集諸儒、兼以待四方賢士、號曰讀書臺、在章城門路西、今為乘煙觀、衛州府志

先主廟、在府城南二里、舊在惠陵、右附諸葛亮廟、

唐杜甫詩、先主武侯同閔宮、本此、洪武初、合廟祀之、成都府志

蜀先主祠、在成都錦官門外、西夾即武侯祠、能改齋漫錄

昭烈祠左右侍側者後主、北地王、諸葛丞相、關張、武侯全書卷十六 外紀

兩侯、丞相子瞻、俱合為一祠也、樂史

天社任淵記云、昭烈廟西偏少南、又有別廟、忠武侯在焉、老栢參天、氣象甚古、詩人嘗為賦之、是矣、

今武侯祠在百花潭、與草堂並列者、不知何代增設、方輿勝覽

武侯廟、一在成都府西南二里、今為乘煙觀、孔明表云、薄田十頃、桑八百株、即此地、孔明初亡、百姓遇節朔、各私祭於道上、景耀六年春、詔為廟于沔陽、李雄稱王、始為廟於少城內、桓温平蜀、夷少城

孔明遺容 既漢室後 主且不聽 於成都立 廟乃多代 而後李雄 建之恒溫 存之惟黃

主而祀高 後主不知 嚙也何也 尚此特特 可無死

何乃高 尚史既 聖其後

維知世仰 美其耳

井火元典 廢於漢末 廟在漢正 則于吳代 大者其堂 相其堂

孔明之在 漢末為聖 氏漢宗 絕筆不狂

身非所故 甚願如 寧可以為 藥劑不可 以為手板

獨存孔明廟、後封武與王廟、至今祠祀不絕、

成都先主廟側、有武侯祠、前有栢樹、秀何鉅圍、蟠

固凌拔、杜甫嘗有歌、段文昌有文、記其事、勒諸石、

唐末、漸枯、悴歷王孟二偽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

之、宋乾德五年、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焉、至皇祐初、千二百餘年矣、新枝蒼雲、枯餘並存、天矯若虬龍之形、儒林公議

益州諸葛廟中大栢、相傳是蜀世所植、故人多採其葉、以作藥、味甚甘香、異常栢也、本草唐有節度使

取孔明祠栢一小枝、以為手板、書於圖志、非詆至今、則此栢十倍於甘棠矣、蜀廣記

諸葛武侯祠、舊在夔州西山、歲久摧圯、永嘉王詹事帥夔、日、移置陣磧、淳熙漕使張著庭重修、三山林栗

武侯廟、在八陣圖之臥龍山上、時州理白帝、故少陵詩云、猶有西郊諸葛廟、卧龍無首對江濱也、有堂曰開濟堂、何者、仲開濟堂小記云、堂閱歲久、垂

壓矣、淳熙疆圍作蛋、濱山何者、仲假守、舉而新之、

曰天威廟古志林

國朝淳化中李順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州

士人辛怡顯使於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

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侯誠曰

非貢獻進討不得輒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

然後登舟今遣本部軍將賞金龍二條金錢三

十文并設酒脯請先祭享而渡乃知南夷心服

雖千年如初嗚呼可謂賢矣辛怡顯雲南錄

武侯廟在府城南隅又有寨在長官司西黎平府志

武侯全書卷十六 外紀

无

瀘州寶山之瀘峰有武侯廟每歲蠻人貢馬相率

拜于廟前宋劉光祖詩云蜀人所至祠遺像蠻徽

猶知問舊碑一云戎州亦有孔明廟夷人拜亦如

之通志

武侯廟在司城南一十里諸葛公擒孟獲屯營於

此民懷其德立祠祀之至今土人自稱為諸葛之

遺民因名諸葛村其東東獄堰內一土墩週迴三

十餘丈高六尺隨水高下雖盛潦不沒俗謂之武

侯旗臺金齒軍民司志

雲南臨安府有諸葛公祠因亮征南中威信所加蠻皆心服為立祠古志林

全書卷十六 外紀

无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十七

明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定

薛 宋諧孟評 丁鴻俊額之較

綱目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特筆也。入綱目。未有書見賢者。於是特書。交子之也。備之業。定於隆中。終綱目。書見賢。一而已。

法書

問孔明出處。朱子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

武侯全書卷十七 綱目

為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

孫權。又是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

從之。性理附

自三代衰。王政廢。士之隨世就功名者多矣。當

漢之末。羣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

奮發。斬以自見。孰謂一世人。龍如孔明者。方且

高臥隆中。抱膝長吟。畧無意於當世。而又以管

樂自許者哉。向使昭烈不垂三顧之勤。則將槁

灰巖穴。與草木俱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

彪炳顯著。不可得而泯沒。亮豈大言無當者。彼

其擇理甚精。而處已甚明。謂枉已不可以直人

也。故不苟合以求售。謂托身不可以非所也。故

不肯苟仕於僭竊時乎。未遇則高蹈丘園。道苟

可行。則奮志事業。君臣既合。魚水相懽。則聲大

義於天下。使興衰繼絕。翊扶正統之志。昭如日

星。然後篡竊之徒。其罪始暴白。而不可掩。是豈

區區一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

哉。書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其與聘莘野訪渭

武侯全書卷十七 綱目

濱者。越千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而下。就謂出

處之正。有如孔明者哉。不有君子表而出之。則

孔明亦後世人物耳。噫。發明

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於赤

壁。大破之。操引還。

赤壁之勝。吳人專有其功。今綱目於此。乃書瑜

肅等與備迎擊破之。何哉。蓋當曹操東下之時。

吳人震懼。謀欲迎操。雖有周瑜魯肅定謀於內。

然非昭烈孔明左右感發於外。則亦未必成功。

若是之捷觀之柴桑之說則可見矣書法如此
蓋亦推求其實而權其輕重耳夫豈過哉明

劉備徇荊州江南諸郡降之

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

劉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

書入書自領而綱目之意見矣書法

劉備孫權分荊州

劉備遣兵擊巴賈破之

劉備進兵漢中

武侯全書卷十七 綱目

劉備擊夏侯淵破斬之

魏王操出斜谷劉備將趙雲擊其軍敗之操引還

備遂取漢中

劉備自立為漢中王

昭烈皇帝章武元年

大書章武何紹昭烈於高光也魏篡立吳割據

昭烈親中山靖王之裔名正言順舍此安歸綱

目揭章武之元而大書之然後正閏順逆各得

其所故曰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書法

漢中王即皇帝位

書即皇帝位何正統也故孫曹皆斥姓名書稱

皇帝立后立太子皆不書皇所以殊之於正統

也書法

三代之前海內萬國有人民社稷者通謂之君

合萬國而君之君乃謂之王王德既衰方伯連

帥能帥其屬以尊天子則謂之霸自漢儒推五

德生勝以秦為閭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

是正閏之論與矣及三國五胡南北之亂各有

國史互相排黜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

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偏辭非

公論也故今此書獨以周秦漢晉隋唐為正統

其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然猶承祖宗之業四方

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猶得用天子之制

以臨之至於天下離析本非君臣則皆以列國

之制處之然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

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

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

史家法
尚通公
武侯全書卷十七 綱目

處以列國
之制何如
綱目
成傳於編
歷不解

昭烈世不
能專漢討
賊耳非在
於世

祖公自以
可馬字之
後謂魏
於晉方
扶魏抑漢
非因陳壽
也
尚作曲死
溫公辨

不取其年號以紀其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
 正閏之辨也昭烈雖云中山靖王之後然不能
 紀其世次與南唐稱吳王恪後無異故不敢以
 後漢東晉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通鑑附
 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無道秦討逆賊
 羽傳祚踰四百年尺地一民莫非漢有至桓靈
 不若董卓煽禍英雄羣起而攻之卓既誅戮則
 天下固漢之天下也曹操乘時擅命脅制天子
 戕殺國母義士為之歎憤苟有一夫唱義於天
 下皆君子之所予况於堂堂帝室之胄英名蓋
 世者乎不既篡位漢祚無主昭烈正位蜀漢親
 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志三國全
 以天子之制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故通鑑因之
 以魏紀年至綱目始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
 遺統固非曲立異說好為矛盾特通鑑自謂姑
 取其年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卑彼有正閏之
 辨此蓋因史筆以紀述初不別立義例故其說
 不得不取於彼若夫綱目則取春秋之義以示

武侯全書卷十七 綱目 五

自可馬光
李三國七
百餘年因
不能討并
主之世故
而高魏也
朱松陳壽
去中山靖
王孫子百
餘年無據
至三國一

天下萬世之正論所以因操不之篡竊大義莫
 得而伸幸有昭烈足以存漢氏之統故其說不
 得不出於此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要亦有待
 於互相發明之意也按陳壽志昭烈涿縣人中
 山靖王勝之後勝子正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
 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弘生昭烈其
 世次本未甚明又按歐陽修五代史載南唐世
 家李昇徐州人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
 知所終昇少孤揚行密養以為子又乞與徐溫
 因冒姓徐至篡吳之後始復姓李自言唐憲宗
 子吳王恪之後蓋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
 宰相遂祖吳王自峴五代至父榮其名率皆有
 司所撰此與昭烈大相遼絕况諸葛一見昭烈
 首稱將軍帝室之胄及後求救孫權亦以豫州
 王室之胄對權稱之亮固非妄言者也又况張
 松之說劉璋亦謂豫州使君之宗室而異時符
 堅答符融諫伐晉之語又曰劉禪可非漢之遺
 祚然亦為中國所并然則昭烈之為漢裔顯顯

武侯全書卷十七 綱目 六

無疑以之紹統夫復何說。是年曹丕既立昭烈
即正位號不使漢統墜地深合事宜其與光武
即位於鄗晉元即位江左先後一轍固非其他
僭竊急於自帝者之比斯事在綱目中最其大
者臣故歷考顛末詳而辨之以告後之君子亦
使朱氏秉筆之志暴白於天下云。發明

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在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廟臣於漢王二年八
月書立宗廟社稷之下已言其義矣今焉四海

武侯全書卷十七 綱目

七

分裂可謂渙散之時而昭烈始得蜀漢正位繼
統又適當萃聚人心之始綱目書此蓋與光武
即位二年書立宗廟社稷于洛陽同意是皆總
攝群情深得萃渙之義者也不然通鑑既不載
此綱目何以特取諸前史而筆之哉。發明

立夫人吳氏為皇后子禪為皇太子

吳人來聘遣太中大夫宗瑋報之

後主建興元年

帝崩于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太子禪即位尊

皇后曰皇太后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

玄德未西綱目多恕辭至書見諸葛於隆中則
綱目以來一書而已然其得涪城也書據領益
州也書自王漢中也書自立存獻帝也獻帝既
廢於是特書即皇帝位如高光又揭其紀元而
大書之后太子書皇存書帝沒書崩綱目於玄
德非私也唯其正而已矣○自武宣之末書受
遺詔是後無聞焉於是復書亮其人也終綱目
書受遺詔六司馬懿書受遺不書詔不與焉。書法

武侯全書卷十七 綱目

八

立皇后張氏

丞相亮南征

丞相亮討雍闓斬之遂平四郡

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

劉續之起書曰興復帝室特筆也於是特書曰

以圖中原其子亮以討復之義矣自是亮五伐

魏必書丞相若右將軍子之也。書法

亮自三顧而出之後間關跋履左右昭烈未幾

受遺輔政雖曰平定南夷然漢業未復國賊未

清固當乘時進取。今馬身率大軍北駐漢中。將以規恢關洛。克復舊物。其志豈肯苟安一隅而已。綱目書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其正大氣象。讀之凜凜。猶有生意。義聲充滿于天地之間矣。發明

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

書伐魏尊漢也。街亭之敗。馬謖為之。書敗績矣。

復書貶亮。其不為賢者諱何。亮自貶也。書曰。詔

武侯全書卷十七 綱目

九

貶適所以昭平明之治。何諱焉。故自是止書右

將軍亮。書法

街亭之敗。違命者馬謖耳。而以丞相亮書之者。

權歸主將也。貶官三等。自請者孔明耳。而以詔

貶亮書之者。命出于上也。惟孔明身任討伐之

責。事幼主而無貳心。是以所書如此。綱目亦豈

私於孔明者哉。發明

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雙。

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復拜丞相。

遣衛尉陳震使吳。及吳主權盟。築漢樂二城。

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成固。魏師還。

書魏以寇尊漢也。書法

綱目凡諸侯之於王室。夷狄之於中國。僭偽之

於正統。或加兵犯境。則書曰寇。非此類。則不書。

言葛孔明左右昭烈為漢討賊聲大義於天下。

功雖不就。名則正矣。自陳壽志三國。以魏為主。

通鑑因之紀年。故於孔明伐魏之舉。反以入寇

武侯全書卷十七 綱目

十

書之。則是以討賊之人。名之為賊耳。綱目既以

昭烈紹漢之統。故於魏兵犯境。書之為寇。然後

名正言順。而正偽之辨始明。固非好為立異也。

正前人之未正。卒歸之是。亦所以更相發明云

耳。九原可作。切謂司馬公光必有取於斯言。發明

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

丞相亮伐魏。圍祁山。

亮敗魏司馬懿于鹵城。殺其將張郃。

司馬懿用兵如神。算無遺策。未易敵也。然每與

丞相亮交鋒動輒敗北，是以其徒有畏蜀如虎之譏。而陳壽乃以將畧非亮所長貶之。今觀綱目書此，不曰亮敗魏軍，而曰亮敗司馬懿者，見其所對者勁敵而非脆敵，亮能勝之，則其將畧果有大過人者。然則壽之妄肆譏評，其說不攻自破矣。世以成敗論人，若壽輩者非一可勝歎哉。

發明

丞相亮伐魏

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

武侯全書卷十七

綱目

十一

始分兵屯田

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引軍還

凡書卒于軍，嘉死事也。故具官爵姓名，亮自書出

屯漢中，以圖中原。至是凡五書伐魏，一書戰街

亭敗績，二書圍陳倉，斬其將，三書拔武都陰平

四書敗司馬懿，殺張郃。於是書進軍，書屯田，皆

可紀也。唯街亭一敗，馬謖之罪耳。亮方為足食

計，而以卒于軍書矣。綱目書卒于軍八，未有以

丞相書者。書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軍國

之可痛深矣。此綱目所甚惜也。

書法

嗚呼！亮自經畧中原，至是首尾僅八載。綱目五

書伐魏，一戰街亭，一次成固，一圍陳倉，祁山一

拔武都陰平，一斬王雙，敗司馬懿，殺張郃。至於

是舉，書進軍渭南，分兵屯田，懿雖引兵拒守，甘

受巾幘，婦人之服，勢已窮感，而亮乃告終。天不

祚漢，使之功業不就，謂之何哉！然亮受遺託孤

之際，蓋嘗以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

死，為告。至其出軍上表，又以鞠躬盡力，死而後

已，為言。繇今觀之，可謂不食其言矣。書卒于軍

以見歿於王事之實，其討賊之義，死而不屈。至

今凜凜猶有生氣，其視曹馬輩欺孤弱寡，狐媚

以取人家國者，曾犬彘之不若。世豈可以成敗

論人物哉！不有綱目特書屢書表而出之，則孔

明亦若而人耳。

發明

薛家曰：用于世而無其時，孔明也。不用于世而

有其志者，朱元晦也。元晦豈為西蜀吐氣哉！明

西蜀之弱而始終不挫于魏，非比南宋之抑抑

武侯全書卷十七

綱目

十二

人後耳。借武侯之酒杯。澆南渡之醜。元晦之志亦可哀已。

異同

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樊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為亮權智英畧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感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

無可疑處
據于後

臣松之以為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冲之所說實皆可疑謹隨事難之如左

三評實文
疑人

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容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

所以致弊實繇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
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
之要於斯而著

難曰案法正在劉主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

在也諸葛職為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又

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已尋冲所述亮答

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

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未聞

善政以刻剝為稱

武侯全書卷十七 異同

五

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

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

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

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

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

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

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

難曰凡為刺客皆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劉

主有知人之鑒而感於此客則此客亦一時之

郭備何如
而實漢書

以此數語
便可見其

先主外出
兵常缺于
故部正既
云人感
則於何
必在任

之且備在
蜀不遠西

州界十耳
不為好主

所使乃無
效康身到

誠法何何
疑

奇士也又語諸葛云足以助君補益則亦諸葛

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為人作刺客者

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此

人不死要應顯達於魏竟是誰乎何其寂蔑而

無聞

其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

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

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

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

武侯全書卷十七 異同

六

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

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旗息鼓不

得妄出葦幔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却灑宣帝常

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

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

謂吾怯將有疆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

宣帝後知深以為恨

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為荆

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

欲解却敵

此案備之
所以為不
測也

此亮也然

一時劉

每在者

說真事而

抗禦耳

魏嘗遣宣帝自宛

西城西城伐蜀

值霖雨

不果

此之前後

無復有於陽平

交兵事

就如冲

言宣帝既舉

二十萬衆

已知亮兵少

力弱

若疑

其有伏兵

正可設防

持重

何至便走乎

案魏延

傳云延每隨亮出

輒欲請精兵

萬人與亮異道

會于潼關

亮制而不許

延常謂亮為怯

歎已才

用之不盡也

亮尚不以延為萬人別統

豈得如

冲言頓使將重兵在前

而以輕弱自守乎

且冲

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

對子毀父理所不

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

故此書舉引

皆虛

其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

應時降圍天

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畧士女數千人

還蜀人皆賀

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

莫非漢民

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

一夫有死

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

於是蜀人咸知亮

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

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

不始於此衆人方知

難曰

亮有吞魏之志久矣

不始於此衆人方知

難曰

亮有吞魏之志久矣

不始於此衆人方知

也且于時師出無成

傷缺而反者衆

三郡歸降

而不能有姜維

天水之匹夫耳

獲之則於魏何

損拔西縣千家

不補街亭所喪

以何為功而蜀

人相賀乎

其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

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

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

潛軍密進規向劍閣

亮

時在祁山旌旗利器

守在險要十二更下

在者八

萬時魏軍始陳番兵

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盛

非

力所制宜權停下兵

一月以并聲勢

亮曰吾統武

行師以大信為本

得原失信古人所惜

去者束裝

以待期

妻子鶴望而計日

雖臨征難義所不廢

皆

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

願留一戰任者憤踊

思

致致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

死猶不報也臨戰之

日莫不拔刃爭先

以一當十殺張郃

郃宣王一戰

大尅此信之繇也

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

魏明帝身至長安

耳此年不復自來

且亮大軍在關隴

魏人何繇

得越亮徑向劍閣

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

難曰

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

魏明帝身至長安

耳此年不復自來

且亮大軍在關隴

魏人何繇

得越亮徑向劍閣

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

難曰

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

魏畧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

荆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

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

集既畢眾賓皆去而亮獨留因說備備繇此知亮

有英畧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

臣松之以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

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

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垂背

武侯全書卷十七 異同

十九

至是亦良為可怪

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

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

亮吾是以不留

臣松之以為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為

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

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違斷金

甫懷釋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葛

生行已豈其然哉關羽為曹公所獲遇之甚厚

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肯本曾謂孔明之不
若雲長乎

魏畧曰初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棄家屬

後奔荆州禪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入漢中為人

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

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為子與娶婦

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玄德比舍人

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為將軍備遣簡到漢

中舍都郎禪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

武侯全書卷十七 異同

十九

語張魯魯乃洗沐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為太子初

備以諸葛亮為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為丞相委

以諸事謂亮曰政繇葛氏祭即寡人亮亦以禪未

開於政遂總內外

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於荆州後主

傳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

三年敗於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

弱子以免即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

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

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於小沛，禪時年始生，及奔荆州，能識其父字玄德，計當五六歲，備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畧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案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為太子太傅。

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朱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

武侯全書卷十七 異同

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嶲，欲以安之。褒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閭。

臣松之案：以為房為褒所誣，執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殺不辜，以悅姦慝，斯殆妄矣。

魏畧曰：亮圍陳倉，將軍郝昭守陳倉，亮使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之。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

敵，無為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眾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放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瓦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城內築重牆，亮又為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

武侯全書卷十七 異同

胡三省難曰：昭非武侯敵也。客主之勢異，故能相拒二十餘日耳。且相拒者，纔二十餘日，救至而武侯退，昭何奇之有哉。然而昭之膽已破，力已竭，不久而昭死死之日。且曰：吾為將，知將不可為，昭之力量已了然矣。魏人幸武侯之退，故歷叙昭禦敵之能，而誇眩之不足信也。

陳壽國志劉後主傳云：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違。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

劉知幾難曰。按國志稱黃氣見於秣歸。群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何從而書之。且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郤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又稱先主以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使許慈。胡潛。孟光來敏。並掌舊文。斯則典較無闕。屬辭有所矣。不置史官。得無自相刺繆乎。蓋繇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

武侯全書卷十七 異同

三

谷道發病卒。

臣松之以爲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畧。豈爲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爲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人谷發喪故也。王士驥曰。郭冲五事。未必盡非。松之五難。未必盡是。然不妨並列。互相發明。孝尼所述。欲相崇重。適以卑之。至如魏畧等書。舞詞弄札。助桀爲

虐。高下在心。斯誠載筆克人。記言姦賊。不有駁評。難警曲筆。聊引數則。合吾袁郭。名曰異同。庶南董有知。鑒茲辨議。亦自安心于地下耳。

全書卷十七 異同

三

明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說

薛 宋諧孟評 張 攻文玉較

附錄 評論

或問袁曄曰：諸葛亮何如人也？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忻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

○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曄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

強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曰：初出遲重，屯管重，復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關，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關也？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關也。○曰：亮帥數萬之眾，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圍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

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曄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曄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曄曰：亮持本者，其於應變，則非所長

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文中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孔明言昔

人問程子曰諸葛亮可以當此否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亮已近王佐○問孔明興禮樂如何朱子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中人

武侯全書卷十八 附註

也只是粗底禮樂○陳龍川曰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禮樂者文也焉有為其實而不能為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辭遜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興禮樂也

○或問魯兩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輕許孔明何也潛室陳氏曰叔孫通人物汗下故兩生却之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敢

問孔明自比管樂使果興復漢室恐未必便能興禮樂如三代曰孔明是天資帶得又從學問

中攬出來據他用事興師調度若當升平之時做出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物

程子曰臣賢于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諸葛亮近王佐之才或問亮果王佐才何為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為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

武侯全書卷十八 附註

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邪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為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胡寅曰三國人材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蘇子以為巍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斯言富矣孔明可亞於伊傅而以管樂自許

謙志也。或曰：方諸子房何如？曰：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尚友，願希孔明而未必爲子房，此可爲智者道耳。○勤者，聖人之盛德，而君子之賢行也。其爲人多暇日，則出人不遠矣。舜禹文王周公，達而聖，孔子聖而窮，皆未嘗不勤。循天行日運，誠不厭健不息，而况下乎周孔？當何如哉？故陶士行有惜分陰之志焉。孟德畧平中土，雖尚節儉，然鄴下已有臺觀之樂，仲謀中年荒怠，惟先主武侯勤勞躬親，以至沒世，此其遠繼前哲，不但三國稱雄也。

武侯全書卷十八

附評

五

○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慎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勿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豫章羅氏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

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才，畧諸葛亮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才大任小，惜哉。

朱子曰：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于天下，董相仲舒，諸葛武侯，亮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無不溺于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而已爾。○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弘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南軒言孔明體正大，學問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了，然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爲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他人所及，而不務

武侯全書卷十八

附評

六

此朱子說
高一人
讀書法

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耳○或曰孔明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爲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疎鹵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朱子每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者出師表其一也。

南軒張氏曰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

武侯全書卷十八

附評

七

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害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亡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

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義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會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

武侯全書卷十八

附評

八

陳龍川曰孔明伊周之徒而論者多異說以其適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也夫衆人皆進而我獨退雍容草廬三顧後起挺身托孤不放不攝權偏人主而上不疑勢傾羣臣而下不忌厲精治蜀風化肅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帝者之政也以佚道使人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者王者之事也孔明皆優爲之信其爲伊周之徒也而論

者乃謂其自比管樂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是何足與論孔子之仕魯與自比老彭哉

戴少望曰有君子之心者未必有豪傑之才有豪傑之才者未必有忠義之節三者人之所難全全之者其惟孔明乎東都之季羣雄角力曹操假借共主號令諸侯孫氏籍基父兄割據江左先主從奔敗之餘起亮於草廬中三顧禮勤一言道合於是解帶寫誠陳力就列仗順收兵因權畧地結吳抗魏擁蜀稱漢策披散當強敵處僻陋啓雄圖二

武侯全書卷十八 附評 九

分之業自亮成之生而蜀興歿而蜀亡繫命於已非有豪傑之才而能然乎以節制治兵以信義行師以漢室興復爲已任以生民塗炭爲已責南擒孟獲不誅志在綏蠻夷也西拔祁山不賀志在混寰區也至於爲政公平用法明允李嚴廖立雖被罪罰無所歸怨身死之日氓庶野祭遺愛在人至今祀之詩之甘棠殆不過是非有君子之心而能然乎感知已之遇屬匪躬之節受遺詔輔幼主精誠貫金石大義感神明內總朝綱外專戎律上下

輯睦人無間言鞠躬盡力以死勤事非有忠義之節而能然乎夫漢之李固孔融有是心有是節而無是才曹操司馬懿有是才而無是心無是節亮之素志自比管樂然仲能霸齊而不以禮教能強燕而不克終較之於亮孰爲優劣宜其擅美當年仰高後代古今一詞稱爲王佐而不可加也雖然在天者有時有命在人者有才有德才高德厚而時與命不偶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使亮際漢興之運輔神聖之君則其成就功業豈止是耶

武侯全書卷十八 附評 十

朱輔曰孔明高臥南陽自比管樂余竊論之孔明王者之佐伊尹之儔也管樂之比特主乎撥亂繼絕之志一時自寓之言耳何足以盡孔明哉夫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雖異處心則同夫躬耕有莘而樂堯舜躬耕南陽而吟梁父同一隱晦也聘三往而後起駕三顧而後從同一出處也一夫不被則有納溝之恥漢室未復則爲一已之責同是責任也伊尹往來湯桀二國不以爲間就桀而復伐之天下不以爲叛相太甲而放之復之天下不以爲

專。孔明兄弟分仕三國。國人不以爲二。勸昭烈取劉璋。後世不以爲貪。專國一十二年。後帝不以爲偏。果何修而得此哉。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豈非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人哉。方孔明蕭然草廬之中。資衣食於耒耜之業。擁膝長嘯。不求聞達。顧豈有一毫富貴之念。迫之而起。要爲天下大義撥亂。繼絕耳。其肯以天下動其心。負其主以利其家乎。其肯爲不義以污其身乎。

武侯全書卷十八

附評

上

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潛室陳氏曰。江陵屬荊州。武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况得而都之。耶。况荆襄爲南北咽喉。在三國爲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西山真氏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布公。集思

廣益而已。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

魯齋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有復漢討賊爲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于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臨川吳氏曰。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唐司空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其爲百世殊絕之人物。則一文

武侯全書卷十八

附評

上

成身仕漢。而心在報韓。仇文惠身事唐。而心在復唐祚。人莫能測。卒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智焉。忠武扶漢于末造。文正佐宋于盛際。器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事青天白日。邁時雖異。易地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也。

唐子可云。人君不論撥亂守文。要以制畧爲貴。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慎權衡。貴輕重。申韓覈名實。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全良藥。與病不對。有何補哉。又觀先主臨終

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又觀孟光問却正以太子之爲人正以虔恭仁恕答光曰如君言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智調何如也繇是觀之孔明之重申韓審矣嘗觀後世中材之主守文有餘而生當衰亂之時與昏暴者同歸于亡國只權畧智調不足耳

方孝孺曰以庸常之人而問於賢人君子者人之情也以賢人君子而求所不及於庸常之人此非人之恒情而君子之盛節也爲天下之大事者必

武侯全書卷十八 附評 三

力行乎衆人之所難勉使所爲果有服乎天下然後可以驅馳籠絡天下之士而用之苟無以大異乎衆人則爲人役之不暇何暇用天下之士哉諸葛孔明以布衣至於爲相而人不以爲速以討賊爲已任而不任將帥人不以爲自用兵敗而功不成人不以爲無勇斷一國之政賞罰予奪無所貸人不以爲專世皆謂孔明才智之可以服人而不知不自肆其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之所以服人也三國人才吳爲衆魏次之而漢又次之然漢之

孔明二國司馬周魯張陸之徒皆不能及當是之時天下一孔明耳而無所與讓及其爲相顧乃深資於僚佐而懇懇求忠益之言以孔明之賢豈待乎僚佐之益舉全蜀之士豈復有出於孔明智慮之右者乎賢人君子之用心也遠而期望也大嘗自見其不足而不見其有餘常恐已闕之不聞而不敢謂人言爲不可惟不自恃其才智也故能用舉世之才智苟露其才智與人角錙銖分寸以求勝則有才智者皆吾敵也吾安得而用之孔明

武侯全書卷十八 附評 十四

之爲相歆然虛已以求聞已之過秦漢以下爲相者皆不及也而陳壽之徒比之爲蕭何豈不辱孔明哉推孔明之心伊尹周公之亞也而其所未至道不逮也使孔明聞道則爲聖賢矣惜乎其未有聞也於戲道不勝其才智茲其所以爲孔明也歟然其過秦漢之士則遠矣蔡清曰孔明之治蜀也爵不可以匪人倖罰不可以親故免若嫌於過嚴矣然繼璋之闇弱專權恣睢者或跳梁於法外不繩之以嚴不可也非所謂

亂國之民用重典者乎况昭烈寬仁大度而吾不以嚴濟之是以水濟水也故上以寬吾以肅上以緩吾以急上以仁吾以義不猶疾徐甘苦之相成耶吾故曰昭烈之厚恩德以收衆心者君道也孔明之以嚴治蜀者相道也

王世貞曰蘇子瞻以仁義詐力雜用而取天下爲孔明之所以失而謂劉表之喪昭烈在荆州孔明欲襲而取其孤昭烈不忍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其與曹操異

武侯全書卷十八 附評

十五

者幾希矣曹操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強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東向長驅而欲天下嚮應難矣凡蘇子之持論甚至而事甚美雖然吾以爲蘇子書生也不識理勢且又不讀書不攷其時事夫荆州用武之地孔明之初見昭烈已言之昭烈不得荆州不可以抗曹氏曹氏不得荆州不可以滅昭烈而扼江左之

上游然則曹氏未嘗一日而忘荆州與昭烈也昭

烈以左將軍領豫州牧劉表僅鎮南將軍領荆州牧其位在表上特以羈旅相依粗具契誼非有君臣之分也表天子之一刺史非世守之國也表兄也昭烈弟也兄終弟及非過也取之固可否則取之而表琦爲刺史而身輔之以拒曹氏亦可昭烈之不忍固仁也而孔明之計非不義也當陽之敗幸而夏口尚有歸又幸而孫權不與曹氏合耳不然昭烈之首已懸之許昌矣吾固曰蘇子不曉理

武侯全書卷十八 附評

十六

勢也昭烈之入蜀劉璋逆之欲破張魯孔明不在行也其即會而欲掩劉璋者龐統法正也而昭烈不忍也既劉璋微覺之而不給軍食所至以兵守關隘昭烈欲歸荆州而跋尾之不能且立稿矣劉璋焉子也焉不卹宗室之顛危而據險自固朝貢俱廢又擅造郊祀乘輿法物非叛臣而何璋之立未請命也曹氏之拜官曹氏與國而已仗義以討之夫誰曰不宜吾故曰蘇子不讀書又不攷其時事蘇子又曰曹操既死子不代立當操之臨終召

不而囑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為戒也而不與植相
殘如此其父子兄弟且為寇讎而况能以得天下
心哉此有可聞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
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
項籍也愚以為蘇子蓋不特書生而已一妄庸人
嚙語也夫自古捐金而問者豈唯漢高秦始之于
趙魏亦有之矣夫秦之間信陵李牧其勢固已如
太山壓一卵而當時信使游客車相錯而無禁高
祖之與項籍兩軍相拒不過數十里信使游客亦

武侯全書卷十八 附評

十七

不絕而後皆得以行金而為問今魏蜀之使不通
而關譏若戟門誰為之行金兩國之臣非故交誰
為之通問且夫丕嗣之三月而篡漢篡之踰月而
召植而囚之若孤豚又其大臣皆曹氏之心腹也
夫間必自隙入所謂隙者安在也夫守義而責其
所當得之荆蜀廢義而言其必不可乘之間抑何
前後翻覆也吾故曰蘇子者一妄庸人嚙語也

關中王維楨試諸生以蕭相國諸葛武侯為問其
言大畧以武侯之不能一天下才畧之也而未睹

大體出師表出而倣儻之士修詞之子皆捫心退
矣木牛流馬出而伎匠之徒執斤錘而求售其巧
者皆擺指退矣八陣圖出而誦鬼谷之書習黃石
之畧者皆批頰退矣夫使諸技客才人皆退而不
敢前引以為弗如而不肯任則亮不得不勞亮勞
則不得不嘔血而功不就夫蕭何木彊人耳出師
二表何不能為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圖何不
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
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令名寵冠羣臣而慶流苗

武侯全書卷十八 附評

十八

裔也故蕭何之役諸將也似乎無能而能于諸將
疑于不足而足于諸將彼孔明者有奇而直見其
奇耳此奇者不為用也此兩公之別也王世貞曰
是非維楨之言而楊雄氏之言也曰漢屈群策群
策屈群力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天曷故焉以語
夫相臣之道幾矣非所以語于二子之優劣也夫
孔明非不善用才者今夫大匠之為宮室也其榑
棟構榑必構夫榑榑豫杞之良者充焉斲而小之
或用夫黠然而中腐者匠之罪也其無榑榑豫杞

也○則○非○匠○之○罪○也○孔○明○之○相○蜀○也○屬○炎○精○之○漸○涸○
天○下○固○已○忽○焉○忘○劉○氏○而○天○又○從○而○史○之○故○以○龐○
統○之○智○焉○而○死○法○正○之○敏○焉○而○死○關○張○之○悍○焉○
而○死○于○是○乎○孔○明○之○志○窮○勢○不○得○不○獨○身○而○力○幹○
之○然○猶○日○孳○孳○焉○舉○蔣○費○董○向○之○徒○以○善○其○後○雖○
以○忌○愎○之○李○嚴○浮○誕○之○馬○謾○褻○之○楊○儀○暴○肆○之○
魏○延○不○得○已○而○拾○其○長○以○充○牛○溲○馬○勃○之○用○令○是○
時○而○有○子○房○者○出○而○街○亭○之○役○必○復○以○帷○幄○付○之○
矣○有○韓○信○者○出○而○祁○山○之○役○必○復○以○旗○鼓○付○之○矣○

武侯全書卷十八 附錄

有○平○陽○侯○者○出○而○五○丈○原○之○役○必○復○以○畫○一○付○之○
矣○是○三○君○子○無○一○焉○而○奈○之○何○其○以○鄭○侯○望○諸○葛○
也○孔○明○逆○知○其○身○之○足○以○滅○魏○又○逆○知○其○身○亡○而○
蜀○不○得○中○原○矣○蔣○費○亡○而○蜀○不○蜀○矣○故○冀○及○其○身○
一○用○焉○而○卒○不○遂○也○且○出○師○表○何○與○于○天○下○之○為○
文○者○木○牛○流○馬○何○與○于○天○下○之○為○藝○者○八○陣○圖○何○
與○于○天○下○之○為○兵○者○苟○聲○至○而○響○合○氣○同○而○類○應○
則○奚○不○可○之○有○孔○明○之○言○曰○聞○誠○心○布○公○道○集○眾○
思○廣○忠○益○其○為○獨○用○長○者○乎○哉○夫○鄭○侯○非○斷○斷○無○

技者約律法給饋餉管官室其所與創規制海內
謳思而遵奉之數百年不衰夫為相者必不一見
跡而後可則周官三百六十記里鼓指南車周公
無亦露才而闕一世哉

大拙為神
而產難

無名氏曰庶薛能詩云山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
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王
荆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
能掃清中原吹火德之灰然伸討賊之義盡託孤
之責以教萬世之為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

武侯全書卷十八 附錄

武侯全書

荆公誦此蓋以自喻然孔明聞誠心布公道集眾
思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呂出師未捷身先死此
天也荆公剛愎自任新法煩苛毒流四海不獨君
子之見排其引小人以求助卒為其所擠陷此豈
天也哉自古隱士出山第一箇是伊尹第二箇是
傅說第三箇是太公第四箇是嚴陵第五箇是孔
明第六箇是李泌皆為世間做得些事雖以四皓
之出或者猶議其安劉是滅劉况如樊英輩者乎
○昔劉豫州奔走四方親經百戰解肉消訖身無

所建乃得公於三顧定策於片言遂能掩蜀跨荆
鼎分三國此則天命所契全賴人謀而成矣若乃
出師未捷魂魄先歸志大烈微議者同惜嘗窺舊
史竊評往事益恨公晚生八九年早死二十載使
袁紹未破而公已用則孟德必無成功若曹爽已
誅而公未死則仲達豈容得志嗟乎終軍皆蚤達
公乃晚遇曹既享壽公乃三十年豈將畧之非長
繇漢祚之不競也此則天命所歸非人謀之不足
明矣觀公始終之節稽天人之際漢則可憫公何
憾焉○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繫馬千駟弗受天
武侯全書卷十八 附評 五

下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
以爲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
之曰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
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
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
足辦者矣此論甚當後世唯諸葛武侯有茲風味
其草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畧相類觀其
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

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
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
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爲何等物故先主臨終
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
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
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
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讒慝也孔明
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
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與單辭
武侯全書卷十八 附評 五

之謗後主倚信亦曾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
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
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
爲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蠅牛之
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
能信之
鍾惺曰蜀漢始終規模大計不出取荊州與益州
二着諸葛亮勸先主攻劉琮荊州可有漢此時有
荊州可免後來與吳借與吳爭之釁曹公不得有

之用其資爲赤壁之役省力甚多是時魯肅亦勸
孫權取之而爲曹公所先先主於益州未嘗須臾
忘之何其不忍於璋而獨忍於璋也○先主之時
其勢止可鼎足此所謂時務也先主訪世事於司
馬德操德操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則取荊州益
州結好於吳已在時務二字中矣德操已先孔明
言之孔明出隆中數語不過一相證耳當時俊傑
寧過先主想其胸中自先有此一段部署是以如
魚水之投也○孔明治國賞罰之信至通神明只
武侯全書卷十八 附評 三

張璋曰人之知武侯不如武侯之自知其所明告
漢帝者只曰謹慎而已觀其出師請命小劉請駁
用人如恐不盡聞過如恐不及至儉約終身不使
死有廉財以負知遇畧擅千古而不以先人勲蓋
一時而不以自伐真到底謹慎人也夫曹馬之才
不甚後武侯其失處只一不謹武侯之才不大過
曹馬其得處只一謹慎相天下者可知所以自處

矣。
薛家曰孔明久爲修士所歸英人所憚何容復贊
卽其所自述澹泊寧靜固已神明欲生集思廣益
不啻笑言啞啞矣家所獨賞尤在考微勞甄烈壯
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四語夫自尊而卑人此
后歸所以敗而孔明置身四達與衆共評不亦善
乎。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十九

明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定

薛 宋諧孟評 薛 治均可較

附錄 詩賦

五言古詩

隆中

蘇 軾

諸葛來西國。千年愛未衰。今朝遊故里。蜀客不勝悲。

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山中有遺貌。矯矯矯龍龍。

之姿龍蟠山水秀。龍去淵潭移空餘。蜿蜒使使我

寒涕垂

武侯全書卷十九 附詩

八陣殲

蘇 軾

平沙何茫茫。髮鬢見石龜。縱橫滿江上。歲歲沙水

鬪。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

雷訣。至人心已悟。後世徒妄說。自從漢道衰。蜂起

盡姦傑。英雄不相下。禍難久連結。驅民市無煙。戰

野江流血。萬人賭一擲。殺盡如沃雪。不為久遠計。

草草常無法。孔明最後起。意欲掃群孽。崎嶇事節

制。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歲月去如瞥。六師紛

定

未整。一日英雄折。唯餘八陣圖。千古壯夔峽。

八陣殲

蘇 軾

漲江吹八陣。江落陣如故。我來苦寒後。平沙如正

素。乘高望遺跡。磊磊六十四。遙指如布碁。就視不

知處。世稱諸葛公。用衆有法度。區區落象斜。軍旅

無濶步。中原竟不到。置陣狹無所。茫茫平沙中。積

石排隊伍。獨使後世人。知我非莽鹵。奈何長蛇形。

千古竟不悟。唯餘桓元子。久視不能去。

謁諸葛廟

喻汝勵

武侯全書卷十九 附詩

孤雲何其高。明月不可繫。灼灼抱此心。與世自涇

渭。釋來從所歡。感亂亦獻獻。咨惟今之人。竊國未

云耻。耻首入吳市。秋風恐燕水。區區哀與曹。等是

刺客耳。而我於其間。秉義不敢墜。哀音回衡麓。清

義動幽遠。天心固難亮。吾獨信所履。溶溶日間雲。

漠漠點塔砌。饑餓墮蒼瓦。澹薄公所憇。靜然相英

姿。孤懷亦差慰。

八陣圖詩

王剛中

我稽八陣圖。規模載方冊。竭來鎮西蜀。夔門觀疊

石進涉彌牟鎮，離石同一式。細思作者意，孔明有深策。高岸或為谷，灘石存遺跡。江海變桑田，平原猶可覓。故今兩處存，千載必一得。

金齒武侯廟

揭傒斯

炎精厭東都，臥龍起南陽。漢業入三顧，蜀日宣重光。豈伊三川阻，况在兵力強。八陣通神明，二表貫穹蒼。大運有隆替，吾君自虞唐。煌煌千萬師，聲威播八荒。大星隕渭南，萬古一悲傷。但使漢賊分，安有終不亡。桓蕭將軍雙旌出，永昌下馬城南祠。

武侯全書卷十九 附詩

為我酌一觴

七言古詩

武侯祠

陳薦

建安綱紀如綫微，高光基業春冰危。姦豪拔劍將羣盜，驅龍控虎爭雄雌。武侯當日臥南陽，韜稜晦角陰營為高吟。梁甫比管樂，胸中造化無人知。東吳北魏至強大，不肯逆德為其師。先主欵聞元直語，三往督求當世宜。勤勤陳說扶漢室，慷慨感義許驅馳。一說孫權敗曹操，劉氏遂肇中興基。申明

事之不究 則天耳安 肯俯首從

吳詩史

號令鼓雷電，勗勵士卒。率犂蛟螭，分留猛將。控制諸翼，載昭烈來。坤維獻皇，邁害首勸。進應天嗣，位開羣疑。本謀憑藉，蜀富庶。養成用，作併吞資。大勳未集，昭烈崩。遵守顧命，如周姬。均平賞罰，重恩信。比屋道化，皆熙熙。七擒孟獲，除後患。至今南詔崇靈祠。東征直據五丈原，欲復咸鎬，綏華夷。上成先帝創業意，下副四海蒼生思。推忠仗順，氣百倍。俯視敵眾，真嬰兒。流星落帳，芒角惡。暴然不起，軍如癡。仲達雖走禪，終虜人。謀不可違，天時精魂埋沒已。

武侯全書卷十九 附詩

四

千歲奈無英，傑齊高規。朔方男子過廟下，秋天寒落霜。風悲林梢脫，葉響颯颯。烟頭暮雨寒，絲絲妖狐怪。兔穴壞壁，餓鷓餒啼。枯枝樵兒敲，斷段尹石苔。蘚爛斑裝相碑，手植勁柏尚蒼翠。疑有神靈潛護持，眸容昏剝堂廡。陋龍祠神廟窮珍奇，吾心切切慕風槩。灑淚踟躕成此詩。

觀八陣圖有感

李興宗

江從岷來觸瞿塘，夏潦潰裂怒勢張。霜溝水落洲渚露，纍纍江石堆作行。半斜半直半疎密，方營周

明臣李興宗 孫影龍神 孫影龍神 孫影龍神

本朝如生
不老

漢唐已反
必本甲焉

匪門東出相傳呵護有鬼神驚波不能移寸尺想

見當年諸葛公綸巾羽扇揮愁風令嚴部伍寂如

水出沒變化機無窮乾坤不足當經理寫雷古法

良岑趾上灘下峽一千年多少英雄測玄旨小兒

元子強多知常山蛇勢吾能窺灞上枋頭真絕倒

空使亂髯論握奇斲輪不可傳其子此公天機緘

骨髓奈何螟蝗生蝮蝎炎劉已灰吹不起天教三

馬食一槽老馬蹄躑暫咆哮渭陽中惘勢將蹶大

星夜隕西軍號嗚呼興廢盡天意中原腥羶今六

武侯全書卷十九 附詩 五

紀胡雛骨肉正相殘欲拯塗炭嗟誰使大官酣燕

芻豢餘小官踟躕塵埃裏舉目厭厭九泉人誰訪

草廬談世事向來韜畧機莫投而今投機欠良籌

君不見峽山深深茅舍底有人抱膝高聲誦

陪安撫登八陣臺觀武侯像 張 續

白帝城西魚復浦十月江平見津滌當年累石紛

成行此地臥龍經講武棘門外建嚴中權列陣相

承存後伍何人蛇勢識常山未數魚麗矜鄭拒憑

知精神貫金石尚想號令嚴鉦鼓老兵料敵應疑

江如鏡照

丹心

星漢雲

本朝如生

無傳

漢唐已反

必本甲焉

必本甲焉

必本甲焉

必本甲焉

必本甲焉

必本甲焉

必本甲焉

必本甲焉

必本甲焉

必本甲焉

必本甲焉

必本甲焉

必本甲焉

必本甲焉

生川后澄波其敢侮向令赤伏有餘符下睨皇州

直指取云何遺跡司神明獨斯豐功被寰宇高城

置酒共臨眺往事與懷增歎撫巍然王佐三代前

信矣名言照千古

夔州歌 杜甫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干戈滿地客

愁破雲日如入涼

古柏行 杜甫

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

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

為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自憶

昨路遠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閔官崔嵬枝幹郊原

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蹠雖得地冥冥孤高

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大厦

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勢已驚

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嬖孽香葉終經宿

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

五言律詩

五言律詩

五言律詩

觀八陣圖

劉禹錫

軒皇傳上畧，蜀相運神機。水落龍蛇出，沙平鵝鶴飛。波濤無動勢，鱗甲避餘威。會有知兵者，臨流指是非。

登五丈原謁武侯廟

何景明

風日高原暮，松篁古廟陰。三分扶漢業，萬里出師心。星落營空在，雲橫陣已沉。千秋一瞻眺，梁甫為誰吟。

五言排律

武侯全書卷十九 附詩

七

諸葛廟

杜甫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欲憶吟梁甫，躬耕起未遲。

籌筆驛

杜牧之

永安官受詔，籌筆驛沉思。豈地乾坤在，濡毫勝負知。川流繁智思，山聳助扶持。子夜星纒落，鴻都鼎便移。郵亭自世換，白日事長垂。

山秀林秀
東川入
妙思何下
如也

精思不
難下
荒怪可見

廟柏詩

李義山

蜀相階前柏，龍蛇捧闕宮。陰成外江畔，老向惠陵東。大樹思馮異，甘棠憶召公。葉凋湘鷺雨，枝折海鵬風。玉壘經綸遠，金刀曆數終。誰將出師表，一為問昭融。

襄陽隆中四十四韻

黃輝

斬蛟寒浦外，何處臥龍岑。亂世燕齊事，高人管樂心。隆中山故閣，漢上日偏深。魚水應奇會，蝸廬耐數尋。乾坤交顧盼，雷雨動蕭森。感激輕強弱，管綜

武侯全書卷十九 附詩

八

方成其止
三分矣才
大非其十
精空

妙古今，鷹揚師盡躍。虎視敵全瘳，王畧無偏正。天威有縱擒，雄圖文武集。密計鬼神臨，糾合志殘局。艱難失斷金，屯田判不退。按堵了無侵，風逆迴旗影。星疎冷劍鐔，木牛機稍洩。巾幗辱猶任，夕壘揮戈氣。秋原別主忱，三分寧夙畫。二表自餘音，宇宙綸巾老。山河陣絕沉，荆梁寒色迴。宛洛亂流深，昔色還遺井。松聲豈故林，短茅存露構。叠劍引霜砮，寂寞軍前淚。虛無世外琴，筆籌空簡策。羽扇奈氛祲，執御甘相屬。治書苦欲禁，水流深感歲。雲出詎

為霖撫稻思圭里，看桃愴蕩陰。英雄俱往跡，歎息此彌襟。想像躬耕罷，歸來抱膝吟。

七言律詩

武侯祠

杜甫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國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蜀相

杜甫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

武侯全書卷十九 附詩

九

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武侯廟

竇叔向

永安官外有祠堂，魚水恩深祚不長。角立一方初退舍，擬稱三漢更圖王。人同過隙無留影，石在窮沙尚啓行。歸蜀降吳竟何事，為陵為谷任蒼蒼。

籌筆驛

羅隱

拋擲南陽為主憂，北征東討盡良籌。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輕孺子，兩朝冠

蓋盡譙周惟餘巖，下多情水猶解年年傍驛流。

臥龍草廬

黃輝

滿地干戈自草廬，一犁烟雨晚山疎。誰教荆益分前箸，遂有風雲入後車。偶爾遭逢成報主，不然踪跡竟逃虛。君看沃野桑田意，猶足長吟抱膝初。

武侯祠二首

黃輝

丞相崇陰此地偏，幾人揮淚定軍前。千秋信史猶生氣，數尺寒碑自暝烟。棧閣驚殘流馬路，干戈愁絕臥龍年。山巔遺鏃還堪拾，冷落兵書若个邊。

武侯全書卷十九 附詩

十

拜表朝行夕漢川，千羣貔虎盡屯田。祁山細雨蔓菁地，沔水微風羽扇天。巾幗生看曹馬盡，陣圖密付鬼神傳。艱難誰復吟梁甫，悵望東陲滿燧烟。

七言排律

臥龍武侯廟觀音泉

朱煥

野性從來物外便，瘦筇拄到臥龍巔。下臨斗絕疑無地，峻極盤旋別有天。遠望峯巒猶帶雪，蒼蒼竹相幾經年。武侯向日三分國，大士今朝一派泉。休泥遺編論往事，且將此水滌真田。淵源瑩潔惟方

寸。世界收藏幾大千。

五言絕句

八陣圖

桓溫

訪古識其真，尋源愛往跡。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

有為八陣詩云：八陣功高妙，用藏木牛流馬法。俱亡後來識，得常山勢，縱有桓溫恐未詳。蓋歎八陣木牛流馬法不傳也。

武侯廟

杜甫

武侯全書卷十九 附詩

十一

遺廟丹青在，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

陽

第三句想望其風采猶在也。四句則傷其已死。

八陣圖

杜甫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

吳

東坡云：僕嘗夢見一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

人多誤會余八陣圖詩，以為先主武侯欲與關

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

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

吞吳之意，此為恨爾。此理甚長，子美死已四百

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真書生習氣耶。

薛家曰：始終仇吳者，先主也。始終親吳者，孔明

也。孔明一生失着，畢竟在此。東坡先生真正說

夢耳。

諸葛武侯

王十朋

臥龍起南陽，不為鼎一足。託名蜀丞相，相漢非相

蜀

武侯全書卷十九 附詩

十二

七言絕句

孔明廟柏詩

陸龜蒙

密葉四時同一色，高枝千歲對孤峯。此中疑有精

靈在，為見盤根似臥龍。

蜀相像

方孝孺

羽扇綸巾一臥龍，誓匡寶祚翦英雄。圖開八陣神

機，外圍定三分掌握中。

賦

八陣圖賦

元楊維禎

天下
雄
不
在

退哉逸乎。營聚故墟。劔閣崢嶸兮。石棧紫紆。車不
得而運兮。馬不得以驅。非王業之所基兮。徒抗險
乎中都。帝中山之苗裔兮。迺猶厄此斗隅。黃星射
乎宋野兮。強獬信乎江之東。偉伏龍之感激兮。起
左顧乎隆中。允識時之俊傑兮。吞餘子於一空圖。
八陣以用武兮。必先天而獨得。六十四之成算兮。
本馬圖之全畫。三十二之岐分兮。妙陰陽之互宅。
天衝地軸兮。風雲盤辟。龍飛鳥逝兮。蛇蟠虎翼。撓
之無跡兮。運之無方。進退不愆兮。出沒靡常。奇不

武侯全書卷十九 附賦

三

失於正正兮。怪不越於堂堂。伏至動於至靜兮。寓
能柔於能剛。喻以常山之蛇勢兮。曾未測其望洋。
巴之水兮。砾崖折壁。峽之濤兮。風霆霹靂。使箕張
而翼布兮。曾不轉其魂。石非神物之陰衛兮。孰萬
夫之得力。想貔貅之對壘兮。指白羽之一麾。運縱
擒於掌握兮。算不出於八奇。賊之望而走兮。甘巾
帽之受雌。按渭濱之所屯兮。實鼎國之王師。自風
后之有圖兮。肆獯蚩之赫伐。逮尚父之六韜兮。佐
牧野之黃鉞。孫吳馬之剽掠兮。徒生靈之肉血。鄙

權
不
在

敗事於腐儒兮。彼譙生其又何法。茲八陣之猶覺
兮。軼軒皇與天老。曰流馬與木牛兮。又神機之所
造。款中營之告變兮。哀夫人之奪蚤。訖黃芒以當
天兮。掩炎精之皜皜。嗚呼。西望岷峨兮。南沂錦江。
山川相繆兮。地老天荒。歌梁甫兮。醜吾鰲。招謫仙
兮。呼子長。訪魚復之沙磧兮。弔新都之戰場。雖武
無用於今之時兮。亦以發吾文之氣剛。

渡瀘賦

何景明

晨瞻崇丘。鬱乎相表。肩以水峽。隱以大洲。沙莽寒

武侯全書卷十九 附賦

十

日。江深夕流。蓋將濟於瀘水。榜人告予以理舟。沿
洪波以直度。迎迴波於上游。顧中原而緬邈。久西
域以滯留。感逆旅之長勤。懷古人而增憂。想夫漢
炎既燼。蜀都始家。區土未闢。士馬不加。深入五溪。
橫制三巴。冒險通塞。柔邇來遐。收羌髡以帶甲。率
庸廬而習戎。今其斷岸遺津。寂寥水涯。苦霧縈石。
悲風振沙。音塵淪絕。今古長嗟。歎餘風兮。莫觀。幸
故址兮。重過。側身西望。形勢蒼蒼。襟夔府而控荆
門。峙巫峽而流瞿塘。簡書零落。陣圖縱橫。烟磧下

亦
不
在

武侯全書卷十九

魏侯全書卷十九

月陰岸積霜風雲慘而猶憤魚鳥畏而將翔南瞻

祠廟魏今敵宏松柏蔭戶丹青闕官羌戎禮像而

崩角士民醜酒而獻哀然而垣冒林蔓塔卷寒蓬

亦徒嘻吁父老涕淚英雄而已嗚呼當其三顧之

後受遺之餘誓殲蠱虜以報水魚思中興之偉烈

耻偏安於一隅業已折司馬之牙角涉魏氏之郊

墟何遂違其厥志竟勿騁其長驅吾哀斯人遭時

不淑赤星投管蜀岷巷哭瀘水之歸露布盈幅祁

山之出緇謳入谷何先後之頓殊遭漢家之百六

武侯全書卷十九 附賦 十五

嗟哉天道高不可摩既促公算難揮魯戈矢鞠躬

今躬殞縱貞忠其若何泛泛吾舟載揚其波艤彼

清潯陟彼中阿無人可邀耶獨行歌歌曰朔風起

今瀘水寒扣檝中流今懷昔賢遇非其時今良獨

艱嗟嗟遇非其時今良獨艱

武侯全書卷之十九終

萬民益爾珍手 朱景春陰山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二十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定

明 薛 宋諧孟評 胡夏器加玉較

附錄 雜文

碑碣

代劉鎮南諸葛故宅表間碣 李 興

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鞀而永思庶先哲之遺

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

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

雲雷升而潛鱗擊解褐于三聘尼得招而褰裳

管豹變于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

臥龍于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

知已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

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

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

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時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

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

又何秘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就若吾儕良籌妙

又

又

畫滅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晉
反玷樂毅不終奚比于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
過許繇負辰蒞事民言不流刑中于鄭教美于魯
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臯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
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
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久誰能不歿貴有遺格惟
子之勲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逸矣
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
塗今我來思覩爾故墟高帝歸魂于豐沛太公五
武侯全書卷二十 附碑 二

武侯祠堂碑

裴 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
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
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冊大名蓋
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襄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
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
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狩稱臥龍詩曰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故元直心與玄德神交泊于
三顧而許以馳驅一言而定其機勢于是翼扶劉
氏續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政刑達于荒外
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爲強國誰謂運脆勵
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
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繇僻陋而
啓雄圖出封疆而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
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
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懾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
止候其存亡法加于人也雖死徙而無怨德及于
人也雖夾葉而見思此所以謂精義入神自誠而
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
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
此皆以變詐之畧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
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
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
據武功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
之期雖平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

武侯全書卷二十 附碑 三

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
權傾一國，威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
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于此乎。故玄德知
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姦人之雄者，嗟
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
札，以排羣議，而文字虫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
十月，聖上以西南奧區，寇亂餘孽，罷毗未息，汚俗
未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召相國臨淮公，繇秉
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度謬以

武侯全書卷二十 附碑 四

庸薄，獲參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
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微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
或拳拳一善，或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况
如在之歎，終古不絕，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
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槍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
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
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敦渭濱，攝
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開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

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
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
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
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智
天過，吁嗟平立，咸受罰謫，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
棠勿剪，駢邑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于忠恕，
孰不感悅，苟非誠懇，徒云固結，古栢森森，遺廟沈
沈，不殄禮祀，以迄于今，靡不駿奔，若有照臨，蜀國
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如

武侯全書卷二十 附碑 五

公德音

諸葛武侯廟碑 尚 馳

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不三分，蓋有繇矣。曹氏挾王
室之威重，孫氏藉父兄之餘業，劉氏獨不階尺土，
開國于亡命行旅之間，天贊一武侯，卽鼎足之勢
均也。公諱某，字某，身長八尺，嘗躬耕隴畝，好爲梁
甫吟，雖經綸之才，隱括未用，而寥廓之志，舉措輒
形。既先主扶世奠民，渴明智用，謀之佐，致三顧見
咨，當代之畧，公于是輕重中夏，揣摩全吳，定王業。

于胸心決神機于掌握繇是身為先主所起計為先主所用自北徂南周爰執事夷險平亂靡所不之卒使劉氏以岷峨之地為已封梁益之人為已蓄曹操不敢以兵強驟進孫權不敢以境濶妄動彼相之力焉屬先主創業未半中道而歿遺詔邦家之事大錄于公勅後主事公如事父至於職為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位為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昔周公賦鴟鴞之詩成王啓金縢之誥此雖小大有異託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與流言苟非誠信結于人格乎神移于物則莫能至是公復總戎仗律無歲不征將繼舊邦之業用復先君之命所以南擒孟獲而不殺志在緩戎狄矣兩拔祈山而不賀志在吞河洛矣役木牛流馬濟人之力已紓矣制陣圖兵法敵國之軍可翫矣故得三關不封二邦喪氣大勳未集行師而殞戎狄野祀吐庶巷祭遺愛所使豈求而得之噫國之將亡本必先顛且以蜀之連山峻極其險不為公死而平沃土富饒其利不為公死而薄甲兵士卒其

武侯全書卷二十一 附碑

眾不為公死而滅府藏穀帛其富不為公死而貧及鄧艾揚聲于前鍾會躡跡于後滅蜀三十萬戶如撓羊羣劉禪竟不免面縛壘門身為降虜天事歟人事歟天事遠吾不知之矣以人事而論使武侯常存隱若二敵國勝於本朝百萬之師北向爭衡司馬懿惕息而不敢戰足明中原非曹氏所有也舉其大畧真命世之雄未可以身許小國之君延霸王之佐因曰才有所詣不逮前賢向令伊呂並世而生殷周易地而處則太甲不放桐官而四海咸理諸侯不誓孟津而天下大定但為天不假年忠盡莫就生居於後功績在其下耳然非先主之識武侯或不能輔成於王業使百代令君用人必繇此道欲使社稷不振賢智逃于藪澤其可得耶公死之日遺令葬漢中定軍山前祭法曰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至今官書廟食成不刊之典一山之內每有風行草動狀帶威神若歲大旱邦人禱之能為雲為雨是謂存與沒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矣死而不朽反貴于生銘曰

武侯全書卷二十一 附碑

漢室大壞，掃地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角力爭負，有翼者飛，突兀臥龍，吟嘯待時，一論世事，超拜軍師，魚水相得，生死以之，仗順收兵，行權畧地，氣蓋全吳，胸吞大魏，國政成三人，臣莫二，乃建社稷，興王之氣，既得，武侯號應，魏都敵國未滅，謀臣已殂，大本去矣，不亡得乎，荒墳四頽，拱水皆枯，尚餘精爽，能禁樵蘇，人生異代，仰止山隅。

刻武侯碑陰

孫樵

武帝子火熾，四百年天祚，其熟泊獻燼矣，武侯獨

武侯全書卷二十 附碑

八

不憤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為力哉，是以四稱武，岐雍間地不尺濶，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也，蓋激備隆中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見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即繇是覈武侯之所為，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雷無我枝者，是於善為兵矣，史書以為短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圉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即是井絡

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其美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伯受社稷奇，擅刑賞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黷，何其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于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爽，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記

武侯廟記

呂溫

武侯全書卷二十 附記

九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羣生墜塗，四海飛灰，武侯命世，實念皇極，魏姦吳輕，未獲心膂，晉守南陽，堅臥待主，三顧稍晚，群雄粗定，必也簞掃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戰龍玄黃，再得雲雨，于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巨萬里，張為龍形，亦欲首吞咸鎬，尾束洛冀，出乎中夏，飛躍天衢，然後魚驅勾吳，東入晏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魂，至誠無忘，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為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已

江在清臣
雖至士
其禮既
說天節
定其後
色

侯之功
史其後
則自宜
而下其
與先守此

所圖者皆僭竊暴悖之事。逮華歆之志得李伏之
說行而三綱絕矣。當是時莫有非之者。雖吳國多
才亦委曲順從之不暇。是天下之人皆淪於逆理
亂常之規。獨侯奮勵圖復漢室。毅然以誅曹為心。
出師二表。正名定分。凜乎王者之師。使天下之人
曉然知曹氏為賊。綱常之道賴以不泯。後之君子
因是而正誼明道。以扶世立教。則侯之功大矣。豈
特與勞定國死勤事禦大災捍大患者比歟。雖百
世祀之可也。且嘗遊處乎此神之所顧。懷民之所

武侯全書卷二十 附記

三

向慕。慕高棲。愉如或見之。則嚴祀之以示教焉。蓋
宜矣。今之為郡縣者。於有司之事。部使者之督責。
尚勉勉焉。有未至。若先聖之祀。學校之政。亦有怠
而廢者。其能崇先賢以儀後進。若正倫者。誠所謂
尚德者哉。正倫。廬陵人。繇監察御史至今官。

重修武侯祠堂記

李東陽

君子之用世。必心存乎正。則其猷為功業。光明俊
偉。天下信之。後世知之。苟所存不正。則其所為。雖
偶合幸中。而疵類鉅漏。掩匿之不暇。縱使欺於一

此時此境
為其後向
為等視則
項首是也
必效地同
可生不誤
會以資後

人不能逃乎萬人之目。誣於一時。不能勉千萬世
之口。此諸葛武侯之忠。所以通天地貫金石。歷今
古而猶存也。昔公當漢祚傾危之日。雖在猷猷而
扶顛撥亂。已預定乎胸中。顧以獻帝之身。方墮於
曹賊之手。失國寄命。無復有可為之勢。帝胃之賢
無出昭烈右者。故委身而從之。當是時。苟可以存
漢。雖萬乘有不暇顧。一劉璋宜無足恤。璋固擁兵
坐視。遣使致敬於賊者也。及魏丕篡立。昭烈顧命
侯益自奮。激佐庸主而不墮其志。累蹶累進。斃而
後已。是其心始終存沒。無一日不在漢也。可謂正
矣。若泣廖立。死李嚴。屈司馬懿。而不敢動者。豈獨
其摧強制勝之力耶。亦平生忠義激發而誓伏之
耳。彼荀彧者。以溝瀆之經。為成仁取義之舉。雖幸
免涑水之論。而竟黜於考亭之筆。豈非自失其正
以貽天下後世之議哉。或不足道也。以張子房之
忠。報韓扶漢。世所並稱。然究其心。亦不免以術濟
正。未若侯之純乎正也。程子謂其有王佐之心者。
其以是夫。故後之學者。當以侯為正。南陽府城西

武侯全書卷二十 附記

三

侯所不能
得者子房
之遇子房
有此通而
尚以術濟
正此侯之
所以不可
及也

其以是夫。故後之學者。當以侯為正。南陽府城西

五里卧龍岡，爲草廬舊址，元建祠祀侯，又置書院，設山長，聚徒講學，給田數百頃，固初祠燬，宣德間，知府陳正倫、陳煥相繼修葺，歲以八月二十八日，爲侯忌辰，而致祭焉。成化間，知府段堅重建堂宇，復書院舊規，擇士以教。越二十年，頽圯過半，弘治乙卯，河南叅政顧君福分守茲地，乃檄知府馬與下知縣李通鳩工市材，復爲堂六楹，中肖侯像，左右廡楹亦如之，前復爲亭，覆以茅，扁曰草廬。廬之後，又爲堂六楹，曰卧龍祠之左，爲堂廡各四楹，曰書院。始事於戊午，夏四月，成於秋八月，又歸其故田四頃，以供祀事，是役也。巡按御史李君瀚實主之。按察副使劉君俊亦預焉。顧君之巡汝寧也，夜夢侯訪之，若世所傳畫像者，適草廬結構日也。夫忠義之在天下，人心所同，而君好古勤政，嚮慕獨至，故形諸寤寐如此。然則學於此者，亦可以監矣。君此以書來，請記修建始末，以貽後人，庶其久而不廢。東陽亦慕侯深者，故樂爲之役云。

移建武侯祠記

王十朋

武侯全書卷二十 附記

十五

武侯故祠在州之南門，沿城而西三十六步，無斷碑遺刻，以考其歲月之始。見于圖經者，畧焉。在隋唐時，治白帝，始于少陵，詩曰：西郊諸葛廟，若其地于茲乎。十朋蒞事之初，謁焉徘徊，四顧敬想風烈，歎廟貌之不稱，葺而新之，具書其事于石矣。然地卑巷隘，混以民居，污渠糞壤，溷乎其間，臭朽之所蒸，蝸蟻之所家，非所以妥靈而崇祠也。門之東，去祠一百八十五步，城有臺，下臨八陣圖，登臺而望，則常山之蛇，四頭八尾之勢，宛其在目。北直郡倉，倉故永安宮也。據輿地狀，如屏宮之北，有水曰清瀧，瀧出乎兩山之間，東入于江，又東過灑瀨，入于峽，峽口有山，卓然立乎羣峯之外者，白鹽也。可謂江山之勝矣。侯昔經營天下于平沙之上，輪忠盡誠，托孤受遺，于是宮之中，江流洶而石如故，宮闕廢而地猶存，陵谷雖變而精神不亡，宜于兩者之間，祠之亦侯之志也。遂與同僚謀而遷焉。地初爲節度推官宅，徙乎他所，因其址，築而高之，用其材，斲而新之，爲堂五楹，廡萬椽，南門于臺，又門于西。

武侯全書卷二十 附記

十五

通往來之道像仍其舊新厥丹青冕服用侯又塑
關張像翼于左右書史傳于壁之左而削其不公
之論書少陵詩于壁之右以諸作者詩文次之乾
道三年四月壬午告成詩以祀之詞曰

白鹽峙天兮灑灑屹江風雲慘澹兮翱翔卧龍
千秋兮何之新廟貌兮江之湄前八陣兮後故宮
龍兮龍兮神其中望昭烈兮隔清溪遺廟存兮交
精神于惚恍駕虛空兮雲爲馭臣東朝兮主西顧
魚得水而相忘兮事無今古儼關張于左右兮卧
如此水

重修先主武侯君臣合祀記 任淵

智力之不勝義也久矣昔自英雄豪傑乘時崛起
有能仗義而行偉然正大指麾號令天下從之雖
其不幸不克大有所成就于當時而風烈之餘猶
足以聳動後世歷千百載尊仰而懷思之有不能
自己者非以義勝故歟東漢之季王室陵夷曹氏

武侯全書卷二十 附記

十六

怙姦賊之畧以植中原孫氏席父兄之資以據江

左皆矜尚智力求所非望非有志于王室也海內
之士劫于威制雖俛首聽從而心不與之至後世
利害不相及則排貶譏笑未始少吝惟蜀先主昭
烈帝以宗胄之英負非常之畧崎嶇奔走經理四
方最後伐劉璋遂有蜀漢蓋將憑藉高祖興王之
地建立本基然後列兵東向誅有罪而弔遺民以
紹復漢家大業其理順其辭直非若孫曹氏之自
爲謀也當是時丞相忠武諸葛侯實左右之人品
意象高遠英特駸駸乎伊呂之間應變機權本于
道德內修綜核之政外舉節制之師欲以撲除姦
凶混一區宇不負其君負托之意可謂社稷臣矣
彼其君臣仗義而行正大如此是以海內之士心
與而誠服之舉無異論雖厄于運數屈于遠圖而
後世有讀其遺書過其陵廟者未嘗不咨嗟流涕
尊仰而懷思之也夫義之所在俯仰無愧天地且
將直之見信于人亦其理之然哉成都之南三里
所丘阜歸然山曰惠陵者實昭烈弓劍所藏之地

武侯全書卷二十 附記

十七

即子英詩
臥地無言
對江夜夢

有廟在其東，所從來遠矣。大殿南向，昭烈并冕臨之。東夾室以祔後主，而西偏少南，又有別廟，忠武侯在焉。老栢叅天氣，象甚古。詩人嘗為賦之。廟久不治，風雨摧剝，殿廡門牆，率皆頽圯，破缺像設，僅存。至或露處，紹興二十有八年秋，蜀當謀帥，上親擇廷臣，文武兼資，可屬方面者，得中書舍人王公命，以龍圖閣待制出鎮成都，公至，用故事，謁諸祠奠獻。至此，顧瞻太息，曰：有大功德於蜀人，宜莫若昭烈忠武廟，貌乃爾，亦獨何心！亟命有司繕治之。

武侯全書卷二十 附記

六

鳩工庀材，咸有程度，雖號為因舊起廢，實再造而一新之。棟宇宏敞，丹雘鮮明，堅壯精密，足以經久。祠與惠陵皆護以垣墉，限禁樵牧，築室忠武祠北，明潔幽邃，有事于神者，得以休焉。蓋舊所無也。既成，命淵記之。淵懼陋不克稱，固辭，公不許，乃冒昧書其事。蓋嘗妄論王霸之說，以為義近王智，力近霸，竊觀昭烈忠武之所為，非深于王道，未易明其心於千載上也。今公之所學，宏遠高明，正論凜然，一以宗王為本，嘗過公孫述廟，笑唾不顧，至劉蜀

君臣嚴事之如此意，固有在非特以欽崇秩祀為牧守之所當先也。公名剛中，鄱陽人，開謨邁往，而克勤庶事，綜練周密，治蜀之政，百廢具舉，不獨新此廟之可書也。

忠武侯祠堂記

張震

漢昭烈以區區一隅，當天下一分之二，恃有忠武侯而已。自操敗赤壁，昭烈始收江南，以侯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及昭烈入蜀，侯鎮荊州，率張飛、趙雲、泝江而上，與昭烈會，以成平蜀之功。其後永安受遺，歲在往反，則瞿塘控扼經營之地，侯豈時有意於此哉！今八陣故基，不溺於波流，而卧龍屯營，迺不復見接。晉永平中，臥龍始以山名，唐夔州治白帝，侯廟在西郊，不知自何時併為寺，寺故有祠，又不知自何時已失之矣。侯平生所眷眷者神物，且知護惜，顧人獨不然。予是以有感焉。蓋天下之才，不乏其卓然特立於功名之會者，固有之矣。至責以大人之事，則凜然如恐不及，惟所志狹所施陋也。三國鼎立，爭天下，漢號最弱，昭烈戰每不

武侯全書卷二十 附記

七

而四海之義皆歸之吳孫氏以江東伯人材視漢魏為多其取江陵破虢亭功最俊偉然知權其與而忘用之敵謀蜀則巧謀魏何拙也關羽在荆州攻曹仁于樊操議徙都避之此何與吳事而權寧屈于魏請取羽自效乎彼其志不在天下明矣昭烈以羽故用師于吳兵敗身困權沮以死蜀之君臣父子讐吳當益甚而若直置不問此豈忽然真忘吳者哉顧所讐者大魏窺神器而竊取之其罪與吳孰重使蜀日夜唯吳是圖則魏偷得自安或

武侯全書卷二十一 附記

者持刺虎之術乘吳後是代魏受禍也嗚呼侯經營天下之畧其規摹意度與吳相絕如此耶世徒知周瑜呂蒙陸遜破三大敵功在當世鮮儼而侯不過拒司馬懿渭上而止其烈若少貶焉然百世而下望其品以為三代人物者唯侯實當之數君子蓋不與也此所謂大人之事豈勉強用力所能致乎三國距今向千載其事之成敗得失人類能言之而吳人于數君子未始有奉常者侯于蜀迺特厚蓋自當時固有巷祭野祀者矣朝議以禮不

是今此龍
許崇保人
漸變

聽卒不能禁迺聽立廟沔陽其傳至今夔州豈獨忘之侯故第在成都像設甚偉望之儼然猶可想見風烈予始命臥龍寺僧慧璉為侯創祠且繪其像以慰國人之思而紀其大畧使復有文中子者觀之當以予言為然

八陣廟記

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郊則其恒所

武侯全書卷二十一 附記

天固英雄
每每多則
生文節以
幸對之如
台亭廟宇
武將以朝
之好賦而
志武則以

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剿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為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復敗非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于多算而出之于萬全非借一于背城而微倖于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烏蠻黑爨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于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于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隳于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

外之變勢
漢代大敵
而文帝所
聖事

事書其大
之可成道
與天之所
斯文之知

中巴焚之偏方事機既已選精力又已虧勇買其
餘師用其分以為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
決水猶恐不及而有警賊自相乘機肢篋助燎則
雖有倍人之知力者抑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
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
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
遺恨于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
墟獨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
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常勒八陣以擊匈奴
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
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况能
傳其遺跡至今耶慎嘗放舟夔門吊永安之官尋
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
餘丈皆細石為之凡八行六十四菴土人言夏水
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新都者其地象
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
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
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

武侯全書卷二十 附記

五

可不辨以
已而辨以

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
感焉謂慎曰之采篆鏤燕然銘石藝焉耳人不足
稱也愛其藝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其可忽諸今
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
方灼知此顧派焉無所表識使往來者不載樵牧
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
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
為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者循良事也惟表山
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武侯全書卷二十 附記
五

萬里橋記

劉光祖

維蜀慕王化通中國最為古遠載籍之傳尚矣至
周武王牧野之誓史官書之曰庸蜀羌髻微盧彭
濮人則其附聲教識仁暴繫見于經矣獨秦見伐
資以取楚儀錯之爭是也而儀城具存至今自秦
置守李冰通二渠為蜀萬世利今萬里橋之水蓋
秦渠也是則蜀號陸海蕭何籍之以基漢漢興五
六十載文翁守蜀始取蜀秀民立學官教之學比
齊魯而司馬相如之文遂擅天下晚有楊雄氏漢

孟荀之絃于漢之既衰漢祀中絕公孫述竊據蜀蜀人以死抗述者班班風節又凜乎東京之首也其後諸葛孔明用蜀以仁義公信懷而服之法度修明禮樂幾于可復夫歷周秦兩漢千有餘年孔明乃以蜀通吳抗魏三分天下存漢社稷雖號霸業實宣王風蓋孔明學探伊傅而迹并管樂蜀人到今矜而誦之不忘今羅城南門外笮橋之東七星橋之一曰長星橋者古今相傳孔明于此送吳使張溫曰此水下至揚州萬里後因以名或則曰武侯全書卷二十 附記

費禕聘吳孔明送之至此曰萬里之道從此始也孔明沒又千載橋之遺迹亦粗耳非有所甚壯麗偉觀也以千載之間人事更幾興廢而橋獨以孔明故傳之亡窮其說雖殊名橋之義則一厥今天下兼有吳蜀朝廷命帥其遠萬里蓋受孔明之任以來繇蜀走關道亦如之其于此橋孰不懷古以圖今追孔明之道德勲庸而思髮髯其行事侍御趙公之鎮蜀也始至謁古栢祠即命葺之明年作祠廟于其故營又明年新其故宅廟貌每日諸葛

公三代遺才也用法而人不怨任政而主不疑非天下之至公其孰能與于此今其遺跡所存尚多而萬里橋者迺通吳之故事前帥沈公嘗修廣之猶陋弗稱且易壞父將莫支則命增為石魚曬水為五道梁板悉易以木而屋之橋成眈眈屋成繩繩嚴嚴翼翼都人太和會觀所未有民不知役而公亦樂之風煙渺然岸木秀而川景麗公與客登此蓋未嘗不徘徊而四顧也雖然茲橋也過而弗能玩玩而弗能思者衆矣如公所懷風景抑未耳武侯全書卷二十 附記

題石

古栢題

段文昌

是草木有異于草木則靈武侯祠前栢壽千齡盤根擁門勢如龍形合碧太空散霧虛庭合抱在於

旁枝駢稍葉之青青百尋及于半身蓄風雷之冥
冥攢柯垂陰分翠間明忽如虬螭向空爭行上承
翔雲孤鸞時鳴下蔭芳苔凡草不生古色天風蒼
蒼冷冷曾到靈山老栢縱橫亦有大者莫之與京
於惟武侯佐蜀有程神其不昏表此為禎斯廟斯
栢實播芳馨

銘

武侯八陣圖

劉 隅

鴻茫六合之間

又登巍峯時而崩摧長濤巨浸

武侯全書卷二

附銘

三六

時而漸竭亦或有磐石涓泉終古不可夷而絕者
此固神理氣化之能然非至人莫能前識焉蜀諸
葛武侯八陣圖有二其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其一
在夔之魚復沙上卽此是也數千年餘渦迴浪湧
每夏秋之交日星爲之暝晦蛟龍爲之駭匿大地
群壑爲之震播而橐索之石曾無損移顧不異甚
矣哉庚寅春正之日翌日艤舟浦次登觀奇蹟徐
步而周望乃畧測其故而歎化理之微武侯神識
之遠也蓋浦之上有溪引江濤以趨北岸岸有土

濠易崩故江漲則益趨之唯浦石離離隆然介其
中盤錯鬱結甚固浦之下則束以瞿塘鎮以灑瀨
江流扼于吭隘漫渙而回延匯數沱此浦又在回
沱之曲正其漩緩歇薄之會而盪激衝撼之所不
及也故巫峽不剝灑瀨不拔則石無可轉之期唯
諸葛公智炳物始幾測化終爰演兵圖于此靈渚
擇夷極險厝至靜于至動使夫扶漢討賊之志忠
精雄武之槩昭垂萬世與天地江山俱敵爾或以
爲公之玄機異術真有鬼神物護持者失之誣矣
武侯全書卷二十 附銘 三七

後世若郭景純豫占江州之不改殆亦倣此彼杜
元凱應陵谷變遷而沉碑以取名則其智已鑿而
意愈荒矣余故刻石系銘樹之廟廡亦欲後之觀
者知公之運用述作無不出于正不可以誣誕之
意加之也銘曰
岷嶓黑水寔唯梁州乾關重險坤垠上游烈烈武
侯炎精再噓靈威大暢于梁之區粵古軒皇風牧
執象摧妖殛兇兵陣是創姜望佐周留侯授沛不
有神契孰開草昧惟公獨生在漢季業龍爲屬

以胡昭烈奇機在握，聖明同揆，雷躍其行，獄時其
壘。春此魚復綿延斯千，罹唐下扼，灑瀆擁前，江濤
排天，此無衝激終古不移，離離者石乃布神規，用
訓。貔虎蛇鳥舒蟠，風雲飛怒，式法太乙，體喻常山，
分合游翼，奇正循環，蹙吳吞魏，皇漢是衍，頰頰其
衷，如石不轉，業虧鼎足，運丁星隕，唯此無疆，與天
地準，我銘非石，銘公之心，悠悠萬紀，玄理可尋。

贊

武侯贊

楊 戲

武侯全書卷二十一 附贊

三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貞，受遺阿
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貪忘
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
精大國，恨于未夷。

武侯贊

張 枳

維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仁，卓然不舍，方卧南
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
者幾大綱，既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惟
一其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

瞻者起敬

武侯贊

方孝孺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數萬
變，以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怒，極其智能，亂不
足平，天實厄之，大勳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
其所存，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忘
百世之師。

武侯贊

黃同軌

隆中龍臥，是無東漢，管中星殞，是無蜀漢，天能壽
公，公能壽漢，本伊呂之流，胡管樂之願。

武侯全書卷二十一 附贊

三

祭文

謁武侯廟文

王十朋

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卧南陽，悲吟梁甫，草廬之
中，三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曷興，君臣魚水，蛟龍
雲雨，才十曹丕，志小寰宇，假令無死，師一再舉，吳
魏可吞，禮樂可許，寧使英雄，墮淚今古，將畧非長，
庸史之語，其受命天子，來帥茲土，夢觀八陣，果至
夔府，廟貌僅存，風流可觀，旁有關張，一龍二虎，安

得斯人以消外侮。

祭昭烈忠武君臣文

蜀獻王 諱椿

高帝
才之稱王
文亦大相

龍興雲從君明臣良曠千載而一過何會合之不
常曰若稽古寔惟成湯三聘莘野承筐是將咸有
一德革夏為商歷靡秦而兩漢孰能襲其遺芳偉

中山之帝胃當群雄之擾攘噓炎燄于寒灰時三
顧于南陽情交權于魚水言靡間于關張保岷峨

控荆湘三分天下開拓封疆信同心而協力視當
代而有光予不仰于休風幸開國于是邦觀闕宮

武侯全書卷二十 附祭文 三十一

之頽圯歎古栢之荒涼命我將士緣以垣墻屹棟

宇之崔嵬煥丹青之焜煌新規模于今日聚精神

于一堂告厥成功我心孔臧遣官致祭醴酒封羊

惟帝與侯神其洋洋佑我蜀民降福穰穰

序

蜀漢本末序

方孝孺

事固有晦塞於一時而較著于後世者時之人以
為貴後之論者或賤之私媚者之所毀大賢君子
或尊之蓋愛惡取舍出乎恒情者或汨於流俗之

全經是書
已完矣因
此此覽
可為書
之序也

見或眩於強弱之勢或以事功成敗為賢否是以

往往不能合乎大公及夫時世遠而愛惡銷大賢

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儉人卑陋鬼瑣之說譬如

白日出而魍魎亡嚴霜降而蟲虺蟄自無所容於

天地之間而是非正偽粲然昭布於萬世是豈人

為也哉斯理之在人心窮宇宙而不可磨滅者天

之道也天道必久而後定固有必然者矣當東漢

之季曹操以螭蝨之智陰賊國命而竊其權默授

其子俾行僭奪其為事至穢其為跡至暴當是之

時昭烈孔明以雄才大義引既絕之緒而續之有

沃掃海宇攘除姦凶之心使漢祚未訖昭烈優於

光武而孔明之英傑豈止致主於二漢之隆而已

哉固將紹三代遺統魏乎軼出百王之表而未知

所止也彼陳壽不足以識之顧扶彼而抑此義夫

志士為之憤鬱者數百歲及于朱子出而筆削綱

目之書然後有以合乎天道而當乎人心正統尊

而僭亂詘有功於人極甚大近世信都趙氏復因

之而取自昭烈之生至於帝禪之亡若干年之事

武侯全書卷二十 附序 三十一

廣其未備之文。參其至當之論。別爲一書。曰蜀漢本末。而朱子綱目之旨。至是愈白。于後世蜀王殿下。撫國之暇。覽而悅之。命重刻之。以示學者。而俾臣序其意。夫昭烈之仁厚。孔明之忠順。固可以爲君臣師表。而蔣琬費禕董允之治國。關張趙馬之用兵。與夫諸葛氏之有瞻尚。關氏之有舜。張氏趙氏之有遵暨。廣推其所繇。來昭烈孔明之事。蓋有出乎區區功業之外。成敗之表者。非王之信古知

道。樂善不倦。其孰能知之深而愛之篤也哉。

武侯全書卷二十一 附序

三

定武侯全書述

武侯全書成。客問黃子曰。是書編次于吳子耶。不宜止云定編次于王司馬耶。吳子而云定。是竊其名也。黃子曰。噫。是烏得云竊也。古之編次者。始焉徵求採摭。旣焉區分類聚。俾閱之者。皎然可尋。今司馬之編。是書也。僅僅脫稿垂已。謝世。鹽官錢氏妄取其書。任臆顛倒。不容不再定也。曰顛倒若何也。曰擅刪陳志。失壽本來面目也。鼎立繼統等八條。正以補志傳。而反以心書新書。雜著間之也。陣諸葛志。武侯全書。述。

法文章器用。迥然各類。而題梁父吟。八陣圖。木牛流馬。槩爲雜著也。混世系于遺事。未識輕重也。廢異同入議論。不辨發明之與訂僞也。言其遺漏。則如侯祖豐爲元帝直臣。侯弟誕實魏朝。誼士俱未採錄。舉其重複。則如出師表。凡三見。伐魏詔。凡兩出。盡當釐汰。如斯舛謬。不可勝紀。茲畧舉其尤耳。總之。此書在司馬尚爲未竟之業。在錢氏實紊已成之緒。非吳子無以定之也。曰吳子之定。則若何也。曰爲之補其遺漏也。刪其重複也。正其魯魚倒

置也列陳志為第一張傳為第二以二傳為之綱
于是而次鼎立次繼統次連吳次南征北伐遺命
凡侯左右蜀主者可盡知矣次調御次法簡凡侯
駕馭蜀臣者可盡知矣次二書次八陣使人識侯
之兵機次篇章使人見侯之學術次世系志闕閱
也次外紀蒐逸事也次綱目見直筆之所予次異
同解穢史之所誣其他公議清評固綱目之鼓吹
則又次評論歌詠銘勒乃議論之變體則又次詩
賦雜文凡其仍司馬之舊者十之五六為吳子之
諸葛忠武侯全書 述 二

春社弟黃朱書



跋
先是歲星先生
聖朝守在編成邊防戎畫瞭了九
指掌因慨時方多棘開濟需
人思古將相器識猷畧無喻武
侯乃取其所評王鳳雛輯武
侯書重為參訂會拜開封之
命遂舉以屬其表舅吳仲法先
生仲法博雅嗜古藏書最
富而精於鑒裁芟復訂訛補
正遺缺多所蒐討諸凡曲說裨
言鄰邦附會者概斥不錄名

賢碑記詩賦之可傳者節取附
 焉釐為二十卷於是武侯遺編
 粲然全璧而歲星先生評隘
 之精仲法先生纂訂之嚴直
 與陽都伏龍同懸不朽矣
 丁丑七夕前一日江左周之麟識

二



武侯全書二十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王士驥撰士驥有馭後錄已著錄是編述諸葛
 亮始末首三國志本傳次張枋補傳次鼎立繼統
 連吳南征北伐遺命調御法簡八篇以補張傳次
 心書次新書次八陣圖次篇翰次世系次朱子綱
 目又附錄後人評論詩賦雜文三卷終焉按陳壽
 進諸葛氏集表云刪除重複隨類相從凡為二十
 四篇具列其目於傳後今其書久不可見是書搜
 羅完備而心書新書之類真偽蕪襍未能刪汰諸
 篇分隸亦或未當後楊士偉因士驥此本別改定
 為諸葛書較為精核以創始者為士驥故仍存其
 目焉

米襄陽志林十三卷米襄陽
遺集一卷海嶽名言一卷
寶章待訪錄一卷研史一
卷

〔明〕范明泰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二年范氏

清宛堂刻舞蛟軒重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米芾志林
十六卷》提要

米襄陽志林序

予讀陸友仁米顛遺事恨其故實未
備嘗發意排續江東好古收藏之家
所遇襄陽書畫小有題識者輒手錄
之而范長康多讀異書蒐討米事尤
醜類而詳因題曰志林請予序予惟
古今雋人多矣惟米氏以顛著要之

米襄陽志林

陳序

一

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後人
喜通脫而憚檢括杳拖拉擺沾沾藉
米顛氏爲口實夫米公之顛談何容
易公書初摹二王晚入顏平原擲斤
置削而後變化出焉其雲山一一以
董巨爲師詩文不多見顧崕絕魁壘
有深往者而公之顛始不俗兩蘇黃

豫章秦淮海薛河東德麟龍眠劉涇
王晉卿之徒皆愛而樂與之遊相與
跌宕文史品題翰墨而公之顛始不
孤所居有寶晉淨名海岳自王謝顧
陸真蹟以至摩詰玉躡金題幾埒秘
府而公之顛始不寒陪祀太廟洗去
祭服藻火以至褫職然潔疾水淫性
不能忍而公之顛始不穢冠帶衣襦
起居語默畧以意行絕不用世法而
公之顛始不落近代奉勅寫黃庭寫
御屏奮毫振袖酣叫淋漓天子爲卷
簾動色撤賜酒果文具甚則俛請御
前研以歸而公之顛始不屈控寄人
尺牘寫至芾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

米襄陽志林八陳序

二

而公之顛始不詐嗚呼米顛曠代一
人而已求諸古今張長史得其怪倪
元鎮得其潔敷文學士與高尚書得
其筆滑稽談笑遊戲殿廷東方朔李
白得其豪故曰米公之顛談何容易
公沒于淮陽軍先一月盡焚其平生
書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
舉拂合掌而逝吾視其胸中直落落
無一物者其聖門所謂古之狂歟洙
泗之時楚狂在接輿濂洛之時楚狂
在芾其顛可及也其浩然之氣不可
及也

米襄陽志林八陳序

三

眉公陳繼儒撰



米襄陽志林序

范長康購竒石曰舞蛟蓋李唐時物元趙魏公所題也長康買宅臨之青蘿赤薜蒙冪其上朝而吐雲夕而含霧神奇莫可測矣長康日夕婆娑其下與名流韻士高僧道者持螯捉麈無間日拊石嗟曰我不能如米家具衣冠拜汝若丈人行第相暱為余汝交可已人以是目長康石癖與元章同其他癖往同才品文稅又同乃若布衣柴車不

米襄陽志林
卷三序一

憚追隨見大冠長裾則却走將

無顛又同長康頷而不讓曰顛我固當張鎮米顛我且鼎峙幸甚於是蒐輯襄陽行事為志林若干卷昉列類分癖與顛各居其一焉既成而同其對氏名和迥余索序余謂名和古人癖於石者無出黃皇竒章與襄陽上牛李貴甚其貯石如貯阿嬌第黃金其屋以絲竹粉黛溷乃公何知有雲霞薜荔使石蒙耻辱顏已甚元章雖絕俗乎猶然雞

米襄陽志林
卷三序二

助一麾不能救屣袖中奇峯為
 楊次公以勢攫去而李後主研
 山舉易甘露寺前甌脫地是其
 石文不固矣故當不及君家阿
 咸君和曰吾未知祖將誰左歸
 而問諸舞蛟氏請以此序志林
 可矣遂書以授梨人甲辰三月
 廿有五日太原王穉登序

米襄陽志林全序三



米襄陽志林引

昔余湯為自叙無非奇顛不羈事居
 無何成奇士錄九卷分題比類若山
 海怪標奇於米南宮氏守漣水蓄靈
 壁石三致意焉且余園居中有白樂
 天守菴時所題石時、觴詠其下曰
 憶鮑龍隄石而吟孔子和之未嘗不
 效米南宮下拜也余始友范若和曰
 得借交長康長康清宛堂有石舞蛟
 至為之立傳為詩為歌為清頌者不
 一而五繪之圖与二三方外交嗜慕
 之歎賞之吟咏之不足至拜隄之未
 已也又為米氏志林賦一世無可好
 者蓋比肩鄭崇陽吳子野不特事掩

米襄陽志林八張引一

南宮而已第品石則樂天為之足者
飯為之弟論我石主人則范氏與米
氏分迹抗禮而余執鞭以從誰非中
林一快事哉驚寸高韵長康乃得獨
擅之而余所效南宮一斑浪得顛名
者前有旭後有希遂不減驟騎若長
康之潔類南宮與類南宮之談嗜好
類南宮余所自叙奇顛者亟為數草
矣

米襄陽志林八卷引二

長洲張獻翼勇于卷



米襄陽志林叙

自江左風流蘊崇後七百餘年濂
洛數公遞起桓文並在語理學一
時臚傳以為非是不備大偽獨米
襄陽出入世法以顛自號同盟蘇眉
山最擅人倫鑒乃玉推重襄陽不
去口豈江左未絕之綫耶若襄陽
生平結撰馬貴與所述實晉集十
四馬強伯兩所述天說湖說實晉齋
拾遺若干馬蔡天啓所述山林集
百馬宣已子聖度錄正韻雜說數
十馬則其文采表豎之不後眉山
至於近世林徒烟客代樹萱蕪有
如書畫史海岳名言寶章待訪研

米襄陽志林八卷一

史諸作是又眉山未及會心者代
侮蘓米將無同歎第眉山喜見才
故極其才之致一再落職而百日
就獄襄陽含才盡以其牢騷之氣
穿之顛甘自標置目三公巨蕭杌
不灑性於蔡持正黃慶基諸輩卒
優游脉望從金題玉瓊間以老似

米襄陽志林 八 叙二

得長算居多予故叙列其行事作
襄陽志林且語友人趙孟清曰晉
室不造議者微慨於風流之過善
夫周僕射言之万里長江不能不
千里一曲昂其過要非才士不解
辨浸假而盡欲與兩廡賢行專席
分坐究令矚督得入窠懷拙無當

已獨恨予之鄴架万籤又恨世無
春明門宅子僦居間從親故蓄書
數討散軼雖不恠以闕捩借示亦
終困絀漏不能撥其丰標萬分一
媿為米氏功臣云

甲辰維夏佛節范明泰造并書

歲己亥楊翰甫示元陸友仁編南宮遺事一帙始得什一後黃

米襄陽志林 八 叙三

復常郵寄包考平雜事廿則得什三予乃蒐積未有合事八百
餘層見無倫逸汰其複者詮次為十三目揭其中名言待訪現
史詩文雜誤各成表于科氏君和復為釐勘再三比陳仲醇以
序來又出所蓄補未備若干則迺竣勤行且呂黃豫章志林副
之為兩家職俞是月下沈高平明泰識



米襄陽志林目錄題辭

世系 恩遇 顛絕 潔癖

嗜好 書學 畫學 塵談

譽美 書評 畫評 雜紀

攷據

襄陽遺集 海嶽名言

寶章待訪錄 研史

吳少君嘗語余曰我於宋人獨愛米南宮為人如雲物滿前宵雪獨映書法如英卉紛敷惟木

米襄陽志林八題辭

自挺畫品如大千世界別有天地余第合之未能深會比見天馬賦海嶽庵真蹟及范長康所編志林乃知少君畫出老米然書畫橐秘人多見豈若茲編使人人畢見南宮之為快乎長康其真能畫南宮於千載者也長康好讀異書而書能亂米嘗愛舞蛟一片石至倒囊買居日對嘯詠殆亦南宮流亞也輒附數語以俟後之畫長康者鹽官姚士舜叔祥題
弇州先生作蘇長公外紀人謂其風流文采于

載符合當是長公後身長康有奇癖絕同海嶽嗜好今觀是編米老四十五年佳譚勝事歷歷可睹非其精神嘿券何以至此長康亦豈海嶽之後身耶暇日舉此言質其叔氏君和君和頷之曰子言別具一理長洲戚伯堅

米老事不多經見往黃履常叅政濟上時錄寄南宮遺事為元陸友所輯計楮僅十有八遂為信宿之賞今得子般子搜覈富有蔚為大觀洵奇哉未有之績憾不起元章設長案洗手展玩

米襄陽志林八題辭

一過上黨包衡

士有不經世故直從所好者上古洗耳投淵之徒皆是也省其意更無他奇第不肯以所好易所不好耳近世有之便謂之僻甚而謂之顛可知率真者寡矣讀書好古如元章而子瞻尚有從眾之謹可歎哉及得寶月觀賦因與書曰恨相從二十年知元章不盡此正論也今元章已證僊品其不可磨滅者籍籍人間至吾友長康始裒理成泰長康尚友千古而所造已足不朽

何有襄陽恠其胸中多著雲山奇石而寡世情
又嗜元章書殆與我家同僻也京兆米雲卿題
於安雅

長康枕英漱芳執牛耳詞壇里中無不辟易又
有泉石好邇買宅城東故有右乃趙宋遺物雄
磊特甚號曰舞蛟長康日效南宮下拜至稱之
爲友而志林成余讀之卒業詫曰有是哉長康
之僻與米老同豈其後身耶風流不墜政在長
康長康修頤葱儻酒後耳熱每謂丈夫七尺寧

米襄陽志林八題辭

三

三百七

能以寂寂老陶古范今勒成一家以副金匱吾
黨事耳余更目懾其人有勝情而饒實用特借
舞蛟以獄究千古而舞蛟不藉長康終屬墨墨
卽南宮且落落矣固所遭之奇也余近卜居東
隣時得婆娑石下與長康氏稱石交抑何厚幸
主臣王臣端陽後一日曹仲麟公振題

范氏清宛堂庭下有石舞蛟屹立古藤絡之時
多雲氣實希古霽恠之物長康邀海內名流詩
歌讚歎以麥婢其事非與米顛同奇僻耶於是

窮搜米老之奇若南宮遺事書畫史寶章待訪
錄等分疏而藏之石室命曰志林使世人慕米
顛之奇事而未得者緣長康氏之奇而并著焉
東海漫士璩之璞題

長康酷有寶晉之嗜故作志林歷年所而成使
米氏神情氣韻千百年後一披展間如再起其
人而昕睇夕聆之此無論傳記有所難備卽年
譜日錄亦遜遐稽非湛酣是道者誰能博雅若
是蓋不但爲米氏策勛而湔浣一切俗漢其惠

米襄陽志林八題辭

四

遠矣讀此書者當如月光童子作水觀除却瓦
礫得水性流通而後能會米氏之天真不昧長
康之結想也陸鳴和書

余讀書苧蘿深邨去長康黑兵齋咫尺耳柳稍
兼菴中烟霞映帶呼吸倡酬正是平分風月也
長康以奇癖夢想襄陽余幸得因長康之癖得
讀襄陽志林則長康其洵能先余着鞭者也中
洲道人費慧題

李贊皇牛奇章並有石癖然皆駢羅襍置列之

園池甲乙品題其道似廣他如米海嶽獨賞無
 爲州石至弄以袍笏蓄奇巒翫之裏中爲楊次
 公攫去惘然者累月其性近峻數百禩而後又
 有長康昵舞蛟峰因而買宅與之晤對不止暫
 具袍笏已也長康性亦孤峻閉影不交物外第
 蝨魚弓袂中嘗撫石曰吾兄寧減無爲軍柰何
 不令老顛吐氣於是搜覈詮次蒼爲志林百城
 之擁五車之窺三篋之遘連城之價非長康孰
 與焉後之跡今海嶽長康並稱石交而牛李且
 米襄陽志林八題辭 五
 拜下風則有是編在宣城劉仲達題

米襄陽志林
 卷第一

米襄陽志林卷第一

明 禾 范明泰 長康編

世系

宋史米芾傳曰米芾字元章吳人以母侍宣仁
 后藩邸舊恩補臨光尉歷知雍丘縣漣水軍使
 太常博士知無爲軍召爲書畫學博士賜對便
 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江清曉圖擢禮部員外
 郎出知淮陽軍卒年五十七芾爲文奇險不屑
 剽襲前人語特妙於翰墨沉着飛翫得王獻之
 米襄陽志林卷一八世系 二

用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
 真不可辨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
 已立寶晉齋貯之坐起翫拊精於鑒裁一經題
 品價增數倍所與游皆名士王安石摘其詩句
 書扇上蘇軾亦喜稱譽之冠服效唐人丰神蕭
 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
 與人同巾器時有可傳笑者又舉止頡頏不能
 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困嘗奉詔做黃庭小楷作
 周興嗣千字韻語又入宣和殿觀禁內所藏人

以爲寵子友仁仕至兵部侍郎

名畫記曰宋米芾元豐中人官太常博士出守無爲軍建寶晉齋鑿墨池仰高堂明遠樓刻寶晉法帖書法入神愛潤州京口溪山之勝遂定居焉作海嶽菴山水學董源天真發露恠恠奇奇枯木松石自有奇思

張雨作中嶽外史小傳曰米芾字元章襄陽人博洽記聞於羣經務通大旨論議斷以己意其辭發揚踔厲世儒所不能屈爲文務崖絕魁壘

本葉陽志林卷一八世系

二

要必已出爲工悟竹簡以竹聿行漆故篆籀法先秦正書魏晉而下無取愛潤州江山因定居北固作寶晉齋前有碧梧甘本甘露降其上蓄王謝真蹟右軍紫金石硯善畫古聖賢像及寫山水幅長不過三尺制白玉圖書印六文曰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米芾印米芾氏印米芾元章印性至潔置水其傍數盥而不悅未嘗與人同服器客請閱法書對設兩案手爲舒卷懼客手袖觸之則一裝洗之也嘗願歿作壺書

魚游於金題玉璫間而無害妙解音律律五正韻用以制律本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管仲深明其要著其形以爲太平作樂之具沈隱侯得四聲而不得宮聲乃分平聲爲二以欺學者陸德明遂以吳音傳會至是始自五方立五行求五音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土五音皆具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載之下神姦鬼秘無所逃形云又著天說備究天地日月旁側盈虛之形撰晝夜六十圖與潮汐大小准

本葉陽志林卷一八世系

三

援據六經盡黜古今百家之妄其書藏之名山平生與游率天下士蜀郡劉涇長安薛紹彭好奇尚古是其一流人也風神散朗服唐人冠衣眉宇軒然進趨襜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皆知爲元章也迺爲臨川王公眉山蘇公所深知臨川絕愛其詩摘句書於便面蘇公有云元章奔逸絕塵之氣超妙入神之字清新絕俗之文相知二十年恨知公不盡荅曰更有知不盡處修楊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游異時相見乃知也

初宣仁高后在藩與其母丹陽君有舊元章長於邸中以恩補校書郎授舍光尉七遷入淮南幕改宣德郎知雍丘縣乞監中岳廟因號中岳外史崇寧間置書畫學公時在太常爲博士因進上所藏書若畫皆不下一品優禮荅之詔用黃庭小楷書千文出知常州不赴改管勾洞霄官就除知無爲軍元章性好石無爲公解有奇石元章驚喜曰吾當兄事之遂具袍笏再拜未幾召爲書畫學博士尋擢禮部員外郎以言者罷知淮陽軍彌年瘍生於首卽上書謝事不允

宋襄陽志林卷二八世系

四

卒於郡齋年五十有七大觀三年莖於丹陽長山下有自寫海嶽菴淨名齋圖著山林集十卷並傳於代丹陽蔡肇嘗銘其墓予怪其叙事多脫落故爲搜剔舊聞補葺爲中嶽外史傳昔賀知章號秘書外監而元章號中嶽外史張長史旭稱賀八清鑑風流千載一人也予用爲米元章傳贊當世不能損益云

蔡肇撰誌曰崇寧三年甲子六月制詔今四方

承平百揆時叙小大之政畢舉增光繼志曠古絕無獨書畫之學未有高世絕人之風殆勸勵之不至也其議投試簡拔之法著爲律令建官養徒庶幾異時彬彬者有紀焉於是六藝之學以次開設矣是時元章名能書適官太常一旦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繼進所藏法書名畫賜白金緡錢甚腆方民間競以前代筆蹟來上萃於秘府號宣和御覽幾百帙特詔丞相太師楚國公跋尾公亦被旨預觀緡紳以爲榮

宋襄陽志林卷二八世系

五

遇已而出知常州不遠改勾管洞霄官未幾就除知無爲軍踰年復召爲書畫學博士便殿賜對詢落逮因上其子友仁所作楚江清曉圖既退賜御書畫扇各二遂擢爲禮部員外郎復以言者罷知淮陽軍彌年瘍生其首上書謝事不許以其年月日卒於郡廨享年五十有七遺令送終皆有治命賻其家以百緡不以受官其子皆特恩也公諱芾字元章世居太原後徙襄陽自其高曾以上多以武幹官顯父光輔始親儒

嗜學公生秀穎六歲日讀律詩百首一再過目
輒背誦稍長博記洽聞於書務通大略不喜從
科舉學議論斷以己意其說踴厲世儒不能屈
也刻意文詞不剽襲前人語經奇蹈險要必已
出以崖絕魁壘爲工作字道勁更沈着雅有晉
唐風流尤善臨摹至能亂真其畫山水人物自
成一家尺縑寸楮人以爲翫四方碑榜咨請踵
至所著詩文凡百卷號山林集宣己子聖度錄
正韻雜說又數十卷平居退然若不能事事至

不襄陽志林卷二 八世系

六

官下則率職不苟喜爲教戒吏民初爲煩已而
安之時亦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家故饒財既仕
悉以分族人後貧不以爲悔遇古書名畫必極
力購取得之乃已余昔相遇於都城敗屋僦居
客至烹飲出諸奇相與把玩嘯詠終日所至喜
覽山川擇其勝處立字製名後來莫之廢也過
潤愛其江山遂定居焉作菴城東號海嶽日咏
哦其間爲吾州佳絕之觀平生與游多天下士
蜀劉涇長安薛紹彭好奇尚古相與爲忘形交

風神蕭散是其一流人也舉止頡頏不能與世
俯仰故仕數困躡冠服用唐人規制所至人聚
觀之性好潔置水其傍數頰而不悅未嘗與人
同器服視眉宇軒然進趨瞻如音吐鴻暢雖不
識者亦知爲米元章也少與禪人摩詰游詰以
爲得法其逝不怛作偈語有倫父佐左武將軍
贈中散大夫母閻氏贈丹陽縣太君既卒始葬
潤州黃鶴山以中散祔初宣仁聖烈皇后在藩
與丹陽君有舊故公少長邸中以后恩入仕初

不襄陽志林卷二 八世系

七

補秘書省校書郎授舍光尉七遷入淮南幕改
宣德郎知雍丘縣乞監中嶽廟授漣水軍使除
發運司勾當公事蔡河撥發入奉常爲博士三
加勳服五品娶許氏封寧公縣君有賢行五男
長則友仁也補將仕郎辭藝能世其家餘早卒
八女子適進士喬襄文僖老南康軍教授段拂
承奉郎吳激餘未嫁孫男女各一人以大觀三
年六月某日葬丹徒長山下余元豐初謁荆國
王文公於金陵公以詩文贊見文公於人材少

所許可摘取佳句書之便面余由是始識公故
爲之銘曰米胄楚出自鬻分仍世勇爵史載芬
旣極而遷稟不羣生憐野鳩憎家鷓掉棄鞵決
習典墳君纓弱冠執且文豪氣激越蕩乾坤劇
談四座寂不喧冠巾說製傍朝掀浣衣濯帶肌
廖鞞手扳拉頰送飛雲邇晉千載風流存鍾王
已往楷法紛後生不復窺完渾臨池幾年墨練
裙句法甫白相弟昆造雄設險驚列昏文成揮
掃千免髮蛟蚓着紙尾角鴛尺牘藏去珍瑤現

米襄陽志卷一

一世系

八

一官骭髀諸侯門熟視試一引手援南宮坐曹
席未溫世間巧語空織文瀕淮出守朱兩轡三
仕三已無戚欣視身蚊蚋思坐海□□□嶽窟
朝曛暮年消中病文園踰月止酒不如葦却乘
冷風反衆薰西山嶒嶸星可捫其陰大江鬱東
奔噴沙發石漂無垠氣象歷落宜置君欲酌中
瀟採芳蓀生芻舍奠宿草根尚書局促駒伏轅
追摘往實詔九原吾文坐荒失鋤芸爲歌銘詩
下招魂巫咸上天誰復聞薄暮雷電歸叫閭駛

雨忽作九河翻

襄陽志曰襄陽漫士米黻字元章嘗自述云黻
卽芾也世居太原後徙於吳宣仁聖烈皇后在
藩其母出入后邸以舊恩遂補校書郎自蔡河
撥爲太常博士出知常州復入爲書畫學博士
賜對便殿擢禮部員外郎以言罷知淮陽軍芾
人物蕭散被服效唐人所與游皆名士

宣和文臣傳曰文臣米芾字元章初居太原後
爲襄陽人官至禮部員外郎博通尚古不喜科
舉學惟好潔世號水淫違世異俗每與物迕人

米襄陽志卷一

一世系

八

稱之米癩云善屬文作韻語不蹈襲一字崇寧
間四方承平百揆時叙典章禮樂燦然一新獨
有書畫未有傑然超出前古者獨膺簡在遂除
書畫兩學博士頗厭士論芾亦欣然就職自以
爲已任又詔作黃庭小楷千字以進旋加褒美
大抵書效羲之詩追李白篆宗史籀隸法師宜
官晚年出入規矩深意外之旨自謂善書者只
得一筆我獨有四而識者然之方芾書時其寸

紙數字人爭售之以爲珍玩至於請求碑榜而門外之屢常滿家藏古帖由晉以來者甚富乃名其所藏爲寶晉齋好士簪纓之流出其所有奇字以求跋語增重其書而芾或喜之卽爲作古紙臨做便與真者無辨兼善作畫嘗爲楚山清曉圖曾非俗師所能到也當時名世之流評其人物以爲文則清雄絕俗氣則邁往凌雲字則超妙入神人以爲知言仍偉岬不羈口無俗語頎然束帶一古君子故贈其詩者有衣冠唐

米芾陽春卷二八世系

十

制度人物晉風流也然異議謂其字神鋒太峻有如強弩射三十里又如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其爲論或如此且類多行書世亦罕及有山林集一百卷藏於家

別傳曰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產姬出入禁中以勞補蔭子爲殿直後登進士善書尤工臨摹人有古帖假去率多爲其摹易真本至於紙素破故皆能爲之卒其辨也有好潔之癖任太常博士奉祀太廟乃洗去祭服藻火坐是被黜然

亦半出不情其知漣水軍曰先公爲漕使每觀公牘未嘗滌手余昆弟訪之方受刺則已須盥矣以是知爲僞宗室華源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嘗欲驕之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解衣袒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於他客杯盤狼籍久之亦自遷坐於衆賓之間乃知潔疾非天疾也然人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士俱與之游其作文亦狂恠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嘗叩之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

米芾陽春卷二八世系

十一

大觀中至禮部員外郎知淮軍卒

寶晉集曰米芾字元章別號海嶽外史太原人父佐徙居襄陽未幾家丹徒芾刻意文詞體製奇險特妙於翰墨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精裁鑿而風韻蕭遠趣尚高潔

宋史載米友仁元章子也幼年黃山谷贈詩曰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刻不忍與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送字元暉元章當置畫學之初召爲博士賜對便殿因上友仁楚山

清曉圖既退賜御書畫扇各二事友仁宣和中
爲大名少尹天機超逸不事繩墨其風氣肖乃
翁也每自題其畫曰墨戲被遇光堯官至工部
侍郎敷文閣直學士日奉清閒之燕方其未遇
時士大夫可得其筆旣貴甚自秘重雖親舊間
無緣得之衆嘲曰解作無根樹能描濛鴻雲如
今供御也不肯與閒人享年八十神明不衰無
疾而逝

米友仁常自稱家居道士

米襄陽志林卷二八世系

十三

都穆曰米氏父子本襄陽人而寓居江口嘗觀
海嶽翁表吾鄉朱樂園先生墓云予昔居郡與
先生游則海嶽又嘗寓蘇而其女因以嫁大姚
村人此敷文大姚江圖所由作也修宋史者直
云吳人而後之論撰者遂以爲吳縣人胥失之
矣

格古要論曰米元暉紹興中權兵部尚書高宗
眷待甚厚能傳家學山水略變父法自成一家
烟雲變滅林泉點綴草草而成不失天真也畫

紙不用膠礬不肯於絹上畫臨摹古畫有用絹
者

米友知友仁之弟其父芾嘗云幼兒友知代吾
書碑及作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
楷云每示簡可使令嗣書謂友知也

宋史載元章壻吳激字彥高建州人書得芾之
筆意工詩能文尤長於樂府使金以知名留不
遣授翰林侍制知深州卒有東山集十卷

容齋筆記曰先君在燕山赴張總侍御家燕集
米襄陽志林卷二八世系

十三

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叩其故乃宣
和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賦長短
句紀之聞者揮涕其詞曰南朝一古傷心地還
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
相遇仙姿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濕淚
同是天涯激字彥高元章壻也

江都陸弼吳黃習遠校定

米襄陽志林卷第一

米襄陽志林卷第二

明 禾罷 范明泰 長康編

恩遇

皇祐二年正月十七日詔米芾以黃庭小楷作小字千字文

米元章為書學博士一日上幸後苑春物韶美儀衛嚴整遽召芾至出烏絲欄一軸宣語曰知卿能大書為朕竟此軸芾拜舞訖即縮袖舐筆伸卷神韻可觀大書二十言以進曰目眩九天

米襄陽志林卷三八恩遇

開雲蒸步起雷不知天近遠親見玉皇來上大喜錫賚甚渥或問之荅云初叩軒陛閣門臣僚以笏引之升殿此上天梯也

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良獄召芾至令書一大屏顧左右宣取筆硯而上指御案間端硯使就用之芾書成即捧硯跪請曰此硯經賜臣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舞蹈以謝即抱負趨出餘墨霑袍袖而喜見顏色上顧謂蔡京曰顛名不虛得也京奏曰芾人品

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

元章為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既退賜御書畫扇各二擢禮部員外郎

徽皇聞米元章有字學一日于瑤林殿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召米書之上出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賜酒果元章乃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飛動聞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絕陛下上大喜盡以硯匣鎮紙之屬賜之尋除書學博士

米襄陽志林卷三八恩遇

二

一日崇政殿對事畢手執札子上顧視令留椅子下米乃顧集殿云皇帝叫內侍要唾壺閣門彈奏上云俊人不可以禮法拘

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廷堅描字蘇軾畫字上曰卿書何如曰臣書刷字

思陵御劄聞知會稽縣向子固有褚遂良所臨

蘭亭序後有米芾題識卿可取來欲一閱之十

四日付孟庚

高宗翰墨志云世謂羊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澁不堪位置而米芾喜效其體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効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公豈俗所謂重儂者耶

穹三寺有米南宮書壁高宗嘗欲取去有狀免不曾移徙

思陵曰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于海內然於楷

米芾陽志林卷三八思遇

三

書篆隸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沉着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過得其外貌高視濶步氣韻軒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也昔人謂支遁道人愛馬不韻支曰貧道特愛其神駿耳余於芾字亦然又芾之詩文無蹈襲出風烟之上覺其詞翰同有凌雲之氣覽者當自得

思陵稱北宋時惟米襄陽薛河東得晉人法書

遺意

崇寧三年甲子六月制詔今四方承平百揆時叙小大之政畢舉增光繼志曠古絕無獨書畫之學未有高世絕人之風殆勸勵之不至也其議投試簡拔之法著為律令建官養徒庶幾異時彬彬者有紀焉是時元章名能書適官太常獨膺簡在遂除書畫兩學博士奉詔作黃庭小楷放加褒美繼進所藏法書名畫皆不下一品優詔答之賜白金緡錢甚腆

米芾陽志林卷三八思遇

四

徽廟時民間競以前代筆蹟來上萃於祕府號宣和御覽幾百帙特詔丞相太師楚國公跋尾元章亦被旨緡紳以為榮遇芾嘗被召書屏風數日賜銀十八笏芾對中使言曰且告奏知知臣莫如君臣自知甚明如此言再四上聞大笑蓋十八笏九百兩也

徽宗嘗命米芾以兩韻詩草書御屏次韻乃押中字行筆自上至下其直如綫上稱賞曰名下無虛士

以平寶顏堂補

米嘗謁見宋帝於宣和殿帝乃從容顧芾問曰
聞卿復工畫然乎否乎芾適置其子友仁所筆
楚山清曉圖在懷袖間因卽出以獻御覽大稱
旨備善

米芾元章初見徽宗命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
擲筆於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
古徽宗潛立於屏風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歎
賞

越州季大觀校

米襄陽志林卷三

思遇

五

米襄陽志林卷第二

米襄陽志林卷第三

明 禾昶 范明泰 長康編

顛絕

元章一帖云承借剩員其人不自稱曰張大
伯是何老物輒欲爲人父之兄若爲大叔猶之
可也豈非以文滑稽者耶

元祐中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
欲置從者之手恐爲所流旣坐轎爲頂蓋所礙
遂撤去露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晁以道以

米襄陽志林卷三

一

道大笑下轎握手問曰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
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撫掌絕倒時西邊獲賊寨
首領鬼章檻車入京故以道爲戲

米少時作邑遣吏捕蝗鄰邑移文責之謂吏驅
蝗入境米大書牒背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
由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須煩貴縣發來聞
者莫不大噓

米知無爲軍見州廨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
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爲笑或

語芾曰誠有否芾徐曰吾何嘗拜乃揖之耳
子瞻在維揚設客十餘人皆天下士米元章亦
在坐酒半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米爲顛願
質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米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問露
兄故實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

芾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畧帖
示之元章驚嘆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
曰若不見從某卽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
米襄陽志卷三八顛絕

欲墮攸遂與之

米好奇怪當平世墓其親潤州山間不封不樹
嘗自詫於人言莫有知其穴者有王相者子韶
之子也素與米遊甚狎獨知之米一日與客遊
山因至墓所周覽之次相忽溲於草間米色變
意甚怒然業已諱之竟不敢止相

南宮嘗大字書曰君有瀑布詩古今賽不得最
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人固已怪之其後自題
云蘇子瞻曰此是白樂天如子詩見者莫不大

笑之

芾崇寧初爲江淮制置發運司勾當直達綱運
置司真州大漕張勵深道見其漫然玩世不能
俯仰順時深不樂之每加形跡芾不能堪會蔡
元長拜相芾知已也走利僕懇於元長乞於銜
位中削去制置發運司五字仍降旨請給序位
人從並同監司元長悉從之遣僕持勅命來芾
既得之閉戶自書新刺凌晨拜命畢呼殿徑入
抵張公之廳事張驚愕莫測及展刺卽均敵之
米襄陽志卷三八顛絕

禮始知所以既退憤然語坐客云米元章一生
澄淡今日乃使著矣

米知無爲軍每雨暘致禱設宴席於城隍祠東
向坐神像側舉酒獻廟往往獲應得新茶果輒
以饋神令典客聲諾傳言以致之間有得緡錢
於香案側若神勞之者嘗晨興呼黥門鼓吏曰
夜來三更不聞鼓聲吏言有巨白蛇纏繞其鼓
故不敢近米領之叱吏去不復問故郡人疑其
蟒精至今傳之又鑿墨池嘗治事池上鼃聲聒

人因取瓦書押字投之池由是龜不鳴

米芾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羈士夫共目之曰米顛蔡魯公深喜之嘗為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去一日以書抵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魯公笑焉蔡條得是卷而藏之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芾又歷告魯公泊執政自謂久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千百皆用吏能為稱首無有以顛薦者世遂傳米老

米襄陽志林卷三八顛絕

四

辨顛帖

長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刹也唐沈傳師有道林詩大字猶掌書碑藏其寺中常以小閣貯之米元章為微官時游宦過其下艤舟湘江就寺主僧借觀一夕張帆携之遁去僧亟訟于官官為遣健步追取還世以為口實
米老以書抵西府蔣穎叔云芾老矣先生勿恤浮議自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且

庖不一潤色皇猷黼黻皇度臣某實惜之願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先生以為何如芾皇恐世又傳米老自薦帖

鉅鹿張熙德觀於華滋園

吳范汭秀州郁嘉慶校

米襄陽志林卷三八顛絕

五

米襄陽志林卷第三

米襄陽志林卷第四

明 禾麗 范明泰 長康編

潔癖

呂居仁云元章盥手以銀為斗置長柄俾奴僕執以瀉水於手呼為水斗已而兩手相拍至乾都不用巾拭

世傳米元章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一帖云朝靴偶為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以此得潔之理靴且屢洗其餘可知

米襄陽志林卷四 八 潔癖

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真吾壻也以女妻之

周仁熟與芾交契一日芾言得一研非世間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而識之荅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真贗各半特善誇耳芾起取于笥周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芾喜出研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為尤物未知發墨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磨墨芾變色曰一何先恭後倨研汚矣不可用為公贈繼歸之竟不納又元

章嘗以端研呈子瞻子瞻故唾之因以為遺

米元章閱書帖芾皇恐芾既幸稍出門仍意無外却尚恐異日因見所知而有隱情不告者將遂得罪左右故有布露仰浼台聽芾平生喜書畫老親見聽直有不足至親揆以首飾使購之嘗曰吾姪汝夢雙角人手携一軸物自空下故芾每得一書初任客觀亦置于飯几亦并車手執之既窮其趣則以良日以紙鋪如書淨几上復用紙覆自紙間以皂莢灰水浸良久按覆紙

米襄陽志林卷四 八 潔癖

洗之上紙爛即團以拂書塵垢一去然後覆書除背紙去手澤有不可除者則又加團洗潔白而後止親用乳香作糊於百幅紙中心取剪四邊多近手有垢者而加背焉背訖即覆以紙加糊置一室中或綾錦皆洗軸安訖亦洗加跋紙取跋紙如背紙工畢入一奩中非明窓淨几與見知客未嘗發每一發之文犀瑩致紫墨錦綺粲然溢目即以米姓秘玩書印文其所謂書者皆非前所閱可比也亦非今好事者所多有也

今每示人者印以米姓清玩之印文以待暴不可告以情之客秘玩者實憇客以手指點衣袖印拂之偶一及之必洗書如初紙素不可數洗必欲戲一觸之是毀書也樞密康功志東欲觀而以情告見許遂敢出閱書之法洗二案相比芾以紙纒鋪訖濯手親取書于奩中鋪展以示客客拱而馮几案坐從容細閱芾趨走于前客云展芾展客云卷芾卷客據案甚尊芾執事趨走甚卑舍佚執卑者止求不以手或衣振拂之

米襄陽志卷四 八 絮癖

三一

耳老母訓之不能改朋友誨之不能悛子弟諫之不能從惟蘇遐舉曰君異日當以此忤要官芾念要官可迓不可改心行年五十老倦則輪之御府必不在乙品公亦能屈意而一觀乎或於公齋或過敝齋得進退如禮雖同子弟雜觀可也倘公不欲屑屑徇一蒙鄙固陋之人則亦非敢曲煩台視而異日亦不敢受不告之罪芾皇恐載拜按秘翫 王右軍初月尚書二帖

王大令中秋帖 智示四帖 陶隱居朱陽帖

司空圖贈廣歌 懷素去夏帖 張長史秋深

帖 顏魯公朱巨川告 歐陽詢度尚庚亮二

帖 吳融博士帖 梁臨樂毅論 楊凝式畫

寢大仙二帖 唐摸十七帖

有客造元章者去必濯其坐榻屋宇器具時滌

之中帽稍有塵則滌之後加於頂

任太常博士時奉祠太廟廼洗去祭服藻火坐

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知漣水日莊季裕之父

希甫為漕使每傳觀公牘未嘗滌手及季裕昆

米襄陽志卷四 八 絮癖

四

弟訪之方爰刺則已須盥矣以是知其矯宗室

華原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嘗欲驗之大會賓客

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解衣袒臂奉其酒饌姬

侍環於他客杯盤狼籍久之亦自遷坐于衆賓

之間迺知絮疾終非天性也

王叔民校

米襄陽志林卷第四

米襄陽志林卷第五

明 禾罷 范明泰 長康編

嗜好

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第加以美名人詵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爲憲使因往蕪馬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罷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罷事米趨前曰固也乃搢笏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瓊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米襄陽志林卷五入嗜好

愛楊殊不願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卽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米以楊奪其所最惘然自失者累月屢以書請之竟不復得

關蔚宗有褚河南所撫虞永興枕卧帖落筆精微僅如絲髮既存骨氣復有精神米見而愛之崇寧間遇其子長源於京口時蔚宗已下世米

從長源求此帖長源靳之曰惟得公陸探微師子乃可從之長源復靳曰此畫不足以當此帖更得公案上盈尺硃砂乃可又從之長源又靳之曰細思二物皆有愧於虞帖非得公頭不可米乃移書曰頃在楊州蔚宗待我甚厚示以此帖追想筆法駕一過去較其所藏妙若刻楮不復能辨

僧秋周有端州石屹起成山其麓受水可磨米後得之抱之眠三日屬于瞻爲之銘

米襄陽志林卷五入嗜好

南宮稱法書曰墨王可謂極稱非右軍大令東武亭侯不足當也

米嘗以九物換劉季孫子敬帖不獲其意歉然張芸叟作詩云請君出竒帖與此九物并今日投汴水明日到滄溟又有破紙博珠玉之句亦可謂膏肓於詩畫者

米西清元暉謂其父所藏晉唐真蹟無日不展於几上手不釋筆臨學之夜則以小笈真枕傍每見古帖不論費用以購之

蔡條云李後主寶一研山徑長纒踰咫尺前聳二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為研及江南國破研山流在士人家為米老所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將卜宅久弗就而蘇仲容學士之弟者才翁孫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地多群木蓋晉唐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研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共登北固為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研山藏蘇氏未幾月索入內禁矣元章仲美皆有詩

米襄陽志林卷五入嗜好

三

寶晉齋研山圖

不假雕琢渾然天成



右此石久為吾齋研山今被道祖易去仲美舊有詩云研山不易見移得小翠峰潤色裏書几隱約煙朦朧巉崑自有古獨立高崧巖安知無雲霞造化與天通立壁照春野當有千丈松崎嶇浮波瀾偃仰蟠蛟龍蕭蕭生風雨儼若山林中塵夢忽不到觸目萬慮空公家富奇石不許常人同研山出層碧崢嶸實天工淋漓山上泉滴瀝助毫端揮成驚世文立意皆逢原江南秋色起風遠洞庭寬往往入佳趣揮灑出妙言願公珍此石莫與眾物肩何必嵩少隱可藏為地僊近余亦有作云研山不復見哦詩徒嘆息惟有玉蟾蜍向余頰淚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見每同交友往觀亦不出視紹彭公真忍人也余今筆想成圖彷彿在目從此吾齋秀氣當不復泯矣崇寧元年八月既望襄陽米芾書余二十年前嘉興吳仲圭為畫圖錢唐胡孟思書文後携至吳興燬於兵偶因清暇默懷往事漫記於此

米襄陽志林卷五入嗜好

四

米老酷嗜書畫嘗從人借古書畫臨場竟併以真贗本歸之俾之自擇而莫能辨也巧偷豪奪故所得為多

沈師昌仲貞校

茂苑劉廣劉應同校

米襄陽志林卷五 嗜書好

五

襄陽志林卷第六

明 禾昶 范明泰 長康編

書學

歐陽詢草書也字末筆倒麼不見所出余得正觀御府右軍三帖末後一帖也字乃歐法所出世之真蹟與石刻並無此也字耳

張長史虎兒等三帖褚紙非真迹在王詵家蘇氏物也黃魯直贈小兒詩云我有元暉古印章日利不忍與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

繼阿章取此為故事也

虞世南理頭眩藥方雙鈎摸本在鮑傳師家後為俗人添入義之兩字傳入晉州法帖以為義之書龔贖可笑

余臨張直清家虞永興汝南公主墓誌浙中好事者以為真刻石右軍帖尤多

晁端彥收懷素與皇少卿東大紙一軸筆勢簡古老筆也是書障索潤筆東

文勛有一軸黃麻篆李陽冰少時書

吾友何爾易草體想便到古人也蓋其體已近古但少為蔡君謨脚手爾餘無可道也又無索靖真蹟看其下筆處月儀不能佳恐他人為之只唐人爾草書若不入晉人格徒成下品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歷之不能高古高開而下但可懸之酒肆也

黃庭經一卷陶穀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羣鷺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卽是也晉史載為寫道

才襄陽卷卷八書學

德經當舉羣鷺相贈因李白詩送賀監云鏡湖流水春始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為寫黃庭換白鷺世人遂以黃庭經為換鷺經甚可咲也

米姓秘玩天下蘭亭法書第一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韜道政總模諸葛貞湯普徹之流模賜王公貴人著於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在蘇氏題為褚遂良模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真是精法皆率意落筆餘字皆

填清潤有勁秀氣轉指毫鉞倫盡與直無異比深知書者所不能到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政當以此本為定壬午閏六月文江濟川洲亭艤寶晉齋艦對紫金浮玉群山迎快風銷暑凡日手裝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迺入妙別為一好縈之便不工也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真偽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精辨摘定為法帖此

才襄陽卷卷八書學

十卷是也其間一手偽帖大半甚者以千字文為漢章帝張旭為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未為逸少如其間以子敬及真智未為逸少者猶不失為名帖余嘗於檢校太師李璠第觀侍中王貽未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謝安陸雲輩法若篆籀體若飛動者皆委而弗錄獨取郝愔兩行入十卷中使人慨歎又劉孝孫處見柳公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卷中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其為逸

也公權唐名家尚如此顧何議著今長安李
所收逸少帖貞觀所收第一帖著名已非逸少
真蹟餘可知矣獨未知徐璿所訪者何如耳余
抱疾端憂養目文藝思而得之粗分真偽因跋
逐卷末以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必有擊節賞
我者余無富貴願獨好古人筆札每滌一研展
一軸不知疾雷之在傍而味可忘嘗思陶弘景
願為主書令史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四十
恐死為蠹書魚入金題玉躐間游而不害

宋書卷之八書學

四

元祐三年倦游閣裏陽漫仕米元章書

第一

漢章 晉元 晉武 齊高 梁武

梁高 簡文

右七帖並一人手寫偽帖晉武帝當是孝

武梁高當是齊高

第二

張芝後一帖是 前五帖並張旭 崔子玉

鍾繇長風齊梁人書 皇象後臣象言同

帝偽帖 王廙二十四帖同上 謝安前
帖 是後六月帖同上

第三

庾翼已向帖 杜預親故帖 王循

司馬攸 王劭 劉瓌之 劉穆之

王廙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壺

謝發 羊欣

右皆與漢章一手偽帖

第四

宋書卷之八書學

五

阮研 蕭確並同 虞世南臨樂教論者俗

人偽帖餘皆真 歐陽詢比年亦俗人偽作

第五

李斯書未知何人書 程邈與音帝 蔡琰同上

何氏二帖歐陽 敬祖鄱陽二並子敬孤不

度德亮白二並諸葛書 懷素同程邈

既移屋 足下並羊欣末有欣白字

第六

適得書 知欲 差涼 比奉對 兄靈

伏想媿 宰相安和 又不能 疾不還

夫人 想大小 知足下遠不快 智未

小佳 是月也 吾昨得 張旭 追尋 于敬

疾患 二十日餘可耳 釋文 定登 定聽

右不注出者皆偽

第七

初月二日 足下時事吾怪足下 前從洛

十月七日 集成 當力 承足下 于敬

荀侯 足下家極知 僕近脩小園

米襄陽書卷之八書學

右不注出者皆偽

第八

此蒸濕 于敬 月半同上 尊夫人 偽 適

欲遣書 智果

第九

相過終無復日 玄度時往來 前告先以

陳 慕容 並無名 薄冷 益郎 並歐

第十

吾當託桓江州 消息 疾不還 省前

近與鐵石 知鐵石 玄度何來遲 忽

大唐左衛長 承冠軍故爾復面悲積

還此 得西問 海鹽諸舍 並未詳 獻之白

不審疾

鄱陽歸 右並

第八此郡之弊蘇大簡子者謂之與王述

書及一昨得安西及增慨三帖真蹟自蘇

氏歸我家

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所榻晉右將軍王羲

米襄陽書卷之八書學

之蘭亭集序并諫議大夫柳公權所得羣賢詩

御史檢法李公麟製圖皆駢馬王晉卿家所藏

所謂三絕

晉將軍會稽內史金紫光祿大夫王羲之字逸

少官舍尚書二帖第一帖易于今坊州使君劉

涇第二帖易于禮部員外楊傑唐貞觀御府物

至予家貞觀二小璽復合神物離合真有數邪

自丙寅至壬午十七年間以紙毛三洗跋時崇

寧紀元五月十五日

劉原父收周鼎篆一器百字刻蹟煥然所謂金石刻文與孔氏上古書相表裏字法有鳥跡自然之狀宗室仲忽李公麟收購亦多余皆嘗賞閱如楚鍾刻字則端逸遠高秦篆咸可冠方今法書之首秦漢石刻塗壁都市前人已詳余閱書白首無魏遺墨故斷自西晉晉賢十四帖檢校太師李瑋於侍中王貽永家購得第一帖張華真楷鍾法次王渾次王戎次陸機次郝鑒次陸統表晉元帝批答次謝安次王行次右軍次

米芾陽志林卷六

八書學

八

謝萬兩帖次王珣次臣詹晉武帝批答次謝方回次郝惜次謝尚內謝安帖有開元印縫兩小璽建中翰林印安及萬帖有王涯永存珍秘印大卷前有梁秀收閱古書印後有殷浩印殷浩以冊梁秀以赭是唐末賞鑒之家其間有太平公主胡書印王溥之印自五代相家寶藏侍中國塔丞相子也

太宗皇帝文德化成情無他好留意翰墨潤色太平淳化中嘗借王氏所收書集入閣帖十卷

內郝惜兩行二十四日帖乃此卷中者仍於謝安帖尾御書親跋三字以還王氏其帖在李瑋家余同王渙之飲于李氏園池閱書畫竟日未出此帖棗木大軸古青藻花錦作標破爛無存模晉帖上及安冠簪樣古玉軸余尋製擲棗軸池中拆玉軸王渙之加糊共裝焉一坐大笑要余題跋乃題曰李氏法書第一亦天下法書第一也又晉謝奕桓溫謝安三帖爲一卷上有寶蒙審印謝安帖後以濃墨模搨遂全暈過後歸

米芾陽志林卷六

八書學

九

王詵家分爲三帖云失謝安帖以墨重暈唐人意寶此帖而反害之也後人可以爲戒李瑋云亦購于王氏

唐摹右軍帖雙鈎蠟紙摹末後一帖是奉橘三百顆霜未降未可多得韋應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更待滿林霜蓋用此事開皇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參軍學士諸葛穎諮議參軍開府學士柳顧言釋智果跋其尾
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行書帖真跡天下

法書第二右軍行書第一也帖辭云羲之死罪
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尅定
有期也羲之死罪長慶某年月日太常少卿蕭
祐鑒定在王禹玉家後有禹玉跋以門下省印
印之時貴多跋後爲章子厚借去不歸其子仲
修專遣介請未至是竹絲乾筆所書鋒勢鬱勃
揮霍濃淡真如雲烟變惟多態清字破損余親
臨得之

義之王潤帖是唐人冷金紙上雙鈎摹帖云官

米芾書法卷八書學

十一

奴小女玉潤病來十餘日了不令民知昨來忽
發痼至今轉篤又苦頭癱頭癱已潰尚未足憂
痼病少有差者憂之焦心良不可言頃者艱疾
未之有良由民爲家長不能克已勤修訓化上
下多犯科誠以至於此民惟歸誠待罪而已此
非復常言常辭想官奴辭已具不復多白上負
道德下愧先生夫復何言此帖連在稚恭帖後
字大小一如蘭亭想其真跡神妙快雪時晴帖
云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爲結力

不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是真字數字帶行
今世無右軍真字帖未有君倩二字疑是梁秀
縫有褚氏字印是褚令所印蘇氏有三本在諸
房一余易得之一劉涇易得無褚印

晉太宰中書令王獻之字子敬十二月帖黃麻
紙辭云十二月割至否中秋不復不得想未復
還勸理爲卽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慶等大
軍下一印曰鐸書是唐相王鐸印後有君倩字
前有絹小帖是褚遂良題曰大令十二月帖此

米芾書法卷八書學

十一

帖運筆如火筋畫夾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
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元與快雪帖相
連蘇太簡家物上有國老才翁子美題跋云鹵
僧守一所藏先令以命服得之子美子激與余
分藏以書畫寶玩易之

王羲之筆精帖內兩字集在諸家碑上縫有正
觀半印王獻之日寒帖有唐氏雜跡印後有兩
行謝安批所謂批後爲答也唐太宗不敬獻之
慰問帖故於帖上刮去不次獻之白字謂之羊

欣以應募而以前帖為薄紹之書跋尾書官姓名云大曆某年月日下刮去古姓名五代人題曰薛邕記之後題一行曰某年和傳遺余押字是薛丞相居正此是和凝丞相改為薛氏故物以遺薛也其後歸王文惠家文惠孫居高郵并收得褚遂良黃絹上蘭亭一本乏貲之官許余以五十千質之余時遷葬舟徒約王君友壻宗室時監羅務令輓亦欲往別約至彼交帖王君後余五日至余方襄大事未暇見之事竟見

米襄陽志卷六入書學

三

云適沈存中借去吾拊髀驚曰此書不復歸矣余遂過沈問焉沈曰且勿驚破得之當易公玉維雪圖其父嘗許見與也余因不復言後數日王君携褚書見過大歡曰沈使其壻以二十星資其行請以二十千留褚書余因不復取後十年王君卒其子居高郵欲成姻事因賀鑄持至儀真求以二十千售之後蘇頌丞相家與沈之子傳毅同會問所在曰分與其弟矣翌日蘇舜元子云屢見之

王獻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上有梨幹黎氏印所謂南方君子者跋尾半幅云因太宗書卷首見此兩行十字遂連此卷末若珠還合浦劍入延平大和三年三月十日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細題一行曰又一帖十二字連之余辨乃右軍書云思言叙卒何期但有長歎念告公權誤以為子敬也縫有正觀辛卯世南孝先字跋孝先是本朝王曾丞相字劉季孫以一千置得余約以歐陽詢真跡二帖王

米襄陽志卷六入書學

三

維雪圖六幅正透犀帶一條硯山一枚玉座珊瑚一枝以易劉見許王詵借余硯山去不即還劉為澤守行兩日王始見還約再見易而劉死矣其子以二十千賣與王防唐太宗書竊類子敬公權能於太宗書卷辯出而復誤連右軍帖為子敬公權知書者乃如此其跋馮氏西昇經唐經生書也乃謂之褚書者同也蓋能書者未必能鑒余既跋定之蘇子瞻於是跋詩曰家雞野鷲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

字氣壓鄴侯三萬籤蓋以晉史太宗贊貶子敬也然唐太宗力學右軍不能至復學虞行書欲上攀右軍故大罵子敬耳子敬天真超逸豈父可比也

王羲之來戲帖黃蘇紙字法清潤是少年所書滿一幅其間數字難辨六朝寫經漏字注之後人復以雌黃塗蓋歲久膠落字見五分在丁晉公孫受繪像恩澤者房下云晉公故物也欲以二十千見歸余卽以其直取君以與余來往議

水鏡陽志卷六 八書學

十四

此帖書粘於後質於其鄰大姓賈氏得二十千蓋意其可贖也今十五年矣猶在賈氏曾經人用薄紙揭書墨卽透數行仍汗淨地深可歎息其家又有韓擇木八分一卷唐人薄紙摹五帖一幅

王羲之桓公破羗帖有開元印唐懷充跋筆法入神在蘇之純家之純卒其家定直久許見歸而余使西京未還宗室仲爰力取之且要約曰米歸有其直見歸卽還余遂典衣以增其直取

回仲爰已使庸工裝背剪損古跋尾參差矣痛惜痛惜

樂毅論智永跋云梁世摹出天下珍之其間書誤兩字遂以雌黃治定然後用筆今世無此改誤兩字本流傳余於杭州天竺僧處得一本上有改誤兩字又不闕唐諱是梁本也

晉庾翼稚恭真蹟在張丞相齊賢孫汝欽家古黃麻紙全幅無端末筆勢細弱字相連屬古雅論兵事有數翼字上有竇蒙審定印後連張芝

水鏡陽志卷六 八書學

十五

王廙草帖是唐人偽作薰紙上深下淡筆勢俗甚語言無倫遂使至寶雜於瓦礫可嘆余屢言與汝欽不拆也

濮州李丞相家多書畫其孫直祕閣李孝廣收右軍黃麻紙十餘帖一樣連成卷字老而逸暮年書也畧記其數帖辭一云白石枕殊佳物深感卿至一云卿事時了甚快羣凶日夕云云此使鄴下一日爲戰場極令人惆悵豈復有慶年之樂耶思卿一面無緣可嘆可嘆一云九月以

當力見一云重熙八日過信安一云祠物當治
護信到便遣來謝云善錯也一云忽書云忽今
送一云鵲等不佳令人弊見此輩吾衰老不復
堪此餘不記也後有先君名印下一印曰尊德
樂道今印見在余家先君嘗官濮與李東之少
師以碁友善意其奕勝之余時未生此帖一卷
世未見其比故是右軍名札又有歐陽詢故事
十餘帖老筆相連其子通書評書一卷張顛絹
帖一卷七八帖乃少時書並在李孝廣處

宋襄陽書卷六 書學

六

中貴高樓楊氏收數帖蕭思話表一思話字有
鍾法此乃無而武帝批答四字君臣筆氣一同
紙古後破前完此是唐人所為然亦佳作今人
不能為也又王珣書真草是真蹟有鍾張法張
翼當是作宋翼魏人非真又阮研草帖奇古非
偽又一帖如竹片書亦好事者為之並無古印
跋可考

陳僧智永真草書歸田賦在襄陽魏泰處後有
一跋題云開成某年白馬寺臨一過潭記西麻

經書世人收智永書未有若此真也虞世南出
於此書魏誤題曰虞世南書耳

唐彭王傳徐浩書贈張九齡司徒告浩九齡之
甥在其孫曲江仲容處用一尺絹書多渴筆有
鋒芒辭云正大厦者在石之力匡帝業者輔相
之功生則保其雄名歿猶稱其盛德飾終未允
於人望加贈特至於國章故荊州大都督張九
齡維岳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儻
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著蔡永懷賢相可謂大

宋襄陽書卷六 書學

七

臣東昂所加樵蘇必禁荊州之贈相府未崇爰
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特贈司徒嘗借
留余家半月唐中書令褚遂良枯木賦是粉蠟
紙搨書後有未能二字余辯是雙鈞唐人不肯
欺人若無此雙鈞二字則皆以為真矣在承議
郎壽春魏綸處余於潤州見之
智永千文唐粉蠟紙搨書內一幅麻紙是真跡
末後一幅上有雙鈞摹字與歸田賦同意也料
是將真蹟一卷各以一幅真蹟在中搨為數十

軸若未無鈎填一宁固難辨也是賈安公物作
潤筆送王荆公其第安國得之今在葉濤處安
國壻也有古跋云契濶艱難不敢失墜學歐陽
詢行體

唐越國公鍾紹京書千文筆勢圓勁在丞相恭
公孫陳开處今爲宗室令穰所購諸貴人皆題
作智永千文余驗出唐諱闕筆及以遍學寺碑
對之更無少異令穰於是盡剪去諸人跋余始
跋之

林歐陽蘇卷五十八書學

呂夏卿子通直君有歐陽詢草書千文蔡襄跋
爲智永通直出示余欲跋答以必改評乃跋君
欣然遂於古紙上跋正通直君失其名字

蘇耆家蘭亭二本一是叅政蘇易簡題贊曰有
若像夫子尚興闕里門虎賁類蔡邕猶旁文舉
尊昭陵自一閉真蹟不復存今余獲此本可以
比璵璠第二本在蘇舜元房上有易簡子耆天
聖歲跋范文正王堯臣叅政跋云才翁東齋書
嘗盡覽焉蘇治才翁子也與余友善以王維雪

景六幅李王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
之毫髮備盡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
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鈎迴筆鋒直至起筆處
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偏而見鋒斲字內斤
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斫筆處賊毫直出其
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
韓道政趙模諸摹正之流搨賜王公者儼花真
玉軸紫錦裝背在蘇氏舜元房題爲褚遂良摹
余跋曰樂毅論正書第一此乃行書第一也觀

宋歐陽蘇卷五十八書學

十九

其改誤字多率意爲之咸有褚體餘皆盡妙此
書下真蹟一等非深知書者未易道也第三本
唐粉蠟紙摹在舜欽房第二本所論數字精妙
處此本咸不及然固在第一本上也是其族人
沂摹蓋第二本毫髮不差世當有十餘本一絹
本在蔣長源處一紙本在其子之文處是舜欽
本一本歸余家一本在之友處
泗州南山杜氏父爲尚書郎家世杜陵人收唐
刻板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不差有鋒勢筆活余

得之以其本刻板回視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異也此書不亡于後世者賴存此本遇好事者見求即與一本不可再得世謂之三米蘭亭宗室叔益收蘭亭遂不及吾家本在舜欽本上因重背易其後背紙遂乏精彩然在都門最爲佳本王鞏見求余家印本曰此湯普徹所摹與贈王詵家摹本一同今甚思之欲得比以自解爾錢塘關景仁收唐石本蘭亭佳於定本不及余家板本也

宋襄陽志卷六 書學

二十

唐大師顏真卿不審乞米一帖在蘇解處背縫有吏部尚書銓印與安師文家爭坐位帖責峽州別駕帖縫印一同爭坐位帖是唐畿縣獄狀礎熟紙韓退之以用生紙錄文爲不敏也生紙當是草土所用內小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木不同此帖在顏最爲傑思想其忠義憤發頓挫鬱屈意不在字天直罄露在於此書石刻粗存梗槩爾余少時臨一本不復記所在後二十年寶文謝景溫尹京

云大豪郭氏分內一房欲此帖至折八百千衆乃許取視之縫有元章戲筆字印中間筆氣甚有如余書者而喻之乃云家世收久不以公言爲然

蘇之純藏張顛草書又蘇泌房所藏詞云國士何日得至南中皆非伯高真蹟亦無古印跋關景輝家刻石子敬帖節過觸事云云甚奇妙云真迹在越州石元之大夫家今在其子縣尉處

宋襄陽志卷六 書學

十一

峽州別駕帖白麻紙貞字云疎拙抵罪也聖慈舍弘猶佐列藩不遠伊邇是字類糾宗碑清甚又祭濠州使君文鹿肉帖並是曾公真蹟山陽簿張君齊賢丞相之後收曾公二帖云奏事官至又曰爲憲之功後帖張淑郎官求辟類乞米帖及李太保帖

朱巨川告顏書其孫灌園屢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不用爲蔭余以金梭易之又一告類徐浩書在邑人王衷處亦巨川告也劉涇得余顏告背

紙上有五分墨至今裝爲祕笈然如徐告粗有徐法爾王詵與余厚善愛之篤一日見語曰固願得之遂以韓馬易去馬尋於劉涇處換一石也此書至今在王詵處

送劉太冲序碧牋書王欽臣故物後有王參政名印王云因與唐垌兩出書各誤收卷去垌以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字剪去碧牋宜墨神彩艷發龍蛇生動觀之驚人不裝背揭去背紙以厚紙散卷之畧一出卽卷去其子云與智永

宋襄陽志卷之八書學

廿三

千文柳公權書柳尊師誌歐陽鄱陽帖並同葬矣亦可歎息也或謂密爲王詵購去

蘇之才收碧牋文殊一幅曾公妙迹又有與夫人帖一幅當是其嫂今在王詵家

曾公一軸五帖見石齋言在兄處懷素絹帖第一帖曾中刺痛第二帖恨不識顏

尚書第三帖律公好事是懷素老筆並在安師文處元祐戊辰歲安公攜至留吾家月餘臨學

乃還後有呂汲公入防已下題今歸章惇

懷素絹帖一軸雜論故事後人分剪爲二十餘處王詵累年遂求足元數又一云史陵者絹帖以六朝古賢一幀易與王詵

懷素草書祝融高坐對寒峰綠絹帖兩行此字最佳石紫微常刻石有六行今不見前四行問夷庚云與王欽臣家雜色纈絹背以詩代懷帖同軸今聞王之子爲宗室所購是懷素天下第一好書也

懷素草書楮紙三幅在故相洛陽張公孫直清

宋襄陽志卷之八書學

廿三

家馮京家收懷素絹上詩一首張伯高少時絹上草書兩幅張書今歸薛紹彭

薛紹彭有懷素一軸絹書肅宗行書綾紙千文購于錢景湛處又王仲至處褚書麻紙一幅楊

凝式小字黃麻紙一幅余皆見之歐陽詢孝經一卷薛臨寄錢公未見真蹟

張伯高五帖黃經紙少時書辭云往往興來五指包管等是也在僑僕家僕父學草故收得述

語斷處即剪作一軸黃油拳經紙與王仲至千文一同並無古印跋伯高名犯廟諱字余於皎然詩集中得之

唐垌處黃楮紙伯高千文兩幅與刁約家兩幅一同是暮年真蹟每辭六七字刁氏者後有李玉徐鉉跋爲人僞刻建業文房之印印之連合縫印破字每見令人歎息

世南汝南公主銘起草洛陽王護處見摹本云真迹在洛陽好事家有古跋後十年見真蹟在

卷陽處林奎入書學

三五

故相張公孫直清處其後止真觀十年十一月丁亥朔十六日旁小字注云赫赫高門在裴丞相家是其銘然此幅文但至半而止行下有空白紙猶空十一字此蓋卒日猶未言葬也闕文尚多安得便言赫赫高門不當後幅却與前幅不相連屬也其前標紅綾色如新有名幾玄題其標云故祭酒崔十八丈綽常與冠章賀拔甚皆以鑒賞相尋每稱伏膺虞書多歷年所自會昌以來時觀斯帖因致其真隸有加頃年崔丈

每送予兄弟下第束歸必云此去獲見汝南帖亦何減於昇第耶所惜者闕其銘文耳咸通二年春於存神室輟獻子凝良足齋愛也幾玄不知何人也虞帖爲時所重如此今好事家絕不會見真蹟摹本枕臥積時艸牙頭風因摹帖一關中刻石帖今法帖所載耳世最少者子敬虞帖今好事家一字亦無耳

唐末人學歐尤多四明僧無作學真字八九分行字肥弱用筆寬又有七八家不逮此僧國初

卷陽處林奎入書學

三五

孫妃弟驃騎孫思皓學歐本朝無人過也歐陽詢黃麻紙草書孝經是馬季良龍圖孫大夫直溫所收今歸薛紹彭家宗室令穰收歐陽詢三軸第一軸蘇彥語箴次幅故事兩段有開元縫印翰林之印李林甫等臣跋及知書樓官名氏末後唐賊蔣元暉題宣徽兩院使印余以智永三行帖陸柬之頭陀寺碑一幅易得語箴第二軸草帖五紙第三軸行書故事皆有開元姚宋印跋草帖乃暮年書精

彩動人行書少時書也

歐陽詢碧牋草書聖四幅在故相齊賢孫張直清處孫過庭草書書譜甚有右軍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乃過庭法凡世稱右軍書有此等字皆孫筆也凡唐草得二王法無出其右又有千文一本是少年書不逮書譜並在王翬家今歸王詵家

洪元慎集右軍越州寺碑真蹟在越州僧正子文處嘗通書許借未果余託提刑喬執中携告

米襄陽志卷之八書學

字六

往質看亦不肯出欲訟幹至越為家難不果去今要度牒易

唐摹皇象急就章有隸法在故相張齊賢孫直清處

光八郎帖今歸王詵呂公孺處李邕三帖第一改少傅帖深黃麻紙淡墨淳古如子敬第二縉

雲帖淡黃麻紙第三碧牋勝和帖以尚書戶部印印縫古印有陳氏圖書勾德元圖書記唐氏

雜迹印丙子歲第一歸薛紹彭第二歸高公繪

第三余以六朝畫古賢韓馬銀博山金華洞天

石古鼎復忘記數種物易得于其孫端問余嘗以碧牋臨三帖與真無異呂復携去裝褫矣

馮京家收唐摹黃庭經有鍾法後有褚遂良字亦是唐一種偽好物李錞收唐人歐行書兵箴

劉冲之丞相家物

劉涇倅吳時得摹帖一卷乃李懷琳偽作七賢帖後人所撰也內搏赤猿帖云僕不想欲爾夢搏赤猿其力甚於豹虎良久反覆余乃觀天背

米襄陽志卷之八書學

字七

地觀穹亦當不爽但僕之不達安得不憂吉乎報我凶乎詳告三日阮籍白繇君此帖比今刻

石字多乃懷琳所撰語也而法書要錄所載七賢帖太宗知其偽愛之以正觀字印之入御府

又有李氏衛帖云衛稽首和南近奉勅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不能拔賞隨世所學

規摹鍾繇遂多歷年二十著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

咄逼人筆勢洞精宁體道如師可謂晉尚書館

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此帖比今閣帖字亦多亦其所撰也次無名帖次郝超帖亦摹其閣帖中次陸機衛恒帖衛亦摹入閣帖也後余以畫易于劉涇分前四帖與李錚皆正觀間一種偽好物

楊凝式類顏曾公爭坐位帖秘閣校理蘇泚家有三帖第一白麻紙曰景度上大仙第二第三小字與薛紹彭家所藏正書相似余三次易得後以第一易與王詵第二易與劉涇余家今收

米襄陽志林卷八書學

三六

楮紙上詩云春來冰未泮冬至雪初晴為報方袍客豐年瑞已成王以畫易于趙叔益

張直清家楊凝式數帖真行甚好劉瑗收碧牋王帖上有勾德元圖書記保合大和印及題顯德歲嘗愛吾家顧愷之淨名天女欲以畫易吾荅以若有子敬帖便可易伯玉荅曰此猶披沙揀金此語甚妙

劉涇收許渾烏絲欄手寫詩一百篇字法極不俗第一篇湘潭雲重暮烟出巴蜀雪銷春水來

畫是面觀西南世界一段物色自有識者知之剪前一幅易與杜介一幅在王詵處

劉涇在宿州平生初收白麻紙臨顏書太冲序乃其秘笈第一物至潤收封款行李文饒太尉告許渾詩次得智永板本千文其後得余家十七帖日本書及日本告吳融司空圖贈晉光歌張顛晉光亞栖等書韓馬戴牛又楊傑處得貞觀御府內史官奴帖余以十七帖以下諸物易歸余家余先於唐垌處易得右軍尚書帖云得

米襄陽志林卷八書學

三六

于僧清道亦有正觀印印文遂復合仍帶元截紙痕一條故一物也林希見余家此軸嘆云秘府所有殆不過是嘗見閣下一卷正觀字印相去五寸許不相連若真印印則四枚理無平勻若偽雕必只一鈕用皆齊一也余聞之愠甚懶展閱愠極試取視之左右上下無一相當者疾呼林過與語所以公擊節曰公此書愈妙也方是時劉涇不信世有晉帖後十五年始得子鸞字帖云是右軍余云恐陳子鸞未經余目後薛

紹彭亦云六朝書

余居蘇與葛藻近居每見余學臨帖即收去遂裝黏作二十餘帖做名畫記所載印記作一軸裝背一日出示余不覺大笑葛與江都陳史友善遂贈之陳以為真余借亦不肯出

右軍唐摹四帖一帖有累鮮字薛道祖所收命為累鮮帖兩幅是冷金硬黃一幅是楮薄紙摹右軍暮年更妙帖也其一幅云欲與彥仁集界上平自可且何所詔人乃王道平乎其平字音

卷襄陽志卷六六書學

三

便又見晉人語氣上有弘文印印在帖心面上不印縫四邊亦有小開元字印御府帖也宋子房收得唐開元摹右軍帖末有李林甫等臣跋今歸王詵翰林印皆在也內異熟一帖歸薛紹彭家

王詵收勅一道是賜浙西節度旌節與顏魯公前中書門下如今制後郭子儀書名立人無下一畫字長題月日到真卿二字名如今落日押字左手下角孔目官名又知唐勅制皆真名不

花押今時以片紙黏於前頭連勅落日書押字如常式文牒似不敬也三公第一等人各書名雖大紙吏文亦足收也許彥先有南州刺史告真卿二字吏部尚書時字甚淳勁

蘇耆書畫記述與鳳師賞閱數日內史與王述書乃云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連滯非復一條獨坐不知何以為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捨逸而就勞歎恨無所復及爾交人事請託亦未見北都冀得小差頃日當何理此帖刻在

卷襄陽志卷六六書學

三

江南十八家帖中本朝以碑本刻入十卷中較之不差毫髮

唐人臨智永千文半卷在丞相蘇頌家

呂昌道家有懷素兩帖少年所書也今歸錢勰家又王欽臣有懷素以詩代懷寄浩公碧綠地

雜色縑上草書老筆特妙

呂穆仲侍郎收李陽冰白麻篆一卷筆細與縉

雲石刻相似

蘇台文收張從申墨蹟一卷余未見

蘇台文收張從申墨蹟一卷余未見

夢英諸家篆皆非古失實一時人又從而贈詩使人愧笑

蘇州邵元伯收蘇沂所摹張顛賀八清鑿帖與真更無少異又摹懷素自叙掌歸余家今歸吾友李錞一如真蹟程師孟語余四十千置得古

摹蘭亭一本白玉軸欲出示竟不曾取今在子宏處王安上曾見之

唐人摹右軍丙舍帖暮年書在呂文靖丞相家深問處法書要錄載是臨鍾繇帖薛紹彭摸得

東陽志卷八人書目
兩本一以見贈

柳公權書陰符經有會昌月日姓名為馬玘借去未還今知其子永稽能保惜在合肥江南文房物也

王仲修收唐湖州刺史楊漢公書有鍾法與襄州羅讓能書碑同余家亦收一幅後題會昌年臨寫鍾表今易歸薛紹彭家

唐司議郎陸柬之書頭陀碑寺前少雨幡護行吳郡世未有此書內空山字後筆以氏族志檢

之父名山才遂以為定及王詵處收錢氏蘭亭遂皆空山字王仲攷收蘭亭詩一卷詞云悠悠大象運殆是一種分開物余以頭陀碑一幅及智永帖換宗室令穰歐書語箴一幅與薛紹彭分收

智永臨右軍五帖獲于吳郡末云玄度忽腫至可憂慮疾候自恐難耶史稱玄度服巨勝實莫知所終此可鑒也因托薛紹彭書考妣會稽公裴陽丹陽二大夫人告贊為潤筆薛以書畫還

東陽志卷八人書目
往出處必同每以鑒定相高得失評較

無錫唐氏有雙鈞右軍十七帖有精彩錢塘僧了性收一卷楮紙一同唐垌家有一卷是錢氏物紙白唐氏又收碧綾黃庭經云是褚遂良書非也上有江南李重光清輝二字小印云是丁晉公家族人所質錢氏所收浩博帖云臣節分嚴外無典掌之所故不簿上而諸位咸有法書臨榻甚多常州使君景湛房下往往為人購去薛紹彭收肅宗千文是也上皆有希聖字印忠

孝之家圓錢印錢氏書堂印錢廳房下有史孝
山出師頌題作蕭子雲亦奇古又有寫白樂天
書一首是唐人書亦秀潤天氣殊未佳顏魯公
帖綠棗花綾是唐人勾填墨深淺夫金玉爲
器毀之則再作何代無工字使其身在再寫則
未必復工蓋天真自然不可預想想字形大不
爲篤論人人若同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却
是造妙語既再作不可復得搨而藏何陋之
有

米襄陽志林卷六

八書學

手四

管軍苗履長子忘其名癸夫歲都下法雲寺遯
遁去長安一大姓村居家其石匣中所藏玉軸
晉魏古帖數十軸目嘗見之余每入夢想

王詵每余到都下邀過其第卽大出書帖索余
臨學因櫃中翻索書畫見余所臨王子敬鵝羣
帖染古色麻紙滿目紋錦囊玉軸裝剪他書
上跋連於其後又以臨虞帖裝染使公卿跋余
適見大笑王就手奪去諒其他尚多未出示又
余少時使一蘇州背匠之子呂彥直今在三館

爲胥王詵嘗留門下使雙鈞書帖又嘗見摹黃
庭經一卷上用所刻勾德元圖書記乃余驗破
者

近年筆法蔡君謨獨步當世予嘗戲謂君謨言
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船不離處所君謨以
爲能取譬

十二南校

桐江趙如獻校

寒山趙宦光正

米襄陽志林卷六

八書學

手五

米襄陽志林卷第六

米襄陽志林卷第七

畫學

明 禾 范明泰 長康編

伯時病右手予始作畫以李常師吳生終不能去其氣余乃取顧齊古不使一筆入吳生又李筆神采不高余為瞞目面文骨木自是天性非師而能惟作古忠賢像也

余嘗與李伯時分布次第作子敬書練裙圖圖成乃歸權要竟不復得余又嘗作支許王謝于

米襄陽志林卷七 畫學

一

山水間行自挂齋室又以山水古今相師少出塵格因信筆作之多烟雪掩映樹石不取工細意似便已知音求者只作橫挂三尺軸惟寶晉齋中懸雙幅成對長不過三尺標出乃不為椅所蔽人行過肩汗不着更不作大圖無一筆李成關同俗氣

鑒閱佛像故事圖以勸戒為上其次山水有無窮之趣尤以烟雲霧景為佳其次竹木水石其次花草至於士女翎毛貴游戲閱殊不入清觀

家具眼

大畧牛馬人物一摸便似山水摹皆不成山水心匠自得處高也

此收畫必先收唐希雅徐熙等雪圖巨然或范寬山水圖齊整相對者裝堂遮壁乃于其上旋旋掛名筆絹素大小相當成對者又漸漸掛無對者蓋古畫大小不齊鋪掛不必端正若晉筆須第二重掛唐筆為襯乃可掛也

今人絕不作故事者由所為之人不考古衣冠皆使人發笑古人皆云某圖是故事也蜀人有

米襄陽志林卷七 畫學

二

晉唐餘風國初已前多作之人物不過一指雖乏氣格亦秀整林木皆用重色清潤可喜今絕不復見矣

大抵畫今時眼生者即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似者即以正名差配之好事者與賞鑒之家為二等賞鑒家謂其篤好徧閱記錄又復心得或自能畫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費力元非酷好意作標韻至假耳目于人此謂之好事者

正錦囊玉軸以為珍祕開之或笑倒余輒撫案
大叫曰慙惶殺人王說每見余作此語亦常常
道每見一可笑必曰米元章道慙惶殺人
古人圖畫非無勸戒今人撰明皇幸蜀圖無非
後麗吳王遊晉圖重樓平閣徒動人侈心
唐畫張志和顏魯公樵青圖在朱長文處無名
人畫甚佳今人以無名為有名不可勝數故諺
云牛即戴嵩馬即韓幹鶴即杜荀象即章得是
也

水滸陽志卷七 八畫學

古畫若得之不脫不須背標若不佳換標一次
背一次壞屢更矣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采花
之穠豔蜂蝶只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
失之也

絹素百破必好畫裂紋各有辨長幅橫卷裂紋
橫橫幅直卷裂紋直各隨軸勢裂也直斷不當
一縷歲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指
亦蘇不可偽作其偽者快刀直過當縷兩頭依
舊生作毛起拍又堅紉也濕染者色棲縷間乾

薰者烟鼻上深下淺

余少收畫圖見奇巧皆不錄以為不應如是及
長官于桂見陽朔山始知有筆力不能到者向
所不錄翻恨不巧矣因知范至能所謂平地蒼
王囑起為天下偉觀第一者真非虛語也
池州匠作秋浦九華峰有清趣師董源

荆浩善為雲中山頂四可峻厚

蘇州丁氏五星圖宗室叔益家金星一小幀並
真蹟也沈括收周昉五星與丁氏一同

水滸陽志卷七 八畫學

李成師荆浩未見一筆相似師開同則樹相似
范寬師荆浩浩自稱洪谷子王說嘗以二畫相
送題勾龍爽畫因重背入水於左邊石上有洪
谷子荆浩筆字在合綠色抹石之下後數年丹
徒僧房有一軸山水與浩一同而筆乾不潤於
瀑水邊題華原范寬乃是少年所作却以常法
較之山頂好作密林自此趨枯老水際作突兀
大石自此趨勁硬信荆之余子也
女史箴橫弓筆彩生動秀潤今士人家收得唐

摹顧筆列女圖至刻板作扇皆是三寸餘人物與劉氏女史箴一同

戴逵觀音在余家天男相無髭皆貼金

蔣長源收宣王姜后免冠諫圖宣王白帽此六朝冠也

天帝釋像在蘇泌家皆張僧繇筆也張筆天女宮女面短而艷顧乃深靚爲天人相武帝作居士服及唇露齒宮女四人攀花後四武士持戈劍髮如神也

米芾陽志卷七 畫學

五

蘇氏種瓜圖絕畫故事蜀人多作此等畫工甚非閩立本筆立本畫皆着色而細銷銀作月色布地今人收得便謂之李將軍思訓皆非也江南李主多有之以內合同印集賢院印之蓋收遠物或是珍貢

張修家有辟支佛下畫王維仙桃巾黃服合掌頂禮乃是自寫真與世所傳關中十大弟子真法相似世俗以蜀中畫驛網圖劍門關圖爲王維甚衆又多以江南人所畫雪圖命爲王維但

見筆清秀者卽命之如蘇之純家所收魏武讀碑圖亦命之維李冠卿家小卷亦命之維長安李氏雪圖與孫載道家雪圖一同命之維其他貴侯家不可勝數諒非如是之衆也

山水李成只見二本一松石一山水松石出盛文肅家山水在蘇州寶月大師處秀潤不凡松勁挺枝葉鬱然有陰荆楚小木無一冗筆不作龍蛇鬼神之狀今世貴侯所收大圖猶如顏柳書藥牌形貌似爾無自然皆凡俗林木怒張松

米芾陽志卷七 八畫學

六

榦枯瘦多節小木如柴無生意成身爲光祿丞第進士子祐爲諫議大夫孫宥爲待制贈成金紫光祿大夫使其是凡工衣食所仰亦不如是之多皆俗手假名余欲爲無李論李璋自言收李成八幅此特以氣與好事家相尚耳

董源平淡天真多唐無此品在畢宏上近世神品格高無與比也峰巒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趣皆得天真嵐色鬱蒼枝榦勁挺咸有生意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

同人物俗石木出於畢宏有枝無幹

張友正家收古栢一株枝枝如龍虵糾結甚異石亦皴澁不凡題爲韋侯

滕昌祐邊鸞徐熙徐崇嗣花皆如生黃筌惟蓮

差勝雖富艷皆俗

李王山水唐希雅黃筌之倫翎毛小筆人收甚

衆好事家必五七本不足深論

宗室仲忽收孫可玄笠澤垂釣圖亦不俗然世

無可玄筆又收唐出相道德經一卷人物三寸

大業陽志林卷七 書畫學

許皆如吳畫

余收李成至李冠卿大扇愛之不已爲天下之

冠既購得之背于真州昭宣使宋用臣自舒州

召還見之太息云慈聖光獻太后於上溫清小

次盡購李成畫貼成屏風以上所好至輒玩之

因吳丞相冲卿夫人入朝太皇使引辨真僞成

之孫女也內以四幅爲真拆奉上別購補之勅

用臣背于內東門正與此類因語泫然囑吾愛

惜余亦甚珍之及得盛文肅家松石片幅如紙

幹挺可爲隆棟枝茂淒然生陰作節處不用墨

圈下一大點以通身淡筆空過乃如天成對面

皴石圓潤突起至坡峯落筆與石脚及水中一

石相平下用淡墨作水相準乃是一磧直入水

中不若世俗所效直斜落筆下更無地又無水

勢如飛空中使妄評之人以李成無脚蓋未見

真耳劉涇自以李成真筆多於是出示之乃良

久曰此必成師也

關同真蹟見二十本范寬見三十本其徒甚多

大業陽志林卷七 書畫學

滕昌祐邊鸞各見十本丘文播花木見三十本

祝夢松雪竹見五本巨然劉道士各見十本餘

董源見五本李成真見兩本廣見三百本徐熙

崇嗣花果見三十本黃筌居宋居寶見百本李

重光見二十本僞吳生見三百本

關中小孟人謂之今吳生以壁畫筆上絹素一

一如刀劃道子界墨訖則去弟子裝之色蓋本

筆再添而成唯恐失真故齊如劃小孟遂只見

壁畫不見其真至於點睛皆用濃墨愈光愈失

神彩不活又畫人面耳邊地開口鼻眼相近武宗元亦然以吳生畫其手多異然本非用意各執一物理自不同宗元乃爲過海天王二十餘身各各高呈以其手各作一樣一披之猶一羣打令鬼神不覺大笑俗以爲工也

東丹王胡瓌蕃馬見七八本雖好然非齋室清翫也

余昔購丁氏蜀人李昇山水一幀細秀而潤上危峯下橋涉中瀑泉松有三十餘株小字題松

林襄陽志林卷之八畫學

九

身曰蜀人李昇以易劉涇古帖劉刮去字題曰李思訓易與趙叔益今人好僞不好真使人嘆息也

李冠卿少卿收雙幅大折枝一千葉桃一海棠一梨花一大枝上一枝向背五百餘花皆背一枝向面五百餘花皆面命爲徐熙余細閱於一花頭下金書臣崇嗣上進公歎曰平生所好終被弟看破破除平生念矣又收兩幅樓臺甚古上有三十餘宮人唐裝約略行筆髮彩生動又

收六幅大龍旁畫龍王不知何人筆精彩動人云五郡祈輒雨

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善畫草木葉心翎毛如唐徐後無人繼世但以獐猿稱可歎或云畫孝嚴殿壁畫院人妬其能只令畫獐猿竟爲人所鳩

趙昌王友之流如無才而善伎士初甚可惡終須伶而收錄裝堂嫁女亦不棄

王端學關同人物益入俗

林襄陽志林卷之八畫學

十

元鶴傳寫真有神彩

武岳學吳有古意子洞清元作佛象羅漢善戰掣筆作髭髮尤工天人畫壁髮彩生動然絹素畫以粉點眼久皆先落使人惜之南嶽後殿壁天下奇筆

江南劉常花氣格清秀有生意固在趙昌王友之上

傳古龍如蜈蚣董羽龍如魚

趙叔益家舊有出蟄圖江南畫魚蝦相隨山石

林木人物如董源佳作也是龍吞珠圖

曹仁熙水今古無及四幅圖內中心一筆長丈

餘自此分去高郵有水壁院

大夫蔣長源作着色山水頂似荆浩松身似李

成葉取真松為之如靈鼠尾大有生意石不甚

工作凌霄花纏松亦佳作

王詵學李成皴法以金碌為之似古今觀音寶

陀山狀作小景亦墨作平遠皆李成法也

蘇子瞻嘗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

米襄陽志林卷七 八畫學

十一

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

文同與可自謂與文拈一瓣香以墨深為面淡

為背自與可始也作成林竹甚精子瞻作枯木

枝幹虬屈無端石皴硬亦恠恠奇奇無端如其

胸中盤鬱也吾自湖南從事過黃州初見公酒

酣曰君貼此帑壁上觀音紙也即起作兩枝竹

一枯樹一怪石見與後晉卿借去不還

印湘見畫即摹無不亂真

坦然明白易辨者顧陸吳周昉人物滕邊徐唐

祝花竹翎毛荆李關董范巨然劉道士山水戴

牛曹韓馬韋馬亦復難辨蓋相似眾也

趙昌王友鐔蠻輩得之可遮壁無不為少程坦

崔白侯封馬賁張自方之流皆能汗壁茶坊酒

店可與周越仲翼草書同掛不入吾曹議論得

無名古筆差排猶足為尚友

蘇子美有畢宏山水題云筆勢凶險是也

宗室仲儀收古廬山圖一半幾是六朝筆位置

寺基與唐及今不同石不皴林木格高挽舟人

米襄陽志林卷七 八畫學

十二

色舟製近古所惜不全也

黃筌畫不足收易摹徐熙畫不可摹

蘇子美藏黃筌鶴鴿圖只蘇州有三十本更無

少異今院中作屏風畫用筌格稍舊退出却無

處可辨

江南周文舉士女面一如昉衣紋作戰筆此蓋

布文也惟以此為別昉筆秀潤勻細

沈括存中收唐人壁畫兩大軸或一手一面或

半身是學者記其難處遂題為真

寶月所收李成四幅路上一才子騎馬一童隨
清秀如王維畫孟浩然成作人物不過如是他
圖畫人醜怪賭博村野如伶人者皆許道寧專
作成時畫

李公麟云海州劉先生收王獻之畫符及神一
卷况小字五斗米道也李伯時只一見求摹不
許意不知誰何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
以熟湯半熟入粉搥如銀版故作人物精彩入

米芾陽志林卷七 / 書畫學

十三

筆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且文麓便云不是唐
非也張僧繇閻令畫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畫
皆麓絹徐熙絹或如布

文彥博以古畫背作匣意在寶惜然貼絹背着
糊損愈疾今人屏風俗畫一二年即斷裂恰恰
蘇落也匣是收壁畫製書畫以時卷舒近人手
頻自不壞歲久不開者隨軸乾斷裂脆粘補不
成也

王球有兩漢而下至隋古帝王象云形狀有怪

甚者恨未見之此可訪為祕閣物

檀香辟濕氣畫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無
糊氣又辟蠹也若玉軸以古檀為身檀身重今
却取兩片剝中空合柄軸鑿乃輕輕不損畫常
卷必用桐杉佳也軸重損絹軸不宜用金銀既
俗且招盜若桓靈寶不然水晶作軸挂幅必兩
頭墜性重蜀青圓錢雙鸞錦最俗不可背古畫
只背今人裝堂亦俗也

蘇木為軸以石灰湯轉色歲久愈佳又性輕角

米芾陽志林卷七 / 書畫學

十四

軸引虫又開軸多有濕臭氣檀犀同匣共發古
香紙素既古自有古香也

范寬山水業業如恒岱遠山多正面折落有勢
晚年用墨太多土石不分本朝自無人出其右
者溪出深虛水若有聲其作雪山全師世所謂
王摩詰

董源峰頭不工絕澗危徑幽壑荒迥多真意余
家有紙本曹不興如意輪圖邵必家有六朝畫
西山十二真君題為閣立本

葉助字天祐收蜀范瓊畫梁武帝寫誌公圖一幅武帝白冠衣褐晉尚白宋齊梁陳習見不同各以所尚色皆白帽帝首叔季文物如此豈非餘分國位乎顧愷之畫維摩猶白首周木德冕皆尚青仲尼曰吾殷人也生於宋故服章甫之冠此殷制殷水德故尚玄玄端章甫皆黑色也封二王後各行其正朔服其文物也漢火德尚赤用赤幘舜土德尚黃故服黃冠圖宜觸類而長之乃不凡

本草陽志卷七

八書學

五

江南陳常以飛白筆作樹石有清逸意人物不工折枝花亦以逸筆一抹為枝以色亂點花欲奪造化本朝妙工也

徐熙風牡丹圖葉幾千餘片花只三朵一在正面一在右一在衆枝亂葉之背石竅圓潤上有一貓兒余惡畫貓數欲剪去又蔣長源以二十千置黃筌畫狸貓顫勃荷甚工

薛郎中道祖有花下一金盆盆旁鶉鳩謂之金盆鶉鳩豈是名畫可笑又收吳王斫繪圖江南

衣文金冠右衽紅衫大榻上背擦兩手吳王衣不當右衽

唐人軟裏蓋禮樂闕則士習賤服以不違俗為美余初惑之當俟君子留意者舊言士子國初皆頂鹿皮冠弁遺制也更無頭巾掠子必帶篋所以裹帽則必用篋子約髮客至即言容梳裹乃去皮冠梳髮角加後以入幘頭巾巾中篋約髮乃出客去復如是其後古有絲絹作掠子掠起髮頂帽出入不敢使尊者見既歸於門背取

本草陽志卷七

八書學

六

下掠子篋約髮訖乃敢入恐尊者令免帽見之為大不謹也又其後方見用紫羅為無頂頭巾謂之額子猶不敢習庶人頭巾其後舉人始以紫紗羅為長頂頭巾垂至背以別庶人黔首今則士人皆戴庶人花頂頭巾稍作幅巾逍遙巾額子則為不敬衣用裹肚勒帛則為是近又以半臂軍服被甲上不帶者謂之背子以為重禮不知巾之士服大帶拖紳乃為禮不帶左衽皆夷服此必有君子制之矣漢刻從者巾與殷母

追同今頭巾若不作花頂而四帶兩小者在髮
兩差大者垂則此制也禮豈有他君子制之耳
余爲漣水每民去巾下必有鹿楮皮冠此古俗
所着良足美也又唐初畫舉人必鹿皮冠縫掖
大袖黃衣短至膝長白裳也蕭翼御史至越見
辯才云着黃衣大袖如山東舉子用證未軟裹
曰襴也李白像鹿皮冠大袖黃袍服亦其制
有吳中一士大夫好畫而裝背以舊古爲辨仍
必以名畫記差古人名嘗得一七元題云梁元

米芾陽志卷三十八畫學

七

帝畫也又得一伏羲畫卦象題云史皇畫也問
所自荅云得于其孫了不知軒轅孫史皇孫也
若是史皇孫必於戾園得之其他畫稱是嘗見
余家顧愷之維摩更不論筆法便云若如此近
世畫甚易得顧侍史曰明日教胡常賣尋兩本
後數日果見兩凡俗本即題曰顧愷之維摩陸
探微維摩題顧愷之者無文殊只一身是曾見
瓦棺象者也其一有文殊睡獅子故曰陸探微
曾見甘露陸探微有張目獅子故也此收章得

象杜荀鶴之流其兄有鑒別曰舍弟極損終與
一日燒了會其先化不然梁元帝又夢秦始皇
也士流當以此爲戒其物不必多以百軸之費
置一軸好畫不爲費以五鏹價置一百軸繆畫
何用黃卷五經赤軸三史猶有俟於抄錄若如
是佛畫止可渡江投水府也

嘉祐中三人收畫楊褒邵必石揚休皆酷好竭
力收後余閱三家畫石氏差優楊以四世五公
字印號之無一軸佳者邵印多巧篆字其旁大

米芾陽志卷三十八畫學

六

畧標位高略似江南畫即題曰徐熙蜀畫星神
便題曰閻立本王維韓滉皆可絕倒其孫携韓
滉散牧圖至乃雙幅上驢二十餘枚不及崔白
輩絹素染深黃絲文總緊索價四百貫面上左
以粉作牌子題曰韓晉公散牧圖不疑家寶其
上一印鎮江軍節度使印是油單印者其大四
寸許文麓下一印只略有唐印最小又文細諸
人共笑其僞久之無人信遂以五十千質與江
氏而去因嗟之曰華堂之上清晨一羣驢子嘶

咬是何氣象

真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彩色如新惟佛像多經香烟薰損本色

余相國寺中八金得紙桃兩枝綠葉虫透背二葉着桃上二桃突兀高出紙素徐熙真筆也

沈括收畢宏畫兩幅一軸上以大青和墨大筆直抹不皴作柱天高半峰滿八分一幅至向下

作斜鑿開曲欄約峻崖一瀑落下兩大石塞路頭一幅作一圓平生半腰雲遮下積石數塊一

米襄陽志卷六 畫學

九

童抱琴由曲欄轉山去一古木臥奇石奇古及居潤問之云已易與人竟不再出至今常在夢寐間也

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當時同遊山陰南唐顧閔中遂畫為山陰圖三吳老僧寶之莫

肯傳借余嘗與伯時說伯時率然弄筆隨所說想像作之瀟灑有山陰放浪之思

蘇子瞻收吳道子畫佛及侍者誌公十餘人破碎甚而當面一手精彩動人點不加墨口淺深

疊成故最如活王元規家二天王皆是吳之入

神畫竹筆磊落揮霍如蓴菜條園潤折算方圓凹凸裝色如新與子瞻者一同李伯時家天王

雖佳細弱無氣格乃其弟子輩作貴侯家所收率皆此類也宗室大年處天蓬亦真吳筆周仁

熟家大悲亦真今人得佛則命為吳未見真者唐人以吳集大成而為格式故多似尤難鑒定

余白首止見四軸真筆也

米襄陽志卷六 畫學

十

巨然師董源今世多有本嵐氣清潤布景得天真多巨然少年時多作礬頭老來平淡趣尚劉道士亦江南人與巨然同師巨然畫則僧在王

位劉畫則道士在王位以此為別

余家顧淨名天女長二尺五應名畫記所述小身維摩之數唐鏤牙軸紫錦裝標李公麟見之

賞愛不已親琢白玉牌鼎銘古篆虎頭金粟字皆碾雲鶴以結緣也

戴逵觀音亦在余家家山乃逵故宅其女捨宅為寺寺僧傳得其相天男端靜舉世所觀觀音

作天女相者皆不及也名畫記云自漢始有佛至達始大備也

蔡子駿家收老子度關山水林石車從關令尹喜皆奇古老子乃作端正塑像戴翠色建華冠手持碧玉如意此蓋唐為之祖故不敢畫其真容漢畫老子于蜀郡石室有聖人氣象想去古近當是也

余家董源霧景橫披全幅山骨隱顯林梢出沒意趣高古

米芾陽志林卷一八書學

五

唐希雅作林竹韻清楚但不合多作禽鳥又作

棘林間戰筆小竹非善是効其主李重光耳

錦峰白蓮居士又稱鍾峰隱者皆李重光畫自

題號意是鍾山隱居耳每自畫必題曰鍾隱筆

上着內殿圖書之印及押用內合同集賢院黑

印有此印者是典于文房物也內合同乃其璽

唐室皆用內合同為御印至梁高祖始用御前

之印也錢氏以內院傲之封函曰制姓名內曰

制公某人可某官官上用此印日月用國印

余家收唐人麻紙畫楊子雲腰下懸一兕觥細轉條索蔣永叔收古銅兕觥其形勢骨體凹凸全備轉旋條索一如余家畫遂以帖易去以證謂之子雲觥

孫知微作星辰多奇異不類人間所傳信異人也然是逸格造次而成平淡而生動雖清拔筆皆不圓學者莫及然自有懷古圓勁之氣畫龍有神彩不俗也楊拙學吳生點睛鬚髮有意衣紋差圓尚為孫知微逸格所破

米芾陽志林卷一八書學

五

鍾離公序收燕公畫一幅題曰禮部侍郎燕穆

之畫付女五娘氣格如此

王君玉收王維畫堯民鼓腹圖

蔣永仲收韋侯松一幅千枝萬葉非經歲不成

麟文一一如真筆細圓潤

宗室君發以七百千置閣立本太宗步輦圖以

熟絹通身背畫經梅便兩邊脫磨畫蘇落

余以范寬圖易僧夢休雪竹一幅巨石倒影下

落葉數片浮水面旁一枯木亦倒影後易韋馬

于蔣長源凡去十一種物方得蔣後易與王詵
今蔡勝道有六幅長丈餘奇甚大屋梁方可掛
森森如坐竹下

道士牛戩筆墨麓豪縱放亦不俗格固在艾宣
惠崇寶覺張經之上也

李甲華亭逸人作逸筆翎毛有意外趣木不佳
漣漪藍氏收晉畫渾天圖直五尺素畫不作圖
勢別作一小圈畫北斗紫極亦易於點閱又列
位多異於常圖

雜陽張狀元師德家多名畫其姪孫南都倅茂
宗處見唐畫嵇康廣陵散松石遠岸奇古所書
故事空民字世未見同品畫真佳作也黃筌六
幅着色山水有江南徐崇嗣桃六幅折枝江南
周文矩士女徐熙鱖魚蟹皆有丁晉公親題印
餘畫皆張狀元及景儉字印李成淡墨如夢霧
中石如雲動多巧少真意范寬勢雖雄傑然深
暗如暮夜晦暝土石不分物象之幽雅品固在
李成上

李成上

世京家有謝靈運盤足坐象亦奇古

李師端收薛稷二鶴唐李昇着色畫二軸三幅
山水舟舫小人物精細兩幅畫林石岸蒨亭溪
水數道士閑適人物差大反不工小者石岸天
成都無筆蹤其三幅峰巒秀拔山頂蒙茸作遠
林巖巒洞穴松林層際木身圓挺都無筆踪其
二度非歲月不可了一畫人間未見如此之細
且工雖太密茂林中不虛而種種木葉古未有
倫今固無有與余得於丁氏者無以異

穎州公庫顧愷之維摩百補是唐杜牧之摹寄
穎守者本置在齋龕不携去精彩照人前後士
大夫家所傳無一毫似蓋京西工拙其屏風上
山水林木奇古坡岸皴如董源乃知人稱江南
蓋自顧以來皆一樣隋唐及南唐至巨然不移
至今池州謝氏亦作此體余得隋畫金陵圖於
畢相孫亦同此體余因題其顧畫幅上云米芾
審定是杜牧之本仍以撥發司印印之蓋證勾
誣刻石妄指為人易去也余與穎簽善託尋善

工摹須切記似凡三寄蠟本無一筆似者或可
上之御府乞國工摸賜世間為千年之傳如唐
文皇蘭亭豈非一代盛美

唐太宗步輦圖有李德裕題跋人後脚羌是閻
令畫真筆今在宗室仲爰家

道德經一卷出相間不知何人畫絹本是大小
不勻真褚遂良書在范相堯之家與馮京當世
家西昇經不同雖有裴度題跋非閻令畫
褚筆唐人自不鑿爾

卷襄陽志林卷三八畫學

畫

王維畫小輞川摹本筆細在長安李氏人物好
此定是真若比世俗所謂王維全不類或傳宜
興楊氏本上摹得

馬佳本所見高公繪二馬一齧草一嘶王詵家
二馬相咬是一本後人分開賣蘇澈家三疋王
元規家一疋宗室令穰家五疋劉涇家三疋皆
筆法相似並唐人妙手也劉所收白子母牛王
仲修家黑牛令穰家黑牛皆命為戴甚相似貴
侯家多不同皆命為戴不可勝數

張退傳丞相孫德淑收仁宗畫黑猿上有小印
寶旁一印胡蘆王素字畫奇甚

潤州節推莊鼎青州人收麻紙爾雅圖衣冠人
物與蘇氏一同

王球收西域圖謂之閻令畫褚遂良書與馮京
家同假名耳

宗少文一筆畫唐人摹絹本在劉季孫家故蘇
太簡物薛稷鶴在蘇之孟家

北史人物衣冠乘馬甚古亦在蘇之孟家題云
水襄陽志林卷三八畫學

曹將軍也

美

徐熙大小折枝吾家亦有士人家往往見之翎
毛之倫非雅翫故不錄桃一大枝謂之滿堂春
色在余家

李公麟家展子虔朔方行小人物甚佳韓馬破
裂四足如涉水中皆南唐文房物

宗室仲爰收唐畫陶淵明歸去來其作廬山有
趣不俗

楊崇收唐畫村田踏歌樂上題廣政年入御府

人物亦佳

潤州甘露寺張僧繇四菩薩長四尺一板長八尺許又陸探微神面黃口角露二向上齒金甲手持幡下一白獅子神彩驚人殿梁天監中蓋拱明間有二吳道子行脚僧吾移置行脚僧於淨名齋以避風雨已上並會昌中廢寺於本道合毀寺處移來於此寺其殿中置明皇御像因得不廢元符末一旦為火所焚六朝遺物掃地江左更無一晉筆藏是六朝所書卷末晉王總

本集陽志林卷七 八十四學

壬

持煬帝小字也平江南鳩集置寺題跋具存李衛公祠手植檜皆焚蕩寺後重重金碧參差多景樓面山背海為天下甲觀五城十二樓不過也所存惟衛公鐵塔米老庵二間

榮谷道收靈獵圖命為王維不類張氏辟支佛所畫合掌像林木類蜀人筆雪山精好是唐物維則未也

禮部侍郎燕穆之司封郎宋迪直龍圖閣劉明復皆師李成復古比二公特細秀作松枝而無

向背荆楚細甚秀

嗣僕王宗漢作蘆鴈有佳思

宗室令穰作小軸清麗雪景類世所收王維汀

渚水鳥有江湖意

章友直善畫龜虵以篆筆畫亦有意又能以篆

筆畫碁盤筆筆相似其女並能之

杭僧真慧畫山水佛像近世出品惟翎毛墨竹

有江南氣象寫一大牛大數尺形似虎

艾宣張涇寶覺大師翎毛蘆鴈不俗寶覺畫一

本集陽志林卷七 八畫學

壬

鶴王安上見以謂薛稷筆取去

杭士林生作江湖景蘆鴈水禽氣格清絕南唐

無此畫可並徐熙在艾宣張涇寶覺之右人罕

得之

劉巨濟收唐人畫脫殼筍如生

錢藻收張璪松一株下有流水澗松上有八分

詩一首斷句云近溪幽濕處全藉墨烟濃又有

璪荅詩在大夫孫載家高公繪亦有張璪澗底

松山上苗山水一軸

端州有陳高祖之後收陳世諸佛帝真白畫唐使下御史姓韋作記頂幅巾不冠後王作醉舞狀

蘇汶有江南暝禽圖徐熙一酸榴余家有丁晉公所收甜榴滕中孚有徐熙對花果子四軸石楊休有吾家唐畫韋侯故事六橫幅山水人物車馬備具後人題作張萱易李邕帖衆物之一也并徐熙牡丹海棠兩幅

余家收古畫最多因好古帖每自一軸加至十

幅以易帖大抵一古帖不論費用及他犀玉瑠璃寶玩無慮十軸名畫其上四角皆有余家印

記見即可辨

馮永功家有日本着色山水南唐亦命爲李思訓作

范大珪有折枝梨花古筆非江南蜀畫

王敏甫收李重光四時紙上橫卷花一軸每時則自寫論物更謝之意文一篇畫一幅字亦少時作花清麗可愛

蘇洵收古茴香一枝題爲閻令畫

王晉卿收江南畫小雪山二軸易余歲餘小木一筆纏起作枝葉如草書不俗後易書與蘇之友李伯時云其父所收失去知在晉卿家不知歸余恨不得易云王維筆非也

余收易元吉逸色筆作蘆如真上一鴨鴛活動晉卿借去不歸

邵必家維摩文殊六朝畫

王士元作漁邨浦嶼三景類江南畫

宏中筆

文彥博太師小輞川拆下唐跋自連真還李氏

一日同出坐客皆言太師者真唐張彥遠名畫

記云類道子又云雲峰石色絕迹天機筆思縱橫參於造化孫氏圖僅有之餘未見此趣

梁谿馬世奇圖林林黃虞龍林古成同茂

宋襄陽志林卷第七

米襄陽志林卷第八

明 禾 范明泰 長康編

塵談

春和便思弄筆札手龜不作乃可自滌研若不
自滌者書皆不成

古書豎畫皆圓盖有助于器唐皆鳳池硯中心
如瓦凹故曰硯瓦因其凹勢一援其筆鋒已圓
矣書畫安得不圓今硯心平如砥一援筆則扁
故字畫亦扁近又有鐵心硯援筆則三角字畫

米襄陽志林卷八 塵談
安得圓哉

印文須細圈須與文等我太宗祕閣圖書之印
不滿二寸圈文皆細上閣圖書印亦然仁宗後
印經院賜用上閣圖書字大印龕文若施於書
畫古 素字畫多有損于書畫也貞觀開元有
二印 印小者印書縫大者圈利角一寸已上
古篆于鶴鶴頌上見之他處未嘗有
余寫海岱詩三四次寫間有一兩字好信書亦
一難事

綏乎郡名那里右政者中有省文有人收古印
文曰相侯宣印乃是丞相富民侯薛宣印最小
繆篆乃今所謂填篆也用辨私印二字

余始與公故為僚官僕與叔晦為代雅以文藝
同好甚相得於其別也故以私玩贈之題以示
二姓之子孫異日相值者叔晦之子道奴德奴
慶奴僕之子鼈兒洞陽三雄

林希逸送余詩壺嶺共傾銀雪水墨王猶展玉
樓風壺嶺謂余研山也又劉巨濟收右軍子鸞
米襄陽志林卷八 塵談

帖作贊兒寄其畧曰執黑帝矩作黑風雨大一
尺許星五十五奇文也

元日明窓焚香西北向吾友其未懷可知展文
皇大令闕不及他書臨寫數本不成信真者在
前氣穢懾人也

兩三日未解海岱咫尺不能到焚香而已日短
不能晝眠又少人往還惘惘足下比何所樂第
戲

馬元京師人京師筆工不善殺毫不能算無墨

池故轉掣枯竭元遊四方備能之其至姑蘇也
僕頗用焉

胡不入城單外恐不堪久芾白

余臨大令法帖在常州士人家不知何人取作
廢帖裝褙以與沈括一日林希會章惇張詢及
余于甘露寺淨名齋各出書畫至此帖余大驚
曰此芾書也沈勃然曰某家所收久矣豈是君
書余咲曰豈有變主不得認物耶

姑蘇衣冠萬家每歲荒及迫節遣使老婦駟
三

攜書畫出售余昔居蘇書畫遂多洛陽有書畫

友每約不借出各各相過賞閱是宋子房言其
人屢與王詵尋購得書余嘗目爲太尉書駟平
生欲調洛蘇一官以購書畫卒不可得奈何

福州紙漿硃亦能歲久余往見杭州俞氏張長
史惡札禪師不合爲婚主是也入水亦不透越
陶竹萬杵在油拳上緊薄可愛余年五十始作
此紙謂之金版也

河北桑皮紙白而慢愛糊漿硃成佳如古紙今

得用淮陽守糊背二幅硃亦頗全仍發墨彩

六合紙自晉已用乃蔡侯漁網遺制也網麻也
人因而用木皮油拳不漿濕則硃能如漿然不
耐久唐人以漿硃六合慢麻紙書經明透歲久
水濡不入今人以油拳策經爲卷則不耐背古
書耳

饒州竹入墨在連上又有黃皮紙天性如染薄
脆可愛亦宜背古書連紙不可寫經用小便浸
稻籬非竹也天陰便臭又連籬非佳品漿硃亦
不成

無爲紙亦有細白者硃亦入用川麻不漿以膠
作黃紙唐詔勅所以有白麻之別也長沙雲益
廿年前未使灰透明有骨古紙擣細者不在唐
澄心之下因康王教紙匠遂入灰品不及康王
展之則石灰蒲手

康王作紙錢紙遂使天下近利厚故俗更不作
好紙在筠上循紙上領嶠梅紙品在池上循韶
藤皆有紙而韶大行于嶺南不入墨如循也

唐硬黃摹書皆令冷金向明榻也紙細無如川紙故詔勅用而禁臣下上表不得僭也

畫可摹書可臨而不可摹惟印不可僞作作者必異王詵刻勾德元圖書記亂印書畫余辨出

元字脚遂伏其僞木印銅印自不同皆可辨陳氏台仙勾德元唐氏三人者大是一賞鑒人

世之名書上無不有其書印德元當是中正本朝人通史學

余白首收晉帖止得謝安一帖開元建中御府

水襄陽志卷八八塵談

五

物右軍二帖正觀御府印子敬一帖有褚遂良

題印又有丞相王鐸家印記及有顧愷之戴逵

高淨名天女觀音因命所居為寶晉齋朱長文

收錦織成諸佛潤四赤長五六赤上有織成牌

字題晉末和年造與余家一古書囊織成山水

神德錦一同雲鳳山禽猿鹿如畫也

唐人背右軍帖皆碾熟軟紙如綿乃不損古紙

又入水蕩滌而聯古紙加有性不糜蓋紙是水

化之物如重抄一過也余每得古書輒以好紙

二張一置書上一置書下自傍濾細阜角汁和

水濡然澆之水入紙底於蓋紙上用活手軟軟

按拂垢膩皆隨水出內外如是續以清水澆五

六七遍紙墨不動塵垢皆去復去蓋紙以乾好

紙滲之兩三張背紙已脫乃合于半潤好紙上

揭去背紙加糊背焉不用絹罽四邊只用紙免

摺背重崩損古紙勿倒襯帖背古紙隨隱便破

只用薄紙與帖齊頭相柱見其古損斷尤佳不

用貼補也

水襄陽志卷八八塵談

六

有人收得虞世南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

之至礬卿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研一

枚房邨二字得羊千頭隨人好之深淺

余老矣每求新賞與賞鑒之家博易書畫最多

不一一記上多有印記可辨無非奇筆萬金之

翫自付識者擊節不為好事道

世傳秦傳國璽多種唐同時傳二本其一徐浩

本其一越州刺史王密本徐螭鈕王雀鈕何所

審定相國寺中有刻作板本賣又一本潤僧

與印本又不同蓋以藍田水蒼玉爲之取水德而魚虫鶴蟻蛟龍皆水族物大畧是取此義以扶水德然帝王自有真符爾

余家晉古帖千軸蓋散一百軸矣今惟絕精只有一十軸在有奇書亦續續去矣晉畫必可保蓋緣數晉物命所居爲寶晉齋身到則掛之當世不復有矣書畫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亦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卽厭時易新翫

米襄陽志林卷八 塵談

七

兩適其欲乃是達者
余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真跡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真賞印米芾秘篋印寶晉書印米姓翰墨印鑒定法書之印米姓秘翫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已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絕品玉印唯著于書帖其他用米姓清翫之印者皆次品也無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雖參用于上品印也自畫古賢惟用玉印

線福條潤指半絲細如綿者作畫帶不生毛以刀刺標中開絲縷間套挂標後卷卽縛之又不在畫心省損畫無摺帶隱痕尋常畫中多中損者縛破故也書多腰損亦然略略縛之烏用力必不損畫

江東漕李孝廣有鍾王蹟嘗於金陵重背拆下背紙乃硃熟唐人門刺其孫奉世語余如此近官太常遂得見

米襄陽志林卷八 塵談

八

王冀公家書畫用太原欽若圖書品少精者余嘗於蔣氏得此鍍金大印劉巨濟借未還大年收得南唐集賢院御書印乃墨用于文房書畫者
古書人惜其字故行間勒作痕其字在瓦筒中不破今俗見古厚紙必揭令薄方背若古紙去其半損字精神一如摹書又以絹帖勒成行道一時平直良久舒展爲堅所隱字上却破京師背匠壞物不少

范大珪富鄭公塔也同行相國寺以七白金常

賈處買得雪圖破碎甚古如世所謂王維者劉伯玉相值笑問買何物因象中展示伯玉曰此誰筆余曰王維伯玉曰然適行一遭不見豈有所歸乎余假范人持之良久并范不見翌日去取云已送西京楷同行梅子平怒曰吾證也可理於官余笑曰吾故人也因以贈之今二十年矣范卒已十年不知所在

濟州破朱浮墓有石壁上刻車服人物平生隨品所乘曰府君作令時車是曲轅駕一馬車輪

本襄陽志卷之八塵談

九

畧離地上一蓋坐一人三梁冠面與馬尾平對自執綏馬有裘遮其尾一人御又曰作京兆尹時四馬轅小曲車差高蓋下坐儀衛多有曰鮮明隊又某隊隊十人騎馬作一隊內一隊背持鏡多不能紀也從者皆冠

嘉祐中一貴人使江南携韓幹畫馬一疋行及回渡采石磯風大作三日不可過又大作於是禱于中元水府廟典祀也是夕夢神告留馬當相濟翌日詣廟獻之風止乃渡至今典于廟中

因知天才神不能化天生是物自然而生自乘秀氣而成才也天不能資神不能化所以玉樓成必李賀記也

裝書標前須用素紙一張捲到書時紙厚已如一軸子看到跋尾則不損古書所用軸頭以水性輕者紙多有益于書油卷紙硬堅損書第一池紙勻硬之易軟少毛澄心其製也今人以欸爲澄心可笑一卷即兩分理軟不耐卷易生毛古澄心以水澆浸一夕明日鋪于卓上聯乾

本襄陽志卷之八塵談

十

漿硬已去紙復元性乃今池紙也特擣得細無筋耳古澄心有一品薄者最宜背書台藤背書滑無毛天下第一餘莫及

餘杭刻印五聲音六律十二宮旋相爲君圖極精微夫五音之聲出於五行自然之理管仲深明其要著其形似太平之具也作樂之道必自此始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以欺後學幾於千年無人辨正愚陋之人從而祖述作爲字母謹守前說陸德明亦復

吳音傳其祖說故以東冬爲異中鍾爲別以爲
爲獎以上爲賞因其吳音以孽後學莫之能正
余於是以五方立五行求五音乃得一聲於孟
仲季位因金寄土了然明白字字調聲五音皆
具削去平上去入之號表以宮商角徵羽之名
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歲之後疑互判清太初
漏露神姦鬼秘無所逃形著云大宋五音正韻
用以制律作樂能召太和致太平藏之名山百
世以俟與我同志者不徒爲蒙陋生設也

米襄陽志林卷八 塵談

十一

唐賊張廷範學歐陽詢書故多此賊跋一雙鈞
摹一帖上有此賊印云清河張廷範印及題曰
便是至寶也惜之惜之永爲所寶之寶皆學歐
行余跋曰唐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書唐人所摹
後一行印文曰清河張廷範私記廷範唐賊也
時衰代替賊之所好涉于衣冠此攘奪所生也
今太平君子或當貴則崇貨利乃賊所先故不
剪除既著其賊又爲太平君子之勸其書札印
記翩翩自喜之心忘其爲賊之著也嗟乎

紙上書畫不可以絹背雖熟絹新終硬文縷磨
書畫面上成絹紋蓋取爲骨久之紙毛是絹所
磨也用背紙書畫日月損磨墨色在絹上王晉
卿舊亦以絹背書初未信久之取桓溫書看墨
色見磨在紙上而絹紋透紙始恨之乃以歛薄
一張蓋而收之其後不用絹也

古帖多前後無空紙乃是剪去官印以應募也
今人收貞觀印縫帖若是黏着字者更不復再
入開元御府蓋貞觀書武后時朝廷無紀綱駙
馬貴戚丐請得之開元購時剪印不去者不敢
以出也開元經安氏之亂內府散蕩乃敢不去
開元印跋再入御府也其次貴公家或是賂入
須除滅前人印記所以前後紙慳也今書更無
一軸有正觀開元同用印者但有建中與開元
大中弘文印同用者皆此意也

米襄陽志林卷八 塵談

十一

海上王世修校

米襄陽志林卷第八

米襄陽志林卷第九

明 禾 范明泰 長康編

譽羨

東坡與元章云兩日來疾有增無減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僕卧聽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盡如我輩贖贖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說也若欲與公談則誠不能當更後數日耶

襄陽志林卷九 譽羨

元章賦詩絕妙而人罕稱之者以書名掩之也如不及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詩及棲雲閣詩殆出翰墨畦逕之表盖有邁往凌雲之氣流出非尋規索矩者之可到也

玉荆公於人才少所許可獨愛元章詩摘其句書之便面

黃寔師是言為終運使時大暑泊清淮樓見米衣犢鼻自滌研於淮口因索之篋中獨小龍團二餅亟遣人遺之趣其滌研未畢也我生子有

此事頗自慰云

黃山谷贈米元章云帝以能詩知名喜蓄書畫有米氏書畫史行世崇寧間為江淮發勾揭牌於行舸之上曰米家書畫舡萬里風帆水着天磨煤鼠尾過年年滄江畫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舡

子瞻自海外歸與元章書云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常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

襄陽志林卷九 譽羨

積年瘴毒耶元章答云更有知不盡處脩楊許之業為帝宸碧落之遊異時相見乃知也其高自標置如此

涪翁云米淮揚遊戲翰墨聲名籍甚其冠帶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語嘿略以意行人往往謂之狂生然觀其詩句合處殊不狂斯人盖既不偶於俗遂為此無町畦之行以驚俗耳清老到揚計元章必相好然要當以不鞭其後者相琢磨不當見元章之吹竽又建鼓而從之也

宛陵周紫芝云米爲臨江大守聞有怪石在河
埔莫知其所自來人以爲異而不敢取公命移
置州治石至而驚遽命設席拜於庭下曰吾欲
見石兄二十年矣聞者以爲言坐是罷去紫芝
遊臨江而石猶在詢之邦人信然乃作詩曰漫
郎與世苦不偶傲儻如公世安有平生學書筆
似錐晚年得州大如斗淮西道院長江邊天公
付與公高眠使君閉閣作奇字門前白浪春風
顛人言異石天所出三十六峯如洞天亟呼我

本義陽卷九 八 譽美

三

兄更再拜俗眼相看頗驚怪喚錢作兄真可憐
拜石作兄無乃賢望塵輕拜良可笑米公拜石
不同調愚智相懸乃如此何啻人間三萬里是
非自古無公論彼此相笑何時已巉崑對客初
不言堯桀紛紛徒自爾

陳雲嶠栢泗州人姓豪宕結客其祖積金七屋
不數年散盡常乘中騎牛拜米南宮墓詩云少
年不解事買駿輕千金何如小黃犢踏雪空山
深小小隻牧童吹笛穿松林醉拜南宮墓地下

有知音蓋言世上無知音也

倪雲林題米南宮石刻遺像詩云米公遺像刻
堅瓊猶在荒烟水濱絕嘆莓苔迷慘滴細看
風骨尚嶙峋山中僊塚芝應長海內清詩語最
新地僻無人打碑賣每懷英爽一傷神

燕人王鐸字振之嗜石成癖慕元章爲人以賂
求爲襄陽令得之號王襄陽

張伯雨題元章硯山圖云南宮米老書無敵同
盟亦有薛河東研山自昔懷清賞石友令人拜

本義陽卷九 八 譽美

四

下風華蓋天壇承露絮月岩空洞與天通絕恰
古學龜城叟一一題詩取次工又題拜石圖云
一代清狂海岳老世間簪綬更須論却恰神放
樵夫拜不到奇章宰相門

米南宮研山有峯洞凡八處龔翠巘臨畫之題
詩曰玉樞承寶蓋清氣開天門雨露在其下何
妨草木蕃 右垂蓋 空巖絳滿月萬古光不
磨直須端正看始得見山河 右月巖 有笋
如削王可表君子林籜龍偁傾日未容不虛心

右王筍 萬丈極空澄一泓費收斂若竹有
物看定自覺幽險 右龍潭 舉頭看突兀尺
度極高峻翠色常照人定知根地潤 右翠巒
雲雨受呼吸猿猱斷板緣豈無逃形者去來小
有天 右上洞 哆如木瓢唇弁如土囊口虎
豹無定居風雷有時吼 右下洞 方壇眇天
界欲上疑無路白雀不歸來高秋敞風露 右
方壇

馮多福研山園記曰米南宮以研山於蘇學士

襄陽志卷九

八舉美

五

家易甘露寺地以爲宅好事者多傳道之余思
欲一至其處且觀所謂海岳庵者米氏已不復
存總領岳公得之爲崇臺別墅公好古博雅晉
宋而下法書名蹟寶珍所燕而於南宮翰墨尤
切愛玩悉摘南宮詩中語名其勝槩之處前直
門衙堂曰宜芝便坐曰抱雲以爲賓至稅駕之
地右登重岡亭曰陟巘祠像南宮榜曰英光西
曰小萬有夏出塵表東曰彤霞谷亭曰春漪冠
山爲堂逸思杳然大書其扁曰鵬雲萬里之樓

盡摹所藏真蹟憑高賦咏樓曰吟清堂曰二妙
亭以植叢桂曰洒碧又以會衆芳曰靜香得南
宮之故石一品行步山房室曰映嵐灑墨臨流
池曰滌硯盡得登覽之勝總名其園曰研山酒
酣意適撫今懷古卽物寓景山川草木皆入題
咏公文彩振耀一世篇章脫手爭傳施之有政
談笑辨治當調度搶攘羽檄旁午應酬剖決動
中機會又以其餘才餘智興舊起廢自我作新
人皆汲汲已獨裕如茲園之成足以觀政非徒
侈宴游周覽之適也夫舉世所寶不必私爲已
有寓意於物固以適意爲悅此地自晉唐而宋
皆名流所居南宮營之以海岳名菴後百餘年
公始大復其舊岳惟公姓天設而地藏之以遺
公乎予何幸寓目其間公俾記其顛末不敢以
固陋辭於是乎書

襄陽志卷九

八舉美

六

米元章以書畫一時其文章不多見家藏故
紙中有露筋烈女碑一通詞亦清古其贊每句
二韵亦新奇

倪雲林遇王季野示以米元章詩卷因欠韻
然點也宜吾與不利虞兮柰若何鴻鴈不來風
嫋嫋庭前樹子秋權又題拜石圖云元章愛
硯復愛石探瑰括竒久爲癖石兄足拜自寫圖
乃知顛名不虛得又題云米顛嗜古命宜輕玄
寶厓珎禍患并盪沐閱書私太尉可伶諂佞小
人情

孫元京閱寶晉集公宋士飄然行楚廷書名瘡
疾盡膏肓太湖靈壁應無價遮莫相隨共一航

米襄陽志卷九八舉夷

又自許蘇黃二子間千秋冠服一朝還南宮郎
吏多才思縹緲形庭故國山

何景明題米元章拜石圖云節比巖巖志比堅
冠裳下拜也堪憐此意世人誰解識至今空羨
米家顛

何三畏校於小清秘

米襄陽志林卷第九

米襄陽志林卷第十

書評

明 禾罷 范明泰 長康編

米老書似天馬脫御追風逐電雖不可輓以驅
馳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爲犇
逸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淳熙
乙巳三月晦日朱熹仲晦父觀于建陽西山景
福僧舍

朱子嘗曰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
米襄陽志卷九八書評

一帖僅僅有法度如端人正士又曰山谷不甚
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卻理會得故所論
皆實也

楊廷秀跋米元章登峴二大字帖云某學書最
晚雖徧參諸方然袖一瓣香五十年來未嘗拈
出也今得見米禮部登峴二大字乃知李密未
見秦王耳

薛紹彭稱米博士書有二王意氣

東坡云海嶽平生篆隸真行草書風檣陣而沉

着痛快當與鍾王並行非但不媿而已

元章少時書法蓋自沈傅師後始入大令之室
結體超軼一用其筆意此帖元章所模王獻之
帖臨池用功如此晚年放恣自成一家不復作
此狡獪變化矣

米禮部行草政用大令筆意稍跌宕遂自成一
家後生習米者但得其踰繩越契之風則善學
柳下惠者也范成大跋

岳珂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真草千文與

米襄陽集卷一八書評

二

今本大不同乃知古人臨帖不論形似也珂跋
其後云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
榑椽桷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氣象自有工拙
臨帖如雙鵠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
至而息寶晉蓋進乎此者也為之贊曰永之法
妍以婉芾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
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袒裊不免夜戶不啓善
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

米元章有書名其投筆能盡管城子五指城之

勢翩翩若飛結字殊飄逸而少法度其得意處
大似李北海間能合者時竊小王風味也

本朝書米元章蔡君謨為冠餘子莫及君謨始
學周越書其變體出於顏平原元章始學羅遜
漢王諱讓書其變體出於王子敬君謨泉州橋

柱題記絕過平原元章鎮江焦山方丈六版壁
所書與子敬行筆絕相類藝至於此亦難矣坡
贈六觀老人詩云草書非學即自悟落筆已喚
周越奴則越之書本甚高也襄陽學記乃羅遜

米襄陽集卷一八書評

三

書元章亦襄陽人始效其作至於筆挽萬鈞沉
着痛快處遜法豈能盡耶

龔聖與曰評書家謂米書如快劍斫陣以其銛
利無前故也是大不然米書超絕中自有妍美
不專以險絕為工沈慶之貌如婦人好女每臨
陣必着假面而其威武所被能使丰姿掩抑不

露此英雄之能事也

米老自作自書上清儲祥宮碑川紙上大書甚
佳舊藏向若水家後歸賈秋壑今歸子才乃與

東坡同所作米意極自得然非為彼文壓也則此老必叫屈余家亦有米老自撰自書天衣禪師第二碑字畫絕妙藏之甚久為德生豪奪去其惜之金一之應桂所有之字大於此然宛不及也

徐季海書惟此一種有右軍父子筆法而無俗氣如開河碑超軼孝子碣老重然終非王家苗裔也頃見蘇子瞻錢穆甫論書不取張友正米黻余殊謂不然及見郭忠恕叙字源後乃知當

米襄陽志林卷十一 書評

四

代二公極為別書者也

米淮陽芾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揚放殊不廓填非古也昔揚書欲如水月鏡像者故應廓填乃造微耳黃伯思跋

米海嶽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于此然亦似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象耳

此本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米元章摹入棠梨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

韻冠映一時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瘦黨同而妒異曾不夢見右軍脚汗氣豈可與言用筆法耶

元章云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褚中令自言故應不同真不虛爾中令書中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不可解者當是牋素敗逸字多耳觀其可讀者知其爾耳此由元章專治中令書皆以意附會解說成理故似杜元凱春秋癖耶黃庭堅題

米襄陽志林卷十一 書評

五

章吉老傳虛扁之術米元章得鍾王之法真世間之二妙濡郡之一奇也而志乘不錄碑植于城南十數里荒郊中蓋吉老之墓在焉由大觀距今百六十餘載雨淋日炙漸覺斑駁懼其彌久而磨滅也因刻之以附于寶晉齋帖末咸淳巳巳正月望日廬山曹之格書

瓜州開三大字神彩飛動妙絕古今倪正父云本朝字書惟東坡魯直元章然東坡多臥筆魯直多縱筆米老多曳筆若行草尚可

使作小楷如黃庭樂毅洛神則不能矣

番易姜堯章曰翟伯壽嘗問米老曰書法當何如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

米襄陽書政如黃太史作詩之變芒角刷掠求於賈蘊川媚則茂有其學魯獨居男子於薛道祖見之

米南宮書如游龍躍淵駿馬得御天然拔秀不

米襄陽志卷十一

八書評

六

可攀也吳興趙孟頫跋

上並

唐人臨摸古迹得其形似而失其氣韻米元章得其氣韻而失其形似

蔡君謨所摹右軍諸帖形模骨肉纖悉具備莫敢踰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越規矩雖有生

上並

氣而筆法悉絕矣玉峯陸友題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嘆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為合作也

闊別稍久眷與時長帖末云過信恩遽萬不一陳字既甚惡而筆語乃爾非逸少書無疑吾昨得一日一起帖米以為張長史書有之但米論書多以草字差大者為非二王書一概求之理恐未竟黃伯思跋

米元章書落筆就有風味字字姿媚神韻有餘所以翰墨妙天下余曩過卅丘柯敬仲處出示米氏天馬賦一卷形體皆似殊乏神氣乃覺字大卷高工拙相半終不及此卷之精絕也至正

米襄陽志卷十一

八書評

又六

庚寅同曹雲西李伯川趙順甫夜宿雨花軒有一大星如月光射萬丈聲震如雷移入北斗以此為異併記于後大癡學人王子久跋

海岳書得古人法初學顏魯公後入楊虛白虛白自云浮老百年今過半校它遽跋十年遲此卷書藝超軼絕塵海岳相望如百年若親見古人又知得於手而應於心乃輪扁不傳之妙賞會於此所論蔡君謨行書世多毀之者蘇子瞻嘗宗之此亦不傳之妙耶許觀跋

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黃大睿諸公方知古法紹彭最佳而世不傳米氏父子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惟弊流金朝而南方獨盛遂有張于湖之險澁張即之之惡謬極矣伯生

虞集題

魯直書逾媚米元章書俊拔薛道祖書溫潤徐會稽之濁在跛偃李北海之濁在欹斜跛偃之弊流而誤吾坡公欹斜之弊流而為元章父子矣趙孟堅跋

米襄陽志林卷上八書評

七

張伯雨云元章學王書而變薛河東學王書而不變

陶宗儀稱趙文敏偶得米海岳壯懷賦一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榻以補其闕凡易五七昏終不如意乃嘆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之公之翰墨為國朝第一且猶服善如此近有第一人僅能點畫如意便自誇大者于公寧不愧乎

米南宮書七言律絕四首後有畢長史張掄二

跋斷為真蹟無疑米書與蘇黃並價而各不相下大抵蘇黃優于藏蓄而米長于奔放今觀此帖則奔放外有藏蓄之風所見米書似此絕少評書者當自知之

米元章詩翰有紹興及睿思殿圖印其子友仁題其後稱先臣芾蓋君前臣心之義也元章書極精妙而友仁亦有家法其書亦美自義獻以後亦鮮聞之書法真贗每相混淆如米氏者江南偽本不知其幾此卷妙處望而可知太宰水村陸先生檢諸故篋重加表飾物之顯晦固有有數哉

米襄陽志林卷上八書評

八

右米元章跋顏魯公真蹟顏文蓋為節度李光顏作者而今亡矣米稱顏柳挑踢用意太過無平淡天成之趣固宜乃以為後世醜恠惡札之祖其所遺書曰海岳名言者屢屢言之嘻亦過矣蘇東坡嘗言書至顏魯公天下之能事畢矣蘇稱米書為超逸入神而米對神宗嘗蘇為畫字其取舍又各不同不可知也匏菴蘇學而

藏米帖謹以是質之李東陽題

解大紳云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故自義獻而下世無善書者惟智永能悟家法書學中興至唐而盛宋家三百年惟蘇米庶幾元惟子昂一人耳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志起草真跡先宋時藏洛陽好事家後歸張直清米元章嘗見之元初在郭佑之處後不知所在亦不知何年入石按元章云予臨汝南帖浙中好事者以為真刻石今

米芾陽志林卷八書評

九

觀此刻字勢長而肥頗類米筆又張氏本十六日下有闕文校之良是然無旁注小字赫赫高門等語及玄幾題字雲烟過眼錄記郭本有米跋今亦不存蓋米喜臨晉唐書往往逼真而一時題記多畧不錄况此帖世無別本必米蹟也予以孔子廟碑易于朱君性甫都元敬見而稱愛遂題以歸之

昔人謂晉唐真蹟不易得得見墨本佳者可矣今雖墨本亦豈易得哉此帖米氏所刻蓋真蹟

舊藏其家即書史所載送黎帖也經宣和收購

遂屬禁中此本猶是未進御時刻前十字大令書後十二字實右軍書柳誠懸白太宗書中辨出前帖而又悞連後帖元章已曾勘出不知何故仍刻作一石豈當時雖已辨正而前人題字印記惜不忍便拆耶至宣和書譜直以前帖置右軍書中而王秋澗玉堂嘉話又目為太宗帖皆不可曉也東坡詩跋正為米氏作者後人誤誤入蘇氏雜帖中今聯于此紙墨刻榻誠出一

米芾陽志林卷八書評

十

手茂苑文徵明跋

上並

右四帖為一卷其首為米海嶽次二卷無名最後則名而不姓皆元人書媿余之寡陋不能一一審別然遺文舊事賴此以傳不但充翫好而已海岳書于晉人最有功故其淵源高于宋一代此為慧日峰錄一庵記惜其起語處損缺數行行筆則規模聖教序而波法特佳識者當自着眼也陸深跋

米九帖中其一乃所作海岱樓望月絕句三四

云天上若無修月戶桂枝撐破向東輪一詩凡書三過最後又繞書其旁信書亦一難事其用意如此海岱卽海嶽之謂又知嘗有此樓東字旁又作西字猶自未定

南宮與眉山豫章莆陽擅聲宋室近時學者寡師王氏宗祖必先事四家爲襄陽之學者大抵步入狂狷允明固亦願學而資力兼乏乃不易耳而亦不易以語人此天馬帖爲梁溪錢氏世藏其孫昌言出示舒翫未終第覽法度森出與

米襄陽志林卷八書評

八書評

十一

尋常之論大異高陽馮几人口不幾于誤人耶昌言請識跋稍附爾爾異時締觀着力或得畦徑一二當爲再議以易此語祝允明題上並海岳能書又能詩書品超邁入神詩稱意格高遠傑然自成一家嘗寫詩投許仲元自言不襲古人生平亦未嘗錄一篇投豪貴遇知已則不辭元豐中至金陵識王介甫過黃州識蘇子瞻皆執弟子禮其好文重道如此時論章伯益如宮女插花嬾嬌對鏡自有一般態度能繼者惟

海嶽耳或云海嶽學羅讓書蓋其少時非作法于讓也此帖詞翰兼美誠佳品也幼澄宜寶藏之永樂甲辰中秋前五日浚儀張有識

成化辛丑中貴人索取奇翫騷擾東南挾王癩子爲羽翼東吳珍翫寶玉爲之一空吾鄉沈氏所藏米元章墨跡亦爲取去未幾王癩子坐誅傳首江浙都憲徐公源題其臨卷云赫赫威聲振地雷江南珍貝滿車回米家詩畫真無價直與王癩購首來

米襄陽志林卷八書評

八書評

十三

宣德九年佐錄囚至無爲州學見此碑散亡不完命諸生拓其存者六七碑字多米芾元章所書米友仁題其後云羲之七帖先臣芾中年所臨此字有雲烟卷舒翔動之氣非善雙鈞者不能得其妙精石刻者不能形容其一二也紹興六年丙辰十二月初七日臣友仁審定凡卷首寶晉齋法帖卷第幾俱篆字其末有右曹氏家藏真跡識以大圖書王佐題
庚午春馬生致米元章墨刻天馬賦筆勢雄強

超逸真有千金蹀躞過都歷塊之氣賦語則不受銜鬻膝生秃駒耳徐元玉後題一詩頗致代興意未敢盡許也

左元章三絕句又二紙神氣奕奕射人令覽者爽然

褚摹稷帖米元章謂褚的筆非也既稱勾填清潤又云以意改誤易數事未有雙鈞廓填而意易者蓋唐人于河南臨本上加雙鈞耳虎兒實知之不欲矯其父誤謾定為諸葛正等于賜本

米襄陽志林卷上八書評

七

雙鈞又非也正當作貞宋人避其廟諱故余始謂能辨陳家本作于定國耳今乃能於米家本作董狐書畢不覺一笑噴筭滿案

子瞻似顏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草似楷然自有草李北海楊凝式及元章魯直無楷矣

右米南宮真蹟妙得晉人筆而以神俊發之往往于結構外取姿韻余嘗評其書如兒駒試風

劍俠入道此卷為友人李子所藏前一紙是其本色奕奕有生氣後一紙尤精不失褚河南懸腕法余愛翫久之乃以王履吉小楷南宮傳系其後而記以歲月李子嗜古而所藏特為人持去不甚惜此卷其善有之縱老顛復生勿受彼凌奪也

蘇黃米蔡以能書之名並一時東坡頗重元章而元章不甚推東坡獨山谷稱東坡書千變萬化至教人學書則云遠法王右軍父子近師顏

米襄陽志林卷上八書評

西

楊子瞻

余于文氏停雲館四卷中多宋名人書獨喜坡公秀媚圓古又能于形勢外取態燁燁光射人也惟米顛九帖結體小異有天真爛熳之趣溢于波磔間第云張旭俗子變亂古法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後人評米書似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象亦略相當人苦不知自己面目耳

黃長睿有書學而無書才米元章有書才而無書學

眉山兄弟二帖故當鴈行智永諸人而米襄陽
鄧文肅班彥功饒介之尤書家秀穎翩翩可喜
余爲聚此斷簡如窮波斯採寶得成寶船辛苦
頭白

余得蔡忠惠安樂扶護二帖蘇文忠久上人一
帖黃文節眉州畢大事二帖於拓湖何氏又得
米海岳古詩于長洲張鳳翼氏後先用善價購
之不敢效米顛據船狡獪也

米元暉書夫一廟記石刻亦秀穎可愛但結法
米襄陽志林卷十一 八書評

既不古又乏變態耳黃涪翁贈之詩虎兒筆力
能扛鼎教字元暉極兩章取義之獻之故事書
家不媿箕裘者有大小鍾大小衛大小王大
歐陽大小米瑯琊王世貞跋上並

長水錢應曾王璋校

米襄陽志林卷第十

米襄陽志林卷第十一

明 禾罷 范明泰 長康編

畫評

襄陽漫士米公筆法一代其餘波爲畫亦復造
微入妙自謂非古今畫家者流識者亦不以爲
過子元暉作遠山長雲出沒萬變古未有輩安
得匹紙以盡其筆勢之妙乎至於林麓近而雄
深岡巒遠而挺拔木露榦而想高茂水見涯而
知渺瀰皆發於筆墨之外此常人之所難而米
米襄陽志林卷十一 八書評

氏之所易也關子東云

元章字札流傳四方獨於丹青誠爲罕見余止
在利倅李驥元俊家見二畫其一紙上橫松梢
淡墨畫成針芒千萬攢錯如鐵今古畫松未見
此製題其後云與大觀學士步月湖上各分韻
賦詩芾獨賦無聲之詩蓋與李大觀諸人夜游
潁昌西湖之上也以爲繁則近簡以爲簡則不
疎太高太奇寔曠代之奇作乃知好名之士其
欲自立于世者如此大觀乃元俊之族父後歸

元俊

張彥遠後宋之大小米元之高倪雲山竹石足以當妙逸

李成范寬蘇東坡米南宮父子皆高尚士夫以畫自娛人家遇其適興則留數筆豈能有對軸哉今人以孤軸為嫌不足與之言畫矣張靜居題米南宮畫云古之畫法不復見六朝人物留遺譜後來山水出新意二李三王差可觀洪谷之後有關荆營丘渾雄獨造古華原處士志奇

米襄陽志林全上八畫評

崛餘子紛紛何足數郭熙平遠疑有神北苑爛熳皆天真畫院宣和衆史集俗筆姿媚非吾倫豈知南宮迴不羣一掃千古丹青塵神閒筆簡意自足窈窕青山行白雲黃侯黃侯安得此元氣淋漓猶滿紙晴牕拂拭對高秋恍惚神游華山裏生平畫癖奈此何為子試作雲山歌珍藏什襲子須記世間名畫今無多
鄧公壽畫繼云米元章心眼高妙而立論時有過中處

昔米芾嘗謁徽廟于宣和殿懷其子友仁所畫

楚山清曉圖以獻今觀元章墨帖謂吳江宰同

僚語陳叔達善作烟巒雲巖吾子友仁亦能奪

其善駟因知元章沉痾於譽兒癖矣至正十五

年申屠駟題以下寶顏堂補四則

夏泰亨題烟巒晚景圖云不見廬山五老峰九

江秀色繞雲松微茫欲識圖中意疊巘層巒翠

萬重唐珙題云襄陽米友仁作畫但畫意須更

筆研淋漓走元氣

米襄陽志林全上八畫評

米南宮多游江湖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處其

初本不能畫後以目所見日漸摹倣之遂得天

趣其作墨戲不專用筆或紙

雲山烟樹總模糊此是南宮鵲突圖自笑頂門

無慧眼臨牕墨迹澹如無右米老此圖初藏于

若川李振叔後入嚴尚書府今宮保閔公得之

蓋嚴與李同郡而宮保為尚書外孫流傳有自

而收蓄得所此老亦無所恨矣弘治癸亥長洲

吳寬書

王忠文公跋海岳圖云國朝李集賢其人品視宋米南宮蓋無愧此卷海岳菴圖則南宮之子元暉所作而集賢之子遵道所臨者也南宮之有元暉集賢之有遵道又何絕相類耶欲知其兩家父子之藝能此卷亦可見矣

米老自畫東山朝陽岩海嶽菴圖率意寫極有天趣誠佳物也至癸卯正月二十九日文壁與士文觀於張松谷家松谷乃士文泰山故子以是得一見

米襄陽志林卷上八畫評

三

張彥遠顧愷之張僧繇之功臣也劉應醇郭若虛則李成范寬關仝之功臣也米元章沈括則董源巨然之功臣也道子小損於元章二李微疵於若虛雖各尊所知不無意味

人物自顧陸展鄭至僧繇道玄一變也山水大小李一變也荆關董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寬又一變也劉李馬夏又一變也大癡黃鶴又一變也趙子昂近宋為勝沈啓南近元為尤大小米高彥敬以簡略取韻倪瓚以雅弱取姿宜登畫

家逸品

畫家中目無前輩高自標樹毋如米淮陽此君雖有氣韻不過一端之學半日之功耳然不免推尊顧陸恐是好名未必真合友仁不失虎頭吳仲圭差有工力

鍾隱天台人畫鷲鳥荆棘尤妙李後王煜所作畫亦題曰鍾隱蓋托之中山隱者以自寓也米元章不知有鍾隱凡畫鷲鳥荆棘皆以屬之後主耳琅琊王世貞

米襄陽志林卷上八畫評

四

古畫多直幅至有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于米氏父子殆非古制元暉山水上積染出情懂雲蓋借絹地以成其形也

此圖為宋宣和院畫無疑卷首題云江山萬里圖縑尾題云米元暉筆皆眯目而道玄黃者也米氏父子同一筆法皆崇簡易此圖樓臺城郭浮屠水石綽有唐法其云江山萬里非也濱江安得有九都乎此蓋九都圖張平子之西都東都南都左太冲之蜀都吳都魏都及徐幹之齊

都劉邵之趙都庾闡之揚都也唐人以九都賦
爲一卷意必有圖以配之此或粉本之遺邪中
丞南充韓公石溪藏此圖以示慎故輒述所見
以印可於大方之家云成都楊慎

舒志學云歷代畫者不可勝數略取數家以示
知者如王維李思訓李成郭熙米芾父子李伯
時蘇東坡李唐馬遠夏珪高士安而已

曹昭仲明曰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肌
體之外者今人看古蹟必先求形似次及事實

本義陽志林卷二

五

殊非賞鑒之法也米元章所謂好事家者家多
貨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所謂賞鑒
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
得一圖終日寶翫如對古人雖聲色之奉不能
奪也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亦不可看畫卷
舒不得其法最爲害物

余讀書秀州項穉玉閣甲友人姚叔祥出視唐
文德皇后遺履爲米元章寫圖左方有小跋稱
臣米芾度是元章爲博士召入內庭鑒定書畫

奉命所作其跋云右唐文德皇后遺履以丹羽
縑成前後金葉裁雲爲飾長尺底向上三寸許
中有兩繫首綴二珠蓋古之岐頭履也臣米芾
圖并書按唐太宗皇后長孫氏武德九年八月

二十一日立爲皇后貞觀十年五月二十六日
崩於立政殿年三十六葬昭陵九嶷山咸亨五
年八月追謚文德聖皇后天寶八載六月加尊
號文順聖皇后此履不知何緣流傳宋朝又入
秘府或元章別摹他本皆未可知履類有徒有

本義陽志林卷二

六

爲有履有屨有鞋有鞵有屨男子貴賤皆躡之
而婦人見于記藉者頗少貨殖傳云趙女鄭姬
揄長袂躡利屣此婦人屣也東昏侯宮人皆作
綠絲屨此婦人屨也戴良嫁女布木屨延嘉中
京師婦人始嫁作漆畫屣五色采爲系襄陽盜
發楚王家得宮人玉屣異范云麻姑能着屣行
水上此婦人屣也江泌所製爲業則屨亦屣類
西施響屨臨川王宏潘妃寶屨直千萬此婦人
屨也石虎皇后出女驍千人皆著五采織成靴

北齊王諧為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
乘馬人換其鞞而去此婦人鞞也段成式詩云
醉袂幾侵魚子纈影纓長戛鳳皇釵知君欲作
閑情賦應願將身脫錦鞋章仇公有真珠之惑
或上詩以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有擁牡
丹鞋應知子建憐羅襪顧步寒衣拾墮釵此婦
人鞋也漢武元封二年七月七日夜西王母降
于殿前履鳳文舄貴妃每月從帝幸華清宮
五宅車騎皆從遺鈿墮舄狼藉于道此婦人舄

米襄陽志卷之二 八畫評

七

也大抵單下曰履複下曰舄舞履曰屣草履曰
屨小兒履曰鞞履中薦曰屨花生鞞曰鞋鞞始
於趙武靈王屨始于晉文公總之皆履之變耳
徐乾撰履儀或駁之云古無履但有舄不知履
人掌王及后之服者黃縵青絢素履葛履已見
于周官太子妃絳地絞履已見于東宮舊事同
心七寶綦履已見于趙飛燕傳龍虎組緹履已
見于秦淑與婦書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
旋已見于陶潛賦足下黃金履手中雙莫邪已

見于張華輕薄篇足躡承雲履豐跂矚春錦又
見于甄述女詩而謂古無履而有舄然歟否歟
據文德履長尺底向上三寸未審元章所據漢
銅斛尺耶梁表景尺耶開皇水尺官尺耶宋太
府布帛尺耶淮尺浙尺耶唐尺不可考獨杜牧
詩云尺裁量減四分合之文德履似唐履皆以
尺計也然古樂府既有雙行躡漢雜事秘辛周
視瑩足底平指歛約縑迫祿收束微如禁中漢
桓帝李後主時已然則不應唐履乃爾尺中惟

米襄陽志卷之二 八畫評

八

周尺當省尺七十五分弱司馬端明朱考亭皆
謂允有依攄米老得無以周尺衡履乎楊用脩
王元美各載履事漢履婦人頭員男子頭方晉
太康後婦人皆方頭賈子則謂奴婢履色無過
純青古繪者文有一足白履一足黑履梁則又
有分稍履南宋則又有重臺履而獨唐之岐頭
不載得無未見米氏畫跋耶余憶於唐宮諭元
徵所見客售孔子遺履圖一卷乃宣和庫中物
題跋甚多客有邀余題者余止寫二語云君子

所履小人所視陳某獲觀謹題但孔子履與王莽頭竝藏晉武庫中大是不類今文德履爲元章所圖又爲才子姚叔祥所得十襲裹之不敢褻視卽有請觀者願出數萬錢叔祥不許曰文德皇后履非楊妃錦幟也無得傳玩以馬嵬下老嫗視我陳繼儒跋

鍾鶴齡呂世延同校于石戶

米襄陽志林卷第十二

明 禾 范明泰 長康編

雜紀

米元章墓在丹徒黃鶴山芾之父左武衛將軍贈中散大夫會稽公母贈丹陽縣太君闡氏皆葬于此

太平文藻米元章印文吳彥明家藏米帖上有此印

李玄蓄米元章端硯其背刻元暉題字云此研

米襄陽志林卷十二 雜紀

色青紫而潤下崑石也先公得於山谷文室中磨李廷珪墨試諸葛氏筆乃知世間真有楊州鶴也

竹簡之法絕而不傳米元章得古簡以竹聿行添如法更制

米元章禮部所作帖題跋一卷真蹟藏西洛王晉玉家經靖康之亂已散亡矣

米芾書評一卷元祐六年撰集唐初至熙寧間能書者品第優劣

元章出守無爲州刻墨池二字及寶藏二字經二尺許皆有神勢至今在無爲州

無爲州有太守泉舊景福寺地宋米芾咏詩云甘泉如惠山者是也

元章寫高麗經以孔子爲佛顏淵爲菩薩

芾灑落不群冠服多用古制張大寧嘉父贊其像曰衣冠唐制度人物晉風流

海岳庵在山之西麓亦米芾建後燬乃移建於城東利涉門內

米襄陽志卷三十一雜紀

米元章甘露寺詩石刻在尋景樓中天開海岳四字在海岳庵

京口耆英傳云襄陽米芾喜登覽山川擇其勝處立宇製名來者莫能廢作淨名齋於北固山下自爲之記

米老有辨印書

蔡氏叢談云芾以所珎研山易蘇學士家甘露寺地結菴其中自號海岳日吟哦其間爲京口佳絕之觀遨衍三山賦詠畧遍如甘露悼古詩

臨金山賦焦山明應祠銘其猶彰著者也自馮其真刻石甘露其子友仁爲贊今石在趙郎中滄江別墅

元章著詩百卷號山林集宣已子聖度錄大宋五音正韻襍說又數十卷紫陽宮下石壁上有大書第一山三字

米南宮有寶晉山林拾遺

米元章帖十二冊各以其類爲冊如手簡家書詩文各分類聞是韓侂胄家故物中間韓魏公

米襄陽志卷三十一雜紀

家園池詩各有闕古珍玩大印其後歸史衛王府凡如此者五十六冊一一精好米帖家書內有與友仁者有與寅哥者所謂虎兒是也花押乃兩樣

元章所收智未研心如日乃天章寺僧所獻張雨云元章獲王右軍紫金石研唐莊宗垂雲研山皆歷代瓌寶

米南宮有自畫宅圖又有小楷三帖又十帖珊瑚等帖

元豐間米老自號鹿門居士其印文云火正後人蒂印其後並不見用之

二老堂詩話云予家先有米元章書長壽菴三字後題兩句人是西方無量佛壽如南極老人星不知古人詩句或元章自作也

吳後主紀功三段石碑傳是皇象書其二段之陰有襄陽米蒂四字亦爲人磨礪幾盡

米公自寫真世有三本一本服古衣冠曾入紹興內府有其子友仁審定贊跋云先子昔手寫

米襄陽志卷三十一 雜紀

四

晉唐間忠臣義士像數十本張于齋壁一時好古博雅移模流傳甚多至今尚有藏之者此卷自寫真也一本蘇養直題云米禮部人物瀟散有舉扇西風之興一本唐裝據案執論十七帖者上有篆書淮陽外史米元章像八字及元章自書斐几延毛子明窓館墨卿功名皆一戲未覺負平生

元章刻襖帖于淮山樓并友知友仁題于後留守吳琚刻世稱三米蘭亭東安縣治有米蒂墨

范米曾爲鄧守

元章嘗作天說以究天地日月旁側之形盈虧之質爲晝夜六十圖所引六經以黜古今百家星曆之妄又著潮說以證盧肇皮日休復緣飾釋氏做佛之詭論將上之御府藏之名山

米南宮相石法曰瘦曰秀曰皴曰透

米老親書楷書法畫并青山白雲疑作楷書畫法

崇寧間米元章取小石爲硯山甚奇峙峴山石

米襄陽志卷三十一 雜紀

五

多青潤而產黃山者色多十脉少可鐫治者蔣山內舊有定林菴王荆公常讀書于此米蒂榜曰昭文齋

元章與大觀學士步月湖上各分韻賦詩元章獨賦無聲之詩其一乃梅松蘭菊相因于一紙上交柯互葉而不相亂

王惟清製墨面云淨名齋慕云姑蘇山人王惟清襄陽米元章家所造

米氏研山歸宣和御府今在台州戴覺民家

玉麟堂帖陳繹曾云汴人吳琚居父摸刻穠而不清多雜米家筆伏蓋琚日臨古帖字類米芾故也董玄宰云琚號雲壑

米元章書畫奇絕從人借古書自臨榻臨竟併以臨書真書還其家令自擇其一而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人古書畫甚多東坡屢有詩譏之云畫地爲籓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饒水又云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擬聖智又云巧偷豪奪古來有一咲誰似癡虎頭山谷和云百家傳

米芾書畫卷三

八雜紀

六

本畧相似如月行天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鈎輒折趾皆言元章好奪取人書畫也

甘露寺多景樓不知所始與所以名寺興于唐孫李衛公以後登北固題詠者皆不及多景則樓當建于本朝無疑獨不知其歲月初爲樓者誰也今樓中石刻有米元章詩且云禪師有建樓意故書禪師不載何名當元章時尚未樓而東坡先生熙寧甲寅歲自杭過潤與孫巨源王正仲會于此賦江天斜照傳于樂府不知與元

章賦詩時歲月相去幾何豈有之而中廢耶或云熙寧中主僧應夫爲之皆不可知也

穹窿山在蘇州舊傳赤松子食桂實石脂于此有福臻院米芾嘗大書詩于兩壁字畫奇逸山下有海雲菴菴有二茶樹其二株皆連理蓋二百餘年矣

元章在連水時客鬻戴嵩牛圖米借留數日以摹本易之不得客謂原本牛目中有牧童此則無也

米芾書畫卷三

八雜紀

七

棲霞寺在攝山齊明僧紹故宅石佛額有玻璃珠後墜地因置閣盛之大觀中爲權要取去米芾嘗以詩記其事

米元章晚年學禪有得知涇陽軍未卒先一月區處家事作親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造香楠木棺飲食坐卧書判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請郡僚舉拂示衆曰衆香園中來衆香園中去擲拂合掌而逝

南宮有洗手帖

米元章書自得于天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停
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即書至盡乃已
元祐末米知羅丘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
餽餉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
百列其上而置饌其傍子瞻見之大咲就坐每
酒一行即伸紙共作字以二小史磨墨幾不能
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携去俱自
以為平日書莫及也

本朝陽志卷三十八雜紀

八

張伯雨云元章工諸體書約寫麻牋十萬布在
人間

比夢瑣言載蘧曾至嶺外見楊朔荔浦山水愛
之談不容口嘗謂王讚曰侍即曾見陽朔山水
乎王咲曰讚未嘗打人唇綻齒折那得見之盖
非貶不去也倦游錄亦云桂州左右山皆平地
拔起竹木茂鬱石如黛染陽朔縣猶奇四面峰
巒駢立近見錢塘人家有米元章畫楊朔山圖
真是合作

楊次翁守丹陽米元章過郡留數日而去元章
好摹易他人書畫次翁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為
君作河豚其實他魚元章遂疑而不食次翁咲
曰公可無疑此贗本耳其行逸之以詩有淮海
聲名二十秋之句林子中見之謂次翁曰公無
乃過歟次翁咲曰二十年來何處不知有米癡
子耶

本朝陽志卷三十八雜紀

九

元豐建尚書省於皇城之西鑄三省印米芾謂
印文背戾不利輔臣故自用印以來凡為相者
悉投鼠善終者亦追加貶削其免者蘇丞相頌
一人而已蔡京再領省事遂別鑄公相之印又
謂省居白虎位故不利京因建明堂遷尚書省
于外以避之然京亦竄死二子坐誅其家至今
廢不知為善而遷省易印以避禍亦愚矣哉
元符末蔡魯公自翰林謫香火祠因東下無所
歸止擬將卜儀真以居焉徘徊久之因艤舟于
亭下米元章賀方回來見俄一惡客亦至且曰
承旨書大字舉世無兩然某私意不過賴燈影

以成其大不然安得運筆如椽者哉公哂曰當對子作之也二君亦喜俱曰願與公觀公因命具飯磨墨時適有張兩幅素者食竟左右傳呼舟中取公大筆來即睹一笥從簾下出笥有筆六七枝多大如椽臂三人已愕然相視公乃徐徐調筆而操之顧謂客子欲何字耶惡客即拱而荅某願作龜山字爾公乃大咲因一揮而成莫不太息墨甫乾方將其取視方回獨先以兩手作執如欲張圖狀忽長揖卷之而急趨出矣

宋史陽志卷三十八雜紀

十一

於此元章大怒坐此二人相告絕者數歲而始講解迺刻石於龜山寺中老自書其側曰山陰賀鑄刻石

潤州鶴林寺有馬素塔唐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即此地也襄陽米元章愛其松石沉秀誓以來生爲寺伽藍永護名勝公沒時鶴林伽藍無故塌下里人知公欲還宿願于此至今祠于寺之左隅

鐵圍山叢談云徽廟酷意訪求天下法書圖畫

自崇寧始命宋喬年掌御前書畫繼以米元章輩至末年尚方所藏率舉千計寶熙朝盛事也余以宣和歲癸卯嘗得見其目若唐人用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顏魯公墨蹟至八百餘幅歐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樂天等書不可勝計獨兩晉人則有數矣至二王破羌洛神諸帖真奇絕蓋亦多焉又御府所秘古來冊青其最高遠者以曹不興玄女授黃帝兵符圖爲第一曹髦下莊子刺虎圖第二謝雄烈女

宋史陽志卷三十八雜紀

十二

完節圖第三其餘始數顧陸僧繇而下不與者吳孫權時人曹髦乃高貴鄉公也謝氏晉人烈女謂綠珠實當時所筆又加顧長康古賢圖戴逵破琴圖黃龍負舟圖皆神絕不可一二紀次則鄭法士展子虔有北齊後主幸晉陽宮圖大率奇特甚至唐人圖牒已不足數然唐則度人經者乃褚河南書字而嚴博陵繪其相類多有此于今無復茲睹矣每令人短氣

宋史載賀方回初娶宗女隸藉右選監太原工

作是時江淮間有米芾以魁岸奇譎知名二人
每相遇瞑目抵掌論辯鋒起終日不能屈談者
傳以為口實

錢氏私誌載元章一日見蔡魯公蔡云元章書
法之妙今日可謂第一龜山須還他石曼卿佛
牌第一米曰恁地時龜山却做第二

米南宮有生平真賞印

宗室士疎少好學喜為文多技藝嘗畫韓退之
皇甫持正訪李長吉事為高軒過圖極瀟灑一

米芾陽雲卷三八雜記

十三

時名士皆為賦之又嘗學書于米元章予嘗見
所藏元章一帖曰草不可妄學黃庭堅鍾離景
伯可以為戒而曾直集中有荅僧書云米元章
書公自鑒其如何不必同蘇翰林玄論也乃知
二公論書素不相可如此

東坡救月圖并贊畢良史印小米攻媿齋跋

柳誠懸書蘭亭詩文真蹟有楊少師宋適滄浪
莆田元章無垢及長睿諸公皆有跋澹游老人
王方慶乃黃華老人庭筠子明昌乃金章宗年

號也

高彥敬所藏趙昌折枝花四段作一卷躑躅雞
冠木瓜海棠初不甚佳却有老米詩及蔡元度
章子厚林攄林希劉原父王晉卿徐兢諸人題
跋官印凡十數後有周文忠益公必大及蕭然
隣燧等題名

南明山在縣南七里上有高陽洞崖石刻靈崇
二字乃葛洪隸書洞中又刻南明山三字則米
芾書也山頂舊有爽氣亭千里亭登之一覽盡
得遠近之勝

米芾陽雲卷三八雜記

十三

丁晞顏畫孝經晞顏字令子書畫皆精全似李
伯時後有米元章跋又李伯時有孝經圖自題
云鳳閣舍人楊公雅言孝經根本百行世訓所
重謂公麟曰能圖其事以示人為有補元豐八
年因據其一二隨筆之

米老有晉右軍得告帖又快雪時晴帖皆真蹟
遂以名齋且刻石又唐摸千文又蘭亭乃李山
房故物有米老印乃南唐椒閣錦標首虞永興

汝南公主墓誌後有米老跋皆真蹟也

山陰道士鶴目龜趺多秀氣右軍將軍瀟散精

神一片雲東山太傅落落龍驤兼虎步潦倒支

公窮骨零丁少道風右仲殊伯時為元章作山

陰道士圖神情邁往令人願接不暇今歸希文

家宣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子楚師正同觀

唐劉良驥告及江南周宗卿詔用書詔之印咸

通中吳通微書恭贊告書體甚佳米老跋

王方慶于毘陵得伯時畫十志即元暉政後者

米襄陽書卷三 八雜紀

其所書人姓氏錄後

一龍眠山人李伯時書 二高郵秦觀書

三樂圃居士朱長文書 四吳郡周沔書

五靜常居士曹輔書 六縉雲胡份書

七襄陽漫仕米芾書 八碧虛子陳景元書

九太平間人仲殊書 十參寥子道潛書

然與林彥祥所臨本人物甚大不同前有奉

華大小印乃曾收拾劉孃子位者後有一印云

閉關頌酒之裔此雖用劉伯倫事然于煩人恐

不類耳又有瑞文圖書

淮海周輝云曾祖仁熟視王荆公為中表既請

上世墓誌數種託元章書之凡書三本擇一以

入石號周氏世德碑寘於杭州西湖上文并書

稱二絕紹與初某甲氏尹于是欲磨治改刻他

文偶族叔元仲與之素厚爭之力責以大義尹

曰初不知是公家物叔曰脫非某家物介甫之

文元章之字可毀乎尹始謝焉今在南山滿覺

院客打碑而賣者無虛日又曾祖唾研事吳虎

米襄陽書卷三 八雜紀

臣漫錄誤書為東坡 以下釋顏堂補十二則

廬山開先寺石峽上刻青玉峽及第一山字大

二尺許米芾書也

宋夷門王淮秀巖記云予為宰因勸農至此地

然予名微言輕不足為斯巖重且名是巖者出

於鄙夫之俚語不雅馴觀者難言之予家有米

南宮所書秀巖二大字墨書乃摸而鏡諸石以

為之名庶藉名書得顯名於天下

東坡睡起聞米元章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寄詩

云一枕清風直萬錢無人肯買此牕眠開心暖
胃門冬飲知是東坡手自煎

紹興間復古殿御墨乃墨工戴彥衡造自禁中
降出雙角龍文云米友仁侍郎所畫

米字宕逸可愛近多倣之蓋米法貫休也有石
刻彌勒贊可證林中以貫休字學米非是以貫
休五代人耳

米元章居鎮江常在甘露寺榜其所曰米老庵
一日甘露大火惟李衛公塔及米老庵獨存元

米老庵

卷三十一

八雜紀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章作詩云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庵有戲之者

每各添兩字云神護李衛公塔颯天留米老娘
卷累蓋元章母曾為宮中乳母而得薦故云

米老云心經呪從後倒念七遍吹氣枕席間螿
蟲皆不敢近試之信然

元章華陀帖二十八字靖康之變流落民間歷
三四傳乃入趙王府懇為內府所收秘之二十

年無知者泰和末都城嚴貫道祈僊元章降筆
貫道因問先生華陀帖神蹟超軼輝映今古汗

京破失所在先生於生平得意書定知為何人
所秘願以見告即批云當就越邸求之龐都運

才卿王妃之弟貫道以為言才卿說於妃果獲
一見王薨于汴門禁隨廢文士得從王之子密

公遊往往見焉東坡夢杜子美自解八陣圖謂
是書生氣習以此事觀非寓言也

米帖內家書付寅孫者即友仁小字蓋生于寅
年故山谷有虎兒之稱

成化間有謝生得一石硯刻海嶽菴三字乃米
故物

米老庵

卷三十一

八雜紀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墨莊漫錄稱米公人物英邁鑒裁精高翰墨場
中當推獨步平生所書徧於天下石刻如青州

南洋石橋記鄒縣涼觀記無為軍二記漣水軍
數碑皆遠追鍾王寧獨今人所難唐亦鮮及蔡

天啓為公誌云舉止頽頽冠服用唐人規制所
至眉宇軒然音吐鴻暢雖不識者亦知為元章

也此乃實錄云
元章回人親舊書有密於牕隙窺其寫至芾再

拜即放筆於案整襟端下兩拜

朱承爵子儋記云米海嶽遺事廿七條元統間吳郡陸友所編傳世罕見刻本余家舊藏一冊後題洪武丁巳四月老澹維揚朱誼書於宋克華園之北樓對碧梧漫成幽賞時年五十有九字如黍粒其行草結構大類二王書法真書墨之良寶也正德庚辰秋七月重錄時有絳守居園池記其句讀音釋亦老澹手澤云

進道說張安道年德俱高士大夫多往拜之公

米襄陽志卷之八雜紀

大

初不令止有孫延嗣為隣郡倅一日往拜公公曰某已受公家拜四世矣且可六拜延嗣既拜而起乃撫之如子任然前輩受拜禮各不同呂源明言歐公有故人子來拜者但平受初不辭讓至荆公溫公始荅拜至其人通寒溫叙父兄交契畢拜然後始不荅拜如此則愛與禮半矣吾鄉關子開子東兄弟見米元章拜之元章曰忝蒙先長官不棄不敢荅拜遂平受八拜前輩受拜禮不同如此然以余觀之荆公溫公最得

中制云

筆塵云李伯時米元章雖以書畫知名而其流品故在秦黃張晁之列故其書畫益重雖東坡亦重之而二子亦心折於東坡今世傳一帖云芾老矣先生勿恤廷議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且死不得潤色帝業黼黻皇度臣某惜之願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先生以為何如晁以道言當東坡盛時李公麟至為畫巖廊

米襄陽志卷之八雜紀

十九

像後東坡南還公麟去京師遇蘇氏子弟于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之盡棄平生所有公麟之畫於人不復留夫時方禁蘇黃黨人而元章輒自標出乃公麟何為哉則亦俗畫師而已矣以道真快士也

棲霞誌云芾詩手摩一丈石讀盡上元碑

米元暉親書刻小端研以遺建安守喻安中其銘曰惟端有溪孕石惟夥茲乃下巖舉無有比色奪芝英溫堅玉理以貽安中是亦成美後書

紹興乙未

寶晉齋帖乃米元章所摹曹之格刻蓋星鳳之子也

李伯時山陰圖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像並題小字米老書縫有睿思閣小璽并米印上題南舒李伯時為襄陽米元章作下用周公麟小印甚奇尾用小璽紹興小璽跋尾

子瞻云吾嘗疑元章用筆妙一時而所藏書真偽相半元祐四年六月與張致平同過元章致

糞陽意林卷三 八雜紀

二十

平謂吾公嘗見親發鎖兩手捉書去人丈餘近輒掣去者乎元章笑遂出二三長史懷素輩十餘帖而後知平日所出皆苟以適眾目而已

元章登金山賦云浮玉掩露石簾落潮

陳寺丞伯修子也嘗于枕屏效元章筆蹟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伯修命出拜元章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着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辰贊表筆

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六字父子

嘆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當自熟矣

劉子禮以五百緡置錢氏畫五百軸初未嘗發緘銓美惡也既得之後其間有盧鴻畫草堂圖一卷已數百年物矣以後李伯時曾臨一本仍自書卷中詞一篇次則秦少游朱伯原米元章書又其次陳碧虛仲殊師參寥子輩繼之餘亦一時聞人

糞陽意林卷三 八雜紀

廿一

晉陵富人承氏子家有奇石舊刻米老書六字云第一山米芾識承氏子謂芾與費同音為不詳語因擊碎之止存其半

解縉大紳云家有李邕永康帖墨蹟米芾家故物也上有親蹟等印具在芾以摸本刻之甚為寶惜而此真本其子友仁紹興中進之藏之秘府今卷首唐李邕永康帖六字高宗御書也宋亡歸於元逮及國初時流落於鳳陽某家洪武庚午余里人侯成章得之歿後余兄簡約購求

以爲解氏之寶其後有題識皆爲人褫去以售其僞此真者正不須也

褚登善書文皇哀冊真蹟初落江南深山中且諱避故不登宣和御府及米海嶽眼然亦用是得脫金爐爲光堯帝及元暉賞識

楊慎曰海岳書史云隋唐藏書皆金題玉躡錦罽繡褉金題押頭也玉躡軸心也罽卷首帖褉又謂之玉池又謂之罽有毬路錦罽有樓臺錦罽有樛蒲錦罽有引首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

卷之三 雜紀

十二

加竹界而打楸其覆首曰褉褉法帖譜系曰大觀帖用阜鸞鵲錦標褉是也卷之泰簽曰檢又曰排漢武紀金泥玉檢註檢一曰燕尾今世書帖簽後漢公孫瓚傳阜囊施檢注今謂之排此皆藏書畫職裝潢所當知也

元章有自寫海嶽菴及淨名齋圖

質紙入昭陵世不復見雖有當時搨賜本傳刻又多不同至本朝諸名公始以定武古刻號爲善本然亦莫攷其實今獲此帖乃米老平生所

寶者前後題識可信不誣且書史中登載尤詳真希世之珍也於是上命精加撫勒鐫之堅珉以示同好時嘉熙庚子歲端午日西秦張徵清叔書

劉涇字巨濟簡州人熙寧六年進士中第王安石薦爲經學所檢討歷太學博士米元章書畫友也善作林石槎竹筆墨狂逸體製拔俗今成都大智院法堂壁間有松竹窠植二惜其歲久將磨滅也

卷之三 雜紀

十三

涇谷元章詩云天下愛奇人沒量奇不諛人奇解相奇人奇物方合壁乞與世間人物樣六朝唐盛始兼得訪古知名已蕭爽人亡物喪付衰夢注想後來逢好尚元章心自鑒秋月一路仍行九霄上家時菜色無斗粟書畫奇奇世人望譬如大海沉百寶爾輩乘風得之浪二王褚陸已天作老顧如來更天匠其餘緹襲凡幾重但見光明爛垂象珍犀瑞錦扶蘭蔭龍躍鸞驚訶題題金仙詎敢觸以手雪子玉人聊置掌余家

僻素最沉着退舍還師覺難傍世人往往力能
幹未免目蝦終惚恍緘機偽謬各臣妾未覩堂
堂筆中王袖間澁縮氣如線淨几明窻謾瞻仰
從來所有萬錢價不卽臭帑當火葬傾心妙絕
豈求勝妄意臨摹須殺謗端居自號書一品好
事如封繪三藏諸郎青出卽護持未肯充飢謬
爲脹余衰二物擬高閣子可專之世無兩書來
詩往但悠悠塵土欺人正惆悵

次韻米元章齋居卽事云庭木雙株茂盆池一

米元章齋居卽事

十四

掬慳支頤魚出樂入背鳥知還老境行將及僊
書讀未閑因君歌鳳過通夕夢歸山

薛道祖字紹彭嘗云其筆硯間物硯滴須琉璃
鎮紙須金虎格筆須白玉研磨須墨古越竹滑
如苔更加一萬杵自封翰墨卿一書當千戶與
元章爲書畫友號翠微居士王元美題道祖蘭
亭二絕云宋人惟道祖可入山陰兩廡豫章襄
陽以披猖奪取聲價可恨
道祖荅元章云草聖神蹤手自持心潛模範識

前規惜哉法書垂世久妙帖堂堂或見遺寶章
大軸首尾具破古欺世完使離當時鑒目獨子
著有如痼病工難醫至今所收上卷五流傳未
免識者嗤世間無論有晉魏幾人解得真唐隋
文皇鑒定號得士河南精識能窮微卽今未必
無褚獮寧馨動欲千金貲古囊織標可復得白
玉爲踐黃金題

和元章云書便瑩滑如碑版古來精紙惟聞繭
杵成剡竹光凌亂何用區區書素練細分濃淡

米元章書素練

十五

可評墨副以谿崑難乏研世間此語誰復知千
里同風未相見

秦少游元章友也有次韻荅米元章云嗜好清
無滓周旋榮有文揮毫春在手岸幘海生雲花
鳥空撩我尊臚正屬君唯應讀鳴蛩差不愧王
筠

米元章有書畫船趙子固方之亦有書畫船東
西薄遊必挾所有自隨一舟橫陳僅留一席爲
偃息之地隨意左右取之撫摩吟諷至忘寢食

所至識不識望之而知爲子固書畫船也陶九成宗儀云子固諱孟堅別號彝齋宋宗室子居嘉興之廣陳酷嗜古法書名畫能作墨花于水仙尤長嘗從雪川余壽翁處易得五字不損本蘭亭喜甚乘夜回權至弁山大風舟覆幸值淺港行李俱泔子固獨持此卷立水中示從者曰蘭亭已在他不足憂矣且題八字于卷首曰性命可輕至寶是保其風致酷似米老其名垂世以此

李襄陽志林卷十二 雜紀

廿六

暢師文字純父雒陽人好奇尚惟有潔疾與人飲必欲至盡以巾拭爵乾而授之則喜自飲亦然食物多自手製水惟飲前桶薪必以尺蒸必以寸喜盥手日不知其幾而浣足亦必以再濯也其先夫人貴家女方睡未起以水沃其頂至踵或謂不惟其書似元章其風有甚于元章者矣

張友正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價三百萬盡鬻以買紙筆蹟高簡尤工草書故廬在甜水巷

一日棄去從水橫街僦小屋與染工爲鄰或問其故畬曰吾欲假其縑素學書耳於是與約凡有欲染阜者先假之一端酬二百金如是日書數端有米元章之風然友正既不仕其性介不多與人通故其書知者少俱不逮元章

李時雍隲之子官至殿中丞工書崇寧間與米芾同爲書學博士嘗對御書騰鰲二字字及半宮人以花簪之不覺滿頭又嘗以書出外國敕以絳紗封臂非被旨不許輒書又能以襟裋濡

李襄陽志林卷十二 雜紀

廿七

墨走筆作大字

沈豫昌校于北山草堂

吳龍劉詢薛明益校

李襄陽志林卷第十二

米襄陽志林卷第十三

明 禾郡 范明泰 長康編

攷據

杜綰石譜云無爲軍石產土中至有一段二三尺間羣峰聳拔連接高下凡數十許巉崑澗谷不異真山米芾爲太守拜者四面峻峭但石苗所出不廣佳者頗難得之

墨池篇論字體有擘窠書今書家不解其義按顏真卿集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

米襄陽志卷十三 攷據

石擘窠大書王惲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擘窠大字極佳又云韓魏公書杜陵畫鵲詩擘窠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墨札之祖也

潤州城西有嶺入江號曰北嶺蔡君謨起樓其上武帝升之乃曰此嶺不足須固守京口實乃壯觀遂改曰北固因名北固樓

有藏戴嵩牛圖與客觀傍有一牧童曰牛鬪力在前尾入兩股間今掉尾何也又戴嵩牛二其一有高宗御題兩目凝紅凡戴牛皆然又申屠

大用所藏戴嵩子母牛又戴嵩戲牛圖宣和題莊蓼塘物也又戴嵩着色山水牛宋高宗御題

乾卦印

露筋廟在高郵州南三十里舊傳有女子夜過此天陰蟲盛有畊夫田舍在焉其嫫止宿女曰吾寧處此死不可失節遂以蟲死其筋露焉故稱露筋廟長林燕語云至今他處多蟲惟沿廟數里絕無咸謂神女靈威所被云夏秋間估客四集廟中香火最盛

米襄陽志卷十三 攷據

二

行草宜用棗心筆者以其摺梟婉媚然此筆須出鋒用之須捺筆鋒向左意趣只用筆腰不用筆尖乃可如真書直豎用尖則施之行草無態度此是要緊處人多未之知姜堯章孫過庭草書言能籠卷橫豎最善發明棗心筆於用之時每難揮運雙鈎懸腕久久得趣其要在勿使筆尖也趙子固云

莫論霍衛撞星斗按名山記作衝宜遊紀聞云人皆謂臨摹爲一體殊不知臨之

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
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
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姜堯章云臨摹書唐太
宗所謂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可以嗤
蕭子雲惟初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
於成就然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
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
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

郭若虛云諺稱黃筌富貴徐熙野逸何以明其
然筌與其子居采始並事蜀為待詔筌後累遷

米襄陽志卷三

八攷據

三

如京副使既歸宋筌領真命為宮贊居采復以
待詔錄之皆寫禁籟所有珍禽瑞鳥奇花怪石
又翎毛骨氣尚豐而天水分色徐熙江南處士
志節高邁多狀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鳥淵魚
又翎毛形骨輕秀而天水通色二者皆春蘭秋
菊各擅重名復有居采兄居寶徐熙孫崇嗣崇
矩俱下筆成珍揮毫可範
王佐曰古檜在孔廟杏壇東南今不存矣惟再

生一株亭亭獨立身文皆左轉如草繩纏至梢
有葉青青可愛非世上所有也佐親見之梢尾
有葉一小叢廣高一尺許樹大僅一尺許
望海樓額蔡襄所題後改為連滄觀

明皇幸蜀圖乃大李將軍思訓畫藏宗室汝南
郡王仲忽家方廣不滿二尺為天下名筆宣和
間內府求畫甚急以其名不佳故不敢進明皇
作騎馬像前後宦官宮女導從畧備道傍瓜圃
宮女有卽圃採瓜者或諱之為摘瓜圖山谷間
民皆冠白巾以為蜀人為諸葛孔明服所居深

米襄陽志卷三

八攷據

四

遠者後遂不除然不見他書又周密雲烟過眼
錄載張謙家有徽宗撫李昭益摘瓜圖又趙文
敏家所藏摘瓜圖歷代寶之常倩胡廷暉全補
暉私記其筆歸寫一幀質公公大驚賞亂真由
此名寔俱進
盧鴻草堂十志乃林彥祥所臨李伯時本遺草
堂樾館二所存者曰幕翠庭洞玄室期僊澄金
碧潭倒影臺桃烟庭數圖

宗室譜云米元章乃宋初勳臣米信之後視帝
爲五世孫今傳誌皆不載

米敷文嘗題畫云待次平江作於大姚邨妹家
又一帖有自到邨居之語則元章更有女妻吳
不獨建康段拂建州吳激也

諸葛筆者按唐宣州諸葛氏一姓世傳其業治
平嘉祐前有得諸葛氏筆者率以爲珍翫坡老
云諸葛氏筆譬如內府法酒北苑茶他處縱有
佳者殆難得其彷彿

米襄陽志卷三

八攷據

五

道士張伯雨雨號句曲外史又號貞居杭州人
嘗入京初燕地未有梅花吳閒閒宗師時爲嗣
師新從江南移至護以穹廬扁曰漱芳亭伯雨
偶造其所恍與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覺熟
寢于中真人終日不見伯雨深以爲憂及夢覺
日已暮矣嗣師笑曰伯雨素有詩名宜作詩以
贖過伯雨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千里將身
跳入僊人壺之句嗣師大喜送翰林修撰虞伯
生等蘇之伯雨墓在武林南峰靈石山玉鈞橋

之傍橋爲伯雨賣玉鈞所建墓久頽廢明姚公
綬重葺之

徽廟丹青具天縱之妙自成一家人不蹈襲古人
軌轍後柙字用天水及宣和政和小璽或用瓢
印蟲魚篆文

六朝人尚字學摸臨特盛其曰廓填者卽今之
雙鉤影書者卽今之響榻硬黃者謂置紙熱熨
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榻者
謂紙覆其上以遊絲筆圈却字畫填以濃墨然

米襄陽志卷三

八攷據

六

圈影猶存其字亦無精采
洞天清錄云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
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齊時始有墨
丸乃漆烟松煤夾和爲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
硯者欲磨墨貯潘耳
書與畫一致也書者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
可畫則無事乎書矣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
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
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世道日降往往溺志

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于花鳥蟲魚之麗游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意衰矣

畫花趙昌意在似徐熙意在不似非高于畫者不能以似不似第其高遠蓋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於文杜陵老之於詩也

螢雪叢談曰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士以古人詩句命題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從酒家上着工夫惟一善畫但於橋頭竹外挂一酒帘而已便見酒家在竹內

筆墨叢書卷三

八技據

七

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何以見得親切有一名畫但掃數蝴蝶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魁選

真娘者吳國之佳人也時人比于蘇小小死葬吳宮之側行客感其華麗競為詩題于墓樹櫛比鱗臻

錢唐褒親崇壽教寺俗稱劉娘子寺宋紹興劉貴妃專掌御史文字工書畫所謂劉娘子位者是也畫上用奉華堂印然恃寵驕侈盛夏時以

水晶飾脚踢寺在清波門折而南

唐人有生紙熟紙熟紙妍妙輝光生紙非有垂不用退之與陳素書云送孟郊序用生紙寫言急于自解不暇擇耳

王摩詰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如畫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

掩曝談餘曰蘇子由之子與米襄陽家小米皆字虎兒黃山谷贈以謝元暉古印是也又襄陽一帖云吾子鼈兒洞陽三雄則虎兒豈又在三子外耶

筆墨叢書卷三

八技據

八

五字損本蘭亭湍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八分書殆不始于秦水經注齊地掘古塚棺前有八分書驗文乃太公三世孫胡公之墓科斗

古文大篆小篆亦自五帝時有之矣如禹刻岫嶽碑則用科斗宣王刻石鼓則用籀書唐人錢譜大吳氏金尊盧氏幣其文具存悉皆小篆太公九府圖錢黃帝布刀亦是小篆楊用修曰書

契既作字體悉具決不始于秦也一云八分書起于漢王次仲次仲有道術詔徵聘于車中化為大鳥飛去遺二翮于山谷間今大翮山小翮山是也

劉涇有印文曰劉巨濟符符字甚新

觀畫之法大凡觀釋教者尚莊嚴慈覺觀羅漢者尚四象歸依四象者謂有四國王子有婆羅門或四胡夷或比丘優婆塞夷門觀道流者尚孤閑清古觀人物者尚精神體態謂有貴賤

米芾畫史卷三十八

九

中外也仍觀折算衣紋停分形貌觀畜獸者尚馴擾擴厲觀花竹者尚艷麗閑雅觀禽鳥者尚毛羽翔舉觀山水者尚平遠曠蕩觀鬼神者尚筋力變異觀屋木者尚壯麗深遠

雪竇和尚親書詩一弓元章所和者雪竇詩云有無盡是兩頭語諸祖因何不立言末代兒孫列戶牖一花五葉失真傳自元章外又有周仲仁陳師錫葛繁徐太等詩

褚伯秀云江南李後主常詔徐鉉以所藏前代

墨蹟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然則在淳化之前當為帖祖

金章宗明昌七印其一曰內府葫蘆印其二曰

郡玉秘珍其三曰明昌珍玩其四曰明昌御覽

其五曰御府寶繪其六曰明昌中秘其七曰明

昌御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也今製牋法猶有潢製之說人多不解作平聲又改為裝池益謬甚矣

米芾畫史卷三十八

十

畫亦有相法李成子孫昌盛其山脚地尚皆渾厚潤大上秀而下豐合有後之相也非特論相兼理當如是故也

飛白書始于蔡邕在鴻都學見匠人施墜帚遂創意焉梁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自義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

古人畫葉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趙孟堅云中興後朱壑崑橫斜顛倒幾若楊少師孫勤川規規恐下筆不中觀者元章曰奴書耳朱予所取孫予所戒更從議者評

金陵舊事江南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惟此印黃金為之

古人題畫書于引首宋徽廟御書題跋亦然故宣和間稍書畫用黃絹引首也近世多書于畫首趙松雪云畫至元朝遭一劫也

宋書陽志卷三十八

十一

吳門朱長文字伯原號樂圃元豐間舉進士以疲疾因不仕以行義聞鄉里紹聖間力起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所著有琴史及釋問諸書志中引列宋時諸老如蘇黃輩最著者不具錄他稍勝者略標行季以備參考如左張耒仕至起居舍人與秦少游同學于蘇子瞻子瞻以為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而世謂工可致易不可致以君為難云字文潛

畢仲游公叔蚤登進士元祐中召天下文學之士十三人策試翰林院子瞻以公叔為第一又

為表自代

陳師道字無已為秘書正字世言無已每登覽得句即歸臥一榻以被蒙首謂之唵榻家人知之即猶犬皆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持寄隣家徐待其起就筆硯畢乃敢復常劉夷叔曰無已作文最苦復齋漫錄曰二蘇門下客最知名者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若無已文行雖高以晚出坡門故不及四人之著一字履常號後山

宋書陽志卷三十八

十一

徽猷閣待制晁說之字以道少慕司馬溫公為人自號景迂年未三十子瞻以著述科薦之坐元祐黨廢棄

秦少游名觀亦稱太虛初除校勘黃本書籍紹聖中除名王介甫謂其詩新清婉麗鮑謝似之少游自言其文銖兩不差但以華麗為愧耳有淮海集三十卷

秘書郎昭武黃伯思元符進士四十而死好古博雅喜神仙家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有集一

百卷博古圖說十一卷翼騷一卷洛陽九詠一卷法帖刊誤二卷先是米南宮有淳化帖刊誤辨之已得七八至長睿益精矣

丹陽蘇庠字養直紳之後頌之族也以遺澤昇其子自放江湖間子瞻見其清江曲大愛之由是得名

忠宣范純仁字堯夫文公次子相哲宗文正公門下多選吳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與公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

東漢陽森卷三入汝據

三

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如此

蘇頌字子容泉州人移徙潤州相哲宗嘗云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其理也

張舜民芸叟邠州人其文豪有理致而最刻意于詩自號浮休先生唐張鷟稱浮休子芸叟蓋襲之為諫大夫居職七日所上六十章崇寧初坐表言紹聖逐臣有云脫禁錮者何止一千人

計水陸者不啻一萬里又曰古先未之或聞畢竟不知其罪以為譏謗坐貶

韓維字持國億子也最能詩世傳其醱醲絕句他多稱是

李迪字復古舉進士第一終中書門下平章事諡文定

蔡攸蔡條俱京子京末年事皆出于條條見攸既叛父又與已不協乃作國史後補北征紀實歸罪于攸為父自解然京罪不可掩也條有鐵

東漢陽森卷三入汝據

四

圖山叢談五卷

周種字仁熟官集賢修撰

岳珂號倦翁其所撰程史者猶言柱記也

王鞏字定國山谷曰定國生長富貴其嗜好皆老書生事而不寒乞諸公多下之其為文章初不自貴珍如落涕唾時出奇壯語驚天下士及流落嶺南更折節自苦其作詩及他文章要不隨人後至其合處便不減古人

文定公南都張方平安道初舉茂才異等再舉

賢良方正皆中其科識畧過人知蘇洵父子於布衣惡王安石於考試進士之日當時最爲耆德號樂全先生

晁補之字无咎七歲能屬文在杭州作文曰七述叙杭之山川人物之盛麗時子瞻倅杭屈行輩與之交亦欲有所賦見其所作嘆曰吾可閣筆矣舉進士禮部別試第一張耒嘗言无咎讀書不過一載終身不忘自少爲文卽能追考屈宋班揚促駕而力鞭之務與之齊而後已

卷陽志林卷三六及據

五

圭字禹玉其先成都人故號華陽後居開封圭典內外制十八年集中多大典冊詔令其詩號至寶冊以其喜爲富貴語也

翰林學士沈括存中好功名戒永樂不克貶居京口自號夢溪翁竟死貶所而實才高學博多伎能音律星曆尤邃有夢溪筆談忘懷錄清夜錄長興集四十一卷

魏泰襄陽人字道輔爲人無行而有口每稱章子厚泰旣不得志場屋數僞作他人著書如志

惟集括異志倦游錄碧雲騷又自作東軒筆錄皆用私喜怒誣讖前人又有臨漢隱居集二十卷

劉敞字原父袁州人慶曆中舉進士廷試第一累遷知制誥自六經百氏下至傳記無所不通尤敏瞻嘗食頃草九制各得其體私謚公是先生弟攸字貢父謚公非先生同敞登進士早貴而不永終中書舍人有集六十卷

卷陽志林卷三六及據

六

并有詩送行盛傳一時

禮部郎濡須楊傑字次公亦稱無爲子嘉祐中進士善談禪有無爲集十五卷別集十卷別集皆爲釋老而釋又十之九

左藏庫使知隰州劉季孫字景文東坡嘗薦之坡在杭季孫寄詩有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挿菊花無人共稱之

朝奉郎共城賀鑄方回自序言外監知章之後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爲姓居越之湖澤今所

謂鏡湖者慶湖也避漢帝父清河王諱改爲賀氏慶湖亦轉爲鏡與米芾齊名然鑄生皇祐壬辰視米猶爲前輩也

臨川謝逸字無逸工詩能文黃涪翁讀其詩曰晁張流也

韓駒子蒼政和初詣閣上書召試出身後入西學出蘇氏磨淬剪裁之功終身改竄不已有已寫寄人數年而追取更易一兩字者

李錞字希聲與潘邠老同爲秘書丞

李錞陽志卷三十八攷據

七

鄱陽姜夔堯章有白石道人集三卷絳帖評二十卷書譜一卷范至能楊誠齋尤愛其詩以爲有裁雲縫月之妙思頗解音律不第而卒

釋道潛自號參寥子與子瞻少游爲詩友其詩清麗不類浮屠語唐人舊有參寥子者用莊子語也

吳越錢惟演字希聖倣之子也撰飛白叙錄一卷又有擁麾集伊川集

司諫延平陳瓘瑩中自號了翁嘗移書責曾布

又言蔡京及弟卞之姦惡章數十上除名編款合浦以死汪應辰以爲出死力攻權姦者天下一人而已

同知樞密院林希子中不得志于元祐乃從章惇甘心下遷西掖草諸賢謫詞時論薄之

吳郡葉夢得紹聖四年進士崇觀間驟貴顯三十一歲掌外制次年遂入翰林中廢至建炎乃執政才數日而罷號石林字少蘊石林二字出楚詞天問所著述極富

吳郡葉夢得紹聖四年進士崇觀間驟貴顯三十一歲掌外制次年遂入翰林中廢至建炎乃執政才數日而罷號石林字少蘊石林二字出楚詞天問所著述極富

八

吳郡范成大至能初以起居郎使虜附奏受書事抗虜歸被上眷以至柄用爲堂扁石湖二字阜陵宸翰也有石湖集一百二十六卷

丞相益文忠公廬陵周必大子子克一字弘道有集二百卷行世又自號平園叟劉後邨曰平園晚作益自磨礪然散語終是洗滌詞科氣習不盡耳

楊萬里廷秀當淳熙末爲大蓬論思陵配享不合去及韓侂胄用事召之卒不至有誠齋集一

百三十三卷聞開禧出師不食而死官至寶謨閣學士廬陵人

丞相謝深甫字子肅有東江集十卷

歸安倪思正父以戊戌宏詞受知阜陵蚤登禁

直紹熙間途位法從立朝剛介嘗言與其為有

瑕執政寧為無瑕從官由是名重天下終禮部

尚書諡文節有齊齋甲藁二十卷乙藁十五卷

前藁二十卷後藁十二卷經鋤堂八卷

鄧椿公壽畫繼繼唐張彥遠名畫記宋郭若虛

名畫見聞志之後也張止會自元年郭止熙寧

七年今書止乾道三年

文同永泰人善畫墨竹知名於時或戲作古槎

老枿淡墨一掃雖丹青極豪楮之妙者形容所

不能及也仕至集賢校理東坡嘗稱其四絕詩

一楚詞二草書三畫四司馬溫公稱其襟韻瀟

灑如晴空秋月塵埃不到其為人可知矣字與

可亦稱石室先生又稱笑笑先生錦江道人元

豐初出守吳興至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

正坐而逝

釋夢英工篆籀之學有字源一卷行世

郭忠恕字恕先雒陽人取字文相類者別其所

從作佩觿三卷觿者所以解結也為國子博士

恃酒狂縱數犯法忤旨流登州至臨邑道中尸

解仙去能篆隸善畫樓觀木石皆極精妙畫法

師關仝

李公麟字伯時亦稱龍眠居士舒城人涪翁云

伯時人物似南朝諸謝中有邊幅者久當在臺

閣然為書畫所累曾空青云伯時嘗貌天廐滿

州花放筆而馬俎矣蓋神駿精魄皆為伯時筆

端攝之而去寔古今罕事

郭熙河陽溫縣人為御書院藝學善山水寒林

得雲烟出沒峰巒隱顯之態蚤年巧贍工致晚

年落筆益壯

僧巨然鍾陵人善畫山水為烟嵐氣象於峰巒

嶺竇之外至林麓之間猶作卵石松栢疎筠蔓

草之類相與映發而幽溪細路屈曲縈帶竹籬

茹舍斷橋危棧真山間景趣也

石延年字曼卿宋城人少以詩酒豪放舉進士不中為三班奉職陳氏曰其仕三舉進士為三班奉職也詩格奇峭又工書體兼顏柳為世所珍卒後其故人有遇之者曰我今為鬼僊所主芙蓉城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驪去如燕其後降于亳州一舉子家又呼舉子去不得詩一篇與之張浮休云曼卿字道勁可愛蘇子美遠不及矣

蘇東坡志林卷三入攷據

主

范寬初名中正字仲立華原人性溫厚有大度故時人目為范寬居山林間常危坐終日縱目四顧以求其趣北宋時天下為山水者惟寬與李成稱絕議者謂李成之筆近視如千里之遙范寬之筆遠望不離坐外皆造乎神也然寬好畫冒雪出雲之勢尤有氣骨

董源字北苑多寫江南山水大抵源之畫其用筆似草草遠觀則景物粲然如覩異境蓋意在筆前景生意外非俗工所能彷彿也

李成營丘人幼善屬文為畫精通造化掃千里於咫尺寫萬趣於指下至於林木稠薄泉流深淺如就真景思清格老古無其人稱為第一蘇舜元字才翁子美兄也能書工草隸詩章豪麗

唐希雅嘉興人妙於畫竹作翎毛亦工學江南李後王金錯刀書有一筆三過之法變而為畫三過處書法存焉喜作棘檟荒野之趣韻蕭疎非畫家繩墨所能拘也

蘇東坡志林卷三入攷據

主

蔡襄字君謨興化人在慶曆四諫官選中文章道美工書為宋朝第一京十同郡晚出欲附名閱自稱為族弟襄孫佃唱名第一京時當國以族孫引嫌降第二佃終身恨之王詵字晉卿為駙馬都尉開封人善屬文又長於山水學李成作着色山水師李將軍墨竹師文湖州並清潤可愛築堂曰寶繪收藏古今法書名畫以為勝翫東坡為之記

黃居寀字伯鸞荃之季子作花竹翎毛皆妙得

真寫惟石山景往往過其父宋太宗朝授光祿丞委之摻訪名畫詮定品目時輩莫不歛衽當時較藝者眎黃氏體製為優劣

鮑慎由元祐初以任子試吏部銓第一復登六年進士乙科甫脫選即為郎然自是數坐累官竟不進字欽止善行書

徐熙金陵人所尚高雅今之畫花者遂遂以色暈淡而成獨熙落墨以寫其枝葉蕊蕊然後傅色故骨氣丰神為古今絕筆所畫多在澄心堂

畫陽志卷三 八 攷據

紙上至於畫絹甚麗米元章謂徐熙絹如布是也評者謂黃筌之畫神而不妙趙昌之畫妙而不神兼二者一洗而空之其為熙歟孫崇嗣崇勳亦得所傳

易元吉長沙人初工花鳥及見趙昌畫乃曰世不乏人遂遊荆湖搜奇訪古幾與狽狽鹿豕同遊故口傳目擊之妙一寫於毫端又於長沙舍後開圃鑿池以亂石藂篁梅菊葭葦馴養水禽山獸伺其動靜以資畫思尤善畫獐獐評者謂

徐熙以後一人而已畫上多自書長沙助教易元吉畫字慶之

周越以善書名世陳氏後山曰王客郎中周越與其兄起皆有書名起書未見越書間有之然亦俗甚

趙昌字昌之廣漢人善畫花果名重一時初師滕昌祐後過其藝作折枝有生意傅色尤造其妙兼工草蟲禽石非其所精

畫陽志卷三 八 攷據

翰林學士吳越錢易字希白宋興父子兄弟制舉登科者惟錢氏一門易有集一百五十卷工書評者謂其書如美丈夫肌體克悅神氣清秀者是也

孫知微字太古眉陽彭山人世本田家天機穎悟善畫初非學而能飄飄如神僊中人喜畫釋道描法甚老黃筌不能過也

王士元汝南宛丘人善丹青兼諸家之妙人物師周昉山水師關仝屋木師忠恕下筆無一筆無來處但多作樓臺橋徑玉深山大谷烟霞之

氣耳官止郡推官

勾龍爽蜀人好丹青喜為古衣冠多作質野不媚之狀尤善嬰孩得其態度為翰林待詔

蘇舜欽字子美集賢校書監進奏院坐用故紙

錢會客是時朝廷為讒者所惑夜遣中使散入

大臣家捕同飲者甚駭物聽子美除名子美好

古工文廢居蘇州作滄浪亭益讀書發其憤懣

又善草書酣醉落筆爭為人所傳說有滄浪集

十五卷父名耆字國老

米襄陽志林卷三 八 改據

三五

崔白字子西濠梁人善畫花草道釋人物山林

飛走之類尤長于寫生元章所謂可與周仲翼

草書同挂者是也仁宗朝畫垂拱殿御屏稱旨

補圖畫院藝學

周文矩金陵句容人事李煜為翰林待詔善畫

人物車馬樓觀山林泉石其行筆瘦硬戰掣大

約體近周昉而纖麗過之

陶冶殷仲春同校

米襄陽志林卷第十三

米襄陽遺集

宋米芾元章詩 明范明恭長康輯

參賦

武帝既祠太一受釐頒胙意得氣恭神怡志豫

閱符合瑞至于嚮暮于是升通天之臺攬沈寥

之路觀三星聯影掩然當戶顧侍臣曰是何星

也侍臣枚臯進曰參星也帝曰是何王對曰是

王民帝曰可聞其晡歟臯曰臣之淺學俳儕優

隊捷語翻言奉歡承話稱道盛德受况甚大此

米襄陽遺集 八

大對也臣不敢帝曰先生無辭臯乃跽而進曰

自周衰道喪百里一王嗜欲加僭民財用傷貧

如碩鼠墮號鵲梁匪為匪鮪或潛或翔至于暴

秦襲冕而狼趙郊坑肉魏野封瘡與嶺山斷遼

海城長驪丘虛地阿房繡墻則是星也晡晡而

無光帝曰亦嘗有明乎曰有古有治君曰堯與

禹敬時命官以民為主民之樂生鼓腹歌舞次

速成湯視民如傷一不獲如已納隍周之文

武訖于成康道德化洽禮義興行刑措不用至

於百齡則是星也亦常燁燁而晶熒帝曰宜乎自此不復有光矣曰有昔秦錄不究上天侮亡乃命高祖匹夫奮張一洗世亂惠綏四方化其姦宄約以三章及我文景恭儉淳樸隱恤賑周德澤甚渥太倉積紅腐之粟司農朽不較之索則是星亦燁燁而灼灼今陛下承累聖之休光翕五福於仰戴坐明堂神明之會據建章珍陸之海臣萬國朝四裔名王系于祈連宛馬來于天外致赤鴈駁鹿之異物獲寶鼎芝房之珍恠

宋襄陽道集八

名在百王之上游德並五帝之左界而乃掩掩而無光臣臯所以慳鬱而未快逡巡而不對也古訓有言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以覆舟言未及休命蓋陳鈞寢不得寐三起問籌翌旦坐明光殿封富民侯

天馬賦

唐韓幹圖于闐所進黃馬一軸馬翹舉雄傑

余感今世無此馬似筆賦之

方唐牧之至盛有天骨之超俊勒四十萬之數

而隨方以分色焉此馬居其中以為鎮目星角而電發蹄挽踔以風迅鬣隆顛以孤起耳鳳聳而雙峻翠華建而步間闔下而輕噴低羣驚而不嘶橫秋風以獨韻若夫躍溪舒急冒絮征叛直突則建德項繫橫馳則世充領斷皆絕材以比德敢伺蹶以致吝豈肯浪逐首循之坡蓋當下視入坊之駿高標雄跨而獅子攘穉逸氣下襲而照夜矜穩於是風格靡顏色妙才駘入仗不動終日如坏乃得玉為銜飾繡作鞍傍棗

宋襄陽道集八

三

抹栗豢肉脹筋若夫其報德也蓋不如偷盧噬盜策蹇勝柴鑄黃蝸而吐水畫白澤以除災但覺駝垂就節鼠伏防猜怒雖甚厲馴號斯諧哲俛首以畢世未伏櫪以興懷嗟呼所謂英風頓盡冗仗高排若不市駿骨致龍媒如此馬者一且天子巡朔方升喬嶽掃四夷之塵較岐陽之獵則飛黃腰裏躡雲電得所從而遽來

顏曾公碑陰記

曾公為盧杞所忌李希烈反杞首議遣公諫者

甚衆德宗問杞對曰真卿朝廷重臣忠義聞天下誰不懼服臣嘗父爭之今遣使不爲賊憚則辱國陛下當自斷之遂遣宗族餞于長樂坡公既飲而躍上樑跳躑謂衆曰吾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八得刀圭碧霞餌之自此不衰嘗云七十後有大厄當會我於羅浮山此行幾是歟次汜水恍遇陶笑語曰吉吉指嵩少而去後公死于賊賊平家人啓瘞狀有金色爪髮皆長如生人歸葬偃師北山先塋後有賈人至羅浮山遇二

朱襄陽遺集八

四

道奕卽而觀之問曰子何所來賈曰雒陽一笑謂曰幸托書達吾家許諾卽札書付之題曰至洛都偃師縣北小顏家及往訪之則塋也守塚蒼頭識公書大驚問狀知公也因與至其家白之家人大哭十日開壙發棺已空矣時元祐三年九月予游吳興適觀罷人新公之祠因得謁拜公像其英氣僊骨凜然如在嘗閱雜中紀異載公前事予爲刻於碑陰以貽續仙傳者

朱樂圃碑

先生吳郡朱氏名長文字伯原十九歲登乙科病足不肯從吏趣樂至居郡樂圃坊有山林癖著書閱古罷守監司莫不造請士大夫過者必奔走樂圃以後爲耻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甚衆天子賢之起爲本郡教授又爲太學先生未幾擢東觀仍兼樞府屬元符元年遘疾不祿享年六十先生道廣不疵短人人亦樂趨先生勢不在人上而人不敢議蓋見之如麟鳳焉方擢欲使大施詎而命不假朝野惜之著書三

朱襄陽遺集八

四

百卷六經有辯說樂圃有集琴臺有志吳郡有續記又著琴史其序略曰方朝廷成太平志也至於詩書藝文之學莫不騷雅造古死之日家徒藏書二萬卷天子知其清特賙縑百疋余并居郡與先生遊知先生者也表曰窮達有命出處有時司出處者非命而誰時與命違士能不出出而無命孰論於特并公之堂理公朱絲清音不改樂圃松悲

元章有相論惟論係曹植撰見本集

露筋廟碑

天地之間雖大體陽况君子陰比小人而五行
交相爲公各有正位其龐雜者亦交處于陰陽
之間蓋亂臣賊子之所稟婦人女子之所羞雖
其粉飾一時班域聖賢明未即察而陰詭亦不
旋踵則澤國之女嗜膚露筋不就有幃之子氏
不顯于一時祠方揭于千古庸夫庸婦之所傳
稱有如昨日是幽顯之所共信而古今不可得
而議者然則伯夷叔齊之節不必俟聖人萬世
所自知明矣紹聖元年十月中岳外史米芾東

木葉陽遺集八

歸過其下刻石贊曰王化煥猗盛江漢叔運煽
猗人倫亂一德彥猗昭世典情莫轉猗天質善
楚澤緬猗雲木偃煒斯因猗日星建

元豐十老燕集序

十老會後更名耆英又名真率元豐間章帖守
郡與郡之長老游從各飲酒賦詩時余以杭州
從事罷經由爲作序曰中散大夫河間公清德
杰氣惟時老成高誼勁節縉紳所仰靜鎮吳國
四周星紀威孚惠洽訟庭晨虛廼闔郡齋會九

木葉陽遺集八

六

後老惟內閣清河公神宇軒拔德章昭融名威
羌夷勲書冊府正議大夫廣平公秀寔孤映清
標邁遠鬱建功利煥於汗青太中大夫濮陽公
冲襟爽澈淑質端清積厚施行父子顯榮朝議
大夫清豐公朝議大夫彭城公朝議大夫徐公
朝散大夫鄭公並道韻虛曠內德醇耀或中臺
耆彥或四方虜使出處有裕終始一德愷悌利
愛布在世間承議郎崇君奉議郎黃君素行紫
修里開標準蚤解簪紱仕路式瞻咸願頌德天
賜難老貌若遼鶴言爲龜鑑於是羽觴屢酬雅
章迭作叙懷感遇樂時休顧眄之間穆如清
微薰如太和夫學本美身仕欲行志名節既立
榮利後之若諸公積儲淵深未極經緯而不苟
於得進退從容千禩可垂後生仰止以襄陽米
芾倦游四海多出賓僚刻繪旣傳屬爲叙引鳴
呼樂道人善君子有之顧芾何堪忝於承

序

李伯時雅集圖叙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爲着色泉石雲物草木
花竹皆絕妙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
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爲凡筆也其烏帽
黃服捉筆而書者爲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
坐者爲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几而凝竚者爲
許陽蔡天啓捉椅而視者爲李端叔後有女奴
雲鬟翠飾侍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姬
也孤松盤鬱上有凌霄纏絡紅綠相間下有大
石案陳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於石盤傍道

米襄陽遺集八

七

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弓而觀書者爲蘇子
由團巾繭衣手秉蕉筴而熟視者爲黃魯直幅
巾野褐據橫幅畫淵明歸去來者爲李伯時披
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爲晁元咎跪而捉石觀畫
者爲張文潛道巾素服按膝而俯視者爲鄭靖
老後有童子執鬻壽杖而立二人坐於盤根古
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爲秦少游琴尾冠
紫道服摘菴者爲陳若虛唐巾深衣昂首而題
名者爲米元章幅巾裹手而仰觀者爲王仲至

前有崩頭頑童捧古硯而立後有錦石橋竹逕
繚繞於清溪深處翠雲茂密中有架裘坐蒲團
而說無生論者爲圓通大師傍有幅巾褐衣而
諦聽者爲劉巨濟二人並坐於怪石之上下有
激湍環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
烟方泉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於此嗟
呼洵湧於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
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
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僧羽

米襄陽遺集八

八

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覽者不獨圖
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是爲叙

蕭閒堂叙

四明從事晉陵錢君世系字延叟過襄陽米芾
曰昨送季濟民渡江與汪行之復會蕭閒堂已
撤幕壁間有君像題曰權杭州觀察米元章像
楊之儀筆楊之傑贊曰君子之交小人之讐以
今方人叔度宜儔余以袖掩字而問行之曰誰
歟行之曰君也僕爲檢同氣德友識面三編無

君名姓嗚呼古人論世取友况同世哉世復有三君子者觀文殿學士王公韶字子純樞密直學士劉公庠字希道則僕竟不識其面選人蔡君肇字天啓於相知間語僕如素心腹者云得僕於王荆公蓋僕於元豐六年赴希道金陵從事之辟會公謫居始識荆公於鍾山間公門有數十後進喜爭名而相非又記以長者之言也如天啓樂道人善者一人而已僕老吳不知一蔡二楊行能識面因延叟語發悲嘆并記其事

米襄陽遺集

九

然得空壁美哉何方彥精絕入妙筆君不媿顧長康取媚桓溫圖九錫我不愧孟浩然後策京山遇摩詰前此交道久不康紛紛白頭多不卒嗚呼紛紛白頭多不卒回首此君應辟易

無爲章吉老墓表

神農有熊氏咸以拯民爲道上聖神靈生而知之簡易無文後世聖賢相師或口授若心得其至也雖千年若合符契故孔氏謂安知來者之不如今又曰聖人有所不能知夫陰陽儲精神

米襄陽遺集

十

而明之可不妙哉無爲章氏迪字吉老洞精鑿書而得針灸術於素問內經之間以其道拯人者壽至七十九莫不視膚透膜隨針病已華俞氏不能過也又以其道授子濟濟誓拯三千人因不復針又以父道付子權吾聞士大夫多道濟權起病如神逮得守符親所嘗試會濟請以吾友周元章撰理誌不復多得願表墓道遂直書其事吾不及識君觀其子孫廉介自守不以藝取人知君隱施夫行符藥除病拯人除害物

者上清有錄許旌陽雞犬亦僊去後之人勿替其志來拜墓下讀吾文者勉之

書史叙

杜甫詩謂薛少保惜哉功名迭但見書畫傳甫老儒豈不知固有時命殆是生平寂寥所慕嗟乎少保之筆精墨妙石泐則重刻絹破則重補又假以行者何可數也然則才子墜士寶鈿瑞錦繡襲數十以為珍翫視五王煒燁皆糠粃埃盪哉九原可作漫呼杜老曰杜二醉汝一杯酒米襄陽遺集八媿汝在不能從我遊也故叙所睹見作書史

書史叙

金匱石室汗簡殺青悉是傳錄河間古簡為法書祖張彥遠志在多聞上列沮蒼按史發論世咸不傳徒欺後人有識所舉至於後愚妄作組織神鬼止可發笑余但以平生目歷區別無疑集曰書史所以指南識者不點俗目

垂虹亭

斷雲一葉洞庭颿玉破鱸魚霜破柑好作新詩

寄柔亭垂虹秋色滿東南

題多景樓

欲雨氣不透庭梧有棲烟回首望北固雲藏淨名天呼童速具興憑高覽山川隱見豈不好開襟景固全須史江風流湛湛清露圓歸途知有伴華月上卅淵

觀音岩

秦驅禹鑿已寥寥却為高人得姓焦鮑傳有時邀楚釣海雲常覺護山樵巖多陰霧龍藏角虹米襄陽遺集八桂蒼林玉露臙濁氣不侵靈貺下方壇曾駐紫清廳

題泗濱南山石壁曰第一山

京洛風沙千里還船頭出汴翠屏間莫論衡霍撞星斗且是東風第一山

山光寺

竹圍山徑晚風清又入山光寺裡行一一過僧談舊事遲遲繞壁認題名仙來石畔懷灰劫鶴語池邊勸後生三十年間成底事空叨閒祿是

榮身

朝議大夫王之才妻崇德郡君李氏公擇

之妹也能臨松竹木石見本即為之卒

難辨山谷示余於真州余為詩紀之

偃蹇宜如李揮毫已逼翁衛書無遺妙琰慧有

餘工熟視疑非筆初披颯有風固藏惟謹鑰化

去或難窮

望海樓

雲間鏡窈近青天縹緲飛樓百尺連三峽江聲

水襄陽遺集一八

流筆底六朝帆影落尊前幾番畫角催紅日無

事滄洲起白烟忽憶賞心何處是春風秋月兩

茫然

題子敬范新婦唐摸帖

貞觀欵書丈二紙不許兒奇專婦美何為寥寥

寶是似遭亂歸貞火兼水千年誰人能繼趾不

是名家殊未智嗟爾方來眼次洗玉躡金題半

歸米

雲物龍蛇森動紙父子王家真濟美張翼小兒

寧近似滄溟浩對蹄泔水騰蛇無足龐多趾以

假易真信用智龜澣雖多手屢洗卷不生毛誰

似米

真裂紋勻真古紙跋印多時俗眼美誠懸尚復

誤疑似有渭方能辨涇水真偽頭面拳跌趾久

似中分辨愚智寶軸開時心一洗百氏何人傳

至米

濮王宗漢作蘆鴉有佳思贈以詩

偃蹇汀眠鴈蕭梢風觸蘆京塵方滿眼速為喚

水襄陽遺集一八

花奴

楚趣分若水風光剪雪湖塵中不作惡為有鄴

公圖

會薛紹彭

世言米薛或薛米猶言弟兄與兄弟四海論年

我不卑品定多知定如是

謝劉涇

唐滿書奩晉不收却緣自不信雙眸發狂為報

秦龍子不怕人稱米薛劉

擬古

青松勁挺姿凌霄耻屈盤種種出枝葉牽連上
松端秋花起絳烟倚旋雲錦殿不羞不自立舒
光射丸丸栢見吐子效鶴疑縮頸還青松本無
華安得保歲寒

龜鶴年壽齊羽介所托殊種種是霧物相得忘
形軀鶴有冲霄心龜厭曳尾居以竹兩附口相
將上雲衢報汝慎勿語一語墮泥塗

中秋登望海樓

米襄陽遺集八

十五

目窮淮海兩如銀萬道虹光育蚌珍天上若無
修月戶桂枝撐損向西輪

入境寄集賢林舍人

揚帆載月遠相過佳氣恁恁聽誦歌路不拾遺
知政肅野多滯穗是時和天分秋暑資吟興晴
獻谿山入醉哦須捉蟾蜍共研墨絲牋書盡剪
江波

重九會郡樓

山清氣爽九秋天黃葉紅葉滿泛船千里結言

寧有後羣賢畢至猥居前杜郎閑客今焉是謝
守風流古所傳獨把秋英緣底事老來情味向
詩偏

秋登峴山之作

皎皎中天月團團徑千里震澤乃一水所占已
過二姿羅卽峴山謬云形大地地惟東吳偏山
水古佳麗中有皎皎人瑀衣玉爲珥位維列仙
長學與千年對幽操久獨處迢迢願招類金廳
帶秋威歛逐雲檣至朝隔輿馭颺幕過光浮袂

米襄陽遺集八

其

雲育有風駟蟾養有刀利亭亭太陰宮無乃瞻
星氣與深夷險一理洞軒裳僞紛紛奪俗勞坦
坦忘懷易浩浩將我行蠢蠢須公起

送王渙之彥舟

集英春殿鳴梢歇神武天臨光下澈鳴臚初唱
第一聲白面玉郎年十八神武樂育天下造不
使敵杯使傳道衣錦東南第一州棘壁湖山兩
清照襄陽野老漁竿客不愛紛華愛泉石相逢
不約無遊與握古圖書同岸噴淫朋嬖黨初相

慕濯髮洗心求易慮翩翩遼鶴雲中侶土苴
鴟那一顧邇來器業何深至湛湛其區無底
泚可恰一點終不易枉駕殷勤尋漫仕
漫仕平生四方走多與羣才竝肩肘少有俳
辭能罵鬼老學鴟夷但存口一官聊具三徑
資取捨殊塗莫廻首

西山書院丹徒私居也上皇樵人以異石

來告余凡八十一穴狀類泗淮山一品

石加秀潤焉余因題爲洞天一品石以

米襄陽遺集八

麗其八十一數令百夫輦致寶晉齋又

七日甘露下其石梧桐柳竹椿杉蕉菊

無不霑也自五月望至廿六日猶未已

因思之作此詩

我思岳麓抱黃閣飛泉元在半天落石鯨吐
出流一里赤日露下陰紛薄我曾坐石浸足
眠肘項抵水洗背有客時效我病欲死一夜
轉筋着艾然如今病渴擁爐坐安得縮脚三
十年重往石上浸足眠

閩門舟中戲作呈伯原志東

蘋風忽起吹舟悍雨打圖書藏聚亂閩門咫尺
不安流何況盟津與江漢非無輕楫並長棹逆
風流水適相遭須臾風廻水流順星宿浮槎問
月高

吳王故苑古長洲潮汐池邊一佇留秀蕙芳蘭
無處所亂莞叢葦滿清流

甘露寺

六代蕭蕭木葉稀樓高北固落殘暉兩州城郭
米襄陽遺集八

青烟起千里江山白鷺飛海近雲清驚夜夢天

低月露濕秋衣使君肯負時平樂長倒金鍾盡

醉歸

荅劉巨濟

劉郎收畫蚤甚早折枝花草首徐熙十年之後
始聞道取吾韓戴爲神奇邇來白首進道與學
者信有隨與皮始知十襲但遮壁牛馬便可累
弊惟我我太平老寺主白紗冒首無冠綈武士
後列肅大劔宮女旁侍翠修眉神清眸子知寡

欲齒露脣反法定饑世人覩服似摩詰不知六
朝居士衣後人勿把亂唐突梁時筆法了可知
道子見之必再拜曹劉何物望藩籬本當第一
品天下却緣顧筆在連漪

題蘇之孟家薛稷二鶴

遼海未須顧螻蟻仰霄孤唳留清耳從容雅步
在庭除浩蕩閑心存萬里乘軒未失入佳談寫
真不妄傳詩史好事心靈自不凡臭穢功名皆
一戲武功中令應天人東髮察陽侍帝宸連城

米襄陽遺集一八

十九

照乘不保寶皇圖札誥悉珍真百齡生我欲公
起九原蕭蕭松嶷嶷得公遺物非不多賞物懷
賢心不已

潤州甘露寺

色政重重構春歸戶戶嵐槎浮龍委骨畫失獸
遺耽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庵栢梁終厭勝會
副越人譚

雜詩

揚清歌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鄰子且吟白紵停

綠水長袖拂面爲君起寒雲夜卷霜海空胡風
吹天飄寒鴻玉顏滿堂樂未終館娃日落歌吹
濃絃歌興罷拂衣還棄米何嘗有俸錢恩自大
釣能逐物只應訪藥是優賢

寄薛郎中紹彭

老來書典獨未忘頗得薛老同徜徉天下有識
誰鑒定龍宮無術療膏肓淮風吹戟稀訟牒典
客閉閣閑壺漿吟樹對山風景聚墨池濯硯龜
魚藏珠臺寶氣每貫月月觀桂實時飄香銀淮

米襄陽遺集一八

三

燭天限織女烟海括地生靄光儁兒乃是翰墨
侶挾竹不使輿衛將象管鈿軸映瑞錦玉麟斐
几鋪雲肪依依烟草動勃鬱矯矯龍蛇起混茫
持此以爲風月伴四時之樂渠未央部刺不糾
翰墨病聖恩養在林泉鄉風沙漲天烏帽客胡
不東來從此荒

歐恠褚妍不自持猶能半蹈古人規公權醜恠
惡札祖從茲古法蕩無遺張顛與柳頗同罪鼓
吹俗子起亂離懷素鶴獠小解事僅趨平淡如

盲醫可憐智永硯空曰去本一步呈千唾已矣
此生爲此困有口能談手不隨誰云心存乃筆
到天工自是秘精微二王之前有高古有志欲
購亡高貨殷勤分治薛紹彭散金購取重跋題

寄紹彭

蕭李駉子弟不收慰問帖妙跡固通神水火土
更劫所存慰問者班班在箱笈使惡乃神護不
然無寸札自此輒畫相後人眼徒攝

揚州

米襄陽遺集八

壬一

東風何索寞帶雪入揚州尚想遺釵雀重觀上
玉鈎真同一夢覺空憶十年游邂逅逢孫楚酣
歌慰滯留

竹西寺

竹西桑柘暮鴉盤特地霜風滿倦顏不用使君
相料理都緣塵土蔽青山

題麟鳳圖

非篆非科璞已彫形容振振與蕭蕭曾因忠厚
方周德坐想訂謨覽舜韶漢德已衰還應孽魯

那既弱不爲妖虛齋自是驚人翫不勝雄狐逐
怒鵬

五代楊氏據江封金山龍王爲下元水府
在其下雖大水不能沒余登山作賦系

以詩

挿雲樓殿壓滄溟笑語風生伴暑清誰爲扶雲
開皎月練飛雪捲看潮生

貞孃墓歌

何不學仙冢纍纍白楊西郭陰風悲虎丘一叩

米襄陽遺集八

壬一

貞娘墓薛荔援牆委蘭露千歲蒙茸幾樹花夜
飄鬼火曉啼鴉向憐挾瑟彈清月猶憶吹簫乘
彩霞吳閭少年往來道黛娥釵燕誰能好酒滴
春雲夢不消泉聲幽咽鐘聲老陌上行遊緩緩
歸昨日紅顏今日非東望闔閭穿葬處玉鳧欲
化湛盧飛

詠潮

怒氣號聲迸海門州人傳是子胥魂天排雲陣
千家吼地擁銀山萬馬奔勢與月輪齊朔望信

如壺漏報晨昏吳亡越霸成何事一唱漁歌過
遠村

游湖州

夜汎五湖霜氣清漫漫不辨水天形雖無織女
支機石且對嫦娥稱客星

江臯晚泊

柳水倚舟晚醉餘雙眼醒水光涵一氣星彩動
圓靈炯炯月初上脩脩風更冷遠山橫秀碧淡
墨說吾經

未襄陽遺集入

五

余嘗硯越竹光滑如金版在油拳上短截

作作軸入笈番覆一日數十張學書作

詩寄劉薛

越筠萬杵如金版安用杭油與池蠶高壓巴郡
烏絲欄平欺澤國清華練老無他物適心目天
使殘年同筆研圖書滿室翰墨香劉薛何時眼
中見

將之茗溪戲作呈諸友

松竹留因夏溪山去爲秋久賡白雪詠更度采

菱謳縷玉鱸堆案團金橘滿洲水宮無限景載
與謝公游

半載依修竹三時看好花懶傾惠泉酒點盞
源茶王席多同好羣峰伴不譁朝來還盪簡便
起故巢嗟

余居半載諸公載酒不輟而余以疾毋約

置膽清話而已復借書劉李周三姓

好懶難辭友知窮豈念通貧非理生拙病覺養
心功小圃能留客青冥不厭鴻秋帆尋賀老載

未襄陽遺集入

五

酒過江東

仕倦成流落遊頻慣轉蓬熱來隨意任涼至逐
緣東入境親疎集他鄉彼此同暖衣兼食飽但
覺愧梁鴻

旅食緣交駐浮家爲興來句留荆水話襟向卞
峰開過剡如尋戴遊梁定賦枚漁歌堪畫處又
有魯公陪

密友從春拆紅薇過夏榮團枝殊自得顧我若
含情漫有蘭隨色寧無石對聲却憐皎皎月依

舊滿船行

畚劉檢討

劉郎無物可縈心
沉迷蠹繚與斷簡
求新不獲
狂時發自謂下取
且漫眼倚嗟斯人
今實歎我
欲從之官有限
何時大叫劉子
前蹤閱墨皇三
復返

與薛老

何必識難字
辛苦笑楊雄
自古寫字人
用字或不
通要之皆一
戲不當問拙
工意足我自
足放
米襄陽遺集八

筆一戲空

右軍增慨帖贊

龍采鳳英
天開日升
亟勘多難
力致太平
雲章
每發目動神驚

王謝真蹟頌

山林寄妙巖
廊英舉不
繇不義自
發澹古有
赫
大帝天造
翰菘徠下
龍跡震驚
天地

題孔子像贊

夫子之像其初孰傳得於其家
幾二百年仰聖

人之容色瞻古人之衣冠
信所謂溫而厲威而不
猛恭而安若夫其道如
神其德如天自生民
以來未有如孔子蓋無
得而名言

王右軍帖贊

混沌破龍蛇出大荒
子鼓神物縱變恠造恍
惚起洪水稽天骨大道
驚戮狂勃時蟄引無憚
率
神禹錫鎮墀窟

王大令帖贊

倚太宰秀當代
虛襟疏冲歆邁一筆
落兩行帶
米襄陽遺集八

雲龍廷走百恠驚
電掣斷光快盤偃
蹇意無在

藐百川會北海人
那知冠千載

孔廟檜贊

煒東皇養白日御
元氣昭道一動化
機此檜植
矯龍恠挺雄質
二千年敲金石
紉治亂如一昔
百代公蔭圭壁

題彌勒像

如來隨釋迦骨人
不識彌勒佛

跋蘭亭

熠熠客星豈晉所得卷器泉石流腴翰墨戲着
譚標書成馬式鬱鬱昭陵玉盃已出戎溫無類
誰寶真物水月何殊去專用一繡纒金鑄瑤璣
錦綉猗歟元章守之勿失

倒書揭諦呪

訶摩娑提菩薩揭諦僧羅波諦揭羅波諦揭諦揭
卷起嘿念數十遍

孔子贊

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未有孔子孔子

米襄陽遺集八

毛

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王略帖贊

昭回于天垂英光跨頽歷籀化大荒烟華澹濃
動彷彿一噫萬古稱天章鸞琴虬引鶴序行洞
天九九通遼陽芒芒十二小却長壘完神呵命
芾藏

明應公祠銘

水清石白焦公之宅妙道誰則能語而默俟河
之清乃通帝夢殖殖瑤壇乃靈是擁彤馨遂濁

以道祚宋公德不葷客必茹素擁徒駕御必以
風雨明德感神神應可呼勒石津塗以肅薄夫

硯銘

素古而質潤色紫而聲清起墨益毫故其實也

石鍾山硯銘

有盜不禦探奇發塊攘於彭蠡斷鍾取追有米
楚狂惟盜之隱因山作硯其詞如雲

壯觀亭

邀賓壯觀不辭寒玉立風神氣上千欲識謝公

米襄陽遺集八

八

清興處十山萬嶺雪漫漫

淨名齋記

帶江萬里十郡百邑繚山為城臨流為隍者惟
吾舟徒重樓參差巧若圖列地靈極倪而雲霞
出沒星辰挂腹而天光不夜高三景小萬有者
惟吾甘露東北極海野西南朝數山者謂之多
景然臺殿羽張寶堵中盤五州之後與西為阻
若夫東眺京峴西極樓霞平林坡陀淮海之域
遠岫隱見徐泗之封洪流東摺白沙之雲濤如

綠大磧南絕中漻之巖蔚起筆山之隙岩堯
雙聳五州之外嶒嶸千疊黃鶴寶勢殊捧于互
長山異氣龍蠹于天晨曦垂虹時媚于左長庚
纖月每華其右千林霜落萬嶺雪饒春萃于西
郭而秋留于南巖者惟吾淨名天下佳山水固
多矣在東南則杭以湖山郭其境洪以西山彌
其望潭以岳麓周其區皆一山也而望兩邦逮
窮荒迢遞發周羽皇之歎者有之矣百川匯流
而赴北既濬既淵亦沃亦蕩也多山引嶺而趨

米襄陽遺集

元九

東且列且驅各羣各醜也吾齋在萬井之中半
天之上乃右卷而一揖焉此其所以得山川之
多而甲天下之勝也至若水天鑑湛而博望弭
槎葦葦榔鳴而詹何投餌洪鐘動而飛僊下疾
颺舉而連山湧地祗聽法水怪効珍或鵬雲壓
山海氣吞野纖雲漏月清籟韻松兜羅密而靈
光生陰霧合而大霆走瑰奇忽悅又不可得而
詳言之襄陽米元章將卜老丹徒而仲宜長老
以道相契會內閣蔣公穎叔以詩寄云京塵汨

沒興如何歸棹翩翩返薜蘿盡室生涯寄京口
滿床圖籍鏤巖阿六朝人物東流盡千古江山
北固多為借文殊方丈地中間容取病維摩於
是宜公以其末句命名余居亦冀公之與余同
此樂也今來之歲時在間去也自筆藏為圖念
矣無佳句壓其勝後之登吾齋攬吾勝者得
不為吾賦乎

跋殷令名帖

米襄陽遺集

元九

右唐殷令名書頭陀寺碑齊王蘭棲所撰錄于
文選今名之子仲容官禮部郎據法書要錄云
仲容奕世工書精妙曠古今名嘗書濟度寺額
後代程式父開山也武德中為尚書故闕山字
而李氏諱不及淳日照基誦者正在真觀永徽
間跋尾書惟則者集賢待制史惟則小印混字
卽唐相晉國忠獻韓公所寶書也元祐戊辰集
賢林舍人招為茗雲之游九月二日道吳門以
王維畫古帝王易于龍圖閣待制俞獻可字昌
言之孫翌日與丹徒葛某字季沈檢閱審定五

日吳江艤舟垂虹亭題

跋顏平原帖

顏真卿學褚遂良既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無平淡天成之趣此帖尤多褚法石刻醴泉尉時及麻姑山記皆褚法也此特貴其真跡爾非乎坐帖比大抵顏柳挑踢為後世醜恠惡札之祖從此古法蕩無遺矣安氏鹿肉乾脯帖蘇氏馬病帖渾厚純古無挑踢是刑部尚書時合作意氣得紙札精謂之合作此筆氣鬱結不條

米襄陽遺集八

三十一

暢逆旅所書李大夫者名光顏唐功臣也

跋烟巒晚景卷

昔兄嘗赴吳江宰同寮語曰陳叔達善作烟巒雲巖之意吾子友仁亦能奪其善昨晚出局伯過新家出近景烟雲之狀友仁得其意耳襄陽老人湯題

跋自畫雲山圖

紹興乙卯初夏十九日自溧陽來遊若川忽見此卷於李振叔家實余兒戲得意作也世人知

余喜畫競欲得之歎有暇余所以為畫者非具頂門上慧眼者不足以識不可以古今畫家者流畫求之老境於世海中一髮毛事泊然無著染每靜室僧趺忘懷萬慮與碧虛寥廓同其流蕩焚生事折腰為米大非得已振叔此卷慎勿以與人也

跋晉太保謝安石帖後

右晉太傅南郡公謝安字安石書六十五字四角開元小璽御府書也永存珍秘印入唐相王

米襄陽遺集

三十二

涯家翰林之印建中御府所用更兵火水土之劫者八百年歷代得以保之必有神護元祐中見晉十三帖於太師李瑋家太宗皇帝借其藏書摸閣帖但取郝惜兩行餘王戎陸雲晉武帝王衍及此謝帖謝萬帖共十二帖皆不取摸版余特愛此帖欲博以奇玩議十年不成元符中歸翰長蔡公建中靖國二月十日以余特愛此帖欲博以奇玩議十年不成元符中歸翰長蔡公建中靖國二月十日以余篤好見歸余年辛

卯今太歲辛巳大小運丙申丙辰於辛卯月辛丑日余生辛丑丙申時獲之此非天耶

跋歐率更史事帖後

右唐弘文館學士兼太子率更令渤海縣開國男歐陽詢字信長書度尚帖余元豐官長沙獲于魏泰庾亮帖壬戌歲過山陽獲于鍾離景伯各著半古印適合縫文曰清河圖籍之印乃昔一書也究延年之化豈不有神泰孔壁之遺孰云致誤元祐庚午冬至蕭開外舍柴替曰渤海米襄陽遺集八

三三

跋快雪時晴帖

右軍此帖見張彥遠法書要錄本朝參知政事蘇公太簡家故物唐賜魏丞相徵故有鄭公之後印又傳于褚遂良故有褚印蘇才翁子美有跋及國老押署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借觀求之不與已乃剪去國老署及子美跋著於摸本乃見還因詳錄得之自

與人

蒙書為憫審道味清適漣陋邦也林君必能言之他至此見未有所止蹄涔不能容吞舟閩士汎海客遊甚眾求門館者常十輩寺院下滿林君今在寺也萊去海出陸有十程已貽書應求黨能具事力至海乃可此一舟至海三日爾海暝云自山東來在獎邑境未過來爾禦寇所居國不足豈賢者欲去之兆耶甘貧樂澹乃士常事一動未可知宜審決去就也

米襄陽遺集八

三十四

葛叔忱家計何如何人經理子弟長成不莫不依邵氏過不邵氏二子弟生事如故不令人念之忽老住院隨小師在丹徒安否久不得好吳白沙有何舊人子平所苦何疾得宣城佳郡也然既以疾辭吳難便拜命不須且辭免也度過山陽或入免之梅愔奉議部授漣水何處人非子中甥乎告詳問以告中間紛紛了無事蓋子中不留遂皆痿痿昭代有此老不能與人爭得若在杞時又須

廝論也

公手翰成十軸獨未有入兩府手札也願惠答使在秘玩中知公終始眷遇不替餘俟降麻別馳賀次公執政矣誰為經綸客望大啓東閣延天下士為睿主致太平芾雖駑蹇文武之用惟所命焉

芾老不脫州縣可憐幸歲豐無訟而賢守相照得以苟祿忽已半歲冬杪敬伏東閣

度九月奏計即留禁從芾十一月滿九月為入

米襄陽遺集八

三五

季至時申求一巨舟西上我公任內與之後人

必不易也虔扣虔扣

芾皇恐瓜州非復往年亭榭登臨江山之間與狀觀甲乙新於江口得地一片深濶無一畝黃鶴臺所見相多少傍是兩浦橋目命為江郊百川浦作草堂基未有資呈芾異時歸早此屋來往江南北遊戲焉

新瓜州閣中閣傍隋臨江故宮基一高臺昨會孝蘊建大亭其上未名而去正對鶴林黃鶴上

山下皇山下視金山旁迤羣峰如圖無纖異乃山傳神也戲作一上呈乞改抹

尊候冲勝山試納文府且看芭山暫給一視其背即定交也

承清問屬邑捕蝗海浦方暑恭惟勞神弊邑上賴德庇幸無蝗生而雨霑足必遂小豐聞海境去弊境百里已上會有些小今已靜盡亦恐民訛不足信也近有秋祭文上呈可發笑魯君素謗芾者與薛至親一體加毀幸天恩曠蕩盡賴

米襄陽遺集八

三五

恩庇及此愧惕愧惕

比者大旆行邑獲望顏色許丘下風用是寒蹤知所依託稍睽侍右瞻景實深尋承徑乏鹽城比知已還治府謹奉狀陳情謝庇不備稍別思企昨奉啓達未不辱答悚悚春暄起居何如通融近送遠送三色人皆法也望檢以呈宰公蓋人吏見惡元發所知即或理不合差却告示及抵裏吾曹內外一何隱也莫為治邑賑濟無效特不差乎呵呵

洪範曰五行生數天肇一於北至陰之所陰極生寒寒生水故曰北耦二曰南陽之所也陽極生熱熱生火東陽中也陽散而生風風生木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中央也陰陽之所交也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皆不出乎此夫體立而後成性以至稼穡皆五行之性也性定而後辨味皆五行之味也紹聖四年同佛印訪堂頭禪師師留心於易遂贈以易義并大書讀易堂三字遺之

米襄陽遺集

卷七

元章寶晉集有稱百弓者十四弓者十弓者豈在當時固已散逸耶近歷探之藏書家亦並歎其集今略以傳記所見札之成表後當隨益隨補備一家言云子般子范明泰元吉氏識
華亭沈紹文趙佐校
番禺梁嶼長水郁大年同校

米襄陽遺集

海嶽名言

宋米芾元章譔 明范明泰長康訂

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况奇巧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是何等語或遣辭求工去法愈遠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入人不為濫辭耳

余米隋唐至本朝書法得一十四家僧智永書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胃禪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

海嶽名言

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學休糧道士神格雖清而體氣四疲歐陽詢如新痊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權如深山道士脩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顏真卿如項羽掛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鉄柱將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舉動崛強禮節生疎徐浩如蘊德之人動容温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體氣純白沈傳師如龍游天表虎踞溪傍神清自如骨法清虛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空健而

舉刃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
蔡襄如少年女子體態嬌嬈行步緩慢多飾繁
花蘇舜欽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青衫醉
眠芳草狂歌院落張友直如宮女插花媚嬌對
鑑端正自然別有一種嬌態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惟家藏真蹟跋尾間
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貯之隨意落筆皆
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爲
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

海嶽名言

二

人見之不知以何爲祖也

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
作圓筆頭如蒸餅大可鄙咲要須如小字鋒勢
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實
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也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在布
置穩不俗險不恠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
貴苦若生恠恠生恠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
俗皆是病也

唐官告在世爲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
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
所好經生士子字亦自此肥開元已前古氣不
復有矣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已書也故
必須真蹟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
字故會主人意脩改波撇致大失真惟吉州廬
山題名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做作
之差乃知顏出於褚也夫真蹟皆無蠶頭燕尾

海嶽名言

三

之筆與郭知運爭坐位帖有篆籀氣柳與歐爲
醜恠惡體但其弟公綽乃不俗於兄筋骨之說
出於柳世人但以夸張爲筋骨不知不夸張自
有筋骨焉

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
如大字其後經生祖述間有造妙者大字如小
字則未之見也

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
小故如百物之狀活動三溝各各自足隸乃始

有展足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茲古語也吾夢古衣

冠人授以摺紙書書法自此差進焉與他人

不曉蔡元長見而驚曰法何遽太異耶此公亦

具眼人章子厚以真自名獨稱吾行草欲吾書

如排竿子然真字須有體勢乃佳爾

智永禪師曰乃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索也

可不勉之

一日不書便覺思澁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

因思蘇之才桓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為天

下法書第一

江南吳峴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兒

友仁大隸題榜與之等又幼兒友知代吾名書

碑及手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

云每小簡可使令嗣書謂友知也

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

陽脩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

小不相稱實蓋筋骨裴沐率意寫碑乃有真趣

不陷醜恠真字甚易惟有體勢難謂不如畫竿

子之勾其勢活也

字之八面惟尚真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未

有八面已少鍾法丁道護歐虞筆始勾而古法

亡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為醜恠惡札之祖

世始為俗書

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摺之勢小字展令

大大字促令小是張顛教顏真卿謬論蓋字自

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乙之殿作四窠分豈可

將乙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

小不展促也余嘗書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

慶觀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掛起氣勢自

帶過皆如大小一般真有飛動之勢

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番世

李邕脫于敬體乏纖穠徐浩晚年力過更無氣

骨皆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

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有識者當自知之沈傳師

變格有超世真趣徐浩不及也御史蕭誠書太

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爲司馬隸南嶽真君觀
碑極有鍾王趣餘皆不及矣

顏魯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

友仁等古人書不知比學吾書多小兒作草書
大段有意思

半山莊臺上多荆公書今不知存否荆公學楊
凝式書人抄知之余語其故公大賞其見鑒

金陵幙山樓隸榜乃闕蔚宗二十一年前書想
六朝宮殿榜皆如是

海嶽名言八

六

老杜作薛稷書慧普寺詩云鬱鬱三大字蛟龍
岌相纏今見其本乃是勾勒側妝筆鋒筆筆如
蒸餅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恠難狀由
是論之古人無真大字明矣

本朝太宗挺生五代人物已盡之間天縱好古
之性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書無對飛白入神
一時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學鍾王至李宗諤
主文既父子始皆學其書肥褊樸拙是時不
騰錄以投其好用取料第自此惟趨時貴書矣

宋宣獻公綬作叅政傾朝學之號曰朝體韓忠

獻公琦好顏書士俗皆學顏書及蔡襄貴士庶

又皆學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學其體

自此古法不講能隸書者武勝畱後劉瑗能草

書者承議郎滕中孚趙仲忽能行書者宣德郎

鮑慎由能篆書者宣德郎趙霆已上是學古人

書者餘未見

楊凝式字景度其書天真爛熳縱逸類顏魯公

爭坐位帖紛披老筆王安石少嘗學之元豐六

海嶽名言八

年余始識荆公于鍾山語及此公大賞歎其後

與余書柬皆此等字

智未臨集千文秀潤圓勁八面具備有真蹟自

顛沛字起在唐林夫處他人所收不及也

唐人以徐浩書比僧虔甚失當浩大小一倫猶

與楷也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王子敬無異大

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爲顏真卿辟客書韻自

張顛血脉來教顏真卿大字促令小小字促令

大非古法也

褚遂良字登善臨晉王右軍蘭亭宴集序本朝
丞相王文惠公故物辛未歲見於晁美叔齊之
借于公孫辛巳歲購于公孫璫黃絹幅至欣字
合縫用證摹刻僧字果徐僧權合縫書也雖臨
王書全是褚法其狀若岩岩奇峯之峻英英穠
秀之華翩翩自得如飛舉之仙爽爽孤鶩類逸
羣之鶴蕙谷振和風之麗霧露擢秋幹之鮮蕭
蕭慶雲之映霄矯矯龍章之動彩九奏萬舞鶴
鷺充庭鏘玉鳴璫窈窕合度宜其拜章帝所晉

海嶽名言

八

質羣仙也至於未和字全其雅韻如觴字備著
其真標浪字無異於書名由字益彰其楷則若
夫臨做莫稱于薛魏賞別不聞于歐虞信百代
之秀規一時之清鑒也

釋智舷校

泚上孫孟芳觀於白雪庵

海嶽名言

寶章待訪錄

宋米芾元章譔

明范明泰長康訂

漢河間憲王購書必錄古簡梁武元隋唐文
帝金題玉躡錦質繡章破紙斷麻取而華國
天寶以後或進書得官亦知上篤好
本朝太宗混一偽邦國書皆聚然士民之間
尚或藏者與非寶鑑皆以世傳聞見浸多懼
久廢忘因作寶章待訪錄以俟訪圖書使焉
元祐丙寅八月九日

寶章待訪錄

目錄

晉右軍王羲之書雪晴帖

右真蹟在承務郎吳郡蘇澈處集賢校理舜
欽子也帖尾有古跋君倩字及褚氏字印

陳僧智永真草書歸田賦

右真蹟在襄陽魏泰處故南昌人裝題曰虞

世南白麻紙有古跋曰開成五年白馬寺臨
一過潭記某官潭遊湖外携行賞跋累日

唐率更令歐陽詢書衛靈公天寒鑿池帖

右真蹟麻紙在魏泰處

唐彭王傅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

右真蹟用一尺高絹書多渴筆詞云正大廈

者柱石之力匡帝業者輔相之功生則保其

雄名沒猶稱其盛德今在其孫曲江人嶺南

縣令張仲容處某官於桂林借留半月仍以

覆裹欲為重背仲愜其印縫古紙不許九齡

神道碑亦浩書

唐中書令褚遂良枯木賦

寶華待訪錄

二

右唐粉蠟紙搨書也在承議郎合肥魏倫處

收以為真蹟魏氏刻石某官杭過潤借觀于

甘露寺

唐太師顏真卿書送辛子序

右真蹟楮紙書在寶文閣學士謝景溫處前

後為好事者以筆描二大印其文亂仍書鉉

字其中不合縫鑿非鉉筆甚累墨寶某佐寶

文于潭屢經賞閱

陳僧智永千文

右唐粉蠟紙搨書有古跋云契闊艱難不敢

失墜信好事也在前國子監直講楊褒處得

于外舅王安國某元豐五年過金陵見之內

二真字雙鉤填者然人猶未信為搨焉

陳僧智永千文

右楮紙書唐人臨寫在宣德郎陳开處恭公

姪作梵夾冊雖非真蹟秀潤圓活逼真今已

罕得某嘗三閱

智永千文半卷

寶華待訪錄

三

右黃麻紙唐人臨書在刑部尚書丹陽蘇頌

處

王右軍蘭亭燕集序

右唐粉蠟紙雙鉤摹本在蘇激處精神筆力

毫髮畢備下真蹟一等此幾馮承素輩搨賜

大臣者舜欽父集賢校理者購于蜀僧元霽

某與激友善每過公必一出遂親為背飾

唐太師顏真卿乞米帖

右真蹟楮紙在朝請郎蘇泚處度支郎中舜

元子也得于關中安氏士人多有臨榻本此卷古玉軸縫有舜元字印范仲淹而下題跋某嘗十餘閱

唐率府長史張旭四帖

右真蹟在杭州陸氏大姓也舊有五帖第一秋深第二前發第三汝官第四昨日第五承須今所存四帖汝官後有一古印文記不可辨昨日承須二帖襞紙也陸氏子素從奉議郎關景仁學關因借撫三大帖余亦見石本

寶華傳訪錄

于鎮戎軍及冠官桂林朝奉大夫關杞為使者語及始知石在關氏二十五官潭杞通判邠州以石本見寄三十五官杭而景仁為錢塘令陸氏子登進士第者來謁與關謝而閱之既見真蹟獨深秋一帖詰之良久輦感而言嘉祐中太守沈文通借觀拚留不還自此不復借出因亦不復借閱遣工撫得之即歸詰違第邀時為郡從事乃言在其姪延嗣處後復得閱今歸余家

王右軍來戲帖

右麻紙六朝人所臨寫旁注小真字數枚復以雌黃覆之在蘇州故相丁謂孫景處後以一萬質于鄆州梁子志處故相梁適孫也又有唐雙鈞撫帖亦在丁景處某皆有題跋

韓擇木八分

右真蹟楮紙在丁景處第二行書官位以大字改為中字

唐太師顏魯公書名兩字

寶華傳訪錄

右真蹟書嶺南刺史綾告在朝奉郎臨江許

彥先處

唐辯才弟子草書千文

右黃麻書在龍圖閣直學士吳郡滕元發處勝以為智永書某閱其前空兩才字全不書固以疑之後復空永字遂定為辯才弟子所書故特闕其祖師二名耳

唐虞世南枕臥帖

右雙鈞唐模本在朝奉大夫錢塘關杞處上

有儲氏圖書古印關嘗謂某曰魯越州一寺
脩佛殿于梁棟內龕藏一函古撫數十本所
可記者王右軍十七帖世南枕臥帖十關九
帖褚遂良奉書寧帖上皆有儲氏圖書字印
致功精絕毫髮乾濃畢備關與僧善購得枕
臥十關九書寧三帖

唐秘書少監虞世南積時帖

右古雙鈎摹本在承議郎洛陽李熙處翰林
學士維之孫亦縫有儲氏印某借撫石

寶華寺訪錄

六

唐僧高閑草書千文

右楮紙真蹟在承議郎李熙處

唐禮部尚書沈傳師書道林詩

右在潭州道林寺四絕堂以杉板薄略布粉
不益紋故歲久不脫裴休書杜甫詩只存一
甫字某嘗爲杜板行以紀其事沈牌某官潭
借留書齋半歲搨得其石本爲撫石僧希白
務于勁快多改落筆端直無復縹緲縈回飛
動之勢

唐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荀氏漢書節

右楮冊小楷在潭州南楚門胡氏淳處

唐歐陽詢書道林之寺牌

右在潭州道林寺筆力險勁勾勒而成有刻
板本又江南廬山多裴休題寺塔諸額雖乏
筆力皆種種可愛

羲之千文

右楮紙書字筆力圓熟在宣州觀察支使王
詵處故相珪之姪謬題賀知章書四字于韻

寶華寺訪錄

七

字下非也

顏魯公頰首夫人

右真蹟楮紙破爛過半在駙馬都尉王晉卿
家

孫過庭草書千文

右真蹟黃麻紙書縫有梁秀收問字印王氏
圖書四字隨圈四轉其異製也在如上

懷素詩一首

右真蹟絹書在王晉卿第

張長史虎兒等三帖

右真蹟同上

晉武帝王渾王戎王衍郝愔陸統桓溫陸雲謝安謝萬等十四帖

右真蹟在駙馬都尉李公炤第武帝王戎書

字有篆籀氣象奇古墨色如漆紙皆磨破上

有開元二字小印太平公主胡書印美哉不

可得而加矣世之奇書也王涯永孖珍秘印

殷浩之印梁秀收閱古書記字內郝愔一帖

寶華待訪錄

八

卽閣本法帖所錄者昔使王著取溥家書與

閣下書雜模模此卷中獨取愔兩行餘在所

棄哀哉謝安慰問帖字清古在二王之上宜

乎批子敬帖尾也

晉謝奕謝安桓溫三帖

右真蹟麻紙書在李公炤家上有鍾紹京書

印竇蒙審定字印印謝安一帖爲後人恐墨

淡復用深墨填過使人恍惚與前卷並有絹

帖書爵號自爲名筆

黃庭經

右同上字札古無褚薛體殆六朝人所作經

有鍾紹京印後有陶穀漢時跋云此換鶯經

也甲戌九月十一日百計取得此書詳觀

無唐盛時是銛鋒筆行書雖恐非右軍誠爾

界行有鍾紹京書印二字小印卷末真寫胎

仙二字用陳氏圖書印印之又有錢氏忠孝

之家印紙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琴鶴獻右

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逸少真書此經與樂

寶華待訪錄

九

毅論太史箴告誓文累表也蘭亭洛神賦皆

行書其他並草書也草十行敵行書一字行

書十行敵真書一字耳又續題云此乃明州

刺史李振景福中罷任過浚郊遺光祿朱卿

朱卿名友文即梁祖之子後封博王王慶

獲於舊邸時貞明庚辰秋也晉都梁苑因

昔之中書舍人陶穀記是日降麻以京兆安

彥威兼副都統米某跋云印小字乃唐越公

鍾紹京印也此書在李太師第固是甲觀

顏魯公郭定襄半坐位第一帖

右楮紙真蹟用先豐縣先天廣德中牒起草
秃筆字字意相連屬飛動詭形異狀得於意
外也世之顏行第一書也縫有顏氏守一圖
書字印在宣教郎安師文處長安大姓也為
解鹽池勾當官携入京欲背予得見之安自
云季明文鹿脯帖在其家

晉王右軍稚恭進鎮帖

右麻紙書蹟後有太常卿蕭祐題跋在前著

寶華待訪錄

十一

作郎丁仲脩處

晉王羲之官奴帖

右雙鈎麻紙本亦在王仲脩處

唐張右史季明賀八清鑑等帖

右楮紙真蹟筆法勁古不類他書世間季明

第一書也在承議郎蘇液處世多刻石

懷素千文

右絹書真蹟在蘇液處沈遵刻板本是也

懷素書任華草書歌

右真蹟兩幅絹書字法清逸歌辭奇偉在駙
馬都尉王晉卿第尚方有三幅乃其後幅適
完嘗請出第觀復歸尚方

李邕多熱要葛粉帖

右白麻紙真蹟上有唐氏雜蹟字印陳氏圖
書字印勾德元圖書記字印紫微舍人石揚
休物今在其孫前宿州支使夷庚處前一帖
與光八郎謝惠鹿帖真蹟余過甬上於夷庚
處購得之

寶華待訪錄

世

懷素草書祝融高座帖

右絹書兩行此字入神石紫微嘗刻石有六
行今不見前四行問夷庚云在王洙叅政家
此亦為其子弟購去矣

陳賢草書帖

右六七紙字奇逸難辨如日本書上亦有唐
氏雜蹟字印在駙馬都尉李公昭家

顏真卿祭叔濠州使君文

右真蹟楮紙書改抹多在長安安氏子師文

携至京

顏真卿跋拙帖

右麻紙書真字清勁秀發亦與李大夫時顏

責硤州別駕此顏第一帖也

素三帖

右絹帖云貧道胸中如刀刺第二帖見顏公

第三帖律公發懷素不與世之第一帖也亦

見于師文

懷素自序

寶章待訪錄

十三

右在湖北運判承議郎蘇泌處前一帖破碎

不存其父舜欽補之

庚翼帖全幅上有寶蒙審定印

張芝王翼二帖非真

虞世南汝南公王墓誌

歐陽詢君棧四帖草聖

顏真卿與李大夫奏事張激二帖

懷素草書三幅楊凝式書三帖

皇象急就唐撫奇絕

右在故相張公齊賢孫名直清字汝欽處今為楚州山陽王簿

王右軍相溫破羗帖有開元印唐懷充跋

右筆法入神奇絕帖與王脩學士家稚恭帖

同是神物有開元印懷充跋在蘇澄道淵之

子之純處今為歙州判官

王獻之送梨帖有黎氏印連柳公權跋王右軍

言叙帖兩行有貞觀半印徐僧權字

右在左藏庫副使劉季孫處據柳公權跋於

寶章待訪錄

十三

唐太宗書前雜出獻之書乃將其父書却黏

於獻之帖後云又一帖柳誤以父為子矣况

不知書者乎

李邕四帖內一幅碧棧有唐氏雜迹印勾德元

圖書記印陳氏圖書印與石夷庚所藏多熟帖

同

右在章子厚家

王右軍筆陣圖前有自寫真紙緊薄如金葉索

索有聲

右同上章公自云借于趙竦今爲蔡河撥發
王右軍紙妙筆精帖有貞觀印王大令日寒帖
有唐氏雜迹印

右故相王曾家物在其孫景融處後爲前龍
圖待制沈括存中取之古跋右軍作羊欣大
令作薄紹之仍將大中歲跋刮去數字填爲
薛邕記之而故相薛居正題曰和傳遺余此
蓋和疑爲薛氏故物歸居正耳唐太宗雅不
喜子敬書故時人以他名名之以應募所謂

寶章待訪錄

古

紹之書曰乃于耳字不刮去及不次獻之頓
首字猶在一分許可識大中所跋既不能辨
復爲不鑒之人所收遂使至寶永失其真好
可痛也

的聞

唐僧懷素自序

右在朝奉郎蘇液處杭州沈氏嘗刻板本泌
激皆舜欽之子蘇氏自叅知政事易簡之子
耆耆子舜欽欽之子激四世好事有精鑒亦

張彥遠之比已上三事並激云見之

洪元存集右軍越州兩碑

右真蹟在越州僧正子文處嘗通許借未果
褚遂良書黃庭經

右聞綠綾所書丁謂孫倩處質在無錫民家
士多因邑官借出

王右軍書家譜

右在山陰縣王氏家越州教授王渙之以書
抵某具言有此書

寶章待訪錄

古

虞世南書經

右同上在越州上虞

晉中令王獻之已復此節帖

右在朝請大夫新昌石元之家關景仁屢見
之嘗撫石某見兩本字札精妙

虞世南書汝南公主銘起草

右在通直郎洛陽王護處見撫本給事中舉
元子云真蹟在洛陽好事家有古跋

歐陽詢四帖

右同上

顏魯公書韻海

右聞大書朱子魯公書小字他人作蘇駒云

在其父刑部尚書處

柳公權書柳尊師墓誌

右真蹟在錢塘唐垌處

張長史千文三帖

右同上模石乃李師中也洛陽人

歐陽詢都陽帖

寶章待訪錄八

右同上模石在靈隱寺

褚遂良臨王右軍二帖

右同上竝垌自云未肯輕出

老子西昇經褚遂良書間立本畫

右在觀文殿學士洛陽馮京處

晉王惲真草帖晉張翼帖宋阮研帖宋蕭思話

表文帝批答

右在駙馬都尉李瑋處某竝見石本後見李

云在高橋楊氏未獲見

六

顏真卿寒食帖

右綾紙書在中書舍人錢總處世多石本

王右軍玉潤帖

右蘇州教授間丘韻云在承議郎建安王寔

處有古跋令裝書人背久不還及剪却半跋

皆唐名公也付理不可得匠人願陪四十千

即知其竊真得金已多

蘭亭撫本

右正議大夫章惇跋蘇激所收蘭亭云此與

寶章待訪錄八

吾家所收同

褚遂良奉書寧帖

右在關杞某見石本

晉葛玄飛白天台字

右見石本真蹟間在台州

唐東宮長史陸柬之書十八學士贊

右西京留臺王瓘云在舍弟珪處

唐高開書令狐楚詩

右真蹟在戶部尚書康季常家某見石本在

七

湖州

歐陽詢二帖

右在朝議大夫晁端彥處其本與蘇州進士

周沔

懷素書蕭常侍日下三帖

右同上

宋羊欣宋翼二帖并褚令模蘭亭

右見中書舍人蘇軾云在故相王隨之孫景

昌處撫石在湖州墨妙亭屢見石本今在沈

寶章待訪錄

六

存中括家

柳公權紫絲鞞蘭亭詩二帖

右待制王廣淵撫石跋云龍圖大諫李公帥

府暇日出書請撫石李師中也洛陽人

張長史全本千文

右見臨淮令曾孝蘊云在京師謝氏亦寶文

公遠族也

顏魯公帖一軸五幅

右見湖州巡檢供奉官石齋駙馬之孫云在

其兄處

王子敬帖

右宣義王頤云其父所收未得將出

陽羨俞安期觀

錢塘江璞莆田江騰鯉校

寶章待訪錄

七

研史

宋米芾元章謨 明范明泰長康訂
人好萬殊而以甚同為公甚不同為惑喻之
而移非真得之更而得之則必信其守夫博
奕猶賢乎已則吾是文必不見嗤于賞鑒之
士

用品

器以用為功玉不為鼎陶不為柱文錦之美方
暑則不先於表出之裕楮葉雖工而無補於宋
人之用夫如是則石理發墨為上色次之形製
工拙又其次文藻緣飾雖失然失硯之用
玉硯

玉出光為硯着墨不滲甚發墨有光其云磨墨
處不出光者非也余自製成蒼玉硯

唐州方城縣葛仙公巖石

石理向日視之如玉瑩如鑑光而着墨如澄泥
不滑稍磨之墨已下而不熱生泡生泡者膠也
古墨無泡膠力盡也若石滑磨久墨下遲則兩

剛生熱故膠生泡也此若既不熱良久墨發生
光如漆如油有艷不滲也歲久不之常如新成
有君子一德之操色紫可愛聲平而有韻亦有
澹青白如月如星而無暈此石近出如見十餘
枚矣

溫州華嚴尼寺巖石

石理向日視之如方城石磨墨不熱無泡發墨
生光如漆如油有艷不滲色赤而多有白沙點
為硯則避磨墨處比方城差慢難斲而易磨亦
有白點點處有玉性扣之聲平無韻校理石揚
休所購王羲之硯者乃此石今人所收古硯間
有此石形合晉書約見四五枚矣

端州巖石

巖有四下巖上巖半邊巖後礫巖余嘗至端故
得其說詳下巖第一穿洞深入不論四時皆為
水浸治平中貢硯取水月餘方及石石細扣之
清越鴈鶴眼圓碧暈多明瑩石嫩甚者如泥無
聲不着墨清越者溫潤著墨快不熱無泡然良

久微滲若油發艷亦有不乏者然方城溫巖十磨此石三十磨方相及下巖既深工人所費多硯直不補故力無能取近年無復有聞有仁廟已前賜史院官硯多是其後來歲貢惟上巖石上巖在山上石性乾紫色深理麓性硬眼黃差不圓而青色淡其巖深處間有潤者而眼終不如下巖也有着墨者拒墨者其着墨者初用半月前甚快蓋細砂石所發出理也半月後則退生光捷墨又須以柔石發之已而復然拒墨者

硯史

八

三

雖新成便拒墨此等石扣之聲皆堅響而老半邊巖者在山半石理同上巖色多青紫近墨多瑕而眼長如卵有睛眼者中是白點死眼者黑點而暈細翳眼者或青或黑橫亂其眼又多青不成眼圓點橫長青間道如松木紋其極麓者費筆而稍細者多乏後礫石上人刻為盆印合壓紙兒戲之物多夾砂無眼少瑕間有極細軟者發墨不乏扣之無聲土人不貴而用實有在半邊上巖之上者不可常得又徧詢石工云子

石未嘗有其在巖中實於大石版上鑿豈有中包一子者余嘗謂若溪流中多有卵石容差扁可斫面磨墨所謂石子世因訛為子石至有斷樣相似而為之者於理必不於大石中心復生子也世之好奇者又以歙州羅紋石作子石硯文本直兩頭取銳則紋脫短至左右頰自然成漩紋便謂之是真子石可笑綠石帶黃色亦為硯多以為器材甚美而得墨快少光彩已上硯平生約見五七百枚十千已上無估

硯史

八

四

歙硯發源石

歙州有硯圖石峒最多種而赤紫石多瑕土人以線脉隔為三種病今人以細羅紋無星為上少時見一硯於士人趙光敬家其樣上狹四寸許下濶六寸許如二十幅紙厚色綠如公裳而點如紫金斑斑勻布無羅紋點中無竅自後不復觀與此等者又士人周昌諤處見一小圓硯青羅紋一星紫金如鷲眼錢此二硯最奇大抵發墨不乏獨以色如常之石而以奇怪為品高

亦有赤紫色石無文理少瑕光澤如棗木土人以為香爐之類亦斲為硯與墨鬪而不相入經日便滑不可研矣又嘗一士人家見一金絲羅紋硯其紋半金半黑光彩與常異此外麓羅紋刷絲羅紋為次第約見千餘枚矣但以色與瓦等品故不能高今但曾官歛者必收百餘故人以為生終日成一硯少有病不直數十金幸完仍好直五七千已上無估

通遠軍澆石硯

硯史

六

五

石理澁可礪亦綠色如朝衣深者亦可愛又則水波紋間有黑小點土人謂之湔墨點有緊甚奇妙而硬者與墨鬪而慢甚者滲墨無光其中者甚佳在洮河綠石上自朝廷開熙河始為中國有亦有赤紫色斑為硯發墨過於綠者而不勻淨又有黑者戎人以礪刀而鐵色光肥亦可作硯而堅不發墨

西都會聖宮硯

會聖宮石在溪澗中色紫理如號石差硬發墨

不乏扣之無聲

青州青石

色類歛理皆不及發墨不乏有瓦礫之象

成州栗亭石

色青有銅點大如指理慢發墨不乏亦有瓦礫之象

潭州谷山硯

色淡青有紋如亂絲理慢扣之無聲得墨快發墨有光

硯史

六

六

成州栗玉硯

理堅色如栗不甚著墨為器甚佳

歸州綠石硯

理有風濤之象紋頭緊慢不等治難平得墨快

滲墨無光彩綠可愛如貴色澹如水蒼玉

夔州點石硯

色墨理乾間有墨點如墨玉光發墨不乏

廬山青石硯

大略與潭州谷山同

蘇州褐黃石硯

理麓發墨不滲類夔石土人刻成硯以草一束燒過為慢灰火煨之色遂變紫用之與不煨者一同亦不燥乃知天性非水火所移

建溪黯淡石

理如牛角扣之聲堅清磨久不得墨縱得色變如灰作器甚佳

陶硯

相州土人自製陶硯在銅雀上以熟絹二重淘

硯史

泥澄之取極細者燻為硯有色綠如春波者或以墨白填為水紋其理細滑着墨不費筆但微滲

呂硯

澤州有呂道人陶硯以別色泥於其首純作呂字內外透後人效之有縫不透也其理堅重與凡石等以歷青火油之堅響滲入三分許磨墨不乏其理與萬城石等

淄州硯

淄石理滑易乏在建石之次

高麗硯

理密堅有聲發墨色青間白有金星隨橫文密成列用久乏

青州蘊玉石紅絲石青石

理密聲堅清色青黑白點如彈不着墨無光好事者但署為一器可紅絲石作器甚佳大抵色白而紋紅者慢發墨亦漬墨不可洗必磨治之紋理斑石赤者不漬墨發墨有光而紋大不

硯史

八

八

入看慢者經晒則色損凍則裂乾則不可磨墨浸經日方可用一用又可滌非品之善青石有麓文如羅近歛亦着墨不發

號州石

理細如泥色紫可愛發墨不滲久之石漸損回硬墨磨之則有泥香

信州水晶硯

於他硯磨墨汁傾入用

蔡州白硯

理滑可爲器爲朱硯花藥石亦作小朱硯

性品

大抵四方硯發墨久不乏者石必差軟扣之聲低而有韻歲久漸凹不發墨者石堅扣之堅響稍用則如鏡走墨余所品謂目擊自收經用者聞雖多不錄以傳疑古硯無不佳豈不嘗落非好事者手用之則尋棄擲之矣惟久在人間賢庸並善是以不乏傳也

樣品

硯史

六

九

晉硯見於晉顧愷之畫者有於天生墨石上刊人面者有十蹄圓銅硯中如鍬者余嘗以紫石作之有上圓下方於圓純上刊兩竅置筆者有如鳳字兩足者獨此甚多所謂鳳凰池也蓋以上並晉製見于晉人圖畫世俗呼爲風字蓋不原兩足之製謂之鳳足至今端州石工以兩眼相對於足傍者謂之鳳足鳳之義取五色英文燦然成章也今人有收得右軍硯其製與晉圖畫同頭狹四寸許下濶六寸許頂兩純皆綽慢

下不勒成痕外如內之製足狹長色紫類溫巖

中凹成臼又有收得智永硯頭微圓又類箕象

中亦成臼矣又有人收古銅硯一龜銜一硯如

蓮葉兩足龜腹圓墨水不可出以筆頭就之則

出又參政蘇文簡家收唐畫唐太宗長孫后納

諫圖宮人於瑪瑙盤中托一圓頭鳳池硯似晉

製頭純直微凸如書鳳字左右純斜刊下不勒

痕摺向頂亦然不滯墨其外隨內勢簡易其後

至隋唐工稍巧頭圓身微瘦下濶而足或圓爲

硯史

八

十

柱已不建古至本朝變成穹高腰瘦刃濶鉞斧

之狀仁廟已前硯多作此製後差少資政殿學

士蒲傳正收真宗所用硯與仁廟賜駙馬都尉

李公炤鳳池硯形製一同至今尚方多此製國

初已來公卿家往往有之仁宗已前賜史院官

硯皆端溪石純薄上狹下濶峻直不出足中坦

夷猶有鳳池之像或有四邊刊花中爲魚爲龜

者凡此形製多端下巖奇品也嘉祐末硯樣已

如大指麓心甚凸意求渾厚而氣像益不古純

斗故勒深滯墨難滌心凸故點筆不圓常如三角簇蓋古硯皆心凹後稍正平未有凸者始自侍讀學士唐彥猷作紅絲碎雍硯心高凸至作馬蹄樣亦心凸至磨墨溜向身出觀墨色則凸高增浮泛之勢援毫則非便也其晉銅硯雖如鍤然頂殊平以便援毫今杭州龍華寺收梁傳大夫甕硯一枚甚大磁褐色心如鍤環水如辟雍之製下作浪花擢環近足處而磨墨處無磁油然殊著墨古墨稱螺亦恐不若近世堅不然

硯史

入

土

令人減愛其端人不斷成祇特璞賣者亦多如是陳文惠丞相家收一蜀王衍時皇太子陶硯連蓋蓋上有鳳坐一臺餘雕雜花草涅之以金泥紅漆有字曰鳳凰臺此製方直上狹筭在硯上中甚平也唐之製見文房四譜今之製見歙州硯故不重出此人力所為也吾收一青翠壘石堅響三層傍一嵌磨墨上出一峰高尺餘頂復平嵌巖如亂雲四垂以覆硯以水澤頂則隨葉垂珠滴硯心上有銘識事見唐莊南傑賦

硯史

入

土

乃歷代所寶也又收一正紫石四疊下有坐有足巧於瘦孟足上起一枝細狹枝上盤兩疊長七寸餘濶四寸餘如靈芝首銳下濶天然鳳池之象中微凹點水磨墨可書十幅紙石理在方城之右此非人力所成信天下之瓌寶也

谷陽李翹濟南王洽同校

硯史

米芾志林十六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亦題明范明泰撰與襄陽外紀並同惟後附刻襄陽遺集一卷爲明泰所輯蓋未見寶晉英光集故有是刻又海岳名言寶章待訪錄研史各一卷皆芾之遺書然書史畫史竟不編入亦殊疏漏矣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類編八

卷

〔明〕徐縉芳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精忠類編

八卷》提要

刻精忠類編序

余嘗考古懷人所為感憤不平者文心炳厲無如三閭大夫武節焱逝無如岳少保少保固赴赴乎執干戈以衛社稷斌斌焉質有其文嘗馳逐鞍馬問悲歌

精忠類編

序

一 吉安刻云刊

慷慨誓掃燕雲迎二帝史稱其好左氏春秋倘亦有騷人之意乎騷之所繇作也睠顧楚國繫心襄王痛襄王入秦而不反也咎子蘭勸王勿絕秦歡而西入秦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

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
柰何故不可以反馱忠存軌迹
大與少保類二帝卽襄王也相
檜卽令尹子蘭也御史大夫万
俟卨卽上官大夫靳尚也上官
大夫與原同列爭寵而心害其
能高於少保亦有夙怨真賢首
之讐哉自投汨羅招魂楚些寧
獨宋玉哉賈太傅浮湘猶爲賦
以吊之顏光祿延年亦有傑製
名流哀詞稱絕響已然亮其志
者憐其忠譏其醒者吊其天孰

有如忠武王之震動華夷慟心
切齒哉夫李將軍數奇失道名
詣幕府對簿遂引刀自頸天下
知與不知皆與流涕馬汧督立
功孤城爲州司所枉死於囹圄
朝廷聞而傷之追贈牙門將軍
印綬祠以少牢嗟嗟鄂王冤聲
載道檜死而議卹典復沮格耶
直待孝宗耶當虜騎長驅之時
則加諸郝及和議已成之後則
墜諸淵宋室君臣覩顏茹詬不
至於淪沒胡元不止耳彼將棄

二帝於沙漠而不顧何惜殺一
臣以媚虜媚虜而二帝可復耶
抑自固其位耶爲人子者當如
是耶爲天子者當如是耶爲人
子者資孝理爲天子者眷忠良
帝如可贖人百其身可也長城

忠類編

卷

四

萬里可自壞耶七國以誅錯爲
名錯誅矣而七國之兵戈不息
金人以戮飛爲約飛戮矣而二
帝之乘輿不還甚哉謀國者之
左也且錯死而鄧公白其冤景
帝追恨不已高宗沒齒甘心岳

侯豈少之乎以彼其才卽古名
將中無兩之者呂少擊衆侶淮
陰深機神筭侶曲逆挽弓三百
斤弩八石似祭次孫身被十餘
創潰圍陷陳如趙營平聞詔卽
日起行輿疾載道如郭汾陽謀

忠類編

卷

五

定而後戰號令精明如李臨淮
飭厲行伍秋毫無所取如曹武
惠日訓養士卒而善飲食撫循
之將和志銳如司馬穰苴雅歌
投壺如祭征虜授開府儀同三
司而不受如衛大將軍匈奴未

滅何以家爲如霍驃姚至於事
親孝禮士恭居功遜家無姬侍
身無餘財篤在三之義才氣無
雙雷動風驅揚旌萬里設伏而
禽筠九縱謀以下湖湘乘勝奮
擊累戰皆捷而鄧郾底平中原

精忠類編

序

六

響應於是羶裘之長龍虎之師
膽落汴梁戰同枯朽三河豪傑
慕義來歸華夷士女爭挽牛車
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
簞食盈塗睹漢官之威儀飛將
之雄略呼天撥霧計日渡河而

詔趣班師人神共憤棄成功就
僻壤伊誰之咎哉奸相庸君自
謂得計如社稷生靈何昔耿育
訟陳湯之寃朱勃理馬援之謗
俱蒙省察慰彼幽魂乃宗正士
偃以百口保布衣劉永升詣闕

精忠類編

序

七

上書返竄繫以死何也韓非之
言驗矣人主亦以逆鱗說之者
慎無嬰人主之逆鱗當康王卽
位初少保上書數千言勸其探
敵穴甫穿率六軍北渡當是時
業已逢其怒坐以越職奪官矣

已復請建皇儲請都上游用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偷安一隅之主能堪此乎是猶方枘鑿圓而不相入也今其章具在讀之者鑒其精忠縣諸日月想見其爲人凜凜乎猶有生氣

精忠類編

序

八

彼諂佞之徒安在哉且少保之疏斥權奸者數矣首刺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仰體聖心銳意恢復又言相檜謀國不臧爲后世咲此無論其威鬯百蠻哉琅琅大節蹴崑崙如是是亦曩者

汲黯朱雲儔也可不傳歟余尚友古人振風烈以公爲上抱憤懣於公爲深迺公之殺身成仁從容就縛談咲自如卽中散琴夏侯色何多讓焉彼其得之天授如是言論風旨必有大過人

精忠類編

序

九

者購求遺書方圖纂組以風厲世教柰省方結課倥偬未遑也適齟判馬君毀叔以黔叅知左遷至屏喧囂而每聞曠爰取諸本付之博採史牒攷證表系錄明裔詳祠典標冥感析疑義羅

遺翰讀之者牢愁冥憤如續楚
騷及睹所爲哀歌咏嘆諸什遍
名流哉當與楚辭竝傳亡疑是
秋也爲

天子誕辰海臣北嚮祝華封具
表陳情煩馬君或以是併獻于

精忠類編

序

十

朝每奏一篇稱善左右呼萬歲
何必減新語乎

晉江徐縉芳奕開父讓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類編凡例

一引用宋史續通鑑綱目程史金陀粹編續編
湯陰廟志忠武全書及金陀遺譜忠家三傳
演義等書

一按諸舊本要以世系冠篇首而必推本姓源
至攷其世系則畧也今據金陀遺譜細加攷
證分爲二表而以姓氏冠篇首以世系次年
表之後

精忠類編

凡例

一

一年表舊寥寥數行耳不大備也今倣蘇長公
表例特編其年而臚列之又雜取傳中所紀
王諸戰功賞爵最顯著者一併增入庶王半
世奇勲千秋生氣一覽盡在目中

一本傳湯陰本字幾三萬殊繁冗不可讀晉陵
本矯而刪之僅存其半最稱簡爽然或併編
中切要語割裂不載今一以程史元本爲準
而參之湯陰晉陵酌其去取如傳紀諸戰功
賞爵則摭入年表諸論議疏劄則摭入遺翰
類諸嘉言懿行則別入遺行表分類互見差
覺簡明而又缺者補之訛者正之視晉陵本
又減字十之二倘亦觀者所共快乎

一舊本附傳紀王子雲雷霖震霆及女孝娥孫珂也查雷震霆傳止書名書爵無他事蹟可紀今世系表既分注則傳可勿贅載攷忠家三傳有為孝子者一為節烈婦者二皆王裔孫又萃於一門真宇宙間一快事也因借附之傳末亦以見王忠孝節義之所既被云

一王部下諸名將舊各列一傳附王本傳後志王之能將將也今從之惟湯陰本與王子孫共稱附傳晉陵本易為別傳今乃易為外傳云又施全刺槍雖不克亦足為王吐氣為

精忠類編

九例

二

千古人心洩憤不可異視因特表而出之續諸名將後焉

一舊本

國朝

聖製及王孫珂所著詩文率散見藝文志今

聖製彙入褒卹類珂詩文另入家集類而祀典之在

湯陰武林朱仙鎮者亦各稽其顛末總載褒

卹類中

一王父子駢死為天下古今極寃而陰報之事史傳不載乃或見之稗官小說亦足洩人于

古不平之氣何可少也因增異感一類專志鬼神陰丞賊槍及王顯靈諸異狀庶令觀者解頤

一湯陰本以高宗御札為宸翰志告制詔為綵綸志而晉陵本則合之為宸翰温綸又各加刪潤讀之非不斐亶可觀然恐或失傳信傳疑遺意故是編壹稟湯陰用存古蹟而總其類曰宸綸

精忠類編

九例

三

一詩文惟晉陵本所選較精故今一以為程然恐洵汰過嚴不無遺珠復取湯陰本及別集所載反覆討論援其尤者稍增入之亦以吾徒千古同心不能面擊權奸聊借三寸管以誅賊槍於無窮多多益喜非甚瑕類不忍逸也

一張浚非張俊史傳原自別白乃楊升菴太史張夢夔給諫皆有浚俊辯且盛稱浚賢又知忠武者若不容無辯云然後知忠武矣當王遇難時何獨不能繼世忠裂背一語以明王之無他乎蓋自論鄴瓊兵不合見敗雖曰內愧實中忌焉又何相知之足云故二辯雖工

不敢繫錄

一湯陰本有釐正精忠廟九公祠一議黜宋大理卿周三畏也議指忠武下獄檜命中丞何鑄與三畏鞠之鑄為王白寃而三畏不然遂疑通鑑非實錄又引夷堅志證之謂三畏且為王罪人安得從祀王廟黜之誠是乃攷演義載三畏事獨詳謂王裂裳示背時三畏亦為泣下且罵賊檜陷殺忠良不肯具獄遂棄職逃去意若曰奸黨滿朝吾力不能為忠良白寃獨有一去以明志耳如然則三畏者又

精忠類編 九例

四

烏可思議哉惟從數百年之後擬議數百年以上之人均未見知安敢以意輕為進退姑闕之以俟尚論者

一屠緯真擬王遺賊檜一書舊集藝文類中余讀之詞嚴義正愷切婉折宛肖忠武口吻豈王不泯之靈托斯文以傳耶似不宜以藝文例視之今特揭出附王遺翰類中令千載而下知忠武有此一段未吐之肝膽亦一大快也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類編目錄

第一卷

表類

姓氏表

年表

世系表

坐表

遺行表

遺像表

第二卷

精忠類編 目錄

傳類

本傳

附傳

外傳

第三卷

遺翰類

表

跋

奏劄

對

勅	議	告	哀卹類	第五卷	賦	詔	制	告	御札	精忠類編	目錄	二	宸綸類	第四卷	詞	詩	狀	書	題記	諭	論	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乘略	譜略	詩	跋	記	叙	啓	表	述	家集類	精忠類編	目錄	三	第六卷	修志	祭告	諭祭	祀典	聖製	問	誄	題	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異感類

金山禪卜

靈隱魔譚

魄卒負壘

押衙見對

西湖冥報

錦城詩證

湯陰夢徵

錢寧魂異

第七卷

精忠類編

目錄

四

文類

記

序

跋

論斷

書

銘

嘆

賦

頌

第八卷

詩類

擬古辭

歌行

四言古

五言古

七言古

五言律

五言排律

七言律

精忠類編

目錄

五

七言排律

五言絕

七言絕

詩餘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類編卷之一

明溫陵後學徐縉芳夾開甫哀輯

會稽後學陳國紀伯調參閱

東萊後學宋兆祥伯興校政

博南後學馬燁如歿叔編次

表類

姓氏表

按姓源類譜岳姓故繇四岳始蓋因官以命姓云載攷金陀遺譜其遠者不具述在虞舜時伯夷為秋宗胙四岳又佐禹治水有功封呂侯侯河南汲郡伯子精忠類編 卷之一

遂以國為呂氏仲子官太岳即為岳氏生先龍先龍生玄氏玄氏歷傳至東昌岳休生彥真父子仕周為節度使真生海海生孟林孟林生渙仕宋令使渙生或遷河南陽陰縣成生立生和生王王之後又七傳有名琳者仕度宗朝為金部主事宋去隱去子茂之隱居金佗里以避胡氛自號樂安居士再傳彥宿為樂耕氏彥中為樂閒氏遂以氏姓是時岳氏諸宗以見抑金元隱約散處嶺表江鄂吳越間無慮千數其姓氏或改為岳或仍為樂族繁而勢渙幾半天下然則王千古靈氣固昭昭如日月行天而王子姓

森羅俾熾俾昌世世無數其亦猶江河之行地與

年表

徽宗崇寧二年癸未

是歲二月十五日王始生生之日有大禽類鵠者飛鳴其室因為名未滿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王坐巨甕中衝濤而下乘流滅沒俄及岸得免人異之

崇寧三年甲申

崇寧五年丙戌

大觀元年丁亥

精忠類編 卷之一

政和元年戊子

重和元年戊戌

宣和元年己亥

宣和三年辛丑

王年十九原無編年按本傳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或達旦不寐又生有神力未冠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王一發破其筈再發皆中同大驚遂以所善弓二貽之王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必設奠于其塚引同所貽弓三發天乃

返王父義之

宣和四年壬寅

王年二十真定宣撫劉幹募敢戰士備胡王始

應募幹一見大奇之錄為十隊長幹編作小隊長擒劇

賊陶俊賢進等奉補承信郎不報王父卒聞計

洗奔還湯陰執喪守制哀毀盡禮

宣和五年癸卯

王年二十一守制未出

宣和六年甲辰

王年二十二賊張超圍魏忠獻王韓琦故野王

精忠類編 卷之一

三

射燈之賊眾奔潰野賴以全服蘭應募投平定

軍為效用士

宣政七年乙巳

王年二十三稍擢為偏校舊本為偏校在宣和六年今考應在七年

靖康元年丙午

王年二十四榆次規虜因劉浩見康王招賊吉

倩降其卒三百八十人補承信郎分鐵騎三百

戰虜于侍御林敗之轉寄理保義郎解東京圍

戰滑州斬首數千級獲馬百匹遷秉義郎隸留

守宗澤

靖康二年丁未

王年二十五戰開德奪甲馬弓刀以獻轉修武

郎戰曹州轉武翼郎宗澤奇王授王陣圖是歲

康王即位收元建炎王從之南京上書乞車駕

還京親率六師北渡以復中原忤用事李綱黃

潛善汪伯彥等奪官歸詣河北招撫使張所借

補修武郎閣門祇候中軍統領論兩河燕雲利

害借補武經郎從王彥戰新鄉擒千戶阿里李

敗萬戶王索戰候北川戰太行山擒拓跋耶烏

殺黑風大王走其眾三萬歸宗澤充留守司統

精忠類編 卷之一

四

制隸杜克

建炎二年戊申

王年二十六戰胙城戰黑龍潭戰龍女廟官橋

皆大捷擒女真李千戶渤海漢兒軍從間勅保

護陵寢大戰汜水關戰竹蘆渡夜追虜大破之

轉武功郎

建炎三年己酉

王年二十七大戰京師南薰門以所部八百破

王蓋等五十萬眾轉武經大夫擒賊杜叔五孫

海轉武畧大夫借補英州刺史解陳州圍戰清

河擒孫勝孫清轉武德大夫授真刺史戰崔橋
鎮說杜克勿棄京師不聽從充之建康戰鐵路
步戰盛城破賊張用李成擒馮進諫杜克視師
不出獨力戰馬家渡戰鍾山灑血厲眾斬虜首
數千級六戰廣德皆捷斬首一千二百一十六
級擒女真漢兒王權等二十四人俘首領四十
餘降卒萬餘人戰溧陽擒女真漢兒軍同知渤
海太師李撒八等一十二人及千戶田哥
建炎四年庚戌

精忠類編

卷之一

五

王年二十八虜陷常州盜郭吉寇宜興王往宜
興破群賊常官吏避兵宜興者萬餘家爭圖于
像祠焉戰常州戰鎮江擒女真萬戶少主孛董
漢兒李渭等復建康戰清水亭敵珥金銀鑲者
一百七十五級擒女真渤海漢兒軍等四十五
人獲馬甲一百九十三弓箭刀旗金鼓三千五
百一十七戰新城斬禿髮垂鑲者三千餘級僵
屍十餘里降卒千餘人萬戶千戶二十餘人獲
馬三百匹鎧仗旗鼓以數萬計牛驢輜重無美
獻俘行在賜鐵鎧五十金帶鞍馬鍔金鎗百花
袍平威方轉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除通泰州

鎮撫使援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擒女真契
丹渤海漢兒軍等俘阿里孛董等七十餘人送
行在上賜札褒嘉賜金注椀一琖十戰北炭村
戰柴墟鎮戰南霸塘皆大捷

紹興元年辛亥

王年二十九討賊李成戰生米渡降卒五萬人
戰筠城東降卒八萬人戰朱家山殺獲步兵五
千人斬其將趙萬等戰樓子莊降卒二萬餘人
獲馬二千匹殺與降凡三萬人斬馬進孫建戰
蘄州又降卒萬五千人獲馬二千餘匹降張用
及其妻一丈青又降馬進餘黨數萬人汰其老
弱得精兵萬餘人俊奏王功第一加神武副軍
統制權留洪州轉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分兵
三千保建昌軍二千保撫州擒姚達饒青陞神
武副軍都統制

紹興二年壬子

王年三十詔賜衣甲一千副權知潭州兼權荆
州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劇賊曹
成等不從奏請進兵剿除遂破太平營趨桂嶺
奪北藏上梧二隘斬首一萬五千餘級獲弓箭箭

精忠類編

卷之一

六

刀鎗無數戰蓬頭嶺歸所虜人民數萬人于田里擒其將張全降卒二萬人戰連州擒郝政降楊再興嶺表平授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仍兼神武副軍都統制屯江州降郝通得精兵一萬八千人討賊馬友劉忠李通等悉平之

紹興三年癸丑

壬年三十一討李宗亮賜金蕉酒器如賜韓世忠禮召赴行在不果命討虔寇擒彭友等戰固石洞斬十大王等擒賊大小首領五百餘人賊眾悉降還其被虜老幼二萬餘人命屠虔州城

精忠類編

卷之一

七

疏請誅首惡赦脅從入虔州論囚數置人于法餘悉稱詔賞之擒高聚及其徒二百餘人降卒三千人殺其將偽統制擒張成俘卒五百人召赴行在諭王繫金帶上殿賜衣甲馬鎧弓箭金線戰袍金帶手刀銀纏鎗戰馬海皮鞍賜手書精忠旗又賜子雲弓箭袍鎗授鎮南軍承宣使江西沿江制置使諭旨三事賜銀二千兩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令韓京吳錫兩軍並聽節制

紹興四年甲寅

壬年三十二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奏乞復襄漢六郡復除黃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復鄂州斬京超劉玘殺虜卒七千人復隨州斬王嵩降其卒五千人戰襄江復襄陽府戰新野市奏取劉豫議興營田敗劉合字董降楊德勝等二百餘人獲兵仗甲馬以萬計擒高仲復鄧州賜詔獎諭遣使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問勞將佐犒賞有差復唐州復信陽軍擒偽知通凡五十人襄漢平川陝貢賦綱馬道路始通辭制置使不許以襄陽隨鄧唐郟信陽並作襄陽府路

精忠類編

卷之一

八

隸之移屯鄂州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仍神武後軍都統制特封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金束帶一解廬州圍賜香藥賜札撫問殺其都統之副及偽千戶長五百戶長數十人擒番兵八千餘人獲馬八十餘匹旗鼓兵仗無數廬州平

紹興五年乙卯

壬年三十三入覲賜銀二千兩絹二千疋承信郎恩命一母封國夫人孺人封號二冠帔三賜諸將金帶授鎮寧宗信軍節度使兼湖北荆襄

潭州制置使加食邑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復除
湖北襄陽府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大破
楊么先遣使入賊營招安賊眾捧檄欽誦問岳
節使安否降黃佐及戰士三百餘人卒二千餘
人殺周倫擒陳貴等奪衣甲器械無數焚其寨
柵糧船戰永安砦戰龍陽獲戰馬器甲無數晝
經營湖寇圖降楊欽及其眾三千餘人乘船四
百餘艘降全琮劉詵等大戰洞庭湖斬楊么鍾
儀擒夏成劉衝降偽統制陳瑤等及黃誠等二
百餘人前後降卒中有老弱不堪役者各給米

精忠類編

卷之一

九

糧令歸田又自請歸業者二萬七千餘戶凡八
日而湖湘平獲賊舟凡千餘艘上遣內臣傳宣
撫問賜銀合茶藥撫勞將士又賜詔札褒諭加
檢校少保加食邑進封鄂國公復賜詔褒諭除
荆湖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遣使傳宣撫問賜
臘藥銀合茶藥

紹興六年丙辰

王年三十四梁興等百餘人來兼管田使入覲
面陳襄陽唐鄧等八郡舊隸西路乞如舊制奏
置監司皆從之賜酒器金二百兩士卒犒賞有

差屯襄陽移屯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
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力辭不許毋周國
姚夫人薨遣使撫問詔起復勅官屬將佐監司
守臣躬請視事賻贈常典外加賜銀千兩絹千
疋王扶觀至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親札慰諭
累詔趣起乃勉奉命復屯襄漢命宣撫河東節
制河北路攻復虢州獲糧十五萬石降其眾數
萬人戰業陽斬孫都統擒蒲在殺賊五百餘人
俘將吏百餘人戰孫洪澗破其眾二千人復長
水縣獲糧二萬餘石盡復西京要隘獲偽齊馬

精忠類編

卷之一

十

萬匹芻粟數十萬焚蔡州糧中原響應詔褒之
援淮西戰何家寨擒薛亨郭德等殺獲萬計獻
俘行在戰白塔牛蹄降騎兵三千人獲馬二千
餘匹捷聞上賜札獎諭遣內侍傳宣撫問賜銀
合茶藥賜鞍馬鐵簡香茶藥等詔赴行在

紹興七年丁巳

王年三十五入覲談用兵之要論馬除太尉加
食邑除宣撫使兼管田大使從幸建康以劉光
世所統王德鄴瓊兵馬隸之詔令號令如上親
行數見上論恢復大計詔至寢閣命中興事一

以委卿不中制又令節制光州會秦檜主和議
忌沮之德瓊兵亦不復隸詔詣都督府與張浚
議軍事不合乞解兵柄終喪步歸廬母周國姚
夫人墓側上連詔還力辭詔屬吏造廬以死請
乃趨朝請待罪上賜詔褒諭乞以本軍討劉豫
論建都乞進屯淮甸計廢劉豫乞長驅取中原
不報賜茶藥酒果賜宴賜手札嘉獎

紹興八年戊午

王年三十六還軍鄂州累請舉兵取中原秦檜
難之不報備金人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
太子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抗論相臣謀國不
臧和議非計檜銜之和議決上復賜札歸功于
王

紹興九年己未

王年三十七上謝講和赦表復寓和議未便意
授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時三大帥皆以和議
成進一等王獨力辭謂虜情變詐可憂不可賀
可訓兵以備不虞不可論功行賞三詔不受上
復溫言獎激不得已乃拜請以輕騎從士優詣
諸陵灑掃便觀虜寨以誅其謀檜陰沮之賜詔

褒諭而止

紹興十年庚申

王年三十八金人叛盟詔援劉錡援郭洪議建
儲加少保河南府陝西河東河北路招討使改
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分遣諸將復西京曹陳鄭
趙穎昌永安南城等軍垣曲沁水翼城等縣戰
曹州宛亭渤海廟中牟京西黃河等處復西京
河南臨穎邵原曲陽永安等軍殺鶻旋郎君王
太保鎮國太王邪也孛董漫獨化等駐鄆城大
破兀朮敗拐子馬萬伍千騎斬阿里朶孛董又

精忠類編

卷之一

十二

自以四十騎突戰賊陣無不一當百上嘉嘆遣
使傳宣撫問賜金合茶藥金千兩銀五萬兩錢
三十萬緡頒賞兵使有差戰小商橋殺虜二千
餘人斬萬戶撤八孛董千戶百人長毛毛可百
餘人破潰兵八千兀朮夜遁大戰穎昌城西斬
虜首五千餘級斬夏金吾及千戶等擒渤海漢
兒王松壽女真漢兒都點檢千戶張來孫阿黎
不田壠等七十八人小番二千餘人獲馬三千
餘匹及雪覆關馬一金印七復戰臨穎東北破
其衆六千獲馬百匹追奔十五里上大喜詔賜

錢二十萬緡以犒軍士擒劉來孫等獲馬百餘
匹器甲無數斬阿波那千戶李亨董等降張太
保等六十餘人破高太尉五千餘騎屍布十里
獲器甲鎗刀旗鼓甚眾先後生擒百八十餘人
賊死者十之八得馬騾二百餘頭駐朱仙鎮以
背鬼騎五百大破兀木十萬餘眾兀木奔京師
檄葺治諸陵虜帥烏陵思李清胡清李實李興
張恩孫琪崔慶高勇韓常等各率其所部共十
餘萬眾來降附期日與兵眾所揚旗皆以岳爲
號聞風響應兩河忠義百萬奔命恐後各齎兵

精忠類編

卷之一

十三

伏糧食以從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
餽義師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晝受降策
指日渡河會秦檜力主和議詔班師一日奉十
二金字牌王扼腕泣下再拜班師父老士民遮
馬首慟哭哭聲震野王留五日待其徒奏以漢
上六郡田處之乞解兵柄致仕不許詔人覲分
兵救川陝解淮寧圍牽制蔡州控扼九江援田
邦直取懷慶二州大破兀木軍

紹興十一年辛酉

壬年三十九虜分路渡淮請合兵破敵未報詔

援廬州濠州兀木兵皆望風輒遁上皆賜札褒
諭和議既決以檜密計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除
樞密副使加食邑詔位參知政事上賜金帶魚
袋銀絹鞍馬等視宰相以本職按閱御前軍馬
措置戰守檜謀致諫議大夫萬俟卨侍御史羅
汝楫誣劾之王累章請罷樞柄還兩鎮節詔充
萬壽觀使奉朝請檜俊合謀奏召王父子證張
憲事下大理獄繫兩月無可證高以臺章所評
指淮西逗遛事簿錄王家取上所賜御札藏之
左藏南庫又逗孫革等誣證受詔逗遛命評事

精忠類編

卷之一

十四

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
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中遂報王死時十二月
二十九日也

世系表

成公

忠武王曾祖周節度使彥真公四世孫宋令使
公長子也渙始遷湯陰遂家焉以忠武貴贈太師
魏國公配楊氏贈慶國夫人生子一曰立

立公

忠武王祖魏國成公子居湯陰贈太師唐國公配

許氏贈越國夫人生子二曰和曰睦睦後無考

和公

忠武王父唐國立公長子居湯陰贈太師隋國公

配姚氏贈秦國夫人生子二曰飛即忠武王曰胤

胤後無考

忠武王

名飛隋國和公長子詳見本傳從高宗南渡遂家

錢塘配李氏贈楚國夫人生子五曰雲曰雷曰霖

曰震曰霆女一曰孝娥

雲公

精忠類編

卷之一

十五

忠武王長子居臨安歷封左武大夫贈安遠軍承

宣使配鞏氏封恭人子二曰甫曰申女一曰大娘

婿封進武校尉

雷公

忠武王次子居嘉善歷官忠訓郎閣門祗候贈武

畧郎子四曰經曰緯曰綱曰紀

霖公

忠武王三子居臨安歷封朝請大夫兼敷文閣待

制致仕贈大中大夫按金陀遺譜贈續忠侯子三

曰琛曰璞曰珂

震公

忠武王四子居湖廣歷官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

路常平茶鹽公事子六曰瓚曰瑄曰玘曰琚曰璣

曰璿 贊生觀瑄生覽玘生峴覺璿生規視璿生

規視 峴生邁邁覺生遷視生邁道生堯

霆公

忠武王五子故名霽孝宗為改今名居湖廣歷官

修武郎閣門祗候生子二曰璠曰璣 璠生親璣

生硯 硯生通運硯生迂 運生顯孫相孫後無考

甫公

精忠類編

卷之一

十六

忠武王嫡長孫節度雲公長子居武林封承信郎

生子七曰觀曰覲曰峴曰規曰親曰況曰觀 觀

生邁過覲生逢邁峴生邁選規生邁邁遠親生邁

邊恢道觀生達适 過生興孫立孫逢生相逾生

淳選生塗遜生巖壽通生澄遠生洪達生牧徽湘

生汝端淳生汝巖壽生汝傑傑生炳後無考

申公

忠武王嫡次孫節度雲公次子居武林封承信郎

經公

後無考

忠武王孫武畧雷公長子居武林封承信郎

縉公

忠武王孫雷公次子居武林封承信郎生子二曰

覲曰覲 覲曰迥覲生迥迥遂 適生松迥生嶠

遂生峻後無考

綱公

忠武王孫雷公三子居武林封承信郎生子一曰

覲覲生述述生芥後無考

紀公

忠武王孫雷公四子居武林封承信郎生子二曰

精忠類編

卷之一

十七

覲曰覲 覲生迥親生迥逸迥 迥生愷後無考

琛公

忠武王孫續忠侯霖公長子居武林封承信郎後

避賈似道之難徙居元城生子一曰良良生世德

世德生深深生興祖興祖當元季徙居儀封然子

孫尚有不盡徙者而儀封族較著詳見岳氏墓記

中乃又有記所未載如揚州遊擊岳性忠實出自

忠武王後其始祖岳晟世居河南從我

太祖征伐至金陵以功授鷹揚衛世職遂家金陵代

傳郎儀封之派然則天下之為王子孫而不及收

者豈少哉

璞公

忠武王孫霖公次子居武林生女一曰安娘婿高

祚封承信郎後無考

珂公

忠武王孫霖公三子曰承議郎權江南東路轉運

判官歷通奉大夫寶謨閣學士進戶部尚書賜紫

金魚袋封鄴侯勸農嘉興郡子孫遂家焉生子一

曰覲曰覲 覲生邁邁生豈涇涇涇涇 涇生琳

琳公

精忠類編

卷之一

十八

鄴侯珂公四世孫忠武王七世孫也居嘉興仕庶

宗朝為金部主事宋亡隱去義不臣元依王墓于

杭疾革無以瘞火厝于浮屠側配嘉禾程氏生子

二曰啟之曰茂之啟之生堅一茂之生貴一賢一

自堅一出者徙居金鄉後徙蕭縣樵山里及岳家

灣自貴一出者世居金陀里再遷長水或徙桐鄉

自賢一出者世居嘉善又有自士弘出者不知編

自何祖亦世居武林詳見金佗遺譜乃其間甲第

文章忠孝節烈奕葉蟬聯輝映史冊令人讀之足

發洩其千古不平之氣真快譜也不且載

謚表

按王武穆之謚定自淳熙忠武之謚定自寶慶蓋初謚忠愍得其忠矣而不及其武繼謚武穆得其武矣而反晦其忠旨哉忠武斯為兼之故王孫珂之謝皇帝有曰雖斜谷隕星之變世所同悲在汾陽貫日之誠吾斯能信顧擬倫而及此慚美報之謂何又謝皇太后有曰義表危身撥叢葦鴻臚之奏勞旌定亂見當年驟騎之征兼茲二惠之華渙若群疑之泮其啟執政亦曰撥忠愍之忠表危不顧身之行合武穆之武旌亂能戡禍之勞攷古今二美之兼全僅葛郭兩

精忠類編

卷之一

十九

瑩表

湯陰縣周流社距縣東二十里許王先坐在此馬退哉世代遺址尚存豈非天哉弟兵燹之餘莽蒼莫

識父且沒蒿萊中矣我

朝景泰初學士徐有貞出鎮彰德因跡王先塚掃而

祭焉時有大鳥翔集之異遂議建祠

請得如錢塘王墓

詔可題其額曰精忠之廟弘治間又以工部尚書李

燧

請為表墓界禁樵牧樹表勒石以志之垂不朽云

忠武王墓在杭郡城之西棲霞嶺下王長子雲附

葬焉至今墓木枝盡南拱世以為王精忠之靈應

云舊墓側有廟有田以供祭掃有寺曰褒忠演福

精忠類編

卷之一

二十

禪寺以供香火自宋迄元日就傾圮勝國初王六

世孫曰士迪者居江州與宜興岳氏通譜合力起

廢復為一新久之寢廢于墳西浮屠浮屠者亦王

裔孫也元天台僧可觀為訴于湖州推官何願貞

因歸其田若干畝杭總管府經歷李全初為募修

之按鄭元祐疏畧有云王忠孝絕人功名蓋世方

畧似霍嫖姚不逢漢武徒結志于亡家意氣如祖

豫州乃遇晉元空誓言于擊楫賜墓田棲霞嶺下

建祠祀秋水觀西落日鼓鍾長為聲寃于草木空

山香火猶將薦爽于淵泉豈期破蕩子孫盡壞久

長規制鶴鶴夜啼拱木鄰燭春開斷垣淚落路人
事關世教幸明有司告之臺省異聖天子錫之圭
璋褒忠義在天之靈激死生為臣之勸郡人王華
父寔董成之已復廢于兵燹我

朝洪武初正祀典始建廟宣德間燬于火浙右轄黃
敷仲祥尚新之天順初杭郡倅馬倂復捐俸修葺
視昔規制加宏麗焉又為請于

朝乞

賜廟額及改定祭期

詔從之題曰忠烈廟祭期以春秋二仲比于湯陰著

精忠類編

卷之一

二十一

為令將萬年一日矣

遺行表

王性至孝王父歿王方在行間得計即跣奔還執喪
盡禮毀瘠若不勝乃與王母姚相依為命戀戀于舍
不忍去自北境兵擾母命以從戎為國數趣之始不
得已留妻養母獨從高宗渡河已河北淪陷數訪求
不得會有自母所來者寄聲云為我語五郎勉事聖
天子無以老嫗為念也乃密遣人迎之至阻于寇攘
往返者十有八王欣拜且泣謝不孝值母痼疾雖身
服軍旅應酬無虛刻嘗以昏暮至母所親嘗藥進餌

衣服器用視燥濕寒煖之節語款行履未嘗有聲遇

出師必嚴飭家人謹侍養微有不至詈罵自夫人始
母楚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毀瘠幾滅性自與子雲跣
足扶輿歸不避塗潦蒸暑諸將佐有願代其役者謝
却之無不涕泣既葬廬母墓側刻像行溫省禮如生
時連表乞終喪上三詔不起勅監司守臣請之又
起至責其官屬以死請乃勉奉詔終三年不忍棄衰
經

二帝北狩王誓不與虜俱生刺繡為袍有誓作中興
臣必殄金賊主之文又涅其背有盡忠報國四大字

精忠類編

卷之一

二十二

深入虜理嘗曰北踰沙漠喋血虜庭屠夷種迎二聖
恢復故疆使主上奠枕則志願畢耳

奉身儉薄不二載居家惟御布素不求華巧見夫人
李或御繒帛則曰吾聞兩宮妃嬪在北方尚多窶乏
汝既與吾同憂樂不宜衣此遂命易以布素家人有
搗練者聞王歸即遽止

家無姬侍蜀帥吳玠素服王願與交歡嘗得各姊妹稱
國色遣使遺之飾以金珠寶玉奩裝累鉅萬王輒報
善謝之厚貽使者而歸其女諸將或請曰相公方圖
關陝何不留此以結好王曰吳少師于飛厚矣然國

耻未雪上方宵旰豈大將燕樂時耶左右莫敢言
益敬服

樂施疎財不殖資產不計生事有無所得錫賚率以
激犒將士兵食不給則資糧于私廩九江有宅一區
聚家族之北來者有田數頃盡以贍紛之卒之日賊
檜極力搜刮家無餘貲

遇諸子尤嚴平居訓不得近酒誦習暇使操畚鍤治
農圃曰稼穡惟艱不可不知也子雲嘗以重鎧習注
坡馬躑王怒曰前驅大敵亦如是耶命斬之諸將叩
頭乞免猶杖之百

精忠類編 卷之一

二十三

小心事主凡大駕所臨未嘗背其方而坐臨戎誓眾
言及國家之禍則流涕氣塞士卒皆歛歔聽命

少豪飲酒至數斗不亂帝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
方可飲酒遂絕飲諸將佐有欲勸飲者輒讓之至朱
仙鎮之捷始語其將佐曰直到黃龍府與諸軍痛飲
耳

帝嘗為治第辭曰北虜未滅何以家為

每征討出師朝聞命夕就道雖祁寒夫暑不憚勞苦
雖疾亦不問如隆冬按邊盛夏討曹成病且東下赴
援病寒嗽疾馳援淮之類

與將與語必勉以忠孝節義士皆願効死力如楊再
興歿于虜焚其屍得矢鏃二升蓋不偵不止也在合
肥日遣騎馳奏至楊子江風暴禁渡與者力止之騎
曰寧為水溺死不敢遺相公令自整小舟絕江望者
以為神

臨敵奮不顧身每先士卒或問天下何時太平王曰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

王擊馬進于筠州賊大敗走王使人呼曰不從賊者
坐卸衣甲當不殺汝賊應聲坐者八萬人其恩信之
感人類如此

精忠類編 卷之一

二十四

楊么就戮其眾乃降牛臯曰此寇逋誅罪不可赦不
殺何以示威王曰彼皆田里匹夫耳始惑于鍾相妖
巫之術故相聚為奸又沮于程吏部欲盡誅雪耻之
意故懼而不降苟全性命而已今么既誅餘皆國家
赤子若徒殺之非主上好生意遂連呼官軍勿殺盡
降之

士卒奉王約束雖甚饑寒不變節每相與自詫曰凍
殺不折屋餓殺不打虜是我軍中人也民見他將兵
遁亡滅影聞為岳家軍過則相帥共觀舉手加額感
慕欲泣

行師用絮秋毫不犯卒有踐民稼及市物不如直與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殉卒夜宿民戶外民願開門納之無敢先入晨起去草葦無亂者

凡所過民不知有兵市井鬻販如平時湖口人項氏家鬻薪自給有卒市薪項愛其不擾欲自損直二錢售之卒曰吾可以二錢易吾首領耶竟不敢從盡償其直而去

待人以恩嘗與下士同食樽酒鬻酒必均及其下酒少不能遍則受之以水人受一啜出師野次士卒露宿雖館舍備不獨入卒有疾輒親造撫視問所欲至

精忠類編 卷之一 二十五
手爲調藥

諸將遠戍則使妻問其家且遺之金帛有死事者哭之盡哀輟食數日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

朝廷每有頒犒多者數十萬緡少者數萬緡悉付有司分給一錢不私藏

王料敵如神善以少擊衆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攻郢州城王建旗偃蓋坐忽一砲石墮其前左右驚避王獨不移一足

張憲之部卒郭進有功莫邪關王瑱解金束帶及所

用銀器賞之至傳慶以誇功誅辛太以違命免任士安以慢令受杖功無巨細必賞過無小大必懲類如此

御軍有六要一曰重蒐選二曰謹馴習三曰公賞罰四曰明號令五曰嚴紀律六曰同甘苦

爲將有八善一曰忠二曰虛三曰整四曰廉五曰公六曰定七曰選能八曰不貪功

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

平居愛國知無不爲每調軍食必感額曰東南民力耗收極矣國家恃民以立國使爾曹徒耗之大功未

精忠類編 卷之一 二十六
成何以報國募民營田凡流逋百姓給以牛種輟大

軍之儲萬石貸其口食俾安集田里一意耕耨又爲屯田法使屯伍攻戰之暇俱力南畝無一人游閒者

共計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王跋其後獨指操爲奸賊而鄙之尤犯檜忌

復襄漢時宰臣朱勝非使人諭之以飲至之日建節旄王愕然曰丞相待我何薄耶乃謝使者曰爲飛善

辭丞相岳飛可以義責不可以利驅襄陽之役君事也

使訖事不授節將坐視不爲乎拔一城而予一爵者所以待衆人非所以待國士也及建節力辭不得

已乃受

襄漢平詔王得自專辟置王以張且守襄陽兼四州
安撫牛阜為副使李尚義通判李道為四州都統制
周識攝鄧孫靈攝隨舒繼明攝信陽高青攝唐單藻
貳之張應攝郟党尚友貳之郡幕則孫華蔣廷俊邵
休皆諧等多由小吏識拔人樂赴功期月之間咸以
治聲著

視國事如家事嘗以皇嗣未育對家人私泣聞者竊
笑之十年北征首抗建儲之議首犯權相之忌

張所死其子宗本尚幼王感所知遇舊恩訪求鞠養
精忠類編 卷之一 二十七

教以儒業飲食起居使處諸子右會明堂恩捨其子
而奏補宗本又陳述所死難之由乞追復舊職仍乞
優加褒典以旌其忠

李寶結約山東豪傑數千人請以曹州來歸王與黃
金五百兩遣之俾壯士四人偕行寶果領眾趨楚泗
來為韓世忠奏留之寶截髮哭願歸王世忠以書
來諭王答曰均為國家何分彼此世忠嘆服

功臣不居盡推與同列及其下初襄陽之役詔劉光
世遣馬軍五千人為牽制六郡既復光世軍始至及
論賞王乃奏乞先賞光世功

上初欲以劉光世之兵隸王秦檜知有大舉北征意
沮之命遂寢畧無愠色仍乞不假濟師以本軍進討
除心腹患鄜瓊叛又乞進屯淮甸上賜詔獎之

初隸李回時授神武副軍都統制已聞甥壻高澤民
代為之請王驚惕即日自陳乞正澤民罔上之誅力
辭不受又數見面白之回復代王奏辯畧云飛小心
惶懼累與臣言實非本心所敢僥望上報曰岳飛勇
于戰鬪馭眾有方昨除出自朕意非因陳乞可令安
職王又力辭回再三論之乃止

幕屬劉康年亦為請母封國夫人次子雷授文資王
精忠類編 卷之一 二十八

鞭康年五百繫之上章待罪乞反恩汗
子雲在軍中不欲先諸將受上賞故數立奇功皆匿
不以聞即出自上特恩或加遷授亦屢辭不已

王平生好賢禮士博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
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
持正不善阿附人年少時見當路要人未嘗有強顏
攀附意故卒以此賈禍

王一日以沉香分屬官各得一塊而黃機密所得最
小以為不均復以一畧分之而機密所得復小王為
憮然機密曰某以一身從軍雖得香無所用之王乃

曰某舊日亦愛燒香尾爐中燒栢香耳後來亦屏之
大丈夫欲立功業豈可有所好耶衆有媿色

王嘗謂黃機密曰飛被主上拔擢至此儻有纖毫非
是被儒生寫在史書上萬世措改不得

初隆祐后至童貢軍民逆命上以太后震驚故密令
屠虔城王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入城論囚誅其尤者

數人餘悉稱詔貫之市不易肆虔人惟聲如雷父老
家家繪而祠之遇諱日則哀金飯僧于梵舍以為常

遺像表

按張給諫應登曰鄂王之像繪而香火者寓內不知

精忠類編

卷之一

三九

其幾恐多不真朱仙集亦有之則冠裳捧笏昂首怒
目其氣勃勃蓋決戰朱仙奉詔之遺也竊疑作者有

想像意却一念以錢塘臨終像為真湯陰蘇姓者先
世嘗任湖州模得王錢塘真像出視之與廟傳小影

大較相似因圖之湯陰志中乃今直指徐公 所
示王像蓋得之桃山里王十八世孫岳鍾靈鍾靈從

先世奉祀以還守而勿失其為錢塘真像無疑且其
狀魁梧奇偉恂恂如書生適與傳記所稱昭合爰命

善工臨成小影圖之遺行之後庶令王凜凜正氣千
古猶生開卷即對不徒讀其書想見其人云

岳鄂王真像



精忠類編

卷之一

三七

岳鄂王真讚 并序

世論唐郭子儀李光弼之優劣者未嘗不自其大節
觀之當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諸將之進退伸縮
無不自已子儀內除外徙聞命就道光弼在臨淮凡
三年及除東都留守辭以糧運歸徐州收麥光弼亦
以是淹鬱成疾而卒此優劣之所分也雖然若子儀
者固無以尚之而光弼之事獨不甚可念乎昔之養
勇者不以一毫挫於物論劔語微忤則拂衣去衝冠
裂背氣所激也憤而登車目光射牛背矣大丈夫出
萬死一生之力蓋世薰天之功一日見學於黃口小

兒死卽死耳安能垂頭帖耳受人牽撈者乎雖然使
光弼而就召亦未必死倖臣特欲困辱之使出我下
子儀亦復俛仰從就於其間而竟以自全若夫召來
而必死知其必死不疑以就命者其唯鄂武穆王岳
公乎國家建炎南渡禦戎剋寇東扶西支僅然自立
尚凜凜也至紹興之八年虜以河南陝西歸我以怠
我軍至十年而奄至而我之諸將受命四出所在捷
奏而武穆克復州縣之功爲諸將冠蓋自建炎用兵
以來而我之諸將始皆精熟老者如百鍊之鋼少者
如發礪之刃縱橫捷出無不如意此正天人合一之

精忠類編

卷之一

三十一

機千載一時之會也其如和議之說行而班師之詔
屢下何當諸將皆賀和而公表獨曰求暫安而解倒
垂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身居
將闔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音面有慙於軍旅此公
誓不與虜俱存之名言也夫朝廷欲議和而有一大
帥閭閻然不肯和言必與之俱斃而後已是其可置
而不問乎故爲當時計不去公則和議不成一日召
三大帥首相置酒逐之韓張已至而公以道遠差後
飭堂厨必待公至而後飯至則並除樞密使副未幾
言者至而祠命下矣外此何說哉余嘗聞永嘉陳止

齋云往見石天民言其父嘗赴上江巡檢官夕投宿
縣驛忽呵導岳少保來急急般疊出而少保已至問
此何官是問無旅館可只就門房駐巡檢如言迨夜
堂上張燭諸將會坐巡檢從壁隙窺之諸將起稟事
密語公正色而言曰只得前邁諸將退而起稟者三
而公三荅之如初言嗚呼公豈不知此行之必死哉
其昂昂數千里而來者非赴嘉召也直趨死如歸耳
故曰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其在是歟近有士夫得
楊武恭王之孫伯昂者言曰武恭一日蒙旨相呼召
至則不出見但直省官持一堂牒來云委逮岳飛赴

精忠類編

卷之一

三十二

大理又傳旨要活底岳飛來武恭袖牒往見公公呵
呵大聲而出曰十哥汝來何爲武恭曰無事叫哥哥
蓋時諸將結爲兄弟行自一至楊十也公曰我看汝
今日來意思不好卽抽身入武恭亦以牒傳進項之
有小鬟出捧盃酒勸武恭意公必於內引決要我同
死遂飲飲竟公出笑而言曰此酒無藥我今日方見
汝是真兄弟我爲汝往遂肩輿赴對嗚呼公不肯爲
兒女之死久矣大義明於天地大忠著於無窮則公
之志也死生豈足爲公道哉雖然公死而和議定而
復讐之說至于今猶復綿綿宛宛未絕而若存者其

公一死之力歟讚曰

於戲建炎寶維中天楚丘始營周旋尚綿既留既會
既植既斃迨紹興十凡二七年我馬我車我將我徒
老鍊矯強百倍厥初彼兇不知方復狂快來蹈者焦
來觸者碎如熊如彪如龍如蛟九天九地瞬息無留
孰遏其衝有旋其軻維犬亦憤草木含羞巖巖武穆
義不共天瀝血陳誠抗表矢言斯言之出曾不崇朝
三年為碧萬古怒濤公死者身不死者義於今祀天
賴以不墜日月有行星辰有紀雲徂雨興川流山峙
此義與存公義之帥巍巍鄴臺唐堯所都賢哲藜粹

精忠類編

卷之一

三十三

河山披扶其在安陽文武間作忠獻王韓武穆王岳

流芳亭石刻王像讚

維武穆王天錫勇智氣吞強胡力扶宋季桓桓師旅
元戎是寄行將恢復遭讒所忌生既無忤死亦何愧
萬古長存惟忠與義

岳武穆王像讚

赫赫武穆天開駿功聲震河洛威吞犬戎梟檜忌武
烏臺勤忠齊名諸將愧死英風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類編卷之一終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彙編卷之二

明溫陵後學徐縉芳奕開甫哀輯

會稽後學陳國紀伯調參閱

東萊後學朱兆祥伯興校政

博南後學馬燁如弢叔訂次

傳類

本傳

王姓岳名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田父和有隱
德能節食以濟饑乏隣人侵其耕地輒割與之貲其
財者不責償先是王在娠有老父聞王母聲曰必生

精忠類編

卷之二

一

男當貴至公孤及王生有大禽若鵠飛鳴其室因名
焉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媿抱王坐巨甕中衝
濤及岫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性剛直不
避忌諱天資敏悟日強記數百言尤好習左氏孫吳
諸家家貧拾薪為燭達旦不寐為文若不經意而辨
是非析理義靡不精解又生有神力未冠能挽弓三
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及為將
因以教士卒故軍中皆善左右射屢以是勝敵同死
朔望必設奠于其塚父義之撫王背曰汝異日其狗
國死義乎王應之曰惟大人許飛以遺體報國家何

事不敢為宣和四年壬年二十真定安撫劉韜募敢
戰士備胡王始應募韜見奇之為十隊長相州劇賊
陶俊賈進攻剽縣鎮官軍屢戰不利王請百騎滅之
韜與步騎二百王豫遣卒詭為商入賊境賊掠以克
步伍復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易其
兵少出戰俊箕踞馬上嫚罵交鋒王陽北賊乘勝來
追伏盡發先所遣卒自馬上擒俊進以歸遂俘其衆
是年王父卒哀毀守制宣和六年制闕賊張超率衆
數百圍魏忠獻韓琦故墅王怒曰賊敢犯我墅耶因
乘垣引弓一發貫其吭墅賴以全是歲王應募平定

精忠類編

卷之二

二

軍為効用稍擢為偏校靖康元年康王以天下兵馬
大元帥開府河朔至相州王因劉浩見令招賊吉倩
倩以衆五百八十人降補承信朗分鐵騎三百令往
李固渡邀虜軍戰侍御林敗之轉成忠郎從劉浩解
東京圍與虜相持滑州南王從百騎習兵河上河凍
冰合虜猝至王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
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向王王逆而斬之敵
大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靖康二年正月戰開德
以二矢殪金人執旗者二縱騎突擊奪甲馬弓刀以
獻轉修武郎二月戰曹州王揮四刃鐵簡直犯虜陣

大破之追奔數十里轉武翼郎澤奇之曰爾智勇材
藝雖古名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
圖王曰兵家之要在於出奇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
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五月康王即皇帝位改
元建炎王上書數千言大略欲請車駕還京親帥六
軍北渡以復中原大忤用事黃潛善汪伯彥輩以為
小臣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河北招撫使張所所待以
國士借補修武郎閣門祇候克中軍統領所問曰汝
能敵幾何王曰勇不足持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
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

精忠類編

卷之二

三

非行伍中人因命坐促席與論時事王慷慨流涕曰
今日之事惟有滅賊虜迎二聖復舊疆以報君父耳
本朝都汴獨恃河北以為固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猶
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
不獲則燕雲未可有故取燕雲而不得諸關是以虛
名受實禍以中國資夷狄也河南河北正亦類此今
直有盡取河北地為京師援耳所大悅借補武經郎
命從都統制王彥渡河至新鄉縣虜兵盛彥不敢進
王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
明日將戰侯兆川王預戒士卒曰吾已兩捷彼必併

力來吾屬雖寡當爲必勝計不用命者斬與軍士皆死戰卒破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虜騎復至一軍皆驚王堅以不動虜卒不來糧盡累日殺乘馬以饗士間走彥乞糧不與乃引所部益北擊虜又戰于太行山居數日復遇敵王單騎持丈八鎗刺殺黑風大王走其衆五萬虜兵破膽王知不爲彥所容乃歸宗澤澤以爲留守統制未幾澤卒杜克代之建炎二年王從統與金人戰于胙城黑龍潭龍女廟官橋皆大捷七月從閻勅保護陵寢八月與金人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行蘆渡與虜持選精銳三百

精忠類編

卷之二

四

伏前山下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焚四端並舉虜疑援兵至自驚潰王追襲大破之轉武功郎三年正月賊王善曹成張用董彥政孔彥舟等率衆五十萬薄南薰門王所部纔八百衆懼不敵王曰賊雖多不整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後騎皆死戰賊衆大敗轉五經大夫又擒賊杜叔五孫海于東明轉武略大夫借補英州刺史二月王善圍陳州縱兵出掠克檄王從陳湊合擊之戰于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轉武德大夫授真刺史又次催橋鎮遇善軍復戰敗之王單騎與岳亨深入執馘以還杜克

將選建康王曰中原之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非數十萬衆不可復克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皆戰敗之成遣輕騎劫憲臣裴凜犒軍銀帛王急以兵掩擊得其梟將馮俊以還成奔江西冬十一月金人大舉與成合寇烏江特克守建康閉門不出王扣寢閣泣請視師竟不出虜遂由馬家渡渡江克遣王迎敵大將王瓌以數萬衆先遊賊方首亾爲盜諸將皆潰且多行剽掠惟王軍秋毫無所犯從王力戰會暮後援不至輜重悉爲潰兵引還士卒乏食乃夜屯鍾山王灑

精忠類編

卷之二

五

血厲衆曰我輩荷國厚恩當以忠義報國若爲虜爲盜偷生苟活身死名滅豈計之得耶建康江左形勝之地使胡虜盜據何以立國今日有辭無二辭色慷慨士皆感泣于是傳慶劉經以軍從克竟擢金陵府庫與其家渡江降虜餘兵皆西北人素服王恩信王呼之曰以汝等之衆且強爲朝廷立奇功取中原身受上賞乃還故鄉豈非榮耶不寧先殺我衆皆歡呼曰惟統制命遂盡納之遲明復出戰斬首數千級兀木入臨安王領所部邀擊之至廣德境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

令夜斫營縱火王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鍾村時糧盡稍資糧于敵與士卒最下者同食將士忍饑勿敢犯市井販鬻如常時虜兵相謂曰此岳翁命軍也爭降附者萬餘人虜侵深陽縣王將千人夜半馳至擊敗之建炎四年正月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來迎會城陷不果盜郭吉寇宜興宜興令奉書迎王且謂糗糧可給萬軍王赴之及境吉已載百餘舟逃入湖王遣步將王賁傳慶追破之又遣人說馬皐林聚等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王單騎入其營手擒斬之驅其人船輜重以歸常官吏士民棄產業趣宜興避

精忠類編

卷之二

六

兵者萬餘家咸圖王像祠之曰父母生我易公保我難夏四月金人再犯常州王邀擊四戰皆捷襲之鎮江東又捷詔就復建康戰于清水亭又大捷五月兀朮趣建康王設伏牛頭山夜令百人黑衣混虜中擾其營虜驚自相攻擊王潛令壯士銜枚伺而擒之兀朮次龍灣要索城中金帛及北方人王以騎兵三百步卒二千馳至南門城遂戰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六月獻俘行在王奏建康爲要害地宜遠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招討叛將戚方王以三千人營苦嶺方驚遁俄益兵來王領千人

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來會師方遂降俊置酒令方拜王號泣請罪王曰招討命飛當從然飛與方同在建康方遽叛去固道人諭之不聽飛生靈騷郡縣誘殺扈城而屠其家比諸兇爲甚安可貫俊復再三謂王呼而謂之曰招討既赦爾死宜思有以報國家初廣德之戰方以手弩射中王鞍王藏其矢曰他日擒此賊必令手折以就戮于是出以與方方寸折之流汗股栗不敢仰視時邵緯上書極言王驍武沉毅善以少擊衆威震夷夏江浙平定多其力宰臣范宗尹亦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武功大夫昌

精忠類編

卷之二

七

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王辭願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金攻楚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王行而令劉光世出兵援王光世畏縮不敢前王選敢勇士分爲四隊置左右急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送行在上賜劄褒嘉仍加厚賚以示永懷金人既陷承楚會泰州盜王招等並起寇城東北詔王還守通泰乃旋師自北炭村至柴墟屢戰皆捷謀報金人併兵二十萬將取通泰奉詔可守即守如不可但于沙洲保護百姓伺

便掩擊王以忝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于南霸塘金
大敗相持累日而軍餉絕至刳虜屍以食乃渡百姓
于陰沙王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敢逼視遂屯江陰
時劇賊李成自號李天王據江淮十餘州連兵三十
萬有席捲東南意遣其將馬進犯洪州紹興元年春
正月張俊請王討成成連營西山王師不得渡俊大
懼王曰易也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三千自上流
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王請自爲先鋒俊大
喜王重鎧先諸軍躍馬以濟觀者以爲神乃潛出賊
右突其陣所部從之賊大敗降其卒五萬追奔二十

精忠類編

卷之二

八

五里賊遂走筠州王軍屯筠城東賊出城布陣王設
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
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王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
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
王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進僅以身免成
自引兵十餘萬來王遇于樓子莊大破成軍又追殺
其將馬進孫建成軍晝夜駭走饑困死者什四五遂
降偽齊張用者相州人有勇力號張莽蕩其妻充勇
帶甲上馬敵千人自號一丈青以兵五萬寇江西王
至金牛頓兵遣卒持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忠以忠

汝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自將在此汝
欲戰則出不戰則降降則國家錄用各受寵榮不則
身隕鋒鏑或爲俘囚悔何及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
降俊詔諸僚佐曰岳觀察勇略吾曹皆不及也又招
降馬進餘黨數萬王汰其老弱得精兵萬餘人以歸
江淮平俊奏王功第一秋七月加神武副軍統制命
權留洪州彈壓盜賊冬十月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
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軍江西安撫大使李回檄王
分兵三千保建昌二千保撫州王遣人以岳字幟植
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十一月姚達饒青以萬餘人

精忠類編

卷之二

九

福建昌王遣王萬徐慶討之擒青達于四聖山十二
月陞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春正月劇賊曹成擁衆
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執安撫向子諶據道賀二州
二月詔王權知潭州兼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
字牌黃旗招成成聞王來謂其屬曰岳家軍來矣預
令分路逃去自引兵犯廣西獨留其中軍縱兵四掠
王至茶陵奉詔招之不從乃上書乞進兵勦除詔許
之閏四月入賀州境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王出帳
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王陽曰姑送茶陵已而顧
謀者若夫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謀以告成成大

喜期翌日來追王命士藪食夜半悉甲潛趨遠嶺未
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大驚明日進兵距賀城二
十里募願戰者三萬餘人據險以拒王王麾兵掩擊
賊大潰成奔桂嶺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王淵迎戰
王麾兵疾馳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遁去
復選銳將自北藏嶺夾擊官軍王麾兵迎戰成又自
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亘六十餘里親以衆
十餘萬守蓬頭嶺王部纔八十人王分布嶺下一鼓
大破之登嶺破其砦歸所虜人民于田里擒其將張
全成竄連州王謂張憲王貴徐慶曰成黨散去追而

精忠類編

卷之二

十

殺之則脅從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汝等誅其
酋而撫其衆慎無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于是憲自
賀連慶自邵道貴自柳桂降者二萬與王會連州進
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其徒郝政者率衆走沅州首
被白布自稱爲成報讐爲憲所擒其將楊再興躍入
澗中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王見
再興奇其貌命解其縛曰吾不殺汝汝當以忠義報
國家再興拜謝時盛夏行師瘴地王撫循有方士無
一人死癘者嶺表平加授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
將本部及韓京吳錫軍屯江州李回復檄王捕據賊

馬友郝通劉忠李宗亮張式等皆平之三年春二月
上賜王金蕉酒器如賜韓世忠禮召赴行在江西宣
諭劉大忠奏王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
復起不果行時虔吉二州盜起吉則彭友李動天等
號稱十大王虔則陳顥羅開等各自爲首連兵數十
萬置砦五百餘寇掠循梅廣惠英詔南雄南安建昌
汀潮邵武諸郡帝因李回明家文彥明等奏專以虔
吉寇付王討平之夏四月王至虔州彭友立寨固石
洞王遣辨士說之不降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
突王麾兵卽馬上擒之餘酋退保洞洞高峻環水

精忠類編

卷之二

十一

止一徑可入王列騎山下皆重鎧持滿黎明遣使士
二百疾馳登山賊衆大亂棄山而下爲列騎所圍倉
卒投降徐慶等方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隆祐
其降授徐慶等方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隆祐
后至章貢軍民逆命上以太后震驚故密旨令屠虔
城王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至再四帝乃詔王赦
決六月王入城論囚誅其尤者數人餘悉稱詔曲赦
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王遣王
貴擊擒之降其衆三千人秋七月詔王至行在趙鼎
奏虔民累年爲患飛雖平蕩恐大軍行復嘯聚請以

五千人屯虔州又以樞密院之請分三千人屯廣州一萬人屯江州八月帝使人諭王令繫金帶上殿又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受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已諭旨三事一令王于江州與國南康諸屯軍馬許遇緩急抽差一江上有軍期急與制置會議隨宜措置一舒斬二州並隸王節制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臯皆隸焉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寇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由江西陸行趣兩浙與么會帝命王

精忠類編

卷之二

十一

爲之備王暮寮或問討二寇宜何先王曰襄陽襄陽既復李成喪師楊么失助矣第申嚴下流之兵以備之紹興四年春三月除兼荆南鄂岳制置使王奏復襄陽六郡以除心膂之病帝以諭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復除黃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王提兵至郢渡江中流顧謂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偽將京超自恃勇悍號萬人敵以番漢兵萬餘人乘城拒王會軍正告糧乏王問餘幾何曰可再飯王曰可矣當以翌日已時破賊黎明鼓衆海城一麾畢登超投崖歿殺虜積屍與天平齊

賁以大義南向斬之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偽將王嵩聞風不戰而遁王遣牛臯襲三日糧往未及盡城已拔執嵩斬之遂復隨州王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王笑曰步卒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兵于江岸右列步卒于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乃鞭指王賁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以騎兵擊其步卒遂合戰馬應鎗而斃後騎皆擁人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駐兵城中偽齊益成兵屯襄江北新野市號三十萬水復戰王遣王萬先駐兵清水河餌賊王繼至夾擊敗之連破其衆橫屍二十餘

精忠類編

卷之二

十三

里帝賜札褒諭命具條守禦全策王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情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知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芻糧稍足即圖江北不敢少負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議自是興矣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李董列營拒王王遣王賁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合董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王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而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胡松年曰惟有紀律所以能破賊又復唐州復信陽軍

襄漢平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
湖北鄂岳最為沿江上流乞令王屯鄂岳江西藉其
聲勢而湖廣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軍並為
襄陽府路隸王王移屯鄂州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
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賜金帶
兀木劉豫舉兵七十萬裹糧入寇侵淮開蘆州偽齊
已驅甲騎五千逼城王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不
戰而潰復命牛阜追擊三十餘里虜衆相踐及殺死
者過半軍聲大震蘆州平王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
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徙

精忠類編

卷之二

十四

為殿最紹興五年王入覲封母國夫人授王鎮寧崇
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加食邑進封
武昌郡開國侯賞賚甚厚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
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么故鄂州鍾相
餘黨自建炎末相敗死么率其餘部居湖湘間其徒
楊欽劉衡周倫黃佐黃誠夏誠高老虎等聚兵數萬
立相之子儀謂之鍾太子與么皆僭稱王不奉正朔
蹂踐鼎澧窺覷上流朝廷命王璘討之無功御前忠
銳崔曾吳全等軍俱敗沒王受命討么所部皆西北
人不習水戰王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將至潭先

遣使持檄招之先是諸州鎮累遣使招安皆為賊所
殺至是所遣使叩頭伏地不欲往謂寧受節使劍不
忍受逆賊辱王叱之起曰吾遣汝汝決不死使受命
行至賊巢厲聲呼曰岳節使遣我來以檄授賊賊捧
檄欽誦或問岳節使安否么部將黃佐曰岳節使號
令如山若與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
遇我率所部詣潭城降王表授佐武義大夫閣門宣
贊舍人賞予特厚復單騎按其部村佐背曰子知逆
順者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有可
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若何佐感泣誓以死報乃遣

精忠類編

卷之二

十五

佐歸湖中士卒相繼來降者日衆王皆厚賜遣還時
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叅政席益與浚語疑王玩寇
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
慚而止黃佐襲周倫皆擒其統制陳貴等王上其功
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璘令軍以此無功
王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
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士安
戰急王伏兵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王經營
已有定畫出袖中小圖示浚浚以阻險窮絕無可投
隙欲俟來年議之王曰何待來年都督能少留不八

日能破賊浚曰何言之易王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所以難若因敵收用敵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使孤立而後乘之八日內當俘諸酋于都督之庭王遂入郢州王佐招楊欽來降王私喜謂左右曰黃佐真可任也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欽自束縛至庭下王命釋其縛以所賜金帶戰袍與之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欽感激恨降晚乃復遣欽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等降王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今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

精忠類編

卷之二

十六

誇示神異浮舟數百艘于湖中以輪激水共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王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二千人抵之且行且罵賊憤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王急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敵矢石舉巨木撞賊舟舟盡壞么衆鍾儀投水與俱溺牛阜從水中擒之至王前斬首函送都督行府僞統制陳韜等劫鍾儀舟取其金交牒金鞍龍鳳簪與其衆來降王亟領黃佐楊欽等入賊壘餘酋皆大驚曰何神也俱降王親行諸若撫慰

有力者籍爲軍老弱給糧米歸田願爲民者二萬七千餘戶皆給文遣之焚賊砦三十餘所揭榜青草洞庭行旅往來居民耕種如故湖湘悉平獲賊舟凡千餘鄂渚水軍遂爲沿江之冠捷書至潭果八日張浚笑曰岳侯神美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詔兼斷黃制置使王以目疾乞解軍事不許九月加檢校少保加食邑進封公還軍鄂州十二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紹興六年春正月太師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募王義率衆來歸二月兼管田使請都督府議事至平江去行

精忠類編

卷之二

十七

在不遠顧一見天顏詔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王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太師獨稱王與韓世忠可倚大事乃命世忠屯楚以圖淮陽王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王移軍京西三月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使置司襄陽加食邑力辭不許命往武昌調軍居母國姚夫人夏降制起復王扶襯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遣王貴等

攻號州下之上語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則
太行一帶山岩必有應者王自梁興來意甚堅乃遣
楊再興進兵至西京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
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姪分道寇淮西
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王以兵東
下欲使王獨當其鋒而已得退保浚謂王一動則襄
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浚光世不足任復命王東
下王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
及是疾愈甚聞詔即日啟行上亦遣醫官至軍中療
之會麟敗至江州王奏至帝語趙鼎曰麟敗北不足

精忠類編

卷之二

十八

喜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遂賜札言敵已去淮卿不
須進發其襄鄧陳蔡有幾可乘從長措置乃還軍時
偽齊屯兵窺唐州王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
偽都統薛亨以衆十萬掠唐鄧貴先嚴兵待之戰陽
北馮賚以奇兵繞其後乘亨來追回兵夾擊賊大敗
生擒亨偽五大王劉復疋馬遁去王奏遂圖蔡以取
中原不許王召貴進等還至白塔牛蹄遇賊劉復等
併兵來迎擊皆敗之賊繼至者望見官軍皆引遁帝
聞捷賜札獎諭詔赴行在七年春正月王入見帝從
容與談用兵之要因論良馬帝稱善久之曰卿今議

論極進二月拜太尉加食邑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
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鄺瓊兵隸之且詔德等聽飛號
令如朕親行王數見帝論恢復大畧又手疏言金人
所以立劉豫于河南者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
國因得休兵觀釁臣欲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
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將還王師前進彼必棄汴
京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濟滑經畧
兩河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寔在此
舉帝荅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
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又命節制

精忠類編

卷之二

十九

光州率厲將士合師大舉會秦檜王和議忌其成功
遂不以德瓊兵隸王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語
王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制而命呂祉
以都督府參謀領之如何王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
且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雖通才不習軍旅恐不
足服衆浚曰張宣撫何如王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
服浚曰然則揚沂中爾王曰沂中視德等耳豈能馭
此軍浚艱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王曰都督以正
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為念耶即日上章乞
解兵柄終喪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毋基側浚怒奏

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王還職王力辭詔募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乃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賜詔褒諭王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効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師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酈瓊叛浚始悔不用王言王復奏願進屯淮甸俟便擊瓊期于破賊降詔獎諭而不之許詔

精忠類編

卷之二

二十

駐師江州爲淮浙聲援十月謀報兀朮欲與劉豫分兵自清河來帝詔王爲備王知粘罕王豫而兀朮常不足于粘罕可以間會軍中得兀朮謀者王引至私室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殺之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輩我耶謀異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謀曰汝罪萬死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宜以死報刳股納書厚幣丁寧戒勿泄謀者出復召之還益以幣重諭之至于再三謀

者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王遂廢豫而清河之警遂寢王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復累請于朝檜難之令條具曲折王歷述利害以聞又不報五月謀報金人駐兵京師順昌淮陽陳蔡徐宿等郡期以秋冬大舉南寇又分三路兵聲言欲與王戰詔王遠斥堠閱軍實爲待敵計王日夜訓閱更迭調軍屯襄漢守備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本其是在是乎會金遣使議和將歸我河南地王言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

精忠類編

卷之二

二十一

恐貽後世譏帝默然檜聞而銜之九年春正月以復河南大赦王表謝復寓和議未便意有唾手燕雲復誓報國等語詔授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時三大帥皆以和議加一等王獨力辭謂虜情變詐可危不可安可憂不可賀可訓兵飭士以備不虞不可論功行賞爲夷狄笑凡三詔不受帝復溫言獎激不得已乃拜王益訓兵嚴備分遣質信材辭者往伺虜情會齊安郡王士儂謁諸陵王請以輕騎從士儂灑掃質欲觀釁以伐敵謀且上言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又豫初廢藩籬空虛名以地歸我實奇之也檜

懇即奏新復故地正賴大將撫存軍旅上賜詔褒諭而止其行又勅王凡新界官民無接納所遣渡河之士悉令收隸毋得往來十年夏金人叛盟犯拱扈諸州上始悔大以王言爲忠五月下詔命王竭方圖大計賜札諭從便宜行重者具奏王奏乞請行在所陳機密會劉錡在順昌與虜抗告急詔王援錡王遣張憲姚政赴之復奏請謁賜札曰賊方在境難以召卿今遣李若虛就卿商量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遲度也王乃遣王貴牛阜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路經略西京汝鄭穎昌陳曹光恭蒲郡又命梁興

精忠類編

卷之二

二十一

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長驅以闕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嘆其忠報札曰非忱誠忠謹言不及此六月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李寶捷于曹州張憲復穎昌府陳州張應粹清復西京牛阜傳選捷于西京孟邦傑復永安軍楊遇復南城軍時大軍在穎昌諸將分道出戰王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王不可當欲誘其

帥併力一戰中外大懼詔王審處自固王曰金人技窮矣誠如謀者言不足畏也乃日出掩幟且罵之兀术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鄆城王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麀戰數十合賊疑布野楊再興單騎入虜陣擒兀术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初兀术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革索凡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諸將懼王笑曰易耳乃命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弟斫馬足拐子馬相聯一馬什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破之積僵屍如丘山兀术大慟曰

精忠類編

卷之二

二十三

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拐子馬由是遂廢兀术復益兵至鄆城北五里店背嵬將王剛以五十騎出覘虜遇之奮斬其將王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衆意少卻王曰不可爾等封侯正在此舉自以四十騎馳出都訓練霍堅扣馬諫曰相公爲國重臣安危所係奈何輕敵王鞭其手麾之曰非爾所知乃突戰陣前左右馳射士氣倍增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地一鼓敗之捷聞上賜札再三嘉嘆撫賚甚厚兀术又率其衆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于臨穎縣楊再興以三百騎至小商橋遇賊驟與之戰殺虜二千餘併萬

戶千戶五百餘人再興死之王得其屍焚焉獲前錄
二升深痛惜之張憲繼至大戰兀术夜遁郾城方報
捷王詔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
既而兀术果以兵十萬騎三萬來貴將遊奕雲將背
鬼戰于城西虜陣自舞陽橋橫亘十餘里金鼓動天
城堞爲震雲以騎兵百八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
董先胡清繼之虜大敗殺兀术上將軍夏金吾等兀
术遁去徐慶李山復捷于臨穎王上郾城諸大捷上
大喜賜詔稱述其事謂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
臨陣何啻百戰未聞如今日之用命者時梁興會大

精忠類編 卷之二 二十四

行忠義及兩河豪傑李進趙雲等破賊于絳州曲垣
縣又捷于沁水縣李興捷于河南府又捷于永安軍
中原大震王奏興等渡河人心願歸朝廷兀术等皆
令老小北去正中興之機秦檜沮之第報揚沂中劉
錡新除而不言所遣王獨以其軍進至朱仙鎮距京
師四十五里與兀术對壘而陣按兵不動遣驍將以
背嵬五百騎奮擊大破之兀术遁去王撤陵臺令行
視葺治諸陵又先遣梁興等布上德意招結兩河忠
義豪傑于是山砦韋銓孫謀等皆歛兵固堡以待王
師李通李清胡清李寶李興張思孫琪等各舉衆等

歸一時金人動息山川險要已得其實盡磁相開德
澤浴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衆所揭旗皆以岳
爲號兩河忠義百萬皆聞風響應奔走恐後父老百
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
克滿道路自燕以南兀术號令不行欲簽軍以抗王
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
之敗衄者也金帥烏陵思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
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當即降又金統制王
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觀崔虎葉旺等皆率所部禁衛
龍虎大王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王旗榜自北方

精忠類編 卷之二 二十五

來降金將軍韓常亦願以五萬衆內附王大喜語諸
將校曰直抵黃龍府與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檜
力主和議欲畫准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王奏金
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
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累數百言上亦銳意調班師
之機誠爲可惜賜札報之命報揚沂中劉錡同共相
機約期並進檜聞之益懇且知王志銳不可回乃先
詔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各還本軍而後言飛狐
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王憤惋
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非臣不職大

臣秦檜實誤陛下也諸軍既先退王孤軍憊兀术知斷其歸路乃聲言翌日渡河于是兀术疑城中民爲內應夜棄城出道百里王始班師民大失望遮馬首慟哭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虜人悉知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王亦立馬悲泣命左右取詔書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至蔡州又有進士數百人及僧道父老百姓擁王庭曰某等淪陷腥膻聞宣相來志在恢復跂望車馬之音以日爲歲今先聲所至故疆漸復醜虜獸奔民方室家相慶幸脫左衽忽聞班師誠所未諭宣相縱不以中原赤子爲心其

精忠類編

卷之二

二十六

忍棄垂成之功耶王謝之曰今日事豈惟所欲哉詔書置几上宰相率視之進士等皆大哭曰然則將柰何王不得已乃曰吾今爲汝圖矣于是奏以漢上六郡田處之且留軍五日待其徙徙而南者如市方兀术夜棄京師將渡河有書生叩馬諫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衆京師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翌日果聞班師虜亦幸其去不追也王既歸所得州縣旋復陷王自知爲檜忌乃立上章

乞解兵柄致仕不許自廬詔入覲上問之第拜謝而已虜人大擾河南分兵趨川陝命王應之以王貴行虜犯淮寧趙秉淵敗之又悉衆圍秉淵王遣李山史貴解其圍虜再攻穎昌命于新復州軍據險保聚韓世忠捷于千秋湖命以蔡州軍牽制九月虜犯宿扈命控扼九江十月川陝告急請益兵以董先行梁興在河北不肯遷取懷衛二州大破兀术軍斷山東河北金帛綱馬之路紹興十一年春正月謀報虜分道渡淮王請合諸帥兵備兀术未報韓常以重兵陷壽春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王應援凡十七札王

精忠類編

卷之二

二十七

策全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又恐帝急于退虜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斬黃以議攻卻帝大喜賜札獎諭時王方苦寒嗽親率背嵬力疾先驅上聞之復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金兵望風而遁王還軍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王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术破濠州張俊駐兵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王救之虜聞王至輒遁夜踰淮不能軍時和議既決檜患王異已用蜀士范同計召三大將論功

行賞韓世忠張俊已先至王獨後檜又用叅政王次翁計俟之七日王至授樞密副使加食邑特詔位叅知政事上賜金帶魚袋銀絹視宰相以本職按閱御前軍馬王固辭請還兵柄五月詔同張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王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王屈已下之虜犯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王聞命即赴遂解廬州圍帝授王兩鎮節俊益耻楊么平生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益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怵王王不爲止鼓行而進帝賜札有

精忠類編

卷之二

二十八

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王語泄還朝反倡言王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或勸王與俊廷辯王曰吾所無愧者此心耳何必辯及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嘗忤檜欲與王分其背嵬軍王曰不然國家所賴以圖恢復者惟自家三四輩萬一主上復令韓太保典軍吾儕何顏見之俊大不懌比至楚州俊欲修城爲備王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遷怒于二候兵以微罪斬之會世忠軍吏耿著與總領胡紉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紉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擇酷吏治獄將以扇搖誣世忠王嘆曰吾與

世忠同王事而使之無辜被罪吾爲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大懼亟見帝自明帝驚諭之曰安有是明心幸執奏事帝以詰檜且促具著獄于是止坐妄言流吉陽軍而分軍事不復究矣俊于是大憾王遂倡言王議棄山陽且密以王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王與俊以視世忠軍往辭檜檜謂之曰且備友側世忠軍初無反側意檜爲斯言益欲激之使變因得以罪世忠耳王曰世忠歸朝楚州軍即朝廷軍也檜色變惡王語直以此益怨王檜嘗逐趙鼎王對客必嘆息又不肯附和議讀檜疏至德無常師王善爲

精忠類編

卷之二

二十九

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于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又兀术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王有怨風高劾王又風侍御史羅汝楫交彈之大率調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舒斬而不進比與張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不守章數上皆不報王亦累章乞罷樞柄帝惜其去詔不許八月王上章還兩鎮節詔克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與張俊密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王部將使其徒自攻發因

以及王父子張俊時在鎮江乃妄自爲狀誘王俊誣告張憲又劫王貴使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就鞠又預爲獄以待吏王應求謂樞密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鞠鍊使憲自誣謂得岳子書命憲謀據襄陽營還兵柄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十月械憲至行在大理獄檜奏乞召飛父子證張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迫證動搖人心檜不復請矯詔遣使捕王父子前一夕有以檜謀語王使自辯王曰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義萬一不幸亦何所逃明日使者至王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

精忠類編

卷之二

三十

雲俱就獄檜命中丞何鑄鞠之鑄詰其及狀王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旣而閱實無左驗鑄以白檜力明其無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長計檜語塞乃改命方俟高尙遂誣指王使于鵬孫革致書憲貴令虛申邊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使措置令王還軍而言其書已焚王坐繫凡兩月無可證者尙憂懼莫知所措或教以准西逗遛事爲言高喜白檜又慮王所收歷賜御札與往來道途日月皆可攷難誣逗遛因簿錄王家收其

御札束之左藏南庫以滅迹而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又逼于鵬等證王受詔逗遛傳會其獄時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璞何彥酋皆言王無辜宗正卿士儂請以百口保王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二字何以服天下歲已暮獄不成檜一日自都堂出徑入小閣危坐終日已而食料以瓜畫其皮幾盡妻王氏問之檜語之故王氏曰縛虎易縱虎難擒意始決手書小紙令老吏

精忠類編

卷之二

三十一

赴獄中遂報王死蓋獄卒請王浴拉其脇以刃云時十二月二十九日也王年三十九雲與憲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王家貲徙其家嶺南于是薛仁輔李若璞何彥猷皆被黜士儂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王冤下大理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有差時洪皓在虜中以蠟書馳奏言金人所大畏服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曰和議自此堅矣他日皓還朝論及王死爲之大慟上聞皓奏益痛悔焉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下至三尺童子亦怨賊檜云檜死議復王官方俟高謂金

方顧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蓋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王寃詔王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王姓改爲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徹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卽位詔復王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于鄂賜額忠烈初賜謚忠愍繼謚武穆後改謚忠武

附傳

岳雲王長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羸官人王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王輒隱之每戰手握八十斤兩鐵椎先諸軍登城攻隨州又下鄧州

精忠類編

卷之二

三十一

平襄漢功在第一王不言逾年銓曹敘之始遷武翼郎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爲公奏乞擢異數王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王辭曰士卒冒矢石奇功始沾一級男雲遽躡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受穎昌大戰以慮數十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以功遷防禦使又命帶遙制又命帶御器械王俱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王同復元官以禮祔葬贈安遠軍承宣使

岳霖王三子少穎悟能文慨然有昭雪父兄志淳熙

五年知欽州召對便殿上宣諭曰卿家紀律用兵之法張韓遠不及卿家寃枉朕悉知之霖對曰仰蒙聖察撫念故家臣不勝感激遂上疏求還高宗所賜御札手詔帝詔還之霖因得搜剔遺載訂考舊文葺爲成書會疾不及上尋易箚執其子珂手曰先公之忠未顯寃未白事實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滅余初罹大禍漂泊囚縲及仕而攷于見聞訪于遺卒掇拾而未及上余之罪也余之罪也爾能成吾志雪爾祖之寃吾死瞑目矣霖嘗宦游至廣州道出章貢父老率其子弟來迎皆涕洟曰不圖今日復見相公子也霖

精忠類編

卷之二

三十二

亦悲泣官至朝請大夫兼待制致仕贈大中大夫孝娥忠武王女娥幼有至姓曉古史知大義痛父兄之沉寃慟哭含憤抱銀瓶投井死世號銀瓶小姐今浙臬司爲忠武故宅宅東南有井名孝娥井宦游其地者多詠歌之詳見詩類

岳珂霖之三子忠武王孫也號亦齋先生雄健能文成一家語奉父命志白忠武寃考定霖所嘗纂次家藏宸翰併出師奏狀歲月時日作顯天辨誣五卷大致爲奸檜造獄兩端辨也夫此兩端者于忠武純忠大節毫髮不能掩珂書明訂顯証歷歷在人耳目是

非死乃定信乎此見霖之有子而忠武之有孫也所
著有程史十五卷金佗粹編天定錄愧郊錄註小戴
記行于世當起家連判嘉興府歷封朝請大夫權戶
部侍郎通城縣開國男

岳鍾靈珂十六世孫世居樵山里性至孝初受業餘
姚師聞講良知即欣然動色已得文成公遺像即奉
淨室中日焚薰瞻禮見者異之父為諸生故數奇家
乃大落舅氏訟株連父名則奮然曰父老矣寧束縛
就吏請以身代乃蒙首囚服交手足受桎梏親知慰
問者至泣下日者劉生見而驚曰異造也殆聖賢路
精忠類編 卷之二 三十四

上人乎乃益發憤日誦理學諸書兼及舉子業遂補
邑諸生而家益落因謂其友曰古有負米百里以養
親者且竭力耕田子職也不又有行傭供母者乎于
是且讀且耕且時而買乃耕買則有天幸二年而家
遂饒七年而乃大饒則竭力以養二老二老乃大豫
三十喪父一慟幾絕勺水不入口者二日即葬即欲
廬墓所母強之再三始歸廬中門外僮婢無敢入每
晨必造父墓攀柏跪號躬負土成墳三年如一日上
官聞而旌之錫粟帛報闕以母異夢得先世瘞金遂
入賞為太學生方少時嘗檢先世藏書篋得霖祖封

誥併忠武遺像及親筆字蹟乃以詢諸父父曰我家
根基厚大子孫式微罔成先德每一念輒用腐心兒
勉之比成均卒業歸乃白母欲建忠武祠母曰此爾
父夙志遂告諸邑令願將歲所領粟帛及所積貲自
建祖祠置祭田令為申當路報可皆助俸儕工選族

子弟之秀者給冠紳奉祀焉祠成從母祇告廟且特
告父主前涕泗橫下母亦于邑是夕與母俱夢先君
若有慰詞云母故靈年已五十六哀毀踰禮洎葬即
廬母墓側晨夕哀號負土如曩時居三年然後歸及
歸則御酒肉時時泣奉時祀詣考妣前泪雨下不能
精忠類編 卷之二 三十五

止也已就官丞渭南至則愛民如子凡可利民者無
不殫力為之渭西門外有渭河水險甚濟者胥溺則
上說下勸得千金為巨石橋以便民民號岳公橋至
勵水稟操不橐一錢邑人稱岳佛又稱岳神君居渭
二載輒上書拂衣去渭士民造其庭曰公為吾渭造
福何去之決也曰吾為小官有志不得行如居矮屋
下撞頭不得買服顏見邑百姓吾歸耕吾南山田耳
洎行送者罷市百姓各為小像事之所著述甚富而
心神論變夷議其章章者
岳孝孀姓劉氏徐州方幅之族適蕭邑岳鍾傑鍾傑

者珂十六世孫鍾靈弟也劉天性至孝事姑武能得其歡心姑稱其孝遠邇信之咸稱岳孝婦已夫卒劉欲殉姑武勸之曰吾喪兒已痛徹心髓一哭輒昏數刻始甦爾復從死是欲我不生也劉勉聽姑言遂得不死時伯鍾靈游學遠從師劉事姑曲盡其道時時問寒燠饑飽姑以孝婦故乃不大念兒亦不大念兒特學于外服闋人有勸之改適者劉怒叱之乃姑憐其少也亦諷之使嫁曰無以我故累爾芳歲劉大哭曰吾家本詩禮族又適忠臣之裔且吾伯吾舅兩皆望姓吾安可殞節義以饜爾家族乘且吾不從夫

精忠類編

卷之二

三十六

死者為吾姑也寧舍姑他適乎遂欲死姑懼乃不敢復言已姑疾急百療不愈劉割肱以啖之輒愈人謂至孝所感已病不起謂其弟曰吾事畢矣又流涕謂其姑曰姑好在婦下從吾婦于九原遂卒

岳烈婦者徐王文學女適忠武王十九世孫岳夢熊即鍾靈長子也髫歲為諸生翩翩英妙甲午試都人謂必第乃竟不第歸發憤為焚舟計精力太殫遂構危疾疾革執手謂烈婦曰爾芳齡當自愛烈婦曰疾慮耗氣母多言脫不諱則從君地下耳已夢熊卒烈婦堅欲死祖母母則守之力搜牀簣下寸刃尺絡

皆屏去乃烈婦藏鼠藥笄盒中祖母母不知也遂乘間吞藥自殺年二十事聞綸音旌其閭

外傳

張憲王愛將也王破曹成憲與王貴招降者二萬成黨郝政首被白布號白巾賊率眾走沅州為成復仇憲一鼓擒之獲揚再興于澗中縛見忠武因降之後為名將復隨州敵將王嵩不戰而遁已進兵鄧州距城三十里遇賊兵數萬迎戰突擊賊眾大潰遂復鄧州十年金渝盟入侵憲戰穎昌戰陳州皆大捷兀朮頓兵十二萬于臨穎楊再興使之憲破其銳兵八千

精忠類編

卷之二

三十七

兀朮夜遁復戰臨穎破其眾六千獲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會王班師憲亦還詔獄事起檜俊謀殺王誣憲得雲手書共營還王兵柄俊自具獄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械憲下大理遂坐死藉其家乾道元年王復原官憲子敵萬比例陳請詔復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閩州觀察使贈寧遠軍承宣使封烈文侯子四人俱補承信郎閩州一云同州楊再興曹成舊將初成敗再興走躍入澗張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王見而奇其貌釋之曰吾不殺汝汝當以忠義報國家再興拜謝感奮

戰西京長水縣之業陽殺孫都統及統制滿在斬五百餘人俘將吏百餘人明日再戰于孫洪澗破其衆二十復長水得糧二萬石又得偽齊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郟城之役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朮憤甚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于臨穎再興以三百騎遇敵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撒八孛堇等遂戰死獲其屍焚之得箭簇二升王爲之大慟

牛臯字伯達汝州魯山人初爲射士虜入侵臯聚衆拒戰屢勝程興表補保義郎後穎王爲最驍將所向

精忠類編

卷之二

三十八

克捷戰地如魯山京西寶豐鄧家橋丹霞等處戰功如擒楊么扼兀朮北渡約兩河忠義斷山東河北馬綱之路數騎解廬州之圍奪偽齊之魄他未易數數指也歷官副統轉管承宣六十一歲遇毒卒或曰檜使人毒之也卒封輔文侯

胡閔休字良攷開封人初入太學時方諱兵閔休著兵書二卷靖康初應知兵科優等補承信郎金圍城閔休分地而守二帝北狩閔休結義士謀劫之以何桌禁不果范瓊散遣勤王師休曰勤王師可進不可退檄休令隨軍休讀檄文無靖康年號輒泣下懷檄

而走從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忠義進兩官湖湘盜起議招討未定休作致寇禦寇二篇意謂宜先招後討也王爲招討使辟休主管機宜文字以誅鍾子儀功進成忠郎王夙閔休發憤杜門十年卒有勤王忠義集藏于家孫照德安太守

徐慶爲王驍將嘗與王萬共會賊黨姚達饒青等於四望山亾將李宗亮誘張式叛夜至筠州劫殺其衆慶捕滅之又從攻固石洞王校慶方略捕諸郡賊以次敗降又從定隨州與張憲俱有功卒封昌文侯

精忠類編

卷之二

三十九

李寶結約山東豪杰數千人來歸爲韓斬王秦留寶截髮痛哭願歸王王以書謝韓斬王乃留寶置麾下後復奉王命與王貴分布經略西京寶奏捷曹州又捷宛亭又捷于渤海廟所向有功卒封烈文侯

王貴勇力絕倫從王征伐累立戰功最著董先以軍敗見收于王屢戰輒奏捷漢上之役王令諸將並聽先節制先佯敗誘敵伏兵四起虜騎大敗所獲俘馬兵數甚衆王以此軍勢大張從攻虢州又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人先之遇王受知蓋與貴等貴爲檜所劫卒誣營還兵柄事先亦畏檜證王有建節與藝祖同時語噫生死見節義貴與先不逮張憲遠矣

張用相州人勇力絕人號張莽其妻勇在用右號一丈青寇江西王遣一卒持書諭之曰汝與吾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自將在此欲戰則戰不則降用與其妻得書拜曰果吾父也敢不降遂俱解甲自縛見王王受之為置麾下

梁興渡河會太行兩河豪杰破賊絳州驅虜垣曲縣戰沁水捷孟州王屋縣降張太保等再破高大尉取懷衛二州大破兀术軍金人大擾惜乎王召獄而興等亦遂無成一時從王之傑如姪政之戰穎昌任上安之以受鞭破賊孟邦傑王副趙秉淵趙雲之流皆

精忠類編 卷之二 四十一

歷歷著有戰功而他如王進董榮張裕郭進周慎呂榮黃欽李忠宗一迪楊宣王清郝晟杜彥劉得楊珍薛密王進鄭得張應劉遇張彥張立等均有一陣一戰之勞史弗盡書總之皆忠武之瓜瓞也宋史本傳

論曰張憲楊再興牛皋胡閔休皆飛部將為敵所畏亦一時之傑也然或以戰沒或以憤卒而憲以不誣

王獄冤死悲夫 張給諫應登曰戰國時孟嘗平原信陵在申各招致賓客以策于諸侯彼肯公死黨耳猶然足以顯名當世此數子從王扶義效力宗社大計夫非人之所謂賢宗問者邪太史有言閭巷之人欲砥行立說非貴者之士惡能聲施于世嗟嗟三十八人者可謂知所附矣附三十八人之所附者誰矣又不知其幾矣

施全者東平人宋殿司軍士紹興二十年春正月賊相檜趨朝全挾利刃伏道左遮檜肩與刺之不中檜執全下廷尉親鞫之問誰教汝行刺全厲聲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檜矯詔磔全于市朱紫陽喟然嘆曰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從施全身上發出來嗚呼此正論也足以慰忠魂于地下矣 按全誅賊相檜實欲為忠武報讐而却不知忠武也觀全時有誰教汝行刺之言其意可知脫全不密一或洩露岳氏子孫且無所類矣故知仁哉施全其不言忠武也乃深于為忠武也

精忠類編 卷之二 四十二

精忠類編 卷之二 終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類編卷之三

明溫陵後學徐縉芳奕開甫哀輯

會稽後學陳國紀伯調參閱

東萊後學宋兆祥伯興校正

博南後學馬燁如波叔編次

遺翰類

謝講和赦表

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筭
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睿澤誕敷輿情胥悅
臣飛竊以婁敬獻言于漢帝魏絳發策于晉公皆盟

精忠類編

卷之三

一

墨未乾頤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與北伐之師
蓋夷虜不情羊犬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
求圖暫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
其然乎恭唯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軋之
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迺講信而脩睦已漸還
于境土想喜見于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觀盛事身居
將閫功無補于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于軍旅尚作
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
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于全勝期收地于兩
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

以稱藩

屯田三事跋

臣聞先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
之小人論人者能審于才德之分無失人矣曹操募
百姓屯田許下所在積粟諸葛亮分兵屯田而百姓
安堵羊祜懷遠近得江漢之心亦以墾田獲利若三
子者重本務農使兵無艱食其謀猷術畧皆不在人
下有足稱者然操酷虐變詐孽申商之法術雖號超
世之傑豈正直中和者所為乎許邵謂清平之奸賊
亂世之英雄德有貶云亮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內

精忠類編

卷之三

二

畏而愛之祜增修德信以懷柔所附則德過于操遠
矣觀亮素志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以興漢室天不
假年遽有渭南之恨祜輔晉武慨然有併吞之心後
平吳身不及見二子有意于功名而志弗克伸惜哉
臣庸德薄才誠不敢妄論古人伏蒙陛下親灑宸翰
鋪述二子屯田足食之事俯以賜臣臣敢不策駑
礪鈍仰副聖意萬一夫服田力稼乃亦有秋農夫職
爾用屯田以足兵食誠不為難臣不揆願遲之歲月
敢以奉詔要使忠信以進德不為君子之棄則臣將
勉其所不逮焉若夫鞭撻四夷尊強中國扶宗社于

再安輔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志不知得伸歟否也

南京上皇帝書略

陛下已登大寶黎元有歸社稷有主以足伐虜人之謀而勤王御營之師日集兵勢漸盛彼方謂吾素弱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李綱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二聖奉車駕日益南又令長安維陽襄陽準備巡幸有苟安之漸無遠大之略恐不足以係中原之望雖使將帥之臣戮力于外終亡成功爲今之計莫若請車駕還京罷精忠類編 卷之三 三

三州巡幸之詔乘二聖蒙塵未久虜穴未固之際親帥六軍迤邐北渡則天威所臨將帥一心士卒作氣中原之地指日可復

招曹成不服乞進兵劄子

竊唯內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比年羣盜競作朝廷務廣德意多命招安故盜亦玩威不男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畧加勦除蠱起之衆未可遽殄臣昨者被奉曹成之命深以爲陛下好生之意如此爲臣子者患不能推廣而行之故先宣布上恩以期改行臣嘗累遣探報知賊馬已離道州

進趨廣西此寇意欲侵犯二廣肆毒生靈俟其力盡勢殫然後徐爲服降之計臣今進發郴州桂陽監以往卽行措置掩殺除蕩綏民

乞復襄陽劄子

竊唯善觀敵者當益知其所始善制敵者當先敵其所恃今北虜寇攘楊么竊發俱爲大患以臣觀之楊么雖近爲腹心之憂其實外假李成以爲唇齒今日正當進兵襄陽先取六郡李成喪師遠逃於是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况襄陽六郡地最險要恢復中原此爲基本臣今已厲兵飭士唯埃報可指期北向伏乞精忠類編 卷之三 四

畫守襄陽等郡劄子

竊觀金賊劉豫皆有可取之理金賊貪婪橫逆無所不至所愛唯金帛子女志已驕惰劉豫僭臣賊子雖以儉約結民而人心終不忘宋攻討正不宜緩苟歲月遷延使得修治城壁添兵聚糧取之必倍費力陛下淵謀遠略非臣所知以臣自料如及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民心效順誠易爲力此國家長久之策也姑以目前論之襄陽隨郢地皆膏

腴民力不支苟行營田之法其利爲厚然七月未能
畊墾來年入春即可措畫陛下欲駐大兵于鄂州則
襄陽隨郢量留軍馬又于安復漢陽亦量駐兵兵勢
相援漕運相繼荆門荆南聲援亦已相接江淮荆湖
皆可奠安六州之屯且以正兵六萬固守就撥江西
湖南糧斛朝廷支降券錢爲一年支這候管田就緒
軍備旣成朝廷無餽餉之憂進攻退守皆兼利也唯
是葺治之初未免艱難必仰朝廷微資基本旣立後
利源無有窮已又此地夏秋則江水漲隔外可以禦
寇內足以運糧至冬後春初江水淺澁吾資糧已備

精忠類編

卷之三

五

可坐待矣今在速備糧食斟量屯守之兵可善其後
臣識闇不學輒具管見仰報聖問辭拙事直伏乞聖
慈裁決

貼黃

臣見今只候糧食稍足卽便過江北雖番僞賊馬勢
重臣定竭力勦戮不敢少負陛下伏乞特寬宵旰之
念不勝慶幸

招楊欽奏

恭奉聖旨措置荆湖南北路盜賊臣遂先分遣軍馬
扼賊要路斷其糧道嚴行禁止博易使賊乏食尋遣

軍分頭齎執旗榜諭以禍福說諭招安潰其腹心拜
欲誘致桀黠以爲鄉導今據武義大夫閻門宣贊舍
人黃佐等招安水寨首領楊欽將帶到本寨徒衆約
一萬餘人大小舟船八百餘隻牛五百餘頭馬四十
餘疋並到軍前臣已優加存撫及卽時支破錢糧養
贍拜先次將空名武義大夫告書填給付楊欽了當
所有以次頭領亦見行取會契勘楊欽係賊之密黨
今已服從正宜乘機掩覆巢穴臣一面措置進兵外
謹錄奏聞

李道歸順奏

精忠類編

卷之三

六

臣嘗以國難未除虜禍方熾竊有意于恢復深籌逆
計以爲中原之士性具五常豈無忠義思報國家特
以身陷虜僞之交未能奮發于是多遣信實之人密
布朝廷之德意說諭約結俾其磨濯一心以待王師
之舉相爲應援今有虢州樂川知縣修武郎李道將
帶五百餘人首倡歸順已到鄧州除已差官前去引
接犒勞謹錄奏聞

乞出師劄子

臣自國家變故以來起於白屋從陛下於戎伍實有
致身報國復讐雪耻之心幸憑杜稷威靈前後粗立

薄劫陛下錄臣微勞擢自布衣魯未十年官至太尉
品秩此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
一介賤微寵榮超躡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
使濟恢圖臣實何能誤荷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
夜思以圖報稱臣竊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
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而攻中國粘
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淺臣謂不以此
時稟陛下睿筭妙略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
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人之詭計日生浸
益難圖然臣愚欲望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

精忠類編

卷之三

七

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
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王
師前進彼必捨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
至於京東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
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成
擒大遼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滅之理為陛下社稷
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汝穎陳蔡堅壁清野
商於號畧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於餽運
臣須斂兵還保上流賊必追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
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

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
然後徐圖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以侵淮上
或分兵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巢穴賊困於奔命勢
窮力殫縱今年未終平殄來歲必得所欲陛下還歸
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唯陛下所擇也臣聞興師十
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者
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蓋慮周而用足也今
臣部曲遠在上流去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
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而在寨卒伍有饑
餓而死者臣故亟還前功不遂致使戰地陷偽忠義

精忠類編

卷之三

八

之人旋被屠殺皆臣之罪今日唯賴陛下戒勅有司
廣為儲備俾臣得一意靜慮不以兵食亂其方寸則
謀定計審方能濟此大事異時迎還太上皇帝寧德
皇后梓宮奉邀天眷以歸故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
歡陛下高枕萬年無北顧之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
乞身歸田里此臣夙夜所自許者臣不幸拳拳孤忠
昧死一言

乞以明堂恩補張所男宗本奏

竊見張俊例初除太尉陳乞奏薦男于文資內安排
臣技能茂取勳伐無聞遭際聖明承之將帥伏念臣

昨于建炎初因上書論事罪廢偶幸逃死實出聖造于時孤孑一身狼狽羈旅因詰招撫使張所一見與臣言兩河燕雲利害適偶契合臣自白身借補修武郎閣門宣贊舍人充中軍統領尋又陞統制其後張所軍次北京蒙朝廷貶責南方卒以節死臣念靖康以來奮不顧身為國捍難者不為無人而其間誤國敗事者固亦不乏然聖恩寬大一切矜貸若張所先意兩河而身未北度已遭橫議今其身名凋喪後嗣零落使臣不言臣則有負欲望矜憐將臣今歲奏將恩例奏補張所男宗本依張俊例於文資內安排謹

精忠類編

卷之三

九

錄奏聞

乞本軍進討劉豫
賊豫通誅尚穴中土陵寢乏祀皇圖偏安六飛時巡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莫不疾首痛心願得伸鋤奮挺以致死于敵而陛下審重此舉累年于茲雖嘗分命臣鼎峙江漢而皆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阻喪中原來蘇之望日以衰息歲月益久汗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誠為易見臣待罪閫外不能宣國威靈克殄小醜致神州隔于王化虜僞冗于宮闕

死有餘罪敢逃司敗之誅陛下比者寢閣之命聖斷實堅咸謂恢復之功指日可當何至今日尚未決策北向臣願上稟成筭不煩濟師只以本軍進討庶少塞鯨官之咎以成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天之道因民之情以曲直為壯老以順逆為強弱萬全之效茲焉可必唯陛下力斷而行之不勝大願區區臣子下情昧死于冒天威無任戰慄恐懼之至

乞移都奏略

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臣請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勒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之精忠類編

卷之三

十

所向人人用命臣當仗國威靈鼓行北向殄滅北虜則中興之功指日可冀

乞進屯淮甸劄子

伏觀陛下移蹕建康將遂恢圖之計近忽傳淮西軍馬潰叛鄺瓊等迫脅軍民而去然事出倉卒實非土眾本心亦聞半道逃歸人數不少於國計未有所損不足上軫淵衷臣度今日事勢彼必未能便有舉動襄陽上流目即亦無賊馬侵犯唯是淮甸迫近行在臣願提全軍進屯萬一番偽窺伺臣當竭力奮擊期於破滅仍乞別遣軍馬措置襄陽一帶伏乞睿斷詳

酌施行

論虜情奏略

北虜自靖康以來以和款我者十餘年矣不悟其奸受禍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此殆必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邊境又劉豫初廢藩籬空虛故詭為此耳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臣請量帶輕騎隨二使祇謁陵寢困以往觀敵釁

乞乘機進兵劄子

金賊近累敗衄其虜囚四太子等令老小渡河唯是賊眾尚徘徊於京城南壁一帶近却發八千人過河精忠類編 卷之三 十一

乞建儲奏略

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陛下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讐之意

乞止班師詔奏略

契勘金虜重兵盡聚東京屢經敗衄銳氣沮喪內外震駭聞之謀者虜欲棄其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嚮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功及垂成時不

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

乞會諸帥兵破敵奏略

近據探報虜酋將自壽春等處入寇淮西臣契勘自卽上流未有賊馬侵犯欲乞聖慈令臣提軍前去會合諸帥同共掩擊兵力既合必成大功伏望速賜指揮施行謹錄奏聞

辭鎮南軍承宣使第三奏

榮命下頒驚魂頓失辭章上達帝命不俞雖臣受之不慙恐輿情之未協輒陳懇悞方切憂惶復蒙天語之丁寧告戒備至愈使臣心之感戴進退靡安敢事

精忠類編

卷之三

十二

虛辭仰違明詔竊念臣將天威而遠討致賊巢之一空妙策奇謀悉遵聖訓被堅却敵咸得士心臣實何能輒膺殊賞既慙過量復付重權是誠叨冒以踰勳非謂謙辭而避寵况九江乃控扼之重地連武昌爲襟帶之要衝用得其人周瑜所以收曹公於赤壁禦失其策隋何所以取黥布於滄江難使非才濫膺此寄伏望各此嚙喉之付以屬大臣俯從螻蟻之誠使安愚分所有上件恩命乞賜寢罷干冒天威死有餘罪

辭男雲特除保義郎闕門祇候奏

臣今月十七日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除臣男雲保義郎閣門祇候者伏念臣寒陋無堪上感聖恩備員軍士未有涓埃之力以報國家况臣男雲保從戎伍未立寸効豈足仰副異眷實不遑安伏望特賜臣罷以安愚分

乞罷制置職事奏

昨蒙聖恩除臣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臣不敢辭免伏恐朝廷別有使令實不自安方具陳控繼蒙除臣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令臣收復襄陽等六郡臣深體國事之急憤激于懷是以承命出征不暇辭請今來並已收復了當竊念臣人微望輕難任斯職欲望待降睿旨委任重臣經畫荆襄今臣罷制置使職事依舊充神武後軍統制庶得少安愚分

辭建節劄子

臣伏蒙聖恩除臣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依前神武後軍充制特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伏念臣賦資凡下才不逮人旌節之崇實匪序遷之比在於疎逖尤非宜據伏望聖慈追寢誤恩以安徽分庶免顛隳之患實出生成之賜

乞侍親疾劄子

臣愚顛單微無尺寸之先容賴聖明之特眷雖捐軀命不足仰酬思報之心寧有窮已近者奉命收復襄漢去家遠涉六月餘日臣母姚氏年幾七十侵染疾病連月未安近復腿脚注痛起止艱難別無兼侍以奉湯藥人子之心實難安處伏望聖慈察臣悃惓無他規避暫乞許臣在假以全侍奉之養將本軍人馬權暫令統制官王貴張憲主管候臣母稍安依舊管幹職事恭聽驅策結草啣環誓圖報效冒犯雷霆之威臣無任戰懼切之至

精忠類編

卷之三

十四

辭建節第二劄子

臣謏薄之資無足比數誤辱聖恩備員軍事雖竭疲駑殊無補報空糜饋餼朝夕靡遑若更貪戀寵榮不惟取誚人言亦於臣之冒濫實所不安伏望睿慈洞察檢會臣前所奏追寢成命早見指揮今臣依舊官資充神武後軍統制庶安愚分未致顛隳終圖報効奈瀆天威臣無任震汗

繳節度告奏

近蒙降到臣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告一軸臣實有愚悃已累行具奏不敢祇受伏望

聖慈速賜追還以安微分

辭建節第三劄子

臣比具辭免清遠軍節度使蒙恩降詔不允再瀝肝膽之誠仰瀆天聽乞賜追寢成命今月十五日伏蒙聖恩再降詔不允臣寒陋無堪才術凡下區區武弁不當輒具汎辭控免惟是旄節之重實匪所堪事干國政不容冒受惟望早賜追還以安愚分

辭建節第四劄子

臣猥以不才幸蒙委使敢謂涓埃之効遽叨委節之榮若不屢辭干瀆天聽不惟叨冒寵榮不遵安處方

精忠類編

卷之三

十五

今戎馬侵擾而誤恩若加於人深慮名器不重勸賞不實何以厭服公議臣雖三貢丹誠宸衷未允敢望聖慈察臣之愚實非矯飾所有告命見在鄂州軍資庫寄納伏乞特賜追還以安愚分

劾劉康年偽乞恩澤奏

臣近讀池州送到朝報內一項係臣畫一陳乞臣母封國夫人第二項次男雷乞授文資第三項乞江州廬山東林禪寺住持僧慧海禪師事臣伏讀不勝驚駭蓋臣先於鄂州駐劄日遣本軍提舉事務武功大夫劉康年將收復襄漢等賞功文字前去行在投

進臣以鄂州去行在遙遠恐往復遲緩又臣本軍軍器闕少戰馬倒死者甚多遂令劉康年齎空名印紙

因便將帶陳乞軍器戰馬等事不謂劉康年將前項印紙擅行書填陳乞臣之私事竊念臣冗賤凡才誤蒙陛下擢任兢兢旦夕每虞不稱如臣近者蒙恩以收復襄漢六州寵加旄節臣凡五具懇辭不敢祇受慮或取誚公論有玷清朝敢謂康年遽上此請方當國家多事之際陛下宵衣旰食親御六師經理戎政臣雖至愚極陋豈不知捐身効命少圖補報况復敢以私門猥瑣希求恩寵臣若不披露肝膽力為辨雪

精忠類編

卷之三

十六

天下其謂臣何伏望陛下察臣悃愾實未嘗敢萌此意乞將上件恩數早賜追寢仍將劉康年妄行書填印紙情罪明正朝典所有臣不合令劉康年將帶空名印紙事理見在本軍待罪伏乞同賜黜責施行謹錄奏聞

再乞請罷劉康年偽乞恩澤劄子

臣近於正月初一日嘗具奏聞為本軍提舉一行事務官武功大夫劉康年妄行書填印紙乞母封國夫人次男雷授文資僧慧海禪師事乞賜追寢仍將劉康年妄行書填印紙情罪明正朝典所有臣不合令

劉康年將帶印紙事理臣見在本軍待罪乞同賜黜責施行去後今月十七日准尚書省劄子正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岳飛放罪劉康年罷神武後軍提舉一行事務依衝替人例施行係事理重仍追奪收復襄漢等賞非毋封號係是特恩可依旨降指揮餘令改正臣以猥瑣之資曲倚天地廣大之恩終不加罪保全微臣臣雖殞身無以仰報聖德萬分之一重念臣奮跡單微今來濫厠承流於法母已是當封淑人遭際陛下實爲榮幸豈敢踰分過有邀求前三事上感睿照特賜辨明皆已施行獨有臣母國夫人號未

精忠類編

卷之三

十七

辭男雲雷除閭職劄子

臣今月十一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男雲雷門宣贊舍人雷閣門祗候伏念臣寒陋之資遭際聖明恩紀過厚比者入覲天光薦叨異數顧雖捐軀致命莫報萬分今者寵眷日來又及賤息念臣何功冒

茲優渥成命初頒驚悸失措寔惟臣么麼賤微凌躡已極而父子僥冒公議尤所不容陛下如欲始終保全願收還誤恩俾安愚分庶幾不犯貪進之戒獲追他日之譴

乞宮祠劄子

比具誠懇冒犯天聰以荆襄三路目今盜賊屏息乞罷制置使職事以安愚分未蒙俞允竊念臣自收復建康相繼六年正當大畧討捕寇攘雖臣子義當捐軀効命報稱之時固不應復有披陳然臣自收捕曹成入廣漸染瘴癘後來屢印暑毒每至夏月疾間發

精忠類編

卷之三

十八

作兩日亦昏飯食不進加之老母別無兼符病既在身母且垂白若臣貪冒竊榮不知進退非惟臣所不安又以臣所統軍馬不少方陛下恢復故疆奉迎二聖宜選賢能建圖事功而臣至愚極陋豈可久濫兵權以妨豪傑之路情至迫切實非緣飾誕妄上欺天聽欲望聖慈察臣之心本非避事除臣一在外官觀差遣如犬馬之年未殞他日尚可以備員邊面以受驅策伏乞俞允早賜降付施行不勝幸願素瀆宸展臣無任震汗激切之至

乞宮詞第二劄子

臣於六月十八日嘗具奏劄冒犯天聰惟切震懼朝
夕恭俟宸命今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岳
飛已平湖湘見措置上流事務責任繁重所請不允
仍不得再有陳請者伏念臣起身田野勢援孤單荷
陛下天地父母之恩曲垂覆育雖臣捐軀効死豈足
圖報萬分之一臣前所請固非忍爲亦非所願是以
臣垂白之親別無兼侍年來多病頗覺羸瘠又臣先
所染瘴緣冒暑毒今亦未瘥雖平居無事猶恐不能
任責況今日上流形勢所繫至重若非智謀宏遠勇
略過人者安能分陛下宵旰之憂仰副委寄如臣不
精忠類編 卷之三 十九

乞官詞第三劄子

伏念臣起自白丁誤蒙器使仰荷聖慈委曲異眷雖
父母之愛其子何以復加顧臣之事陛下豈不顧殫
竭疲駑以替此生仰圖報効况今防秋之時詎敢託
以他事觀安閑退實緣臣老母垂白多病又臣漸染
瘴疾四肢墮廢兩目昏赤而臣職掌兵戎繫國利害
莫大於此臣若貪冒榮寢昧於進退不哀鳴控告於

君父在臣一身固不足惜重念朝廷付以上流責任
不輕恐致顛隳有誤委寄伏望睿照矜其愚悃別無
規避特降指揮檢會臣前所陳請早賜俞允不勝幸
甚

辭招討使第三劄子

伏念臣子術空疎智識凡下方懇辭檢校少保之恩
豈謂復進招討之任薦膺眷渥撫已驚惶切惟闕外
之重責任非輕自匪德望服人韜略厲衆何以仰副
陛下遴選委寄之意如臣不才曷足當此伏望聖慈
察臣之衷實欲少安分守早賜追還成命庶叶師貞
精忠類編 卷之三 二十

辭檢校少保第四劄子

臣三貢辭章出于誠悃冒犯天威罪不容追聖恩廣
大一賜溫詔兩降劄命捫心揣分感極涕零伏望臣
草芥固陋備數戎昭曾無尺寸之功仰報天地之德
竊唯亞保之位實並三孤所以賞有功而進豪傑也
如臣何人輒膺斯寵是以心不向安終難冒受不避
譴誅再伸前懇非敢徒爲辭遜伏望垂懇矜察愚衷
早還成命庶令臣少安分守

辭宣撫副使劄子

切念臣一介寒賤誤膺器使顧土宇恢復之迹未見

尺寸而厚恩醜賞涯分已踰且以宣撫之重名實寄專征之大事自非廊廟近臣勲伐高世者豈當冒躡而居異時付託失人或誤驅策雖粉臣骨曷足以謝陛下兼招討使權不為不重若更加以甚高非常之寵必起負乘斯奪之悔所有宣撫副使恩命實難祇受伏望追寢誤恩庶安愚分

辭母亡格外賻贈及應辦喪事

草土臣岳飛伏奏臣准御前金字牌遞封尚書省劄子二道奉聖旨岳飛母身亡已降指揮起復於格外特賜銀絹一千匹兩令戶部支給所有葬事令鄂州精忠類編 卷之三 二十一

協力措置施行臣上荷聖恩惟知感泣契勘臣今般挈家屬扶護母喪已至江州瑞昌縣擇定江州界營葬臣以月俸之餘租足辦集所有上件恩數并格外賻贈伏望聖慈併賜寢罷庶安愚分

乞終制劄子

臣孤賤失怙鞠育訓導皆自臣母國家平燕雲之初臣方束髮從事軍旅誓期盡瘁不知有家自從陛下渡河以來臣母淪陷河朔凡遣人一十八次始脫虜禍驚悸致疾遂爾纏綿臣以身服戎事未當一日獲侍親側躬致湯藥今者遭此大難荼毒哀苦每加追

念輒欲無生而陛下恩眷有加卽命起復在臣么微固深仰戴然臣重念爲人之子生不能致菽水之歡死不能終衰絰之制面顏有覩天地弗容且以孝移忠事有本末若內不克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臣已般挈扶護前來欲于江州或南康軍界營葬伏望聖慈矜憐餘生許終服制

辭格外賻贈銀絹劄子

草土臣岳飛劄子奏比蒙聖恩以臣母身亡特賜銀絹一千匹兩卽具懇免今月初一日准御前金字牌遞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伏念臣遭遇聖眷過於山岳感激之心惟極涕泗今已安葬了當種種辦集皆自陛下恩被之所及所有前項銀絹實難重疊祇拜伏望特賜寢罷

乞終制第三劄子

臣叨荷聖恩實倍倫等惟期盡忠庶圖報稱緣臣老母淪亡憂苦號泣兩目遂昏方寸亦多健忘自揆餘生豈復尚堪器使非敢獨孝于親而於陛下不竭其忠正謂灾屯如此不能任事况臣一介右列若學術稍優謀略可取亦當勉強措置調發臣於二者俱乏所長今既眼目昏眊又不能身先士卒賈作銳氣術

不罄瀝血誠披告陛下則他日必致頽躋上臺委寄
伏望睿慈俯察孤衷許臣終制

辭太尉劄子

臣本無寸長誤膺器使且陛下以太上梓宮未還
作興文武雪耻草狄高名大爵正當謹與以激厲天
下而臣何功率先濫及伏望聖慈特垂天鑒察臣悃
幅元非飾辭追還大命庶幾微分少安不貽清議臣
仰竇天威不勝惶懼隕越之至

辭太尉第二劄子

臣頃自天下兵興時實有志於奮張皇威削平僭亂

精忠類編

卷之三

二十三

以為北虜不滅臣死不瞑初不敢萌覬覦高爵厚祿
之念既而誤蒙陛下使令付以兵柄責任以來荏苒
積年腥羶叛逆之族尚據中土而臣之官職歲遷月
轉豈不有負初心兼臣見今官職不為不崇豈容一
向叨竊不自愧耻伏望聖慈特賜衷矜察臣愚衷哀
還大命庶令臣得勉力事功以酬素抱以報厚恩不
犯盈滿顛躋之戒所有告命臣未敢祇受見寄納平
江府軍資庫

辭太尉第三劄子

臣一介么微言語鄙淺不能上格天聰用敢不避再

三薦控誠悃臣頃以日疾廢事日久近者商號額蔡
之戰皆由仰遵聖訓遂致將士竭力在臣實無寸功
且太尉掌武之官授非其人則不足以為今日右武
之勸臣若謬居不辭是因臣一已而怠天下伏望聖
慈特而淵鑒收還誤恩令臣只以見官待罪軍旅庶
幾天下始知大官之為可重不累陛下立政惟人之
明天下幸甚

辭男雲轉三官劄子

臣伏覩聖旨岳雲特轉三官契勘臣男雲見充本司
書寫機宜文字自有本職功狀內合乞推恩等第若

精忠類編

卷之三

二十四

更叨冒今來恩數似出無名非所以示將士大公至
正之道也所有上件恩命實不敢令雲祇受伏望聖
慈特降睿旨速賜收還不勝幸甚

辭太尉第四劄子

臣比三具奏乞追寢恩命今月二日准尚書省劄子
二月三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依累降詔旨不允不得
再有陳請臣仰荷聖慈詔諭諄復然臣實以私情迫
切不容冒進竊念臣雖無他長粗知義命平居服食
器用每安於弊陋正恐綈薄不堪祿賜之厚徒取累
青臣伏自去春丁家憂棘不復敢有榮官之念繼以

目疾就醫至今其天賦之薄卽此可見臣若復尚食寵數不自退省將恐灾疾之來不特今日伏望聖慈特回天聽收此誤恩全臣知止之節臣實幸甚臣疊犯天威不勝惶懼顛越之至

辭南雲轉三官第二劄子

臣本以凡材謏蒙陛下付以方面若臣不能與士卒一律則亦不能整齊其心昨者之戰士卒冒犯矢石有斬將陷陣立奇功者臣方列上事狀得霑一級而男雲何從超進崇資臣正恐士卒有無功之謗陛下致濫予之譏且陛下方謹惜名器以磨厲天下將紹

精忠類編

卷之三

三十五

辭開府劄子

臣正月二十四日准都進奏院遞到白麻一道除臣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者臣初捧制文尚懷疑感豈謂非常之典遽及無功又於二月十四日准本司往來幹辦官王敏求差人齎到前件告一軸乃知朝廷以逆虜歸疆而將闡之寄例進優秋不惟臣一已私分俞切驚惶至於將士三軍亦皆有視面目伏念臣奮身疎迓叨國顯榮每懷尸

素之憂未効毫分之報豈可因此需澤遂乃濫預褒陞伏望聖慈特此睿斷毋嫌及汗亟寢誤恩所有告命臣不敢祇受已令本司簽廳牒鄂州寄收以待朝廷追取外冒犯天威不任激切俟命之至

貼黃

臣待罪二府理有當言不敢緘默夫虜情姦詐臣於面對已嘗奏陳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以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以行賞論功取笑夷狄事關國政不容不陳初非立異於衆人實欲盡忠於王室欲望速行追寢示四夷以不可測之意萬一臣冒昧而受將來虜寇叛盟則似傷朝廷之體仍望以此貼黃留中不出保全臣節臣不勝至情伏乞睿照

精忠類編

卷之三

二十六

辭開府第三劄子

臣近者累犯天威力辭恩寵庶幾陛下洞燭危懇終賜矜從而溫詔諄諄未回睿聽跼地顛天不知所措夫爵賞者人君所以爲厲世磨鈍之具人臣得之所以榮耀鄉里而顯貴宗族也誰不欲貪多而務得哉然得所當得固以爲榮受所非受反足爲辱伏念臣奮迹羈單被恩優腆使臣終身只守此官已踰涯量

豈可分外更冒顯榮遂速顯階雖陛下推天地至寬之量在所兼容而微臣抱金石圖報之心寧無自愧所有臣爲將不效獻言悖理之實臣於累奏中固已縷陳更不敢諄復紊煩聖聽伏望陛下檢會臣累次劄子追寢成命特降俞音庶使微臣少安愚分

乞解軍務劄子

臣頃以多病易衰仰竇宸聽乞退處丘壠以便養病蒙陛下未忍棄去尚闕俞音控瀝肺肝再慮悃悃今賢能輩出才智駢集干城心腹之士可付軍旅則臣無遜君之嫌况講好已定兩宮天佑不日還可偃武

精忠類編

卷之三

二十七

休兵可期歲月則無避事之謗臣疾病餘生恐誤任使久享厚祿坐費太倉晝夜以思身不遑處所以不避斧鉞至于再而不已伏望陛下垂溥照之明回益高之聽曲加仁惻洞照愚衷特許退休就營醫藥

辭男雲特轉恩命劄子

臣聞唯名與器不可假人故循守資格自有常法必有非常之功而後有非常之賞如臣男雲始就義方尚存乳臭雖屢經于行陣曾未見于事功比蒙聖恩曲垂異眷超資躡等驟進官聯不唯雲志怠惰而臣益媿滿盈况臣既竊國恩致身顯位固有僥冒之名

矣今併其子而僥冒可乎伏望陛下揭離照之明體乾健之斷追還誥命使雲知官爵之難得勉力他日或效驅策受之未晚取進止

辭男雲特轉恩命第四劄子

臣聞正已然後可以正物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臣奮身疎逃冒國寵榮以孱陋之資將軍旅之衆夙夜惶懼唯恐檢飭脩省有所未至不足以服衆比者男雲未嘗立功遽遷優秩在臣私分實不遑處臣方勉竭駑鈍仰圖報稱而使子受無功之賞何以率人哉伏望早賜俞音收還成命容臣男他日大立戰功然後

精忠類編

卷之三

二十八

命之以官所有官告一軸除已牒鄂州軍資庫寄納外取進止

辭少保劄子

臣聞忠臣計功而受賞量力而受官况師旅方興事功未著臣方同士卒之甘苦明將佐以恩威成尺寸之功仰報君父之德豈可身被厚寵而怒然不當鋒刃冒矢石哉所有少保恩命臣實不敢祇受伏望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察臣肺腑追寢異恩臣願憑陛下雷霆之威托宗廟山嶽之福罄竭駑鈍期效涓埃候將來功績有成臣將拜首稽首祇承依命懇

至再三干冒天威臣不勝戰悸恐懼之至

辭少保劄子

臣聞爵以馭貴祿以馭富爵祿者人君馭天下英豪而使之責富也然名器假人為傳所譏無功受祿為詩所刺則君不可以輕予臣不可以妄受臣性資樸魯每懼滿盈况孤棘異恩無功貪冒伏望憐臣勤懇追還恩命庶使臣稍安愚分別効寸長干冒鈇鉞

辭少保劄子

臣之事君義無有已若貪慕祿容不以國家為念則非臣之所忍為也此者羯胡再犯河南肆為殘忍人

精忠類編

卷之三

二十九

神共憤臣方策駑驥冀效尺寸以報天地生成之德今虜騎未見殄滅區區之志未效一二唯貪爵祿誠恐不足為將士勸而報恩無所萬誅何贖伏望睿慈特賜俞音姑詔有司留以為臣異時涓埃之賞

辭男雲特轉恩命劄子

臣聞君之馭臣不吝厚賞父之教子豈責近功臣昨恭依睿筭與虜賊決戰于陳穎之間雲隨行迎敵雖有薄效殊未建立大功據超橫列仍領郡防實典過優義不遑處所有告命臣不敢令雲祇受伏望聖慈追還異恩庶使雲激厲庸庸別圖報效

辭男雲除御帶第二劄子

竊以御帶之職至近冕旒非有干城之才可任腹心之寄者不當其選男雲年少殊未練達一旦驟遷此職實非駿幼所能陛下為官擇人豈當出此知子者父誠不皇安披露愚誠再干天聽

乞解樞柄

露章待罪自驚寵數之過優溫詔示恩猶闕俞音之下逮再陳愚懇仰濟淵聰伏念臣濫廁樞庭誤陪國論貪榮滋甚補報闕然豈唯曠職之可虞抑亦妨賢之是懼冀保全於終始宜遠隱于山林伏望聖慈察

精忠類編

卷之三

三十

其誠心實非矯飾速降睿旨許罷政機

辭除兩鎮在京宮觀

竊以兩鎮節旄國朝聖典非大勳豈容輕授臣前叨據常懼弗稱自唯智術短淺坐糜歲月攷其績用初無絲毫安可更爾冒容矧內祠得侍清光朝廷所以貴老尊賢用昭異數臣愚非所宜處愧深汗溢感極涕橫伏望聖慈追寢成命除臣在外宮觀差遣取進止

良馬對

春三月入見上從容與談用兵之要因問曰卿在軍

中得良馬否對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臣有二馬
故常奇之曰噉芻豆數斗飲泉至一斛然非精潔則
寧餓死不受介冑而馳其初若不甚疾比行百餘里
始振鬣長鳴奮迅示駿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
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爲馬能受大而不苟
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值復襄陽平楊么不
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不然日所受不過數升而秣
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
汗喘殆欲斃然此甚爲馬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
之材也上稱善

精忠類編

卷之三

三十一

奉詔移偽齊檄

偽齊僭號竊據汴都舊秦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
效死圖效國恩乃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爲讐怨幸中
華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于正統想其面
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陰窺川蜀之路專
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危運已銷中興可卜天時
大順人願同仇所在賈勇之夫共快不平之忿今王
師盡歷淮泗東過海沂驛騎交馳羽檄叠至故我得
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
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

一德足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豈殘吾宋之赤
子爾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諒皆脅從歸逃無路我
今奉辭代罪拯溺蘇枯唯務撫安秋毫無犯儻能開
誠納款肉袒迎降或倒戈以前驅或壺漿而在道自
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條如執迷
不悟甘爲叛人嗾桀犬以吠堯詈獵師而哭虎議當
躬行天討玉石俱焚禍並宗親辱及父祖掛今日之
逆黨遺千載之惡名順逆二途豈宜擇處兵戈既逼
雖悔何追黃榜在前各令知悉

論陣圖

精忠類編

卷之三

三十二

王初隸宗澤宗澤曰爾勇智材藝雖古良將不能過
然好野戰非古法今爲偏裨尚可他日爲大將此非
萬全計也因授以陣圖王曰留守所賜陣圖非熟觀
之乃定局耳古今異宜夷險異地豈可按一定之圖
兵家之要在於出奇不可測識始能取勝若平原曠
野猝與虜遇何暇整陣哉况飛今日以裨將聽命麾
下掌兵不多使陣一定虜人得窺虛實鐵騎四蹂無
遺類矣澤曰如爾所言陣法不足用耶王曰陣而後
戰兵之常法然勢有不可拘者且運用之妙存於一
心留守第思之澤默然良久曰爾言是也

論謀勇

所嘗從容問之曰聞汝從宗留守勇冠三軍自料能
敵人幾何王曰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謀謀者勝
負之機也故為將之道不患其無勇而患其無謀今
之用兵者皆曰吾力足以冠三軍然未戰無一定之
畫已戰無可成之功是以上兵伐謀次兵伐交樂枝
曳柴以馭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用此也

論河北招撫之要

張所問曰主上以我招撫河北我惟職是思而莫得
其要公嘗計之否王曰昔人有言河北視天下猶珠

精忠類編

卷之三

三十一

幾天下視河北猶四肢言人之一身珠璣可無而四
肢不可暫失也本朝之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
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綿亘不相應援獨恃河北
以為固苟以精甲健馬馮據要衝深溝高塹峙列重
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城受圍諸城
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虜人不敢窺河南而京
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
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
雲未可有聞符思及童宣撫取燕雲事每發一笑何
則國家用兵爭境土有其尺寸之地則得具尺寸之

用因糧以養兵因民以實地因其練習之人以為嚮

導然後擇其要害而守之今童宣撫不務以兵勝而

以賄求虜人既得重賄陽諾其請收其糧食徒其人

民與其素習之士席卷而東付之以空虛無用之地

國家以為燕雲真我有矣則竭天下之財力以實之

不知要害之地實彼所據彼俟吾安養之後一呼而

入復陷腥羶故取燕雲而不得諸關是以虛名受實

禍以中國資夷狄也河南河北正亦類此今朝廷命

河北之使而以招撫名越河以往半為胡虜之區將

何以為招撫之地為招撫職事計直有盡取河北以

精忠類編

卷之三

三十四

為京師援耳不然天下之四肢絕根本危矣異時

虜既得河北又侵河南險要既失莫可保守駸駸未

已幸江淮准皆未可知也招撫誠能許國以忠稟命

天子提兵壓境使飛以偏師從麾下所嚮惟招撫命

耳一死烏足道哉

夜屯鍾山灑血厲眾論

我輩荷國厚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竹帛死且

不朽若降而為虜清而為盜偷生苟活身死名滅豈

計之得耶建康江左形勝之地使胡虜盜據何以立

國今日之事有死無二輒出此門者斬音容慷慨士

為感泣不敢有異志

論傳慶劉經部曲首領語畧

以爾等之眾且強為朝廷立奇功取中原身受上賞
乃還故鄉豈非容耶必能滿滌舊念乃可相附其或
不聽寧先殺我我決不能從汝曹叛眾皆幡然懽呼
曰惟統制命遂盡納之

詔諭張用書畧

相州人張用勇力絕羣號張莽蕩其妻勇在用石帶
甲上馬敵千人自號一丈青以兵五萬寇江西俊召
王語曰非公無可遣者問用兵幾何王曰以飛自行

精忠類編

卷之三

三十五

此賊可徒手擒俊固以步兵三千益之王至金牛頓
兵遣一卒持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人忠以告汝南
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也今吾自將在此汝欲
戰則出戰不欲戰則降降則國家錄用各受寵榮不
則身隕鋒鏑或繫帛歸朝廷雖悔不可及矣用與其
妻得書拜使者曰果吾父也敢不降遂俱解甲王受
之以歸後謂諸僚作曰岳觀察之勇略吾與汝曹俱
不及也

五嶽祠盟記

自中原板蕩夷犯交侵余發憤河朔起日相室總髮

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茫蕩巢穴亦且
快國讐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
城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
畜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蹀血
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
無不主上奠枕余之願也

金沙寺壁題記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仙徘徊
暫慰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立奇功殄醜虜
復三關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

精忠類編

卷之三

三十六

勒金石不勝快哉

東松寺題記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崎
嶇山路殆及千里過祁門西約一舍餘當途有巷一
所問其僧曰東僧遂邀后軍王團練并幙屬小憇焉
觀其基址乃鑿山開地剝立廟廡三山環脊勢凌碧
落萬木森鬱密掩煙蕘勝景蕭灑實為可愛所恨王
程過速不能款曲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得
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蒼僧

大營驛題記

權湖南帥岳飛被旨討曹成自桂嶺平蕩巢穴一廣
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誓竭
忠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
國迎兩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顧蜂蟻
之羣豈足爲功過此因留於壁

擬遺秦檜書

屠

隆浙江人禮部主事

岳飛頓首致書相國足下飛自領王師渡河賴陛下
之靈相國之智所當摧鋒陷陳大河以北無堅城飛
諸軍聽飛鼓音無不踴躍起介而馳者虜人無當也
飛于時謂遂定中原挈兩宮而還之陛下直唾手取

精忠類編

卷之三

三十七

之矣今者一日奉金牌十二詔飛班師天王有命臣
懼損越于下敢不馬首南向然從東南來者皆言非
陛下意謂謀出相國飛竊意相國爲陛下心膂臣陛
下之遇相國厚矣語有之瓶之罄矣維壘之耻相國
一旦欲盡棄大河以北赤縣神州二帝越在草莽而
坐擁江南八寸之土以偷老相國如天下何內折中
原之氣而外長仇讐相國必不其然故敢以書奏飛
日者渡河來顧瞻帝京徘徊宮闕咏宋微子之麥秀
歌周大夫之黍離扼腕而起仰天長號蓋不知其淚
之淫淫下也二帝遠在沙漠中望救相國一夕百年

耳且相國嘗從胡中回煙沙之地不憐中原耶瓊裘
之人不陋冠履耶虜人卽遇相國厚孰與大國之相
柰何令二帝久辱胡中也君父階危正臣子枕戈泣
血誓不俱生之日申包胥何如人哉飛一日班師越
關下相國宜握手勞飛賜飛卮酒飛寧能終下嚙也
十年經營廢于一日能不痛心詔書到軍中父老擁
飛馬首哭者萬數相國不聞也相國何親于虜陛下
何負于相國是役也藉令果出陛下意相國何不疆
諫陛下必聽相國相國之言行則功在社稷名流天
壤此萬世一時也願相國圖之有如相國必不令臣
戾萬代無已時矣相國其熟計之

精忠類編

卷之三

三十八

取狀

岳飛見年三十九歲祖貫河南相州湯陰縣永河鄉
孝悌里人氏不合于宣和四年間方年二十前往真
定劉宣撫幕下應募立爲鄉兵長當年因擒強寇陶
俊及賈進和等有功宣和六年殺獲強徒張超靖康
元年歸投天下大元帥府招撫賊首吉倩等補承信

郎與金兵戰于侍御林，保義郎又戰于滑州，殺敗金兵。陞秉義郎建炎元年，殺退金兵于開德。陞修武郎復敗金人于曹州。陞武翼郎，隨侍親王。至建康，因上書諫，和議奪官，復歸田里。又該張所保奏復還前職。充中軍統領，從王彥戰，敗金人于新鄉。陞武經郎。在候兆川，敗王索于太行山，殺黑風大王，歸副元帥。宗澤奏充東京留守，司統制。建炎二年，與金人戰于胙城縣，及黑龍潭，又戰于官橋及蘆竹渡，擒殺虜寇。陞武功郎。建炎三年，領八百騎大戰于京師，破王善等五十萬衆。陞武經大夫，擒杜叔五等。陞武畧大夫。

精忠類編

卷之三

二十九

英州刺史解陳州圍。陞武德大夫，與金人戰于鐵路。步又戰于盤城，生擒虜將馮道復、馬家渡及鍾山。并廣德擒王權等，戰溧陽，生擒渤海大師李徽八等。建炎四年，破羣盜于常州，擒少主李董等，克復建康。府獻俘行在，收叛將戚方。陞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戰承州，擒高太保，戰北炭村，焚賊鎮。及南霸塘，皆得勝。紹興元年，征討李成，戰生米渡，及鈞州，朱家山斬趙萬等，戰樓子庄，殺馬進，降張用及一丈青。充神武副軍統制，陞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生擒姚達等，充神武副軍都統制。紹興三年，平李宗

亮，剿虔州寇，生擒彭友等，敗固石洞，入虔州，斬十大王，擒高聚、張成，充江西沿江制置使，賜精忠旗。改神武後軍都統制。紹興四年，克復郢州，斬京超，克復隨州，斬王嵩，戰襄江，復襄陽府，戰新野市，致劉合、李董降，賜得勝軍。復鄧州，擒高仲復，信陽軍充背遠軍節度使，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制置使。陞武昌縣開國子。紹興五年，充神武後軍都統制。陞武昌縣開國侯，戰洞庭湖，降黃佐、楊欽等，生擒陳貫、斬楊么、鍾儀。紹興六年，充湖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兼營田使。易武勝定國兩軍節度使，宣撫副使。陞少保，武昌郡開

精忠類編

卷之三

四十

國公克復虢州，襄州戰業陽，斬孫都統，生擒滿在，戰孫洪澗，焚蔡州，援淮西，戰金兵于何家寨，擒薛亨等。戰白塔牛蹄，皆捷。紹興七年，設計間廢僞齊，劉豫充宣撫使，營田大使，加陞太尉。紹興八年，還鄂州，備金表論講和非計，而干主和奸臣。紹興九年，因講和，授開府儀同三司。紹興十年，金人叛盟，奉命率兵克復西京，諸郡駐兵。郢城大敗金帥兀朮，戰五里店，斬虜將阿里、李董，大敗。穎昌殺蓋天大王，斬夏金吾，生擒王私壽等，屯兵朱仙鎮，大破兀朮，走退汴京，修輯皇陵。兀朮北遁，日奉一十二道金牌，宣召班師。紹興十

一年辭官爵解兵權授萬壽使致仕這便是一生罪過

題翠巖寺詩

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必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鎮邊圻山林嘯聚何勞取沙漠羣寬定破機行復三關迎二聖金酋席捲盡擒歸

寄浮屠慧海

湓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專師滅虜酋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遊丁寧寄與東林老蓮社從今著力修

精忠類編

卷之三

四十一

從駕遊西內應制

勅報遊西內春光靄山林花團千朶錦柳燃萬條金燕遶龍旂舞鸞隨鳳輦吟君王即天地化育一仁心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關氏血旗臬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

鄱陽魏石山龍居寺題

魏石山前寺林泉勝景幽紫金諸佛留白雪老僧頭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屬龍語為爾濟民憂

池州翠微亭

經年塵土滿征衣特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馬蹄催趁月明歸

題新淦蕭寺壁

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讐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

滿江紅詞

怒髮衝冠凭闌處蕭蕭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耻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食胡虜肉笑談渴飲

精忠類編

卷之三

四二

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大闕

小重山詞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遶階行人悄悄簾外月籠明白首為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精忠類編卷之三終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類編卷之四

明溫陵後學徐縉芳弄開南泉

會稽後學陳國紀伯調參閱

東萊後學宋兆祥伯興校政

博南後學馬燁如改叔編次

宸綸類

奉詔援承楚御札 建炎四年九月七日

節義忠勇無愧古人所至不擾民不知有兵也所向必克寇始畏其威也朕甚嘉焉方今國步艱難非卿等數輩朕孰與圖復中土者耶奈何江表尚多餘寇

精忠類編 卷之四

一

卿可竭力措置擒獲必期靜盡無使越境為吾之憂姑賜卿金注盃一付盞十隻以示永懷也

令協力往承楚剿賊御札 九月十五日

近據劉光世差王德等統率軍馬過江之後累奏戰捷殺獲金人甚多賊久駐江淮即漸抽退其未去者數雖不多若不乘勢剿除終作腹心之患正諸將立功報國之秋也岳飛奮命許國忠勞甚著朕常嘉之今可與光世所遣將領等協力並進往承州楚州等處殺伐金賊期於剿撲當議不次推賞其有能獲龍虎大師者白身與除觀察使

令趣進兵御札 紹興三年

朕已親勅諸路漕臣應副卿軍馬錢糧坐貶嶺外之罪卿當體國疾速統率精銳人馬前去務要招捕靜盡無使滋蔓罪有所歸仍具起發日時及沿路所至去處逐以聞

趣觀御札 紹興四年七月十二日

具奏省卿殄滅羣寇安靖一方應無遺類為異日之患也朕甚嘉之已詔卿赴行在可即日就道勿憚暑行紀律嚴明秋毫不犯卿之所能也朕不多及

奏請先復襄鄧六郡命勿出守界御札 七月十四日

精忠類編 卷之四

二

諗卿忠義之心通于神明故兵不犯令民不厭兵可無愧於古人矣朝廷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卿收復襄陽數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追犇之際慎無出李橫所守舊界却致引惹有悞大計雖立奇功必加爾罰務在遵稟號令而已收復之後安輯百姓隨宜措畫使可守禦不致班師之後復有疎虞始可回軍依舊屯駐朕當重賞實典以旌爾功故茲筆喻無慢我言

令劉光世整兵援王御札 二十一日

具省出師奏以卿智勇必遂克敵更在竭力致身早

見平定近劉光世乞行措置荆襄朕已命卿豈易前制但令光世嚴整步騎以爲卿援緩急動息可行關報也亦當令卿將佐等知庶可益壯軍心鼓舞士氣所向無前孰能禦哉

克襄陽捷聞問方略御札

朕具聞卿已到襄陽李成望風而退朕雖有慰於心而深恐難善其後此賊不戰而歸其理有二一以卿紀律素嚴士皆效死故軍聲遠振其鋒不可當一乃包藏禍心俟卿班師彼稍就緒復來擾劫前功遂廢卿當用心籌畫全策來上若多留將兵唯俟朝廷干

精忠類編

卷之四

三

李成益兵又大敗上問方略御札

李成益兵而來我師大獲勝捷乃卿無輕敵之心有勇戰之氣之所致也因以見賊志之小小耳朕甚慰焉此月九日嘗降親筆令卿條畫守禦全策若少留將兵恐復爲賊有若師徒衆多則饋餉疲勞乃自困之道也卿必有以處焉及密遣間探要知金虜僞齊

事勢強弱點集次第想已必達卿宜籌畫良策來上庶幾不廢前功也將來議定卿若班師將今留人馬亦權暫少留作守城之失計其餘設伏而卿亦少留近境要當致彼賊師再來併力掩擊剿除而後雖真實少留人馬彼亦不敢有所侵犯也卿更籌之朕不造制

趣王提兵東下御札

近來淮上探報緊急朕甚憂之已降指揮督卿全軍東下卿夙有憂國愛君之心可即日引道兼程前來朕非卿到終不安心卿宜悉之

精忠類編

卷之四

四

撫問提軍趣合肥御札

卿義勇之氣震怒無前長驅濟江威聲遠暢宜奮揚於我武務深得於敵情既見可乘之機卽爲搗虛之計眷茲忠略豈俟訓言深念勤勞往加撫問

破虜入覲申錫賜恩御札

紹興五年

賜岳飛銀絹二千疋兩承信郎恩澤一資母封國夫人孺人封號二人冠帔三道

奉詔平楊么至長沙賜御札

月二十三日

近得奏知卿已至潭州時方盛夏將士良勞朕以湖湘之寇連誅累年故特委卿爲且招且捕之計欲使

恩威並濟綏靖一方則到彼措畫得宜朕甚嘉之然今去防秋不遠若此寇既平則可以專意抒敵更宜多算決致成功此朕所望於卿者其他曲折張浚既至軍前可就議也

大破楊么等寇湖湘悉平賜御札

比得張浚奏知湖湘之寇悉已肅清紓朕顧憂良用欣愜非卿威名冠世忠略濟時先聲所臨人自信服則何以平積年嘯聚之黨於旬朝指顧之間不煩誅夷坐獲嘉靖使朕恩威兼暢厥功茂焉腹心之患既除進取之圖可議緬思規畫嘉歎不忘然恐招撫之

精忠類編

卷之四

五

湖湘平戒王豫備御札

月十四日

武昌控制上流淮甸只隔一水可多方措置遣得力人間探無使寇攘窺伺即今動息如何莫謂未有警報而緩圖之事不素定難以應猝測其用心體國萬有一警當極力捍禦乘勢掃蕩無少疎虞即卿之功日具的實動息奏來

詔宰臣張浚也視師賜御札

紹興六年

朕以寡昧之資懷難之運雖夙宵自勵其恢復於

丕基而姦宄未消尚憑陵於方夏殆欲親蒙矢石身履艱難報兩宮遷越之讎拯百姓流離之苦坐薪嘗膽疾首痛心十年於茲終食屢歎今委宰輔督護戎昭而卿以柱石之資總貔虎之衆居懷憤激期于蕩平然念王者之師本於伐叛天下之將專以靖民俾號令之申嚴愆雲霓之後望毋窺近效有害成功必使部伍無譁田間不擾副我撫綏之意共成戡定之功捨爵策勳朕不敢忽故茲親筆卿宜悉之

張浚既視師復賜御札

朕以父兄蒙塵中原陷沒痛心嘗膽不敢違寧已命

精忠類編

卷之四

六

相臣往專經畫正賴爾等深體此懷各奮精忠勉圖報效儻有機會無或後時所冀二聖還歸故疆恢復用副朕平日眷待責成之意

移鎮襄陽勉諭將佐御札

朕惟國之用武必據形勝以爲地利今西南之重實占上游既已委卿移屯要害深圖戰守之計卿宜以朕此意敦諭將佐撫勞士卒勉思忠義戮力一心叶贊事幾庶克攸濟有功必報朕不汝忘

王丁母周國夫人憂趣王起復御札

比閱軍中奏知卿奄遭內艱倚注之深良用震怛然

人臣大義國爾忘家移孝為忠斯為兩得已降制命
趣卿起復卿宜體幾事之重略常禮之煩無用抗辭
卽祇舊服乘吏士銳氣念國家世讐建立殊勳以遂
揚名顯親之美斯孝之至也故茲親筆諒悉至懷

命王按舉功罪御札

朕將遣大兵控臨邊境軍須調度不可愆時應守令
監司措置倘運不擾而辦者卿可具名來上當議褒
擢其或不虔致誤國事亦卽按劾以聞那有常刑朕
不敢貸

問王目疾趣師御札

精忠類編

卷之四

七

近張浚奏知卿病目已差醫官為卿醫治然戎務至
繁邊報甚急累降詔旨促卿提兵東下卿宜體朕至
懷善自調攝其他細務委之僚佐而軍中大計須卿
決之如兵之在遠者自當日下抽還赴此期會想卿
不以微疾遂忘國事朕將親臨江許

討劉豫勉王報國戮讐御札

古之人見無禮於君者必思有以殺之今劉豫劉麟
四出文榜指朕為孽庶首惡毀斥詬罵無所不至朕
固不德有以招致此言卿蒙被國恩尚忍聞之不動
心乎備錄全文密以示卿主辱臣死卿其念之

淮西寇遁止王東援兼問目病御札

比屢詔卿提兵東下今淮西賊遁未有他警已諭張
浚從長措置卿之大軍未須遽發也始聞卿果以目
疾為苦不至妨軍務否近差醫者疾馳往卿所看視
卿宜省思慮慎藥餌安靜調養至於求疾之請非朕
所知雖累請無益也故茲親筆以示眷懷

嘉獎王有尊朝廷之義御札

聞卿目疾小愈卽提兵東下委身殉國竭節事君於
卿見之良用嘉歎今淮西既定別無他警卿更不須
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卽依張浚已行事理
從長措置亦卿平日之志也

精忠類編

卷之四

八

詔出師襄陽御札

覽奏知卿出師漢上規模素定必不徒行方冬遠涉
將士良苦卿更勤加撫勞用副朕意

師至襄陽撫問御札

卿志存憂國義專報君式總兵戎再臨襄漢顧霜露
之冒犯想徒御之勤勞深副簡知自宜神相朕當食
而歎中夜以思非我忠臣莫雪大恥所祈勉力用究
遠圖卿目疾邇來更好安否故茲親諭想宜悉之

討偽齊大捷獎諭御札

卿學深籌略動中事機加兵宛葉之間奪險松栢之塞仍俘甲馬就食糗糧開三捷之功實冠萬人之勇朕方申嚴漕輓督責計臣俾遠赴師期庶士無饑色卿其勝敵益戒用心愈剛毋少徃於前勞用克當於大敵但使先聲後實我武旣揚將見左枝右梧敵人自病朕所望者卿其勉旃

十二月大雪苦寒遣賜器物傳宣撫問御札

戰鞍繡鞍各一對龍涎香一千餅龍茶一合靈寶丹一合鐵筒一對賜卿至可領也

降槍樣至軍中御札 紹興七年

精忠類編 卷之四 九

卿軍中見用長槍似未盡善此物須是鈺利勁決即用之借助人力今降樣去可依此製造盡改舊樣不用

詔招陷偽官吏御札 紹興七年

朕惟中原官吏皆吾舊臣迫於虜威中致朕絕豈弃君而從偽實權時以保民罪由朕躬每深自咎儻能懷忠體國率眾來歸當議因其官爵更加褒寵罪無大小悉與寬除天日所臨朕言必信故茲親筆所宜悉之

命王招諭偽齊親黨御札

劉豫親黨有能察時順理以眾來歸自王爵以下皆所不咎罪無大小一切寬貸卿可多遣信實之人宣慰朕意

以劉光世兵屬王御札

朕惟兵家之事勢合則雄卿等久各宣勞朕所眷倚今委岳飛盡護卿等蓋將雪國家之恥拯海內之窮天意昭然時不可失所宜同心協力勉赴功名行賞答勳當從優厚聽飛號令如朕親行儻違斯言邦有常憲

陳恢復大計批紙尾御札

精忠類編 卷之四 十

覽奏事理明甚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惟勅諸將廣布寬恩無或輕殺拂朕至意

諭王先發制人御札

前議已決不久令宰臣浚至淮西視師因召卿議事進止之機委卿自專先發制人正在今日不可失也所宜深悉

奏替恢復賜御札

覽卿近奏毅然以恢復為請豈天實啓之將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邪嘉歎不忘至於數四自餘令相臣浚作書具道惟卿情忠有素朕所簡知謀議之間要

須委曲協濟庶定禍亂卿曰疾邇來必好安故茲親諭所宜悉之

論恢復大計奏檜沮之賜御札

覽奏備悉俟卿出師有日別降處分淮西合軍頗有曲折前所降王德等親筆須得朝廷指揮許卿節制淮西之兵方可給付仍具知稟奏來

與張浚論光世軍乞解兵柄賜御札

奏劄復還卿國事至重要當于細商量期於有濟可速起發見張浚仍具奏來

乞持餘服賜御札封還元奏

精忠類編 卷之四

十一

再覽來奏欲持餘服良用愕然卿忠勇冠世志在國家朕方倚卿以恢復之事近者探報賊計狂狡將窺我兩淮正賴日夕措置有以待之卿乃欲求閑自便豈所望哉張浚已過淮西視師卿可亟往商議軍事勿復再有陳請今封還元奏故茲親筆宜體至懷付岳飛御押

懇免不止賜御札

再覽卿奏以渾瑊自期正朕所望於卿者良深嘉歎國家多事之際卿為大臣所當同恤見遣中使宣卿赴張浚處詳議軍事傳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卿其勿

事形迹以濟功勳今再封還來奏勿復有請

乞以本軍進取賊豫賜札

覽卿來奏備見忠誠深用嘉歎恢復之事朕未嘗一日敢忘於心正賴卿等乘機料敵力圖大功如卿一軍士馬精銳紀律修明鼓而用之可保全勝卿其勉之副朕注意

鄆瓊叛賜御札

近日鄆瓊領軍北去止緣除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眾情疑慮雖瓊忠義有素而不能自信倉卒之間遂成大變朕降親筆與瓊委曲諭之使知朝廷本意乃

精忠類編 卷之四

十一

已不及問瓊與卿同鄉里又素服卿之威望卿宜為朕選一二可委人持書與瓊曉以朕意若能率眾還歸不特已前罪犯一切不問當優授官爵更加於前朕已復召劉光世早晚到行在瓊之田產布在淮浙諸郡已降指揮令元佃人看守以待瓊歸卿是國之大將朕所倚注凡朕素懷卿之所悉可于細喻瓊使其洞然無疑復為忠義在卿一言也付岳飛御押

諭招捕鄆瓊札

國家以疆場多虞已及防秋比降指揮除張浚為淮西宣撫使楊沂中為制置使而廬州統制官鄆瓊意

謂朝廷欲分其兵馬遂懷反側不能自安脅眾叛去朕已降詔開諭招撫兼遣大兵如無歸意即行掩捕卿宜知悉比覽裁減官吏奏狀知卿體國愛民之意深契朕心嘉歎無已

請建都上游會淮西軍變賜御札

覽卿來奏備見愛君忠義之誠朕懷國家之大恥竭盡民力以養兵訓戎恢復之事未嘗一日少忘于心但以近者張浚謀之不臧淮西兵叛事既異前未遑亟舉而議者謂朕當不常厥居使敵人莫測建康臨安以時往來固不害為恢復之圖也唯俟機會以決

精忠類編

卷之四

三

大策地遠不得與卿面言卿其益勵壯猷副朕責成之意

令王劭備上流札

卿盛秋之際提兵按邊風霜已寒征馭良苦如是別有事宜可密奏來朝廷以淮西軍叛之後每加過慮長江上流一帶緩急之際全藉卿軍照管可更戒飭所留軍馬訓練整齊常若寇至漸陽江州兩處水軍亦宜遣發以防意外如卿體國豈待多言付岳飛御

奉詔屯九江賜撫問札

比降旨令卿領兵應援淮浙庶幾王室奠安中外寧謐聞卿即日就道已屯九江憫勞跋履之勤良用嘉歎今遣江諮賜卿茶藥酒果及燕犒將士仍令諭朕委曲之意卿其悉之付岳飛御押

許虜和議賜御札

紹興八年

朕昨與卿等面議與金國講和事今金人已差張通古蕭哲前來議和朕以梓宮未還母兄宗族在遠夙夜痛心不免屈意商量然皆卿等戮力練兵國威稍振致敵人革心如此卿等之功朕豈可忘若境土未復自今尤當謹飭邊備切宜體朕此意益加訓練兵

精忠類編

卷之四

古

馬常作不虞之戒以圖永久安固

金人歸河南地上歸功于王御札

今月二十七日已得大金國書朕在諒陰中難行吉禮止是宰執代受書中無一須索止是割還河南諸路州城此皆卿等扶危持顛之效功有所歸朕其可忘尚期飭備以保全勳

和議成諭毋過界招納札

紹興九年

朕委任卿嚴飭邊備唯是過界招納得少失多已累行約束丁寧詳盡今後雖有三省密院文字亦須繳奏不得遣發

賜御書屯田三事札

曹操嘗苦軍食不足羽林監穎川棗祗建置屯田於是任俊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

謀報虜將叛監令飭備御札 紹興十年

昨因虜使至虜傳播不審妄謂朝廷專意議和是用累降旨嚴飭邊備近據諸路深報虜人舉措似欲侵犯卿智謀精審不在多訓更須曲盡關防為不可勝之計斯乃萬全朕比因傷冷作疾凡十日不視朝今精忠類編 卷之四 五

則安和無事慮貽卿遠憂故茲親詔想宜知悉

虜大舉入寇趣王乘機破敵札

覽卿來奏欲赴行在奏事深所嘉歎况以戎事之重極欲與卿相見但虜酋在近事機可乘已委卿發騎兵至陳許光蔡出奇制變因以應援劉錡及遣舟師至江州屯泊候卿出軍在近輕騎一來庶不廢事卿憂國康時謀深慮遠必有投機不可淹緩可親書密封急置來上朕所虛佇也

河南盡陷詔趣乘機措置札

金人過河侵犯東京復來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

義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乘機取勝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便措置若事體稍重合稟議者即具奏來

命援關陝河北札

金賊背約兀朮見據東京劉錡在順昌雖屢在捷奏然孤軍不易支吾已委卿發騎兵策應計已遣行續報撤離喝犯同州郭浩會合諸路扼其奔衝卿之一軍與兩處形勢相接况卿忠義謀略志慕古人若出銳師邀擊其中左圖復京師右謀援關陝外與河北相應此乃中興大計卿必已有所處唯是機會不可不乘 精忠類編 卷之四 六

趣遣兵援劉錡御札 六月六日

劉錡在順昌府捍禦金賊雖屢殺獲其賊勢源源未已卿依降詔旨多差精銳人馬火急前去救援無致賊勢猖狂少落姦計不得頃刻住滯

王奏未至復趣遣兵札

已降指揮委卿遣發軍馬往光蔡以東策應劉錡以分賊勢緣錡首與虜人相角稍有挫衄即於國體士氣所繫非輕卿當體國悉力措置無致少失機會乞而陳機密不許令併力破賊札

覽卿奏已差發張憲姚政軍馬至順昌光蔡深中機會卿乞赴行在所奏事甚欲與卿相見緣張浚親率大兵在淮上已降指揮委卿統兵併力破賊卿可速疾起發乘此盛夏我兵得利之時擇利進取候到光蔡措置有緒輕騎前來奏事副朕虛佇也

今李若虛詣軍前議事札

金人再犯東京賊方在境難以召卿遠來面議今遣李若虛前去就卿商量凡今日可以乘機禦敵之事卿可一一籌畫措置先入急遞奏來據事勢莫須重兵持守輕兵擇利其施設之方則委任卿朕不可以精忠類編 卷之四 七

遙度也盛夏我兵所宜至秋則彼必猖獗機會之間尤宜審處

趣濟師援順昌御札

六月十二日

累降詔旨令發精銳人馬應援劉錡今順昌與賊相對日久雖屢殺獲恐人力疲困不便卿可促其已發軍馬或更益其數星夜前去協助劉錡不可少緩有失機會卿體朕此意仍具起發到彼日月奏來

劉錡戰退三路賜御札

月十一日

覽卿親書奏深用歎嘉非忱誠忠諫則言不及此卿識慮精深爲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茲者河南復

陷日夕愴然比遣兵渡淮正欲密備變故果致倣擾劉錡戰退三路都統龍虎等軍以捷來上顧小敵之堅深軫北顧之念卿可附近乘此機會見可而進或犄角構虛或斷後取援攻守之策不可稽留兵難遙度卿可從宜措置務在取勝用稱引望已進卿秩并有處分想已達矣建不世之勳垂名竹帛得志之秋宜決策於此他處未曾論旨今首以詔卿蔽自朕意思宜體悉

援順昌奏至賜御札

覽卿六月二十二日奏得順昌府陳規所申見親提兵前去措置可見卿忠義許國之誠嘉歎不已今虜兵雖退若不乘時措置恐他時愈見費力已令張浚措置亳州韓世忠措置宿州淮揚軍卿可乘機進取陳蔡就閏六月終一切了畢候措置就緒卿可輕騎一來相見也

劉錡戰退兀朮趣王進兵札

劉錡在順昌屢捷兀朮親統精騎到城下官軍塵擊狼狽遁去今張浚提大軍在淮西韓世忠輕騎取宿卿可依累降處分馳騎兵兼程至光蔡陳許間須七月以前乘機決勝冀有大功爲國家長利若稍後時

弓勁馬肥非我軍之便卿天資忠智志慕古人不在多訓

提兵至蔡州賜御札 二十八日

覽卿奏提兵已至蔡州暑行勞勩益見忠誠許國嘉歎無已朕意初欲擒取孽酋庶幾羣醜自潰兩國生民有息肩之期然賊情敵勢必已在卿口中遲速進退卿當審處所宜

復穎昌賜札 月初三日

覽卿奏克復穎昌已離蔡州向北措置大帥身先士卒忠義許國深所嘉歎然須過為計慮虜懷毒恐至高秋馬肥不測豕突常使許蔡遺民前期保聚大軍進退之宜輕重緩急盡以委卿朕不從中御也

復蔡鄭陳諸州遣中使宣勞札

覽卿奏知已遣兵下鄭州自許陳蔡一帶形勢皆為我有又大軍去賊寨止百餘里想卿忠義許國之心必期殄滅殘虜嘉歎無已然賊計素狹狙詐雖其姦謀不能出卿所料更在明斥候謹間諜乘機擇利必保萬全兵事難以踰度遲速進退朕專付之卿也已差中使勞卿卿有所欲前期奏來入覲無早晚但軍事可以委之卿卿即便就途

奏捷歸功諸將賜御札 月十二日

朕嘗聞卿奏稱王貴張憲徐慶數立戰效深可倚辦方今正賴將佐竭力奮死助卿報國以濟事功理宜先有以旌賞之其王貴等各賜撚金線戰袍一領金束帶一條至可給付也

進兵郟城賜御札

得卿奏提兵在道暑行勞勩朕念之不忠狂虜尚在近境今已入秋預當嚴備以防豕突蔡賴舊隸京西今專付卿措置當分兵將屯守防捍并謀絕其糧道使虜有腹背之顧在卿方略隨宜處畫朕久欲與卿

精忠類編 卷之四 干

相見事畢輕騎一來為佳餘候面議

謀報兀朮謀誘王師賜御札 二十七日

近據諸處探報及降虜面奏皆云兀朮與龍虎議定欲誘至王師相近汴都併力一戰卿切須占穩自固同為進止虜或時遣輕騎來相誘引但挫其鋒勿貪小利墮其詭計俟有可乘之際約定期自合力並舉以保萬全

大敗兀朮兵賜御札

覽卿七月兩奏聞虜併兵東京及賊酋率眾侵犯已獲勝捷卿以忠義之氣獨當強敵志在殄滅賊眾朕

心深所傾屬已遣楊沂中悉軍起發自宿毫前去牽制聞劉錡亦已進至項城卿當審料事機擇利進退全軍爲上不妨圖賊又不墮彼姦計也

鄆城屢捷賜御札 七月二十三日

覽卿奏八日之戰虜以精騎衝堅自謂奇計卿遣背鬼游奔迎破賊鋒成其首領實爲雋功然大敵在近卿以一軍獨與決戰忠義所奮神明助之再三嘉歎不忘於懷比已遣楊沂中全軍自宿泗前去韓世忠亦出兵東向卿料敵素無遺策進退緩急之間可隨機審處仍與劉錡相約同之屢已喻卿不從中御軍

精忠類編

卷之四

三

前凡有所須一一奏來

屯朱仙鎮奏乞乘機破滅賜御札

覽卿奏兀朮見聚兵對壘卿欲乘時破滅渠魁備見忠義之氣通於神明卻敵與邦唯卿是賴已令張浚自淮西韓世忠自京東釋利並進若虜勢窮蹙便當乘機殄滅如姦謀詭計尚有包藏諒卿亦能料敵有以應之楊珪自虜中逃歸有所見事宜今錄本付卿亦欲一知也

秦檜請班師王奏不可賜御札

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師機會誠爲可惜卿忠義

許國言詞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駐近便得地利處報楊沂中劉錡同共相度如有機會可乘約期並進如且休止以觀敵釁亦須聲援相及楊沂中已于今月二十五日起發卿可照知

奉詔班師令駐京西札

比聞卿已趣裝入覲甚慰朕虛佇欲見之意但以卿昨在京西與虜接戰遂遣諸軍犄角並進今韓世忠在淮陽城下楊沂中已往徐州卿當且留京西伺賊意向爲牽制之勢俟諸處同爲進止大計無慮然後相見未晚也

精忠類編

卷之四

三

令疾馳入覲札

昨以韓世忠出軍淮陽委卿留京西爲牽制之勢今聞卿已至廬州世忠却已歸楚卿當疾馳入覲以副朕佇見之切軍事足得面議遣此親札諒深體悉

趣援廬州札

紹興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

據探報虜人自壽春府遣兵渡淮已在廬州界上張浚劉錡等見合力措置掩殺卿可星夜前來江州乘機照應出其前後使賊腹背受敵不能枝梧投機之會正在今日以卿忠勇志吞此賊當即就道

趣出兵江州擊賊札

二月四日

金賊侵犯淮西已在廬州張俊楊沂中劉錡見併力與賊相拒已親札喻卿乘此機會提兵合擊必成大功副卿素志可星夜倍道來江州或從蘄黃繞出其後腹背擊賊機會在此朝夕須報

再趣出兵援和州札 二月七日

虜犯淮西與張俊和州相拒已遣親札趣兵倍道前卒合力擊賊早夜以俟卿忠智冠世今日之舉社稷所繫貴在神速少緩恐失機會也

遣張去至軍趣兵札 二月十日

虜聚淮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於和州巢縣下寨與精忠類編 卷之四 二十三

賊相拒韓世忠出兵濠上卿宜倍道共乘機會前所發親札卿得之必已就道今遣張去往喻朕意卿更須兼程無貽後時之悔諒卿忠智出于天性不俟多訓也

力疾發鄂乞合兵破賊賜御札

昨得卿奏欲合諸帥兵破敵備見忠誼許國之意嘉歎不已今虜犯淮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併力與賊相拒卿若乘此機會亟提兵會合必成大功以朕所見若卿兵自蘄黃繞出其後腹背擊賊似為良策卿更審度兵貴神速不可失機會也

再趣兵淮西破賊札 二月十五日

比屢遣手札并面諭屬官仍遣中使趣卿提兵前來共破虜賊諒卿忠憤許國之心必當力踐所言以據素志今據歸正人備說金賊桀黠頭首皆在淮西朕度破敵成功非卿不可若一舉奏功庶朕去年宥密之詔不為虛言况朕素以社稷之計倚重於卿今機會在此曉夕以佇出師之報

詔王亟過虜師姑緩京洛札 二月十七日

屢發手詔及毛敦書張去繼往喻旨朝夕需卿出師之報覽二月四日奏備悉卿意然事有輕重今江浙精忠類編 卷之四 十五

駐蹕賊馬近在淮西勢所當先兼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李顯忠等皆已與賊對壘卿須親提勁兵星夜前來蘄黃徑趨壽春出其賊後合力勦除凶渠則天下定矣想卿聞此即便就道再遣親札宜深體悉奏乞出師蘄黃賜御札 二月十七日

得卿奏欲親去蘄黃相度形勢利害貴得不拘於九江以卿天資忠義乃心王室諒惟蚤夜籌畫必思有以濟國家之急若得卿出蘄黃徑擣壽春與韓世忠張俊相應大事何患不濟中興基業在此一舉覽奏不勝嘉歎再遣親札卿宜體悉十七日未時付岳飛

御押

答王出師斬黃 二月十九日

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日起發往斬黃舒州界間卿見苦寒嗽乃能勉為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覽奏再三嘉歎無斃以卿素志珍虜常苦諸軍難合今兀朮與諸頭領盡在廬州接連南侵張俊楊沂中劉錡等共力攻破其營退却百里之外韓世忠已至濠上出銳師要其歸路劉光世悉其兵力委李顯忠吳錫張琦等奪回老小孳畜若得卿出自舒州與韓世忠張俊等相應可望如卿素志惟貴神速恐彼已為

精忠類編

卷之四

五

遁計一失機會徒有後時之悔江西漕臣至江州與王良存應副錢糧已如所請委趙伯牛以伯牛舊嘗守官湖外與卿一軍相諳妥也春深寒暄不常卿宜慎疾以濟國事付此親札卿須體悉

于帥入廬兀朮聞風宵遁賜御札 三月一日

聞虜人已過壽春卿可與張俊會合率楊沂中劉錡並往克復得之則盡行平蕩使賊不得停迹以除後患則卿此來不為徒行也有所措置開具奏來

趣王會合韓世忠平虜札

韓世忠奏已親提兵自濠往壽春卿可約與相見從

長措置虜人若未全退或已退復來接戰即當乘其既敗痛與剿戮使知懲畏若已退不復來即壽春順昌皆可平蕩靜盡免其後來之害以卿體國之意必協心共濟不致再三也

兀朮再窺濠州趣王出兵札 三月十一日

兀朮再窺濠州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皆已提軍到淮上以卿忠智許國聞之必即日引道切須徑赴廬州審度事勢以圖壽春廬通水運而諸路漕臣皆萃于彼卿軍至糧草不之又因以屏蔽江上軍國兩濟計無出此已行下諸漕為卿一軍辦糧草不管闕

精忠類編

卷之四

五

乏付此親札卿須體悉

王奏還舒候命賜札 三月十一日

得卿奏知屬官自張俊處歸報虜已渡淮卿只在舒州聽候朝廷指揮此以見卿小心恭慎不敢專趨進退深為得體朕所嘉歎據報兀朮用鄺瓊計復來窺伺濠州韓世忠已與張俊楊沂中會于濠上劉錡在廬州柘阜一帶屯軍卿可星夜提精兵裹糧起發前來廬州就糧直趨壽春與韓世忠等夾擊可望擒殺兀朮以定大功此一機會不可失也廬州通水運有諸路漕臣在彼運糧急遣親札卿切體悉

兀木據濠州王將至復遣賜御札

三月十三日

得卿奏卿聞命即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問必過其行非一意許國誰肯如此據探報兀木復窺濠州韓世忠八日乘捷至城下張俊揚沂中劉錡先兩日盡統所部前去會合更得卿一軍同力此賊不足平也中興勲業在此一舉卿之此行適中機會覽奏再三嘉歎不已遣此獎諭卿宜悉之

命出濠壽牽制札

三月十七日

累得卿奏往來廬舒間想極勞動一行將士日夜暴露之苦道路登涉之勤朕心念之不忘比以韓世忠

精忠類編

卷之四

壬

尚在濠州與賊相拒獨力恐難支吾累奏告急卿智略有餘可為朕籌度擇利提師一出濠壽間牽制賊勢以援世忠想卿忠義體國必以宗社大計為念無分彼此劉錡一軍以專令間道先行張俊楊沂中亦遣兵前去并欲卿知

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告

紹興二年六月十日

勅朕思將帥之臣為社稷之衛克戡多難以靖四方厥有茂功宜膺優渥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為時良將統我銳師許國惟以忠誠馭眾亦能訓整同士卒之甘苦治紀律以嚴明宣力

久勞戰多實著功加數路跡掃羣兇遂行橫列之遷兼付承流之寄悉平嶺嶠既成破賊之功威著江淮益矜禦戎之略其承異寵克勵壯猷

鎮南軍承宣使克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告

三年九月

勅全師懋賞必首正中權之功謀帥授方爰控制上流之重若時名將為國虎臣屢列上於戰多式載圖於臨遣併頒命渥增重戎昭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秉誼忠純賦資沉毅自奮庸於行陣久宣力於方維料敵出奇洞識韜鈴之與

精忠類編

卷之四

壬

摧鋒決勝身先矢石之危荐率偏師往平巨孽屬江西之竊發連嶺表之繹騷命以專征迄茲底定殄滅兇渠之惡蕩平狡窟之姦千里師行見秋毫之無犯百城按堵聞犬吠之不驚嘉爾凱還趣其入覲念夙殫於忠節尚辰告於壯猷宜疏進律之恩俾正承流之任天設之險擇形勢於九江師克在和隱兵威於萬旅以作藩于屏輔以式遏於寇攘益申紀律之嚴用謹守攻之備往服朕命無怠爾成

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特封

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制

紹興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門下師直為壯正天討有罪之刑戰功曰多得仁人無敵之勇羽奏屢騰於戎捷與圖亟復於圻封肆曠進律之庸賈告治朝之聽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克江南西路舒斬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精忠許國沉毅冠軍身先百戰之鋒氣蓋萬夫之敵機權果達謀成而動則有功威信著明師行而耕者不変久宣勞於邊圉實捍難於邦家有公孫謙退不伐之風有叔子懷柔初附之略屬兇渠之嘯亂乘襄漢之弛兵竊據一隅萃厥通

精忠類編

卷之四

无

逃之藪旁連六郡鞠為盜賊之區命以徂征迄茲戡定振王旅如飛之怒月三捷以奏功萃寧人有指之疆日百里而闢土慰我后雲霓之望拯斯民塗炭之中嘉乃成功懋茲信賞建旄融水以彰分閫之專授鉞齋壇以示元戎之重全付西南之寄外當屏翰之雄開茅社於新封錫圭腴於真食併加徽數式對異恩於戲我武用張既收無競維人之烈惟辟作福敢後有功見知之圖尚肩衛社之忠益勵幹方之績飲子時訓其永有辭

兩鎮節度使加食邑制

紹興五年二月一日

聖人順天地之動師必有名王者治夷狄之權兵應者勝迺瞻中堅之略叶平外侮之虞肆圖厥功誕告爾眾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神武後軍統制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岳飛才全果毅資稟沉雄閑禮樂而厲廉隅德遜有君子之操援枹鼓而先士卒忠蹇匪王臣之躬自奮武以專征屢摧堅而深入于疆于理威行河漢之山川如飛如翰名動江淮之草木屬逆鷁之挺亂導戎羯以窺邊萬騎鼓行震天聲於不測千里轉戰奮勇氣於方張力捍孤城系俘羣醜逮潛師而再潰茲

精忠類編

卷之四

三

振旅以遄歸載疇却敵之庸用錫相攸之祉齋壇授鉞節兼兩鎮之雄太社分茅爵列元侯之貴倍敦并賦衍食畚租爰示寵光併昭物采於戲觀萬夫之政爾惟肇敏於戎公宅九有之師我其克艱於王業祗若子訓永肩乃心往恢式辟之方勿替對揚之命

四年明堂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制

月二十三日

朕躬履艱虞祗膺眷祐淵水厲志靡忘顧諟之誠珪幣薦衷用格朕臨之祉爰推惠衍式獎忠勞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克荆湖南北襄陽府

路制置使武昌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岳飛策慮精深器資沉毅有冠三軍之勇而計然後戰有長萬夫之才而謙以自持慶兵無前邁票姚之方略襲敵知避竦飛將之威名治紀律以甚嚴加師徒之愈整既宣威於南紀亟奏凱於淝川載加齋鉞之崇增重元戎之寄方合宮之竣事乃大賚以疏封增衍爰田益倍真食用作爾祗庸示眷懷於戲良將以功名爲先期輔成於丕烈忠臣乃社稷之衛宜勉卒於令圖朕方謹邊場之圖卿宜厲爪牙之用體茲訓告務克欽承

精忠類編 卷之四

圭

檢校少保加食邑制 九月十一日

若昔帝王之經武本七德以和衆安民惟我祖宗之有邦遠百年而勝殘去殺眷彼南服遠於朝廷赤子弄兵始由失職一方受病迄至用師迺嘉將帥之良能盡威懷之義肆颺乎號庸報懋功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克荆湖南北襄陽府路斬黃州制置使武昌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六百戶岳飛忠力濟時忱誠徇國沉勇多算有馬燧制敵之機廉約小心得蔡遵好禮之實自出陪於艱運久專總於戎昭鋒對無前以征必克師行有紀所至孔

安成績考于邦家威名震於夷貉比傍鷹揚之旅往臨鼠盜之區孚以惠心開其善意得好生於朕志新舊染于吾民支黨內攜爭掀狡窟渠魁面縛自至和門服天弋弓盡散潢池之嘯聚帶牛佩犢悉歸田里之流連清湖湘累歲蕩汨之菑增秦蜀千里貫通之勢惟時底績可後疇庸孤棘位朝其視儀於亞保戎駢導節仍疊組於中權肇開公社之封益衍豐腴之賦於戲出車之勞還率所以知臣下之勤彤弓之錫有功所以慶人君之賞往對揚於休命終克勵於壯猷尚弼一人永清四海

精忠類編 卷之四

圭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克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制 紹興六年三月二日

朕還顧宛洛之郊旁連江漢之紀人謀誤國致赤子之淪胥祖武造邦本皇天之全佑思拯民於水火用申畫於山川卽命元戎往分憂寄竄茲有衆咸聽朕言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克荆湖南北襄陽府路斬黃州制置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八百戶岳飛沉毅而閔中誠純而特立縱橫奇正謀足以應料敵之幾險阻艱難器足以任扶危之重志徇國家之急身居矢石之先

翦亂夷兇所當者破陳師鞠旅其衆無譁乃眷西南
久勤經略將規恢於遠馭宜增重於使權草木知名
諒威聲之震聳旌旗改色亦士勇之無前矧茲塗炭
之餘積有雲霓之望洛都甫適王氣猶在於伊瀍陵
寢具存廟貌未移於鐘虞其共乃服以究爾庸易兩
鎮之戎旃就顛節制衍多田之幹食益修輿封斷自
子裘疊茲異數蓋示龍光之渥式昭闡寄之隆於戲
整六師以修戎朕既得惟人之競辟四方而徹土爾
其恢綏遠之猷惟一德以定功茲萬邦而爲憲往欽
無斃其永有辭

精忠類編

卷之四

三

內艱起復制 九月

考禮則喪無二事心獨致柩椁之思命將而任重三
軍義在先國家之急眷時閫制屬我傑才方膺易鎮
之榮奄及終堂之恤肆揚出綽敷告在廷持服前檢
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撫副
使兼營田使襄陽府置司武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五百戶食實封一千戶岳飛精深而善謀沈鷲而孔
武被威名於草木昭勳績於旂常國爾志家厲票姚
辭第之志卑以自牧履馮異不伐之謙本忱恂之確
誠形純篤之內行出從王事每切望雲之情入慰母

心初無齟齬之誓期永就養適遭艱念乃情重罹
於至憂軫予心良增於深惻屬此幹方之日豈曰居
廬之時雖難忘顧復之厚恩可少息憑陵之宿憤朕
當饋而歎中夜以興思有指之士疆倚闔上之方略
斯拱而俟起勿遲仍視亞保之威儀載并兩藩之
旄鉞用昭隆眷佇奏膚功於戲魯侯卽喪而誓師平
徐夷之作難管人始墨而交禮由敬嶺以從戎若功
名克顯於君親則忠孝兼全於家國勉服成命益勵
壯猷

起復太尉加食邑制

紹興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精忠類編

卷之四

三

天生五材莫大乎用兵之利戰有百勝孰踰於得算
之多粵若信臣妙持軍律援桴擐甲屢收旣克之功
飲至策勳更勵方來之効咨爾在位明聽朕言起復
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南京西路宣撫
副使兼營田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
實封一千戶岳飛沉毅而有謀疏通而善斷威加敵
人而其志方厲名著甲令而其心愈剛有慮而後會
之機有誓不俱生之勇襲者分遣將士深入賊巢存
間斬馘之奇盡據山川之險至于牛蹄之役尤嘉虎
關之疆積獲齊山俘纍載道令行塞外已觀奮擊之

無前響震關中將使覆亡之不暇是用躋榮掌武加重元戎玉佩絳裳備殊勳之典禮雕戈金節增上將之威稜仍行爰田倍敦真食以厚褒揚之寵以明待遇之隆於戲朕不愛爵祿而用才庶幾無負汝宜竭股肱而報上思稱所蒙往圖竹帛之光勉徇國家之急則朕克濟垂成之業而汝亦有無窮之聞

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制

紹興九年五月十一日

蒐卒乘而繕甲兵尤謹艱難之日聽鼓鼙而思將帥不忘閑暇之時迺眷爪牙之臣夙勤疆場之衛爰加褒律不告治廷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克湖北京

精忠類編

卷之四

三五

西路宣撫使兼管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岳飛票衛有聞沉勇多算有岑公之信義足以威三軍有賈復之威名足以折千里臨敵而意氣自若決策則機智若神陷陣摧堅屢致濯征之利撫劔抵掌每陳深入之謀眷彼荆襄實勤經略邊鄙不登幾臥鼓而滅烽流亡還歸皆授田而占籍奠茲南紀隱若長城屬鄴邦講好之初念將閩宣勞之久肆因慶澤式表高勳是用進同三事之儀仍總兩藩之節行封多并增實腹租以昭名器之崇以就龍光之渥於戲豐報顯賞蓋以褒善而

勸功遠慮深謀尚思有備而無患祇若予訓益壯爾猷

少保兼河南府路陝西河東河北路招討使加

食邑制 紹興十年六月一日

除凶剪亂救民本仁義之兵料敵出奇命克必神明之將眷予闢帥久無戎昭俾宣布於皇靈用外攘於寇侮惟日之吉敷告于廷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克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管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岳飛智合韜鈴靈鍾河岳氣吞疆虜壯哉漢將之威稜志清

精忠類編

卷之四

三五

中原奮若晉臣之忠槩師屢臨於京洛名遠震於荒夷念國步之方艱顧戎心之未革詭謀行詐以爲盜賊之計阻兵怙亂以重塗炭之災信義俱忘羣情共惡殘虐不道神理靡容其遂整於我師用奉行於天討默用萬全之計亟收九伐之功乃寵畀以使名斯示濯征之義仍進躋於孤棘特隆委寄之權於戲一弛一張文武乘時而致用百戰百勝方略因敵以爲師舉素定之成謀據久懷之宿憤往底必擒之利不昭不世之勳勉爾壯猷欽予時命

樞密副使加食邑制

紹興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朕躬履多虞規恢大業惟文武並用式嚴有密之司必知勇兼全克任本兵之寄瞻時人傑久總戎昭肆疇動望之隆仰贊樞密之要誕敷渙號敷告明朝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克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路招討使兼管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五千四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岳飛果毅而明深沉以武奇謀秘計蚤推韜略之高英傑雄姿凜凜有威名之勝自服勤於邊陲實修捍于邦家作鎮上流屹若金湯之勢宣威遐俗震于羊犬之羣功屢紀於旂常任實同於柱石念提兵百戰已深料敵制勝之方而

精忠類編

卷之四

三

授任一隅未究折衝消難之略鬱雄圖而弗展慨平世之何時是用蔽自朕心付以國柄參丹事樞之重仍班孤棘之榮近資發縱指示之奇遠輯摧陷廓清之績庶極用人之效亟成戡亂之圖於戲上下交而志同朕方深於注意將相和則士附爾益務於叶心其懋壯猷用服明訓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奉朝請制

八月

聯樞筦而贊廟謨式重股肱之寄擁節旄而奉朝請益隆體貌之恩乃矚勳臣方居密席遽瀝退身之懇蓋推從欲之仁爰告大廷用孚爾眾少保樞密副使

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岳飛稟資肅毅挺質沉雄方略得古良將之風忠勇有烈丈夫之操奮身許國影趙王之旻櫻勵志圖功撫滅宮之鳴劔自總幹方之任久專制閫之權惟績用之殊尤亦恩褒之備至戎駢導節既疊組於大那孤棘位朝遂進班於亞保茲圖茂閱俾翊洪氈庶資籌帷之奇以展平成之略歛煩言之薄至極深崇以交攻有駭予聞良垂衆望朕方記功掩過事將抑而不揚爾乃引咎自言章既卻而復上諒忱誠之已確雖敦諭而莫回是用崇使範於殊庭昇齋壇於舊

精忠類編

卷之四

三

服留以自近示不遐遺以全終始之宜以盡君臣之契於戲寵以寬科全祿光武所以保功臣之終曾無二色猜情鄧公所以得君子之致朕方監此而御下爾尚念茲而事君往哉惟欽服我明訓

蓬嶺敗曹成獲捷撫諭將士詔

紹興二年

比緣逋寇未即天誅既蹂躪於湘南又窺覲於嶺表顧作民父母豈朕志之敢寧而為國爪牙繫汝曹之可仗爰整貔貅之旅往夷蜂螳之羣一心爭先再戰皆克緬維忠力深用歎咨屬此暑時方當窮討重念征行之遠能無暴露之勤勉服顏行亟平氛祲更趨

後効毋替前功併需飲至之期優議策勳之典

辭免鎮南軍承宣使不允詔 紹興三年

朕以九江之會於帶武昌控引秋浦上下千里占江表形勢勝地宿師遣戍而以屬卿增壯軍容併加使號蓋圖乃績顧匪朕私維卿殄寇之功馭軍之略表見於時為後來名將江湖之間尤所欣賴兒童識其姓字草木聞其威聲則夫進秩授任就臨一道豈特為卿褒寵亦以慰彼民之望其尚何辭

辭免神武後軍統制不允詔 紹興四年

朕惟荆楚用武之地以卿有憂國濟時之志有禦衆精忠類編 卷之四 三九 却敵之威故命以專制西南一面之重比提王旅深入盜區折馘執俘所向必克輿圖所復幅員千里朕方圖爾之功以觀厥成遽覽需章亟辭舊職殆非朕之所期於卿者也勉服至意毋復有陳

辭免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

特封武邑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

戶不允詔

朕惟明主不吝賞所以求社稷之臣良將不言功所以恤國家之難上下相與古今一途卿稟雄勁之姿蘊深湛之慮識通機變忠貫神明鼓勇無前服勞先

於士卒執謙不伐行事合於詩書比總偏師克平叛寇坐復六州之故地用蘇千里之疲氓嘉爾設施出於談笑既策勳之甚茂宜班爵之特優建大將之鼓旗往臨三路授元戎之鐵鉞增重六師奚為遜牘之陳猶避寵章之渥亟膺明命益勵遠圖庶見方隅綏靖之期乃稱朝廷崇獎之意

再辭免同前不允詔

卿忠義出於天資忱恂著於臣節志狗國家之急身先行陣之勞蓋嘗推功名而不居豈復私富貴以為意然賞國之典輕重眎功師不淹時役不再籍連克六城之聚復還千里之疆振凱逆歸策勳可後謙以自牧卿雖必欲執三命之恭賞或失勞朕將何以為萬夫之勸勉服成命毋復費辭

辭免鎮寧崇信軍節度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

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不允詔 紹興五年

屬者襄漢之舉旌旗所指勢若破竹盪平六郡役不再籍是用建爾節旄授之斧鉞以臨融水之師而秉義抗辭至於再三今寇戎內侮蹂踐兩淮獨提虓旅徑絕大江鼓行西向以挫其鋒折馘執俘厥功茂焉朕載披輿圖惟鎮寧崇信為時重鎮併是兩節肆以

命卿迺復逡巡懇避形於奏牘德遜之美功成弗居
雍容可觀士論稱歎雖謙終可以保吉然信賞所以
示公朕命不移往其祗服

再辭免同前不允詔

朕不愛爵賞以勸有功授受之間期於無愧出節少
府疊組巨藩匪時雋功夫豈輕畀卿當堅忠義之素
節念恢復之遠圖迄觀厥成以稱朕命思其大者毋
事小廉

第三辭免同前不允詔

卿凱旋振旅入覲于廷舍爵策勳賞不淹啓朕非以

精忠類編

卷之四

單

是寵卿也謂名器天下之至公而爵祿人主之利勢
有功不賞朕將何以使能無言不酬卿亦思所以報
上苟曰無愧豈必固辭

自池州移軍潭州獎諭詔

卿往提貔虎往戍潭湘連萬騎之衆而桴鼓不驚涉
千里之塗而樵蘇無犯至發行賞之泉貨用酬迎道
之壺漿所至得其歡心斯以寬予憂顧嘉治軍之有
法雖觀古以無漸乃眷忠忱益加咨歎故茲獎諭想
宜知悉

招捕湖湘寇戒諭將士詔

眷彼南服遠於朝廷吏惰弗虔民貪爲盜稍乘虛而
肆暴因恃險以連誅爰命丞徒往平狡窟言念驅率
良善多出於脅從誘致流亡或成於誑誤按罪止誅
其首惡招來餘許其自新而主將非人師行失律師
守無一方之任罔思叶力以濟功漕臣分兩路之權
乃欲便文而專制爭快一時之忿陰懷首鼠之端原
其本心實阻軍事坐糜歲月未撤師屯環視湖湘久
纏兵革焚剽之禍既延及于平民饋餉之煩復重勞
於編戶肝宵在念塗炭興嗟比者易將授方濟師底
伐必期平蕩以靖方隅凡茲牧守郡縣之官爰暨金

精忠類編

卷之四

單

穀轉輸之任並修厥職惟乃一心如敢玩寇妨功徇
私懷二或應援之有愆幾會或饋運之有乏軍興大
則誅殛以正典刑小則竄流以禦魑魅法茲無赦朕
不敢私載念遺黎屢經調度財力爲之凋瘵耕織至
於失時祗俟賊平優加恩恤如有出奇畫計奮戰摧
鋒共懷敵愾之心助成破賊之勢高爵重祿當報爾
功朕言不渝衆聽毋忽故茲戒諭想宜知悉

殺楊么賜詔獎諭

湖湘阻深姦兇嘯聚命征伐用非其人輕敵寡謀
傷威損重遂令孽寇久稽靈誅卿勇略冠軍忠義絕

俗肅將王命隄集長沙威稜所加已聞聲而震疊恩
信既著宜傳檄而屈降消時內侮之虞宣予不殺之
武盜區肅靜南服妥安載念殊勳不忘嘉歎

乞罷制置使昇以祠祿不允詔

任才者常患不能盡其用建功者常患不克圖厥終
儻匪上下之相符是為古今之深戒卿肅持將鉞勤
宣王靈北定荆襄南清湖嶺恩信甚洽威名益彰欲
資帥閩之雄增重上遊之勢忽覽奏牘祈解使權屬
茲艱虞方深注倚遠求閒逸殊駭聽聞俾朕貽用才
不盡之譏在卿垂圖功攸終之義揆之於理夫豈宜

精忠類編

卷之四

聖

為卿當勵忠憤之素心雪國家之積恥勉副朕志助
成大勳往體眷懷勿復有請

辭免檢校少保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

實封二百戶不允詔

湖湘之役玩寇老師累年于茲一方受弊卿往攄遠
略迄定內虞擣其巢窟離其支黨係致元惡綏靖良
民厥功懋矣賞國之典豈朕敢私成命既孚師言維
允毋庸謙執其亟欽承

辭免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不允詔

卿紀績旂常視儀孤棘式嚴閭制增重使權名非苟

以假人位必期於稱德尚茲謙執殆咈眷懷難得者
時當畢力功名之會有勞於國亦何嫌爵祿之加亟
服懋恩益思來効

辭免易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宣撫副使加食邑

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不允詔

紹興六年

漢高帝一日得韓信齋戒築壇拜為大將授數萬之
眾雖舉軍盡驚而高帝不以為過與待絳灌樊鄴輩
計級受賞者益有間矣豈非用人傑之才固自有體
邪卿智勇兼資忠義尤篤計無遺策動必有成勳伐
之盛焜耀一時豈淮陰侯初遇高祖比哉朕之報功

精忠類編

卷之四

四四

者褒顯已厚爵位已崇今復侈大使名用示優異往
祇茂恩毋復有請

辭免起復不允詔

委質為臣義無有已要經服事禮有從權雖陟屺之
思恩莫隆於母子而袍鼓之急身必先於國家矧三
軍之耳目待其指縱一時之利害間不容髮豈可忽
安危之大計謹苦塊之私哀爾其擇忠孝之宜審重
輕之勢亟視軍政往赴事機所請宜不允仍不許再
有陳請依已指揮日下主管軍馬措置調發不宜少
失機會

復商號二州及偽鎮汝軍撫問詔

勅叛臣逆命屢寇邊陲長策待時始行天討卿義不避敵智能察微密布銳兵指縱裨將陳師鞠旅進獵虎以憑陵斬馘執俘戮鯨鯢於頃刻遂復商於之地盡收號略之城夫孝叔盈麾螫弧以登勇聞舊許公子偃蒙臯比而犯功止乘丘猶能著在遺編名垂後世有如卿者抑又過之長驅將入於三川震響傷驚於五路握兵之要坐圖崇捷之功奪人之心已懾羣凶之氣精忠若此嘉歎不忘

寇成等擅殺賊兵宣諭戒勵諸將詔

勅國家以叛逆不道狂狡亂常遂至行師本非得已並用威懷之略不專誅伐之圖蓋念中原之民皆吾赤子迫於暴虐之故來犯王師自非交鋒何忍輕戮庶幾廣列聖好生之德開皇天悔過之衷卿其明體朕懷深戒將士務恢遠馭不必專威凡有俘擒悉加存撫將使戴商之舊益堅思漢之心蚤致中興是為偉績毋或貪殺失朕訓言

行軍襄漢正當雪寒撫諭將士詔

一行將士軍兵等叛臣不道竊據中原賴七廟之威靈尚存遺澤致四方之忠義皆有奮心惟爾一軍備

經百戰遙聞征殺頗犯雪寒以予露蓋之勞知爾執戈之苦眷言體國良極歎嘉重念忘身又與惻怛所恨阻修之道路不能親撫於師徒惟深體於眷懷務亟成於偉績

再辭免起復太尉仍加食邑不允詔

凡賞無常輕重眇功周之制也太尉吉官昔在三公之右今同二府之列艱難以來尤重茲任非有大功不以命之卿一特人傑董我戎旅百戰百勝厥功茂焉日者淮蔡之戰王命將通於洛邑商號之役威聲已振於秦川我圖爾功宜有重賞是用建爾久虛之

精忠類編 卷之四 聖

位崇以輔臣之體蓋將以勸天下之有功者而非以為卿私也何為固辭殊咈朕意其祇成命毋復重陳

辭免起復太尉仍加食邑不允詔 紹興七年

朕以戎狄作難姦偽乘時命南征北伐之師得戰勝攻取之將冀攘羣醜以底丕平卿為國爪牙董茲貔虎功收江漢之表聲振河洛之郊大破逆徒進臨要地狄毫亡害既昭布於上恩壺漿以迎遂撫寧於舊俗佇戡大憝亟請中原屬茲振旅而還式示告廷之寵惟將軍鷹制圍之命能辟國以宣威而太尉乃掌武之官用策勳而懋賞斯為甚稱其勿固辭

辭男雲特轉三官授武略大夫諭勉所請宜允
詔

朕以卿肅批師律進辟土疆功在必酬既舉策勳之
典寵惟無數用昭延賞之私卿乃力抗封章推先將
士謂名器之虛授將磨厲以何繇朕思其言所見者
遠蓋不特固執謙遜恥同漢將之爭功而使其自立
勳勞復見西平之有子載深嘉歎姑務勉從

上章乞骸有旨不允繼赴行在入見待罪上嘉
以賜詔慰諭

朕究觀自昔之將帥罔不歸重於朝廷蓋將自遵君
精忠類編 卷之四 聖

則下知從令協致爪牙之利用成社稷之功此所以
名書鼎彝慶流孫子而君臣並受其福者也卿識洞
韜鈴天資忠孝龍驤虎視聲動四方眷遇之隆超越
今昔而乃誤於聞聽輕有奏陳及承命而造朝能抗
章而引咎深達君臣之義尤知名分之嚴維石慶之
以謹聞吳漢之自謙責質之古道何以加諸夫有志
者事必成無咎者善補過本無瑕各何以謝為三復
忱辭不忘嘉歎

張宗元奏軍旅精銳獎諭詔
勅朕致天之討仗義而行秉節成師普濟乎盜賊

軍經武必藉於虎臣眷予南服之區實捍上流之勢
卿肅持齋鉞洞照玉鈴茹苦分甘與下同欲裹糧坐
甲唯敵是求旗甲精明卒乘軒陸士聞金鼓而樂奮
人懷忠孝而易從動焉如飄風固可以深入延之如
長刃何畏乎橫行覽從臣之奏封知將帥之能事卿
誠如此朕復何憂想鉅鹿李齊之賢未嘗忘者聞細
柳亞夫之令稱善久之

辭免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三
百戶不允詔 紹興九年

朕永念艱難之日未酬於戰多逮茲恢復之時不忘
精忠類編 卷之四 聖

於武備爰頒渙寵用表殊勳蔽自朕心非云濫典卿
疎通而能斷果毅而有謀勳載旂常令行襄漢眷惟
休渥允協師言何未諒於忱誠尚或形於謙遜朕命
不易可無復辭

再辭免同前不允詔

朕嗣承艱難之業憂勤十年肆成恢復之圖亦惟二
三將臣宜勞之久以克有濟是用寵卿儀物峻陟三
臺蓋非特以示報功抑亦賴卿遠猷以永臻於綏靖
也詩不云乎無德不報朕亦勉焉宜趣奉承無煩訓
告

第三辭免同前不允詔

朕惟文武異宜弛張迭用招攜懷遠雖資文德之修折衝消萌亦賴武功之助古今未嘗以偏廢名器豈徒於假人卿勳烈著於旂常威名震於夷夏每懷忠憤之志欲圖恢復之功軍聲既張國勢益振致鄰邦之講好歸故地以效誠憑力師于庸固多矣疏榮賞典事豈偶然辭之不足為廉受之無傷於義往其祗若勿復重陳

第四辭免同前不允詔

卿位居上將績紀大常欲毅守學而彌敦祭遵克已而愈約甘苦同於士卒故雖萬眾而猶一心號令行於師旅故雖千里而如在目久展幹方之略備宣衛社之忠濟此艱難助予興復高秩厚禮允荅於元功華袞命圭肆同於三事而乃過形遜德荐飾謙詞願丕號之已颺豈渙恩之可反毋煩再四以拂予懷

乞同齊安郡王士儂等祗謁陵寢因以往觀敵

朕以伊瀍頃隔於照臨陵寢久稽於汛掃逮茲恢復之日亟修謁款之儀卿慨然陳情請為朕往雖王事固先於盡瘁然將闕不可以久虛殆難輟於撫綏徒

精忠類編

卷之四

兪

有懷於忠蓋寤寐于是嘉歎不忘

先以湖北京西路累經殘破州縣官無人願就許令自知通以下碎差今來已復河南故地其兩路並是腹心所有州縣差官乞自朝廷差注得旨依奏仍賜獎諭詔

昔蘇建常責大將軍衛青至尊重不能招選賢士青謝曰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其言雖未合理然其處功名遠權勢要當如是爾昨者干戈未戢道路不通襄漢之間周弊尤甚故州縣之吏上自守宰下至寮屬權時之宜委卿辟置今既臻綏靖遠邇如一銓擇之柄當在朝廷卿所抗章殊合事體自非思慮之審謙恭之至何以及此古人不遠嘉歎詎忘乞罷軍政退休就醫不允詔

精忠類編

卷之四

辛

卿竭忠誠而衛社迪果毅以臨戎元勳既著於鼎彝餘暇尚閑於俎豆蕃宣所賴體力方剛遽欲言歸殊非所望顧安危注意朕豈武備之可忘惟終始一心汝亦戎功之是念益敦此義勿復有云

先於荆襄湖北措畫屯田軍食省饋過半賜以御書諸葛亮曹操羊祜三事復賜此詔
朕考觀古昔斟酌時宜欲豐軍食之儲必講屯田之

制故克國經畫於金城而兼得十二便之利曹操規始於許下而遂收百萬斛之饒先積粟以爲資乃厲兵而必戰况今寇戎未靖征戍方興賴將帥之同寅與士卒之樂附傾人籍所隸之數日以增多而經賦所入之常歲有定限既不可剝下以取給固莫若興田而雜耕卿等叶志定謀悉忠體國率勵衆士和協一心勿憚朝夕之勞共建久長之策

金人叛盟兀朮再犯河南令諸路進討詔

昨者金國許歸河南諸路及還梓宮母兄朕念爲人子弟當申孝弟之義爲民父母當與拯救之思是以精忠類編 卷之四 至 不憚屈已連遣信使禮意倍厚雖未盡復故疆已許每歲銀絹五十萬所遣信使有被拘留有遭拒却皆忍恥不問相繼再遣不謂設爲詭計方接使人便復興兵今河南百姓休息未久又遭侵擾朕盡然痛傷何以爲懷仰諸路大帥各竭忠力以圖國家大計以慰遐邇不忘本朝之心以副朕委任之意

復蔡州因奏賊虜之計大合上意獎諭詔

此以虜寇猖獗我師克捷懼或徂於屢勝忽被不虞乃申飭於戎臣俾各嚴於武備過爲待敵之計用收全勝之功今覽奏陳大契朕意有以見卿料事精審

爲國深謀披採以還良多嘉歎

辭免少保兼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不允詔

朕以恢復大計望於爾二三大帥肆於授任之際並渙恩徽所以示注意之渥而卿抗章陳誼力欲懇辭既嘗申諭至懷乃復固守謙抑雖嘉爾志良嗚朕心勉立殊勳是爲異報所辭宜不允再辭免同前不允詔

卿每拜官必力懇避誠知卿懷冲遜之實非但爲禮文之虛也今復以將士方冒矢石當鋒而不欲獨先

精忠類編

卷之四

至

被厚賞爲言陳誼甚高朕所嘉歎第惟同時並拜二三大帥皆以次受命卿欲終辭異乎遠伯玉用心矣尚體茲義勿復有云所辭宜不允

鄆城斬賊將阿李朶李董大獲勝捷賜詔獎諭仍降關子錢犒賞戰士

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陣何啻百萬曾未聞遠以孤軍當茲巨孽抗犬羊並集之衆於平原曠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蓋卿忠義貫於神明威惠孚於士卒暨爾在行之旅咸懷盡敵之心陷陣摧堅計不反顧麤關屢合醜類敗奔念茲鋒鏑之交重有

傷夷之苦伊爾至此時予之辜惟虜勢之已窮而吾軍之方振尚効功名之志亟聞殄滅之期載想忠勤彌深嘉歎

頴昌捷後俄詔班師上章力請解兵柄致仕不允詔

卿勇略冠時威名服衆分鎮一道使敵人無侵侮之虞盡節本朝致將士有忠誠之効方資長算助予遠圖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請雖卿所志固嘗在於山林而臣事君可遽忘於王室

師至定遠兀朮等望風退遁解圍廬州賜獎諭

精忠類編

卷之四

五十一

紹興十一年

蠢彼狂胡輕犯淮右惟爾將士忠憤一心執銳爭先刻期並進誓敵王愾用殲世讎既逆遏其姦鋒遂屢摧其醜類提書累至軍聲大張蓋自兵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也况淮東之軍且出其後沔鄂之衆復來自南合吾仁義之師當彼殘暴之寇天時人事理若相符靖亂息民其在茲舉尚思困獸之鬪務保全功罔俾隻輪之還庶殄遺育念爾履鋒之苦軫予當饋之歎爰錫璽書往昭至意其增從於義槩以並茂於功多受馘策勳具有盟誓高爵重祿朕不汝忘

辭免樞密副使不允詔

朕以虜寇未平中原未復更定大計登用樞臣惟吾制閫之良宜有善帷之略俾參密席庶協廟謨當思注意之隆遂展濟時之志守謙避寵非予望焉

再辭免同前不允詔

朕焦心勞思宵衣旰食所願訓武厲兵一洒警恥寤寐賢佐協濟良圖卿忠勇自奮材智有餘是宜左右資襄以輔不逮菽自朕意擢貳樞廷尚體異知勉摠素蘊毋稽成命固執謙辭

辭序位在叅知政事之上不允詔

精忠類編

卷之四

五十二

卿蚤建殊勳顯登亞保雖贊西樞之務實聯左棘之班肆同列之有陳請會朝而居下朕嘉其自抑蓋有能遜之風俾爾在前且昭右武之意情文俱得禮法無嫌胡爲守謙未安厥服勉體騰意勿復有言

帶樞密本職前去按閱御前軍馬措置戰守詔

保大定功武有經邦之略蚤正素治戒惟先事之防將謀溢以求全必因時而適變連百萬虎貔之旅自我翕張擇一二股肱之日爲予犇奏卿勳在社稷名震華戎謙退踵征西之風廉約蹈祭遵之節比從人望入贊樞庭方國步之多艱念寇讐之尚肆未反采

薇之成將親細柳之軍諒匪忠賢孰膺寄委當令行陣之習有素戰守之策無遺伐彼姦謀成茲善計尚體眷注無憚勤勞

乞罷樞密副使仍別選異能同張浚措置戰守不允詔

朕以前日兵力分不足以禦敵故命合而為一悉聽於卿朕以二三大帥各當一關不足以展其才故命登于樞機之府以極吾委任之意凡為此者而豈徒哉戰守之事固將付之卿也今卿授任甫及旬浹乃求去位行府之命措置之責乃辭不能舉措如此朕精忠類編

卷之四

壬

辭免男除帶御器械宜允詔

朕睽若勳臣任以本兵之寄寵其嗣子俾居扈從之職蓋昭信倚之成豈拘文法之末而卿秉心廉冲力抗封章固求遜避援三尺而有請諒一意之莫回勉狗雅懷不忘嘉歎

再乞檢會前陳還印樞庭投身散地不允詔朕登用元勳圖回密務方賴同心之助式恢馭遠之規會居位之日幾何乃丐閑之章踵至無亦過矣為

之無然其體注懷尚安厥位

辭免武勝定國節度使依前少保充萬壽使仍奉朝請乞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卿登翊樞筦曾未淹時乃以人言遽求釋位惟去就之義卿之所敦願終始之恩朕安敢廢茲用寵以節旄之舊畀之祠祿之優君臣之間庶幾無愧令弗惟反又何辭焉

御賜舞劍賦

將軍以幽燕勁卒耀武窮髮倂海夷虜山羯左執律右秉鉞振旅闐闐獻功於魏闕上享之則鐘以桿簾精忠類編

卷之四

壬

鼓以靈鼉千妓度舞萬人高歌秦雲動色渭水躍波有肉如山有酒如河君臣樂飲而一醉夷夏薰薰而載和帝謂將軍拔劍起舞以張皇師旅以烜赫戎虜節入音而行八風奮兩階之干羽公於是貝冑朱綬而正色虎裘錦袍而攘臂抗稜威飄銳氣陸離於武備婆娑乎文事合桑林之容以盡其意照蓮花之彩以宣其利翕然鷹揚翼而龍驤鋒隨指顧鏗應徊翔取諸身而聳躍上其手而激昂縱橫耀穎左右交相觀乎此劍之躍也乍雄飛俄虎吼搖輓轆射牛斗空中悍慄不下將久欵風落而雨來果愜心而應手爾

其凌厲清淳絢練復絕青天兮可倚白雲兮可決觀
二龍之追飛見七星之明滅雜羽千之逸勢應金奏
之繁節至乃天輪宛轉貫索迴環光冲融乎其外氣
混合乎其間若湧雲濤如飛雪山萬夫爲之雨汗八
佾爲之慙顏及乎度曲將終發機左捷或連翩而七
縱或瞬目而三接風生兮旌旂稽稽電走兮形庭擘
擘陰冥變見靈怪離獵將鬼神之無所遁逃豈蠻夷
之不足震懼嗟夫藹子之迭躍其人未雄仲由之自
衛其武未功曷若將軍爲百夫之特寶劍有千金之
飭奮紫髯之游刃發帝庭之光色所以象大君之功
精忠類編 卷之四 五

精忠類編卷之四終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類編卷之五

明溫陵後學徐縉芳并開甫哀

會稽後學陳國紀伯調恭閱

東萊後學宋兆祥伯興校政

博南後學馬燁如弢叔編次

哀卹類

追復少保兩鎮告

仁皇在位親明利用之勳神祖御邦首祭狄青之像
蓋念舊者不忘於杖拭而勸功者當急於褒崇朕祗
稟睿謀眷懷宿將茲仰承於素志肆盡洗於丹青故

精忠類編 卷之五

前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岳飛拔
自偏裨驟當方面智略不專於古法沉雄殆得於天
資事上以忠無嫌於辰告行師有律不犯於秋毫外
摧孔熾之狂胡內翦方張之劇盜名之難揜衆所共
聞會中原方議於橐弓而當路力成於投杼坐急絳
侯之繫莫然內史之灰逮更化之云初示褒忠之有
漸思其姓氏既仍節制於岳陽念爾子孫又復孤悻
於嶺表欲盡還其寵數乃下屬於眇躬是用峻升孤
棘之班疊昇齋壇之組近畿禮葬少酬魏闕之心故
邑追封更慰轅門之望豈獨發幽光於既往庶幾鼓

義氣於方來嗟夫聞李牧之為人殆將撫關西平而未錄敢緩旌賢如其有知可以無憾可特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

追封鄂王告

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真是非不待百年而定瞻言名將夙號盡臣雖勳業不究於生前而譽望益彰於身後緬懷英槩申昇愍章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贈太師謚武穆岳飛蘊蓋世之材負官軍之勇方略如霍嫫姚志

精忠類編

卷之五

二

滅匈奴意氣如祖豫州誓清冀朔屢執訊而獲醜亦舍爵而策勳外瞻威靈內殫謀畫屬時方講好將歸馬華山之陽而爾獨奮身欲撫劔依吾之北遂致焚蠅之集窳成市虎之疑雖懷子儀貫日之忠曾無其福卒墮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寃速國論之既明果邦誣之自辨中興之主思念不忘重華之君追褒特厚肆眇冲之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頒我恩綸擬之王爵裂熊渠之故壤超敬德之舊封豈特慰九原之心蓋以作六軍之氣於戲修車備械適當閒暇之時顯忠遂良罔問幽冥之際諒惟泉窅歆此龍光

王夫人李氏復楚國夫人告

榮瘁有時而不同忠邪既久而自判昔飛以篆車綸冕備大將之多儀而李以文駟雕軒正小君之顯號繫疆宗之鼎盛何奇禍之驟興殆茲天定之時宜爾邦誣之辨而楚國夫人李氏柔潔以爲質儉勤而自修處安榮不聞驕妬之愆居患難不改幽閑之操闔門遠徙閱歲屢遷眷念前朝既下生還之命志伸今日再加甄叙之封錫以土田爲其湯沐子孫並仕顧惟晚歲以何憂門戶再興尚識大恩之所自

復岳雲左武大夫中州防禦使

精忠類編

卷之五

三

漢李將軍恥對刀筆之吏寧就死焉未幾子敢亦罹非命良將數奇自古固然朕未嘗不撫卷而興嗟也故左武大夫中州防禦使岳雲慷慨忠勇頗有父風困於讒誣不究勳績茲懷遺烈盡復故官朕旣白杜郵之寃爾或知輔氏之報

忠愍謚議

議曰嗚呼將相大臣勳在王室德在人心身沒而名垂不朽與日月爭光而乃褒贈未舉信史未書萬口一詞以爲闕典如是者凡二十餘年而聖天子一旦赫然下明詔悼不辜崇恤典下之有司始請異名以

慰忠鬼以詔萬世於是前日萬口一詞缺焉不滿者
舉欣然相告曰信乎三十年後議論自定薦紳之倫
介冑之衆方且喜聞而樂道之而况司議臣者敢不
整冠肅容特書其事以著春秋之大旨乎故少保武
勝定國軍節度使岳飛薨于紹興十一年至三十二
年主上龍飛有詔故岳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
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以法屢立功効不自矜誇
餘烈遺風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
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雖坐事以沒而太上
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元官以禮改

精忠類編

卷之五

四

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已而又更十有六載至淳熙
四年禮官奏以公應定謚乃下有司議其事嗚呼公
之大名大節大勳烈赫赫在人耳目青天白日其誰
不知顧乃閱歷三紀然後被哀榮之典其尤可憫也
與蓋嘗迹公際遇之始自我太上皇鳳翔于河朔公
已先負敢死名受知大元帥府此殆天授也建炎之
初首於京城南薰門外以王旅數百破羣賊王善等
五十萬自是凡征討皆以少擊衆名震夷夏所向無
前雖虜騎陸梁大盜克斥獨公轉戰逐北掃蕩無遺
用能復金陵清江淮克定湖廣經理京西進討河南

黥寇如李成馬進之徒望風奔潰虜之簽軍涉其境
者爭先降附擁衆來歸不可勝計紹興四五年間公
領王師乘建瓵之勢剪除羣兇有衆百萬皆其平寇
所得蓋虔賊山寨三百餘所與漢上九郡之衆湖中
楊么鍾子儀輩各聚兵二十萬聞公軍至相率焚香
迎拜既而被命招討河北蔡人來迎亦如之唯恐公
至之晚遂進屯潁昌又進取曹濮時太行有魁領梁
小哥者亦樂爲先驅捷書至幕府曰河北忠義四十
餘萬皆以岳字號旗幟願公早渡河虜酋雖簽軍無
一從者乃自嘆曰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屢見

精忠類編

卷之五

五

挫衄公至是喜甚語其下曰今次殺金人直到黃龍
府當與諸君痛餘繇是虜始倡和議蓋以公威靈氣
焰日闢故疆莫之能禦也中興之初感會風雲得雋
中率者非無其人唯公擅勇智仗忠赤自視不在諸
大將下初授節制于張浚公常語人曰使我得與諸
將齒稟命於天子何功不立一死烏足道哉要當克
復神州迎還二聖使後世史冊知有與關張齊名朝
廷命公鎮撫通秦乃力辭請以母妻二子爲質願別
立一軍招集士馬自兩淮進取山東河北收還舊疆
使快平生之志盡臣子之節故其鎮武昌也諸大帥

如武僖劉公忠烈張公武恭楊公忠武韓公武忠劉公分屯淮甸兀木封豕長蛇方張不制太上運廟謨授成算形于聖訓獨倚公一軍與諸將犄角為聲援以牽制賊勢人謂中興論功行封當居第一嘗竊恭觀太上宸翰賜公無慮八十餘札有曰卿忠義之心通于神明故兵不犯令民不厭兵可無愧於古人曰覽卿近奏毅然以恢復為請皇天實啓之將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耶曰比降親筆喻朕至意再覽卿奏以渾瑊自期正朕所望於卿者良深嘉歎餘章無非丁寧倚重之語初忠宣洪公在虜嘗遣蠟書至太上

精忠類編

卷之五

六

萬戶侯豈足道哉以公揆廣蚤遇太上依乘風雲再造王室非不遇矣然率斃於權臣之手天下莫不冤之班固之贊李廣以為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忠誠信於士大夫蓋公之遇主有李廣所不能及而死之日天下為之流涕有甚於廣焉嗚呼命與茲主上所以仰體太上皇帝聖意錄其後之象賢者俊加寵擢云意公生氣凜然尚存也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使民悲傷曰愍公共有焉請謚以忠愍謹議有旨令別議定

武穆謚議

精忠類編

卷之五

七

議曰紹興三十二年皇上嗣承大統緬想中興之盛將帥之臣如故岳飛褒崇未及藐諸孤猶在遠有肅上心迺下詔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嗚呼身可沒而名不可朽是非感於一時而議定於來世自非有大勳力著在人心何以上為聖天子追念如此抑可謂盛矣又十六年而禮官請定公謚制可之其在司議者所當大書特書垂諸簡策以詔天下後世云按謚法折衝禦侮曰武布德執義曰穆公內平羣盜外捍醜虜宗社再安遠邁率服猛虎在山藜藿不采可謂折衝禦侮矣治軍甚嚴撫下有恩

定亂安民秋毫無犯危身奉上確然不移可謂布德執義矣合茲二美以武穆謚公於是爲稱謹議

武穆覆議略

按謚法折衝禦侮曰武布德執義曰穆於公爲宜朝廷下之銓曹考功職當覆議因博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係安危與夫立功之實其非常可喜之大略雖所習聞而國史秘內無所攷實獨得於舊在行陣間者云紹興之初劉豫寇京西列城失守襄鄧莽爲盜區公獨明賞罰練士卒百戰百勝所向易於破竹六郡賴以復平而役不再籍既盡復商於之地收號

精忠類編

卷之五

八

略之城長驅將入於山川而威震伍路矣所謂威名冠世忠略濟時先聲所臨人自信服誠如太上皇御札且平生用兵紀律甚嚴每與士卒同甘苦而得其歡心雖上賜累鉅萬毫髮不以爲己私故士卒用命而所至無擾所謂連萬騎之衆而桴鼓不驚涉千里之塗而樵蘇無犯至發行齋之泉貨用酬迎道之壺漿誠如太上皇詔書其後北虜淪盟空國來寇公徑絕大江鼓行西向以挫其鋒獨與兀末對壘於郟城卒弊其將阿里朶骨董等而走其師又嘗以孤軍置寨於蔣山及宜興或殺或降莫可勝計虜人聞公之

名爲之落膽所以破郭吉而有其衆斬張威武而併其軍扈成已死部曲內附仍尾襲虜人於鎮江之東間道直趨建康大小數十戰動無遺策江浙又賴之以平定所謂籌略頗如人意誠如太上皇御音茲非折衝禦侮而何雖恢復中原之志未及大伸而在公已無愧也其他可書之偉績與太常之議不異復有一節尤所可喜方襄漢未平自守宰而下悉聽公制置是時甫復河南故地公卽抗疏力辭乞從朝廷差注公之處功名遠權勢有明哲之先見焉嘗聞褒詔有曰卿所抗章殊合事體自非思慮之審謙畏之至

精忠類編

卷之五

九

何以及此子孫必有家藏是詔者布德執義茲非其要歟謚曰武穆舍是將奚擇謹議

改謚忠武勅

實慶元年五月初一日

勅主爾忘身茲人臣之大節謚以表行必天下之公評申錫贊書追告幽宥故太師追封鄂王謚武穆岳飛威名震于夷狄智略根乎詩書結髮從戎前無堅敵枕戈勵志誓清中原恢復之義必伸忠憤之氣難遏未究凌煙之偉績先罹偃月之陰謀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蘭大夫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宜高皇眷念之不忘肆孝廟矜哀之備至還故官而禮葬賜

祠額以旌褒逮于先帝之時旌以真王之爵既辨誣于累聖可無憾于九京然而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朕獲視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克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更以壹武若孔明志興漢室若子儀光復唐都雖計効或殊而秉心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同符賴及子孫將與山河並久英靈如在茂渥其承可依前故大師追封鄂王特與賜諡忠武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尚書省牒武昌軍忠烈廟

乾道六年七月六日

精忠類編

卷之五

十

禮部太常寺狀准乾道六年七月六日勅尚書省送到武昌軍奏據本州居民父老張子立等伏覩前官撫岳飛統師嚴密保護上游收復軍州掃平寇盜軍屯所至秋毫無擾有功于國百姓仰之近遠之人繪圖其像昨已蒙朝廷叙復元官錄用其後而廟貌未立子立等遂具狀經湖北轉運司披陳蒙前任運判趙彥博備奏奉聖旨依今來建立祠宇將欲就緒廟額未蒙賜勅乞檢會所降指揮敷奏封賜廟額庶廣朝廷旌勸忠臣之意伏候勅旨奉勅宜賜忠烈廟

湖北轉運司牒

乾道六年二月

勘會近於去年十二月初八日准尚書省劄子朝散郎荆湖北務轉運判官趙彥博劄子猥以非才濫將使指無補涓埃日負素餐之責置司適在大將屯戍之地苟有可以褒顯忠良激厲將帥者義當冒聞不敢緘默伏覩故少保岳飛領提十萬之眾留屯沔鄂紀律嚴明秋毫無犯捐軀殉國有百戰百勝之勳至今鄂州一軍士卒整肅可用者皆飛之力也去此已三十年遺風餘烈邦人不忘繪其像而祀者十室而九可見忠義能感人心如此雖蒙朝廷復其官爵錄其子孫而廟貌缺如何以鼓忠義英豪之氣今鄂州

精忠類編

卷之五

十一

軍民見請為飛建立祠宇欲往朝廷下湖北轉運司及鄂州許從眾欲不惟少慰飛忠烈不泯之冤亦可為方今將帥建功立事者之勸在於公朝實非小補候指揮十一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劄付本司當司除已承都統制司標撥錢肆千貫文委官建立廟宇

鑄賜廟號詔黃題石

張

玠轉運副使兼勸農使

乾道六年夏武昌軍言故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武穆公飛功在一方軍先有請既獲旨立廟矣吏士又乞加賜廟號敢昧死以聞制曰可

於是飛廟得賜號忠烈迨今踰十年詔黃未刻也琬
被命使湖右迺始鑄制詔于石以重祠官慰一方吏
民無窮之思竊惟公以奇男子起家山東爲國虎臣
其勳伐書太史其威名震聞四夷而節制之師至今
名天下上臨朝念文武名臣欲盡有懷英烈收用其
子孫以表公大忠四方聞者無不動色增氣方圖新
公祠廟繪公故部曲名將董先李建等像俾侑饗于
公仰稱陛下尚賢勸忠之指以感動忠義而侈公遺
休其可不敬書下方

重修岳廟成誄詞

精忠類編 卷之五

十一

嘉定甲申八月十一日重修岳武穆鄂王祠廟告成
謹用三牲恪修祀事禮容克舉樂舞備具乃爲文以
祭其詞曰嗚呼靖炎之交事奚忍言逆胡憑陵天曠
日昏王起草萊奮戈中原誓夷姦醜亟解愾愾英略
不世勁氣軒輕智絕一代勇兼百賁實天所授以拯
黎元張宗二豪載掖載援國士見遇視猶弟舅王益
感厲撫心歷肝志意脗合忠義永存南薰大塵血喋
於門天聲一振威聲獯獯翠華渡江王亦南轅羣盜
圍起嘯徒孔繁分據淮沔蟻結蜂屯義旗所指獸駭
雲奔包舉襄頽席捲洛宛洵湧之勢如擊鵬鷃湖寇

負固錯列雄蹲刻日剪除蕞其鼉鼉波澄洞庭塵清
湘沅三軍承風肅肅嘽嘽師行所至車整馬閑嚴令
一布會莫敢干市不改肆里無逖豚豚再克銳氣
如翰遺民僕來踵至壺餐按行都邑展禮設壇功喪
垂成智士嗟憤存心宗國用意本根囊封至論密扣
帝關嫌疑豈恤忠盡畢殫勳勞始終光紀旆幡讒夫
鴟張電驚譁誼鑿空傳致巧舌瀾翻王亦弗屈卒抱
沉寃海內扼腕聲隨氣吞大明并天景耀有焯盡燭
險幽光資英冤嗚呼將勇維常知義者難將材衆建
尚德者尊王兼二長蘊識不煩用不盡能時運有關

精忠類編 卷之五

十一

征伐之利著謙之坤王少挺特志非蓄樊藐視同輩
有如蠱蟄豐公一箴佩服靡諉居如儒紳以禮自藩
身沒名垂澤流後昆發潛增耀厥有聞孫臺於王美
宿將討論大姦既死有舌莫捫來臨沙羨繆紆上恩
考尋舊規攬涕潏潏顧眎王祠敗屋頽垣惕然于衷
義奚敢安乃命更葺亢司有官煥然一新邦人改觀
庸示後勸且愧前謾輝煌俎豆濟楚衣冠祀事孔虔
餘威在顏乃蠲牲牲乃潔蘋蘩王靈不爽款此一樽

韋后問

高宗母韋后北歸至臨平因問何不見大小眼將軍

人曰岳飛死獄矣遂怒帝欲出家乃服道裝終身焉
后方面豐頤鳳目龍額今仁和之裔像猶存
國朝

御製孝順事實書載岳飛忠孝 永樂十八年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
力學尤好左氏春秋性至孝宋高宗時爲將母留河
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調及卒水漿
不入口者三日扶櫬還葬累詔起復飛連表乞終喪
廬母墓側哀毀過人復詔就軍幕爲請廬以死請乃
入見高宗慰遣之飛誠信任人愛養士卒行兵有紀

精忠類編 卷之五 古

律能以少擊衆有勝無敗力平羣盜建議恢復慨然
以雪國恥爲已任用師中原金人畏之至呼爲爺望
其旗亦不敢近焉嘗自涅其背爲盡忠報國四字深
入膚理張浚謂人曰岳飛忠孝人也張宗元嘗監其
軍還奏曰將和士鏡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高宗
大悅賜精忠旗以嘉異焉

君親人之大倫忠孝人之至行能孝于親必忠于君
忠孝之道兩盡臣子之職無愧者岳飛其人焉方兵
難相仍之際母子間絕遣人求訪以歸母病而藥餌
必親調母歿而飲食不御居喪哀毀力乞終制是疾

有以致其憂喪有以致其哀而孝親之道備矣至其
撫士善戰屢立顯功恢復中原誓雪宋恥慨然以身
殉國至涅其體忠君之心何其至歟莫非本于事親
之孝也當時名稱于公卿教行于部曲至于人主亦
褒異之飛之忠孝蓋昭然也昔溫嶠絕裾于母與晉
江左不爲無功終以不及北歸爲恨是嶠忠君大節
可同于飛事親之孝殆有愧焉爲臣子者可不以飛
爲則盡孝于親而移其忠于君哉

詩曰

遣人求母向兵中孝道深期盡始終遭值時危能濟

精忠類編 卷之五 五

世墨縑徵起復從戎

又

不教胡馬渡長江誓取中原復故邦移孝爲忠全大

節中興名將更無雙

湯陰祀典

河南彰德府湯陰縣承奉

禮部正字二百二十三號勘合爲祀典事禮科抄

出本縣

奏奉工部善字五百五十六號勘合內一件前事准

禮部咨於禮科抄出翰林侍講徐瑄題臣謹按祭

法有云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歷代以來忠義之臣生有大功死有餘烈者載在祀典理不容廢欽惟我

朝

太祖高皇帝法古致治於前代忠義之臣必修祀每歲春秋二祭尤加重焉蓋旌表昔人之忠義實爲今人之激勸其於彝倫風化有所關繫可謂大矣臣近者欽蒙

勅差河南彰德府公幹因至湯陰縣周流社地方訪精忠類編 卷之五 六

得者老言有宋將岳飛生於其地飛之祖墳猶在臣因考之郡誌皆合竊以岳飛乃宋中興四將之一其初起由民間應募勤王大立戰功屢破金虜佐成中興之業其精忠大節足以貫金石而格天地歿後英靈不泯猶能禍福於人葬於杭州墓木南拱至今廟食其處所謂生有大功死有餘烈者揆諸祭法實所當祀

太祖高皇帝嘉其忠烈定在祀典惟湯陰之地實飛所產理宜建廟祀之茲者伏遇

皇上嗣登寶位明詔所頒於凡天下祀典神祇並令

有司敬奉祭祀修理壇廟矧今方將奮揚神武復讐雪耻滅其賊虜以成中興之功有如岳飛者誠宜崇其廟祀以激勸乎將帥且臣等見行選集民壯欲助官軍防禦尤當因土俗所尚表飛之忠義以風動乎士民然欲請令官爲立廟又恐勞民傷財臣因於選定民壯之後召集府縣及學官生徒里老人等計議可否衆皆欣躍願出已資工力蓋造廟宇並不煩官擾民伏乞

聖恩許令蓋造

賜以廟額仍令有司照依杭州廟例俾之春秋祭祀精忠類編 卷之五 七

則幽明均感神人共悅不惟湯陰之民知所激勸而在

朝將臣以及天下之人亦莫不知所激勸而興起其忠義之心矣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禮部抄出參照本官奏稱上體

詔書內事理下順民情各願出已資工力蓋造宋將岳飛廟宇以表忠義激勸人心及

請廟額仍令有司照例祭祀一節該本部掌部事太子太傅兼本部尚書胡濙等

奏奉

聖旨准他自蓋完了來說欽此欽遵會同本縣儒學
教諭袁純提調生徒里老人等各出已資工力蓋
造廟宇於縣西南景泰元年十一月初十日工完
伏望

聖恩乞

賜廟額仍命本縣春秋依例祭祀則忠孝之風益振
而人臣知所激勸矣奏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案查先該翰林
院侍講徐理題蓋造宋將岳飛廟宇

精心類編

卷之五

大

賜以廟額令有司春秋祭祀等因具題抄出本部已
將奏奉

欽依緣由行移欽遵蓋造去後今抄前因參照該縣
既已自出已資工力蓋完前項廟宇伏乞

聖恩賜以廟額行移翰林撰祭文該縣每歲春秋擇
日祭祀以勸忠義今將祭祀品物開坐景泰二年

正月二十二日尚書胡濙等題奉

聖旨是題做精忠之廟欽此除欽遵外本年五月初
三日於翰林院接出祭文到部合行河南布政使
司轉行彰德府着落湯陰縣當該官吏照依本部

奏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春秋二祭品物

猪一口 羊一隻 兔一隻 帛一段

三牲一分 粉飯一分 時果四盤

祭文

維某年歲次某甲子二月某朔某日甲子河南彰
德府湯陰縣某官等敢昭告于

鄂國武穆王之神曰惟神誕生茲土佐宋中興大義
精忠貫乎金石一世之短百世之長于茲廟貌景

精忠類編

卷之五

九

仰綱常茲惟仲春秋謹以牲醴庶品用伸常祭尚饗
武林祀典

浙江杭州府為申明祀典事承奉本布政司劄付
承准禮部以字四百四十七號勘合禮科抄出浙
江杭州府同知馬偉等奏該臣關前事臣惟褒功
者崇報之常典表忠者激勸之大端古昔聖帝明
王之治天下於凡人臣有功於民有勞于國者生
或未及乎爵封沒必詳載于祀典無非彰崇報之
禮而示激勸之道也洪惟我朝
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定鼎金陵既設廟以報

當世有功之臣復建祠以祀前代忠義之士其所
以崇報于已往激勸于將來

意甚至矣臣竊見有宋中興名將岳飛之墓坐落
本處郡城之西墓側舊有祠宇一所原無廟額近
因歲深塌損甚臣用已俸陸續修理將完及照本
府率由常例止是每歲十二月二十九日祭其忌
辰今訪知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見遵承禮部勘合
欽蒙

勅賜廟額頒降祭文定以品物春秋二祭臣以為宋
將岳飛生于湯陰葬于杭郡所生之邑既蒙

精忠類編

卷之五

三

聖朝歲兩其祭所葬之地豈宜異等伏望

聖上擴天地之量廣一視之仁乞

賜廟額祭文仍

勅禮部合無除免忌辰之祭照例一體春秋致祭如

此則忠于前代者不沒其善而陰沐祀享之

恩生于方來者有所感激而莫不奮勵其忠義之心

矣天順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奏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得先該翰林

院侍講徐程題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蓋造宋將岳

飛廟宇完備乞

賜廟額仍命本縣春秋依例祭祀以表忠義激勸人

心本部議定行移翰林院撰祭文該縣春秋擇日

祭祀以勸忠義將祭祀品物開坐具題景泰二年

正月二十五日奏奉

欽依題做精忠之廟除欽依外今照杭州府同知馬

偉奏稱岳飛生于湯陰葬于杭郡墓在郡城之西

舊有祠宇陸續修理將完每歲止是祭其忌辰伏

望

恩賜廟額祭文一體春秋致祭感激忠義一節看得

岳飛之在當時忠孝兩全觀其哲心涅背盡忠報

精忠類編

卷之五

三

國其忠義奮烈貫乎金石以故洪武初于

京都建立歷代帝王之廟特以岳飛從祀宋太祖

神位其湯陰縣止是岳飛生身之處別無遺跡今

杭州府城西岳飛墳所在焉洪武四年本部定擬

岳飛乃宋中興名將忠而冤死宜在祀典擬稱爲

宋少保鄂國武穆王每歲十二月二十九日致祭

今奏要除免忌辰之祭乞

賜廟額及照例春秋祭祀係是表揚忠義合無准其

所奏以彰

國家褒忠之典未敢擅便天順元年十月初八日

掌部事與濟伯兼本部尚書楊善等奏奉

聖旨是准他說與做忠烈廟著有司春秋祭祀欽此

欽遵合行本司轉行杭州府照依本部奏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春秋二祭品物

猪一口 羊一羸 酒一瓶 饅頭一分

粉湯三碗 果子五色每色重一斤

香一炷 燭一對 紙一百張

祭文

維天順某年歲次某甲子八月某朔越某日甲子

精忠類編 卷之五 三

浙江杭州府某官某等昭告于

宋少保鄂國武穆王之神曰惟神文武全才忠義

大節如日之光如玉之潔中興名將百勝無前以

勞定國祀典攸先時維仲春式修常事英爽如存

肅然而至尚饗

朱仙鎮祀典

河南按察司為正祀典以激忠義事准本司按察

使陳鳳梧關據祥符縣朱仙鎮鄉民石泉等呈稱

宋臣岳穆王祠廟一所在本鎮原有祭田七十

二畝道士掌看供香火之費已該分巡大梁道副

使王鏜將何中丞重建祠宇記文立碑在廟但春

秋祭祀止是鄉民行禮無官主祭反成褻瀆呈乞

定奪等因到職查議得

岳武穆王忠誠貫於日月動烈勤於鼎彝在宋南

渡時曾提兵是鎮以阻遏虜寇以保障地方而阨

於權姦不獲成功人心感仰至今未忘湯陰乃父

母之邦固有專祠朱仙鎮實保障之地尤宜崇祀

合無俯從民願明正祀典每遇春二月秋八月各

十五日行令祥符縣支給無碍官銀買辦猪羊酒

醴幣帛果品各項祭物至期開封府委佐貳官一

精忠類編 卷之五 三

員率同禮生親詣

岳武穆王祠內行三獻禮務在誠敬豐潔毋致苟

簡褻慢本司仍行提學副使王偉撰祭文一通及

開封府儒學定擬儀注永為遵守庶忠烈得以崇

報而人心有所激勸矣緣係舉正祀典事理合關

本司煩為轉達等因備關到司呈蒙撫按衙門俱

奉批允轉行儒學并祥符縣查照至期致祭施行

春秋二祭品物

猪一口 羊一羸 酒一尊 饅頭三分

粉三碗 燭一對 香一炷 紙一百張

果五品

諭祭

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越二十八日

丁卯

大明皇帝遣靖遠伯王瑾諭祭於宋臣武穆王岳飛

曰昔宋運將終克盡大義精忠丕著敵者畏之使
當時檜賊不生則有宋或未至絕豈但爾亡於賊
手哉朕纘承

天位今有事於

顯陵南之荆楚道經爾祠特命重臣諭祭於爾惟爾

精忠類編

卷之五

十四

欽承哉

祭告文

彭澤關西人都

惟王忠孝大節文武全才海嶽英風乾坤正氣矢

心銘背誓復中原大功垂成竟罹姦禍萬年公論

簡冊具存世道大開有國咸賴澤生也晚仰止實

虔三十餘年神交夢想異姓骨肉隔代師資每過

嚴祠益增痛悼茲以逆賊犯順奉

命徂征緬想威靈九原可起敢具牲醴祗薦鄙誠啓

我聰明相我將士摧堅撫順所向無前

宗社奠安神人胥慶

王不我棄我敢負

王惟

王監臨慰我忠蓋謹告

又

嚮以逆賊犯順奉

命徂征道經嚴祠實陳愚懇仰承

廟算憑藉

神休羣盜悉平兇渠殲獲

恩命屢錫將士凱旋境土奠安神人胥快王也玉碎

澤也瓦全感歎今昔尤不能不深荷我

精忠類編

卷之五

十五

聖君賢相之明良而痛王所生之弗辰也嗚呼忠誠

性有智勇天成正而無阿勞而不伐豈直有宋中

興名將第一真可以伯仲伊呂而失蕭曹也乾坤

海嶽之精常流行於乾坤海嶽間尚矣

英蒐忠鬼聚而不散光隨日月怒結風雷相我忠

良福我黔黎蓋洋洋耿耿乎如在也况中原疆宇

以中原

帝王御之且王之神無時無處不類從我

聖祖神宗在

帝左右也敢具牲醴祗謝以謝惟

王監臨永翊

明祚尚饗

張應福 魏縣人行

嗚呼惟公精忠貫乎星日正氣塞乎乾坤功未就而軀先殞雖含冤於一時忠愈顯而名愈彰實流芳乎百世且公儼然端拱于上而聞者造拜天下莫不知其忠檜俛然長跪於下而見者羅擊天下莫不知其逆也觀諸遺像驗之人心公不特為一世之忠臣而實為千萬世之忠臣檜不特為一世之罪人而實為千萬世之罪人矣又何冤之有耶

精忠類編

卷之五

三六

忠肝義膽金石不足為其堅勁氣直節松栢不足為其貞駿業隆功嵩華不足為其高芳聲徽譽江河不足為其長古之所謂不朽者非公其誰耶福因奉使夏州道經公貴里仰公忠烈不勝感愴謹陳菲品用伸獻告

朱炳如 河南布政

炳如少耽百家傳記每閱岳王傳至朱仙鎮之捷則欣然動色未幾賊檜計阻恢復以金牌取王還則愀然失色已而忍害王父子則又勃然變色且為淚盈盈數行下此少時也中年入仕路每過湯

陰王之故鄉也雖亟行必拜其廟而三致意焉一度朱仙鎮王之戰地也下車拜其廟且為聯對揭

之廟柱至今存焉及宦浙中六禩西湖之北王之神道在焉每出遊嘗拜其墓而並誦其遺墨咨嗟久之近歲總憲臬司王之故宅在焉每朔望則率僚肅拜春秋祀事炳如主之而致敬致懇或亦為神所歆也歲杪轉官報至炳如恭拜王祠以別謂不復再瞻神像詎今將赴河藩再過茲鎮乃停驂止宿王祠伏拜庭下恍然如在意生氣之猶存或神靈之我聽輒敢備敘如終仰止之誠遭逢之素

精忠類編

卷之五

三七

瞻依之久王必鑒其情實而不謂炳如為虛瀆也王尚啓予之思翼予之行俾政與人情相安法與天理相合務令兩河之民實受其福罔俾諸名公專美於前庶炳如仰藉王之麻庇助績榮名終必有可觀者倘王之生死忠義壯懷激烈英氣迅發當其時飲恨而未之酬含鬱而未之洩炳如媿非其人也當代為王効力以報成功於冥漠惟神其鑒佑之

馬 卿林縣人

嗚呼古之忠臣義士忌於權姦間於君而飲恨以

死者亦多矣何獨王使人百世之下痛憤激愴扼腕流涕而不能已邪蓋自古夷狄禍中國未有如金者也繫虜其君屠戮其人民必欲盡吞宇內而後厭而宋之君臣方且奔竄乞和請命勢可有為甘於不振華夏之辱亦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賴王及韓劉數公收合散亡抗黠胡百萬乘勝之兵誓衆血戰以圖興復中國幾滅而復存虜勢已成而遽失蓋力造邦家以致之君非若攀鱗附翼成功名者也及駐兵朱仙鎮大軍壓虜義聲動天中原父老壺漿以迎子弟特挺以待虜之心腹亦多內

精忠類編

卷之五

天

附蓋自王起兵以來百戰成勢以極此舉金亡計日而賊檜誤君金牌促召遂以殺王功忽廢於垂成虜復振於幾滅使忘身之臣不死於敵而死於獄豈不痛哉此幾一失南北遂分陵遲至元卒併中國豈真有胡運耶然自古恢復之君聞不圖全不聞縱敵高宗蓋爲無志而檜不足誅矣論者謂王違命進戰滅金以復死生惟君爲得道之權然李牧之不受代非耶李光弼固唐中興之將也一不入朝號令不行憤鬱以死君子病焉夫豈王籌之不審也或以宜如鴟夷之逃然讐國未滅任遇

精忠類編

卷之五

天

方隆禍機未見非忠臣去國時也至於并引雲憲以死豈緊忍親哉絕伍奢矣夫二子縱不爲子胥之舉寧忍讐而不誅檜邪兵連而敵乘是無宋也忘家存國有餘忠矣臣子之所難曲盡之矣故每閱史至此不覺痛惋涕下已則憤激嘯嘆掩卷而廢食者終日檜之肉豈足厭哉若夫王之大節崇勳則固不待所贊述卿鄴之後學也嘗過湯陰訪王之里閭而拜於祠今待罪浙臺敬省王之墳墓顧瞻喬木思王之英風覽宋故墟慨王志之不就乃爲文以祭其詞曰有宋失馭啓釁召戎滅鄰罔戒縱敵來攻良圖委棄僮昏是從割地輸財自底困窮胡騎長驅遂逼國都四京失守二帝爲俘男奴女妾萬姓何辜康王帝胄脫質圖存所任匪良匹馬南奔掃地借寇共彼長江苟安一隅同念舊邦胡馬南飲播越西東誰爲心膂澤死充隆桓桓維王雄略蓋世盡忠報國背銘心誓主辱臣死仰天橫涕讐恥未雪薪膽弗置國弱兵殘奮起力制服叛招亡百戰成勢氣吞沙漠聲振天地驕虜介衆林立雲屯一矛奮入萬馬崩奔恩重令嚴用衆如一天威神略盡無強敵駐兵朱仙虜亡可待胡

聽彼姦長城自壞灑淚還朝東身就獄臣罪未明
臣功可贖日月不照臣死亦速九泉不瞑國讐未
復雲憲惟親願同殞命有死無貳爲臣者定天下
傷心胡酋相慶噫嘻英翼如王乾坤間氣功業不
就茫茫天意大節旣明休光萬世猥彼奸權遺臭
何旣吳山之麓浙水之涯我我高封王神是依喬
木森天鬱鬱南枝有血其宮有儼其儀雷鼓雲旗
歛然其來倏忽而往湖水漣漪我來薦芳王其鑒
臨忠臣孝子萬古此心

前人

精忠類編

卷之五

三

恭承乏以謬遷今再受命而蒞茲仰鄉哲之光烈
兮敬薦芳而陳詞昔宋運之末造兮強虜崛而梟
鴟慘君臣之播越兮中夏墊而爲夷王奮義以秉
鉞兮歷百戰之艱巖大厦岫以將顛兮仗一木而
拄支翹成功之可待兮反信讒而戮之甘伏死而
無怨兮寄餘忠於南枝豈不知抗命之可權兮顧
臣節之未宜彼韓彭之菹醢兮同趨死而愆尤良
謝病以遺榮兮俟讐報而後辭嗟王之曲處其難
兮孰猶訾其瑕疵諒貞心之無憾兮激萬世而增
悲峻大義之旣明兮芥死生之可遺慨孔明之不

就分獨繼主之遺休極盡瘁以陳力兮寧運祚之
可知謀王忠之昭昭兮與日月而並輝英靈儼赫
以如在今庶鑒茲而不違

修志呈詞

呈爲修志事竊照精忠樹萬古之綱常允流芳于不
朽信史定百年之公論當載筆以無遺繫相州勝郡
迺蕩邑名區有赫岳王生當趙宋行山聳翠嶽降而
誕有奇徵湯水聚靈派衍而毓爲最秀神授偉略天
賦孤貞文武兼全好左氏習孫吳爲名將之第一忠
孝兩盡勤王師廬母慕信國士之無雙節槩孤高潔

精忠類編

卷之五

三

若嚴霜凍雪襟懷磊落坦如白日青天對壘而收寒
斬之功百戰百勝運籌而弘恢復之計愈出愈奇當
父老頂盆焚香以迎中原可定彼夷狄棄甲曳兵而
走舊業將興詎意勞瘁十年竟乃事空一旦亡論衣
冠之左衽可憐父子之駢誅時事良庸痛傷英雄故
多感慨念茲桑梓之墟尚有祠墓之舊願俎豆雖崇
于
勅賜而表章未著于詞林平職自叨任以來問值刑
名之暇乃蒐羅所及僭爲編纂之圖得先署臨漳教
諭舉人鄭懋洵所收集者討論於善修備潤色稿凡

三易業已成編名之曰湯陰精忠廟志凡十卷十

二類廟係

請額春秋有祀載在令甲繪之卷端昭盛典也作廟
圖志第一周流之社先坐在焉表暨修葺觀瞻歸然
過而式者儼而欽焉作先登志第二由源及流世代
章著作世系志第三載而下想見其人英風正氣
深矣猶生作遺像志第四生崇寧祭未迄紹興辛酉
年僅三十有九將卒斬獲戰功百二十餘次作年表
志第五傳以紀實詳盡為長作本傳志第六若子厥
孫罔弗爾似即女子者亦有烈丈夫氣一時諸將響

精忠類編

卷之五

三十一

應景從材智雖殊立功則同作附傳志第七特受御
札八十六通中興委卿有初靡終作宸翰志第八制
詔省劄何啻數百子孫世守與念拮据作絲綸志第
九料敵制變出奇無窮評議論裨益則徂游情風
雅筆掃長虹作家集志第十白孝宗建廟追封錫謚
祀事孔虔天壤俱麗作褒典志第十一碑記詩文奚
翅克棟闡幽吊古風教所重作藝文志第十二每類
冠以發例繫以論贊雖多蕪穢期成一家

精忠類編卷之五終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類編卷之六

明溫陵後學徐縉芳奕開甫襄輯

會稽後學陳國紀伯調參閱

東萊後學宋兆祥伯興校政

博南後學馬燁如弢叔編次

家集類

淳熙召對述

岳 珂 忠武王係

淳熙五年五月五日臣霖以知欽州召見賜對便殿
上宣諭曰卿家紀律用兵之法張韓遠不及卿家寬
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寬臣霖對曰仰蒙聖察撫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一

念故家臣不勝感激

昭雪廟謚述

紹興二十五年秦檜薨于位子熺勒令致仕高宗皇
帝勵精萬幾首欲復先臣官而時宰万俟卨嘗主先
臣獄力陳以為虜方顧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
可及紹興之末虜益猖獗朝廷始追咎和議太學生
程宏圖上書其略曰今日之事國家所以應之者先
務有四其一曰下詔書以感南北之士和議既行之
後為故相秦檜所誤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一旦思
得其死力必有以感動其心而奮起之故哀痛之詔

不可不亟下然詔不可徒下也首當正秦檜之罪復無辜之寃以舒天下不平之心而振其敢爲之氣且檜所以失吾南北之心者自趙鼎以不主和議而竄海外身滅家亡則學士大夫忠憤之氣沮矣自岳飛以決定用兵而誣致大逆則三軍之士忠憤之氣沮矣至如長告許之風起羅織之獄一言及時事不問是否例置死所使天下不知有陛下而欲人呼已謂之聖臣則天下匹夫匹婦忠憤之氣由此掃地矣檜所以失吾中原之心者亦有由矣士大夫陷沒虜中而家屬有在中國者和親之日檜既不能庇其宗族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以結其心而使之起義以報我乃反徇虜人之請而悉還之方其去時如赴死所中原忠義南望吞聲恨其絕望於我也今者要當正秦檜之罪而籍其家財雲趙鼎岳飛之罪而復其官祿然後下詔臣將見其懼忻鼓舞吐憤紓懷朝讀詔書而暮赴義矣上深然其言下詔論中原及諸國等人又詔燕北人昨被遣歸者蓋爲權臣所誤追悔無及又許先臣家自便盡室生還竄檜黨于荒遠削籍除名示不復用初以岳陽與先臣之姓同易爲純州至是復仍岳陽於是上意一孚志士爭奮汪澈以御史中丞宣諭荆襄諸將

與合軍陳牒以訟先臣之寃澈論之曰當以奏知諸軍哭聲如雷皆呼曰爲我岳公爭氣効一死都督張浚參贊陳俊卿聞此語皆悲感歎服孝宗皇帝泣祚之初首下詔曰故岳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屢立功效不自矜誇餘烈遺風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飛雖坐事以歿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制詞有云事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於秋毫外摧孔熾之強胡內

精忠類編

卷之六

剪方張之劇盜名之難揜衆所共聞會中原方議於橐弓而當路力成於投杼坐急絳侯之繫莫然內史之灰速更化之云初示褒忠之有漸思其姓氏旣仍節制於岳陽念爾子孫又復孤惻於嶺表欲盡還其寵數乃下屬於眇躬是用峻升孤棘之班疊昇齋壇之組近畿禮葬少酬魏闕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轅門之望豈獨發幽光於旣往庶幾鼓義氣於方來末云聞李牧之爲人殆將拊髀闕西平而未錄敢緩旌賢其辰告之語蓋指先臣建儲之議也臣雲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以禮祔塋子孫襁褓以上皆官之女

侯嫁則官其夫張憲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閔州
觀察使官憲子孫賜先臣家錢萬緡建廟於鄂州賜
其號曰忠烈詔三省曰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李
若樸爲獄官獨白其非罪令訪問甄錄旣而李若樸
除郎何彥猷妻劉氏經都堂具狀乞比類李若樸除
郎事理推恩奉聖旨何彥猷特贈兩官與一字恩澤
淳熙四年前太常少卿顏度奏請定謚太常議以宗
社再安遠適率服猛虎在山黎藿不採爲折衝禦侮
定亂安民秋毫無犯危身奉上確然不移爲布德執
義請謚曰武穆詔依

精忠類編

卷之六

四

改謚忠武謝皇帝表

龍位履尊亟舉恤功之典鳳綸賁寵載更節惠之文
洪恩滂灑於九京清議昭明於千古臣惶懼惶懼頓
首頓首竊以五百歲興王之主每先舊德以搜羅四
七際佐命之臣率至異時而旌顯蓋事久遠臻於論
定而名彰尤貴於實賓屬新負辰之朝庸軫聽聳之
念伏念臣大父先臣飛躬奮鄴下首陪鄗南高廟疇
勳誓白馬苴茅之約阜陵承志洗青蠅營棘之寃先
皇深慨於邦誣胙土肇分於王社凡始終純全之無
玷見聖神褒錄之相仍猶餘守死之孤忠未訂平生

之公謚惟往昔鼓旗之錫固嘗煥寶翰於天章而後
來廟宇之嚴亦許揭珍題之風烈質以曲臺之奏蕩
然開篋之疑游觀乾乘重回渙渥取危身之行灼知
奉上之盛心參克亂之辭更爲居邊而拊髀合故稱
而允愜仰獨斷之不遺立言併考於六家比蹟俾板
於二代雖斜谷隕星之變世所同悲在汾陽貫日之
忱吾斯能信顧擬脩而及此慚美報之謂何茲蓋恭
遇皇帝陛下如湯遂良繼武燮伐修政復東都之會
方大規恢圖容瞻西閭之儀爰思表式因闡當爲之
義用垂不朽之傳臣一自扣閭疊祇賜墮僅了子孫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五

謝皇太后表

正位東朝昭恤勳燹之舊演綸西掖誕揚謚策之新
卽已定之議合以爲稱使旣辨之旣久而逾顯澤深
蟠際感貫幽明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大父
先臣飛生逢百罹死抱一節思陵追想灼知黑白之
汗孝廟纂承適被丹青之典先帝赦排雲之譴殊恩
後裂土之封言念易名未全賓實賴慈闈保佑風聞
泰礪之盟故槁壤發潛夜吐豐城之氣肆力開於宸

斷以游舉於邦常義表危身撥蕞成鴻臚之奏勞旌
定亂見當年驃騎之征兼茲二惠之華渙若羣疑之
泮適追先志仰戴不謨茲恭遇皇太后陛下挾日
而升與天同大坤元應地物方慶於資生巽象隨風
事何嫌於申命庸假曲臺之誅以公直筆之傳臣猥
玷膺門親祗賜綽悼前寃之盡著幸遺責之無餘烈
既不瑕成德益欽於文聖勳猶未墜 戶願繼於舜
忠

謝賜褒忠衍福寺額表

惟聖朝之忠厚備勳閥之榮哀建刹奉坐雖申嚴於
精忠類編 卷之六 六

中令因名攷實猶示寵於丁辰重念先臣幸陪興運
自洗鳩浮之枉亟分佗佩之華直樛里於宮西嘗紆
天顧闕桑祠於墓左復下雲章褒先朝狗國之忠衍
奕世承家之福寵靈至矣存歿同之茲益恭遇皇帝
陛下命啟維新仁存念舊會同四海月咸贊於唐魚
駕馭群英日又來於燕駿發幽潛於前烈昭風厲於
後人臣猥紹弓箕親承綸綍魂如未泯肯渝三生焉
華之心孝尚可移誓竭九死鴻毛之報

改謚謝宰執啟

五位復尊不顯授能之業一言節惠大伸訕獲之寃

滲洪恩於槁壤之間凜清議於溥天之下事關風厲
榮決雲來竊惟委質之常經無若事君之通誼有能
持是志於國耳忘家之日未得見此情於謚以表行
之時益人衆能勝天固難辨鏤金之口然事久有定
論要當明泣玉之心煥乎念舊之彛章在此維新之
初政敢公異渥慨叙謝私載惟先祖之孤踪幸際高
宗之興運間開百戰夷險一堪推轂以前方自持大
有爲之主枕戈而臥必欲除不共戴之讐痛哉功廢
於蔭榮儵爾蒙生於營棘儼匪累聖委覆盆之監孰
令沉魂吐埋劍之光自歆茲像霍之儀繼祿以非劉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七

之典栢廟紀淳熙之額先揭標題松阡賜嘉定之名
復申 衍獨有鴻臚之謚未參麟筆之公仰乾御之
乘時廣豐中之宜照謂在昔考功之奏實本群情而
于今綜實之朝可無三錫爰示聽聳之感亟頒出綍
之恩撥忠愍之忠表危不顧身之行合武穆之武旌
亂能戡禍之勞攷古今二美之兼全僅葛郭兩人之
克稱世雖相去志寔與同若區區典漢之謀固莫緩
墮星於斜谷而竝竝昌唐之志竟難磨貫日於汾陽
使重泉之下已死而猶生則百代之後無疑於傳信
義該終始感洞幽明靖循塊北之仁端識源流之自

茲蓋恭遇某官道本致主德推憲邦居二三執政之尊股肱是寄佐九天大人之造心腹攸同無發號施令之不減有行賞論功而必當凡與品題之末者悉還議論之當然丹衷益彰白骨不朽珂粵從少日痛切籲天泣血辯誣雖曰有懷而畢吐以身任責常憂所願之莫償僅能滿蠅變黑之汗殊未滿豹留皮之望茲馬昭雪有若披雲揚名於世考之終所賴孤忠之盡顯鞠躬盡力死而已誓九頌以為酬仰首知歸披肝靡究

禁止墳山鑿石謝宰執啟

精忠類編

卷之六

八

竊以表峻山而聯漢苑五丞顯圃尉之司葬畢墓而啓周原六典設家人之嗶于以圖皇基於億載抑將示上瞻於諸臣維此西湖屹然北嶺寔據劔門之勝倍增鼎邑之雄地闢天開山明水秀左環雙闕蜿蜒蟠伏之蒼龍前拱三陵翔舞來儀之丹鳳顧形勢所關之甚重宜科條厲守之匪輕何姦人競穴於雲根致地脉浸戕於風水雖延紳之建白炳宸綍以如丹然攫金者不見市人爭欲狗貪夫之利在望氣者知有天子肯思壯帝者之居幸玉魚蒙寵於宗藩而石馬近隣於先龍歲月久遷於宿草子孫未替於掃松

夾長樂之宮左右章臺之可識像祁連之戰東西並冢之猶存念夙託於體遺况實形於躬睹荀心倪坐觀其斷鑿將侵尋立見於崩潰誼兼切君親之間理或動朝廷之聽共伸哀籲祈沐軫憐仰扣階符何遽正虞於鈇鉞俯頒堂帖主張大振於維綱迫司盡逮於群兇赦罪聿伸於三尺既示明刑於十日觀瞻之所且還舊觀於衆手賸剝之餘重塵東閣之尊再示南山之判尚窮殘黨庸戒後來貽郇公五體之書特紆心畫垂季布百金之諾更賜指麾靖惟委折之多悉自施生之造三熏登受十襲寶藏深谷為陵將永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九

壯黃圖之業漏泉有澤又能安絳水之阡阿身糜築甬責在膺門追惟賜剝之蒸嘗已拜化鈞之塊北迄迨再三之瀆皆詠終始之仁瞻維尹之嚴何止絲餘休於百世結躋回之草當知殫圖報於九原
賜褒忠行福寺額謝丞相啟
護栢祠之遺蹟固子孫追孝之情標蘭若之嘉名實君相念功之寵捧雲函而拜賜瞻台極以知歸於惟中興復古之朝每篤無競維人之烈考流風而懷將略方亟興拊髀之嗟崇報地以奉神棲允欲示因心之教定比雖存於同列吮榮蓋出於明時有如先學

密介近甸雖鄂國肇開於主社嘗假寵於分茅而阜陵已被之壘書尚銜哀於宿草所謂百年之封豕迄無一瓦之蓋頭人徒知下馬之恭僧豈識鳴鯨之供諸孫零落莫記春秋一念經營靡忘斯夕僅知偃躬申控於忱惻誠不自意遽拜於俞音曾軋章為日之幾何忽出紵自天而來下賁扶輿之翰墨迅傳驛之置郵至於四字之題榮甚九京之既寶章煜煥褻忘身徇國之忠金地莊嚴衍奕世承家之福湖山為之改觀泉壤至於回春旣彰風雲已往之遭逢復厚霜露方來之悽愴茲茲恭遇某官腹心宗社掌握鈞樞

精忠類編

卷之六

十

陟禹迹而張六師誕啓歸疆之效董周官而佐八柄益公馭幸之權謂將思昔以勸今要使循名而考實豈但示封人錫類之意抑以表國士死讐之心大聳觀瞻式存風厲珂幸以騰門之賤獲伸掃域之恭聲光頓發於幽潛肝膽不知其激烈申許墓犯松之禁矧嘗香被於覆存圖秦軍結草之酬所願愈殫於糜殞感深揮涕言不逮心

上遺事叙

臣生最晚然寔夙知先世事自幼侍先臣霖膝下聞有談其事之一二者輒強記本末退而識之故臣霖

亦憐其有志每為臣盡言不厭諄復在潭州時令國子博士臣顧杞等嘗為臣霖搜剔遺載訂考舊聞葺為成書會臣霖得疾不克上將死執臣之手曰先公之忠未顯免未白事實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沒幼罹大禍漂泊縲囚及仕而攷於聞見訪於遺卒掇拾參合必求其當故姑缺搜摭而未及上苟能卒父志死可以瞑目矣臣親承治命號慟踊絕自年十二三甫終喪制卽理舊編然臣思頃為兒時侍臣霖游宦四方帥廣州日道出章貢見父老帥其子弟來迎皆涕洟曰不圖今日復見相公之子時臣在侍側感泣

精忠類編

卷之六

十一

曰先公遺德猶在此臣霖亦泣曰豈特此地為然昔將漕湖北武昌之軍士百姓設香案具酒牢哭而迎有一嫗哭尤哀曰相公今不復此來矣家人念之者呼而遺之食問其夫何在嫗含食哭曰不善為人為相公所斬矣問其子若婿皆然當時特以為老嫗之哭與章貢父老之情等為懷舊念恩耳曾未知匹夫匹婦之心輕怨易怒至於殺其夫子若婿而猶念之非有大服其心者疇克爾因是微有所覺竊意舊編所載容有闕遺故姑緩之逮臣束髮遊京師出入故相京鐘門始得大訪遺軼之文博觀建炎紹興以來

紀述之事下及野老所傳故吏所錄一語涉其事則筆之於冊積日累月博取而精覈之因其已成益其未備其所據依皆條列于篇首而事之大者則附其所出於下蓋五年而僅成一書上欲以明君父報功之誼中欲以洗先臣致毀之疑下欲以信後世無窮之傳其敢忽諸謹昧死上

附錄叙

右劄詞翰林學士程公珙所擬撰也先王初被寶慶乙酉詔書寔先賜謚忠穆時程公以刑部尚書與今吏部侍郎王公暨對掌綸掖始聆昕庭之旨躍然喜

精忠類編

卷之六

十二

曰此聖上初政大慶實足以慰天下公議矣退即擬制以俟錄黃之下繼而宸衷未愜猶曰穆不如武當以諸葛亮郭子儀二謚之美者以旌異之於是復改忠武畫旨至中書適王公當視草遂更今制繼而程公以書來曰某甚願附名英烈而詞頭適不相值念具藁已成雖不得敬宣德意而快觀之初心不可不著見已寘所集外制中而表其事于其下聞將嗣金佗之編幸併傳以示來世因錄以寄嗚呼代言鳳池忠邪之所取正即更定之次第以知上睦之寵因所錄之顛末以見人心之公天下從可知也先王於是

不亡矣既刻是編不敢負程公所以加屋九京之意輒叙梗槩以爲附錄云

集忠武遺翰叙

臣竊惟先臣飛刻意於學涉獵經史尤喜春秋左氏傳與孫吳之書不爲章句不事華靡直欲致之實用故其將兵以報君父之讐爲謀以達奇正之權爲弓以奮決勝之勇爲矢莫而後發發無不中自束髮從戎未嘗一敗者其中心之蘊謀畧之所施往往見於表奏題跋吟詠之間隨筆敷露如出師一奏謝赦一表天下之士至今傳誦以未見全文爲恨先父臣霖

精忠類編

卷之六

十三

蓋嘗搜訪舊聞參稽同異或得於故吏之所錄或傳於遺藁之所存或備於堂劄之文移或紀於裨官之直筆掇拾未備嘗以命臣俾終其志臣謹彙次凡三萬六千一百七十四言釐爲十卷闕其卷尾以待附益曰表曰跋曰奏議曰公牘曰檄曰詩詞曰題記其目有八而奏議公牘復皆折而三夫題記非文也所以著其所向之志戎捷非文也所以叙其垂成之功或以參辯誣讒而存或以照應事機而錄至於建炎投劄之疏紹興建儲之議則以親書而密封焚藁而後奏雖侍膝之子弟入幕之僚屬且不可見特因記

載粗得其梗槩焉耳都上游之奏止班師之疏擣京洛之策出斬黃之請亦僅詳其一二而散帙不可攷者則益不能究知其幾也異時苟未溘先犬馬誓將搜訪以補其闕而備其遺庶幾先臣之志有攷於萬世云爾臣竊觀高宗皇帝報先臣建儲之札有曰覽卿親書奏深用歎嘉非忱誠忠謹則言不及此卿識慮精深爲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嗚呼方中原雲擾群盜蟬興先臣秘計大策朝夕可及復剴切皆當帝心至於嘉歎獎激未易殫舉此先臣之所以蒙被知遇而見於題品者如此苟不能撥拾以俟來哲

精忠類編

卷之六

十四

則何以章先帝知人之明敢援前詔昧死上之秘府以備采擇

額天辯誣通疏

臣聞天下之不可泯沒者惟其理之正也藏於人心散於事情雖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揚曖昧而未白然是理之在人心自有隱然而不可厚誣者是故伸屈有時而不同榮辱既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爲今日之榮而今日之屈未必不基後日之伸也臣先臣飛奮自單平宣政之間已著功于河朔高宗皇帝受密詔開霸府而先臣首被讒權益日是而歷官孤

卿專制困外未嘗有蚍蜉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明主自信不疑勳名既高讒甚橫出而先臣之迹殆危矣是時城狐負恃勢可炙手天下之士莫敢一撻其鋒而先臣之得罪也何鑄薛仁輔以不願推鞠而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辯其非辜而罷士俟以百口保任而幽之閹韓世忠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爲問而奪之柄最後有劉允升以布衣扣關而坐極典矣一時傳會之徒如方俟高則以願備煨煉自諫議而得中丞王俊則以希旨誣告自遙防而得廉車姚政寵榮傳選之流亦以阿附而並沐累遷之寵矣夫

精忠類編

卷之六

十五

賞者人之所甚慕刑者人之所甚懼也豺狼采頤而當路顧乃相率而犯之至於軒冕在傍睨而不視是豈人之情哉其必有大不安于其心而後不敢爲也蓋非特縉紳之流心知義理之所在乎恕之吏目擊以寬抑之莫伸者之所爲也而異時同列之將不敢以嫌疑而不言衡茅之士不忍以非位而不言奪柄而未至於僂謂未足以懲猶之可也朝上甌函暮拘天陛風旨之下凌虐可知訖不能追寸草之命僂及其身爲世大耻而先臣既歿之後復有程宏圖者大書直指以明先臣之克幸而大明當天讒伎悉殄而宏

圖之言適合聖意宏圖蓋未敢逆爲此望也然則是
理之在人心蓋如何哉紹興更化逐讒黨復純州還
諸孤之在嶺嶠者重以念先臣不忘之德意屬之孝
宗皇帝嗣位之初首加昭雪既復其官爵又賜之冢
地疏以寵命而錄其子孫予以緡錢而恤其家屬給
以元業而使之不餬口於四方旌以廟貌而俾有以
慰部曲三軍之心日月昭臨下燭幽隱雨露沾溉徧
及死生聖恩洋洋夏出史牒蓋自漢魏以來功臣被
誣誕謾無實未有如先臣之抑及其昭雪之際眷渥
有加亦未有如先臣之榮者也聖詔之下朝闕庭而

精忠類編

卷之六

十一

暮四海老耄重碑不謀同辭咸曰此太上之本心而
今皇所以奉承而行之者也忠憤之氣固有時而伸
而殉國之臣亦非奸邪之所能遏也蓋于是而三軍
北首死敵之志益銳中原來蘇望寬之心益切天下
抵掌撫足者亦遂少舒其鬱抑之氣此非臣私其祖
之言天下之公言也先臣果何以得此乎天下哉其
必有不泯於人心者存而非可以智力使亦以其理
之正而已何以明之汪澈宣諭荆襄周行舊壘見其
萬竈鱗比寂無謹譚三軍雲屯動有紀律乃竦然嘆
曰良將之遺烈蓋如此繼而列校造前捧贖訟先臣

之寃澈遂論之以當爲奏知之語此語一出哭聲如
雷咸願各效死力至爲有岳公爭氣之語澈撫慰久
之而啜泣者猶未止也故先臣復官之旨亦畧叙其
歸功之意先臣御軍嚴整雖小犯不賞非直以姑息
結之而使之然也卽此以明先臣之事蓋有人心之
所同而不待臣區區之辯然先臣之得罪天下皆知
其寃而不知所以爲寃請叙先臣之所以寃而後他
可言也蓋先臣之禍造端乎張俊而秦檜者實成之
俊之怨先臣不一也而大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
趙鼎命之怯敵不行迨先臣一戰而捷俊則耻之一

精忠類編

卷之六

十七

也視韓世忠軍俊迎檜意欲分其背鬼先臣執義不
可比行楚州城俊欲與版築先臣又曰吾曹當戮力
圖克復豈可爲退保計耶俊則怒之二也疆虜大寇
俊等不能制而先臣談笑取之主上眷寵加厚逾于
諸將先臣于俊爲後輩不十數年爵位相埒俊則嫉
之三也檜之怨先臣亦不一也而大者亦有三焉全
家南還已莫掩于撻棘縱歸之跡草檄辱國復汗醜
於室擦寄聲之問以至二策之合不得輒易大臣之
盟檜之私虜如此則主和之際豈容有異議然先臣
一則曰恢復二則曰恢復犯其所甚諱一也昔先兄

臣甫守郵會稽文惠王史浩謂之曰方代邸侍燕間常語及時事桮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嵩以資善之議忤檜卒以貶死其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矣然先臣善衆出師乃首進建儲之議犯其所不欲二也韓世忠謀劫使者敗和議得罪于檜檜命先臣使山陽以楮據世忠軍事且戒令備反側托以上意先臣曰主上幸以世忠陞宿府楚之軍則朝廷軍也公相命飛以自衛果何爲者若使飛楮據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及與耿著獄將寃公軍之說連及世忠先臣嘆曰飛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不辜被罪吾爲

精忠類編

卷之六

十八

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亟奏求見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旣而以詰檜且促具著獄著得減死犯其所深惡三也夫俊以其憾先臣之心而誦事於檜檜之憾先臣者視俊爲尤切唱和一辭遂與大獄况當是時輔之以羅汝楫之迎合王鵬兒之告訐万俟卨挾故怨而助虐王貴劫于私而強從則先臣固非以淮西之逗遛而先伯臣雲非以通書而致變張憲亦非以謀復先臣掌軍而得罪也雖然淮西之事御札可考也通書之迹書已焚矣惟鍛鍊之是從矣復掌軍之謀則又取信於讐人之說而必成於狂行之內

甚而陳首之事自甘軍法以實其言至行府與獄雖張俊極力以文致而其半亦自云妄矣明辯皆可覆也嗚呼寃哉籲天莫聞洪皓嘗奏事而論及先臣不覺爲慟以爲虜中所大畏服不敢以名稱者惟先臣至號之爲岳翁命及先臣之死虜之諸酋莫不酌酒相賀以爲和議自是可堅而查齋嘗謂人口虜自叛河南之盟先臣深入不已檜私于金人勸上班師兀朮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婿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先臣以爲信即皓之所奏而觀之齋之言其不

精忠類編

卷之六

十九

妄也臣故先述先臣之寃而後述所以爲籲天辯誣之意蓋先臣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而其內剪外攘之尤彰大者見者雖三尺之童亦能言其事破張用收曹成毆虔寇而歸之農賊叛將而降其衆擒楊么以清重湖戰李成以復六郡秘計成而劉豫廢忠信著而梁興來兩至淮堧而胡騎遁跡一至朱仙而虜將願降忠義百餘萬應於河北穎陳數十郡復于河南境土駸駸乎返舊矣而姦臣誤國亟命班師使先臣之勳不克自寃此又雖三尺之童亦能爲先臣扼腕太息也此皆不必備論獨以先臣受曖昧不根

之謗於今凡七十載雖忠義之心昭昭于天而山林之史疑以傳疑或者猶有以議先臣之未盡臣竊痛焉臣自髫髻侍先父臣霖日聞先臣行事之大畧誠恨不及逮事以親其所聞惟先父臣霖易質而命臣者言猶在耳不敢不卒厥志自束髮以來朝夕憂惕廣搜旁謗而訂正之一言以上必有據依而參之以家藏之詔本日月不謬而後書蓋如是者累年而僅成誠懼無以終父志而使先臣之忠無所別白乃於行實之中摘其未明者自建儲而下凡五條條皆有辯辯必有據庶幾上附信史下答先命使先臣之誣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二十

得因是而暴白於天下臣死且不朽矣臣重惟先臣得罪於紹興十一年之十二月而秦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之十月其間相距凡十四載而檜是時免煇烜赫威制上下蓋專元宰之位而董筆削之柄當時日曆之官言於人曰自八年冬檜既監修國史岳飛每有捷奏檜輒欲沒其實至形於色其間如濶畧其姓名隱匿其功狀者殆不可一二數大率欲破先臣之功以欺後世使後世以爲不足多恨天下莫不哀先臣之不幸且惜千載之後何以傳信如臣前所陳致禍之六條後所陳辯誣之五條雖天下之人戶知

之人誦之野老賤卒得於傳小夫庸俗騰於說按之詔旨而不謬驗之歲月而有稽可謂不誣矣然臣竊意國史未之書也抑臣聞之檜之始罷相也上召當制學士蔡崇禮出檜二策示以御札明著其罪日星焜耀垂戒萬古豈易磨滅哉暨檜再相深掩諱之公騰函章下台州於崇禮之壻謝伋家取之以滅迹焯焯煌煌尚敢舉而去之於先臣之事何恤哉嗚呼此豈特先臣之不幸廟謨神筭鬱而不彰檜之罪尤不勝誅矣金匱石室之書固匪臣所得而見然臣所以附其言于此者亦特見天下之所以哀先臣不幸之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二十一

意而痛直筆之無攷也嗚呼此顯天辯誣之所以不得不作也司馬遷之言曰要之死日而後是非乃定是非定於既死此人心之公論也而先臣既死之後秦檜方秉國鈞天下噤不敢議稔惡而斃繼之者猶一時之黨也中經更化嘗欲復先臣官而時宰以爲虜方顧和一旦無故而錄故將且召禍不可故還嶺嶠之諸孤復純州之舊號皆出一時之特斷而拳拳聖眷首發於揖遜而命之頃故先臣復官錄孤之事皆高宗之所親見而先父臣霖欽州召還賜對便殿玉音宣諭謂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則

孝宗之所以得先臣誣枉於闕安侍應之餘者蓋詳矣故一時辨先臣之事如李若樸何彥猷或生拜耶曹之除或死沐褒贈之典而睿旨曲頒且有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之語則先臣之事蓋可不辨而自明嗚呼聖意戾矣而時宰之所以進言者得非以先臣剿虜之功爲罪乎建炎初僞楚不就北向一時肉食者獻言曰張邦昌虜之所立宜有以尊顯之李綱虜所惡實敵可也上歛容曰恐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卽聖謨而論之則先臣之事可明時宰之言可闢獨以古人之言所謂是非至死而後定者蓋已出于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二十二

不幸而先臣之死餘二十年然後姦邪闢正論興九泉孤忠始遂昭雪此其不幸尤可哀也臣尚忍言之哉其他如以不附和議爲懷奸以深入奮討爲輕敵以恢遠畧爲不量彼己以不事家產爲萌異志以不結權貴爲妄自驕傲此臣又將哀檜之愚而以爲不必辯謹叙

鄂王碑陰記

鄂據上流爲重地宿師十萬進足以虎噬京洛退足以雄分吳蜀得建旌之勢江左莫強焉紹興初天子考麒麟玉冊之瑞觀黃旂紫蓋之運應天順動化龍

南翔長江湯湯天設之嶮金城千里亘重分收先王析符授鉞實膺專征之任雖往來調戍靡常厥居而大抵鄂爲根本隱然有藜藿不採之威珂嘗攷論地勢汎觀古今自三國而下代與南國者所守不一然負桐栢之陽山陽合肥廣陵濡須重鎮錯立帶之長淮包以南海皆足以扼東西之衝唯襄沔舊疆曼羨數千里上通巴蜀下接舒濮之郊川平野曠不設限塞擊柝之聲相聞朝馳而夕可至也皇上臨御一紀緬懷麟閣勲名之盛覽珂所奏顛天書思所以大慰乎九京相土宜莫如鄂遂荒全國裂而王之綸言申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二十三

褒溫厚灑噩不唯足以渙萬世無窮之寵其於辨論忠邪之迹蓋尤深著珂一介蚍蜉之言誠不知所以格天心悟主聽者謂天蓋高珂誠死且不朽矣載唯先王受命駐師之地營壘陳石至今歸然而乾道中又嘗詔賜沔陽之廟先王功烈遂與鄂相終始珂不肖身不逮事生二十有二年而後得以鉛槧片言追明地下之寃成先大夫易簣之志與念一及兢慙夙宵大懼馴媮闕襲而使聖朝旌忠非常之典不能宣昭方來乃以制詞刻之琬琰植於廟下以對敷今天子休命然則邇功名之所基以迄于成地以人重人

以地著揆厥所原夫豈偶然已哉

跋高宗御札乞出師奏後

右珂先大父太師忠烈鄂國忠武王手奏出師疏真蹟一卷高宗武文皇帝御札批其後於康靖康元二之禍酷矣烈矣不勝說矣楚齊代妖王綱絕矣先王發憤古鄴思潔思雪必欲挽河漢而決之一念既立高原對越驅馳忽憐叱咤奔缺障橫潰於既倒扶不周於將折此其立志蓋霍去病所謂不立家於匈奴之未滅諸葛亮所謂鞠躬盡瘁以正祁山之伐裴度所謂賊未授首臣不還闕千載相望異世同轍勳名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二十四

先究卒殞權孽此籲天之書所以俯仰天關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手澤散軼百年驚閱寶慶乙酉王春二月恭獲寶墨仍親奎札既以伸霜雪之痛遂可想風雲之節百拜誌襲庸附前哲

進呈百韻詩

臣一介孱庸濫饗世祿每念沉寃未雪直筆久污一意纂修五年勤瘁上于宸覽誤簡淵衷萬死尚寬大殞莫報今因追感先臣飛輒賦百韻詩一篇繕寫躬詣天庭投進伏冀聖慈特賜睿察昭白而施行之干冒天威

下情無任惶懼震越屏營之至

永祐當臨御重熙極泰亨物窮陞上復地大孽牙萌蠢爾戎真裔違吾海上盟腥羶盤九土氛霧塞三精於赫中興主初專九伯征赤符觀炳炳喜兆得庚庚四七膺休運三千協一誠乾坤恢闢闔日月洗明清天授堆壇策風興渭水英維時臣大父韜迹聖塵珉寶匣鳴長劔雄冠影曼纓衣裘供拜射燈火近韓縶聖世方求駿明神豈舍駢始從魚鑰守小析羽林兵嘗虜無車乘麾軍不鼓鉦熏門摧彥政汜水從問勅驛召班龍節犀軍下雀桁王師俱蓄縮胡騎愈縱橫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二十五

馬渡朝迎敵鍾山夜駐營狂瀾身砥柱大厦手支撐虜焰猶繁熾吳都忽震驚東巡傳警蹕右袒半公卿憤起宜興旅追收建鄴城大江誰飲馬五嶽更刑牲一蕩西江李重威固石彭利兵驅虎豹傑觀築鯨鯨玉帳旋平廣銅符遂帥荆皇靈期濯濯王事分傍傍沙漠通封豕山林息聚蠱神州宜亟復六郡乃先爭桀犬徒馮壘苗民敢抗衡銳師掀狡窟高堞復堅柵鼎澧兵方進湖湘寇輒平幾年克禍結八日駿功成叛將因資用降人豈畏阬開疆下商號結約到磁洛謀帥難張俊還兵慮鄴瓊但虞遺後患初匪厭紛更

沔鄂重歸鎮齊劉尚據京且羞離楚饌未用渡河盟
細柳千屯竈柔素萬瓦甍流民俱授畝戰士亦從耕
大滄祭如帶原田畫若杼連雲登美稼浙玉飯香秬
芻輓從今省兵儲亦頓廢吏貪無鼠碩民佚異魴頽
姑定鴻溝約交馳絕域伴鄰歡新玉帛冥術樂簞笙
未幾邊提草惡知野食莘禮容方濟濟革乘忽駟駟
虜斷昭雄起天威震隱微六師紛霧隼四校盛雷轟
戎駕爰方啟神鋒莫敢撓重髻欣再見父老喜前迎
義氣通諸夏謳聲沸八紘官兵颺集鷲胡穴泣聽狸
跬步聯京闕朝衣詣寢楹晉軍傳鶴唳楚幙聽烏鳴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二十六

長夜何時旦沉陰幾日晴是非從久定禍否待終傾
先帝資神武深仇愴父兄每懷得頗牧胡忍棄韓熙
哲監何嘗惑孤忠果漸明岳陽還舊號嶺表返諸悻
故壘營新祀畿封關賜塋用心傳舜子述事廣文聲
甘雨興僉稱青天豁又盲先臣死不朽聖德浩難名
陛下今湯禹王臣昔散閔令圖天廣大盛烈日鏗鉤
心術參堯運規模紹漢宏遺形高閣繪良辰盛朝府
故將幸非遠微臣矧敢輕傳譌稽史謬收俗訂言諱
日繁無虛筆雲章有滿籥竹書皆歷歷玉訓尚鏗鏗
願輟清朝暇叨承乙夜呈作詩哀寺孟覽奏念緹縈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二十七

譜畧

岳鍾靈

忠武五十八世孫

恩錫茅封寵光昭寰宇榮誓懷如皓日忠報畢餘生
蓋聞諸先人我岳氏實唐虞四岳之裔賜姓為岳唐
末五季初有諱休者居山東東昌府休生彥真周元
帥彥真生海海生孟林孟林生鉉鉉生渙渙生成乃
徙河南湯陰縣成實武穆王之曾祖贈太師魏國公
配楊氏慶國夫人家譜以成祖為始祖成生立贈太
師唐國公配許氏越國夫人立生和贈太師隋國公
配姚氏周國夫人和生武穆王王從宋高宗渡江後
塋臨安王生五子雲雷霖震霆我派實出於王祖第

三子霖先守王墓居臨安雷居嘉善震寔居湖廣霖
第三子珂封鄴侯勸農嘉興郡子孫遂家焉珂五世
孫琳官金部主事生二子啓之茂之琳死臨安次子
茂之同母程氏先歸嘉興寄父柩於靈隱寺令長子
啓之守父柩以世亂逝山東金鄉縣啓之生堅堅生
本源本源生天賦天賦生彥聖又以世亂隔山東郡
縣彥聖偕母姚自金鄉走碭山復走蕭縣黃栢口
明興高皇帝平定守內詔民占地而業姚裂袂黃段裙
爲標占黃栢口地三百頃遂定厥居彥聖年尚幼據
家譜以始祖岳成爲戶名至今納戶當差猶遵成祖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二十八

名彥聖生五子寬安賓山玄以下地殷繁後桃山澤
馬頭令我寬祖應役桃山其祖安賓山玄仍居黃栢
口而子孫傳派載在總譜桃山之有岳氏則自寬祖
始也靈據祖誥祖譜祖像祖敕併祖親筆字跡呈縣
願捐已貲建立祖廟捐已田三頃備供二祭申三院
俱蒙詳允仍世給奉祀生員一名令靈子慶鳳襲生
員主祀續蒙各院復給禮生三名以備行禮之用以
表先烈以萃族人之渙乃復先世故譜增以近代孫
支修爲成書繙囊繙繙以藏諸廟以行岳氏子孫無
疆之派顧簡編浩繁未易刊布則又撮譜乘之大凡

爲岳氏譜畧首繪世系圖次爲世系表俱祖武穆王
遵王也我岳氏耀先垂後胥王之烈也圖自金部公
而下分爲二派茂之稱嘉興派祖啟之傳至成祖稱
蕭縣派祖次爲世系表列其名字爵秩及配妣姓氏
生卒塋墓子孫若干而無聞者闕焉岳氏子孫徧天
下而獨及嘉興者則以嘉興恒相問譜牒可據非
敢有差別於其間也畧成付削刪摹爲百帙凡我岳
氏子孫戶畀一帙簡明該盡一開帙而本源支派瞭
然在目如黃河之東千流萬派而總源於星宿又如
參天豫章百幹萬條而荷一根以敦其化嗚呼凡我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二十九

族衆讀岳氏譜畧而敦睦之心油然而不容遏矣時秋
嘗以遂闔族而燕於寢靈乃揚觶而言於衆曰凡我
昆弟暨諸子孫亦知靈建祖廟修譜畧之意乎良以
凡我族衆胥武穆王之血胤也無忝於祖則孝矣王
精忠純孝人也精純之極薄日月而貫金石以故自
宋至今神明赫奕如鞭霆御風而行於八極爲血胤
者而忠孝無忝於祖則奠灌祖廟無慙色也披閱家
乘無慙色也苟其不忠于君不孝于親則入祖廟而
瞻椽桷寧不赧頰而汗下乎披家乘而遡本源寧不
頰頰而汗下乎我族衆其可不凜凜而思也僉曰唯

唯靈乃次其語而叙之復跋之於譜本亦惟欲我族
眾忠孝無忝於祖焉耳矣

乘畧

岳駿聲

忠武五十八世
孫刑部主事

樂氏邈始祖而上迄于宋世為湯陰人實出武穆王
為岳氏按譜自武穆被難而二世孫珂用父續忠侯
霖命痛先王為榆賊所陷日夜自誓必雪其憤于朝
乃即安嘉定間由承務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勸
農事既多惠政則構一第于郡西北隅顏曰金佗坊
時以其間撰顯天辯誣天定錄程史等書表進寧宗
寧宗嘉付史館詔封武穆為鄂王名其書曰鄂國金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三十

佗粹編復述緣綸傳信諸錄三十卷為金佗續編藏
于家累官通奉大夫寶謨閣學士進戶部尚書封鄴
侯以奉先墓歸老江湖而四世孫琳仕度宗朝為金
部主事宋亡隱去義不臣元依王棻于杭疾革無以
葬火厝于浮屠側遺配為嘉禾程氏熒熒二孤長啟
之寄寺中與父櫬相倚次茂之程氏孀歸母族訪鄴
侯金佗故第居之已而茂之以母命捧父遺骨合葬
象賢鄉至德里隱依終身以避胡氛自號為安樂處
士茂之再傳而為賢賢皆問學築空湖南日與張翔
南陳彥博等吟嘯往來扁其室曰容膝彥博為之記

而奮其所藏宸翰家牒悉付彥博訂成之日陳先生
遺像及金佗等書于中堂焚香禮而里中稱為南湖
退叟退叟三傳而為彥賓仍號為樂耕氏而其弟彥
中為樂開氏遂以氏姓益洪武改革是也是時岳氏
諸宗所見抑金元隱約散處江鄂吳越間無慮千數
而樂安一派自武林來者則或在金佗坊或徒長水
里或徙桐鄉後入嘉善其姓氏或改為岳或仍為樂
其畧載郡志中族繁而勢渙名字或顯或晦未易齊
一而提舉公一派則以樂氏為我長水始祖至今祖
屋數椽猶係趙宋年間遺物毋深堂構之思時切凡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三十一

楹之感倘仁人君子一言華袞章顯先澤其自先武
穆王而下九原載色矣

武穆王遺像記

余小子元聲和聲駿聲從齟齬間侍先大人虞衡
公奉先世所寶穎昌降將康麒生祀武穆遺像於
家廟每一展拜生氣凜然居常過庭之日先虞衡
公時以姓氏未白為遺憾越歲在乙巳和聲始以
復姓疏請得

俞育之明年是為丙午夏七月余小子元聲復得謁
宋孝宗所鑄冊封遺像旋復迎祀家廟像貌森如

鼎爨羅列悲喜交集感慨不禁乃攜拾譜牒遺文累其事而書之曰嗚呼痛哉我王王之遺像何昉乎益

宋孝宗在潛邸時痛念

高宗之和議不可復挽紹興之夙耻不可復雪武穆之奇冤無以服天下臣民之心所以命樞密司判樂則生鑄全身銅像以彰永世英靈蓋改元之日優賚精忠曠典也像製朝衣冠手執圭圭鑄奉旨二字志特恩也像胸前鑄盡忠報國四字表王素也像背左右鑄唾手燕雲誓欲復讐而報國矢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三十二

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二十二字卽王和戎表中謝語也概王行事也像側鑄子霖敬祀綿綿永傳八字示王之子孫無忘厥祖也像背中鑄南宋紹興三十二年壬午秋七月樞密司判樂則生造志代志時志所造也錫之以御券券辭有云朕不遺終始之大義有負臣盡死之完節志憾也寵之以銅冊冊文有云子四孫二照序封官加祿永享血食廟貌長新無朽朕意重血祀也嗟乎此乾坤何等時也

高宗爲金兵所逼航海越州改州治爲行宮駐蹕

叶龍山南渡士夫方屏息會稽不敢望錢塘以東卽我武穆子孫

孝宗所首詔還右承事郎霖祖輩亦不得已奉武穆之祀而依棲于白水邨霖以是傳之鄴侯珂珂以是傳之承事郎覲覲以是傳之江夏永邁邁以是傳之監泰州酒庫涇涇以是傳之琳琳在

度宗捨攘之秋爲金部主事時年四十有三知天下事已不可復爲而身亦垂死涕泣而道其程氏夫人及其二子曰天下荒荒武林一片土且爲豺狼所踞之地祖靈血食將何托乎遺像祭器久已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三十三

藏之山中可無慮覆陸惟二子茂之與咸尚幼汝善携之嘉興母氏且金陀里可棲也于是程氏夫人始携二子歸金陀金陀蓋鄴侯珂勸農嘉興郡時所治第纂金陀粹編故處也居無何胡元易姓兵戈擾擾甚且構難我宗蓋自琳祖而下十一傳至我父避姓藏名隱約長水因循幾三百餘年春秋霜露祇付長歎至我父虞衡公易簣時再提小子耳囑以祖先未竟之志于是我弟和聲始慨然發憤疏姓氏緣由上

請辛

聖天子洞察宰輔龍江先生贊襄

俞旨下所司海內學士大夫始知先武穆詔還橫表

子孫猶在人間而姓氏始白余小子方奉

聖恩料理追崇武穆及鄴侯祀事而有貿布之客從

越州來携我祖珂嘉泰四年所鑄奉祀武穆鼎至

鼎篆文云哲鑑當天洞燭九泉之枉寵章列地榮

超五等之封寶

寧宗甲子十年事也余因叩之以故則曰此諸暨

山中故物也于是小子始乘皮而踪跡其地披蒸

而望其塊然而獨存者而武穆遺像始儼然復出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三十四

而秦國夫人李氏續忠侯霖祖及孝娥祖姑鄴侯

珂祖三代銅像依然完好即

孝宗所賜銅冊御券遷豆亦復種種具在嗚呼哀

哉我王世果何仇于王王亦何仇於世二十餘年

而汗馬半壁撐持東窓禍起以至三十九歲飲權

奸之毒而死亡不能保其身身死垂二十餘年賴

孝宗之英明而僅僅以像祀則已恨矣其像傳之

子孫垂五祀又飲胡元之毒幾祀又不復再祀埋

沒于空山大澤之中長憾于清風明月之夜又垂

三百餘年至于今日而始得生生死死徃徃來來

于一堂之上即余小子感慨泣下且不知天地之

所持載日月之所照臨鬼神之所屈伸四時之所

消息而况我王襟期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其

欲嗔悲愴將無有先天地而獨存後天地而不老

者耶余小子元聲暨和聲駿聲輩拜王之遺像感

王之英爽越數百年如一日敬破涕而書之以遍

告為我王之子孫者

復姓疏

原任禮部精膳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假滿

候補臣樂和聲為懇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三十五

恩復姓以明先系以廣孝治事職和聲由萬曆二十

年進士歷任今職祖父隸籍浙江嘉興府嘉興

縣累傳日久原職先世實河南相州湯陰縣孝

悌里人系出有宋彰義節度使歷封忠武王岳

飛後自職祖飛與養子雲被難所生四子俱流

嶺表至孝宗隆興間特恩賜赦恤錄有差季子

續忠侯霖生第三子珂歷官寶謨閣學士封鄴

侯初任勸農嘉興軍事顯著惠政載在郡志彼

時賜第城西北隅所建有金陀坊相傳故址猶

在珂生承事郎規規生江夏丞邁邁生監泰州

酒庫逕逕生金部主事琳琳娶嘉興程氏女生
子茂之而號樂安維時金元再易胡氛熾橫國
郵家難徙倚避匿子孫悉去岳姓而以號爲姓
樂安再傳樂貴一始仕

皇明官爲提舉派宗累世遂以樂姓入籍嘉興縣象
賢鄉已徙梧桐鄉已徙長水二十一都嗣後八
傳而至職本生父九德賢嗣父九舉九德生職
兄元聲職弟金聲及職三人先是職家自有朱
以後世鮮貴仕多習耕農恭遇

太祖高皇帝廓清胡元用大一統而職祖貴一僅授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三十六

提舉然猶以耕爲業至職生父九德始爲桐鄉
縣儒學增廣生員居常每念先人在胡氛混濁
之世恒觸忌於姓名當

昭代平明之際豈覆盆於日月向爲農服猶可隱約
因仍既列青衿寧忍宗姓改易每與職等言及
輒爾淫淫淚下而生當嘉靖末年拮据倭奴寒
丁徭役一破產於軍需再廢著于漕廩皓首一
經蹉跎未改至職兄弟荷蒙

聖恩策名仕籍思及菽水生存之時爲水瀝木本之
圖而忽于萬曆三十年生父九德齊志見背職

以假歸本生母暨嗣父兄弟備述遺訓云職兄
弟叨受

國恩二十餘年祖宗姓氏迄未陳改報本之義不明
移孝之忠安在臨訣嗚咽逾時未瞑職跪聽之
如刺如割竊思先臣飛身創大虜手復神州精
忠不白奇冤受誣雖屢蒙
褒顯而子孫猶以被禍餘烈血脉未明先靈無託職
心所大不安者一也恭遇

皇帝陛下孝治之朝嘉與臣民微顯闡幽凡孤發苦
節遺佚貞操無不悉耀光明而職宗以極忠後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三十七

裔自忘厥祖先猶黯汶辜負
聖世職心所大不安者二也職父子兄弟組綬重縫
疊何

恩榮天高地厚纖毫皆先臣危身極慮之遺而不及
今控籲以明宗收族食其報而忘其始長爲祖
宗之逆子覩焉天地之罪人職心所大不安者
三也先臣忠武墳墓向在武林累代榜剗山塲
禁步勒載明晰自子孫姓氏不白祭守失職而
空掘侵牟牛夷樵牧職心所大不安者四也忠
武向有特廟不失香火而第三孫珂者仕多風

績文擅國華所撰金陀粹續程史愧郊等書既
昭雪前憤充膾炙時口至于嘉郡改聲較著律
之忠孝兩為不愧自子孫姓氏不自尸祝無考
而公不列于各宦私不祀于鄉塾虧損風教良
非細故職心所大不安者五也伏覲

大明會典一款凡官吏人等或年幼過房乞養欲復
本姓者具

奏改正欽此又查得萬曆三十二年三月內直隸

廬州府錢汝梁奏復卜姓該部查覆

准復遵依訖今職歷世苦情迥異汝梁而改姓事體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三十八

正與相同敢此仰控

君父之前備陳微臣姓氏顯晦緣由伏乞

皇上遠念前代報國之忠俯憐微臣奉先之孝

勅下吏部查職所

請別無違碍

准復原姓職家父兄弟合族人等隸名魚鱗赤曆

者悉與改正肄業當差使歲時伏臘霜露興感

猶得與族屬子姓一上先臣忠武岳飛之墓而

飛孫岳珂容令職宗共捐已貲自行祠守一以

慰忠良于異代一以明宗系于

治朝則普天罄土悉仰

陛下顯遂深仁而微職子子孫孫永圖報效罔極矣

臣不勝悚慄待

命之至為此親賞具

奏以

聞伏候

勅旨

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具題十二月

初八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三十九

吏部署部事左侍郎楊 等具

題為懇恩復姓以明先系以廣治孝事該本部稽

勲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原任禮部

精膳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假滿候補樂和

聲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查得

大明會典內開官吏人等或年幼過房乞養欲復本

姓者具奏改正欽此隨據本官同鄉見任禮部

主客清吏司主事陳德元結得樂和聲實係宋

忠武王岳飛第三子霖的裔霖傳子寶謨閣學

士岳珂珂傳第四世孫金部主事岳琳琳傳子茂之號樂安從杭遷居嘉興路金陀坊故宅避仇改姓從號爲樂再遷嘉興縣長水二十一都相傳一十八世公有嘉興府志開稱名宦岳珂孫九德等語私有本官家譜武穆五子宗枝圖派可考並無違碍詐冒情弊等因結勘前來又查得萬曆三十二年三月內直隸廬州府知府錢汝梁奏復卜姓已經本部勘結覆奉

欽依復姓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會典著復姓之條爲過房乞養者設耳夫過乞其小者

精忠類編

卷之六

四十一

也猶不敢背本始而孤

朝廷推廣孝治之意况先臣忠武王岳飛之後乎飛在有宋爲究臣盡忠報國不再傳而寃已明飛千萬古尤爲忠臣大節昭天可歷世而姓不顯旣經樂和聲具奏前來又經同鄉官具結與郡志家圖相同且無避軍匠匠情弊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將本官改復岳姓仍移咨戶部轉行原籍官司將合族人等俱行改正當差至于忠武祠墓原奉

明旨地方有司與該管子孫遵照榜祠崇祀護持其岳珂香火聽和聲宗人修葺崇奉非本部職掌所得聞也緣係懇恩復姓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謹

題請

旨

萬曆三十四年正月二十日具題二十六日奉聖旨是欽此

吏部爲懇恩復姓以明先系以廣孝治事該本部題稽勳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原

精忠類編

卷之六

四十一

任禮部精膳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假滿候補樂和聲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查得

大明會典內開官吏人等或年幼過房乞養欲復本姓者具奏改正欽此隨據本官同鄉見任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陳德元結得樂和聲實係宋忠武王岳飛第三子霖的裔霖傳子寶謨閣學士岳珂珂傳第四世孫金部主事岳琳琳傳子茂之號樂安從杭遷居嘉興路金陀坊故宅避仇改姓從號爲樂再遷嘉興縣長水二十一都

相傳一十八世公有嘉興府志開稱名宦岳珂
孫九德等語私有本官家譜武穆五子宗支圖
派可考並無違碍詐冒情弊等因結勘前來又
查得萬曆三十二年三月內直隸盧州府知府
錢汝梁奏復上姓已經本部勘結覆奉

欽依復姓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會典著
復姓之條爲過房乞養者設耳夫過乞其小者
也猶不敢背本始而孤

朝廷推廣孝治之意况先臣忠武王岳飛之後乎飛
在有宋爲冤臣盡忠報國不再傳而冤已明飛

精忠類編

卷之六

四十二

于萬古尤爲忠臣大節昭天可歷世而姓不顯
既經樂和聲具奏前來又經同鄉官具結與郡
志家圖相同且無避軍匿匠情弊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將本官改復岳姓仍移咨戶部轉行原籍官司
將合族人等俱行改正當差至于忠武祠墓原
奉

明旨地方有司與該管子孫遵照榜劄崇祀護持其
岳珂香火聽和聲宗人修葺崇奉非本部職掌
所得聞也等因萬曆三十四年正月二十日吏

部署部事右侍郎楊 等具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知會爲此合咨前去煩照部
覆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須知咨者

戶部爲懇恩復姓以明先系以廣孝治事浙江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吏部咨該本部題稽
勳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原任禮部
精膳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假滿候補樂和
聲奉前事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

精忠類編

卷之六

四十三

大明會典內開云云隨據本官同鄉見任禮部主客
清吏司主事陳德元結勘前來隨于萬曆三十
四年正月二十日吏部署部事右侍郎楊
等具題云云二十六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合咨前行煩照部覆奉

欽依內事理轉行原籍衙門一體遵照施行等因到
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照會浙江
布政司查照題奉

欽依內事理轉行該府縣將樂和聲及嗣父原封主
容清吏司主事樂九臯兄原任工部虞衡清吏

司署郎中事樂元聲弟國子監監生樂金聲并合族人等肄名版籍者俱收復岳姓其忠武祠墓向在杭州累代榜劄山場禁步勒載明晰居民毋得侵牟樵牧如有違犯許子孫之賢而守禮者具告究處岳珂象賢武穆雅有文稱祠宇聽本宗自行修葺崇祀俾精忠苗裔顯於清時江壠松楸垂之永久俱無違錯未便須至照會者

禮部爲懇恩復姓以明先系以廣孝治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吏部咨該本部題稽

精忠類編

卷之六

四十四

勳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原任禮部精膳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假滿候補樂和聲奏前事等因看得本部儀制清吏司員外郎岳和聲具奏復姓事理既奉

明旨無容復議相應照會浙江布政司轉行原籍官司將

累朝

勅建忠武王岳飛精忠祠墓查照原額祀典歲時躬行禮祭青令該管子孫中之賢而守禮者崇奉護持祠墓山場不得擅買擅賣以起釁但有營

圖微利喪狎神宇以孤

朝廷顯忠盛典聽令呈告依律究治其本宗自願于嘉興府地方捐造鄴侯岳珂祠一節查珂在朱名宦本府列在郡志孝繩祖武文擅國華香火祠守良爲不愧所在有司聽于本處捐造修舉一體奉祀仍各榜示祠所以禁違慢以垂永久爲此合行照會前去煩照部覆欽依內事理遵奉施行須至照會者

異感類

金山禪卜

精忠類編

卷之六

四十五

初檜矯詔召王王不逆其詐遂挈子雲同趨臨安偶夢兩犬相對言傍二人裸體侍立因渡江走金山寺卜之道月長老長老曰此凶兆也二大中間着一言當是獄字傍立裸體人殆同受禍者耶此行恐有牢獄災不如遂潛隱江湖林野間庶幾免乎王曰師指引固是善路倘神天有眼必不使忠臣陷于不義違命避禍豈人臣所宜遂別去長老送之江干復說偈曰風波亭下浪滔滔千古留心把舵牢謹防同舟生意反將人推落在江濤王不聽竟墮檜後狡謀下大理獄比万俟卨傳會鍛鍊引王至風波亭下王始悟

道月長老之言嗟無及矣

靈隱魔譚

賊檜自謀殺王後心神恍惚常見王父子將佐諸冤
魂時時從空逐擊凄慘萬狀莫必其生因同妻王氏
詣靈隱寺作齋供祈懺悔至則壁間有新題一詩云
縛虎容易縱虎難無言終日倚欄杆三人眼內銜冤
泪流入襟懷透膽寒訊之則一風魔小行者書
思首句是與其妻東窓下密語人無知者何以書此
因召行者詰之曰此詩是爾記得寫來抑自作也行
者曰這詩是汝做來却是我寫來檜夫婦大駭復問

精忠類編

卷之六

四十六

之曰既是爾寫來緣何將膽字放得如許大行者笑
曰我膽字大還不如汝膽更大檜默然已入齋堂終
猶豫行者言不憚復命呼行者手挾火筒逕至
檜前檜取二齋食遺之行者手劈開盡傾其餽于地
檜怒責曰吾所賜何得將兩箇餽都傾了行者曰我
傾餽止兩箇却不似汝傾陷了三四箇影語檜愈驚潰
妻王氏從容語之曰爾風症從何處得來能醫治否
行者曰從東窓下傷涼得來影語如今無藥家附
子如何醫治岳家文檜夫婦益錯愕憂疑莫敢對
已復詰之曰爾果能詩乎或人教爾寫得來否行者

曰我因風得了胡言胡語影語才能做出來檜
曰爾既能吟當以我為題吟得好即與披剃為僧給
與度牒行者將火筒吹地先畫成二聯云

久聞大德至公勤 占取朝中第一勲

都總忠良扶聖主 堂堂功業庇生民

行者僅書此四句却不奏下韻檜曰如何此詩不即
做全行者咲曰若見詩全影語爾死期近矣檜曰
我不惟爾須湊成下韻行者又將火筒畫地續成二
聯云

閉謀解使諸方用 寒智能令四海遵

精忠類編

卷之六

四十七

賢相一心調國政 路行人道感皇恩

檜看詩罷命給度牒去剃頭行者曰不去不去汝殺
人教我剃頭影語檜躊躇間見行者戰戰兢兢執
火筒在手因問曰爾手執火筒緣何不放厨下行者
曰此火筒有些反處雖戰戰兢兢亦不敢放下檜曰
只一節竹有何反處行者曰有人吹着他便送得一
火兒灰飛烟滅雖是一節竹他兩頭相通若不是我
拏住他少時引得狼烟來壞了人家舍積影語王
氏因見言有所指亦自驚疑阻檜曰丞相何必區區
問此風魔觀其題詩影語都省不得問之徒惑亂心

曲行者曰詩既不省只恐不是順理做的你看那橫行麼橫因橫視乃寓久占都堂閉塞賢路八字遂大怒令左右推出杖之行者拔檜案大叫曰我觸犯丞相只是無禮不曾殺了大臣如何便杖王氏勸止之令去西廊下吃飯眾僧慮只連累併力推向西廊行者連叫慢推着夫人令我去西廊下吃飯他却要東窓下餽飯影語當語語訖逕走西廊後義士施全刺檜朝門不克檜殺之王氏因指行者詩全死近之言恐爲主使檜乃遣何立捕行者行者入禪房遂化去第緘一小匣于案上書云付秦檜收拆立以報檜檜

精忠類編

卷之六

四十八

敬視之內小帖遺一詩云脫下袈裟起了參懶于塵世守山菴三食齋飯無心戀百歲功名沒意于性若白雲穿冷岫心如皎月浸寒潭太師問我家何處只在東南第一山後不知其所終云

隗卒負堊

孝廟追復岳飛官爵收召其子孫使給還元貲帑主其當時所得止九千緡物耳其斃于獄也實請具浴拉脇而殛獄卒隗順負其屍出踰城至九曲叢祠中故至今九曲五顯廟尚靈順堊之北山之唇身素有一玉環順亦堊之腰下樹雙橋于上誌焉順死謂其

子曰異時朝家必求求而不獲必懸官賞子以是告矣後果購瘞不得以一班行爲賞隗子以告時無他珠玉殞而屍卒如生尚可更歛禮服

押衙見對

宋押衙何立秦檜差往東南第一峰構幹即訪風恍惚人引至陰司見檜對岳事令歸告夫人東窓事犯矣復後因即棄官學道蛻骨今在蘇州玄妙觀爲蓑衣仙按秦檜妻王氏素陰險出檜上歲方暮王誣獄氏向大東窓下付兒偶傳柑檜取柑一枚及其皮幾蓋若有思者王氏問之檜語之故王氏笑曰縛虎易縱虎難擒意遂決手書小紙冷老吏赴獄中遂報王死

精忠類編

卷之六

四十九

西湖真報

檜殺忠武後挈家游西湖舟中得暴疾見一人披髮瞋目厲聲曰汝誤國害忠罪極惡大我已得請于帝矣汝當受鐵杖于太祖皇帝檜自此怏怏不懌以死未幾其子秦熺亦死有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杖枷因問秦太師何在熺泣曰吾父見在鄴都方士如其言而往果見檜與方侯高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囑方士曰可煩傳王夫人東窓事發矣

錦城詩證

錦城士人胡生名迪志行倜儻涉獵經史好善嫉惡

出于天性一日自酌小軒中飲至半酣偶探書篋得秦檜東窓傳讀未竟不覺赫然大怒擲書于地拍案高吟曰長脚邪臣長舌妻忍將忠義苦誅夷天曹默默綠無報地府冥冥定有私黃閣主和千載恨青衣行酒兩宮悲愚生若得闔羅做剝此奸臣萬劫皮朗吟數過已就寢俄見二皂衣者至前揖曰闔君命僕相召幸卽速往生尚酩酊問曰不知闔君爲誰今見招何也皂衣咲曰君至則知強挽生行可十餘里荒郊烟雨霏微如深秋前有城郭居人稠密往來貿易如市旣入城則殿宇崢嶸朱門高敞題曰躍靈之府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五十一

門外守者甚嚴皂衣一人爲伴一人入白之少焉出曰闔君召子生大駭愕已趨入見殿上王者袞衣冕旒類人間祠廟中繪塑神像左右列神吏六人綠袍皂履高幘廣帶各執文簿階下侍立五十餘衆有牛首馬面長喙朱髮者猙獰可畏生稽首階下王問曰子胡迪耶生曰然王怒曰子故儒流讀書習禮何爲怨天怒地謗侮鬼神乎生荅曰賤子後進蚤習先聖先賢之道安貧守分循理修身未嘗敢怨天尤人矧侮神謗鬼也王曰然天曹默默綠無報地府冥冥定有私之句孰爲之耶生方悟爲怒秦檜之作再拜謝

曰賤子酒酣罔能持性偶讀姦臣之傳致吟忿憾之詩願望神君特垂寬宥王呼吏以紙筆令生供款謂曰爾好捷筆頭議論古今人之臧否若所供有理則增壽放還脫詞意舛訛則送風刀之獄也生謝過再四援筆供成王覽畢笑曰腐儒倔強乃爾耶雖然好善惡惡固君子之所尚惟其狂直若此苟不令見之恐終不信善惡之報而視幽明之道如風聲水月無所忌憚矣卽呼綠衣吏以一白簡書云右仰普掠獄冥官卽啓狴牢領此儒生徧觀泉局報應毋得違錯旣而吏引生之西廊過殿後三里許有石垣高數仞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五十一

以生鐵爲門題曰普掠之獄吏叩門呼之少焉夜叉數輩突然而出如有擒生狀吏叱曰此儒生也無罪闔君令視善惡之報以白簡示之夜叉謝生曰吾輩以爲罪鬼入獄不知公爲書生也幸勿見怪乃啟關揖生而入其中廣袤五十餘里日光慘淡冷風蕭然四維門牌皆榜名額東曰風雷之獄南曰火車之獄西曰金剛之獄北曰溟泠之獄男女荷鐵枷者千餘人又至一小門則見男子三十餘人皆披髮裸體以巨釘釘其手足於鐵床之上項荷鐵枷舉身背力杖痕膿血腥穢不可近傍一婦人裳而無衣囚於鐵籠

中一夜又以沸湯澆之綠衣吏指下者三人謂生曰此秦檜父子與万俟卨此婦人卽檜之妻王氏也其他數人乃章惇蔡京父子王黼朱勔耿南仲吳玠莫儔范瓊汪伯彥黃潛善皆其同姦黨惡之徒王遣吾施陰刑令君觀之卽呼鬼卒五十餘衆驅檜等至風雷之獄縛於銅柱一卒以鞭叩其環卽有風刀亂至透刺其身檜等體如篩底良久雷震一聲擊其身如糞粉血流凝地少焉惡風盤旋吹其骨肉復爲人形吏謂生曰此震擊者陰雷也吹者業風也又呼獄卒驅至金剛之獄縛檜等於鐵床之上牛頭者長嘯數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五十二

聲黑風飄揚飛戈衝突碎其肢體久之吏呼曰已矣牛頭者復嘯一聲黑風乃止飛戈亦息又驅至火車之獄一夜又以鐵槌驅檜等登車以巨扇拂之車運如飛烈焰大作且焚且碾頃刻皆爲煨燼獄卒以水洒之復成人形吏又引胡生至觀溟冷之獄見夜叉以長矛貫檜等沉于寒水中霜刃亂砍骨肉皆碎良久以鐵鈎挽而出之仍驅于舊所以釘釘手足于銅柱用沸油淋之饑則食以鐵丸渴則飲以銅汁吏曰此曹凡三日則遍歷諸獄受諸苦楚三年之後變爲牛羊犬豕生于凡世使人烹割而食其肉其妻亦爲

牝豕與人育雜食人不潔亦不免刀烹之苦今此衆已爲畜類于世五十餘次矣生問曰其罪有限乎吏曰歷萬劫而無已豈有限乎復引生至西垣一小門題曰姦邪之獄荷桎梏者百餘人舉身插刀渾類蠅形生問曰此曹何人吏曰是皆歷代將相姦邪黨惡欺君罔上妬國害民者每三日亦與秦檜等同受其刑三年後變爲畜類皆同檜也復至南垣一小門題曰不忠內臣之獄內有牝牛數百皆以鐵索貫鼻繫于鐵柱四圍以火灸之生曰牛畜類也何罪而致是耶吏曰君勿言姑俟觀之卽呼獄卒以巨扇拂火須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五十三

史烈焰巨天牛皆不勝其苦哮吼躑躅皮肉腐爛良久大震一聲忽皮綻裂突出者皆人視之俱無鬚髯悉闕人也吏呼夜叉擲手鑊湯中烹之已而皮肉融液惟存白骨而已復以冷水沃之仍復人形吏曰此皆歷代宦官漢之十常侍唐之李輔國仇士良王守澄田令孜宋之閻文應童貫之徒爲者長養禁中錦衣玉食欺罔人主妬害忠良濁亂海內今受此報歷劫而不原也復至東壁男女以千數皆裸身跣足或烹割軀心或剝燒春磨哀痛之聲徹聞數里吏曰是皆在生爲官爲吏貪污虐民不孝父母不友兄弟悖

負師長奸淫背夫爲盜爲賊不仁不義者故受此報
生見之大喜歎曰今日始出吾不平之氣也吏笑携
生手偕出仍至曜靈殿再拜叩首謝曰可謂天地無
私鬼神明察善惡不能逃其責也王曰爾旣見之心
已坦然更煩爲吾作一判文以梟秦檜父子夫妻之
過卽命吏以紙筆給之生辭謝弗獲遂爲之判曰軒
轅得六相而理萬幾神明應至虞舜有五臣以揆百
事內外平成苟非懷經天緯地之才曷敢受調鼎持
衡之任今照奸臣秦檜斗筲之器閭閻小人雖居宰
輔之尊實乃匹夫之輩麀頭鼠目伺至意以逢迎羊
質虎皮阿邪情而諛語豈有論道經邦之志全無扶
危拯溺之心久占都堂懷奸謀而肆爲僭越閉塞賢
路固寵渥而妬忌賢良殘傷猶剽掠之徒貪鄙勝穿
窬之盜旣忝職居師保濫叨任處公台惟知黃閣之
榮華罔竭赤心於左右欺君罔上擅行予奪之權嫉
善妬能專起竄誅之典奸宄逾於莽操兇頑尤勝斯
高梟鏡爲心蛇蝎成性忠臣義士盡陷于羅網之中
賊子亂臣咸置於廟堂之上視本朝如弊甕通敵國
若宗親鴟鷹啄架臂之人猥大吠秦牢之主奸心迷
暗受詭胡兀木之私盟兇行荒殘害賢將岳飛之正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五十四

命悍妻王氏不言隱豹惟言放虎之難愚子秦熺只
顧狼貪不顧迴鑿之幸一家同情而稔惡萬民共怒
以含冤雖僥倖苟免陽誅其業報還教陰受數其罪
狀書千張繭紙不能盡其詳察此愆非歷萬劫畜生
不足償其債合行榜示幽顯同知生將藁呈上王覽
之大喜贊曰讜正之士也生因告曰奸邪受報僕已
目擊信不誣矣其他忠臣義士在于何所願希一見
以適鄙懷王默然良久乃曰諸公皆生人世爲王公
大人享受天祿三十餘次矣壽滿天年仍還原所子
旣求見吾請躬導之子是登輿而前俾從者引生于
後行五里許但見瓊樓玉殿碧瓦參差朱牌金字題
曰忠賢天爵之府旣入有仙童數百皆衣紫綃之衣
懸丹霞玉珮執彩幢絳節持羽葆花旌雲氣繽紛天
葩飛舞鸞嘯鳳唱仙樂鏗鏘異香馥郁襲人不散殿
上坐者百餘人皆冠通天之冠衣雲錦之裳躡珠霓
之屐玉珂瓊珮光彩射人絳綃玉女五百餘人或執
五明之扇或捧八寶之盃圍視左右見王至悉降階
迎迓賓主禮畢分東西而坐彩女數人執瑪瑙之壺
捧玻璃之盞薦龍睛之果傾鳳髓之茶世罕聞見茶
旣畢王乃道生所見之故生致拜諸公皆答之盡禮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五十五

同聲贊曰先生可謂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矣乃具席
命生坐于右生謙退再三不敢當賓禮王曰諸公以
于斯文故待之厚何用苦辭生乃揖謝而坐王謂生
曰坐上皆歷代忠良之臣節義之士在陽則流芳百
世身逝則身享天恩每遇明君治世則生爲王侯將
相黼黻皇猷功施社稷以輔雍熙之治也言罷命朱
衣二吏送生還謂生曰子壽七十有三今復延一紀
食肉躍馬五十一年生大悅再拜而謝及辭諸公而
出行十餘里天色漸明朱衣吏指謂生曰日出處卽
汝家也生挽二吏衣延歸謝之二吏堅却不允再三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五十七
挽留不覺失手生卽展臂而寤時漏下五更矣

湯陰夢徵

岳武穆王廟食湯陰蓋王之故鄉也弘治丙辰陸公
完以御史巡按河南且滿歲行部至縣經祠所見石
刻盡忠報國四字徑可四尺意將祇謁是夕宿院夢
入祠瞻拜神起迎款語良久神曰予比解兵柄時在
江西游衍甚得山水之樂恨不久耳公問曰史言王
因秦檜謀陷有諸曰誠然然致害者張希嶽也因請
于公曰其棲托于此屋宇傾圮幸公新之公辭以職
非守上且不久當代去恐未易料理曰正須公言于

守巡耳公唯唯視神目與鼻左右若有四揖而去遂
寤遲明往謁神像與夢中所見恍似祠宇穿漏神面
爲霖雨催剝有損傷者四處公異之閱縣庫得羨銀
八十兩以托分巡僉事包裕又以書與巡撫陳都御
史德修新之祠成弘敞倍勝于舊

錢寧魂異

錢寧者投錢太監冒姓錢能吹簫
武宗收爲義子賜姓朱死後魂遊崔駙馬家作聲曰
謀及非罪許宸濠晏駕迎立雖然數也秦檜欲殺岳
飛不合助言真司問七次凌遲今三次矣問在宋何
精忠類編 卷之六 五十七
人不肯言召天壇道士遣之去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類編卷之七

明溫陵後學徐縉芳奕開甫襄輯

會稽後學陳國紀伯調參閱

東萊後學宋兆祥伯興校政

博南後學馬燁如攷叔編次

文類

鄂州忠烈行祠記

宋王自中 東州人

余浮九江逾大別循漢水而上父老往往能道岳公事至有垂涕者曰微岳公吾屬久為虜矣當是時偽齊方張安陸以為齊守公之引而西也實使破郢兵

精忠類編

卷之七

十一

薄郢虜馮壘自豪公一麾之衆皆累肩而升殺虜卒七千人積其尸與天王樓相高還故民之離散者余過郢鄂父老又指余言所破城處而訪公祠無之以問太守張侯於郢日夜條理之葺敝營新不翅如治生業顧獨無岳公祠何耶侯曰鳩木矣余至鄴未更月侯以書來告祠成且猥以記屬予岳公事世所稱說者甚多然其言不雅純以余所詳知其目有八一日忠臨戎誓衆言及國家之禍仰天橫泗士皆歛歔聽命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二曰虛心食客所至常滿商論古今相究詰切直無所違忤三曰整

兵所經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敢先入晨起去

草葦無亂者四曰廢一錢不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賞

小過必罰待數千萬人如待一人六曰定猝遇敵不

為搖動敵以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七曰選能背鬼

所向一皆當百八曰不貪功功率推與其下有是八

者所以名烈蕙然舉入郢之師以臨襄沔定南陽毋

敢膺其鋒者其後一出而平虢略下商于再出遂取

許昌以瞰陳留夷人畏遠北遁中原百姓牛酒日至

謂旦夕天下可定不幸謀未及展事忽中變聖上嗣

服首旌其功立廟賜謚錄用其後昆之賢賜廟號曰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二

忠烈而江湖之民至今繪其像家家奉祀之今張侯又能卒民之志使其奠食于郢則忠勞之報豈不厚哉余故歷敘其所以為將者八條俾來者有則是亦侯之心也

武寧縣城隍祠遺像記

童子仁 建安人武寧縣尉

嘉定癸未秋初筮豫寧警曹領事已至城隍環視繪

堵間有魁然容貌儼然冠裳而坐者駭而問焉祝曰

是宋故忠武岳王遺像也召故老訊之咸舉手加額

曰昔在紹興初叛將李其姓者巢穴我疆并溪壑我

蓋藏立且丘墟我室廬膏血我骨肉勢亟累卵造物

假手我忠武岳王忽提師歷境三十里間水適暴漲
衆悉渡賊謂神兵自天而下倉皇宵遁由是不鳴一
桴不施一鏃而解一邑倒垂于指顧之間不休哉邈
源生齒之繁實王續迓我祖之命于天也昔之所活
者一人今不知幾千萬人矣昔之所全者一戶今不
知幾千百戶矣凡斯斯人各有所謂我生之祖由
禰而上皆是也唯吾土吾曹獨有所謂我生之祖也
王之謂歟不有我祖孰有我身不有我王孰有我祖
祖罔吾身肇開之天地王又吾祖再造之天地也子
孫孫子有心能識有口能誦而訖無毫髮報萬分之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三

一也書既涕零如雨而仁亦不能自禁其悲且泣回視
下馬伸舒之慕墮淚叔子之碑其愛尤深且至者三
歲受代復走羣祀歎謝東歸獨于薪火倍切依戀邦
人因請述厥事以記諸壁曰天未厭宋王稟忠肝義
膽以生天未亾胡王抱憤氣赤心而死天乎天乎豐
其才矣嗇其用大其仁矣狹其成竊謂王之忠日之
麗天也茲特隙照爾王之澤水之行地也茲特支潤
爾矧成績之紀合登太常豐功之報宜侑清廟于姑
勤其一方孺慕之人心以徵來者

朱僊鎮岳廟碑記

國朝章

煥 吳郡人 都御史

岳工祠衆矣獨朱先鎮尤著鎮王班帥地也師次鎮
王進則虜退王退則虜進宋師存亾中國夷狄消長
之會春秋所爲必書其地者也頃余謁王祠顧瞻遺
像按視管壘英爽如生號令藏于風霆其父老猶有
頂香載煥意余爲泫然流涕者久之悲夫王提孤軍
抗強虜艱難百戰去汴京僅數十步耳竟不獲灑掃
故宮上慰九廟固知王之魂千秋萬祀猶祀此也夫
金人南下飲馬長江宋君臣望風遠竄獨王以區區
忠赤遏狂虜精誠貫日月忠義通神明威名薄華夏
震懾壇裏之膽發舒河洛之氣而奸雄賣國忌嫉王
精忠類編 卷之七 四

和陰劫暗王之權明結義士之口遂使二帝遊魂不
返宗社陵寢丘墟禾黍豈不痛哉昔齊桓九合晉悼
三駕南抗荆楚春秋大之然特羈縻而已王背嵬五
百非有列國之兵車虜勢憑陵非特荆舒之猾夏黠
虜痛哭長呼呼之爲父又豈特楚人同盟之會賊臣
傳會文致其獄尋致王之功伐翻爲罪媒朱于是乎
人道滅矣嗟夫王死而妻子殉節孝烈一門終宋之
世駢首死難而不忍背君者王之教也越二百年而
我

太祖王兩夏

成祖犁庭春秋之義伸皇王之耻雪

今天子復循

二祖之業而南北烽火未靖安得精忠大略如王者而伏鉞萬里之外故于王祠三致意焉初王追封鄂國祿以王禮而廟貌猶踵臨戎裝不稱爰冕藻華衮而新之章渙曰余觀于廟門有三金人云宋之失刑不能討賊尸而陳之市朝今其鄉之人縛而暴之原野孔子所謂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者乎春秋之法誅死者懼生者聖經之筆鄉人之像微而顯一也亂臣賊子過焉者懼矣乃使人被之曰爾忘二帝之蒙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五

塵乎頽其面曰何面目以見王之父子復銘其背而三緘王氏之口使殉于衆曰毋若宋太師檜大夫高之朋比罔上禍于而國又母若長舌婦之北鷄司晨以凶而家者

朱僊鎮廟鍾鼓樓碑記

鄭國仕

魏縣人 都御史

為將之道三驍將尚勇才將尚智賢將尚忠三者備斯可云名將予讀宋史見王臨敵橫戈身先士卒所向披折蓋宛然唐鄂公云料敵如神尤善以少擊衆鞭之所指無不克捷即李衛公弗過也乃若精忠大節誓不與虜俱生百戰不移九死不挫又與郭汾陽

同一肝膽王死所在家祀戶祝如湯陰臨安與是鎮

為最盛方王之駐兵斯鎮也去汴僅四十里金兵屢敗兀术謀以妻孥遁中原響震兩京可唾手復二帝可計日還王亦大喜謂直至黃龍與諸君痛飲一日之金牌十二胡來哉涕下班師尋殞賊檜之殺王蓋知高宗昏懦無若賊檜何而姑奉詔從君也雖然王之大功不就天也非人也何也金櫃之盟藝祖堯舜之心也太宗忘兄締約陰斃二姪天心厭棄久矣故靖康難作舉族北轅獨遺一高宗又斬其嗣必傳位于藝祖之裔精令王遂厥功中原復二帝還則太宗

精忠類編

卷之七

六

之後永昌藝祖之胤終屈天道不幾無知乎天巧報復黜高宗之重臣而以一綫續宋孝之脉天也王安能與天衡命也昔杜少陵弔武侯謂運移漢祚終難復愚亦借之為武穆弔焉於嗟乎王靈氣在廟忠魂義魄洋洋滿悲風古樹間願瞻徘徊可以思矣

梔山廟碑記

陸可教

蘭縣人 祭

余以辛卯過彭城有梔山岳生鍾靈者來謁曰靈故宋忠武王喬也將于靈居之左買地一區建廟祀王已得請于部使者惟是銘功未有碑敢請余曰敬諾又一年而過之則厥宇巍然像設如生前為重門後

闢燕寢垣隅四周螭屬屹立塗墍嚴飭甍砌堅緻予
既具衣冠肅拜已起視四壁皆礫嵌貞珉鐫王生平
所爲請詞暨自宋以來諸名賢之所嘆咏也又出王
手蹟詩摩娑讀之其首句曰南渡已二紀衣冠今幾
存徘徊咨嗟幾爲殞涕顧謂岳生曰嗟乎生而惟以
喬胤故祀王其居部使者惟以而故祀王其土抑孰
知王在天之靈實眷眷茲土哉夫王生于湯陰湯陰
則廟歿于臨安臨安則廟功迄于朱仙朱仙則廟戰
於汴於楚於潭於岳于洞庭於江於淮於河北旌旆
所指英靈眷顧野老牧豎疇不像繪而俎豆之而未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七

有宋殘黎幾無遺育豈王喬胤而迄寧止天啟
真人掃清劇虜搗已翳之日月而懸之萬古夫然後
茲地爲南北輪蹄之所走集行者接軫居者比櫛而
王之喬孫又能以孝行發聞誕告有位嗣王于茲歲
時伏臘庶幾暨嚮臨之迴思夙昔灑血揮戈之地今
無橫草之警向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者今皆匍
伏稽顙于數千里邊關之外竊以人情揆彼神理豈
不快然慰志也哉昔張子房爲韓蹙秦滅項因以帝
漢說者謂其始終爲韓王旣不克身掃金元以自贖
其食肉飲血之志而得我 高皇帝爲之驅除 龍
精忠類編 卷之七 八

飛之初俊又颺集安知王不降生其間厲刃前行齊
驅魏鄭之列乎又安知其不 噫風驅霆默助英雄
于冥冥之表俾孽胡遺種望風褫魄乎蓋子房佐漢
以其身而王佐 明以其神自今以往迄于無窮且
爲茲土祛邪逐厲鎮壓不祥以福我 明民于世世
亦所以始終爲宋也王之名氏爵謚與其戰功皆灼
灼在人耳目不具論論其所以宜祀于茲土者以告
有位君子俾知王實妥靈于茲益虔厥祀以垂永永
云

紀事實錄本末序

宋謝起巖 景定大學士

王忠孝出于天資功業存乎社稷萬古之後諒亦共知其烈也誰與厄之我國家思所以雪澤而日熙者有與巍然袞冕不祀威雉同科厄果終厄乎哉今皇帝紬功繹德闡幽煥懿辟雍蕩蕩貌像堂堂彼得祠于他所者莫之與京且暢其忠義之氣克之以脉斯文忠武徽號視疇昔武穆爲有加意向所寓亦可觀矣蓋欲合光獄之氣弘有相之道產是全材以副任使豈止使之能談禮樂以陶吾民于天下治而已耶故事實之有本末王所垂竹帛而詔今傳後者竊志之久矣嘗嘆其在國史者不易見在家者不及見在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九

將傳者不多見幸感昨得忠武諸孫同筆硯交見其鄂國金佗有編褒類浩繁僭蠟仍其纂記而爲要之題誓書一通以置之側筆甫旣自念王之行事在國史在人心固不增損于是集之有無也然有忠義于肝膽者庶其一闕于目則必將有激于衷而爲之慨然

紀事實錄後序

吳安朝

咸淳癸諭生

大學岳鄂王故宅也今司土之神或曰卽王焉公朝申錫廟號爵封徽章且存王血忱衛社共天命而立民彛忠在令典乃令佑我多士扶持名教威靈凜凜

猶生敵愾之忠何拳拳斯文如此孝悌忠信自有撻甲兵之道聲名文物仁義禮樂所暨可以化夷爲華我朝中天之禍烈矣實自當時諸人不知乎此有以啟之所以詔王之憂也王齋志地下有時神游故宅幸其今爲斯文之所聚也所以衛之甚力者蓋謂六籍之教不陸五帝三王之學常明天理人倫常不晦蝕夷狄其能中國乎其視唐張睢陽志于爲厲鬼以擊賊者又萬萬矣夫爲厲鬼以擊賊孰愈乎昭義理暢聲教而使賊自懾服者乎此王所以宜食于故宅景定壬戌年間本齋同舍廬陵謝起巖葺王世系勲

精忠類編

卷之七

十

閱凡旂昝所銘冊書所著奉常所議攷功所錄州志家乘野史所紀其涉于王者輯爲一書計若干卷目曰紀事實錄不特使罔神貺者有攷抑以示妥安靈神之意又十年爲咸淳七年乃相率裒金而壽之木書之篇末極知其僭

金佗粹編序

陳幼菴

朱高承租之緒間關播越退保江南與漢光不階尺土者異矣而靖康之敵又非新室赤眉之比南渡將相肺腑瓜牙之臣亦非若曩時馮異仗劍而崛起者加以重熙累洽垂二百年一旦兩宮蒙塵宗社爲墟

中原父老思未不減三輔然光武徒步起南陽左祖一呼盡復高皇帝舊物何哉光武知人明見萬里高宗舉國聽于權臣故回溪之敗馮異之罪小朱遷鎮之捷岳飛之功大光武不以一挫忘遠圖故異卒以再造興漢高宗不能用飛而主和之議陰用秦檜故以恢復自任者適足媒忌嫉之口而賈鍛鍊之禍此孝子忠臣所以重為高宗惜也飛父子沒餘二十年孝宗受禪其孫珂始以顯天辯誣錄詣闕上請由是詔賜墳廟復爵位頒封謚錄遺孤時高宗為太上皇猶及見之北望舊京必且恨不誅秦檜以謝天下嗚呼已無及矣編總若干卷浙行中書平章政事吳陵張公命吳龍朱元佑重刻且曰西湖書院岳氏故第也宜序而藏諸

精忠類編

卷之七

十一

重刻金佖稗編序

國朝張

整庶吉士南

金佖稗編宋岳武穆王孫珂所輯也王以忠獲戾是書載王軼事甚悉大要以表王之忠暴王之枉吁可慨也已簡帙散漫侍御龍池唐公按浙感王義烈命較而屬運使洪軍富餼梓屬整序予嘗讀史至龍蛇之章弓藏之嘆未嘗不撫膺咨嗟思為臣之不易也至誦採薇出車之詩則以中興令聞之至輔以張仲

孝友而方叔召虎以次戡定厥功且君臣相與憂勞歌咏雍容都雅臣主並受其福而國以寧三代之盛可想見矣乎後世道敝將臣鮮克有終請借一二為喻而宋事尤莫舛焉昔韓淮陰略不世出高帝首裂全齊之地與會固陵是為滅一楚復一楚其必取信齊帝計也齊取而信有異志此其志使然者至于竇冠軍之驕恣李光弼之顧望斯固不能無過其他返地下壞長城是遵何失哉乃若武穆王者可慨也王勇略蓋世攘強胡獮羣盜聲勢振薄誠若可畏宋承五季之後尤忌宿將殊不知可馭非龍不可馭非馬

精忠類編

卷之七

十二

王精忠勁節其才不羈而德則可馭何嫌何疑而樂與跋扈者同科功大曩生媒孽而擠之死斯不已甚矣乎而或者觀王之事乃云道貴明微聖哲不死子謂豈有謬巧聖人教臣道惟知王臣蹇蹇濟治爾違卹其他王時事遭際如此子所以憮然興嗟思見三代之盛也雖然國恒以一人安一人危有王則鞭撻四夷中國常尊無王則以浙以閩以廣至胡元極矣豈不有天運哉昔人罪魏不用信陵君以削大史公曰天方令秦一海內雖阿衡何益可謂知言蓋善言人者必參以天請以是為金佖編序以復于公公與

其說以著于編

湯陰縣精忠錄序

商 略 大學上

宋中興良將鄂國岳武穆王以銳志恢復中原為權奸所忌死獄舉世冤之錢塘舊有廟祀實王葬地而相之湯陰王故鄉廟祀闕焉正統己巳秋今僉都御史徐有貞以翰林侍講假節出鎮湯陰間以立廟意諷其士庶時學論袁純欣然請倡越明年廟成勅賜額精忠命有司春秋致祭定為例純慮無以昭遠乃輯廟祀事始末及士夫悼王所為詩文類次成編題曰精忠錄暨入朝為監察御史特以示輅因請

精忠類編

卷之七

十三

序輅過錢塘嘗拜王祠墓及觀所為褒忠錄乃知王之忠義至我朝始益顯白廟祀載嚴松楸有光而精忠之錄又繼褒忠以傳則王之忠義真可與日月爭光雖庸人孺子皆知起而慕之矣矧縉紳之徒儋人之爵而食人之祿者哉王之忠義懿燦具載史傳及廟碑茲不復述

忠烈傳序

王九敘

蕭寧人監祭御史

歲壬寅不佞甫官涓陽偕二三僚友修廢墜稽故典脩王職云少尹粹岩君時與馬言論慨意激昂翛然若鷄群之野鶴詢其宗枋迺宋故臣忠武鄂王

之裔也嘆曰天之啟佑王之遺烈哉當宋運中衰兩

宮北狩正中國涉肝茹血之讎忠臣義士瞋目發憤

出萬死一生欲為朝廷雪垢耻而鄂王以忠孝天植

智勇絕倫對無堅壘筭無遺策者誓心天地報國復

讎是以援於掇甲提劍揮桴長驅直擣河北遺黎靡

不人人張瞻思一決以歐腥羶還二帝奠神州寧我

赤子而鄂王亦唾手自信迺天不祚宋奸相賣國書

生叩而胡馬遐邇金牌召而忠臣隨殞嗟嗟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史遷常為伯夷恨之若王所謂善人非

耶秉忠僂力而卒罹奸謀天之報施抑何舛哉故不

精忠類編 卷之七 十四

佞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掩卷涕下欲起奸雄既朽之

骨而磔裂之不虞晤鄂王裔孫于涓而得與之面談

也亦大可快矣然是非久而後定天道亦久而後昭

檜之子孫靡有孑遺而鄂王之後在衛在吳俱得依

廟貌以血食天道又何爽也夫王之才勇精忠雖三

尺童子知之

國家祀有常典數百年來崇之無足異矣獨嘉粹嚴

君初廟于樾山俾樾山無祀而有祀諸岳失祖而得

祖允愜人心有足述焉是以啟諸當道當道嘉之質

諸里閭里閭賢之薦紳過樾山者瞻廟以思王因王

以及後人榮施諸子濟濟青衿孰非王之遺澤粹嘏君之克光武烈哉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傳云始于事親終于事君揚名于後世于君有焉君起家贊官續遊太學遭父母喪兩屏墓所當道以孝聞今丞渭南遇事擔當不辭險易有忠武王遺風當道復亟亟稱許其在家塾諸弟子婦爭以節砥勵當道且交旌之何忠孝節烈萃于一門若是蓋孝者百行之原君饒于孝故出之即爲忠而化之即成節也君携忠列集一帙因公餘示予商之蓋亦社稷宗祀並行不悖之意予憮然曰此亦足以發其幽而雪其憤矣遂

精忠類編

卷之七

十五

援筆書之以誌歲月云

忠武全書序

余友晉陵沈伯和者敦行誼重然諾人也來署吾崑山縣學事余謁君獨石齋中堂張岳武穆王像雖幅巾素袍而英爽勃勃有躍馬衝戈之氣余肅拜而欽歎者久之已又數月以武穆全書草示余則伯和氏所手輯也嗚呼千載而下見王之遺容斷簡猶髮立背裂嗚咽不能自己而况歷戎馬之場弔黍和之墟窮楚夢之所不能招胥濤之所不能洗者乎竊嘗謂武穆之爲武也千古未有也當時稱公者曰忠孝

曰兵有紀律公所自言曰仁智信勇嚴然具是數德者如諸葛武侯關壯繆郭中令李尚書之倫亦可以止矣其撫賊也猶或降或叛其戰猶或勝或不勝而王百戰百勝百降百不叛者何也即無論王凡王之將皆勝皆不叛又何也他將用兵即如風如雨王其猶龍乎役使風雨者乎故曰武穆之爲武也千古未有也自古大將之不得其死者多矣死嫌死逼死猜死暴皆有所以死宋高素柔荏容物其倚公如左右手一旦起莫須有之獄殺王父子如孤雛腐鼠而色不變即其後虜渝盟南寇諸宿將促數耗矣而帝終不思檜之死者檜事反而王獄終不反是獨何歟故王之死非其死也亦千古未有也嗟乎王功之震也黃龍府且掃地驛軍殘虜血肉如黃羊野馬不足食矣而忽焉頓掣冤橫以死死不在戰場而在狂狴不在介冑而在文墨不在鳥盡弓藏之日而在乾坤龍戰之時是亦有天存焉一檜安能殺王獨恨一世忠及小臣數輩不能生王耳是年魏公浚方進除檢校少傅默不發一言後此六年乃以抗疏謫等謫耳待浚骨朽虎吻血而徐以影響形似之言掩取聲譽抹殺罪過天下萬世其可欺乎甚矣張魏公之倖也

精忠類編

卷之七

十六

喪師殺將而已不與其責爵不降名不貶者有故天下成敗得失如轉轆然不徵極則不反當其反時蓋亦有甲收乙果此結彼局並與其是非而顛倒之者蓋自武穆以極忠極死故浚藉王之名以爲名而名僂歸之幸不可以再其後如韓如賈又襲浚之功以爲功功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是浚則不必爲王刃俎而王實爲浚嚆矢也嗟嗟深運不再與當恢復之時與能恢復之人往矣而重以爲不能者嚆矢古今豪傑之士憤張而不得吞者可勝道哉

又序

沈應奎 晉陵人知府

精忠類編

卷之七

十七

嗟乎忠武王蓋千古人豪也哉靖康之秀建炎之初宋淹淹無復生氣王起行間殲劇盜破黠虜如覆諸掌一時中興諸將摧蕩之鋒罕出王右金人落胆虜魄徙孥北遁而奸檜張彌天之網以甘心王王乃折八翼而纍纍死三字機穿夫檜不勝誅也一時希指蜂蠆縮項羊豕之羣又安足誅也余所誅者非制使之浚而魏公之浚也浚于王亦旣槩其生平獎其忠孝奇其能軍矣矧浚位伴將相宋高所倚以督護諸將軍彼其君臣造膝而密咨者舍王其誰推轂而忍令王之爲奸檜刀俎也王繫獄對簿卒無可按此時

而浚昌言于朝請以百口殉王宋高未必不悟浚一叩關而諸鎮將當有扼腕豎髮洶洶勃勃而起者奈何僅一韓斬王面折奸檜之外無聞也王死而長淮以北大江以南無復堅壘完城向微航海而乘輿又朔漠矣浚詎唯不可謝王而且不可謝宋高又何以謝天下後世然則殺王者檜其戎首而魏公豈得追袖手旁局之誅也王與公無大戮郅祗以王于諸將中年最少進最晚徒步而秉節鉞最迅位望日駸駸比肩相埒而豐功偉績又炳炳在人口吾直以虛號踞其上茲其私爲不平而聽王幽囚死乎不則公以

精忠類編

卷之七

十八

身獨負宋氏宗社垂絲之緒宿以討賊自任而肘腋之賊無故殺封疆不貳之臣能嘿嘿不一言乎吾竟不能爲公解也嗚呼討賊戡亂非一人任也况一人而爲千萬人之人者耶大臣謀國如將車然較輻衡軫駟服芘輔注若血脉調若聲呂乃可馳險歷峻千里無留行未聞持較者不顧良馬之在御聽人繫縛之拉殺之而曰持較者固愛馬也古云得銳士千不如得良將一又曰重臣不和衷大將不須頭項信夫或曰魏公非檜私人也主戰王守抗檜者也子何罪之深子荅曰予之罪魏公也正以魏公之非檜黨也

以魏公之能抗檜也藉令長城重望而非魏公吾烏乎罪令據樞衡禁密之處而非魏公吾又烏乎罪余以春秋責備之法并誅意之法兩者合而論公公無辭矣有如曰殺王者檜也俊也此行道之所能言也吾特悲王之爲熊爲虎敗于妖狐彼妖狐者而卒以其狙詐攫奪之巧儼然自表于世爲之吹毛刺隱而論說如此

忠家三傳序

歲已卯余以借計過柘山有表于其廬曰孝子岳君鍾靈者徘徊而問焉登其堂而君攝衣肅容治具相

精忠類編

卷之七

十九

欵歎然如夙交比余通籍後再過柘山則居之廬左側新祠煥然棹檝巍然奉武穆王而祝之矣問其故則武穆者君之十八世祖也天下萬世旣感慕武穆之精忠冠絕今古而幸其廟貌之聿新于是冠蓋行李之過柘山者無不肅拜祠下咨嗟太息以得見其賢胤爲喜而君之名著在縉紳間矣其後君以太學生謁除丞渭南官雖卑而名益起然君意常不樂居亾何竟棄去渭南之人留君不得至欲尸而祝之余以報兩訪君于家而君是日始解鞍其相逢甚奇君出其爲丞時所施行并士民歌頌板留之語以示余

余笑曰身旣隱矣焉用文之且以君抱負豈用一丞爲滿志哉君遂不復談別之歲餘而君復以君家三

傳寄余于白門三傳者其一孝子卽君也其一孝婦則君弟之妻發始而刲股以奉姑其一烈婦則君伯子之妻以死殉夫皆奇節也余讀之而嘆自古忠臣烈士不乏人矣未有年更數百代隔兩朝而其流落轉徙之後昆猶能追尋其家世以動其像賢繩武之思其餘風所被能使婦人女子相率而蹈仁迪義以光其宗祊亦可謂宇宙間之奇事矣此非武穆忠肝義膽終古長存天之報之固未有極何以有此而非精忠類編

卷之七

二十

跋高宗御札後

元虞

集賢殿學士

元故翰林承旨魏國公諡文敏趙公孟頫懷古之詩有曰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集不敏承乏國史嘗讀其書而悲之以爲當時遺臣志士區區

海宇猶不忘其君父何敢有輕之心也哉今見愚
陵陽岳飛親札則其奏功郾城時所被受者觀親札
所謂楊沂中劉錡立功之時則紹興十年七月也是
時秦檜方定和議而飛銳然以恢復自任所向有功
飛之裨將楊再興則邦乂之子也單騎入陣幾殪兀
木身被數十創猶殺數十人而還一時聲勢可知矣
是以郾城之後恢復之業繫焉飛之師乘勢薄朱仙
與兀木戰破汙在頃刻而檜亟罷兵詔飛行在而沂
中劉光世錡皆以其兵南歸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
二月檜遂殺飛父子而兀木無復憂色洪皓區區蠟
書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詩其為斯
時而發也歟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二十一

跋忠武墨蹟後

前人

武寧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王紹
興元年所置也文林始以太學士上書論備禦之策
崎嶇兵間以功致文林之命觀此牒知文林倡忠義
擊叛賊保鄉里甚直而壯噫可以見其人心之一士
氣之盛而其將又有若武穆者宜其立足國于摧敗
危亾之餘也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論列遂并受
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而張循

王劉太尉所置別為卷俯仰二百年而感慨係之矣

論斷

宋蔣 誼

論曰昔朱元晦有曰金始終以和愚宋朱始終以和
自愚若此者又非特愚而已矣挈肉以剛虎質金而
禦盜欲求虎勢不張盜鋒不利終不可得也彼公子
買為楚伐衛楚人救衛不免公懼於晉殺買以說焉
則知買為無罪而見殺故仲尼作春秋深著辭貶之
夫金之欲和豈其本意特以穎昌之敗已覺胆寒既
而復敗於郾城又敗於朱仙鎮號令不行于河北雖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二十一

垂涎有吞江南之志自知無能為也吾固知彼君臣
之謀矣民可恩義結而不可以勢力拘自我取兩河
之地無寸澤以及天下惟知奪民之食以養兵僉民
之壯以入軍而中原之民望宋久矣使宋之君臣回
力協謀而張韓劉岳四路之兵併力相嚮則取中原
如俯首拾芥爾不若還其三喪返其生母姑留淵聖
以為羈縻之策畫淮水中流以為界則我有伏羲於
萬世之名彼有息民于目前之樂君臣生疑壯士解
體伺其有隙一鼓成擒未為晚也不然紹興八年王
倫及金使張通古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而朝廷已

頌上天悔禍之詔赦恩未遍起視金兵又四至矣吾固知其和終非本意奈何以高宗之庸愚濟之以秦檜之奸險削諸將之兵權以解金人之懼心使飛不死則和不成故高宗殺飛以說金即僖公刺賢以說晉焉得爲君矣雖然孟軻有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飛于此時可行矣故易以知幾爲神而飛不達此惜哉

呂祖謙

論曰飛之死尤不厭衆心飛忠孝出于天性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內平劇盜外抗強胡其用兵也尤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二十三

善以寡勝衆其從杜克也以八百人破羣盜五十萬衆于南薰門外其破曹成也以八千人破其十萬衆于桂嶺其戰兀術也於穎昌則以背鬼八百于朱仙鎮則以背鬼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虜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稱至以父呼之自兀術有必殺而後可和之言檜之心與虜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媒孽橫生不置之死地不止而莫須有三字強以傳會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千載而下每念岳武穆王之冤直欲籲天而無從也

國朝丘

落
東人大

論曰按岳飛之死世皆以爲秦檜矯詔殺之而此特筆帝下飛于獄何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檜非承其意決不敢殺其大將藉使檜矯其詔以殺飛則必高宗之爲君可以欺而蔽也春秋于臣不能討賊而不越境而還歸之以弑逆之獄然則高宗之于飛既不知檜之矯詔又不能正其擅誅之罪律以趙盾之誅又安能逃殺戮功臣之罪哉况宋史何鑄傳明言鑄曰飛冤而檜答之以此上意也

史筆斷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二十四

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德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于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讐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替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嘆曰自壞汝南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蔡清

嗚呼岳公報國之忠所以終不羈者果天耶人耶彼

高宗秦檜無論矣予獨惜公之未知權也孝子之于親也從治命不從亂命公向者親受高宗肺腑之命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今無故而召班師非檜之爲而誰爲檜爲之而高宗聽之亦亂命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利社稷專之可公好左氏獨不知斷以此耶况萬世之悲憤積吾胸中不世之機會在吾目前朝廷無故入奸臣之言而使功廢于一旦將不復以宗社爲念父兄爲念吾爲國誓赤心報國耳矧成命在邇遮道勸者聲震郊野不以此時特出不得已之計脫尋常纏索之外爲吾所能爲且累吾所當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二十五

也卽矯制之伏斧鑕等死耳不大愈于三字獄以死乎夫拜表輒行桓司馬有往迹焉而心則與溫異不害爲同行異情也夫是之謂能權權可用而不用雖聖人不能濟其事矣易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言大過時必有大過人之才敢爲大過人之事不膠于尋常故轍乃克有濟也是故以天下與人上世未有也而堯始行之君無道則伐上世未有也而湯始行之君覆典刑而放放而復亦上世未有也而伊尹始行之萬世而下不聞議數聖人爲僭且篡也青天白日鞭風馭霆萬世失此一時予故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二十六

曰公之奉詔常也非權也甚矣權之未可易言也嗚呼使公當日以權存宋而後爲檜所害愚且爲公甘之矣

盛

經江西新建
人生員

天下事有難易易則順難則逆二者惟勢而已矣宋自南渡後胡馬交馳突如山摧乘輿旣南中原陸沉君昏臣奸忘警事虜進有掣肘退有束縛此乾坤何等日而責忠武以衡詔從權哉論者曰宋高關外之寄于飛專矣精忠之旗知飛深矣飛一戰而汜水克再戰而襄陽拔郟城之捷金吾授首朱仙之駐兀木

視魄賊固將棄汴京走當此時而矯詔進軍如介子之破樓闌武侯之伐曹魏祖逖之誓清中原卽不然而表檜之惡與天下共誅之若袁氏之誅董卓何向不可嗟乎金字之牌非前日精忠之旗也忘仇之宋高非前日任將之宋高也今日殺飛之檜又非前日薦飛之鼎也詔而不遵則班師之詔將更爲討罪抗旨之詔驅兵在前追詔在後轉餉不至十萬枵腹強胡乘我之瑕盡銳而甘心于我岳將軍之令雖屹若山嶽可必濟邪不可必濟邪夫君樞也相運之者也將闔押以禦人者也以宋高爲樞秦檜運之雖百忠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二十一

武無益扞城之用善論天下者責之君責之相未聞可專責闔外之帥臣也昔樂毅旬月下齊七十餘城任亦恭專功名亦恭在社稷矣譏甫入而樂毅奔殺旣奔而復能爲燕重否也然則汲黯之發粟周亞夫之不聞天子詔非乎是又不然藉令黯之發倉粟也忽有詔曰不發亞夫之抗天子詔也而天子忽以他將代亞夫則黯能終發倉否亞夫仍能踞細柳營否予故曰岳忠武之奉詔而死臣道也亦天道也非忠武之得已也

謝

鐸

文肅公

自古衰亂之世未嘗無智勇才略之士爲國家出力者而其功卒不克就奸臣忌之而其君之昏不足以知之也當隋之季盜賊徧天下太僕楊義臣擊張全稱高士達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功亦偉矣虞世基乃曰小竊未足慮義臣克之擁兵闔外此最非宜遂詔罷義臣兵賊由是復盛不可制于乎以煬之殘逆雖義臣不罷吾未見其能弭盜而安天下也獨恨奸臣之所以誤國者啟千百世枝嫉之殼穿至使岳武穆王忠孝雄傑亦卒死于賊檜手坐失幾事以壞宋社于左衽此天下後世之所痛心而扼腕也嗚呼世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二十八

基不免而檜乃老死牖下彼小人者亦何憚而不爲哉

胡世寧

尚書

武穆之冤史以爲秦檜專殺而高宗不知也夫高宗豈不知哉召至臥內有精忠之許有中興專委之托有宸翰數十賜之密契當時忠勲才傑誰處武穆右而其存其亾可置不知也者蓋高宗寧徧安事虜而不顧父兄生還其素志也故其初立家族盡遷而止一親弟信王榛起于河北尚不肯援之爲助而竟令馬擴譏察之以坐視其敗滅其能聽武穆之復中原

而奉迎欽宗以還邪方武穆起偏校歷著戰蹟高宗深藉爲重及其密疏請建宗室卽以苗劉之事見疑矣故後中興之事累請踐約而莫之許想檜賊留身奏事時深知此意建議迎合以爲祖宗家法素抑武臣况才勇如飛天下無兩使其滅金得奉淵聖歸將置陛下何地哉其或爲劉裕滅秦歸篡之事陛下亦焉得而制之也且金人得中原母后必且可望南轅卽中原不可得而徧安江左亦不失爲帝王宗廟血食也飛得志而陛下能安枕江南耶飛不可留明甚高宗庸懦王也故任其殺飛而不問檜他日亦以爲精忠類編

卷之七

三十九

上意及檜死而帝終任和議之事爲已意檜特贊之者皆實語也議者乃獨罪檜而諉宋高之罪吾不知其解矣

李夢陽河南人副使

空同子曰岳武穆全人乎得其正而斃矣或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曰惡何言也不受命者其身猶將也周亞夫是也非召之使還也召之還者奪之也奪之而不受命是叛也以叛伐叛夫誰與之曰間以外將軍不制之乎制之者其身將軍也言有位也汲黯發倉粟之類也非召而奪之也召之而不赴則騎劫

代毅矣代之而不赴則陽周之錮鏤下矣嗚呼岳也得正而斃矣春秋之義也

王世貞太倉人侍郎

昔人有以岳武穆朱仙之役奉金牌十二班師爲恨者且謂武穆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可以報讐而復中原則非也凡可以用出疆之命不奉詔而進兵者其勢足以制內者也勢足以制內而爲之必敗勢足以制內而爲之雖成功非純臣也有如武穆不奉詔而進兵檜以尺一削武穆官使一部將代將之而歸何以自處乎疆敵乘于前而嚴修迫于后是非徒敗身也且敗國夫非獨義不順也武穆雖強兩河之兵雖響應勢亦不能獨舉何以言之兀術者亦慄悍猾賊人也女直之重兵尚聚于燕雲之北而未盡發也武穆入勢必用韓世忠張俊之軍爲之在右倚角劉錡王德以殿巖之卒後勁吳玠以秦蜀重兵出劫其西援而后金之胆奪而中原可復全令諸帥一時奉詔歸而武穆以孤軍深入情見氣懾而虜悉其全師以萃我勝負之機固未有所分也夫武穆可以復中原而不使之復又使之必不復是故志士仁人所以深痛恨于高宗也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三十

唐順之宜興人選

侯之言曰君臣大倫根于天性此侯之所以自狀而吾之所謂異乎姓生者耶彼高宗者乃忍于忘父臣虜其獨何心且既忍于忘父矣有臣焉為之急于其父如侯者亦竟殺之又獨何心嗚呼綱常千古事也其磨滅與不磨滅只在此心之死與不死而已高宗之心之死也久矣宜侯之竟以殺身而中原卒不可復二帝卒不可還也

沈應奎

岳忠武王抗志恢復師次朱仙宋相檜矯詔王班師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三十一

一日金字牌十二至忠武仰面太息改轅南還宋高臨安之航亦遂東下不可復或曰時可為而不為坐失千古之一時非權也或又曰苟得從吾君畢命濟不濟天也忠武無若天命何沈生日忠武之班師非得已也然而不得不班也忠武遭逢宋高從列校起至大帥寢閣命宸翰賁若星漢其君臣間可謂不相知哉既相知倚任如左右手矣頭項而下左右手可一日去而奈何聽人且執縛且割裂曾不一顧問自忍指臂之脫離而置如遺也此必非人情也然則班師之詔矯乎不矯乎非矯也忠武一日不班師則

宋高一日不帖席豈惟班師即詔之下大理夜半斥楮出相檜忠武死亦宋高陰王之檜陰伺之俊等顯附之以共成此獄者也他日檜語人曰此帝意也蓋真窺見帝隱鍛鍊無忌青天罔兩白晝狐鼠長嘯雄行茲乾坤何等時而惜乎忠武之避此闖主賊臣時也于何知之方忠武之被召也帝面許以鄜瑣兵見隸矣旋悔不隸後屢旨促忠武移師入援宸翰中微覺有幸其來而惟恐其不果來意既諸將各報戰勝帝語禁近日朕不喜得捷音喜諸將知尊朝廷噫嘻是疑根也是殺機也宋高于諸將猶疑畏半于忠武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三十二

則疑者十五畏者直十九矣迨忠武北向中原捷音繼踵至而每稱其以數千人摧虜數十萬衆朱仙一捷兀木窟蹙甚而兩河豪勇太行忠義汴都父老子弟日夜伸項以盱王師當是時長淮以北大江以南望忠武而震霆如景耀又如時雨無不謂我忠武計日入汴都長驅幽燕燼孽虜如羣羊黃龍醜酒直是呼吸事帝私心謂忠武業已平定湖湘掃河洛矣有如二帝旋軫胡氛肅清我何以報岳侯岳侯生平又孤介絕俗聲色之娛玉帛犬馬之奉非其素也將加節進秩南面稱孤則少保副樞去王爵比肩等耳岳

侯磊磊落落軍原無私錢家度無藏錢終不知所謂報也我不知所報而岳侯能與諸將軍等夷處耶聚羣虎而鬪穴中不便圖報元功而元功終不願受上賞我涼德處孤危之際相猜相軋益不便姑無論兄還而弟當避位與不當避位也蓋功高不賞震主身危疇昔固然漢高英雄主猶待烏盡弓藏而后韓彭鼎覆宋高慘弱視岳忠武不啻神龍騰躍雲霧中變怪惶惑莫敢睥睨若曰忠武在則神州可立恢復神州復而吾且不得冥然于建康錢塘之彈丸則忠武十萬之銳師詎可令再進朱仙一步也帝蓋以積畏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三十三

叢其積疑忠武竟以不可解之實心貽其不可救之實禍賊檜等又矚陰房之熒火煽煽之烈焰極三字之機奔騰百戰之勲伐泣兩宮之遊魂結三河之長恨夫然而宋高負忠武檜等負宋高猶可言也究且宋高負父兄檜等負天下後世不可言也三五降光嶽分主臣間往往以術相籠鴻飛青冥弋者不顧不則姑與主同好而與世同潤濁乎范少伯之五湖張子房之赤松此真不受人世羈絡青冥之鴻也下此而欲委蛇風塵畢意建監若管子之三歸自娛郭令公之聲妓歌舞田宅豐美甲天下庶幾功名終耳

忠武所遺何如主何如相何如分間並駕之戎臣而欲以雅志高行矯然自托于千仞絕漢之上笑腐鼠之徒嚇其能免耶而又惡能濟邪故予于忠武之班師也三出涕焉而惜忠武之生于建炎紹興時也若忠武者而逢時之辰即與方叔召虎齊軌而並轡焉可也

沈應奎

岳忠武之詔天也忠武生平奇勳大節皎皎如天日之燿即賊檜深狡刻忌安能以重霧蒙翳也刺虎豹之毛而求其瑕不得亦僅曰張憲等營還兵柄云耳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三十四

已樞密府大理之鞫何如慘毒也卒按無狀淮西還遛之獄誰爲之哉當年行軍歲月時日正可一一對簿龜年僉夫阿指附會雜取鍛鍊人可欺天可欺乎否也金佗編縷縷以此獄爲天下後世解亦綴語耳夫忠武徒步起行間致位公孤恩賚眎諸大帥特厚每進位增級輒懇懇陳謝金錢袍帶馬匹鎧甲弓刀之賜即推以予戰士不敢私制下宜撫有尊名力讓不受情見乎詞再還廬山力請解兵柄彼其純忠至孝知有君父絕不知有榮寵福利金牌詔罷兩鎮歸節此朝廷何等特而謂忠武猶戀戀帥權也方後方

世諸大帥弁髦王命之日忠武固目疾臥病也聞命亟趨為諸大帥先帝喜謂相曰平寇不足喜獨喜諸將尊朝廷忠武蓋以蹇蹇之節默簡帝心顯維國體也淮西之役忠武命部下諸驍將殫力救鬪屢捷屢奏以法按忠武無足按也以意按忠武詎謂岳忠武而可以意誅之也耶獨怪朱高平疏溫綸歷歷在忠武世編錄寢閣面命可謂信且專朱仙鎮郾城秦捷時太行忠義社兩河俠少輩方銀劍舉旗以待忠武之長驅則漢北幽沉之憤辱真可旦夕望振雪而奈何宋高之竟忍忠武也嗚呼忠武可忍也彼其父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三十五

兄母妻之衣冠蒸履歿世不得脫離單于庭朱高亦忍塞兌置之終其身舍不共之垢播越江左抑又何心也彼其有所大不得不忍而遂忍忠武以委之相檜也予故曰忠武之詔獄以死天也

上廟堂書略

宋邵輯 刪定官

伏見武德大夫英州刺史御營使司統制軍馬岳飛驍武精悍沉鷲有謀臨財廉與士信循循如書生動合禮法頃在河北嘗以數十騎乘險據要拒胡虜萬人軍又嘗于京城南薰門外以八九百人破王善張用五十萬之衆威鎮夷夏去冬江上之戰將士蜂

屯飛獨爭先奮擊迨官軍不勝它將皆鳥奔鼠竄飛獨置寨蔣山孤軍轉戰且行且擊斬首以千百計者不知其幾諸將潰為羣盜縱兵大掠飛獨頓兵廣德境中資糧于官身與下卒同食而持軍嚴甚民間無秋毫之擾虜人簽軍經涉其地者或聞其威名各相謂曰岳命命軍也爭來降附前後幾萬餘人且慮金人徘徊于建康京口之閭勢必留軍江南控扼險阻牽制官軍大為東南患飛能奮不顧身勇往克復逮及境內縣鎮為國家奪取形勝咽喉之地使逆虜掃地而去無一騎留者江浙平定其誰之力也緝謂如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三十六

飛者朝廷宜優擢之假以事權孟賁後効方今大將皆富貴盈溢不肯用命甚者握強兵以脇制上下有鷹揚拔扈之態此可復用也哉飛常與人言使飛得與諸將齒不在偏校之外而進退稟命于朝何功名不立一死焉足斬哉要使後世書策中知有岳飛之名與關張輩功烈相髣髴耳飛武人意氣如此豈易得哉亦古人豹死留皮之意也伏望朝廷論飛之功加之爵賞使與韓劉輩特然成軍勢力相抗犬牙相錯如杜黃裳之御高崇文李德裕之御何洪欽破姦黨媮靡之風折強梗難御之氣使之相制以為用相

激而成功此誠朝廷無窮之利也緝巖兀枯槁之士自放于風煙寂寞之鄉非有求于世者誠以國步艱難斯民嬰塗炭之禍苟耳目所聞有可以排難解紛僅若毫髮者不得不薦之于朝庶幾用之而天下有尺寸錙銖之補嗚呼娶不郵緯而宗用是愛懼將及焉而已

上高宗書略

范澄之

昨觀勝示以樞密行府見勘張憲累于岳飛遂連繫連及妻子天下之人莫不顧盼相親徬徨不能去如病瘖之人終日茹苦而不敢吐何者事出于疑似之精忠類編 卷之七 三十七

間而聖人難知者也昔者漢高帝之治天下如天日之高明矣蕭何爲相國得罪下廷尉此何自處于幽暗隱蔽之間而其勢無以自白于高帝之前也王衛尉一言而高祖聽之斷然釋其疑似之嫌以全其高明之功孝文之治天下亦如天日之高明矣周勃爲太尉得罪下廷尉此又勃自處于幽暗隱蔽之間而其勢無以自白于文帝之前也薄昭一言而文帝聽之斷然釋其疑似之嫌以全其高明之功高祖孝文之于蕭何周勃既捕之于前又釋之于後世之人不以爲過者疑似之嫌既釋聖哲之道愈明也今陛下

捕擊岳飛是飛自處于幽暗隱蔽之間也是非陛下不臨而照之也夫以其自處于幽暗隱蔽之間而其勢不能自白于陛下之前而陛下孰得照臨之哉况方當迅雷震霆之怒勢不及于掩耳而天下之民疎賤無知不敢爲陛下言宰輔之臣媚虜急和又決不爲陛下言是陛下卒不得一照臨之此臣布衣之士所不敢不爲陛下言也大抵治軍者不能舉軍皆受治獄者不能舉世皆平何哉寬仁者不足以得其死力而承風者不能無羅織之訊故得士卒之心者必得罪于偏裨有睚眦之隙者必煅煉以成獄者也煅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三十八

煉之獄雖成而萬一有疑似之跡則臣不得而知然亦在陛下廣高明之見而以情察之可也夫岳飛未遇陛下十年之前一匹夫耳陛下下卵而翼之以至成功去宣撫之權而典副樞之任陛下何負于飛而飛乃爾也議者以韓信之事爲說是大不然彼韓信者是漢高不可無之人也是漢高祖嘗許之以真王者也既定天下遂奪其齊楚而侯之是信之所以快快也今宣撫之尊孰與樞密之重而陛下未嘗先許之以此也彼飛以匹夫之心十年之間取陛下三公于其志蓋亦足矣且身居陛下禁城之中去荆襄數千

里之遠而又無權以制之彼偏裨者又豈能奉承其命如平昔者哉况胡虜未滅飛之力尚能戡定陛下方銳意于恢復祖宗之業是豈可令將帥相屠自爲逆賊報讐哉春秋之時子玉得罪于楚也屢矣成王殺之而後晉侯之喜可知也南北之時檀道濟有功于宋也亦屢矣文帝殺之而後晉人有飲馬長江之志也此皆前代之鑒戒不可不察故願陛下自尊其高明之德而照之又思漢高孝文之事而釋于疑似之嫌以全陛下高明之功此非獨臣私言實天下公心之所言也臣之于飛素無半面之雅亦未嘗漫刺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三十九

其門而受一飯之德獨爲陛下重惜朝廷之體耳臣非不知陛下震怒之初疑似未辨之際此言一聞必罰無赦大則身汚鼎鑊小則竄跡遐荒而輒敢批逆鱗犯忌諱者誠懷愛君之心恐虧陛下之高明也伏望陛下重惜國體不憚改爲斷自宸衷特垂赦宥使君臣之義復全于今日而飛之餘忠尚得効于後來天下幸甚幸甚

回岳縣尉書

文天祥 狀元

惟中興之初先武穆王手扶天戈忠義與日月爭光名在旂常功在社稷天報勳勞克昌厥後雖百世可

知也縣尉生北平龍虎家而又偉然植立誰不知敬幸出結習乃托一日之嘗僚判諭批歷亦既欽承遠昇鱗緘爲禮過矣

忠武廟銘

國朝屠

肅 史部尚書

維王之德忠孝爲先維王之才文武兩全推鋒陷陳所向無敵將帥如此孰能爲匹迥而上之漢有孔明絳灌之儔未許埒名志吞北虜恢復中原奸檜銜之竟死于冤芳名不泯有廟翼翼輪奐聿新伊誰之力明明天子息出九重聖聖相承褒典並隆賢哉守臣復倡斯議同官一心崇尚忠義豸史計謀斯復前規

精忠類編

卷之七

四十

冬卿地官參酌攸宜藩垣濟濟是經是營憲臺肅肅力董其程都閫桓桓防之護之都運聞風悉心助之專城寄重獨任其繁華封秉誠不憚其難輿情旣翕厥用裕如厥功告成以妥神棲我銘斯石以警將來苟同此心毋彼或隳

樵山廟銘

陸可教

祭酒

伊宋不造橫挑強胡血國於牙如彼猘偷三鎮既割二酋長驅哀哉二帝舉族北徂烏幔朝揭黃屋宵遁鯨吞汴毫魚爛荆吳秦庭失鹿楚幕無烏義士委命壯夫失圖孰視誰何仰天四呼桓桓岳王天錫雄武

智勇忠孝迥邁終古八石挽孤百鈞敵努貫甲橫才
有力如虎令出如山師行若雨枕戈將旦志梟逆虜
喋血履腸奪纛而舞獲醜執訊或繫以組通中彌勵
刮骨無苦于時九域羣盜如毛狼噬豨突鬼嘯狐嗥
王師所指如葉迎颺俘或猷善走進擒么豫以計廢
麟以謀梟黠彼木首驟勝而驕驅馬渡江目無中朝
投鞭成埠鳴鏑如鴨及遇王師百戰敗逃淝水鶴淚
昆陽獸號王拜上言國耻未雪帝惟履新臣矢擊輶
饑殮虜肉渴飲其血唾手燕雲誓心日月三京遠旆
二聖返轍規撫已定有死無折郟城既勝朱仙再捷

精忠類編

卷之七

四十一

揚旗北指天聲烈烈兩河忠義受旗刻祭劇虜逝魂
指日剗磔誰忘國讐委柄于狂外比于仇覆我宗邦
風波之獄萬古悲傷豈檜之能天寔靡常時生王身
疇降厥殃人謂王心與宋存亡疇知王身夷夏巨防
金易而元恣彼暴強竟以蹙宋殪之南荒今古帝區
蹂為虜疆腥我土宇穢我冠裳天挺 真人手闢混
茫二儀再造七曜重光惟王在天義憤孔揚屹屹彭
城實界南北自王之亾遂淪異域月夕憐青霜亂骨
白無復遺黎誰為亂息 明道邳隆琛環萬國蹄輪
軾軻茲焉走集王有聞孫聿思厥德言言崇寢鳩工

不日像設既備遵豆斯秩濯濯威靈鑒觀有赫鑒觀
伊何歆我 皇德福此下民永永無極我作銘詞勒
此貞石凡百有位嗣事罔忒

過武穆祠三嘆

王

璽

江西人提學

使當時之業就不惟兩京可還而燕薊亦可復使燕
薊之防峻不惟金不得猾夏蒙古亦不得干正朔矣
嗚呼其殆以一身關氣運係帝王之統紀者乎
權臣在內而欲立功于外者嚴華夷之分也將軍
而矯詔必歸者明君臣之義也嗚呼不謀利不計功
公其有焉

精忠類編

卷之七

四十二

睢陽既死汾陽出焉睢陽之志汾陽成之也武穆之
既死而宋竟陵夷天地且一大變嗚呼武穆之志非
我 明武寧其孰成之

賦

劉

基

青田人 誠意伯

木之顛兮其根必傷人之將死兮命扁以為不祥嗚
呼將軍夫何為哉天地易位今江河倒流鳳凰殲殪
今豺狼見旒臣不知有其君兮子不知有其父嗚呼
將軍今獨啣冤而懷苦讐何愛而可親兮忠何辜而
可戮父兄且猶不顧兮何忠良之能育臣竭心以為
主兮又何可以為讐也天之將廢不可植兮亦將軍

之尤也鳥傷弓而欲殞兮羣啞啞而拊翼猿欲糜于
機檻兮羈悲鳴而不食相伊人之有心兮曾鳥獸之
不如怠戴天之太耻兮乃峻宇而高居信讒邪之矯
狂兮委九廟于狐狸耳卑辭以臣妾兮苟殘喘以娛
嬉焚舟楫于洪流兮烹驛驢于中路庸夫亦知其至
愚兮羗獨迷而弗寤捐薄軀以報主兮乃忠臣之素
心縱狂瞽之弗思兮又何必以之爲禽屈原貞而見
逐兮伍子忠而獲戾固將軍之不辰兮哀中原之蕪
穢吊孤墳于湖濱兮見思陵之牛羊寄情于悲歌兮
識忘親之不滅

精忠類編

卷之七

四十三

王寵西安人長

繫蒼黃之正氣賈鬱勃于千春悼忠賢之遐徂忻娉
譽之常新緬宋祚之式微乾綱隕而南渡嗟金酋之
疏鑿鍾旗陵而續什維王孕五嶽之嶽嶸毓三精之
焱赫憤寰宇之陸沉獨愠恫于中赤羗涅膚以盟心
矢捐生以討逆唯時九天下眦百靈奉將揆國步于
南極挽歲福于東望三軍奮五兵舉蘇七德提孤旅
珠旗北邁金戈孰阻蠢爾犬羊藐然狐鼠破行已移
俘敵就緒見九夏之重清兮幸二轅之可追扶携來
歸兮哀我遺黎壺漿滿前兮迎此王師胡天不吊兮

日中見沫國運不辰兮大功傾廢嗚呼悲哉兮讒人
在內詔王班師兮孰解其悖貌虎咆哮兮枉此敵愾
黔首涕漣兮萬姓何戴王敬還朝兮奉身而退顛顛
憂國兮不怠邊塞和議岡協兮殷其忠愛彼奸麥嗉
今誣以大倍膏膺上天兮遠爾被逮勇奮旌心兮祖
示之背賊謀卒大逞兮嗟誰爲之省羅忠黨于一綱
今乃悉踣于陷穽噫嘻何辜兮而惜罹此不幸詔天
闡兮誰其復也咎陶司何直兮五帝何正也嗚呼悲
哉兮或天命也僉其孰對兮惜宋室之不競也惟時
兩儀震盪二氣慘冽三光曠叻四敘圻絕痛一夫之

精忠類編

卷之七

四十四

售佞切九土之哽咽何嗟及矣萬古含哀祀典追崇
弘祠肇開冠冕垂旒覆屋重臺薦茲犧象分酌以雲
疊鳳笙如沸兮鷺鼓如雷王其來止兮奠忠魂以永
慰豈亂曰牟山之側兮維王里廟貌聿新兮寔煥美
金碧燁煜兮磬礮起俎豆輝煌兮列簋簠靈旗影脩
兮恒至止衆悚瞻依兮思宴喜春秋儼恪兮供齊祀
王靈護國兮榮萬祀

頌

賈應龍安陽人舉

讀宋史者覽鄂王事未嘗不廢書嘆焉夫挺身犯
虜而蔽于讒盡心殉國而戮于忠天理人心宜其

不泯矣予謂王之忠義自宋迄今雖閭夫婦人皆能道之不既昭暴其不平哉丈夫生不逢時而歿足以建節過喬一時而心足以示萬代如比干龍逢剖心赴死其英風遺烈照耀史書忠臣義士聞之者將捫附不暇際雖不偶而名教賴之矣庸計死生成敗云由此以譚皆未爲君子之不幸也於王何弔乎乃其忠孝完節布之金石則吹萬有聲自不容已爰作頌白

扶輿精英蓄極而通迺誕厥靈鍾於人儻爲忠貞是謂純臣大哉岳王應運而昌爲臣紀綱哉國定家

精忠類編

卷之十

四十五

逐鹿除猥太阿出匣奮戟大呼內平劇謀外抗強胡我武維揚彼侵者疆幾還舊方義膽忠肝矢志彌堅聞于鈞天天帝曰吁其誰相予精忠者與始以槍賊繼以俊高共成其節望月旣蝕夾道孔棘空懷往績倚與休哉我王全才疇與爲儕維王之文左氏潛心游夏其倫維王之武孫吳是詡頗牧其侶維王之忠蹇蹇匪躬王臣同風維王之孝歸廬疏告陳情並耀奕世以徂誰爲董狐直筆以書摸擬王真能紀王勛難寫王心惟有後詰道碑口竭千載不滅

岳武穆王暨孫鄂侯祠謚會題疏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金忠士會同
巡撫浙江右僉都御史臣甘士价謹
題爲精忠像貌儼如人心公快未白懇乞題

請崇祀特

賜表揚褒謚以明前代遺恩以昭

國朝曠典事據浙江布政司經歷司呈奉本布政司劄付開稱蒙臣批據嘉秀等縣儒學生員楊瑞枝等耆老李陞等舉人黃守正等各呈詞又據嘉興府鄉宦朱國祚沈思孝陳懿典等各連名呈揭故宋少保謚武穆岳飛精忠大節載在

精忠類編

卷之七

四十六

國史所不具論獨其二世孫寶謨閣學士封鄴侯名珂者曾勸農嘉興軍事最稱循良所著有金陀粹編爲武穆伸雪冤狀最爲詳懇故嘉興舊有金陀坊載在郡志亦最著聞蓋武穆以忠鄂侯以孝照耀後先而郡祀獨缺識者痛之自武穆罹毒秦姦雲雷被難霖霖以下子孫家屬流徙嶺南越二十餘年孝宗改元始得詔還而孫珂始以淮西十五御劄撰額天辨誣以進而武穆沉冤稍雪自後勅築祠廟賜第如武林之褒忠祠湯陰精忠廟武昌忠烈祠嘉興金陀坊

所在不乏復經胡元之毒百有餘年前朝祠坊
俱沒蕪蕪我

太祖高皇帝遠念孤忠特詔岳飛從祀宋太祖神位
而後武穆沉寃大雪其後武林褒忠祠湯陰精
忠廟俱經奏

請

勅改廟額惟嘉興金陀坊爲武穆第三子霖續靈衍
派之鄉孫珂顛天辨誣之地夷考其嶺南詔還
之時霖年十二歲而流竄三十四而生還手撫
弱弟光啟鄴侯迄今金陀一脉子姓繁昌詩書

精忠類編

卷之七

四十七

繼起傳世一十八代而始光歷年四百餘禩而
特顯共欣有後誰曰無天况今所孝宗所追謚
武穆銅身遺像儼然如生而鄴侯所奉祀鼎彝
俎豆亦復亾恙祖孫會合天人相輔豈非千載
一奇邁哉其題建祠宇見在裔孫捐貲十地次
第營造懇乞比照湯陰朱仙鎮事例題

請廟額以妥忠靈至於武穆謚號在宋孝宗隆興元
年始擬忠愍改謚武穆在宋理宗寶慶元年改
謚忠武在宋德佑元年加封爲忠文昭烈王至
我

朝洪武四年本部定擬岳飛乃宋中興名將忠而
寃死宜在祀典擬稱爲朱少保鄂國武穆王則
易名盛典尚仍孝宗初年所謚之謚其後來改
謚忠武未蒙部臣覆請

聖明裁定恐於優卹前代寃臣曠典尚有遺恩爲此
闔郡人心公舉陳控懇乞題

請廟額并崇祀典等因又據湖州府鄉宦沈桐李樂
朱國禎等各連名呈揭宋岳武穆王飛忠貫日
月耻雪河山其功在國家如汴如浙不具論獨
我湖郡係武林之後門當廣德之孔道獨松麋

精忠類編

卷之七

四十八

戰捍蔽一方四方累捷全活萬口歷四百年而
保障如新傳十八世而雲仍茂著况嗣孫鄴侯
岳珂惠澤流於浙西政績載在郡志正禮所謂
能捍大患禦大災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竊查
武穆祀典如湯陰朱仙武林武昌贛州凡堊里
戰伐之區俱有特祠况子孫血食之鄉暴白奇
寃之地而使尸祝無憑霜露與歎甚非以慰仁
人孝子之思而作忠臣義士之氣也伏乞查照
武昌湯陰特祠事例即賜題

請建祠賜額以妥英靈并酌謚議用光盛美等因蒙

批提學道查議妥確報又奉撫院批岳武穆精忠貫日而嘉郡金陀一脉沉寃以白而後裔彌昌尤靈爽所願憑依者廟額獨遺委爲缺典與先後謚號應否作何更易仰布政司一併查議妥確通詳奉此行府查議問隨該本道看得武穆世載忠孝而鄴侯又宦於嘉禾遺勛著作爛焉可述旋得銅像祭器是又武穆之精忠鄴侯之孝思千秋未泯也岳氏一以殺身報主培正氣於兩間一以勸農勤職播流風於異代祖孫繼美忠孝兼全況銅像重光可卜默佑之天意

精忠類編

卷之七

四十九

同知熊秉衡看得有宋岳武穆其二世孫鄴侯者在武穆爲萬古忠臣功滿天地在鄴侯爲百世孝子澤爛河山先後名實不虧祖宗專祀允宜查得鄂王先後謚典忠愍武穆忠武及忠文昭烈皆宋謚也前三謚刻於金陀粹編誥勅見存後一謚刻於按察司廟碑額具在湯陽精忠錄有云始而忠愍之擬得其忠矣而不及其武繼而武穆之覆得其武矣而反晦其忠至於鄴侯金陀編謚錄有云掇忠愍之忠表危不顧身之行合武穆之武旌亂能戡禍之勞採之古今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五十

羣情愛助尤見好德之良心均應追謚用表前休等因蒙批布政司會同按察司覆議妥確通詳又奉撫院批仰布政司併查議報奉此已經併行該府覆議催據呈稱行據嘉興縣申稱該本縣知縣顏欲章看得忠臣孝子固照耀於萬古而遺像祭器又會合於一時真天作之合抑地方之光故欲妥忠靈慰孝思則不得不因鄴侯而追祀武穆追祀武穆則必請廟額易全謚而後沉寃可雪廟貌常新此天下萬世之公議非一郡一邑之私請也等因申府該本府署印

光祖考今其所請者祠與謚也謹按飛之祠在
武林以葬骨祠曰忠烈在湯陰以所生祠曰精
忠在朱仙鎮武昌以行師駐節祠竝嚴血食乃
金陀坊爲鄴侯珂衍靈續派之鄉少保飛靈爽
憑依之地廟貌闕如豈非祀典所載而獨遺者
歟今祠議建矣遺像出矣俎豆祭器還於庭矣
岳之姓氏嫡孫

題復今始顯矣第祠額未

賜何以表忠又按飛之謚在宋孝宗隆興元年謚忠
愍已而改謚武穆在理宗寶慶元年改謚忠武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五十一

德祐元年加封爲忠文昭烈王至我

太祖高皇帝洪武四年擬稱宋少保鄂國武穆王特
詔從祀故宋太廟按謚法折衝禦侮曰武布德執義
曰穆是名已易矣武穆之稱號相傳久矣第查
湯陰謚錄有云忠愍之擬得其忠而不及其武
武穆之覆得其武而反晦其忠爰取危身奉上
之實仍采克定禍亂之文則宋原擬忠武爲得
以未經部覆遂仍武穆故號耳昔孔明之志典
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咸賜謚忠武若飛之志
存恢復義在盡忠似於二公固不後之如蒙採

取先代之故實參合本

朝之令甲則信國文天祥之謚忠節刺史謝枋得
之謚文節皆有宋故臣竝蒙

國顯號此又徃例之可比者也伏乞俯爲

題請祠額則比諸湯陰等處謚法則採諸忠愍武
穆二謚慰忠魂於百代廣孝思於千秋至於鄴
侯以孫祔祖克紹聲徽移孝作忠自光著述應
并議追謚以顯祖孫一德者也等因到臣該臣
會同巡撫浙江右僉都御史甘士价議照祠諡
係從來重典岳飛爲徃代忠臣故祠飛而祀典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五十二

重然不及金陀則有偏廢之疑謚飛而謚典重
然未奉

聖裁終非不易之論臣嘗攷飛之祠如湯陰有祠謂
其爲生地也武昌有祠謂其爲戰地也武林有
祠謂其爲葬地也至嘉郡金陀係其子霖孫珂
衍派鳴冤之地迄今一十八世子孫繁昌衣冠
濟美卽孝宗所鑄遺像在焉鄴侯所祀遺器在
焉彼其靈爽憑依當更切於湯陰等處何可以
無專祠臣嘗攷飛之謚初謚忠愍改謚武穆者
孝宗也已而謂穆不如忠當以諸葛亮郭子儀

二謚之美者旌異之因改忠武者理宗也已而
又謂二字褒嘉未盡改謚忠文昭烈者恭宗也
迄我

朝洪武四年擬謚武穆則易名盛典尚仍孝宗故
實其後改謚忠武尚未蒙部臣覆請

聖明裁定臣嘗攷我

朝旌異宋代名臣如文天祥獲謚忠節謝枋得獲
謚文節飛勲名不在文謝下何可以無定謚至
於鄴侯珂訟祖寃而飛寃始白既有功於國是
官浙西而浙人永賴又有德於生民郡志可稽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五十三

遺編具在臣謂珂能訟祖寃飛祠則珂宜合祠
能繩祖武飛謚則珂宜竝謚臣伏讀

大明會典一款凡忠臣烈士有功於國家及惠政在

民者其實以聞著於犯典有司歲時致祭又一

款凡忠臣孝子功利一方者其壇場廟宇有司

修葺依期齋祀勿褻勿怠飛珂事體正與會典

相合懇祈

皇上褒忠廣孝推祖及孫議祠則首金陀卽一十八

世之新營

錫以新額令忠魂得依而享也至於珂亦

賜以祭俾得配享於一堂議謚則依忠武卽二十四
年之定擬

裁以定衡令忠肝若昭而揭也至於珂亦

賜以謚俾得分榮於一體如此則不特顯忠遂良一

鄉薰德而氣求聲應千載從風所關人心世教

良非小矣伏乞

勅下禮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酌議覆

請施行緣係精忠像貌儼如人心公快未白懇乞題

請崇祀特

賜表揚褒謚以明前代遺恩以昭

精忠類編

卷之七

五十四

國朝曠典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姚

洺親齋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具題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類編卷之八

明溫陵後學徐縉芳奕開甫襄輯

會稽後學陳國紀伯調參閱

東萊後學宋兆祥伯興校政

博南後學馬燁如弢叔編次

詩類

擬古辭

元楊維禎會稽人儒學提舉

生今人之英死今厲之靈國有駟今摧我國長城善寡與兮惡好朋大霧蔽天今天日不我明嗟爾厲兮謁上帝以上征萬八千丈今華之頂帝命我今司陰

精忠類編 卷之八

刑刻爾駟兮赫冥嗟爾厲兮人之英

宇文子貞湖洲人

嗟忠武今時之雄乘風雲兮總元戎掃氛埃兮盪羣竟拓疆宇兮歸故封挽咸池兮洗曠瞻蓋一代今立殊功時不利兮困讒庸人殺其軀兮天鑑厥忠雲松蒼蒼兮湖水瀾瀾故祠復新兮巍然山址是非久定今凜乎不死春蘭兮秋菊挹湖光兮飲山綠靈胥可招今通山可速嗟忠武兮歸來移忠誠兮錫吾民以為福

悲建紹

元張思廉會稽人

張都督殺曲端關中斷右臂中興天子無相干秦丞相陷岳飛江左長城墮中原天子知不知鐵象馬精忠旗婁室望風走兀术捏淚歸旗折馬斃事可悲君不見竄李綱死宗澤可憐建紹同轍迹中興中興良可惜

金字牌

國朝李東陽長沙人少師大學士

金字牌從天來將軍慟哭班師迴士氣鬱怒聲如雷聲如雷震三陲幽薊已復無江淮鸞虜和壯士死天下事安有此國之亡嗟晚矣

三字獄

精忠類編

卷之八

二

朋黨謫天下惜惜不惜貶李迪三字獄天下服服不服殺武穆奸臣敗國不畏天區區物論真無權厓州一死差快意遺恨施郎馬前刺

岳王墳

丘濬

我聞岳王之墳西湖上至今樹枝尚南向草木猶知表蓋臣君王乃爾崇奸相青衣行酒誰家親十年血戰為何人功勛翻見遭殺戮胡人未必能忘秦嗚呼臣飛死臣俊喜臣後無言世忠靡檜書夜報四太子臣檜再拜從此始

金牌宣

邵寶無錫人南京書

繡旗揚揚出朱仙中原氣焰熄復然胡兒萬騎我一
鞭故宮遺廟在眼前如何忽有金牌宣事甚迫將之
南將之北南為吾君北社稷敢云君重社稷輕彼奸
在側方經營岳將軍決南行南行即就死死不媿臣
子

迎神辭

王歸來兮毋夷猶寧不懷兮舊丘昔仗劍兮南遊刷
國耻兮復君讐王之烈兮蓋九州羌彼姦兮忠是吮
神胡為兮滯留駕鳳鵬兮參雲虬媿鄉邑兮少休寧
有醴兮俎有羞燕兮春與秋

精忠類編

卷之八

三

送神辭

王將去兮之何方胡不曉兮故鄉爰弭節兮迴旌肆
容與兮翱翔肅羽騎兮成行響強弧兮射天狼福我
民兮祐我皇干戈載戢兮無水旱傷蠲我祀兮蒸
與嘗江之南兮河之北往復還兮樂未央

銀瓶怨

元楊維禎

岳家父國之楨秦家賊城之傾皇天弗靈嗟我父與
兄生不贖父死不如無生千尺井一尺瓶瓶中之水
精衛鳴

題銀瓶女辭

亡名氏

女郎報父收圍匍匐將身贖無所官家聖明如漢
主妾心媿死縱縈女井臨交衛下通海海枯衢遷井
不改銀瓶同沉意有在萬歲千春露神采魂今歸來
風冷然思陵無樹容蹄鵲

孝娥井辭

國朝劉

瑞西蜀人尚書

天柱絕日為月禍忠烈奸桀孽娥痛父冤冤莫雪赴
井抱瓶泉化血血如冤憤如鉞曹江之娥符爾節噫
嘻井可竭名不可滅

張思廉

君不見南薰門鐵爐步神矛丈八舞長虹雙鍊銀光
精忠類編 卷之八 四

精忠類編

卷之八

四

如雨注又不見鐵浮屠拐子馬斫脛鋼刀飛白雪貫
陣背鬼紛解瓦義旗所指人不驚五師到虛壺漿迎
兩河忠義望風附襄鄧荆湖唾手寧朱仙鎮上馬如
虎百戰經營心獨苦賜環竟攘回天功捲旗歸來卧
樞府錢塘宮殿春風輕嬌兒安宴醉未醒徒令功臣
三十六舞女歌兒樂太平虎頭將軍面如鐵義膽忠
肝向誰說只將和議兩封書往拭中皇眼中血將軍
將軍通軍術君命不受未為失丈夫出疆事從權鐵
馬長驅功可必功成解甲面赤墀拜舞罪死不遲
惜哉忠義重山岳智不及此良可悲嗚呼

毒手賊檜之心俊之口靳王湖上乘驢走五國城頭
帝鬼啼胡兒自酌平安酒

方秋崖 文學掌教

神京鱗介腥衣裳三精霧塞天無光
鼙啼鼙嘯紛披猖中分宇宙尊羊犬
誰其與者淪綱常受計于虜扼我吭
王心凜凜天蒼蒼以次東縛歸朝堂
自南自北諾已償焉用已虜爲斧戕
爲警報仇胡不滅至今淮塹爲河湟
每觀王傳心摧傷怒髮爲立膽爲張皇
昇子邑于析聞聞王有象西山岡欲往
從之潔予觴簡書之言不我違今且去
此何敢忘牲肥酒香羞且良

精忠類編

卷之八

五

金戈鐵馬山茫茫

歌行

國朝李春芳

海陽人御史

崇寧狐鼠來熙豐白山犬羊窺蒼窮妖氛萬里天空
濛回頭北顧誰彎弓湯陰淑氣起人龍精忠耿耿貫
晴虹與虜生存誓不同金戈鐵馬聲隆隆旗旗赫赫奕
雷行空笑談南北收郡雄胡命倉皇破竹中方看取
日出高春無柰陰霾遮九重宋室萎頽數已窮鳳凰
鷓鴣非朋從天遽奪之歸芙蓉氣隨日月懸西東
霞嶺下若堂封湖光迤邐山蒙茸願前古栢號秋風
髣髴王歌滿江紅

王 越黎陽人咸寧伯

自分林泉人此腰久不折今謁岳王相下拜非諂悅
一拜孝義之堂堂再拜精忠之烈烈三拜文武之全
才四拜古今之豪傑謂金虜之讐必可復中原之耻
必可雪朱僊鎮已逼東京十二金牌和議决乏糧不
進莫須有國體已無公道絕吁哉五國海天遙二帝
遊魂向誰說我有一管筆利似龍泉鐵可以剗檜之
心截檜之舌斫檜之頭刺檜之血万俟卨附勢之君
固當粉其骨張俊之妬賢嫉能亦安能逃其責我時
雖非温厚辭不平之氣聊以瀉風清月白酒酣時擊

精忠類編

卷之八

六

碎唾壺歌一闋食君之祿而不流涕者是無爲臣之
節後來文山似武穆臨敵制勝之機識時務者自能
品其優劣檜之大姦直流至賈似道萬里厓山宋家
滅

朱仙行

李瑱 山西人知府

君不見鄆城大捷奏皇都背鬼挑戰擒金吾金人老
小盡北走兩河黃白稱來蘇牽牛裹粮遮道途南人
強北人孤朱仙鎮上血模糊烏陵束手胡爲乎五百
精兵敵百萬岳家之軍天下無鵬旗一震落旄頭百
萬貔貅俱欲死金人自言來卽降昔之桀驁今已矣

是時直欲擣燕薊恢復神州還兩宮云何少保果不
免竟落書生叩馬中故將一片紙陷彼三字獄裂裳
示背竟何為痛哉父子受屠戮嗚呼忠臣身死國事
非徒令哀詞滿青竹

安文壁 安陽人進士

英雄結髮即從戎信手穿楊左右弓金人亂華勢亦
雄統制一掃淮西空荆湖奮迅追曹成望之膽落奔
復驚崩騰逃遁似無地麾下只聞招降聲固石洞前
山勢峻一徑能通死士進賊眾亂呼山岳震首惡既
誅餘無刃保民之仁帝所許處人繪象設尊俎入見
精忠類編 卷之八 七

帝時賜手書精忠旗幟何楚楚大旆搖搖翻海波腰
懸寶劍日光磨陣前將卒一鞭指旋復六郡功何多
袖中小圖示張浚破賊八日聲愈振壞舟入壘餘酋
驚仰之如神盡歸順蔡州已復望燕雲行山響應當
無前孰知進取一撓阻此時還鄂心茫然蠟書一紙
廢劉豫乘機請復中原疏疏上不報空嘆嗟費盡千
思及百慮設施札賜出尋常西京追敗軍穎昌岳岳
氣焰何揚揚金人相顧殊徬徨諸將分道出各戰自
乘輕騎若奔電朱仙鎮前困兀木慟哭大呼顏色變
背鬼五百同奮擊劒戟相摩如霹靂追迫前途盡倒

戈還汴敗殘心惕惕即時遣使葺諸陵臣子懼怍如
不勝父老饑精焚香迎勦胡滅虜氣更增指日中原
為有主相期痛飲黃龍府金牌十二班師還十年功
力竟無補盡忠報國堅於金四字溷入膚理深乎至
庭前詰反狀裂裳露背白其心君不見飛鳥盡時良
弓藏耻未雪今身罹殃丈夫意氣徒昂昂忠誠可慮
羣邪傷人多惜公未暇籌金牌至時軍少留章奏上
今兵毋休中原一復全功收我亦為公思之深安敢
慢焉君命臨仰天太息聲為喑不俟驚行公之心曾
不重身為重君那堪矯詔立功勲秦檜奸誣不足恨
精忠類編 卷之八 八

施全淬劍行

鄭 傳湯陰人庠生

幾回痛念中原土五內如焚洗如雨先帝魂迷五國
城東京陵廟誰為主兩河赤子盡腥羶嗟哉吾民亦
何苦猶憶當年武昌師策馬朱仙鳴戰鼓燕南豪傑
厭侏儻旗幟相摩歸岳父長驅指日掃黃龍休戈痛
飲非空詔秦相國獨何心一日金牌十二面將軍束
手淚沾襟十年經略成虛夢遍野哀聲君不聞怒披
長鋏抽紫電重將粵砥淬其鋒一磨月下澄秋水再

磨雲外起長虹影射溪邊驚罔象光入海底走蛟龍
磨成獨自舞西風男兒甘以令名終吾非西夏使吾
非嚴仲僕從來君子耻偏安厠立班行與有辱定須
剖徹槍賊胸試看魑魅何心曲易水有歌吾不哀此
行莫用他人速願與奸檜一日亡後來義士好恢復

四言古詩

李東陽

苦霧四塞悲風橫來裁景縮地下沉蒿萊神輿內折
鼎足中頽大霆無聲枯孽槁芟芻虜騰突狼風崔嵬
龍困沙漠鱗傷角摧齊響九誓楚戶三懷奸究賣國
忠臣受猜積毀銷骨遺禍成胎命迫十使功垂兩淮
精忠類編 卷之八 九

王在公

高宗不子檜也不臣吁嗟忠武竟殲其身凌伎俊奸
高張網羅甘心私憤其如國何文不愛錢武不惜死
侃侃兩言太平可竢胡運當興艱難天步公也如龍
奮身不顧梓官可還中原可復十二金牌三軍慟哭

千秋國耻白日陰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

五言五詩

陳政德

炎祚方中微衣冠涉南渡危構無崇基奸庸柄台輔
腥羶徧河洛借竊列齊楚桓桓岳武穆義聲懾夷虜
遺黎望旌麾大壑水奔赴用兵韓白儔鄴張敢等伍
功高衆所忌獄吏乃余侮忠魂在青天冤血漬碧土
謂宜斬渠魁持首祭諸墓疏封亦何榮憤氣終莫吐
屈已事和戎西湖樂歌舞黃旗映青蓋遙遙赴征路
江山忽已非荒阡舞狐兔吾聞忠烈士嵩嶽降申呂
會復下人間功名更軒翥故國倘神游宮室悵禾黍
精忠類編 卷之八 十

吳子華

炎精昔中否宇宙見分裂乘輿去不返北狩胡沙雪
之人不世出置作人中傑倒催千仞厓橫磨三尺鐵
一揮海岱清再顧烽塵滅嗟嗟彼何人睥睨妬功烈
百年金甌地因之有隙缺致令義士心欲飲權奸血
如何中興主邪正不能決當時莫須有斯言竟何說
明明萬古心唯有西湖月

程宗仁

傑閣樓朝霞凜凜霜風清曉此一坯土石獸猶呼噪

烈士何多悲小人盡偷生國讐竟不塞甘心割兩京
殺忘天下寃殺身天下名矧爾中興基始自荆湖平
論功歸第一日月于今明巍巍千載樹止有白鵝鳴
再拜長稽首重是神之英徘徊不能去感慨寧無情

康元翁

烈烈義士氣常在天地間顧國不顧身一死等閒閒
蘭稿無改香竹灰不改節斯人有知己萬古西湖月
君王賜墓田埋骨不埋寃鐫銘在人口未信金石堅
想見墓前木入土根不曲夕陽叫邊鴻西風亦酸哭

彭澤 關西人尚書

精忠類編

卷之八

十一

君子道長日中原全盛時風雲儼悽愴龍虎存英姿
鼓鍾神君歆疑颺動靈旗逆雛盜神器稱藩降虜夷
居然樂偏安茹耻甘如飴炎祚固假息大意亦已虧
視王忠孝心不啻犬與狸既無嘗膽志漫集勤王師
誰招五國魂不磔兩觀屍却令萬里城糜毀如粉齏
言之氣湧山嶒齒欲裂昔九原如可作痛哭論心期

顧 璘 金陵人刑部尚書

崔嵬中興業浩蕩英雄才刺身誓日月驅甲鳴風雷
艱哉朱仙鎮天地劃再開君王亦何意自卷旌旗回
中原本吾土夷狄胡為來家昏鬼域嘯國破長城摧

宰木空南向厓山志益哀舉觴酬宿恨莽歌罷魂顛

鄭善夫 閩中人禮部郎中

太尉出世姿用兵自神武懷中左氏傳羞與絳灌伍
燕雲唾手得甲卒盡熊虎北開玄冥天南靖朱光土
國耻猶未雪百戰曷足數誓將與諸君痛飲黃龍府
不觀頽昌旗氣已吞胡虜

前人

英雄無奈何氣數乘人事宋德但未光椒房自夢寐
北狩不可返上天有成意壯士自苦心奸臣自長計
蠟書晨到門將星夜墮地平生四字符竟落氣數裏

精忠類編

卷之八

十二

桓桓獨武侯殺身志乃已

謝 琚 三山人 江右參議

有宋當炎祚承平三百年靖康際頽運理亂相縈牽
金人向南牧胡塵雜腥羶四海環鼎沸十鈞一綫懸
安危在斯舉誰憂為國先桓桓岳將軍應募心愔然
傾身誰排難哲忠期幹旋手持左氏傳大義兼回天
行兵法孫吳百戰親披堅南薰與桂嶺破敵無敢前
鼠竊歛脩跡蟻聚喘驚涎神機卻鈕齟勇敢真騰騫
常以寡擊衆燕然功可鐫精忠書朱旗寵錫以任專
感激興復志淨掃中原烟謀臣主和議竟墮奸豪權

瓜分遂不支陰中禍何過金牌詔十二東拜祇自憐
曆數去莫挽天運有循環捐軀傷往事仗義疇能肩
景仰埋玉墳拜誦褒忠篇今古死節士誰如父子賢
臨風發長嘆感涕揮雙漣凜凜勁節氣嚴公對月圓

王相安陽人

災運構中衰宋主為金虜一日失中原九廟皆焦土
偉哉武穆王挺然興義旅身經百戰危力挽八石弩
詎知和議堅竟爾恢復阻未迴北狩轅但樂西湖舞
衆謗集樊蠅羣疑成市虎父子就誅夷妻孥亦冤苦
腥羶侵河洛干戈易樽俎山頽誰復支天缺孰與補

精忠類編

卷之八

十三

大節兼忠孝全才備文武奇勳遍八荒芳名耀千古
至今英烈恨擬結黃龍府咄咄誤國奸遺臭焉足數

謝廷諒 江西金谿人知府

岳侯曜景靈騰嶮峻霞舉潛機九奧雄沉情三惑去
泰運爽皇淳恢淵敞神宇英規篤在三迴滴羞為伍
揮戈日返輪彎弓石沒羽六月掃蠻煙八日旋軍旅
飛渡白馬津直抵黃龍府殺氣淨胡塵歡聲騰后土
嗟此精忠人不逢仁孝主迫廼頌六師鍛鍊成三語
冤聲怒激濤悲涕集成雨盈盈水郭間鬱鬱丘原古

野曠斷燕雲潮落連胥浦宋室安在哉英魂猶可睹
登堂憶目成搦管酬心許

謝廷讚 金谿人刑部主事

酒淚咽胥濤傷心揚杜舉轉石納肝人拔山伎難去
蔑視帖與國誰遑恤區宇衆允推神筭岳公豈行伍
幕畫葛並留將兵信兼羽神武矢張皇悖德忘羈旅
畏虎如畏胡張孤怨張楚御史清楚氛中丞媾嬌虜
旆掣朱仙鎮夢斷黃龍府悲涼九世雙迷離一坏土
如何忠孝人翻覆逢孱主地下感湘纍惻惻同心語
玉清有佳嗣屏翳靦無雨嗟彼蓋天怨不戴宜終古

精忠類編

卷之八

十四

墨纒縱北酋羅裙戀南浦要盟竟不寒存誓應無睹
長弘化碧光亭亭照張許

于玉立 金壇人郎中

宋祚九鼎沸胡塵暗日月三河俠少盡兩都無宮闕
侯起戎行間雄心橫怒髮長劒撐半壁義旗張厥伐
羯胡泣路窮奸檜假之狡班師一奉詔中原遂淪沒
神勇隻千古英風湖上碣丹青貌似否悠悠恨吹骨
顧紹芾
宣和釀胡禍中原徧羶腥遂令金小醜豺聲震朝廷
倉猝驅二龍風霾晝冥冥天崩誰柱天安置日與星

鄂王起湯陰忠憤誓殲敵上書建炎初北渡意何切
不用翻奪官乘與竄鳴鑼赴赴新鄉戰猛氣騰霹靂
惜哉事參差奇功遂虛擲河北袖手割委汴汴又沒
如何望燕雲不洒英雄血胡騎飛渡江吳越皆震蕩
徽王摧新城盡作左衽樣回戈指劇賊萬里無留行
江淮及閩奧湖北湖南城破竹總神筭前矛凜誰櫻
墨衰下虢州會睹中原清徒失貴臣意十請十不應
當其廢豫時經營何苦辛乃鍛垂天羽九萬樽莫申
肝膽欲墮地至死不見明書生何叩馬似爲憤所乘
誰遣金脾來但聞丞相令辜負十年功慟哭朱仙鎮

精忠類編

卷之八

十五

狂胡大跳梁賊臣暗磨刃鷹犬弄文墨片紙殺忠正
東窓鬼耳聰鐵杖不汝斬所養御主歸思陵能無競
與胡同戴天藏弓又奚病掩卷涕霑裾北風吹鬣毛
鏌鏘塵漫漶白晝忽怒號施全奇男子一刷當時耻
其功雖不成其魄亦已禩人生會有終竹帛垂無窮
不見葛嶺下焚香氣成虹

七言古詩

吳璘 浙江僉事

汴京塵飛走泥馬降兵夜哭陰山下三精無光龍氣
銷虜騎長驅滿中夏虎頭將軍在相州經史貫胸兵
甲流百鈞神椎丈八矛誓清瀚海明國讐出師兩河

試神武轉戰湖湘靖荆楚繡旗遙捲風雨來假息胡
雛如聚釜南薰曠步高如天鑄金浮圖鐵鎖穿戎師
一出烏蛇散匹馬不得歸燕然回天有雄心自計怒
髮冠中爭上指萬里君王詔賜還一寸孤忠淚如雨
太平宰相宮錦袍耳聞恢復心鬱陶徒將赤乎障天
眼忍擲二聖輕鴻毛東窓計就黃柑裂朔風墮指重
陰結小吏持將片紙來忽報擎天金柱折鳳山行官
切層雲赤墀錫寵多玄纁洛陽觀闕劫火冷月暗絕
漢悲游魂棲霞嶺前湖水綠差峩高塚空埋玉劔血
年深尚未消時有腥風起平陸我來攬轡連錢總來

精忠類編

卷之八

十六

經此地懷精忠南柯宰樹半摧折唯有薜荔搖山風
棲霞嶺南湖水陰墓木兩株高百尋鬼神爲護霜雪
翰日夜怒號風雨音山僧紙錢每自掛隴首金槌那
得侵精忠既已塞天地英爽尚爾蟠山林根雖無血
可化碧世故有人能範金恭惟父子一坯土尚想君
王千載心萬松嶺前行殿湧五國城頭寒漏沉空令
遺黎痛炊骨荒墳一上一哀吟

鄭明德

韓中村

妖星墮地芒角赤龍劔悲吼風蕭瑟中原王氣挽不

回將軍一歿鴻毛擲秦家小兒真戲劇播弄造化搖
樞機指讎爲親忠爲逆隻手上遮天眼力九關茫茫
隔天日無由下燭臣愚直臣愚萬歎不足惜國耻未
湔猶烈激古墳埋冤血空碧風雨年年土花蝕我恐
精忠埋不得白日英魂土中泣請將衰骨出言痕獻
作吾皇補天石

表忠徹 尚寶司卿

嗚呼國家靖難猶救焚忠臣徇國忘其身此身可歎
權奸手英靈千古誰能泯伊昔兩宮巡朔土泥馬磁
城汗如雨一時樞轄付儉人強半山河入強虜岳王

精忠類編

卷之八

十七

崛起提精兵先聲轟旄頭營背鬼長驅掃凶城誓
迎欽廟還神京豈料賊臣中賣國計殺英雄快胸臆
碩鼠方持割地謀疑狐竟奪回天力忠肝義膽天寶
臨舉家就戮誠何心檜真狗彘不足數俊爲謀孽良
亦深建言憤志中興者百萬雄師孰云寡區區底事
畫江淮樂處東南小天下浪說春秋大復讎且圖看
雪錢塘樓怒濤空餘白骨恨橫波莫洗青衣羞賸茲
埋玉西湖上寶劍龍光猶在望壠樹何緣亦炳靈至
今枝葉皆南向乃知王心如日懸忍堪北面聞腥膻
假令少緩須臾歿肯信金人能自全鯁生展謁祠堂

下一讀窮碑淚盈把題詩永激賊槍徒不獨傷哉宋
宗社

方 質 國初徵士

妖星流光射天裂女媧煉雲手纔焚鑿與背哭洛水
寒十萬降兵化爲血鄂州將軍天下雄錦袍坐挽烏
號弓大鵬南來作人語夜夜吐氣如長虹眼看九廟
成焦土指日金戈破戎虜皇天不爲蒼生憂空使人
間望甘雨歸來叫開訴上帝天門九重戟如蟻槃瓠
齧人不得入一旦秋郊泣新鬼漫漫長夜金井深萬
古白日同丹心

精忠類編

卷之八

十八

元迺賢 南陽人

岳王烈烈真丈夫才兼文武漢唐無平生許國膽如
斗誓清九廟迎鑿與十萬精兵多意氣赴難勤王盡
忠義將軍闖外圖中興丞相江南講和議東京百戰
方解圍班師詔促事還非父老吞聲仰天哭兒童含
憤渡河歸感激英雄竟誅害萬里長城真自壞但將
淮水作邊關不道中原屬蕃宋百年古廟近荒墳夜
深石馬戰秋雲簫鼓時來謁詞下遺民猶泣舊將軍
石 瑤城人吏
北風吹塵江水竭萬里行雲鴈書絕龍亡虎逝山河

裂英雄掩面空啼血城門土赤胡霧腥塞草今非一
塚青頰聞淵聖髮已星日夕但望南來兵吁嗟將軍
勿南行千載一朝勢已成兀木夜遯中原平誰持金
字符絡繹走公營吾將磔汝萬段投饑鷹將軍得制
閩外事奸臣誤國安可憑吁嗟將軍勿南行

丁元薦浙江人主

中原羶氣汗青天趙家天子胡沙眠神龍夜吼將軍
起指麾宇宙風雷旋劔如霜兮膽如鏡十萬胡兵安
足滅朱旗只欲掃黃龍胡兒夜哭荒烟月奸臣呼嘯
風雨急金牌飛詔千靈泣倏爾班師羯虜驕十年汗

精忠類編 卷之八 十九

馬皆虛擲黃塵射日日欲歎千秋恨血愁雲紫天維
欲轉忽復頽金甌一缺成覆水墓草蒼蒼但夕陽胡
宮宋闕總荒涼惟餘一點精忠氣霄漢長懸日月光

五言律

太白山人

故國神非迥中華志獨遲春秋太史筆伏臘土人祠
草木俱愁色宮牆上戰旗孰云殊峴石揮淚滿松枝

國朝李元淮人巡按

却羨湯陰地能鍾武穆賢權奸無白日孤節有青天
最愛南枝樹空悲北狩篇我來祠下拜英爽正森然

陳薦湖廣人總督御史

報國功誰紀精靈尚有祠偏安謀已左恢復事堪疑
莫問中興詔猶瞻大將旗一編遺恨在千古說班師

李夢陽慶陽人副使

水店迴岡抱風湍滾白沙戰場猶傍柳遺廟只棲鴉
萬古關河淚孤村日暮笳向來戎馬志辛苦為中華

唐順之常州人會元都御史

誰將三字獄墮此萬里城北望真堪淚南枝空自榮
國隨身共盡相與虜俱生落日松風起猶聞劔戟鳴

吳國倫朝廣人副使

一羽班師詔千鈞殉國身虛廊圖甲馬喬嶽領精神
精忠類編 卷之八 二十

無復腥膻入惟應俎豆新興亡都逝水弔古涕盈巾

崔士榮安陽人知府

逢人談宋事扼腕淚如紛辱主元無父孤臣空有君
師班非失計身歿不成勛故里崇王祀千秋仰令芬

安況宗室

古廟臨官道偏傷過客精神忠昭白日伏臘薦青蘋
水烟生前恨風驅戰後塵至今披汗簡洒淚泣孤臣

王常洩成泉人

事業空祠宇精忠絕代無兩京傳大捷一歿失雄圖
梓里秋雲慘吳天夜月孤外交遺恨在猶說蠟丸書

五言排律

吳 立貴漢人浙江金華

光嶽鍾靈秀湯陰產俊奇桓桓武略烈烈奮雄姿
絕漠烽烟動中原社稷微守臣求戰士滄海起蟠螭
恢復懷諸葛長驅想子儀一心匡國難四字涅膚肌
邊塞英雄將朝廷柱石資兵戎同苦樂父子並驅馳
胡虜聞來遁河南不敢窺軍威嚴虎豹賊勢等狐狸
兀术兵徒盛楊么計莫施蒙塵耻可雪復國事堪為
父老歡迎迂壺漿競捧持友人皆繪像邑令獨鐫碑
金旆承殊渥精忠錫戰旗君臣情正叶讒佞禍相隨

精忠類編 卷之八

二十一

宰輔嗟秦檜奸邪邁李斯力為和議討不顧主君欺
十二金牌出三千鐵騎悲旄倪威感額腺謁頓揚眉
大理辭難就忠臣命已萎雲兒遭大辟頸血濺中達
貞女捐軀日銀瓶墮井時一門忠節盡萬古姓名垂
國土終分裂東與永別離衣冠成左袵華夏變蠻夷
宿草埋荒塚寒煙淡夕曛英魂歸北寇陵樹盡南枝
駐節棲霞嶺焚香忠烈祠拜瞻遺像後和淚寫新詩

七言律

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
後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歿嗟何及天下中分遂

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胡邦衡龍圖博士

匹馬吳江慢着鞭如公穰臂獨爭先張皇貔虎三千
士支柱乾坤十六年堪恨朱僊功未就不知鍾室事
何緣石頭城下征笳絕野老悲聲亦可憐

高則成

莫向中州嘆黍離英雄生歿繫安危內廷不下班師
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廿仗節山河萬里竟
分支孤臣上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

張光弼浙省員外郎

精忠類編

卷之八

二十二

朔雪炎風共此年中原父老亦堪憐豎儒屬遣祈求
使大將空持殺伐權忠義有碑書大節奸邪無面見
重泉至今宰木猶南拱遺恨西冷是墓田

王彥琬沂陽人

鐵騎長驅虜氣摧旌旗指日復神畿爭迎故帝回鑿
近忍見將軍奉詔歸南渡山河非大業中分京洛是
危機可憐許國英雄歿回首諸陵怨落暉

蘇昌齡

霆劔龍飛脫寶函將軍扼腕虎眈眈指揮天地開經
畧驅逐風雲入笑譚準擬萬全收漠北豈期一歿葬

江南姦邪誤國英雄老千載令人恨不堪

國朝趙王恒易

王恭 翰林典籍

山河四顧暗胡塵全仗將軍此一身豈意犬羊漁政
府遂令江海泣孤臣生無愧色追前代死有餘光啓
後人浩氣直冲天上去還隨星斗護 楓宸

劉潤芳

隴樹陰陰覆古祠行人猶起岳王思生前忠烈奸臣
忌死後聲名信史垂萬里長城真自壞中原舊業棄
如遺獨憐二帝歸無日空有芳魂托子規

閻鐸 陝西人右

精忠類編

卷之八

二十三

萬里長城一夕休權奸番爲虜酋謀空勞河北三千
騎未滿人間四十秋日月謾昭忠耿耿乾坤難著恨
悠悠傷心多少蒼生淚故國東來汴水流

黃鎬 侯官人

將軍雪耻振天兵豈意和戎事已行南渡君臣千載
恨中原社稷一時傾英雄杳杳歸吳苑胡騎翩翩出
鄆城明月滿庭烟樹合石麟青草護精英

陳璧 浙江會事

中原板蕩暗胡塵恢復空勞百戰身萬里長城真自
壞一家冤獄竟誰陳荒祠掩映青山暮高塚萋迷碧

草春二帝不歸龍馭遠至今道恨未能伸

湯節 都指揮同

英雄誓復舊山河爭奈奸諛誤國何慷慨謾陳諸葛
表指揮空返魯陽戈君臣南渡偷安久父老中原洒
淚多千古精忠猶不泯至今陵樹盡南柯

江謙 刑部員外

報國捐軀分所當中興功業竟銷亡精靈充塞軋坤
老名姓流傳簡冊香冤血倒流春草碧斷碑無字雨
苔荒至今遺廟丹青在古木寒鴉送夕陽

于謙 錢塘人兵

精忠類編

卷之八

二十四

匹馬南來渡大河汴城宮闕亦差我中原諸將誰降
虜負國奸臣主議和黃葉古祠寒雨積青山荒塚白
雲多如何一別朱僊鎮不見將軍奏凱歌

李夢陽

水廟飛沙白日陰古墩殘樹濁河深金牌痛哭班師
地錢馬驅馳報主心入夜松杉雙鶴宿有時風雨一
龍吟經行墨客還詞賦南北凄凉自古今

沈夢麟

鐵騎如飛入虜雲寧知社鼠妬元勳未興漢業憐諸
葛先歿吳門嘆伍員南國有人論歲幣中原無日見

官軍一埋青血西湖地古木寒鴉幾夕煙

甘彥初

零落腥羶幾百州中原誰切祖生憂秦關壁使星馳
夕漢花銅仙露泣秋萬歎奸諛和虜計百年臣子戴
天讎欲從故老詢遺事落木斜陽孤鴈愁

陳獻章 翰林檢討

天生舟楫浮南海大將旌旗仆北風義重君臣終成
節時來胡虜亦成功身爲左社皆劉豫志復中原有
謝公人衆勝天非一日西湖雲掩鄂王宮

楊一清 雲南安寧人 大學士

精忠類編 卷之八

二十五

十二金牌出帝閣虜人猶避岳家軍元奸臣虜心先
歿弱主忘家國遂分落日杜鵑啼恨血西風宰木結
愁雲君王義重讎當雪百戰非貪第一勲

陳以勤 四川南充人 大學士

宣和未運仗英雄恢復燕雲指頰中可柰蠟書通夜
月詎令錢劔泣陰風兩宮夢斷狼星赤萬里江分宋
事終遺恨豈隨奸魄盡年年和淚灑寒松

蹇 達 四川巴縣人 前總督

百戰當年績更奇金牌何事欲班師奸雄南宋和戎
日父老中原灑淚時古栢森森猶夜月孤忠凜凜自

遺碑汴河回首斜陽裡立馬祠前重有思

簡 香 新喻人 河 南巡按

平生節義言猶在百世精英歿亦生古殿風霆還激
烈穹碑天地自崢嶸精忠宋主盟金石神算胡兒避
甲兵時事恨憑奸鬼誤西風登拜不勝情

文 作 四川潼州 人 左布政

中原百戰勢推枯報國應吞塞外胡金字飛時長劔
折蠟書通處將星孤愁看社稷成沙漠空使英雄泣
故都無奈天心移宋祚將軍休怨學孫吳

朱期至 湖廣人 知 府

精忠類編 卷之八

二十六

汴水離宮杳漠尋將軍遺廟在湯陰羣奸力附和戎
策一歿天明報主心今古河山空涕淚往來南北自
沉吟休御痛飲黃龍恨父老焚香向至今

郭 棐 廣東人 四 川提學

大將旌旗湯水陰蒼松古栢自森森長驅報國忠猶
在痛哭班師淚不禁背北千枝皆勁節從胡一檜獨
何心可憐慘淡風雲氣猶自崢嶸照古今

前 人

古廟崢嶸倚碧天將軍往事實堪憐功隳十二金牌
後淚洒三千鍊騎前葱蔚南枝猶向日蒼茫西照自

啼鵲英風未息吞吳恨長劍空懸慘暮烟

方端

馬渡長河八月時投鞭重拜鄂王祠黃龍夢斷六宮
杳白日精懸萬古知故壘風雲屯劍戟中原草木望
旌旗英標夜夜星纏現願假天戈殲叛夷

石港

行山列翠鬱崔嵬曙氣斜連古廟開夾道槐陰空鳥
語滿階秋色幾萋萋十年功廢名還在二帝蒙塵恨
未灰瞻拜王祠多感慨不堪立馬首重回

劉元霖 江山人工部尚書

精忠類編 卷之八

二十七

立馬荒祠動慨吟秋風庭樹自蕭森英雄氣壯行山
在哽咽聲悲蕩水深大將十年空汗馬孤忠千載有
知心古來多少悲公淚紅滿堦前草色侵

丘龍雲 湖廣人

百代如公幾將才中原回首獨徘徊半生鐵甲心猶
北一日金牌氣未摧化碧難消三載血誅奸應震九
天雷南枝湖上風如許不盡淒涼故國哀

前人

土木猶存龍虎姿幾番瞻拜憶當時老奸歿守金人
誓大將空懸岳宇旗萬姓傷心憐社屋一門駢首就

誅夷青天白日丹衷在惟有忠臣孝子知

胡堯臣 四川人御史

報國忠誠驅古今遺容凜凜太行陰當年號令風霆
迅此日精魂草木森一戰幾成恢復業兩宮佇聽凱
旋音可憐十二金牌出空使英雄淚不禁

石星 東明人兵部尚書

憶昔金牌洒淚歸黃龍痛飲願長違君臣異代空塵
土香火千秋有廟祠地列大行存氣槩天留日月照
光輝英雄遺恨猶堪想和議于今果是非

王濟 監察御史

精忠類編 卷之八

二十八

恢復誰虧一簣功至今人只嘆英雄天兵總領南來
日胡馬長驅北去風誤國有臣專議論班師無計著
精忠香盆父老遞留淚空為君王灑相公

王尚綱 江山人布政

武穆精忠冠古今雲長才調孔明心夢先匹馬天移
宋寬入黃柑世已金正氣不隨南北盡哭聲留作短
長吟祠王世世朱仙鎮回首湖西壠樹森

陳薦 總督

飲血當年事已空殘編猶自紀精忠立庭忍誦夫差
誓推轂誰論吉甫功北極烽烟沉曉日中原壁壘度

秋風招寬欲挽漳河水古廟停驂意未窮

包桂林人河南僉事

破賊功勛旦夕成班師有詔恨難禁河南貔虎方歸
浙淮北江山已屬金鞍槍喜和強虜約徽欽愁絕故
官心可憐伊洛諸陵寢無荼群狐繞暮林

鄧宜章人觀

湯陰祠下弔忠魂古栢蕭蕭感慨存雲影尚疑降虜
陣鳥聲如訴賊臣冤益香父老空成恨痛飲黃龍竟
負言留得大名垂日月精光千古照中原

張濟南人河南副使

精忠類編

卷之八

二十九

如山兵勢振乾坤五國城頭望眼昏自是官家忘國
耻徒勞父老戴香盆黃龍有約終天恨涅背無慚古
聖言為報將軍今一統中原還是舊中原

鄭岳

十二金牌一日催三軍慟哭捲旗回馬前果中書生
叩河上深孤父老來開闢乾坤無此變古今成敗有
餘哀 皇明盡得中原土地下忠魂亦快哉

魏汝松德州人湯

南國金牌北度關中原父老淚潸潸羞班鐵騎經伊
洛背指黃龍是燕山問罪旌旗從此斷家塵冠蓋幾

時還丹心未了千年碧一劍長橫霄漢間

劉思唐

運去英雄不可留荒祠遺像幾春秋出師會見黃龍
捷寃獄翻成白日愁千古忠魂猶廟祀兩宮旅櫬竟
誰收黍離南望中原近汴水東流恨未休

陸乾元宣城人

號今天聲豈偶然從頭收拾舊山川燕幽直擣八千
里塵土長驅三十年涅背心惟圖報國衝冠誓不與
同天旗臬克汗成虛語却中書生計馬前

李如圭豐陽人右

精忠類編

卷之八

三十

長劍曾提靖賀州奇功只在笑談收金牌不向中原
詔玉輦安能絕漢留三字獄成天地鑿兩河議定國
家憂九京莫抱英雄恨斬檜千年筆未休

李汝翼東魯人

壯氣冲天激烈真長驅虎旅掃胡塵十年恢復中原
志一旦沉銷報國身扣馬書生能獻策裂裳廷訊豈
回春夜來惟有青霄月能照英雄萬古新

田藝衡錢塘人

宋運終衰更可悲將軍刺血誓征旗君臣自作偏安
計河朔空懷反正師降北兩宮埋宿草向南孤塚發

殘枝精忠祠廟千秋在一奠蘋蘩一淚垂

李元齡

一詔西來馬首東鼓行誰敢議和戎將軍不滿吞胡
恨丞相那知報國忠誓耿丹心昭烈日名留青史凜
秋風我來此地瞻遺像讀罷殘碑淚尚紅

宋之韓 武安人 都給事中

蕩水西風落葉深祠前古木正森森賊臣暗許通和
議猛將徒勞奏捷音誓復燕雲空唾手旌迴伊洛祇
酸心故疆落盡遊流淚回首驚看虜又侵

喬壁星 山東人 四川巡撫

精忠類編 卷之八

三十一

朱仙祠像肅清高當日勤王轉戰勞萬古山河兩行
淚百年天地一征袍霜林入夜聞啼鳥星海逢秋湧
怒濤最恨浮陰能蔽日坐令官闕滿蓬蒿

前人

虎鬪龍爭血未乾君臣南渡竟偷安徽欽夢斷中原
杳趙魏烟銷北土殘十二金牌班詔急五千鐵騎建
功難將軍一死應天數却恨權奸得蓋棺

王顯仁

天威破竹虜難支宋祚中興可刻期旗上頭應懸克
汗馬前血欲踐闕氏走丸謀已通奸相擁轡誰能挽

義師千載忠魂難重起令人掩淚讀遺碑

王祖嫡 信陽人 翰林檢討

殘雪方舟度六橋樓霞祠宇薦山椒金牌錢騎無勞
問白馬朱旗尚可招南面同丞相西湖水接伍
胥潮祁連薜薜環孤塚麥泮諸陵久寂寥

王鳳竹 唐山人 禮部給事中

南渡頽危赤手扶賀蘭踏破氣吞胡黃龍痛飲飲秋
草鐵馬班師慨畫圖日落丹青雄故里春深松檜轉
提壺錢塘露塚踰幽恨幾慟棲霞叫鷓鴣

吳同春 固始人 知府

精忠類編 卷之八

三十二

孤城落日雨初收遺廟蕭條野水流半世功名羞絕
塞千秋怨恨失神州長天遠繫黃龍夢皎日難消鐵
騎愁院靜松杉風自起恍疑英爽夜深遊

前人

孤忠儀貌儼遺宮往事空傳感慨中翻借佞臣持一
劍尚留飛鳥棄雙弓君臣不改河山異天地無知血
淚空徒倚庭除遲去馬不堪落日悲風

梁佐 雲南人 武選郎中

宋京人物更誰雄大義平生慷慨中赤手雙扶天上
日朱麾一捲寒邊風可憐鐵騎孤尤壯痛哭金牌恨

未終故里祠前說奸槍秋濤激烈撼庭松

張崇雅 大名人開封通判

指揮鐵騎日驅馳直踏胡兒飲馬池五國未曾迎鳳輦一身先自受鴟夷忠臣死抱中原恨賊子生忘南渡悲此日祠邊春草綠令人感慨益凄其

曹子登 三河人甘肅巡撫

百戰休言宋祚危中原猶屬晉家旗問天誰遣金牌詔報國空勞鐵騎馳烟雨聲寒秋靄淡松楸影暗夕陽遲至今祠下森森樹獨發南枝誓不移

林欽厦 晉江人左布政

精忠類編 卷之八

三十三

返旆黃龍怨氣頻含冤地下哭征人十年空冠三軍勇五國誰憐二帝塵廟古寒風吹碧瓦墳高萋草卧蒼麟從今莫論金牌事不盡英雄洒淚嗔

魏允貞 南樂人山西巡撫

朱仙初拜鄂王宮昭代明禪萬古同多難一心扶社稷中興百戰見英雄旌旗雲散蒼茫外金鼓河流嗚咽中成敗不須論往事青天白日照孤忠

鄭卿

雲樹蕭森武穆祠停車此夕動遐思長驅鐵騎方摧虜矯詔金牌已退師五國遊魂空自慘兩宮幽恨竟

無期當年血戰中原地千載陰雲日夜吹

方端

渺渺黃塵暗古祠陰風猶似擁王師萬家已見中原日一旦誰收大將旗河洛月明人未渡幽燕雲蔽馬空馳只今古廟松楸老千古令人幾淚垂

葉宗泰 河南按察司知事

孤臣祠廟傍林皋駐馬春風薦濁醪元氣獨鍾千古重精忠猶貫九霄高金牌徒結南遷恨鐵馬空馳北戰勞目斷黃龍多感慨那堪洒淚濕征袍

何淳之 無錫人御史

精忠類編 卷之八

三十四

胡騎長驅入汴都中原轉戰遍萑苻朱仙一日雄心死二聖千秋淚眼枯不為軍前曾叩馬肯令榻上見蹲狐少年白盡衝冠髮腸斷韓王策蹇圖

泊舟岳忠武

謝廷讚 江西人刑部主事

不戴誰能不報讐齊襄九世列春秋葵心捧日堅於石檜木翻雲曲似鈞鐵騎三千聞破膽金牌十二市旄頭西湖一夜蕭蕭雨也共胥濤咽未休

蔡可賢 安安人副使

花石綱來事已休大家還向艮宮遊傷心天地青衣日舉目山河左袵秋十二金牌南國恨三千鐵騎北

庭愁可憐風雨東窓夜忍使杭州作汴州

龍德孚 武陵人推官

武穆祠堂秋色殘霜風獵獵雪漫漫朱仙鎮迥江聲咽五國城高馬影寒空有精忠能報國獨餘怒髮尚衝冠神州未復豐碑在長使英雄淚眼看

前人

岳陽城外水瀾瀾野殿寒烟武穆祠鐵鎖當年留凱蹟金牌千古恨班師中原已入諸生料南國原無二帝思悵望黃龍一盃酒不堪灑淚采江籬

國朝瞿宗吉 周府長史

精忠類編 卷之八

三五

援兵北渡過鍾離決戰將扶趙氏危怒欲拔山揮白刃功成背水建朱旗朝中有朝遭林甫塞上何人斬郵支宰木至今南向拱千年留與後人悲

王世貞 太倉人南兵部侍郎

落日松杉黯自垂英風蕭颯動靈祠空傳赤帝中興詔自折黃龍大將旗三殿有人朝北極六陵無樹對南枝莫將烏喙論勾踐烏盡弓藏也不悲

吳定 彰德人雲南巡撫

誓縛單于入漢關故宮無恙對河山腥羶蕩掃旌旗掩魃魅驅鋤斧鉞閑北狩蠻夷雙闕返南遷六駕六

龍還會看雪耻酬千古忽下金牌師已班

前人

經營十載赤心殫誰主奸謀罷將壇北地遂淪胡左袵中原無復漢衣冠沉冥白日天何意嗚咽黃河淚不乾怪有書生先叩馬空令國幹坐摧殘

武穆祠

馬繼龍 雲南人兵部員外郎

古廟寒烟鎖寂寥松杉入夜起風潮孤臣遺恨憑誰雪二帝遊魂何處招落莫關山邊月冷縱橫南北野狐驕道逢故老閑相問猶說青衣痛未消

湯陰拜岳將軍祠

李化龍 長垣人兵部尚書

精忠類編 卷之八

三六

鐵馬金戈滿目悲將軍談笑挫雄師不因詔旨來江介會見旌旗到海涯五國秋風號二帝西湖夜雨泣南枝今逢絕域稱臣日喜向祠前酌一卮

劉芳譽 陳留人御史

西湖湖裏水悠悠往事千年共此流長舌東窓秦計定綉旗北捲漢人愁樹頭啼鳥哀無恨塞外寒烟恨未收唯有丹心自今古還同日月護神州

謝榛 臨清人布衣

中原何幸見將軍一劍長驅胡馬群戰伐功高天意在廟堂策定帝圖分只今營壘空秋月終古旌旗有

暮雲遺恨幾多堤上柳冷風凄雨不堪聞

周弘禴 西陵人

纍纍三尺拜荒墳老檜殘碑舊勒文玉輦暗迴胡地
夢金脾空撼岳家軍深山盡日啼春鳥古樹低枝結
陣雲酒在黃龍沽不得乾坤南北一江分

鄧啟愚 淑浦人南陽知府

燕雲唾手杳難期十二金牌萬事危海若天空南渡
遠孟漣聲斷北轅遲朱旗霞映脈稜夕鐵馬風嘶殿
閣時淚灑英雄流不盡漳河長夜泣蛟螭

劉世學

精忠類編

卷之八

三十七

一片剛腸百裂時將軍孤劍欲何之江東絕少男兒
氣塞北誰憐帝主危今古不消三字獄英雄空抱兩
河悲經過故國重回首人代興亡那可追

歸子慕

絕漠風高恨不平奮呼長劍指王庭黃龍聲奪天驕
魄黑祿陰埋大將星二帝遊魂懸玉塞一門貞烈滿
銀瓶草枯朔雪靈何倚愁結河源夏有水

陳廷策

帝着青衣淚未乾將軍髮立破呼韓倚空長劍黃雲
截恨早藏弓赤日寒寂寞秋聲歸戰馬縱橫野哭擁

征鞍此時總解金牌意那得揮戈到賀蘭

王伯稠

寂寂蒼山古殿空千秋遺像氣何雄深松忽散靈旗
雨落日長嘶鐵馬風胡虜未吞翻賜劔君王堪咲自
藏弓教人欲逐鴟夷去萬里烟波狎釣翁

葉國華

獨騎鐵馬向中原誓掃銅鉞荆棘屯浩氣黃河天柱
折精忠白日將星昏旌旄雪擁三軍淚沙漠風呼二
帝魂千載英雄空大恨玉虹飛上掛崑崙

葉重華

精忠類編

卷之八

三十八

胡兒未盡將星摧宋業中興付一坏赤手撐天功是
夢丹心照日恨成灰江河忽走群龍失風雨長空萬
馬來二帝遊魂何處在山陵松柏更堪哀

馮時可 湖廣副使前浙江按察使

妙略雄資飛將臺當年不減武侯才破弓遼海鯨鯢
避橫槊燕然虎豹哀無那詐頌雙鳳下還憐義塞一
天迴竒勛空勒凌烟閣凜凜餘輝照草萊

讀忠武公集

盧龍雲 南海人戶部

記憶朱仙事可悲人人爭識岳家旗精忠不負當朝
錫神筭能令異代思鐵騎尚聞歌出塞金牌無赤詔

班師千年廟食英靈在得似黃龍痛飲時

馮大咸 華亭人

何壯朱衣飛將雄龍沙飲血笑談中金牌鍛就灰炎
火青竹芳垂取日功荆水霜號悲二主吳天月苦痛
孤忠千秋詞賦難舒恨惟聽蒼松咽晚風

童正蒙

宋室南來事可悲中原無奈北風吹金牌十二班師
夜鐵騎三千破虜時雪窖消魂傾社稷水天灑淚望
旌旗錢塘漫說中興事且向湖山倚會之

胡贊 姑蘇人布衣

精忠類編 卷之八

三十九

將軍何自解兵權南北寧忘不戴天一疏未還沙漠
駕兩宮猶憶靖康年虛廊甲馬棲寒月古殿松杉捲
暮煙搖落黃龍千載後却留生氣在山川

馬燁如 雲南人前貴州參議

朔漠塵迷五國天可堪車蹕竟南遷奸臣自矢和戎
策大將空裁破虜殘百戰功際三字獄兩宮夢斷六
陵烟最傷痛哭班師夜誰遣書生叩馬前

七言排律

陳贊 太常少卿

春秋一部貫胸中神力千斤八石弓弱宋倉皇拋社
稷老天特地產英雄楊么殄滅同瓊蟻兀木看來等

蟻蒙二帝終期回紫蓋一心直欲破黃龍笑談可使

中原復掃蕩演教朔漠空十二金牌宜太早兩河赤

子望徒濃誰知誤國避天手竟壞虞淵取日功當宁

可憐甘退縮賜旗何必繡精忠痛心誓耻宜舒雪微

國奸邪苦菽蒙屈膝無慚拜胡虜生才端的負天公

傳書白鴈音塵絕行酒青衣淚血紅萬里山河歸左

袵兩輪日月照丹表渠凶一夕潛誣害信史千年見

始終諸葛大名雖可並汾陽偉烈竟難同休言宋將

非唐將自是高宗愧肅宗皎矣此心懸白日冤哉憤

氣貫晴虹舊祠自在荒山下往事空隨流水東亘古

精忠類編 卷之八

四十

人心知不死如今廟貌再興崇巍巍畫棟松杉映岌
岌穹碑苔蘚封僧衲焚修香靄霽邦侯祭奠鼓鼙鋒
忠臣像在還羅拜奸相家藏杳沒踪北嶺哀猿啼落
月南枝宰木起悲風天荒地老名難泯物換星移恨

不窮回首西湖湖上路欲將興廢問漁翁

五言絕句

陸潤

人生俱有死王死獨堪憐千古重泉下相知只有天

張堯臣

心到五國城身繫三字獄何惜一家冤祗憐二聖辱

無故金牌至何辭鐵騎旋獄誣三兩字廟饗幾千年

七言絕句

劉 瑜

與袁菊先生譚忠武

張應登

傳聞翼德是前生忠義剖方却逼真更有文章輝日月不徒塵土視功名

和韻咏秦檜

龍德字

無端三字殺忠臣宋法翻疑酷似秦死後不須重鑄像身前已自是金人

張問達 關中人刑部侍郎

精忠類編

卷之八

四十一

寧死將軍不一爭直留名附比干名可憐淇蕩多神物日暮蛟龍送雨聲

梅國樓 麻城人給事中

兀木憑陵殺氣高中原血色染征袍八千里月搖雲海三十功名老髮毛

前 人

二帝蒙塵巡絕漠人臣盡瘁正斯時陶朱縱有全身術忠武原來不敢知

前 人

憶昔盟踰金匱後相傳直到靖康時秦奸未必鑿忠

武天意茫茫不可知

蕭良有 湖廣人翰林院修撰

中原百戰績垂成恨入金牌宋事傾聞詔也知權大計恐將心跡負書生

前 人

孤忠遺像古城頭檜柏森森翠欲流假令功成畫麟閣何如血食到千秋

詩餘

宋劉 過

中興諸將誰是萬人英身草莽人雖死氣填膺尚如生平少起河朔劍三尺弓兩石定襄漢開號洛洗洞

精忠類編

卷之八

四十二

庭北望帝京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過舊時營壘荆鄂有遺民憶故將軍淚如傾 說當年事知恨苦不

奉詔偽邪真臣有罪陛下聖可鑒臨一片心萬古分茅土終不到舊姦臣人世夜白日照忽開明袞珮危

圭百拜九泉下萬感君恩看年年二月滿地野花春

鹵薄迎神

右調六州歌頭

元李 濂

立馬古名鎮指點鄂王營宋家陵闕何在鴉噪晚林空當日兩招討獨帥孤軍轉戰血濺鐵衣紅誓死報

天子旗宇織精忠 嗤權奸飛鳥在自藏弓金牌詔

退虎旅撫劔泣英雄宵念二龍沙漠絕愛六橋烟靄
歌舞且江東誰雪靖康耻千載恨無窮

右調水調歌頭

前人

十二金牌問何事詔公還鄂想當年秉鈞元宰廟謨
全錯中土黔黎留節越兩河豪傑歸戎幕遣背嵬五
百勇如貔金兵却天運收功名薄人事舛封疆削
誓黃龍痛飲幾曾如約甲馬散歸魚鳥陣丹青斷送
麒麟閣嗟朱仙舊壘蓬蒿斜陽落

國朝丘濬

已建玄戈社孽虜宵教暫歇維八柱戎衣一襲戰如
精忠類編

卷之八

四十三

火烈待敵兵屯益浦夜折衝馬蹶龍沙月念中原民
社陷腥膻堪傷切匹夫憤飛霜雪國士心難灰滅
掃胡塵漢上欲全無缺輸欵已行奸檜志裂背空灑
稽公血喪長城烟草兩宮愁迷殿闕

前人

為國除忠為敵報讐可恨堪哀願當此乾坤是誰境
界君親何處幾許人才萬死問關十年血戰端的致
致為甚來何須苦把長城自壞柱石潛摧雖然天
道恢恢柰人眾將天劫轉回嘆黃龍府裏未行賀酒
朱仙鎮上先奉追碑共戴讐天甘死地天理人心

安在哉英雄恨向萬年千載永不沉埋

右調沁園春

文徵明

拂拭殘碑勅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
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辜堪
恨更堪憐風波獄豈不惜中原感豈不念徽欽辱
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
原復彼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

沈應奎

百鍊剛腸龍劔吼太行欲裂記當年弱冠登壇妖星
殄滅一卷春秋縣義膽兩河俠少呼雄傑猛回頭宮
精忠類編

卷之八

四十四

關舊粉榆悲風切浮圖陣空言鐵背嵬軍追方急
歎金牌十二天維斷絕報國堪憐國士死吞胡未遂
胡笳咽看錢塘江上子胥濤裏弔血

前人

宋室孤忠洗不盡風波怨獄問誰是和戎盟主莫須
機局龍戰正酣長夜巨狐群一嘯中原促想男兒七
尺負長軀難偕俗虜未滅臣子辱仇未雪父兄毒
恨滿堂燕咲貞臣桎梏萬里長城空自壞兩宮幽夢
馮誰告只今有古樹南枝年年綠

以上俱和滿江紅調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類編卷之八終

跋精忠類編後

忠武忠孝人也千古而下賦楚
些以招魂豈肯濤而洗怨者代
不乏人亦足以吊忠武之魄而
洩其怒矣惟是高宗一辱主耳
闇荏繆悠何以忍割刃而不悔

精忠類編

跋

一

卒未得其解說者曰其志足其
氣奪其心疑皆倡之而非也愚
以爲忠良短氣賊臣高張蓋有
幸不幸焉如之多幸忠之不幸
也而國隨之矣考靖康之沒金
人且立僞帝邦昌侍御史馬伸

力存趙社晉倡大義以却粘罕
秦檜時爲中丞偶附首名虜人
怒械之而去當是時檜泣涕霑
襟如艾封人之子豈知悟室從
此盟伸功從此奪盡室從此南
以一反覆小人翻復冒仲連蹈

精忠類編

跋

二

海之誼哉高宗是用葆之爲腹
心雖以百戰百勝之忠武而不
能破貝錦之舌保長城之不壞
豈非天哉自是檜曰和便帝亦
曰和便檜曰飛可殺帝亦曰飛
可殺卽忠武之號令如山戰功

如風雨而帝棄之如秋葉嗚呼
和不和何救于宋宋安在哉檜
安在哉而思武之心至今如大
明之在金樞翔易之在扶桑矣
日月不朽乾坤不倚杵其如忠
武何哉嗟夫馬伸有功而無功

精忠類編

八

三

忠武有罪而無罪賊檜之心死
也久矣昔陶士行亦晉名臣也
直以不與顧命之細故而勤王
之師爲之躊躇者屢八翼捫天
之夢未嘗湏臾忘也以與忠武
潔長度大豈啻鵬霄之上蓋極

之下耶憶忠武夜泊旅驛時諸
大將張燭會坐進而密語者三
公正色而所以行邁者亦以三
夫鼎之千里而來豈赴嘉名哉
君臣之義無所避故從容而就
於不可解耳迨楊武恭袖牒而

精忠類編

八

四

來捧盃而出武恭以爲兄弟急
難邀之同死耳豈知其俛首大
理仍從容以畢武恭之義哉公
殆莊生所謂進退一成規一成
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者耶愚
不佞謫居多暇奉

直指徐公命校忠武全書爲類
而編之因得肆其力于玉照新
志金佗粹編諸往牒乃知爲宋
魯連者有一侍御史與不佞同
姓爲忠武錚錚奕世者有一珂
與不佞同今官竝足奇也匪侍
御公嘉惠以茲暇不至此余不
佞良亦厚幸矣哉

萬曆甲寅秋吉滇中後學馬燁
如沐手書于淮陰舟次

精忠類編

跋

三

精忠類編八卷

左都御史張若淮家藏本

明徐縉芳撰縉芳字奕開晉江人萬曆辛丑進士
官至監察御史事蹟附見明史劉策傳是編輯錄
宋岳飛事實藝文首爲表類紀姓氏世系之屬次
爲傳類紀生平始末次爲遺翰類皆飛詩文次爲
宸綸類皆高宗所賜載於金陀粹編者次爲褒贈
類皆歷代制誥案牘次爲家集類皆岳珂之文有
關於飛者次異感類紀諸靈應次詩類文類則皆
後人題述之作也編次頗無條理而異感類中如
瘋魔行者罵秦檜胡迪入冥之類尤類傳奇演義
飛之忠烈自與日月爭光不假此委巷之談侈神
怪以相耀也

薛文清公年譜一卷附行實

一卷

〔明〕楊鶴 楊嗣昌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張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薛文清年

譜一卷》提要

薛文清公像



薛文清公年譜

武陵後學楊鶴編次

鄉後學沁水張銓校梓

先生諱瑄字德温姓薛氏別號敬軒學者稱為敬軒先生世居山西河津南薛里其先出奚仲至隋唐間最顯如河東三鳳是也族大而繁沒而葬于汾陰之南坡者封樹纍纍焉祖仁生直直生常常生仲義通經術以元故不仕教授鄉里仲義生貞是為先生父教諭公洪武甲子舉于鄉歷官教諭幾四十年而終後先生貴仲義及公皆贈通議大夫大理卿祖母齊及齊母皆為淑人云

生平譜

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八月初十日子時先生生于北平之元氏

按教諭公以乙丑除真定元氏教諭既之官迎父仲義母齊氏俱至任娶司訓平定齊魯道女生先生先一夕齊氏夢羲冠紫衣人來謁已而誕先生于學舍肌膚瑩于水晶五臟洞露目光如漆家人怪欲棄之祖仲義聞啼聲力止曰體清而聲洪必異人也因覽初度以卜喜曰此兒將大吾門矣
二十七年甲戌先生六歲在元氏

二十八年乙亥先生七歲侍教諭公官榮陽

教諭公官元氏九年赴闕 帝擇儒臣備顧問者

二十人公與焉 上御奉天門命諸儒講論五經

同異公進說大禹謨音暢義明克動宸聽廷臣以

為能三閱月罷除榮陽教諭先生隨侍祖教以小

學四書日千百言即成誦不為嬉戲端坐如成人

姊妹莫敢過其前性善詩賦人以為天授云

建文帝洪武三十二年己卯先生十一歲在榮陽

居榮之五年 朝例罷北方學校改除教諭公官

馬湖平夷長官司吏目

生平譜

三十三年庚辰先生十二歲侍教諭公官馬湖馬湖

土官子弟喜先生幼能文爭負至其家請為作詩

詞教讀書晚奉小豚送之以為常嘗著平雲南賦

上沐國公公大奇其材教諭公以是無虞于夷獠

三十五年壬午先生十四歲在馬湖

是年五經四書皆通大義

成祖永樂元年癸未先生十五歲在馬湖

帝下 詔諸改官者悉從舊教諭公復官榮陽

二年甲申先生十六歲侍教諭公如榮陽

按先生有憶昔行云憶昔年纔十二三老親携我

遊西南西南道路蜀山裏累月不盡經巉岩當時
正值春光麗紅紫千林競妖媚綠蘿覆逕搖溪烟
清風掠面透花氣羈懷未解怯險艱青泥坂滑石
磴盤路夾陰崖白日暮梯峻危棧蒼空寒寒空石
壁插江脚斷痕疑是鬼斧鑿倒懸古木星斗迷亂
灑流泉風雨作憑空一望山疊重烟溪霧谷相鬱
滄積陰絕險足妖怪深叢大野多蛇龍復有劒閣
橫天絕時清關險成虛設關南石龕夜宿時子規
叫落龕前月成都開豁自一川盛夏又泛岷江船
蠻中忽忽幾寒暑新正乃有中州旋骨肉相隨干

年譜

三

萬里回首舊遊如夢裏三十年來白髮生坐想雙
親淚如水觀此則先生當以庚辰春度馬湖是年
春返旆中州也

冬抵榮陽任

教諭公門下士咸尊先生為師

母齊淑人卒

先生朝夕哭奠如成人禮按先生作行畧云妣
生男二某及瑋妣卒時某始十六歲示第瑋詩曰
先母亡時汝四春獨未戴宰于何地以汾陰阡表
考之教諭公官馬湖結茅以居或至食不繼累日

齊母能安貧淡以助廉焉永樂紀元詔改官者悉
如舊明年冬復任榮陽先生年十六矣不聞扶觀
如榮則卒于榮陽可知也妣卒後有陳宗問贈先
生詩乃曰十五能文實可奇先生書詩後亦曰余
年方十五何耶今依行畧附甲申之冬其是與否
未敢臆斷云

三年乙酉先生十七歲在榮陽

始厭科舉之學慨然以求道為志精思力踐一言
一動必質諸書微有不合竟夜反側不成寐鄧人
陳宗問參政河南行部至榮亟請見不往宗問異

年譜

四

之因訪于學舍索詩索觀馬謂日子所作才泓氣
昌當為大儒非吾儕備員苟祿者比也欲以奇童
薦諸朝固辭乃止因贈先生詩有知爾晚來成大
器願修德業贊雍熙之句

六年戊子先生二十歲在榮陽

按先生詩將歸山西留贈陳廣文三十韻內云未
窮詩酒興俄動蓼莪哀在再逾三載栖遲愧寸才
聊為萍水別近擬故山回又云昊天恩罔極風木
意難裁未遂林鳥報頻驚雁催又次廣文韻留
別二律有榮陽南望萬山攢偶此成家計未安之

句乃在榮陽作也庚子冬贈王汝霖序云余歸故鄉得公之政之詳別去數歲今年冬復歸河南之鄆陵留別詩有曰憶昔少年登公堂公堂開宴羅笙簧中間契濶十年餘千里關山恨索居乃知庚子前十餘年先生曾還里與榮陽留別詩適合意有旋家葬母之行也丙午春先生葬教諭公前三日啓齊母柩至日柩豈始遷自榮陽千里外耶又胡不聞權厝何地返葬何時耶今姑錄此以志疑焉

七年己丑先生二十一歲侍教諭公官玉田

年譜

五

教諭公任滿榮陽徙玉田時玉田多賢豪長者濟南王素亨大梁范汝舟東萊魏希文永嘉徐蘊夫安陽苑仲仁海昌李大亨諸公皆年德老成先生禮延之家講論經書子史泛及天文地理二氏之談諸老退謂人曰此子聰明特異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皆避師席結為友與習宋諸儒性理諸書久之先生嘆曰此道學正脉也盡焚詩賦草專精性命至忘寢食

十六年戊戌先生三十歲在玉田

十七年己亥先生三十一歲侍教諭公官鄆陵教諭

公任玉田九年徙鄆陵 朝例學博之科者充我公固欲先生應科目先生即任中補邑弟子員司訓王惟善著鄆陵志成先生為作序
按阡表云永樂十七年先君徙鄆陵丁太父憂去官繼丁太母憂家居五年起復河內教諭今由官河內時逆推之當以是年去官參考贈王汝霖序似又宜在庚子歲

十八年庚子先生三十二歲

秋八月舉河南鄉試第一

冬歸鄆陵將隨計有贈王汝霖大尹序及留別詩

年譜

六

十九年辛丑先生三十三歲

春三月登曾鶴齡榜進士

夏五月還家省侍

有詩衛水南旋雲漠漠晉山西上馬駢駢君親恩
比滄溟大忠孝深期願莫違又舟中雜興十八首
其六細草微茫間渚沙烟林杳靄暗漁家舟行不
辨東西處但倚危檣看月華其八天高雲影層層
出野曠河流曲曲長百丈牽風晴裊裊棹聲搖月
夜茫茫其十三水畔人家舟作屋飄飄身世長兒
孫笑回睡足蘆花月又引帆檣過別村時學士楊

士奇聞先生名邀致館中訓諸子先生固辭却之
二十一年癸卯先生三十五歲在里

有故鎮行詩中云親朋導我村北行叢祠戶牖塗

丹青還復崎嶇歷西澗蹇衣競涉波凌亂高柳啾

啾栖暮禽平蕪渺渺語飛燕

二十二年甲辰先生三十六歲侍教諭公官河內

教諭公起復為河內教諭先生為臨川楊萬英作

務本堂序八月 仁宗御極教諭公朝京師先生

從行

仁宗洪熙元年乙巳先生三十七歲

年譜

七

春三月朔父教諭公卒

公朝歸道病先生親嘗湯藥日夜不離左右輿至

任卒先生哀毀骨立權厝公濟水之涯秋如榮陽

舊有別業在榮陽往治裝為旋葬計河內楊生進

道徒步相從時秋雨積潦生泥行三十里水行十

餘里跋涉良苦畧無愠色

冬十一月告遷教諭公之靈

榮陽歸時秩柩遷里以是月二十五日設奠祝于

公曰自尊容奮違人世九月于茲感時序之變遷

涕五內而悲曩以倉卒未即歸葬遂權厝于膺

水之涯逼側浮淺實非神靈所宜今以吉旦謹啓

攬愛返柩于故山之陂臨行賈昭楊進道諸人送

至孟津灑淚而別十二月至壘懷

四方吊者甚衆李太亨不遠數千里來陳文原遣

其子及孫高二門人數百里外至人以郭林宗徐

孺子之事稱之

宣宗宣德元年丙午先生三十八歲

春正月葬教諭公于南坡塋以齊淑人祔

如榮陽省母

按先生繼母許氏不知教諭公娶何時公去榮陽

年譜

八

十七年卒于官踰年春先生既畢葬復來省母豈

先未與俱歸耶明年冬先生展墓赴京不聞將母

還家事而茅屋漏歌則曰辛丑進士河汾客早向

中州買居宅考述懷詩有曰祇命湖湘聞久載靈

府筆一徃三年餘及歸有華髮家室寄中原無產

給衣食又曰老妻亦何為頻年苦煎迫上以奉繼

姑下以撫兒輩執爨色焦稿補綴眼昏溢意先生

家室自丙午及壬子前皆寄榮陽也

二年丁未先生三十九歲在榮陽

冬十二月戊寅祭告高曾祖考妣

先生既免喪 朝命屢降特如京師取道還里以是日拜辭先壠

三年戊申先生四十歲如京師

將詣 闕與楊進道書曰某七八歲時侍先君子左右聞其稱古人某為大儒今人某為偉士因記于心曰彼亦人耳人而學人無不可及之理也又六七年先君子見可教授以諸聖賢書始發奮專于誦習晝不足則繼以夜倦則置書枕側而卧閱之或達旦未已至于行立飲食不諷諸口則思諸心雖人事膠擾未嘗一日易其志積十餘年然

年譜

九

後察夫聖賢千言萬語之理無不散見于天地萬物之中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統會于此心微密之地自是以來澄治源本而恒懼夫邪慮以消之篤專修習而不敢以他好奪之積之既久因以中之欲發者發為文辭則但覺來之甚易若有物以出之于內而迫之于外也後先君子命試有司一往即得之仰希大儒偉士雖不敢及然韓子所謂在進士中粗為知讀書者竊以為近似焉今退居又六七年遭值大故哀痛之餘尚懼頑愚荒怠負先君子之大訓因時取向所授書而溫繹之但覺

意味愈切理趣愈深有得于心而不能形于言者此某之自少及長勤苦僅得而猶不敢自己者也過洛陽為房子儀作禩槐堂記

授行在廣東道監察御史監湖廣銀場

先生至都上章願就教職以卒所學會 上思振

風紀權御史既拜官念養不逮親作汾陰阡表以

揚先德馬時三楊當國亟欲識先生面先生曰某

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覓于班行中曰先

生見且不可得况屈之乎尋差監沅州銀場同列

以為賀先生舉古詩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謝

年譜

十

之

四年己酉先生四十一歲在沅州

元日有詩二章曰龍尾仗嚴鞭韻徹鳳池班整珮

聲清又曰玉節趨朝應不遠會從鸞鷲紫霄行是

春作御史箴集解成拜序以自警又作五友詩序

三月一日思親詩云風木摧心已四年沅州春日

苦暄妍無邊雨露滋群物大地陽和浹九泉微念

敢忘當日訓守身期佩昔人絃光榮不及酌親願

俯仰終天涕泫然午日遣懷二律有曰獨簪白筆

叨天寵遠抱丹心憶帝鄉未必蠻中久留滯趨朝

應只待秋涼對雨遣興簡陳侍御七絕一日秋雨
 通宵盡日鳴栢臺雙沼漲皆平綠荷裊裊香柄
 細看明珠瀉未停五日君恰來時我欲歸沅江秋
 雨正霏霏鵝班若問新消息為說清霜滿繡衣以
 上諸什中有趨朝不遠之語發沅州寄陳侍御二
 律又曰駐節沅州整一年束書今喜還朝天其二
 曰捲旗沙上簇雕戈畫鼓催舟發棹歌歸思載瞻
 黃道近交情將柰繡衣何一江烟水澄秋練兩岸
 雲山擁翠螺欲問清宵別來意冷猿啼處月明多
 陳侍御即廷斌也明年春先生為作永思堂記云

再會廷斌于沅州則是秋當有 朝京師之行故
 十月有王尚文之祭不然王事靡盬畏此簡書顧
 安得間至河南耶

秋八月乙未祭武昌守王大惠
 冬十月過河南祭侍御王尚文

按祭侍御文有曰今茲便道官船暫停殺雞沽酒
 以酌旅封先生為入 朝無疑矣發通州再往湖
 南詩云初辭天上雙龍表尚想雲間五鳳樓屋塵
 曉霜明憲節到船寒雨濕貂裘乃朝回滴楚作也

五年庚戌先生四十二歲在沅州

元夜同陳侍御觀燈詩曰萬里歸來自帝朝沅陽
 今是兩元宵詩從見月添新興人喜觀燈得俊僚
 北極星辰垂地遠南天瘴癘到春消栢臺風致清
 如許梅蕊須香入凍醪

夏六月如靖州
 二十一日在靖州憲署作拱北軒記又月夜雜詠
 五首

秋九月禱雨于沅州
 冬至淑浦

有南軒記云辰之淑浦湖北之下邑也余愛其四
 山攢拱衆溪經復留旬餘嫌其憲署後堂東屋蔽
 昧遂闢南壁易以軒積久之障豁然頓開晝則日
 光輝耀夜則月華穿漏焚香讀書其下心神內外
 融朗洞達忽若不知吾身之為小天下之為大也
 因念是屋也向也蔽今也通向也暗今也明是在
 人焉耳况心為神明之舍為此蔽昧者氣質人欲
 也去其蔽而開其暗有不在我乎因治屋而得治
 心之要遂書于軒端以啓后之人

閏十二月在辰州
 朔二日先生卧署中將旦忽念己德不大進緣舊

習纏擾未能擺脫自今以往洗心磨刮言動求合
于道否則匪人矣時五溪山險多虎民苦其暴聞
于朝遣將捕之二日而殺虎四將吏稱賀先生
曰彼皮毛之斑炳爪牙之銛利搏噬民物以自肥
者人皆知其暴而可殺抑孰知有不皮毛爪牙號
為靈物而剝人脂膏以自肥者扒彼之暴汝總戎
職也行見悉殄除而民安此則子職也方將施其
方畧以覃惠澤將吏之賀可休矣衆皆屏氣促武
而去

六年丁亥先生四十三歲在辰

年譜

十一

元日書曰履端者時之新也為學亦當與時俱新
秋夜忽憶三年前秋夜之作因賦二詩其一曰獨
坐高堂蠟炬紅宛然秋興昔年同宦情不改來時
淡詩思渾如到日濃楊柳影斜簾外月菱荷香老
水邊風莫言白筆南征久贏得歸囊一物空冬十
月七日夢從二程夫子遊伊川論紫陽作明道贊
曰楊休山立不若中和獨在先生遂起而記之沅
州十二什白水添沅澧新濤急山洗黔巫宿瘴清
日新晴眼界何空濶萬里青霄羨鳥飛曰庭前綠
草飛蝴蝶城外清江叫子規曰幾見闌干生薜荔

族看烟雨綻芭蕉日梅雨來時諸水漲野雲飛處
萬山蒼日萬里山連百越遠五溪漲入九江流以
第二章駐節三年語考之疑是年所作但時日莫
考耳

七年壬子先生四十四歲在辰

秋七月繼母許氏卒

先生聞訃哭泣哀毀自辰歸權厝母氏于淺土按
俗奏罷採金宿蠹沅民大蘇日夕研精理學寤寐
聖賢手錄性理大全潛心玩誦夜分乃罷深冬感
寒雪飄盈几吾伊不輟或思有所得即起燃燭記
之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有不知手足之舞蹈者
遂積為讀書錄尤喜幽探往來洞庭瀟湘間郡邑
私肖像而尸祝之者無數嘗泛舟武陵宿江上潮
音閣徘徊眺詠欣然攬筆書善法堂三字曉泛詩
有碧水寒依岸蒼林遠護堤之句武陵人今即其
地置祠以思焉

八年癸丑先生四十五歲

是年秋冬間始歸葬

九年甲寅先生四十六歲在里

年譜

十二

秋李文遠公賢奉命察山西旱蝗造門叩質所
疑先生至稱之以為英悟淳確非流輩可及按先
生有復李原德書畧曰前辱書累數百言以道學
顯晦見推為念竊惟此道出于天賦于人全盡于
聖賢六經四書周程張朱之說無非明此而已其
自少持有志于是心之所存言之所發身之所履
少有違理若一日不能安其身蓋出于道之不能
已者豈敢借擬古人而以道學自居哉閣下過與
云云使其撫已增媿耳若以是聲號于人必且見
恠見鄙不斥以為狂即笑以為迂矣往年河汾之

年譜

五

會漫語及之亦世儒所共談非其所獨見也而今
而後更願以衆人視某或欲往來講切是道但當
熟讀凡聖賢書一字一義灼見下落而體之心體
之身繼之以勿怠則推之人者不外是而所學皆
實理雖不言道而道在是矣

冬十月如京師

是月朔二日先生免喪有越城縣徙作縣治記

十年乙卯先生四十七歲在京師

夏五月元孫襟生

按先生娶淑人甯氏有子四長溥次淳次濬次治

述懷詩曰大兒亟假田農作不遺力次男失學憤
游惰無儔匹三子雖孱懦躬牧無休息昌子最痴
小奔走百不識又曰及歸苦告訴數子俱未室于
時先生歸自湖南溥若淳輩俱已長可知也但其
寤寐之期衣裳之歲皆無所考僅聞是月二十二
日元孫襟生蓋先生家居又數年溥妻暢淳妻張
濬妻王當以次于歸獨治最弱小娶孔氏在官山
東時耳襟出溥妻暢氏後襟貴溥封刑部江西司
主事暢氏封安人

年譜

六

二十二日既除官越三日始受事有送山西大叅
王原之序按先生自戊申官御史五年于茲買
宅京師僅容卧榻苦東壁暗甚力不能辦一牕子
淳取車轅為之先生為作車牕記

英宗正統元年丙辰先生四十八歲在京師

春太僕寺丞馬有容致政榮澤馬士賢司訓徽州

保寧尚志訓歸州先生並贈以序

夏四月陞僉事提督山東學政

時有言學政不舉者詔遴選碩儒吏部尚書郭

璉首薦先生是月二十八日除督學僉事先生

然曰此吾事也作祇命山東及留別趙彬姚克脩院中諸友之什

如山東

通津驛有詩六月官船發潞陽水村烟樹共微茫
天門忽已如天上祇見青山一帶長至山東首以
白鹿洞規開示學者俾致知而力行居敬以窮理
由經以求道所至先詢行而後文詞親為剖解告
以為人為己之學取人隨材器或行步或字畫或
講誦或詩詞各玉之于成數者皆無不得已使儒
衣冠謝其祖乃去之有一生以貧廢業屢舉不第

庚午年譜

七

亟求退學博亦曰宜罷之先生曰生祭日治何事
愈曰擊磬耳先生曰磬在八音中最難諧能和之
亦可用也不聽去後其人果登第諸生中無少壯
賢愚皆慕先生稱為道學薛夫子焉是秋愈憲劉
士清秩滿如京先生為作序冬士清補雲南憲副
又序以贈之

二年丁巳先生四十九歲在山東

元宵詩曰行臺北面是蒼山古栢風生分外寒又
值元宵春一度只燒紅燭伴清懽嘉祥署中作也

秋九月七日遊嵩岩寺宿寺中詩曰梵宇深沈夜

景遲僧房禪榻果幽奇竹鳴虛牖風過處霜落寒
岩月上時紙帳燭光團白玉石爐香燄靄青絲紅
塵馬首明朝別只恐山靈解勒移又秋日靈巖道
中有照人霜葉紅于染拂袖嵐光翠欲流之句
三年戊午先生五十歲在山東

春三月祭司訓賈昭

文畧曰昔遊覃懷交契最密德言相酬經義與析
我丁先憂返葬河北契闊幾年寒暑屢易寧知生
死遽爾永隔道經貴居公已窵空市酒是沽隻雞
是炙奠雖云薄情則孔極

庚午年譜

一八

夏六月如東平

東平行臺有竹翳于惡木命僕更治嘉植詩以記
之愈憲楊伯玉妻王氏是年卒為作墓誌銘
四年己未先生五十一歲在山東

春正月祭刑部侍郎曹弘

閏二月祭友人魏純

純家高密宣德二年三月先生在滎陽聞訃于荆
門幕党厚本至是按山東因望其里而祭之

三月拜詔于青州

有詩云丹霄快觀鳳御書春與天恩滿八區不獨

山東扶杖聽選應海內効蒿呼衣冠濟濟風雲際
花柳欣欣雨露餘栢府微臣瞻盛事載馳忠懇戀
皇都時劉忠敏公為講官留飲先生具論邊事將
有後日之患至十四年竟如其言

夏四月考績如京師

未發為劉文謹作歷亭選別序畧曰濟水出太行
之王屋伏流數千里散見于岱麓栢崖渴馬之山
至濟南有泉湧出名曰突泉之流或派而為廻溪
駛瀨或匯而為巨浸平湖經帶城郭北合清河以
入于海其南多美山層峰峭立連巒起伏直與梁

年譜

九

岱龜蒙徂徠長白鄒魯海上諸山角立相望北渚
有古亭遺址巋然即杜少陵李北海宴集處所謂
歷下亭也光山水色浮搖潏灑其上下葭蒲荷芰
紛披燭耀其周阿濟南得岱麓山水之勝而是亭
又得濟南山水之勝故為古今遊觀者所適今年
夏金谿王昌問官山東其尊人友劉文謹與俱來
間往遊是亭愛其山水花草之清麗徘徊終日春
春若不能去者已遂戒行取道亭下而去余嘉文
謹行千里來無所求獨訪古蹟而適意于山水物
象之觀也因序以識別至京師有送陳御史祚歸

葬序稱其屢起屢仆勁節古心如金更百鍊無改
色殆可匹休古人云

秋九月 詔復職如山東

二十九日有思親詩三十年來事舟中忽有思老
親遊宦日巴蜀泛江時青嶂兩邊合黃猿萬樹垂
只今行海岱忍自受 思私

祭友人王素亨

冬十月至山東

作按察司題名記云嘗觀司馬公記諫院題名為
後世將指其名議其忠詐曲直有可懼者今之選

年譜

十

任按察既為國家所重所謂扶正抑邪洗冤澤物
論天下之事廣視聽之公關係治道之大非特諫
諍一事而其列名茲石後之人亦將歷指而議之
曰某也賢而舉其職某也否而瘞其官是其可懼
有甚于司馬公所言者矣凡我風紀君子其可不
自重也夫其可不自慎也夫

十一月按部出濟南

十二月朔至清平

有喜雪詩三十韻

五年庚申先生五十二歲在山東

春正月十八日夜卧夢云安其內不求于外見其大而畧于小因而記之夏五月十七日泛舟思親詩曰天地無窮水自流髻年已侍二親遊中原道路曾驅馬江漢波濤更泛舟孤貌光榮叨憲節音容寂寞闕松楸千思萬想情何極目送飛雲到故丘

六年辛酉先生五十三歲在山東

春謁先師于闕里

為衍聖公彥縉作存化書堂記有報李文達書曰屢承手書切磨斯道前年至京極欲面悉紙筆所

年譜

其

不盡未幾又歸去年春王公來承書見示書旨宏博未易了悉謹取三四條奉答伏惟擇焉是道之大原于天具于人心散于萬事萬物非格物致知不能明其理故大學之教以是居首然此心非虛明寧靜則昏昧放逸又無以為格物致知之本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正欲居敬窮理交互用力以進于道也足下論學首及于此誠得程子教人之要能尋此而進所至其可量乎足下又謂忠孝大節固不敢虧聖賢細膩工夫決不能到乃足下自謙之辭耳朱夫子有言愈細愈

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是則大節固所當盡而細膩工夫亦不可不勉也足下又謂動作毫釐小差忽不知墮於為利之域省察至此極為親切更加以精辯持守之力必能為已而不為人也為義而不為利也

夏五月奉勅過諸城

賦瑯琊行中日我行正值昇平日千里連城萬家邑烽燧花開火不驚林園麥秀雉爭集茫茫一氣天無私山川民物皆欣熙三事小臣勿精白九重聖主方無為

年譜

其

秋九月如京師

初吏部尚書何文淵致政去謂楊士奇曰薛某學行無媿往哲吾不能進願舉以自代至是奇薦先生二十三日被召赴闕諸生涕泣遠送徘徊不舍為木主生祝之比至京權閣王振聞先生名謬以素梓之好邀先生為重使致餼先生却之其僕曰君何駭諸方面以千金求階于吾公不得反却餽耶櫛且至吾危君吾危君不聽餽至再終固辭不受

冬十月授大理寺少卿

朔二日除右少卿又二日改除左作大理箴以自警時振權傾中外三楊知憾先生因言時勢所在雖甚薦先生彼亦素聞名蓋同謝之先生毅然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耶後有事議東閣公卿見振拜先生獨立不為動振知而揖之曰多罪多罪實大脚馬有侍郎不悅先生者亦曰先生溺古不知變通

七年壬戌先生五十四歲在京師

是年視大理事不數月辨錦衣衛大獄十餘案四月念日

上賜紗有詩云理寺承恩召官紗被

年譜

廿三

寵光紅酣昇海日濃染自天香省德知輕重裁衣稱短長章身良自愧何以報

皇唐五月朔日賜扇詩曰勅賜端陽扇雲箋五色花動搖煩暑退披拂好風斜法語真堪畏湯銘

恐未加身心蒙帝力留與子孫誇翁兩面所書皆聖賢訓戒之語

八年癸亥先生五十五歲在京師

春下詔獄

初先生既却振餽又不一見振與振遇違衆不為禮振滋不悅會百戶某實病死妾欲嫁其私人王

山山振侄也妻在持妾弗得嫁山教妾誣妻以覺魁殺夫下御史獄坐死妻誣服莫能白先生察其寃數抹解之調問者八道皆畏振山勢因仍無所平反先生奏下刑部議郎中潘洪庶得實果寃先生遂劾諸御史官經訊者都御史王文素恨先生欲以先生媚振而庇諸侍御乃與指揮馬順交譖振前振大怒嗾諫官劾先生是古非今妄辨已成大獄下獄擬大臣巧言諫免暗邀人心罪大辟待決

秋詔棄市尋削籍赦歸里

年譜

廿四

時覆奏將決工部侍郎王偉素善振聞公論不懼謂振曰人言薛某獄實寃若決之謂不能容賢何振默然遂調先生錦衣衛獄先是學士劉球上章忤振下錦衣獄振使人縛至暗壁中斧鑕暴下支解其體先生繼至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讀易不廢通政李錫聞之嘆曰真鉄漢也及午門會問先生呼王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為御史長白當避文怒奏先生囚不聽理詔綁于市殺之門人皆惶錯愕貽先生神色首若會振有老僕素謹厚是日哭于厨下振問何為泣對曰聞薛夫

子將刑故泣振曰何以知之曰僕鄉人也備告其賢振意解王偉亦抗疏固爭

詔赦之前籍放歸田里時以詩送者尚寶卿朱祚吏部郎李賢諸人祚詩曰村醪且去隨時飲澗水重來洗耳聽俗眼任他終日白山光還似舊時青賢詩曰平反不媿張廷尉三黜何妨柳士師已把一身中道立更看千古大名垂先生亦有出京詩二律曰孤臣泣血省愆尤 詔釋羈縲出鳳州滿目山光迎馬首一鞭歸思繞林丘罷官已是安時命報國空驚不自籌遙想到家春已暮麥黃蚕老稼

入年譜

萃

盈疇又久知樗散是非材廿載超遷歷寺臺松栢每期冬雪茂杏花不逐艷陽開數莖白髮還禁老一寸丹心未覺灰此日為農歸故里河汾歲晚興悠哉報李太亨詩曰買車已上山西路結屋還休水北居樂意不忘尋簡帙生涯祇擬付耕鋤又步朱尚寶韻留別二首有心期皎日均能許歌擅陽春我獨聽之句

九年甲子先生五十六歲在里

春遊禹門秋四子治妻孔氏亡曲阜夫子家孫也

十年乙丑先生五十七歲在里

子治卒

先生以詩哭又為文祭之云予官山東汝姻曲阜孔氏之孫來嫁寒族新婦鍾慶餘風未沒與女匹孝女德是服云云按先生寄李太亨書云前歸鄉里喪第四子子婦三人孫二人今惟治與孔氏見于詩文餘俱闕如矣考三子濬早卒王氏亦無嗣豈其亡適逢此時耶 秋八月十日登南坡賦詩兩齋陟岩崑涼風作陣飄目隨青嶂遠心與白雲高野草連岡細家林百尺喬茫茫天宇內倦鳥已安巢是時先生難後已無心仕進矣

入年譜

萃

十四年己巳先生六十一歲在里

時家居數年閉門不出雖隣里罕見先生面而秦楚吳越間來學者以百數先生拳拳誨以從事小學以及大學由洒掃應對至于精義入神居敬以立其本明經以求其道不事言語文字而必責諸躬行之實問科舉之學則默然不對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閭禹錫徒步來遊及別先生送之里門謂曰程門教人以居敬窮理為要汝歸勉之

秋九月被 召如京師

時英宗北狩 恭仁帝權國事臺省上言先生
學究性理 詔起田間九月朔五日驛使到門遂
詣闕

冬十月除大理寺右寺丞

先生至京 恭仁帝已正位除右丞領北門鎖鑰

時虜騎薄都城都帥懼欲避其鋒先生曰懸軍深

入勢必不久已果遁去 朝論取諸王入議事先

生疏 請擇取其賢者又上講學章曰日見臣下

議開經筵緝熙聖學雖允未行蓋欲俟軍旅事平

之日也臣愚謂聖主中興天步維艱正講論為學

年譜

世

為治之道不可緩者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群

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故能舉群盜如鴻毛

復大業猶反掌此講學有資于成大功也唐太宗

興義兵除寇亂一時從龍之臣相與論為學致治

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剗剗僭偽拯濟生

民此講學有資于戡大難也近者醜虜陸梁御侮

有人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如漢唐草昧之初伏

望 皇上博選廷臣學術純正持已端方通達古

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更代入直視朝之暇召

各臣進講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次資治通鑑綱

目諸書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要開告帝王端心

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

道而治安為何事而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

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雖皇上聰

明上智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啓沃之力

亦有益於聖心聖學日新聖德日明予以修治道

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

萬民而治道有修明之効予以攘夷虜則修軍政

以簡將帥簡將帥以練士卒練士卒以討夷虜而

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

年譜

世

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

恭仁帝景泰元年庚午先生六十二歲在京師

春二月奉 勅如四川雲南督餉

貴州苗叛命將征之委先生督餽且營畫軍事先

生遣都御史李匡書曰竊惟蠢茲醜類與振威武

以服其外不若布誠信以結其心勉而行之大功

可立况小寇扎都帥然其計先為檄布諭諸苗示

以禍福然後耀武以懼之貴州漸平先生復以書

答曰昔趙充國討叛羗緩于攻戰但撫其渠魁而

坐解其黨朱子大書于綱目以美其績以此知安

邊境治蠻夷蓋以懷柔為先不以攻戰為貴也足
下此行深得安邊之計番聲竹帛又豈遜美于古
人耶

夏六月自永安如瀘州

偶感暑瘡寒熱大作數日稍愈

秋九月遊草堂

有草堂記畧曰子美草堂不過江村一陋室耳今
去唐垂千餘年後世作草堂以象之者年愈久而
名愈新是豈徒以子美工詩而凌跨古今冠絕百
世哉蓋唐至中葉為女子小人盡惑君心竊弄權

年譜

苑

柄紀綱大壞逆賊橫發其人臣平日載高位食厚
祿號為親信而近幸者率多傾頽賊庭受其偽職
子美一布衣耳亦嘗陷賊中乃挺然無所汗視失
節之臣不啻麟鳳之與犬豕及其拔賊中赴行在
肅宗拜左拾遺未幾竟以直言去官少容秦州入
隴蜀遂寓居草堂夫忠在人心乃天理民彝萬世
之所同故後世慕子美之忠則慕其為人亦慕其
所居之室真草堂所以屢興不廢而名永存也時
同遊者僉都御史李匡大理少卿張固監察御史
羅俊并先生為四人按是年作有陳復初墓表復

初名原即遺子及門人吊教諭公者也其子銓受
學先生之門

二年辛未先生六十三歲

春二月歸于京師疏請告許之

時督餽事竣還京先生上言番州遠夷但當羈縻
之不宜責以貢賦不報嘆曰民力竭矣吾忍重急
之耶上章乞致仕

穩八月 詔復職

戶部侍郎江淵上言薛某躬行實踐深明學宜
留內閣以資啓沃 上可其奏 詔復除大理右

年譜

三

丞是月八日受事

冬十二月陞南京大理寺卿

三年壬申先生六十四歲

春二月至南京

既抵任有豪民挾臂殺人獄不決執法欲貸之先
生曰死者何辜竟抵法又有周氏獄沉寃已久先
生雪之其他多所平反未易悉數中官表誠鎮留
都氣燄甚盛會諸部僚往議事同年都御史張純
謂先生曰初見中貴益加禮焉先生不應既至誠
降階相迎執主人禮甚卑退謂人曰此人曾與王

振作對頭豈肯為吾屈耶午日使人饋翁先生辭

曰此

朝廷之禮不敢受金英以使至及還諸司祖道江上

先生不出英謂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

吾送吾不怪也至京言于上時刑部尚書楊寧

少卿廖莊皆以文名相尚見先生嘆曰先生當于

古人中求之豈敢與之輩行耶按是年有荅閻

禹錫書曰其本世俗之學中年稍知理趣而卒有

所未得亦僅置於心而不忘耳承喻所學之正進

修之篤敬羨第別紙所錄釋毀賦多用騷意竊惟

年譜

三

古人為己之學於人之知不知與夫毀譽之言皆

不足以動心若此賦之詞似有激發不平之意得

不為此心虛明之累乎所望一切除去此意日求

吾所未至使反身誠而樂莫大則彼毀譽之言烏

足以動吾心哉第二書又謂學徒告以微妙茫然

若夏虫之疑冰是誠然也夫以子貢之高識僅悟

性天道於晚年况他乎我程子終身不以太極圖

示人正謂是耳故教人之法最宜謹其先後深淺

之序若不量所至驟語以高妙不止不能入彼將

輕此理為不足信矣

四年癸酉先生六十五歲在南京

春望詩曰皇都又是一年春立馬長堤眺望頻麗

白斜明紅杏塢煖烟輕護綠楊津風來野水微生

浪雨過天街迥不塵最愛祥雲呈五色氤氳長是

繞楓宸夏送廖少卿朝京詩曰龍江五月發扁舟

大理名卿上帝州千里好山開翠嶂兩堤楊柳蔭

清流鳴鑼紫陌思前度簪筆黃門憶舊遊若見中

朝知已問丹心不改雪盈頭又作陸宣公廟記畧

曰有唐三百年逢時建策成翊戴弘濟之大功者

累有其人至於學術純正事君以格心為先論事

年譜

三

以行義為急隱然有王佐之才者余於中唐獨得

一人馬陸宣公敬輿是已當建中艱危之際公居

近地竭忠蓋以籌畫機宜代王言以感召人心雖

提兵討賊諸將是賴而其運謀帷幄再造唐室公

功居多是皆載之信史天下後世所共知余置不

論獨稱公有王佐之才者蓋三代之佐皆以正君

行義為本自秦以來為輔相者鮮克知此而其所

論不過人才政事無以清出治之源明義利之分

以致主於王道獨公之事德宗者有曰一不誠則

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誠信之道不可以

斯須去身必慎守而力行之又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凋悴而根柢廢拔矣夫知誠信不可不存則心必正知財利不可厚歛則義必行人君正心行義使天下萬事粹然一出於天理之公此王道也惜乎公言雖大所告不合入相未久即有忠州之行而卒不得大行其志遂使後世論唐之賢相曰房杜姚宋而公不與夫豈知公有玉佐之才使時君能用其言三代之治可待豈復負觀開元之盛而已哉故善論相業者當觀其學術規模之大小不當以事功成與

否而高下之也

年譜

重

魏九月調北京大理寺卿

朝廷欲大用先生遣使召還會中官有憚先生者沮之遂除大理卿十月十日視事適草場災上怒欲盡誅典守者先生辨其冤蘇松饑民乞富室粟不與火其屋蹈海避罪太保王文往繫之以謀叛論籍平民家五百餘來京衆畏文勢莫敢言先生首抗章爭之疆文大恨思報先生謂人曰此老倔彊猶昔先生聞而笑曰辨究獲咎死何媿焉爭益力瑩省因交章繼之竟得請誅渠魁三四人而

止

五年甲戌先生六十六歲在京師

春五都憲景賜引年歸先生贈以序曰君子少而進固有為老而退亦有為也公自筮仕以來事功顯著進而有為歷歷可稽今其退也又當老其學老其德皆足為鄉里小子後生之儀則使居家者有詩書禮義之風入官者有忠節廉介之行則退而有為義自在也夏鄭侍郎景陽來朝將歸贈之曰南京為

國家根本重地猶有周視鎬京之與成周在昔保釐

年譜

重

尚重其人况南京幾甸以及列郡刑獄之係皆于秋官是詰是治庶獄清而民心樂則和氣應而有以培固

國家之根本景陽之任豈不重且大耶冬贈少師江公時用兼冬官序曰古之君子雖有卓越俊偉之事功皆以為人臣職分所當為無一毫之自滿今公既得顯仕顯名而有其實卓越俊偉之事功去古人不遠矣必皆以為職分之當為愈勵其能篤其實一念不忘忠國愛民之心則方來之豐功偉績益著于當時垂光于後世者又可量乎哉

六年乙亥先生六十七歲在京師

春二月考績 詔復職

在大理三年多洗冤抑所平反全活無數人有錄之成帙者

夏五月疏請告不許

是月七日宿疾作特 遣御醫調治十四日以老

病陳乞不報

秋九月進階通議大夫 誥贈祖考妣

朔四日 朝命封先生通議大夫大理御祖仲義

父教諭公贈如其職祖母齊母齊氏贈淑人妻實

庚午譜

孟

氏封淑人

七年丙子先生六十八歲在京師

冬送蕭都憲序畧曰古大臣之去雖在畎畝之中

江湖之遠未嘗一日忘乎忠國愛君之心蕭公既

任重職荷 朝廷之簡知今之去也尚當以古大

臣自期雖卷疴丘園其必旦夕奉 奉以戀慕

關廷為心以思濟生民為念不可以山水之佳為可

樂退休之節為可高而遂相忘于斯世也

英宗天順元年丁丑先生六十九歲在京師

春正月甲申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

淵閣

是月十七日壬午 英宗復辟先生為衆望所歸

擢居是職李文達喜曰正先生行道之時也先生

曰某外臣驟進誠意未孚惟當積誠以動之一日

召入 便殿 上褰衣冠御先生拱立不入 上

遽易服乃進見語移時皆正心誠意之言左右竊

聽曰此正薛夫子也時有矜迎復之功者先生曰

許魯齋不陳伐宋之謀何耶凡事取必于智謀之

末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中官曹吉祥

忠國公石亨專恣無忌曹用事同列約相賀先生

庚午譜

庚

獨不往亨與徐有貞誣于肅愍譙王太保文謀危

社稷抵淩遲二十二日丁亥將刑同列皆衣紫先

生問之同列曰不知耶欲刑某等耳先生驚曰此

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亨憤然曰事已定不必多

言會 上召諸臣入議諸臣皆默先生曰 陛下

復登大寶天也今二臣之罪狀未著且三陽發生

不可用重刑有貞爭曰若不置譙等于死今日之

事為何名遂 詔減一等先生退而嘆曰殺人以

為功仁者不為也即有去志後有貞封武功伯許

彬草諂謂有日治水東郡績禹成功先生曰擬人

必以其倫彼何人而擬之禹也及有貞敗劉廣衡
劾貞自謂治水希蹤神禹無人臣禮當斬象以先
生為知言云

二月典會試天下貢士

得士三百人錄成先生為首序畧曰切惟為治莫
先于得賢養士必本于正學正學者復其固有之
性而已性復則明體適用負經濟之任釐百司之
務烏往而不得其當有同考官謂先生曰正學復
性數字久不言恐非時文請易之先生曰某平生
所學惟此數字而已

丙午譜

毛

夏五月陞禮部左侍郎直內閣

是月進李賢吏部尚書許彬暨先生皆禮部左侍
郎徐有貞為首相欲立功名自異漸貳于石亨朝
退三人謂都御史耿九疇曰上不悅亨所為盍令
御史劾之先生湫然謂曰易言君不密則失臣臣
不密則失身春秋譏漏言此何說也既而嘆曰競
端從此起矣後果以此敗一日將入閣有達官樞
向列衣以踰闕先生曰昔有拂鬚參政今有樞衣
侍郎後人問之終不言名氏坐閣內同列偶他去
先生問左右曰何往對曰適往謁中貴某耳比至

先生曰學者多說得道不知出門一步已錯了既
又曰狐趨狗媚吾深恥之

六月三上疏請告許之

是年三月先生舊患淋並右臂風疾作延醫治之
良久乃愈五月七日復作幾旬稍痊六月三日
疾轉劇遂決意求去又上自即位日接見先生
禮遇優渥後漸疎間上議求獅子于南番先生
諫不可不聽石亨放諸守關軍歸以示私恩先生
以為言

上重違亨意別遣卒戍之至是或數日不召見先生

丙午譜

毛

曰穆生云醴酒不設王之意急矣盍去諸同列曰
上或有事耳先生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耶
即以疾懇辭石亨素敬先生來問疾因曰如即不
留我為先生請 勅書即家塾以訓子弟且資先
生養先生曰昔許魯齋去元世祖賜之勅書魯齋
懸梁上不以示人及卒發視之乃勅書也某若資
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為愈乎亨嘆息而去是月十
日上章不報十一日再上十三日三上至二十一
日始得 旨三日即發至直沽道中風雨大作舟
不能行糗糧俱乏日中猶未食先生方賦詩吟嘯

不輟子淳溫見出怨言先生以杖擊之曰我雖困而道則亨也舟中賦詩七律有曰但想溪山行處好不妨園圃到時荒又曰欣戚情懷渾索寞升沉聲譽總悠然形闡紫閣如天上依舊清汾數頃田初先生行岳文肅正請教先生曰凡事且緩又曰英氣太露殊足害事未幾正中曹石飛語遭斥逐以去

上類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正追憶先生言嘆曰正先生之罪人也

二年戊寅先生七十歲在里

年譜

未

自是家居不出四方從學者日衆至市館不能容先生拳拳以復性教人曰此程朱喫緊為人處而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悞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于買櫝而還珠也李文達當國每以書問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故先生曰昔溫公退居洛中呂申公執政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某亦此意也一日閻禹錫問文達何如先生曰道理儘說得經學最熟只少立于義有豐富氣象或問閻禹錫自良輔何如先生曰洛陽似此兩人也難得但恐後來

立脚不定往別處走又問近時人稱楊榮有王佐才先生曰要有王佐之事業須有聖賢之學問寧州守修廟學成司訓寧鐸使人走千餘里求為記先生因告以隆治道必本于養賢才養賢才必本于崇聖道故為師者當以道教人為生徒者當以道治已教以道立才以道成推之于用斯道之澤無往不被庶幾有補于治道而上不負國家建立廟學之意矣

三年己卯先生七十一歲在里

年譜

甲

先生既返初服玩心高明研究天人之奧闡發性命之微著為讀書續錄有報閻禹錫書曰承諭取朱子文集語類諸書撮其精者題曰晦菴要語云欲寄示此正欲快觀早寄為妙所要讀書續錄但愚老自備遺忘耳亦何足觀也近讀近思錄程子謂方道輔曰經以載道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觀足下由經以求道竊謂因經求道乃進學之至要蓋凡聖人之書皆經也道則實理之所在苟徒誦習紙上之經而不求實理之所存則經乃糟粕如程所云也

龜人月元孫謀舉鄉試

襟天性穎異才思不凡嘗有詩云帝錫傳觴酒
除群仙奔奪廣寒花三年一放紅如錦讓
我東南第一捷至是登鄉試榜先生為大寧縣作廟學記
四年庚辰先生七十二歲在里

春作濟南府舜廟碑

門人楊潤為涇陽教諭作重慶堂迎其大父書來
來記先生進之以三樂言俯仰不能無愧作教人
之道有未盡雖欲安其親之心有弗能也

五年辛巳先生七十三歲在里

是年作泰山廟碑

六年壬午先生七十四歲在里

為門人李景作樂堂記因并舉三樂以告之俾
知所儆而自廣為冬十一月定與李文英過河汾
謁先生為其二子作雙桂堂記勉以兄弟篤于知
行之學勤修一堂之上仰追千古之賢云

七年癸未先生七十五歲在里

作安邑夫子廟碑及處士楊禮墓表

秋八月元孫襟登進士

癸卯月會試棘圍災焚死千餘人上憐之賜死
者俱進士八月再試取吳欽等二百四十七人襟

與焉

八年甲申先生七十六歲在里

夏六月十五日先生卒

先生平日削所奏疏藁皆不存是日忽檢舊書
及讀書二錄詩文諸集束置案上為詩曰土坑羊
褥紙屏風睡覺東窻日影紅七十六年無一事此
心惟覺性天通寫畢粘壁間忽遭疾彌留衣冠危
坐于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適暴雨震屋百氣
上升薄天有司以

聞于朝詔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遣官諭祭于先

生家復令有司為治葬焉

按先生卒其知故門
人以銘狀詩詞憑而弔之者數十百人後學景慕

信從以刻章表請尸而祝之者又數十百人歷
憲孝武世四廟垂百餘年而從祝之議始定今其文

詞存亡相半而有當于先生者居多李文達賢曰
公之學踐履篤實以聖賢為師辭受取予必揆諸

義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不言而悟出處次第
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彭文憲時曰心契

乎性理之淵源行蹈乎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夷
險一

險一其所以有異乎今人而無愧乎往哲也

周宣曰先生學究先天而不以言語文字之為工道歸皇極而真積躬行允蹈之是崇丘陵曰先生德負仁義中正才出文粹精華道學可以接響乎伊洛文章可以繼美乎昌黎任風紀而守內涵清掌大理而扶正抑邪春官典禮惟寅惟清內閣秉政邦政以乎士大夫莫不仰其德而服其公既明且哲致仕全節士大夫莫不美其進以禮而退以義誠急流中之勇退吾道中之一人雷林曰在柱下史而復性正學見於柱下史在外臺而復性正學見於外臺在大理而復性正學見於大理在內閣而復性正學見於內閣何其知之明守之固而行之果也張九功曰先生篤志好學於道有見貴真知實踐之益黜矯偽浮靡之病蓋濂洛之流波賈懷之步武人所共知者也楊庶曰先生學識純明操守完固聞講性理諸書即一意於宋儒之學微詞與義靡不精究修己教人倦倦以復性為務國朝自先生以前知經學古以文章名家者固有其人求其一於理學先生一人而已許文簡贊曰先生天稟高明學識醇正權勢利達無以動其心死生利害無以移其志誠文行一致學業大成之真

車譜

聖

儒也呂文簡稱曰先生以力行為讀書以明道為修辭清而不詭異而且同潛學孔顏抗志程朱老不殊壯困未改通許魯齋之後未有見其能比者也喬莊簡宇曰先生幼而壯壯而老無一事不求合於義或曰先生篤志聖賢之學終身不變有儒者之實而弗獲預祀非缺典與子應之曰歷代從祀之議有定於一時者有定於十年百年之後者要其極秉彝好德之公烏能泯哉

聖朝文運聿興崇儒重道激勸風化之事以漸舉行先生之從祀恐終有不可廢者矣張鼎口先生剛方正大不詭隨不屈撓講論經書窮究義理自身心推之萬事萬物然後約之以歸于一其餘子史百家靡不淹貫究竟至極周易太極圖西銘述思錄未嘗釋手常瞑目端坐思索有得欣然見于顏面其學蓋已至于樂地矣楊瞻曰先生反躬好古真知實踐以誠敬為入門以復性為實地尚維持曰先生生而神異立

朝大節炳如日星平生所為膾炙人口讀書諸錄今之理窟敬軒等集學者指南為布帛菽粟之文性理正脉守車輪戶牖之志孔氏家法雖非七十子

車譜

聖

諸賢之親炙而默契乎道體者為多雖無漢唐宋諸儒之註疏而體驗乎身心者尤大獨從祀之說屢經素議旋復中止大率以著述少之不知雕蟲之技徒侮聖經宋儒胡瑗亦無述作元之許衡所著何書而學者宗之蓋身體力行之功不在乎言語文字之末否則太玄楊雄新經王安石人可攘臂孔子之庭矣閻禹錫曰自七十子喪而仁義不明戰國時各售功利之說而不知仁義為何事孟子起而正救之孟子既沒而仁義天為之一蝕至唐韓愈獨能原性以示學者天下仰之如太山止

年譜

星

斗有宋五星聚奎真儒輩出仁義之道大明於世宋末文弊一極乃有叛朱子之心學而逐於異說者魯齋獨能沿流求源而專致力於躬行踐履之間尊小學為入德之門元末詞章枝葉之學競起先生懼其末流遠而本源晦故錄性理大全晝夜讀誦不輟約之於心身性理之間韓子曰世無孔子不當任弟子之列愚於先師亦云白鹿輔以太極之實不過乎仁義中正而已欲知先生之道當觀之於太極可也王英曰先生之學造乎無極太極之妙先生之行謹乎難進易退之操李曰先

生之怒也如雷迅風烈其過也如雲消霧釋剛毅絕肖伊川其氣象亦類之王復曰先生人品莊嚴癯甚脩美望之儼然可畏及聽其言温然可抱侍坐其傍不覺邪念屏伏姚謨曰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王同祖曰真知實踐不事矯飾其立朝大節尤為俊偉利害不一始終無二趙時春曰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訓潛心於修己治人之方從聖人之祀於理為當謝少南曰我國家真儒宜以先生為第一閻模曰自先生出道學日益明儒風日益振

年譜

星

大明之理可幾而興唐順之曰我朝理學彬彬然盛矣然事定功成之後卓然有道德性命之歸者先生實倡之呂文懿原詩曰復性每懷顏氏樂乞身已勝卜商權林厚曰學講河汾開後進道宗伊洛繼前修陳銓曰身繫斯文山岳重心涵義理海天寬河東序曰背汾水面孤山自古鍾英第一口文中心子夏子茲昂立惟三純佑皇明名世其間元五百羽翼聖教及門之士約三千弘治十年朝命致祭曰惟公學道精深守道清介死生不一出處無此名重先朝澤遺後學禮固

稱祀用致優崇茲惟仲春秋式陳常薦公靈如在
尚克享之隆慶五年九月七日會議從祀又二日
制可祭告先師曰維隆慶辛未秋九月二十九日
皇帝遣國子監祭酒馬自強致祭於至聖先師
孔子曰茲者廷臣議奏故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贈禮部尚書諡文清薛其馬志聖賢治心理
義嘉言善行模範後人禮宜從祀爰命有司且主
附於前代先儒之後以昭盛典特遣祭告惟
神懇款謹告

先生故無年譜任重出一稿示滿汝揚及余草草
不可讀汝揚屬余更定余苦簿領無暇命兒子嗣
昌取先生全書遍閱之考其年月不合與遺事錯
見集中者為次第其甲乙正其訛謬中間閒朱先
生詩文入之譬諸飾渾沌以蛾眉小加潤色云爾
萬曆丁未夏五武陵後學楊鶴識

薛文清公年譜終

薛文清公行實序

嗚呼聖賢之學不明於天下久矣自濂洛關閩之
後以斯道為己任者寥寥其人在元則有曾齊許
公靜脩劉公

國朝則有文清薛先生此皆終始大節無可疵議所
謂道學之儒者是也先生嘗言學者讀書窮理須
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故其幼而壯壯
而老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節無一事不求合於
義在大理時權奸中傷則臨難而不避在內閣時
義有所不合則見幾不俟終日在河津時隱居樂

道則講學以淑後人傳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者先生殆兼之矣如是而謂之儒
者其無愧乎平生所著述若讀書錄續讀書錄諸
書咸明白簡易力挽末學詞章之陋蓋其踐履精
純言與行相顧匪若立異術奇高遠無實者所可
倫也或曰從祀闕屢凡立言行道有功於聖門者
皆取之若靜脩與先生篤志聖賢之學終其身而
不變可謂有儒者之實矣而弗獲預非缺典與予
應之曰歷代從祀之議有定於一時者有閱歷數
十年與百年之後而始定者要其極秉彝好德之

公烏能泯哉今議者輒以著述少之謂劉靜脩明道之功不如吳草廬薛文清講道之實不如考亭諸弟子舉其一節而遺其全體非天下之定論也夫生乎百世之下而奮乎百世之上不由師傳專心正學所謂豪傑之士間世之才其有功於名教也不為小矣以之侑食廟庭復何忝乎

聖朝文運聿興崇儒重道激勸風化之事以漸舉行然則二先生之從祀恐終有不可廢者矣宇故併著其說以備論世者之采粹是編者河津王生鴻娶於先生之孫為石灰山關大使云

正德六年歲在辛未六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太原喬宇序

薛文清公像



贊

見道分明力行純正成已成物敦誠與敬進禮退義

寵辱不驚言詔未世德充厥躬翔鳳在郊喬松在嶽公輔之材真儒之學

監察御史甯果拜讚

薛文清公傳

鄭端簡公曉

公名瑄字德温河津人十二能詩賦既壯讀周程張朱諸書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理之學至忘寢食永樂十九年進士擢御史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深探密玩潛思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寢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出為僉事山東誨育生徒翕然愛敬王振問三楊吾鄉誰可為大臣者皆薦公召為大理右少卿三楊以用公出振意欲公一見振公正色曰安有授官公朝而拜恩私門

朱清傳

耶振聞憾公會有獄夫病死三年其妾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振姪也妻在禁妾弗得嫁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公辨其冤三駁堂官請事振又曲庇御史劾公受賄紊律出人死請廷鞫振喜曰是固應死竟坐公死繫獄公怡然讀易不輟得大臣伸救又家人乞代死得免歸田居家六年造詣益邃十四年給事中程信薦起為大理丞分守北門禦虜景泰元年督川雲轉餉貴州尋陞南京大理卿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屋竄海中王文即訊坐謀叛公抗章辯獲免是冬御史

劉孜薦公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閑遊乞召公館閣之職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

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許四年秋召為大理卿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居數月轉左會欲遣使徵御西番公持不可不聽又曹石專用事遂引疾致仕去四方從學者日衆公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眾寡待之以誠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

朱清傳

僻之說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著讀書錄二十卷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馬天順八年卒年七十三謚文清劉文安公嘗請公從祀孔廟言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若論其於道所得以比朱子諸徒若黃幹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行緒說未知可伯仲否言官屢乞進公從祀嘉靖二十三年令春秋專祀於鄉

文清公傳

彭韶

公諱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父貞為元氏教諭母齊氏夢一紫衣謁見遂生公年十二能作詩賦已而從魏范二先生講性理諸書嘆曰此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學舉鄉試第一永樂辛丑登進士第擢御史監湖廣銀場暇日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至夜分方寢或思其所得即起燃燭記之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遷山東提學僉事每臨諸生親為講解不事賈楚正統間楊文貞

大清傳

三

公薦為大理右少卿既至轉左少卿作大理箴以自警時王振當權聞公名以同鄉故雅欲見之或邀拜其門公曰安有授爵公朝而拜恩私門邪後遇諸途公違眾不下禮振滋不悅會有民病死三年其妾欲出嫁妻不聽遂誣妻魔魅夫死獄具公辯其冤都御史王文希振意誣公出入人罪繫獄處以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辯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廢至覆奏將決家人祈代死得免放歸田里家居六年閉門不出造詣益深已已之變給事中程信論薦為大理寺丞景泰初陞南

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公獨不往英賢之至京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有頃召回為大理寺卿蘇松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廬舍蹈海以避罪時遣太子太保王文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公抗章辯之獲免者眾天順改元

英廟復位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召入內閣尋轉左侍郎居數月議將遣使求獅子於西番

公曰不可不聽又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歸從

大清傳

四

學者甚眾公惓惓以復性為教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以異於買櫃而還珠也八年六月卒年七十三謚文清公為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身心不安况辭受取與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眾寡一以誠待之立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之說時呼為薛夫子云

贊曰力行好古進趨有程寤寐河洛以究春陵

欺歷外憲大棘之御縲絏非罪復起而丞貳卿
掌制以弼以承豈寶遠物而志可行乞年以退
維道之楨

文清傳

五

文清公行狀

關禹錫

先生諱瑄字德温世為河津人隋唐間薛姓最顯
所謂河東三鳳是也但譜牒不存無以為徵祖仲
義通經史值元亂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
初領鄉薦為真定元氏教諭娶邑人女齊氏調玉
田縣教諭齊氏一夕夢一莪冠紫衣人謁見已而
生先生於學舍誕夕肌膚如水晶瓶五臟皆露家
人以為怪欲棄之祖仲義聞其啼聲洪大力止之
曰體清而聲洪必異人也祖素善卜遂以生字推
之曰此兒必振吾宗矣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子
時也六七歲祖教以小學四書千百言過目即成
誦不為兒戲端坐儼如老成人姊妹見其坐皆不
敢過其前自幼天性即能作詩賦人皆以薛天才
目之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身海
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耆儒為御史等官謫戍玉
田先生禮延於家與之講論五經四書子史百家
泛及釋老天文地理之學諸老儒退謂人曰此子
聰敏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皆不敢以師自居而
結為友比及十三四五經諸書皆畧過大義洪武

三十二年例停止北方學校父貞改除四川馬湖府平夷長官司吏目以地遠夷獠難治土官子弟喜先生幼能詩咸背負其家請與作詩句教讀書至晚輒以小豚為禮送之日以為常作平雲南賦上沐國公大奇其才父貞因得有所依倚無虞永樂元年父貞詔回復除河南滎陽教諭時先生年十五矣諸生咸尊為師參議陳宗問行部至滎開先生名請見先生固辭不往宗問異之就學舍相見既而索先生詩藁觀之及視其動靜不苟謂異日必為大儒欲以奇童薦諸

行狀

朝先生以年未至學不就固辭乃止先生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精思力踐一言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不寐永樂十七年父貞改除鄆陵教諭時例教官乏科貢者充戊父貞固欲先生且應科舉先生遂遵父命中河南庚子解元明年登辛丑會鶴齡榜進士第學士楊士奇聞先生名邀致館下以訓諸子先生固辭卻之時父貞任懷慶府河內教諭病故先生丁憂回葬祭一遵家禮行哀踐人所不堪四方遠邇咸來吊海寧李大亨諸公皆自吳越來吊人以郭林宗徐孺子

之事稱之服闋赴

闕上章願就教職以卒所學宣德三年

宣廟思振風紀擢為廣東道監察御史三楊當國令人屢邀先生欲一識面先生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於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稱嘆不已會差往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為賀先生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每至夜分方寢值冬夜雪飄盈几讀誦不輟或思有所得即起而燃燭記之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遂積為讀書錄宣德七年丁繼母許氏憂服闋復除雲南道監察御史正統元年有言學政不舉者由提督不得其人

行狀

詔遴選碩儒吏部尚書郭進首薦先生學行履歷之詳陞僉事提調山東學政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俾先致知而後力行居敬以窮理由經以求道接臨所至必先詢其力行而後及於文藝親為諸生講解懇懇告以為人為己之學誨人必隨其才器成就之或以行步或以字畫或以講誦或

以詩賦各因其所長取之不求全而青備數者皆無然後不得已必使以儒冠拜祖宗而後去之諸生感慕不已至今談及輒皆下泣無老少賢愚皆以道學薛夫子目之正統六年

朝廷差辦事官張鳳召先生諸生一聞啼泣遠送徘徊不舍為牌位生祀之初吏部尚書何文淵辭職去言於學士楊士奇曰薛某學行無愧往哲某不能進盡舉之以代已耶侍郎中有不悅先生者曰溺古不知變通

召至遂為大理少卿掌印未及五閱月辯白錦衣衛

行狀 已成案大獄十餘起指揮馬順滋不悅屢譖於太監王振時振權傾一時自三公以下莫不行跪禮學士楊士奇曹鼎知振憾先生恐其獲罪屢諭先生以時勢所在且曰先生此

召雖其薦之彼亦素聞其名蓋同已往謝其門先生正色拒之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耶會有百頃實病死二年其妾私通行事校尉遂欲娶之妻賀氏執以服未滿不從校尉唆其妾誣妻廢寢夫死錦衣衛成案送都察院審先生數辯其冤改問者八道仍依其舊先生奏調刑部再問郎中潘洪

躬察其事果寃先生遂劾奏堂上官及經該官吏時都御史王文素憾先生遂與馬順諧於王振振大怒嗾諫臣劾先生是古非今輒辯已成大獄

詔下刑部擬擬先生大臣巧言諫免暗邀人心律大辟待決時秋後復奏有工部侍郎王偉素與振善亦聞公論不愜乃謂振曰人言薛某獄實寃若決此人皆謂不能容賢振默然遂調先生錦衣衛獄時學士劉球上章因忤振下錦衣衛獄以死及先生赴獄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手持周易讀誦不輟通政使李錫聞之曰真鐵漢也大臣

行狀 為申救於中遂放回為民正統八年正月也家居七年閉門不出雖鄰里罕得窺其面江西陝西諸省弟子來學者百有餘人先生拳拳誨以從事小學以及大學由洒掃應對以至於精義入神居敬以立其本由經以求其道不事語言文字而必責諸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學則默然不對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閭禹錫徒步來學及別先生送至里門告之曰程門教人以居敬窮理為要正統十四年科道等官陳信等上言曰薛某學究性理

召為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先生上講學章以勸
定禍亂時欲取

諸巫入議先生上疏擇取其賢者既而命先生分守
北門都帥見虜勢猖獗欲避其鋒先生曰虜懸軍
深入勢必不久既而果然北奔貴州苗叛

命將徃征之委先生督運餉且贊畫軍事先生謂都
帥曰欲勵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先布恩信以服其
心都帥然其計先為檄布諭諸苗示以禍福順逆

然後耀武以懼之貴州遂平先生上疏謂番州遠
夷當羈縻之不當責以貢賦不報先生嘆曰民力
竭矣吾忍重急之耶上章懇乞致仕戶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江淵上疏白薛某躬行實踐深明
理學宜留

內閣近地以資啓沃景泰二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
竊案殘虐人命者獄久不決執法欲貸之先生曰

死者何辜竟抵於法周氏冤獄積年不明先生為
洗雪其冤人皆稱快其他平反多類此不能悉記
時大監興安素誠鎮守南京例該各部每月赴彼
議事都御史張純先生同年也謂先生曰初見大
監盍加禮焉先生至興安降階與分庭抗禮興安

退謂人曰此人曾與王振作對頭肯為吾屈耶遇
端午節令人餽扇先生獨不受曰此

朝廷之禮不敢受刑部尚書楊寧少卿廖莊俱以才
學相尚及見先生嘆曰先生當於古人中求之何
敢與之輩行耶大監金英出差南京諸司多迎送

出郭先生獨不往英謂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彼雖不吾送吾不怪也至京言於

上素聞先生名遣使召先生景泰四年九月也欲大
用之中官有不悅先生者沮止之改大理寺卿草
行狀

場火患
上怒欲盡誅典守者先生為辯其冤蘇松有饑民乞
粟富家吝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

遣太子太保王文往廉之文以謀叛籍其五百餘家
解京衆畏文勢莫敢言先生首上章力辯其冤文
謂人曰薛某舊性不改當有以報之先生聞而笑

曰辯寃獲死何憾焉辯之愈力既而科道互上
章辯之但誅魁首三四人餘皆從戎其平反極多
人有錄成帙者天順元年正月十九日

英廟復登寶位夜

召先生轉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

內閣侍郎李賢喜曰正先生行道之時也先生曰某

外臣驟進誠意未孚一日召入

便殿

上服短服小帽先生不入

上還易服入見語及半時皆正心誠意之言左右曰

此正薛夫子也太監曹吉祥用事一日生日同列

約相賀先生遷稱腹痛而出同列有矜其迎復之

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之謀何耶凡事取

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

行狀

尋命為會試考官先生為首序以正學復性為言

同考曰此數字久不言恐非時文請易之先生曰

某平生學惟此數字而已

上即位初每日接見禮遇甚厚後連日不召見及太

監曹吉祥國公石亨等竊弄威權先生謂同列曰

穆生云醴酒不設王之意怠矣盍去諸同列曰

上或有事先生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耶即以

疾連章懇辭石亨素敬先生來視疾因謂先生曰

如即不留我為先生落

上請勅書即家為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

昔魯齋去元世祖賜勅書以教人先生懸於梁終

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勅書也某若資其

養焉若不辭官之為愈也亨嘆息而去未幾學士

徐有貞李賢許彬皆下錦衣衛獄是年六月初六

日也居閤纔五月耳家居八年閉門不出四方從

學者日衆至市館不能容先生憊倦以復性為教

曰此程朱喫緊為人處而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

大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

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櫝而還珠也南陽李

先生當國每以書寄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

行狀

昔溫公退居於洛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

公不答某亦此意也積為讀書續錄平日奏疏削

其稿皆不存一夕檢閱舊書及讀書錄文集網成

束置於架上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

性天通粘壁間忽遭疾彌留正衣冠危坐而逝迅

雷振屋白氣上升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有司

為之具奏於

朝

詔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遣官葬祭國子監丞李紳知

府陳銓學官張表等前後上章乞先生入從祀當

行狀

四

十五

道者未遑行之嗚呼自七十子喪而仁義之道不明於天下迨至戰國之時各售功利之說而不知仁義之道為何事孟子起而正救之論性善論仁義蓋所以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也孟子既沒而仁義之道為之一蝕至唐韓愈獨能原性以示學者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韓愈有功於名教也有宋五星聚奎真儒輩出周子者繪太極一圖以明性理之源淵程子謂性即理也之一言乃窮本極源之至論張子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所以輔翼孟子性善之言朱子集群賢之大成而折衷之然後仁義之道大明於世後學豈容再贊一辭但至宋末文弊為之一極間有叛朱子之心學而逐於異說者許魯齋獨能沿流求源而專致力於躬行踐履之間尊小學為入德之門蓋祖朱子之心學也及宋末詞章枝葉之學競起先生懼其末流遠而本源晦也教錄

御製性理大全書晝夜讀誦不輟然後約之於心身性理之間謂太極即吾仁義禮知之性也謂五經四書一性字括盡謂今之學者不知性之至不踐性之至非學也著讀書一錄皆發明性理之旨非

行狀

十六

徒言也而又能踐其言文集數千言皆祖述聖賢之格言非徒辭也而皆根乎理若於性大本大源無所見而徒馳騁手辭章之工者述之富以為道學則司馬遷劉向之博極群書賢於曾參之一唯王安石王雱之著書萬言論於顏回之四勿矣善手程子有曰荀揚不識性更說甚道龜山楊氏亦曰歐陽修言性非所先可謂誤矣觀二儒之言則堯舜文武之道統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道學豈有外於此性哉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舍性而論道有何道之可論舍性而著書又何書之可著乎世謂先生著述少者豈足知先生之志哉後之求先生者當於此考之

文清公神道碑

李賢

予惟吾道正脉實由近世周程張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於我

朝乃始表章諸儒之言頒行天下由是天下士習一歸於正嗚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欣悅愛慕而篤信之者未有過於薛公也今也云亡可勝悼耶乃按其徒前國子監丞閻禹錫狀為公神道碑銘公諱瑄字德温世為山西河津人其先自奚仲封為薛侯居河東子孫遂以國為氏曾祖常祖仲義皆

神道碑

七

通經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為真定元氏教諭仲義貞俱以瑄貴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妣皆為淑人初齊淑人夢一紫衣人謁見而生公祖以生時卜之大吉曰此子必大吾門矣童時教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貞為滎陽教諭公隨侍時年十二以所作詩呈監司監司大奇之公聞魏范二老先生深於理學乃禮延於家供弟子職日與講習周程朱張性理諸書久之嘆曰此道學之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永樂己亥貞改任河南鄆陵公慮任將滿

尚乏科貢乃充邑庠生赴鄉闈遂中解魁貞大喜以為得子之助明年登進士第名動縉紳間是歲秋貞有疾公親嘗湯藥不離左右居父喪一遵古禮服闋願就教職會

宣廟思振風紀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尋差監湖廣銀場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每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而燃燭記之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不知手舞而足蹈也丁繼母憂服闋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

神道碑

六

尚書郭進首薦公提調山東學校公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每臨諸生必親為講解不事櫛楚皆呼之曰薛夫子未幾用楊文貞公薦召為大理寺右少卿明日轉為左少卿公作大理寺箴以自警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欲邀公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邪已而遇諸塗眾行跪禮公獨不屈振由是不悅會有獄夫實病死其妻私於人欲嫁之妻弗聽遂誣妻魘魅夫死公為辯其寃都御史王文誥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待決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辯寃獲死何愧焉手持周

易讀誦不輟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官放歸
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留心理學造詣益深
正統己巳以言官論薦起公為大理寺丞時虜騎
薄都城公分守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聞言論遂
訪策焉公曰以天時人事驗之此虜必宵遁既而
果然貴州苗寇猖獗

朝廷命將征之委公督運餉事竣而還景泰初公懇
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
卿有富豪殘虐人命者獄久不決執法者欲貸之
公曰死者何辜竟抵於法時有謠語頌公明斷刑

神道碑

元

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公
同事嘆曰如公當於古人中求之守備中官袁誠
無與抗禮者唯公至以賓主相待又中官金英過
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
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壬申秋復召為大理寺卿
時草場災

朝廷欲置典守者於法公力辯之獲免蘇松有饑民
乞粟富家吝而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時遣
太子太保王文往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衆皆畏
勢莫敢辯公抗章辯之文亦悟其非待公益加敬

馬是歲公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天順改元
英廟復位素知公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召入內閣知

制誥尋

命為會試官事竣為左侍郎居數月公見奸臣石亨
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
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公
倦倦以復性為教守曰此程朱喫緊為人處歐陽
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
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

神道碑

二十

還珠也忽遭疾彌留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
悠然而逝時風雷大作有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
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享年七
十有六配寧氏贈淑人生子四人長曰溥次曰淳
次曰濬為邑庠生早卒次曰治亦卒孫男四人襟
登天順甲申進士第孫女六人夫公之學踐履篤
實之學也嘗曰格物只是格箇性吾於日用之間
必體察之何事是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至
於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是其貫通處也
每以聖賢為師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

不釋卷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
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
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
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
待之教人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
之說為文必根於理解旨條暢詩則古淡出於自
然所著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嗚呼宣德
甲寅秋予始識公於河津乃知造詣之深自後仕
途參商弗獲相從有時同

朝亦各守職務或有所疑但以簡質問而已天順初
仲道碑

公入

內閣子亦濫與其間幸得相從曾未數月公致仕去
矣有道者之難遇也如此公之沒也四方之士聞
之莫不嗟悼計聞

朝廷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遣官諭祭令有司營葬可
謂生榮而死哀矣為之銘曰

昔有王氏鳴道河汾流風餘韻以啓後聞乃若薛
公不以自足濂洛關閩意向甚篤稽其出仕實始
為親別歷中外進學日新學既日新道亦有得身
體力行志無少息操履堅定外物不移中心自固

夫豈有私富貴利達患難貧賤隨寓而安苟有虧
羨成就後學大小不遺由粗而精以隨其資嗟今
之人無公所好公今已矣誰臻其奧勒銘於石以
詔鄉人千載而下庶獲其真

仲道碑

主

重建薛文清公祠堂記

禮部侍郎高陵呂柟撰

文清公薛先生祠在其縣河津南街東面粵自弘

治九年之夏給事有奏禮部具題

勅下省邑鼎建祠宇兼賜名額崇儒重道日照月臨

爾乃草創之初規制隘陋久且傾頽嘉靖五年三

月山西按察副使王公武陽按部河津奮然興懷

欲於本道贖罰米石量除百金為增脩具遂告諸

巡撫都御史江公湖廣巡按御史馬公信陽儲公

良材初公嘉江咸嘉所舉有褒揚辭馬公又發金

祠堂記

五十改建舊坊尚書初公亦為祠事先降千金於

是王公委平陽同知許君琦猗氏知縣張翼董其

事乃買民地僧院增拓厥基建廟五楹廟廡重門

鳥革聲飛謂柟嘗從儲初二公至河津謁先生也

請記其事嗟乎先生今代儒之道學其一人乎先

生之生也紫衣兆母齊之夢

祖義之下乃欲棄祖聞哭聲止五臟露如水晶其

清透骨七歲通乎論孟其智鄰神方垂髫年幾議

欲請見而不往既嬰法豸師保求識面而不

得

義如難從於權勢奚顧時貴王田謫成皆元之耆

儒也不敢以師自居稱聖門之有人

鎮守皆時之巨鎗也不敢以勢自處雖卻扇而不

虜既入而遽退已布恩信以撫苗檄方馳而蠻

平

或雪夜以抄經雖獄院而誦易

仁人一罄士之必錄

之必辯

知私室之謝恩

傳道於來學豈對科舉之旁問稱病出閣寧犯乎

吉祥

死獄

英廟易服以見若昔汲黯之必冠

生至

長衣

石身請

勅與歸則比許衡之懸梁

見焚而行於醴酒不設之時

於居洛不答之老

銀場而黜貪墨一時軒耿諸公不足以方其清也

尚書九卿 倪為菽粟布帛之文錄讀書而究性理

一時劉李諸公不足以並其文也謂文定定故蹇

夏三揚勳矣人或議其節忠定義忠靖元吉文貞

張許劉周節矣人或議其幾士奇文欽榮文定海

陳羅胡有極高明之學道中庸恐未同論德與

不逮修撰倫教黃李王于有以身徇國之勇盡精微恐

以明道為修辭清而不詭異而且同潛學孔顏抗

志程朱老不殊壯困未改通許魯齋之後未有見

其能比者也故當其存時或曰今夫子山東及四

或曰真鐵漢通政李或曰好官一人英稱金或曰

不愧往哲家宰何文淵稱薦或曰躬行實踐江淵

稱且薦或曰本朝理學一人李賢稱或曰學已至

乎樂地張鼎稱其不平者止權貴耳及其既歿或

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禮科給事中或曰明體適

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工部侍郎或曰潛心理學

可祀廟庭張九功奏或曰有功名教脩食廟庭無忝

字序家宰喬其未祀者蓋有待耳然則今日之舉振頽

風而警後學廣德意而顯前哲豈為恭乎且是祠

王公之父嵩丞河津時受委上司所督修者也丞

嘗言當事制于掌印程期則逼于尊官使建置之

未稱雖棄官而猶悔家嗣憲副思光前志繼脩遺

績雖微于王氏今實兆于有薛丞修祠時憲副

告之吉語謂先生之匪神胡前知之如覩既哲

靈之不沒庶寢成之孔安先生諱瑄字德温別號

敬齋文清其謚云

祠堂記

五

禮部

題為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韓楨等題臣聞之昌隆之世

必有名儒聖哲之君務脩正祀竊見前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謚文清薛瑄為生

明時獨契正學踐履純粹行合聖賢造詣高明心同

造化讀書二錄垂體驗之格言河汾一集樞性情

之自得法姦直枉風裁由定見彌真却屬平惠事

崇祀疏

廣

三

業自學問表樹非誠意正心不以告事

上一恭敬之忱即死生貧賤不能移律已悉剛大之

氣誠得濂洛之真傳上紹孔孟之正脉故當時稱

為

本朝理學一人而後世俱欲比元大儒從祀願盛典

之有待致與望之日殷仰惟

皇上登極之初適當中興文明之會故言官有連疏

之

請而該部有集議之章誠以自漢唐而至宋元尚各

有俎豆文廟之士迨

明興二百餘載顧獨無侑食孔庭之人觀之今茲大

屬缺典傳之後代殊非美談乃銜奇者務異其端

而飾偽者更紛其舉執筆之彥心多不然應祀之

臣議亦旋罷此非所以光鉅典而彰

聖化持公道而厭衆心也臣等聞之名儒必乎累而

後真公論必積年而後定瑄之生也則名公鉅卿

靡不稱服瑄之歿也則端人正士靡不頌思彭韶

大書於名臣而楊濂首紀於理學直請從祀者不

下累十餘奏獻議從祀者亦有累十餘札即論列

之不同實誦法之無間臣等嘗謂

崇祀疏

廣

三

聖世固多振起之士薛瑄尤為論定之儒從祀之典

匪輕非真人不可輒與真儒所係甚大當其特亦

難稽延伏請

勅下禮部刻期廷議果臣等所奏實可舉行將薛瑄

特賜從祀孔廟俾天下萬世咸知

昭代固有真儒而學士經生亦皆進脩之有定志斯

文之幸無疆之聞也且

皇土臨御以來褒表名德崇禮逸遺徵任者賢延納

忠讜

天心助順兩賜應期萬國綏寧烝黎樂業四夷懷畏

獻捷貢琛興道致治之功考之今古斯為烈矣則崇儒右文之典酌之時勢可獨後耶此臣等所以惓惓再以瑄請也惟

皇上留神聽察馬臣等不勝悚息懇乞之至等因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又該禮科左給事中雒遵題為懇乞

聖明特錄儒臣從祀孔廟以全

聖美以端世風事近於本月初七日早該臣導駕侍議時天方大兩伏觀

皇上早御宸極傳制遣官祀先師孔子不以兩阻舉

崇祀疏

二十九

朝臣工莫不欣欣然頌

皇上之盛美能急大禮如此哉臣愚竊謂欲全德意之美當補未備之儀如贈禮部尚書已故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謚文清薛瑄者從祀孔廟一節誠不容久缺而不舉也臣謹按孔廟禮制并從祀諸賢得與之故敬塵

睿覽幸採擇焉粵昔孔子備聖神之全德為萬代之

宗師國學建廟春秋二祭徧及兩直各省府州縣今古不易此其脩殷禮遵師道也至配享殿庭者多及門之哲士從祀兩廡者皆歷代之碩儒此其

榮先進廣教術也然得從祀之賢惟取懿行真可以淑世著述真可以訓俗而徒尚奇騁詞者不與焉自漢及唐及宋下至於元每代必有其人庸顯文教之盛况我

皇明政治教化遠過漢唐宋至從祀孔廟不令一人與之是示後世以我

朝果無真儒也誠有之何以不與從祀也洪武迄今二百餘年道久化成士以大儒名臣稱者固多其人然極純不雜公議久定者獨薛瑄其最焉初生已具清姿稍長即知正學耻譚佛老專師孔顏孝

崇祀疏

三十

親教長居家之休風率易而難及愛國忠君立朝之偉節時久而愈彰志在繼往開來行能師世範俗所著讀書一錄帙分上下二卷不尚繁文惟存實理發四書之奧旨闡六經之微辭體之可以修身推之可以弘化細玩其錄遐想其人真躬行有得之君子匪飾言眩俗之偽儒也擬諸孔門殆潛似顏子篤實似曾子與周程張朱可相伯仲其視許衡則誠過焉諸賢均得侑食於孔廟惟瑄不得分俎豆於諸賢也且先今諸臣頌德請祀者不為不多

皇上崇儒重道之意又為切至若猶延緩不使薛瑄

早與從祀其何以宣

聖明之美意而備

昭代之大禮哉况表章先儒於既往即可以激勸臣

庶於將來此典一行傳之遠邇戴之史冊誠為威

事可寧久稽而不舉也如蒙

勅下禮部採久定之公議酌久闕之鉅典覆請

上裁決意擇吉日特將薛瑄錄入孔廟得與從祀之

列則

德意昭宣而士紳增輝矣臣下情無任敬仰之至等

崇祀疏

壬

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又該湖廣等道掌道事貴州道

監察御史馬三樂等題為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昭

聖化以振士風事臣等聞之帝王之治本於道帝王

之道本於學古先聖王之所以興道致治者未有

不尊尚儒術崇祀賢哲以倡道學而端治源也先

師孔子固當世事不易矣雖漢唐宋元莫不有從

祀諸賢亦各有以鳴一代之盛恭惟

太祖高皇帝闢乾坤於再造復日月於重光上接堯

舜之傳我

成祖文皇帝統一聖真昭明理學頒布性理諸書於

天下人文宣朗道化益新

列聖相承有隆無替二百載之間治熙教洽獨無一

真儒足以從祀孔庭者豈非盛世之缺典乎臣等

查得前故禮部左侍郎薛瑄鍾河汾之靈秀契洙

泗之真傳學以復性為本以主敬為要窮理以擴

其知力行以踐其實潛心孔孟寤寐程朱此許衡

而下造詣未有或之先者也而夷考其平生則剛

方正直不畏強禦清修苦節可質神明惓惓乎致

崇祀疏

壬

君先舜而不隨世以就功名侃侃乎許身稷契而

不因難以移厥志知行兼全表裏無間誠

昭代理學之首出純然而無議者也視先儒董仲舒

王通胡瑗殆相伯仲使在孔門當不在四科下而

祀典未舉表章未至雖屢經言官連章上請而議

者或謂其少著述之功竟從罷議臣等竊惜之夫

儒者之術顧躬行心得何如耳今觀薛瑄所著讀

書錄體驗真切發明精確足以羽翼六經與衛四

子視枝言無當徒切虛名者何啻天淵然則瑄之

實學賢於著述亦已多矣矧今士習漸流道真日

晦講良知者以頓悟為妙而畧居敬窮理之功論道體者以幻空為言而昧理一分殊之實非惟不足以為衛道而實所以病道也茲欲挽之於正惟在表章真儒使卓然知所崇嚮庶乎昭懿行於將來振儒宗於百代誠計之得也恭惟

皇上懋建皇極作民君師治道之隆有光千古顧鉅典豈宜久曠臣等愚昧伏望

聖明勅下禮部集議特將薛瑄從祀先師孔子廟庭列於諸儒之內使萬世之後咸知我

明有真儒無愧朱程可以配享聖廟且使世之為儒

者知所儀刑執範不蹈於異端曲學之弊庶大道

昭明而儒風丕振其於世教非小補云臣等無任恐懼懇乞之至等因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隆慶

元年六月內該禮科給事中趙執直禮瑄著為令

典永遠遵行庶幾為稱如其縣小不足於建祠之費或僻左無以昭示遠近於郡於省擇地尤便然

立祠祀瑄各有意義不許推及本處人物若鄉賢祠然惟後有為瑄之學者舉以配食可也臣聞其

讀書錄嘗錄梓於山東章丘縣乞

勅有司取其原本於國子監俾陸館諸坐皆得摹印觀覽蓋自

京師而達之天下尤易矧南京國子監

國初收藏書板極富自諸經十七史外未易悉數今京師監學止有王安石呂祖謙輩文集祖謙議論固

在朱熹張栻之間若安石不過文人之文置瑄之書於其間夫何憚乎哉此外仍以印本發下福建

書坊翻刻市鬻務使天下之士皆得見之夫既祀瑄而又廣布其書則人皆知

本朝亦有為此學者豈不有所興起者乎又安知不

有由瑄上沂宋儒者乎伏望

聖明以臣芻蕘之言付之儒臣禮官博議然後臨事之節至死生榮辱畧無少動其心迹雖未湏於事

功而或出或處咸有裨於名教志雖不專於著述而一言一字悉有功於聖門稽之我

朝理學諸臣固多卓然接迹而起而求其不由師傳獨契正學上接孔門不絕之續以為百世後學之

依歸則實薛瑄為之首倡矣是以當時心誠摯服者既眾口一詞而後來疏入從祀者亦累牘不置

在嘉靖年間曾下儒臣詳議各自

奏進其與瑄者十居八九即有一二未協者亦以禮
宜慎重姑俟將來至於瑄之人品未有或訾之者
也自我

皇上登極以來言官累

請部議累下至今尚未有定者蓋緣疏中所及者衆
輿論難同至於瑄之應祀則未有聞然者也今都
給事中韓楫等監察御史馬三樂等復交章以

請且欲刻期廷議無非欲及時舉行以光昭

聖治之意若復仍拘往例再行各衙門譟議誠恐作
舍道傍久延歲月至使

崇祀疏

五

一朝盛典又徒託諸空言矣合無俯從諸臣所請通
行九卿科道及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國子監
等衙門文學諸臣廷集會議各要虛已秉公悉抒
所見如有意見未同者不妨面相質難詳列是非
務求至當之歸俾成畫一之議議成會疏上請恭
惟

聖明裁斷勅下施行庶衆謀既得於畢集而大禮適
觀於有成矣緣係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昭代曠典等因俱奉

次依禮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欽此

崇祀疏

辛六

禮部等衙門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等官臣潘晟等
謹題為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事該禮部題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禮科抄出吏科等科都給事中韓楫等禮科左給
事中雒遵湖廣等道掌道事貴州道監察御史馬
三樂等各具題乞將先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
廟緣由該禮部覆題稱竊惟孔廟從祀之典
國家所以崇德報功垂世立教其所關至重也同前
疏等因奉

崇祀疏

世

聖旨是欽此續該禮科抄出廣西道監察御史李純
朴題為懇乞

聖明廣祀典以彰

聖化事乞早將薛瑄從祀孔庭緣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等謹欽遵前議會同六部都
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左右春坊翰林院國
子監科道等官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管理
兵部事楊博等恭於闕左門集議臣等同議得崇
尚理學帝王盛美之圖秩祀名儒國家隆重之典
在昔先師孔子道全德備刪述六經其垂教萬世

者無窮故廟食萬世者亦無窮宜矣乃如四科之
哲配享廟庭七十子之徒從祀兩廡蓋以親炙聖
門光大聖教一體崇報亦禮所當然也其後自漢
以迄宋元名儒碩彥得與從祀之列者代不乏人
以今考之雖造詣有淺深學問有醇駁然或究極
性命之原或發明經傳之旨或懿行足以範俗或
流風足以感人均之羽翼斯文興起來學有不容
執一論者矣逮於我

崇祀疏

世

朝治化休明德教淪浹名賢輩出輝映後先乃其力
任斯道卓然為一代理學之冠者則惟故禮部侍
郎薛瑄為最焉謹按薛瑄山西河津縣人方幼年
一見濂洛諸書即嘆曰此學道大脉也遂棄去詞
賦專心於是其學以復性為的以居敬窮理為功
以反躬踐履為實潛心體玩至老彌精充養之純
超然自得此其學問之大原可考也平生言動舉
止悉合於矩辭受取與一揆諸義居家則孝友無
間與人則樂易可親中正足以矯枉律偏剛直足
以廉頑立懦此其行履之大畧可稽也所著有讀
書錄有河汾集雖不專以述作為事而隻簡片言
皆可師法微詞奧義悉合聖謨至今學者莫不尊

信而誦習之此其著述之大旨可窺也至於立朝
行已之際不折節於權門不謝恩於私室不屈法
於貴近不攝志於臨刑榮辱不以關其心死生無
以易其操此其樹立之大節可紀也故一時信從
者有河東夫子之稱而後之追尊者有一代真儒
之許此豈可以偶獲而倖致者哉以瑄從祀真可
以接聖門統緒之傳而開後學向往之路者前後
建議及此者蓋累十餘疏而盛典久虛群情日切
今言官有交章之陳而禮臣有會議之

請及時舉行誠有所不容後者查得先年間有異同
崇祀疏

之論或以瑄少所著述不知學貴心得道在躬行
矧瑄所著書且十餘萬言不為不多誠未可以是以
而少之又或以宋時如羅從彥李侗諸儒尚未遍
祀即我

朝理學諸臣亦多有應祀者不知講求於大明之後
者為功易興起於絕學之後者為力難而

國朝倡明此學者則惟瑄為首是又未可因是而泥
之也臣等寡昧惟是重大之典何敢輕議謹摭宋
瑄之遺事炳然在人親聞者質之輿論考之祭法
及參詳諸臣奏

進與該部覆議始末竊以舉瑄從祀為當仰惟
皇上道備明聖

天作君師酌古今禮法之中為綱常仁義之主伏乞
俯賜裁斷

特勅該部進瑄從祀孔子廟庭使二百年之曠典肇
稱而千萬人之積仰斯慰其與世教士風信非小
補天下不勝幸甚臣等不勝幸甚緣係懇乞

聖明宗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及奉

欽依是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宗祀疏

音

隆慶五年九月初七日會題初九日奉

聖旨薛瑄公論既定准從祀欽此

遺事

先生一日在內閣忽不見同列問左右曰何往曰
謁中貴會至先生曰學者多說道不知出門一步
已錯了既而曰狐趨狗媚吾所深耻

一日進閣一達官樞同列衣以踰闕先生鄙之曰
昔有拂鬚參政今有樞衣侍郎後人問之終不言
其姓名

一日李學士賢與同列朝晋人鄙吝譏笑先生正
色曰儉乃美德且此地非戲笑之所眾凜然
一日徐有貞李賢許彬退朝謂次都御史曰

上厭石亨盡令御史劾之先生曰易云君不密則失
臣臣不密則失身春秋譏漏言既而嘆曰竊端從
此始矣後果致敗

先生將歸岳正初入閣曰何以教我先生曰凡事
且緩又曰英氣太露害事正不久得貶嘆曰其薛
公之罪人也

先生致仕歸行至直沽道中遇風雨舟不能前糧
乏日中猶未食吟詠自若子淳有愠言先生聞之
以杖擊之曰我雖困而道則亨也

關禹錫問李賢何如先生曰道理儘說得經學最

熱只少立於義有貴富貴氣象

或問關禹錫白良輔先生曰洛陽似此兩生也難
得但恐後來立脚不定往別處走耳許彬與徐有
貞草誥辭有曰治水東郡績禹成功先生曰擬人
必以其倫彼何人而擬之禹也

上果不悅卒以此敗眾以先生為知言
門人問人稱楊榮有王佐之才先生曰要有王佐
之事業須有聖賢之學問

先生在山東時憲使黃翰善書能詩一日以詩請
和先生援筆答之少刻益以數首先生即以十餘
首答之翰不復能乃謂眾曰薛先生書厨隨取隨
有翰乞兒也旋去尋討

先生書似晦翁體甚道勁
先生山東提學時有一生實聰敏因貧欲退故試
不中生豫與教官關節同言曰此生果不堪先生
曰生二祭掌何事曰擊磬先生曰磬在八音難和
也彼能和之亦可用卒不聽其去後其人登科自
言其事

先生之怒也如雷迅風烈其過也如雲消霧釋剛
毅絕肖伊川其氣象亦類之

先生氣象莊嚴鬚甚脩望之儼然可畏及聽其言
温然可挹侍坐其傍不覺邪念屏伏

薛文清年譜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明楊鶴撰鶴字修齡武陵人萬曆甲辰進
士官至兵部尚書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事蹟具明
史本傳考是書後有鶴自跋稱本薛瑄門人張鼎
所編歲久版佚瑄八代孫士宏偶以舊本示滿朝
薦及鶴朝薦屬鶴訂定鶴因命其子嗣昌重以瑄
集考正年月併採集中詩文佚事補之然則此本
雖題鶴名實出嗣昌手耳嗣昌字文弱萬曆庚戌
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事蹟具明史本傳